加布里埃拉

加布里埃拉

47.86
52-C3

0616101

10009506

西北建筑工程学院
图书馆
收藏专用章(2)

徐曾惠　蔡华文　金二青译
闵　明　申宝楼校

Jorge Amado

GABRIELA, CLAVEL Y CANELA

本书根据Haydée Jofre Barroso的西班牙文译本

（Editorial Futuro S.R.L. Buenos Aires, 1965）译出

加布里埃拉

（巴西）若热·亚马多著

徐曾惠　蔡华文　金二青译

闵　明　申宝楼校

责任编辑　卢明生

封面设计　尹　光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黄冈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8.125印张　2插页　390,000字

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300

统一书号：10107·320　定价：1.50元

若热·亚马多对中国读者并不陌生，早在五十年代，他早期的三部连续性长篇小说《无边的土地》、《黄金果的土地》和《饥饿的道路》就被译成中文出版，深为我国评论界及读者所推崇和欢迎。他是解放后最早被介绍到我国的少数几位拉丁美洲作家之一。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七年，作者曾先后两次来我国访问，在访问中赞扬新中国在建设中取得的成就，表示了对我国人民的友好情意。

若热·亚马多不仅在当代巴西文坛上享有盛誉，而且也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和国际声望的作家，一九五〇年当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一九五一年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奖金”。他的作品被译成近四十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量达六百万册之多。从一九三一年作者发表第一部小说《狂欢节之国》起，到一九七九年出版的《制服，巴西文学院院士服，女人睡衣》止，共创作了二十多部小说，以及诗歌、传记、剧本、游记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多部，是一位多产的作家。由于他在文学创作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一九五九年获得了巴西文学院院士的称号。

若热·亚马多在他五十年的文学生涯中，先后在两个时期里创作出了题材和内容迥然不同的两类作品。一类是从三十年代起至五十年代中期的作品，其中以《可可》、《汗珠》、《无边的土地》、《黄金果的土地》、《饥饿的道路》为代表，它们都以巴西城乡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为题材，生动地描写了农民和失业雇工们的悲惨遭遇，艺术地再现了本世纪初巴西城乡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压迫，为人民伸张了正义，对剥削制度，特别是大种植园制度进行了有力的谴责和鞭笞。尤其值得提到的是，作者在国外流亡期

间，以巴西第一大工业城市圣保罗的工人阶级在巴西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斗争为题材而写成的长篇小说《自由在地下》，可以说是他这一时期的顶峰之作，他那鲜明的政治立场和向人民揭示的只有通过斗争才能摆脱剥削、争得自由的创作意图，得到了令人信服的表达。

另一类是一九五八年以后的作品，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死神与金卡斯·贝罗达瓜之死》、《堂娜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厌倦了妓女生活的特雷莎·巴蒂斯塔》、《乡姑蒂埃塔》和《制服，巴西文学院院士服，女人睡衣》等。与第一个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作品，无论在题材与内容，还是刻画的主要人物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变化。作者昔日在小说中寄于深切同情的受压迫的劳动者被城市里的不务正业的流氓无产者所取代；过去作者着力刻画和塑造的农民、雇工和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已为妓女、流浪汉一类人物所代替。尽管作者对这些社会下层的小人物仍然寄于同情和希望，但从本质上说，作品的主题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不过，作者却认为他的作品“基本上是统一的，基本立场，即站在人民一边的立场是一贯的”。不久前，在谈到他的政治立场时，亚马多说：“今天我继续是一个反对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人士。”他还不止一次地表示：“我是写人民的小说家。人民，特别是巴伊亚州的贫苦人民，是我创作的对象。”

译　者

一九八三年元月

“肉桂的颜色，
丁香的芬芳，
我自远方来，
把加布里埃拉看望。”

（可可种植园的歌谣）

奥菲尼西娅回旋曲

“啊！ 你听着，我的兄长，
路易斯·安东尼奥，我的兄长：
奥菲尼西娅在阳台上，
躺在吊床上悠荡。
她手摇羽扇驱散酷热，
海风轻拂好似侍女为她搔痒。
当她已经睡意沉沉，
帝王突然来到了她的身旁：
胡须黑得象墨一样，
哦，可真漂亮！
特奥多罗的诗作，
专为奥菲尼西娅写的韵文，
里约热内卢的服装，
胸衣、项链，
还有那黑绸的头巾，
和你赠给我的长裙，
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场？
路易斯·安东尼奥，我的兄长。
他那乌黑的眼睛犹如炭火，
（啊，帝王的眼睛！）
把我的双眼点燃。

他那胡须好似梦幻中的床单，
（啊，帝王的胡须！）
把我的身子紧紧裹缠。
啊！我愿意和他成亲，
（哎，妹妹，这将使我们脸面丢尽！）
路易斯·安东尼奥，我的兄长，
你把我杀死吧，还有什么好等？
我不爱那伯爵与男爵，
也不爱那风流才子，
我不喜欢特奥多罗的诗章，
也不喜爱钻石做的耳环
和那玫瑰与丁香。
我所喜爱的东西，
是帝王乌黑的胡须！
路易斯·安东尼奥，我的兄长，
显赫的阿维拉家族的后裔。
啊！你听着，我的兄长：
如果我成不了
帝王陛下的王妃，
我将痛苦地死在这张吊床上。

为塞利娅的醋意，
她的悲伤和歌声，
献上加布里埃拉的目光
以及我那使她痛苦的爱情。
给阿尔贝托·卡瓦尔坎蒂，
献上加布里埃拉起舞、欢笑和遐想时的倩影。
给安东尼奥·布良斯老师，
献上她那丁香花的芬芳，
以我极其尊重的心情。
加布里埃拉在她的遗嘱里，
给仪表堂堂的青年莫阿蒂尔·维尔内克·德卡斯特罗
留下了声声叹息。
而为这三者的聚会，
作者献上他的深情厚谊。

（摘自《加布里埃拉的遗嘱》）

这段爱情故事，正如阿尔明达太太说的那样，非常凑巧，刚好是在春光明媚的那一天开始的。这天，庄园主热苏伊诺·门多萨用左轮手枪打死了他的妻子西尼娅济尼娅·格德斯·门多萨夫人和几个月以前才来到伊列乌斯的牙科医生奥斯蒙多·皮门特尔。这位夫人是本地上流社会的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棕色的皮肤，微胖的体型，经常参加教堂的祭日活动。而那位医生则是个具有诗人气质、风度翩翩的青年。就在那一天上午，当这场悲剧还没有震惊全城之前，菲洛梅娜老太太终于把她曾经扬言要离开阿拉伯人纳西布厨房的威胁变成了行动，乘早晨八点钟的火车到阿瓜普雷塔去了，她有个儿子在那儿混得不错。

正如儒昂·富尔仁西奥这位学识渊博之士和伊列乌斯文化生活的中心——模范文具店的老板后来所评论的那样，这个日子选得不好，因为它是漫长雨季后的第一个晴天；这天风和日丽，阳光洒在身上就象在抚摸着人们的肌肤一样，选这一天让人流血那是不合适的。但是，由于热苏伊诺·门多萨“上校”是一位注重名节的人，做事非常果断，而且不太爱读书和不大懂美学道理，所以他那因为当了王八而被折磨得痛苦不堪的脑子里压根儿就没有考虑这一些。时钟刚敲过下午两点，在大家都以为他待在庄园里的这个时候，他却出其不意地回来了，弹无虚发地朝着美丽的西尼娅济尼娅和勾引她的男人奥斯蒙多各打了两枪，结果了他们的性命。这样，

他便使全城的人忘掉了其他一些应该谈论的事情，如科斯特拉轮船公司的一艘船上午在港外搁浅啦；联结伊列乌斯和伊塔布纳的第一条汽车运输线通车啦；进步俱乐部刚刚举行过一场盛大的舞会啦；甚至连激动人心的蒙迪尼奥①·法尔康事件——他提出了什么用挖泥船疏浚港口的设想，也没有人去顾及了。至于纳西布突然失去了厨娘这样一段个人小插曲，连他最知己的一些朋友都还不知道，而且他们也根本不会把它放在心上。大家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了这场令人激动的悲剧及庄园主的妻子与牙科医生两人的故事上了。一方面，这是因为故事中所涉及的这三个人物都属于上流社会，另一方面是因为故事的情节十分丰富，而且有些细节既引人入胜，又耐人寻味。尽管城市取得了被人们如此大肆渲染的进步（著名律师埃泽基埃尔·普拉多博士曾在《伊列乌斯日报》上写道："伊列乌斯在突飞猛进地文明起来"），可是，在这个地方，人们仍然对这样一个情节凶残、关于爱情、争风吃醋和流血的故事特别感兴趣。随着时间的流逝，为争夺土地而交战的最后几枪的回声已逐渐消失了；但是那段冒险的岁月却在伊列乌斯人的血液里留下了一种喜欢流血的癖性，甚至还保留着某些习俗，如说大话、逞好汉，白天黑夜都佩带着左轮手枪，以及吃喝玩乐等等。同时也留下了几条指导他们生活的法律，其中有一条确实是最无可争议的；就在那一天，它又一次被付诸实现了：即受骗的丈夫的耻辱只有用犯罪者的死才能洗刷干净。这条法律是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它没有写进任何一部法典，但是当年第一批来这

①赖蒙多的昵称。

里砍伐森林、种植可可的老爷们立下的这条法律，却一直留在人们的脑海里。因此，一九二五年前后，当被鲜血和尸体沤肥了的土地上各种作物生机勃勃、财富成倍地增加的时候，当取得的进步使城市面貌在日新月异地改观的时候，伊列乌斯却发生了这样的事件。

这种酷爱流血的癖性是如此根深蒂固，就连因菲洛梅娜的离去而收益突然受到影响的阿拉伯人纳西布，也把他的烦恼抛诸脑后而完全投入关于这两条人命案件的评论了。伊列乌斯的面貌在不断发生变化，新的街道在修建，从国外买进了汽车，兴建了摩天大楼，修筑了公路，出版了报纸，设立了俱乐部……尽管如此，人们的风俗习惯的改变却要比这缓慢得多。事情向来都是这样，任何社会也概莫能外。

译 者 的 话

巴西当代最著名的小说家若热·亚马多（Jorge Amado）一九一二年八月十日生于巴西巴伊亚州南部伊列乌斯市郊的皮兰吉镇，他年仅十九岁时，便发表了小说《狂欢节之国》，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加布里埃拉》一书写于一九五八年，它一出版就受到评论界的高度赞扬和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荣获巴西利亚“费里亚·布星托”最佳小说奖、巴西图书协会“雅布蒂”最佳小说奖等五种文学奖，并先后被译成英、法、德、俄、西班牙、意大利、波兰、捷克及朝鲜等多种文字在很多国家出版。作者在该书中所塑造的主要人物加布里埃拉还被改编成音乐舞蹈节目，在巴西举世闻名的狂欢节里演出。由此可见该书所产生的影响之一斑。

《加布里埃拉》的故事发生在一九二五年的巴西伊列乌斯市。当时正值巴西经济发展时期，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速度都很快。农业方面，巴西一九二五年供应全世界的咖啡产量高达百分之八十；可可的输出量仅次于当时的黄金海岸，居世界第二位。交通运输方面，一九二四年已建立铁路一万九千五百七十英里。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代表资产阶级的改革势力与代表封建庄园主的保守势力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加布里埃拉》便是以艺术形式反映这两派之间斗争的长篇小说。可可出口商蒙迪尼奥是革新派

的代表人物，他力主修公路、办报纸、疏通港口，为伊列乌斯的进步与繁荣做了大量工作，从而赢得了广大市民的普遍支持与赞扬，但是却遭到了以拉米罗为首的庄园主们的非难与反对。拉米罗是封建保守势力的典型，他凭借暴力抢占了大片土地，曾两度出任市长；他极端顽固保守，对任何改革措施都横加指责。但是，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在新兴资产阶级力量的打击下，拉米罗的党羽分崩离析，他本人最后也心力交瘁而死。

与这条线索交叉发展的是加布里埃拉与酒吧间老板纳西布的相识、结合、离异以及破镜重圆的故事。纳西布是个介于两派之间的人物，他不想得罪任何人，只盼望酒吧间的生意兴隆。他雇用了加布里埃拉之后，无意中得到了一个美人，自然大喜过望，但是不久，苦恼也接踵而至。原来加布里埃拉竟然与公证事物所的经纪人托尼科勾搭成奸。最后纳西布惩罚了托尼科和加布里埃拉；恼恨之余，他采取了明智的做法：解除了同加布里埃拉的婚姻关系。

作者不惜笔墨塑造了加布里埃拉这个人物。她出生于社会的底层，与纳西布的结合使她跻身于上流社会，但是酷爱自由生活的混血姑娘却不喜欢贵妇式的生活，她那放荡不羁的性格终于迫使纳西布解除婚姻的束缚，让她自由自在地生活。加布里埃拉的遭遇和变化是社会风气变化的缩影。谈及这个人物时，亚马多说："我在加布里埃拉身上所追求的是塑造为反对人剥削人而斗争的妇女形象。在巴西，妇女深受双重压迫：阶级压迫和夫权压迫。因此我力图反映不同社会阶层的妇女是怎样为改变生存的条件和社会地位而斗争的。《加布里埃拉》就是人民倍受压迫时期的故事。"

第 一 部

一个来自阿拉伯半岛的巴西人

一个善良的巴西人（他生于叙利亚）在伊列乌斯经历的艳遇和不幸，时间是一九二五年，其时可可种植业兴旺发达，到处呈现出一派发展的景象。本部叙述的内容有爱情、谋杀、宴会、圣诞画，各种饶有兴味的故事，一伙高傲粗俗之徒的遥远而荣耀的历史，一帮富有的种植园主和著名匪盗的最新经历，一些人的孤独、叹息、欲望、报复和仇恨；此外，还描述了雨水、阳光和明月，毫不容情的法律与政治密谋，激动人心的港口事件，魔术师和舞女，奇迹和其他戏法。

第 一 章

奥菲尼西娅情思郁悒

（她在书中出现的次数不多，
但并不因此而不那么重要）

“在突飞猛进地发展的这一年……”

（摘自一九二五年的一份《伊列乌斯日报》）

一 太阳、雨水和一个小小的奇迹

一九二五年那一年，正当混血姑娘加布里埃拉和阿拉伯人纳西布两人打得火热的时候，雨季延续的时间超过了正常和需要的期限，雨水多得使种植园主们都象担惊受怕的羊群一样。当他们在大街上相遇时，目光和声音里都带着恐惧的神情相互询问着：

“这还有个完吗？”

他们指的是雨水：因为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不分昼夜、一刻不停地下过这么多的雨。

“再下一个星期，什么都保不住了。”

“整个收成……”

“我的老天爷！”

人们在谈论着收成，本来曾经预计，今年将要获得特大的丰收，产量将大大超过以往任何一年。由于可可的价格在不断上涨，这就意味着将增加一笔财富，出现更繁荣的景象，带来丰足的食品和大量的金钱。“上校”①们的子女将能到大城市里那些费用最昂贵的学校去上学；在新建的街道两旁将矗立起崭新的住宅；人们将直接到里约热内卢去订购豪华的家具，运来使他们的客厅显得更加高雅的三角钢琴；货源充足的商品将成倍地增加，生意将更加兴隆；人们将在夜总会里开怀畅饮；轮船将载来更多的烟花女子；酒吧间和旅店里将赌博成风。一句话，进步，这就是被人们大谈特谈的文明！

①大种植园主和大土地所有者的一种尊称，并非指真正具有这一军衔的人。

谁能想到这场雨水——现在是下得太多了，而且成了带有威胁性的倾盆大雨——耽搁了这么久、让人们盼望和祈求了这么长的时间才到来呢！几个月以来，“上校”们抬头仰望着晴朗的天空寻找云彩，寻求下雨的征兆。可可种植园在不断地发展，它已遍及整个巴伊亚州南部；花瓣落去不久的嫩果和刚刚抽出的可可新芽，多么需要不可缺少的雨水以便继续生长啊。那一年的圣若热节迎神赛会确实带有向该城守护神集体许愿的色彩。

那些最有名望的市民和最富有的庄园主，一个个身穿教友会的红色外衣，骄傲地抬着圣若热的华丽的镶金肩舆。这可不是一件寻常的事，因为种植可可的“上校”们在宗教信仰上并不是些出类拔萃的人，他们也不经常去教堂，不愿听弥撒和做忏悔，而把这些琐碎的事情留给他们的家眷去做。

“到教堂里去那是女人们的事！”

他们只满足于给主教和神父们施舍用于建设和娱乐的募捐：在维多利亚岗的上面建造修女学校，兴建主教会堂和教理学校，用于九日祈祷①、圣母月②、露天义卖游艺会、圣安东尼奥节③和圣约瑟节④的庆典费用。

那一年，他们不是待在酒吧间里饮酒取乐，而是全都去参加迎神赛会了。他们手里拿着蜡烛，脸上露着愁容，向圣若热守护神许下宏愿，以换取天上珍贵的雨水。人们跟随在

---

①连续九天的祈祷式。

②每年五月祭祀圣母马利亚的仪式。

③每年6月19日纪念方济会修士圣安东尼奥的节日。

④每年3月19日纪念耶稣养父约瑟的节日。

肩舆的后面走着，一路上神父们的祈祷声不绝于耳。身着典礼盛装的巴西利奥神父，双手合成祷告姿势，面带忏悔的神情，敞开洪亮的嗓门领着大家做祈祷。人们所以选他来主持这样重要的仪式，是因为他具有受到大家一致敬重的美德，同时还因为这位德高望重的人是个大土地所有者和种植园主，他与上天是否下雨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这样，他祈祷起来就更精神抖擞了。

许多老处女簇拥在圣马利亚·马格达莱娜圣像的周围，这尊圣像是为了陪同守护神的肩舆巡游全城，前一天才从圣塞巴斯蒂昂教堂迎来的。在神父高昂情绪的感染下，她们一个个欣喜若狂。神父通常是个好心肠的人，不过他性子急躁，做弥撒一眨眼的功夫就完了。做忏悔时，他对她们那么多要讲的事情也有点心不在焉，在这一点上，譬如说，他跟塞西利奥神父是多么不同啊！

在热烈的祈祷声中，神父那刚劲而饶有兴味的声音听来清晰可辨，跟着他吟诵的是老处女们有气无力的嗓音，和由“上校”们及他们的妻子儿女，商人，出口商，从内地赶来参加庆典活动的种植园工人，搬运工人，海员，妓女，店员，职业赌棍，形形色色的流氓无赖，教理学校的娃娃以及马利亚教友会的青年女信徒们组成的浑然一体的大合唱。祈祷声一直飘上了澄碧如洗的蓝天。无情的烈日犹如炙人的火球在烧烤着人们，象是要把刚刚长出的可可幼苗全部毁掉似的。

有几个上流社会的太太，根据她们最近在进步俱乐部举行的一次舞会上一致商定的协议，脱光了鞋袜来参加迎神赛会，以便把自己双足的秀美奉献给守护神并求他降雨。她们嘴里喃喃地许下各种各样的心愿，敦促着守护神快点降

雨，因为一刻也不能迟缓了。守护神对这些受他庇佑的被保护者们的痛苦看得一清二楚：他们所恳求于他的是一件需要万分火急地创造出的奇迹。

圣若热守护神对这些祈祷，对“上校”们如此突然而感人的虔诚，对他们许给主教堂的捐款，对太太们光着的双脚受到碎石路面如此的折磨并没有无动于衷。但是，毫无疑问，最使他感动的还是巴西利奥神父遭受的极度痛苦。神父对他的可可的命运如此忧虑，因而在合唱声平静下来后，他便利用这热烈的祈祷暂停的间隙向守护神发誓，保证一个月不去领受他的干亲家和女总管奥达丽娅的甜蜜情意。她是他的五重干亲家，因为她生了五个结实的孩子，他们一个个是这样的健壮和前程远大，就象神父的可可树一样。她曾先后用细麻布和花边裹着他们送到洗礼盆里去接受洗礼。巴西利奥神父由于不能认这些孩子，于是就做了他们五个人——三个女孩和两个男孩的教父；他对基督教的仁慈身体力行，把自己在家里用的名字借给了他们：塞尔克拉，一个又好听又正派的名字。

圣若热守护神对这样的忧伤怎能无动于衷呢？不管怎么讲，从遥远的总督辖区①年代起，他就一直主宰着这个地区——今天的可可种植地——的命运了。那时候，这儿的领主叫若热·德菲格雷多·科雷亚，这是葡萄牙国王为了向他表示友谊而送给他的一块土地，它有几十莱瓜②长，到处野人出没，遍地长满了红木。若热·德菲格雷多·科雷亚并不打算为了这片充满凶险的大森林而放弃里斯本宫廷里的欢乐。他派了

---

①葡萄牙在殖民地建立的行政区域。

②一莱瓜合5.572公里。

一个西班牙内兄，让他作替身，结果此人死在了印第安人的手中。但是，他曾向他的那位内兄建议，把国王好心赠送给他的那块封地置于降龙之神①的保护下。他是不会到那块遥远的未开化的土地上去的。不过他把自己的名字赠给了它，把它献给了与他同名的尊神圣若热。大约四百年来，这位守护神一直骑着马从月亮上注视着圣若热·多斯·伊列乌斯这一地区芸芸众生的命运。他曾经看见印第安人杀死了第一批来到这里的征服者，同时也看到了印第安人遭到杀戮和奴役的情景。他看见建起了一座座糖厂，开辟出了一块块小型的咖啡种植园，看到多少个世纪以来这片土地就这样闲置着，没有多大的收获，没有多大的前景。后来，他又亲眼目睹引进了第一批可可苗，并让巴西弥猴担负起繁殖它们的使命。他当时这样做可能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只不过为了改变这么多年来已经看腻了的景色。他远远没有想到种植可可会带来财富，会给他保护下的那块土地带来一个新的时代。于是，一些可怕的事情就在他眼前发生了：人们为了占有谷地、山岗、河流和山脉，互相残酷无情地厮杀，烧毁草木，狂热地种植一块又一块的可可。他看到这个地方突然发展起来了，出现了许多村庄和小镇；看到进步来到了伊列乌斯，并随身带来了一位主教；新的城市伊塔布纳和伊塔皮拉诞生了，修女学堂建成了，一艘艘大船运来了许多人；他目睹了这么多的变化，以至认为再也没有别的东西能给他留下深刻

---

①圣若热原为罗马皇帝德奥克里兴麾下的一名士兵，因信仰基督教而被杀，遂以殉道者身份被封为圣人。据说他曾为拯救一个国王的女儿（代表教会）而杀死一条龙（代表魔鬼），因而圣若热的像一般都描绘他杀龙时的情景。

的印象了。但尽管如此，这些举止粗野、无视法律和讨厌祈祷的“上校”们突然产生的深挚的虔诚，以及热情奔放、放纵无度的巴西利奥·塞尔克拉神父许下的宏愿，还是深深地感动了他；这位神父的天性是如此炽热和放荡，以至守护神怀疑他能否始终如一地履行他许下的诺言。

当迎神的队伍走到圣塞巴斯蒂昂广场，并在一个不大的白色教堂前面停下来时，当格洛丽娅微笑着在她那个为人诅咒的窗口划着十字、阿拉伯人纳西布从他那空无一人的酒吧间走出来以便好好地看看这一场面时，一个被人们广为传谈的奇迹出现了。不，蓝色的天空并没有布满乌云，也没有开始下雨。毫无疑问，这是为了不使迎神赛会半途泡汤。但是，一道暗淡的白光在天空中出现了，尽管阳光耀眼，但却看得清清楚楚。小黑人杜伊斯卡是第一个发现的，他马上叫他的两位女老板雷伊斯姐妹注意观看，她们正站在那群身穿黑色衣服的老处女们中间。这时从那些无比激动的老处女中间响起了一阵高呼奇迹的叫喊声，这叫声在人群中扩散开来，一会儿便传遍了全城。在整整两天里，人们没有谈论别的事情。圣若热已经下凡，来这里听大家祈祷了，要不多久，雨就会下的！

果然，在迎神赛会过了几天以后，饱含雨水的云层便堆满了天空，天黑时开始下雨了。圣若热当然被如此之多的祈祷和许愿，太太们赤着的双脚和巴西利奥神父那令人惊骇的戒绝色欲的心愿感动了，只不过他创造出的奇迹太过分了，现在雨下起来不想停，雨季延续的时间已比通常长了两个星期。

那些原来受到太阳威胁的刚刚长出的可可幼苗，在雨水的滋润下已经长得非常茁壮，而且从来没有见过有这么多株数，不过它们现在又开始需要阳光了。这场令人讨厌的、没

完没了的大雨如果继续下下去，就可能在收获期到来之前把可可的果实都烂掉。“上校”们用充满苦恼而恐惧的目光仰望着铅灰色的天空和那连绵不断的雨水：他们在寻找躲藏起来的太阳。在圣若热、圣塞巴斯蒂昂和马利亚　马格达莱纳的祭坛上，甚至在维多利亚圣母的祭坛前，在公墓的小礼拜堂里都点上了蜡烛。倘若雨再下一个星期，也许再下十天，就有颗粒无收的危险了，这真是一幅悲剧性的前景。

这就是为什么当那天早晨万千气象开始更新的时候，老庄园主曼努埃尔·达斯昂萨斯①——大伙儿这样称呼他是因为他的庄园几乎都在遥远的天边。并且，据人们说，那儿甚至有老虎咆哮，他自己也证实了这一点——就从家里走了出去。当时只有四点钟，几乎还是夜里。他看见天空万里无云，呈现出朝霞初露时那种幻影似的一片蔚蓝，太阳把它欢乐的亮光洒在海面上。他张开双臂，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喊道：

“终于……收成有救了。”

曼努埃尔·达斯昂萨斯“上校”加快脚步，朝港口附近的鱼摊走去。那儿一大早，在巴伊亚妇女的“明糕”②罐头周围，通常都围着一些互相熟识的老头儿。不过在那样早的时候，他是不会遇见任何人的。他一向都是头一个到那儿。但现在他还是急急忙忙地走着，好象大家都在等候他带来的消息：雨季已经过去的令人兴高采烈的消息。庄园主的脸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

收成保住了，这将是从未有过的特大丰收。在社会事件

---

①达斯昂萨斯：葡萄牙文“老虎”的意思。

②巴西食品，用面粉、苦薯粉和玉米粉做成。

和政治事件层出不穷的这一年里，可可的价格仍在不断上涨。这一年，伊列乌斯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以至很多人认为这是在本地区生活中带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年。对某些人来说，是发生港湾事件的一年，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可可出口商蒙迪尼奥和地方权贵拉米罗·巴斯托斯“上校”进行政治较量的一年。另外一些人，当他们回忆它时，认为这是对热苏伊诺·门多萨“上校”进行轰动一时的审判的一年。还有一些则认为是第一艘瑞典轮船到达伊列乌斯的一年，从此开始了可可直接出口的贸易。然而，当谈起从一九二五年的收获季节到一九二六年的收获季节这一年时，没有一个人说这是纳西布和加布里埃拉相爱的一年，即使谈到他们的爱情波折，当神速的进步和文明的新事物改变着伊列乌斯的面貌时，人们也没有意识到这段狂热的情史竟超越了其他任何事件，成了那时候城里一切生活的中心。

二 混杂着过去与未来的伊列乌斯街头

漫长的雨季把伊列乌斯的道路和大街变成了烂乎乎的泥潭，每天都有成群的毛驴和猎人的坐骑在它上面来来回回地践踏着。

就连刚刚通行卡车和客车、联结伊列乌斯和伊塔布纳两市的公路，有时也几乎无法通行了。公路上的几座小桥已被河水冲毁，残剩的泥迹斑斑的断桥使司机们望而却步。面对此情此景，俄国人雅科布和他年轻的伙伴莫阿西尔·埃斯特雷拉，这两位共同拥有一座汽车库的老板，心中不由得大吃一惊。在雨季到来之前，他们组织了一家运输公司，为了利用

这条联结这两个出产可可的主要城市的公路来获取收益，在南方购置了四辆小型客车。这两地之间的路程坐火车如果不误点的话，需要三个小时，而走公路只需一个小时就够了。

那个俄国人雅科布有几辆卡车，他利用它们把可可从伊塔布纳运到伊列乌斯。莫阿西尔·埃斯特雷拉在公路的中点处修建了一座车库，他也是搞卡车运输的。他们两人把资本合在一起，用转让票据的办法向银行贷款，派人选购大客车。在这桩有钱可赚的交易面前，他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换一种说法：即俄国人在摩拳擦掌，莫阿西尔高兴得吹起了口哨，愉快的口哨声在车库里回荡。与此同时，张贴在街头电线杆上的广告宣布，汽车线即将通车，而且比火车更快，更便宜。

但结果汽车迟迟没有运到。当汽车终于在全城人的一片惊讶声中从巴西劳埃德轮船公司的一艘小货船上卸下来时，正赶上雨下得最猛的时候，道路已经一片泥泞。由于河水上涨，位于公路中段的卡舒埃拉河上的木桥受到了威胁，两位伙伴便决定推迟通车的日期。崭新的汽车在车库里搁了两个月之久，俄国人用一种无人听得懂的语言咒骂着，而莫阿西尔则发疯似的吹着口哨。银行里的借据快到期了，要不是蒙迪尼奥·法尔康在他们手头拮据时给予帮助，他们的生意早就胎死腹中了。正是蒙迪尼奥·法尔康本人派人把俄国人叫到他的办公室，向他提供了无息贷款。蒙迪尼奥·法尔康不仅相信伊列乌斯能够取得进步，而且他本人也在促进这种进步。

雨下小了，水位也随之下降了。尽管天气仍然不好，但雅科布和莫阿西尔自己出钱叫人修复了几座桥梁，并在最易打滑的路段铺上了石子，接着他们就开始经营运输业务

了。通车后的第一趟车是莫阿西尔·埃斯特雷拉亲自驾驶的。为了庆祝通车，还发表了演说，开了不少玩笑。所有的乘客都是邀请来的：市长，蒙迪尼奥·法尔康，另外几个出口商，拉米罗·巴斯托斯“上校”和其他一些庄园主，“司令”，“博士”，加上几名律师和医生。有几位对公路状况不太放心的，以各种借口谢绝了邀请，他们的位置便由别人占据了。由于想乘车的人很多，有不少人只好一直站到终点。行程总共用了两个小时；路上行车依然困难，但还算一路平安。当汽车抵达伊塔布纳时，人们放起了烟火，并准备了一顿庆贺性的午餐。当时俄国人雅科布宣布说，在正常运行半个月之后，将在伊列乌斯举行一次盛大的宴会，邀请两市最著名的人物赴宴，以庆祝本地区的又一项新的进步。宴会的事宜委托纳西布筹办。

那时在伊列乌斯和伊塔布纳听得最多的一个词便是“进步”。它在所有人的嘴里被不断地重复着。报纸的专栏和周刊里出现它，模范文具店、酒吧间和夜总会的争论中也说到它。当伊列乌斯的市民们谈到新建的街道、花园广场、商业中心的建筑群、海滩上现代化的住宅、《伊列乌斯日报》的印刷厂、上午和下午开往伊塔布纳的客车、运载着可可的卡车、灯光通明的夜总会、伊列乌斯的新影剧院、足球场、埃诺什博士创办的学校、从巴伊亚甚至从里约热内卢来到这儿的怀有奢望的演说家以及举办茶话舞会的进步俱乐部时，都要反复地提到它。“这是进步！”他们在说到这一切时都充满了自豪。在使城市的面貌和人们的风俗习惯发生如此深刻变化的过程中，大家都自觉地采取了合作的态度。

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发

展。在海滨和小山那边正在规划修筑公路，新的广场和花园在一个个地出现，房屋、别墅和高大的住宅正在破土动工。房租在上涨，在商业中心区租金涨到了荒唐的程度。南方的各个银行在这儿设立了分行；巴西银行盖了一座四层的新办公楼，那的确是一座漂亮的建筑物。

城市逐渐失去了它在争夺土地时期那种军营式的风貌：那时候，庄园主们跨着坐骑，腰插左轮手枪，在手握步枪、令人生畏的保镖们的护卫下，穿过有时泥泞不堪而有时却尘土飞扬的未铺石子的街道。枪声使不安的夜晚充满了恐惧，流动小贩们把包裹摊在大街上叫卖。这一切都逐渐消失了。城市被五光十色、灯光通明的玻璃橱窗映照得闪闪发光，店铺和百货商店在成倍地增加。流动小贩们都转到内地去了，只有在集市的日子里才到城里来。酒吧间、夜总会、电影院和学校也在不断地增加。这个对宗教向来淡漠的地方居然为它被升格为主教区而沾沾自喜，并且在令人难以忘却的节日气氛中迎来了第一位主教。庄园主、出口商、银行家和商人们都为兴建供伊列乌斯姑娘们上学的修女学校及主教堂纷纷募款，这两座建筑物都修在孔基斯塔山顶上。在以蒙迪尼奥·法尔康为首的商人和博士①们的倡议下，大家出资建立了进步俱乐部，因此那里每个星期天都有茶话舞会，而且还经常举行大型舞会。足球俱乐部出现了，鲁伊·巴尔博扎②

---

①在巴西，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称之为“博士”，如医生、律师、法官、工程师都被称为“博士”，这种称呼与他们的学位无关。

②鲁伊·巴尔博扎（1849——1923），巴西著名的演说家、语言学家、律师，新闻记者和外交家。

学社也日益兴旺起来。从那时候起，伊列乌斯开始在全国各个领域里崭露头角，被誉为“南方的皇后”。在整个巴伊亚州的南部，可可种植业占据着支配地位，因为这比种植其他任何作物的收益都大。随着财富的增加，作为可可之都的伊列乌斯也在发展。

然而，在城市的街道上，那突飞猛进的进步和宏伟壮丽的未来却与争夺土地的时代，即与那个刚刚成为过去的、充满斗争和盗匪的时代的残迹混杂在一起。把可可运往出口商仓库里去的驴群在商业中心区穿行，同开始与它们对抗的卡车混杂在一起。许多人依然穿着高统皮靴、佩着手枪招摇过市，骚乱的事件仍然会轻而易举地在街头巷尾发生。在下等酒店里，一些有名的歹徒常常寻衅闹事，或者不时在大街上公开杀人。这类人物与那些财运亨通、身穿巴伊亚裁缝制作的漂亮服装的出口商，与许多叫声嘈杂、待人和气并且总是了解最新奇闻的流动小贩，以及那些从每班轮船上下来的医生、律师、牙科大夫、农学家和工程师混杂在一起，并行于干干净净的、铺上了石子的大街上。甚至很多庄园主，如今也脱掉皮靴，摘下武器，露着平和的神态了。他们修建了豪华的住宅，有一部分时间住在城里，并把自己的子女送进埃诺什办的学校或巴伊亚的学校里去就读，而他们的妻子只是度假时才到庄园里去。当进步俱乐部举行活动时，她们穿着丝绸的衣服和高跟鞋在那里出现，而且现在已经成了那儿的常客了。

许多东西仍然让人们回想起昔日的伊列乌斯，这不是指制糖厂时代的伊列乌斯，不是指贫困的咖啡种植者时代、贵族老爷的时代或黑奴的时代，也不是指显贵的阿维拉家族时代的伊列乌斯。人们对那个遥远的时代只勉强有一点模糊的记

忆，唯有“博士”对它颇为关注。但是对于刚刚成为过去的那个时代的风貌，即为争夺土地而进行大规模战争的那个时代，确实是记忆犹新的。后来，耶稣教的传教士们带来了第一批可可树。当时到这儿来寻找财富的人都扑向了森林；为了争夺每一寸土地，他们都要在长枪和来复枪的枪口下决一雌雄。那时候，巴达罗、奥利维拉、布拉兹·达马济奥、特奥多罗·达斯巴劳纳斯等家族以及其他一些家族穿过大路，率领自己手下的强盗，经过你死我活的搏斗，开辟出了几条羊肠小道；森林被砍伐了，可可树就栽种在尸体和鲜血上；到处嗜酒成风，法律为掠夺土地者的利益服务；每棵大树后面都掩藏着一个埋伏好的射手在等待他的牺牲品。那个过去的时代，在本市居民们的生活和习俗中仍然处处可以见到它的痕迹。它在逐渐地消亡，并让位于新的事物、新的习惯，但并非没有抵抗，特别是当触及到那些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乎已经变成了法律的习惯时更是如此。

在那些死抱住过去不放的人当中，有一位总是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伊列乌斯的新事物。他几乎一直待在庄园里，只有出于生意方面的原因或为了与出口商们商讨事情才到城里来。此人就是曼努埃尔·达斯昂萨斯“上校”。雨季结束后的第一个晴朗的清晨，当他走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时，他还在考虑要当天赶回庄园去。收获季节即将临近，不久阳光将把可可果晒得金黄，种植园里将是一片金光灿烂的景色。这才是他的乐趣所在。因此虽然城里有许多诱人的东西，如电影院，酒吧间，备有漂亮女人的夜总会，货物琳琅满目的商店等等，但这都不能挽留住他。他喜欢的是庄园里的丰硕收成，打猎，种植可可树苗的情景，同庄园里的工人聊天，一遍

又一遍地讲述战争时期的故事，与毒蛇搏斗的冒险事迹以及小镇上极为寒酸的妓院里的卑贱姑娘。他到伊列乌斯来是同蒙迪尼奥·法尔康商谈出售下一次交货的可可，并准备带走一笔钱用来重新安排和改造庄园。出口商眼下还在里约热内卢，但这位庄园主宁愿等蒙迪尼奥乘下一班的“伊塔”船回来，也不愿同他手下的人商谈这件事。

在城里等候出口商的这段时期，虽然阴雨连绵，但他显得很高兴，慢慢地被朋友们引上了电影院（在那里，他一般看到一半就睡着了，因为他感到眼睛吃力），引上了酒吧间和夜总会。那些女人身上洒了多少香水啊！我的天哪，太可怕了！……收费太高了，而且总是要金银首饰，要戒指……确实，伊列乌斯是个堕落的渊薮……而天空晴朗的景色，对丰收在望的把握，摊在风干槽上凉晒的可可流出果汁的情景，背上驮着可可出发的驴群，所有这一切使他感到如此开心，以至他甚至想到，把一家都留在庄园里面，不让成长中的孩子们受一点教育，把妻子当作一个黑女人似的拴在厨房里而享受不到一点娱乐，这是多么不公平啊！其他“上校”都住在城里，并修建了漂亮的住宅，而且穿得象个大人物似的……

对曼努埃尔·达斯昂萨斯“上校”来说，在伊列乌斯短暂的逗留期间，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早上同他的朋友们在鱼摊边上的谈话更使他感到愉快了。就在那天早晨，他告诉他们说，他决定在伊列乌斯安家，并把家属也搬到这里来。他一边想着这些事情，一边在冷冷清清的街上走着。当他走到港口那儿时，碰见了俄国人雅科布，后者的红胡子也没有刮，头发乱蓬蓬的，但却很有精神。他一见“上校”，便伸开双臂，嘴里还嚷着什么。由于他非常激动，竟跟他说起了外国

话，不过，这并没有使肚子里墨水不多的庄园主难以理解，他回答说：

“是的……终于……太阳出来了，我的朋友。”

俄国人搓着手说道：

“现在我们每天将开三班车：早晨七点、中午和下午四点各一班。而且我们还要再订购三辆大客车。”

两个人一起走到了汽车库跟前，“上校”兴高采烈地宣布说：

“这一回我要乘您的汽车去旅行了。我已经决定……”

俄国人笑着说：

“要是公路干了，旅程只需一个小时多一点……”

“多了不起的事！谁能相信，三十五公里的路程只要一个半小时……从前我们骑马得两天才能到……好吧，要是蒙迪尼奥·法尔康今天乘‘伊塔’船回来，您就给我留一张明天早晨的汽车票……”

“这可不行，‘上校’。明天，那不行。”

“为什么不行？”

“因为明天是我们举行庆祝通车宴会的日子，您也是我邀请的客人。将准备一席头等的饭菜，参加的有拉米罗·巴斯托斯‘上校’，本市和伊塔布纳的市长，两个城市的法官，蒙迪尼奥·法尔康，他们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还有巴西银行的经理……这是一次倾家荡产的庆祝活动！”

“我算老几，雅科布，能上这样的大场面……我是一个在自己的角落里过活的人……”

“不，先生，我请求您光临！宴会将在纳西布开的维苏威酒吧间举行。”

“这样的话，我就后天回去……”

“我将把第一个座位留给您。”

庄园主与他告别时说道：

“说实在的，没有翻车的危险吗？速度这么快……似乎不可能。”

三 鱼摊旁的两位要人

沉寂片刻之后，传来了轮船的汽笛声。

“在请求派领港员……”儒昂·富尔仁西奥说道。

“这是从里约热内卢开来的‘伊塔’船，蒙迪尼奥·法尔康就是乘这条船来的。”一向消息灵通的“司令”说道。

“博士”为了加重说话的语气，有力地竖起手指接着说道：

“是这样，就象我对您说的那样，再过几年，也许五年吧，伊列乌斯将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都市，比阿腊卡儒、纳塔尔、马西约还要大……眼下，在我国北部找不到一个比它发展得更快的城市。几天前，我在里约热内卢的一份报纸上看到……”他一字一顿、慢慢吞吞地说着；即使在交谈时，他的语气里也保留着某些演说的腔调。但是，他的意见总是受到人们高度的重视。他是个退休的公务员，具有学者和天才的美名，经常在巴伊亚的报纸上发表冗长而晦涩的有关历史方面的文章。由于这样的原因，佩洛皮达斯·德阿松桑·德阿维拉这位旧时代的伊列乌斯人，几乎成了全城的光荣。

站在他身旁的人一个个点头称是，大家都为雨季的结束和可可种植区无可否认的进步感到高兴。所有的庄园主、雇

员、商人和出口商都把这一进步引为骄傲。除了佩洛皮达斯、“司令”和儒昂·富尔仁西奥外，那天呆在鱼摊旁聊天的人，没有一个是土生土长的伊列乌斯人，他们都是被可可吸引到这里来的。虽然大家都感到自己是外乡佬①，但是已经和这块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头发已经花白的里贝里托“上校”回忆道：

“我是一九〇二年在这儿登岸的，下个月就满二十三年了。当时，这儿还只是一个使人望而生畏的窟窿。在这个世界的尽头，人一掉下去就要粉身碎骨的。相反，奥利文萨倒是个城市……”他回忆到这里时，笑道，“这儿连靠船的码头也没有，马路也没有铺上石子，街上冷冷清清，是个等死的好地方。今天，我们大家看到的是每天都有一条新的街道出现，港口里停满了船只。”

他指着码头上系船的缆桩：一艘劳埃德轮船公司的货船停泊在铁路桥旁，一艘巴伊亚公司的轮船停靠在仓库对面的栈桥下，一只汽艇正在驶离最近的栈桥，以便给那条“伊塔”船腾出泊位。驳船、气艇和舢板在伊列乌斯和蓬塔尔之间穿梭来往，它们都是由水路从种植园来的。

人们在鱼摊旁交谈着，鱼摊设在乌尼亚奥大街对面的一块空地上，那些路过的马戏团常在这儿搭起帐篷演出。几个黑人妇女在卖“明糕”、玉米煎饼、煮玉米和木薯粉团。习惯于早起的庄园主们以及城里的几位头面人物：“博士”、儒昂·富尔仁西奥、“司令”、“公鸡”先生，有时

---

①原文为“Grapiúnas”，巴伊亚土语，是巴伊亚州人对其州府居民的贬称。

还有法官和几乎总是从附近的情妇家里直接前来的埃泽基埃尔·普拉多博士，他们每天都在全城人还没有醒来之前就在这儿聚会，名义上都是为了购买还在鱼桌上活蹦乱跳的上等鲜鱼而来的。他们在一起议论着最近发生的各种事情，交换对雨季、可可的收成和价格的看法，其中有几个人，比如曼努埃尔·达斯昂萨斯"上校"，他们来得这么早，以至竟遇上了从巴塔克兰夜总会出来的最后一批客人，看见渔民们扛着刚从船上卸下的鱼筐来到这儿，在清晨的阳光下，鲈鱼和鲯鳅象银箔一样闪闪发光。里贝里托"上校"这位山上公主庄园的主人，他的富有丝毫也没有影响他那纯朴、善良的性格。他几乎总是清晨五点到这儿来，这正是俊俏的黑人妇女玛丽娅·德圣若热、那个做"明糕"和"波巴饼"①的能手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她头顶托盘，身穿色彩鲜艳的花布裙和领口开得很大、浆洗得笔挺的衬衣，那结实的乳房有一半露在外面。不知有多少回"上校"两眼盯着她袒胸的领口，帮着她放下装"明糕"的铁罐和整理托盘。

有的人甚至穿着拖鞋，套条旧裤子，披上一件睡衣就来了。当然啦，"博士"是决不会这样的，他总是给人这样的印象：似乎从不脱下那件黑上衣，那双高统皮鞋和双层衬领，甚至连睡觉时也舍不得解下那条朴实无华的领带。每天他都是沿着同一条路线走着：首先在鱼摊上吃一碗"明糕"，兴致勃勃地聊一会天，与别人交流交流新闻并哈哈一乐，然后漫步到码头上的主栈桥旁边，并在那儿停留一下，接着差不多总是在莫阿西尔·埃斯特雷拉的车库前与其他人分

---

①用发酵的木薯粉制成的一种饼子。

手。早上七点钟，汽车在这里迎接去伊塔布纳的旅客，这场面倒是最近才有的。

轮船上的汽笛又鸣响了，那悠长而欢乐的笛声象是要把全城唤醒似的。

“把领港员接上船了，就要进港了。”

“是啊！伊列乌斯是个巨人，没有一个地方的前景能比它更广阔。如果今年可可涨价，即使涨五十个生他伏①，那今年收获的可可卖的钱也会堆成山的。”里贝里托“上校”说道，眼里露出了贪婪的神情。

“连我都要给家里弄一所好房子。买或是盖……”曼努埃尔·达斯昂萨斯宣称道。

“好家伙，那敢情好！行，先生，您终于下决心了！”“司令”拍了拍庄园主的肩膀表示赞赏。

“是时候了，曼努埃尔……”里贝里托取笑说。

“最小的几个孩子快到上学的年龄了，我不愿意他们象大孩子和他父亲这样愚昧无知。我希望他们当中至少有一个成为有戒指和文凭的博士。”

“除此以外，”“博士”说，“本地区象您这样有钱的人有义务为本市的进步作出贡献，在市里盖些豪华的住宅，带凉台的房子与别墅。您瞧瞧蒙迪尼奥·法尔康在海滩上盖的房子，他来到这儿只不过刚两年，而且还是个单身汉。总而言之，如果总住在没有舒适条件可言的种植园里，那攒着这些钱又有什么用呢？”

“至于我，我将在巴伊亚买座房子，把全家都搬到那儿

---

①钱币名，合百分之一比索。

去。”阿曼西奥·雷阿尔“上校”说道，他一只眼睛只剩下个窟窿了，左臂也有毛病，这都是战争年代留下的纪念。

“这就是我说的缺乏爱国热忱。”“博士”气愤地说道，“您的钱是在那儿还是在伊列乌斯赚的？为什么非要把在这儿赚的钱花在巴伊亚？”

“请心平气和点，‘博士’，别发火。伊列乌斯是个好地方，同时也有别的长处。但是正如您明白的那样，巴伊亚是州府，那儿一切东西应有尽有，特别是我的孩子可以进好学校。”

但是“博士”的情绪并没有平静下来：“你们在这儿登岸时两手空空，现在吃饱了饭，赚足了钱，然后却把钱花到巴伊亚去，所以那儿才应有尽有。”

“我认为，阿曼西奥老兄，”儒昂·富尔仁西奥对庄园主说，“我们的‘博士’言之有理，假如我们不来管伊列乌斯，那有谁来管它呢？”

“我不是说不管，”阿曼西奥让步说。他是个心平气和的人，不喜欢与人争论。凡是看到他这样和气的人，谁也不会想到站在自己面前的曾是个强盗头子，是争夺大塞克罗时在伊列乌斯杀人最多的一个。“对我本人来说，没有一块地方顶得上伊列乌斯。但是，巴伊亚有其他便利条件，比如好的学校。谁能否认这一点？我最小的几个孩子都在耶稣会学校念书，孩子妈也不愿他们远离她，她对那个在圣保罗的孩子惦念得要命……我能干什么呢？就我来说，我是不会离开这儿的……”

“司令”插话说：“就为孩子上学，您可不该这样，阿曼西奥。既然这儿有埃诺什学校，您说这些话就有点荒唐了。巴伊亚没有比它更好的学校……”“司令”本人也在事

务清淡的律师埃诺什·里拉创办的学校里讲授世界历史，这并不是出于他自己的需要，而是为了助他人一臂之力。而且那位律师采用了现代的教学方法，废止了戒尺体罚。

“但是，这个学校甚至还没有得到州里的批准呢。”

“现在该批准了吧，埃诺什接到了蒙迪尼奥·法尔康的一封电报，说教育部保证几天之内一定批准。”

“怎么样？”

“这位蒙迪尼奥·法尔康真了不起……”

“你们认为他会搞什么鬼名堂呢？”曼努埃尔·达斯昂萨斯“上校”问道。但是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因为里贝里托、“博士”和儒昂·富尔仁西奥正在就教学法问题展开争论。

“一切都会如你们的愿的。对我来说，教‘ba—a,ba’拼法的，没有人能比得上吉列尔米娜夫人，她真厉害！我的几个儿子只有跟她才能学会认字数数。那种不用戒尺的教学……”

“您落后了，‘上校’。”儒昂·富尔仁西奥微笑道，“这种时代早已过去了。现代教学法……”

“什么？”

“体罚是必要的，否则……”

“你们落后了一个世纪，在美国……”

“女孩子们，我当然把她们送进修女学校。但是男孩子，我得把他们交给吉列尔米娜夫人……”

“现代教育废止了戒尺和体罚。”儒昂·富尔仁西奥终于找到了解释。

“我不知道您在说谁，儒昂·富尔仁西奥。但是我向您

保证，这样做很不对。要是我会读书写字的话……”

他们就这样一边讨论着埃诺什博士和那位著名的、严得出奇的吉列尔米娜夫人的教学法，一边向栈桥走去。这时候，从其他几条街上过来了几个人，朝着同一个方向走去，因为他们也是去等船的。尽管还是清晨时分，港口却已经有人在忙碌了。装卸工人们从仓库里搬出一包包可可往巴伊亚轮船公司的船上扛去。一条驳船已经扬帆，准备出航，看上去活象一只巨大的雪白的鸟。汽笛声划破了长空，预告着马上就要起航。曼努埃尔·达斯昂萨斯一再说道：

“蒙迪尼奥·法尔康要干什么？这个人中邪了，他不满足于他的生意买卖，还要到处插手。”

“他妈的，很简单，他想在下次选举中当市长呗。”

“我不相信……这对他来说太小了。”儒昂·富尔仁西奥说。

“他是个野心勃勃的人。”

“他也许能当个好市长，是个有进取心的人……”

“一个陌生人，刚到这儿不几天……”

蒙迪尼奥·法尔康的崇拜者“博士”插话说：

“我们就需要象蒙迪尼奥·法尔康这样有远见、有胆量、有能耐的人……”

“哎哟，‘博士’！这儿的人从来也不缺少胆量……”

“我说的不是打枪、杀人这样一种胆量，我说的是比这更难一些的……”

“更难？”

“正象阿曼西奥说的那样，蒙迪尼奥·法尔康是刚到这儿不久的人。但是你们看，他已经干了多少事了：在海滨

修建了林荫大道，这样的事谁也不会相信，那是件头等好事，它美化了市容。他弄来了第一批卡车，没有他，《伊列乌斯日报》不可能办起来，我们也不会有进步俱乐部。”

“听说他把钱借给了莫阿西尔和俄国人雅科布开办汽车公司了……”

“我同意‘博士’的看法。”一直沉默不语的“司令”这时说道。

“我们就需要这样的人……能理解进步并有助于进步的人。”

他们走到栈桥边上，财政局的职员“公鸡”先生已经在那儿了。他一贯放荡不羁，是个在各方面都不可缺少的人物，同时也是个坚决反对教会的人，说起话来带着浓重的鼻音。

“尊贵的同伴们万岁！”他一边与大家握手，一边说，“我困死了。昨天夜里，我和阿拉伯人纳西布先生在巴塔克兰夜总会，后来我们去马查当家了，又是吃饭，又是女人……但是，还得来迎接蒙迪尼奥·法尔康……”

在莫阿西尔·埃斯特雷拉车库前面，聚集着乘头班车的旅客，这时候太阳已经出来了，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好天气。

“今年我们将会有个头等的好收成。”

“明天有人请我们吃饭，是汽车公司举办的宴会。”

“是的，俄国人雅科布向我发来了请帖。”

他们的谈话被连续不断的、短促而悲哀的汽笛声打断了。栈桥旁一阵骚动，人们想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连装卸工也停下来想听个究竟。

“搁浅了。”

“扯淡的港湾。”

“如果这样继续下去，连巴伊亚轮船公司的船也进不了港口了。”

“更不用说科斯特拉公司和劳埃德公司的船了。”

“科斯特拉公司已经声言要取消它的航班。”

伊列乌斯港湾的一侧是城这边的乌尼亚奥岗，另一侧是位于蓬塔尔那边一个岛屿上的佩尔南布科岗，它那难以通行而危险的航道就被挤在这两者之间。航道又窄又浅，随着潮水的涨落，泥沙不停地移动，所以船只搁浅是屡见不鲜的事，有时要耽搁一天方能脱险。尽管伊列乌斯港是个极宜船只停泊的地方，那些大轮船却不敢穿过这条令人可怕的航道。

汽笛继续惨叫着，那些前来等候轮船的人开始朝着乌尼亚奥岗那边跑去，以便眺望港湾里发生的事情。

“我们上那儿去吗？”

“这就是暴露出来的问题。”当一群人绕着山岗在没有铺上石头的街道上走着时，“博士”说道，“世界上消费的很大一部分可可都是伊列乌斯生产的，而且它拥有第一流的港湾，但是可可的出口税却落进了巴伊亚市的腰包。所有的问题都出在这该死的港湾上……”

现在雨已经停了，没有什么能比这件事更使伊列乌斯的居民们兴奋激动了。大家整天都在谈论关于港湾的状况和让它能够通过大轮船的事。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批评政府，指责市政当局不怎么过问此事。但是问题却一点也没有解决，当局只是继续许愿，而巴伊亚港则照样收取出口税。

正当争论又一次达到高潮时，“司令”落在了大家

的后面。他一把拉住“公鸡”先生的胳膊。凌晨一点左右，他曾把“公鸡”先生留在玛丽娅·马查当家的门口。

“您那位姑娘呢，怎么样？”

“一块可口的美味……”“公鸡”先生瓮声瓮气地嘟囔道，并接着说，“您不知道失去了一次多好的机会。您本应该看到阿拉伯人纳西布如何向那个与他一道走出来的独眼姑娘求爱呢。真是笑死人……”

轮船绝望的汽笛声越来越响，人们从四面八方走了出来；他们俩也加快了脚步。

四 “博士”为何几乎具有帝王的血统

正如大多数“上校”不是上校一样，“博士”并不是博士，“司令”也不是司令。事实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庄园主在共和国及种植可可初期取得了国民警卫队的上校军衔。但是这样一个习俗被沿袭下来了：产量超过一千阿罗瓦①的庄园主一般都接受和使用“上校”的军衔，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享有军事指挥权，而只表示对其财产的承认。喜欢嘲笑当地习俗的儒昂·富尔仁西奥说，这些“上校”中的大多数都是“绿林上校”，因为他们很多人都卷入过争夺土地的斗争。

在年轻的一代人中，甚至没有人知道佩洛皮达斯·德阿松桑·德阿维拉这样响亮而高贵的大名，因为大家早已习惯地尊称他为“博士”了。至于米格尔·包蒂斯塔·德奥利维拉，那位已故的卡祖济尼亚的儿子，从小人们就叫他“司令”，

---

①葡萄牙重量单位，也用于巴西，合32.29磅。

因为他调皮捣蛋，是当时一帮孩子的头头；他的父亲卡祖济尼亚是争夺土地初期的市长，曾是个有钱的人，但死时却十分潦倒。他那好善乐施的名声至今还为老太太们所念叨。

“博士”和“司令”是市里有名望的人物，虽然彼此是老朋友，但全城的居民却因为他们而分成了两派。大家都难以断定两者之中谁是当地最伟大和更有吸引力的演说家，且不说埃泽基埃尔·普拉多博士，他在法庭上是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

在全国性的节日里，如九月七日，十一月十五日，或五月十三日①，在年末的庆祝活动中，在表演“雷萨多舞”②和“牛舞”及悬挂圣诞画的新年里，或者当州政府的文学家们来伊列乌斯时，人们都要尽情地欢乐享受，并再一次因“博士”和“司令”的口才而分为两派。

经过这么多年的争论，人们也始终未能取得一致的看法。有些人喜欢“司令”那华丽动听的词藻，那些富丽堂皇的形容词犹如迅疾奔驰的群马一个接一个地脱口而出，加上他那副沙哑嗓子的某些颤音，经常博得一阵阵狂热的掌声。另外一些人则喜欢“博士”那矫揉造作的长句子，他的博学多知表现在他大量引用的人名上，表现在那些难以形容的词汇上，这些词经过他的处理后，就会象稀有的珍宝一样闪闪发光；有些词是如此的古老，以至没有几个人能够了解它们的真正含义。

甚至连在生活中和睦一致的多斯雷伊斯两姐妹，在这个问题上她们的意见也大相径庭。身材瘦削而且有点神经质

---

①这三个日期均为巴西历史上的纪念日。

②为庆祝主显节（一月六日）跳的一种民间舞蹈。

的弗洛丽塔，因“司令”用词的优雅和那光芒四射的“自由的曙光”之类的词语激动不已，并对他那回荡在空中的每一句话收尾时的颤音感到趣味无穷。而金基娜，即那个肥胖、快活的金基娜，则更喜欢“博士”的才学和他那些古老的语汇，喜欢他竖着一个指头的慷慨陈词的感人手势：“人民，啊，我的人民！”在参加了市政府或广场上的公民集会后回家的路上，就象全城的人都无法作出结论一样，她们俩又争论开了。

“我什么都没有听懂，但讲得这么好……”金基娜最后这样说道，她赞成“博士”的……

“他讲话时，我脊梁骨直发凉！”弗洛丽塔说，她是“司令”的支持者。

那是多么令人难忘的日子。在装饰着鲜花的圣若热主教堂广场的看台上，“司令”和“博士”轮流发表演说。一个作为“五月十三日音乐女神节”的正式演讲人，另一个代表本市的文学字谜组织鲁伊·巴尔博扎学社讲话。所有其他的演讲者（甚至包括若苏埃老师，他那空洞无物的抒情诗句在修女学校的女孩子中间拥有广泛的听众）都退避三舍了。当皮肤黝黑和深得异性喜爱的“司令”朝看台走去的重要时刻，广场上鸦雀无声。只见他身穿笔挺的白色礼服，翻领上插着一朵鲜花，领带上别着红宝石的别针，那又长又弯的鼻梁使他的外表活象一只老鹰。而身材瘦削的“博士”，小小的个儿，走起路来蹦蹦跳跳，活象一只啁啾不休的小鸟。他身上穿一件从来不换的黑上衣，高高的领子配着烫得笔挺的护胸，夹鼻眼镜用一根带子拴在上衣上，他的头发几乎全白了。

“今天‘司令’的口才象一道瀑布，”有人评论说，

“讲得多漂亮！”

“但是华而不实。相反，‘博士’今天所说的都非常精辟。他真称得上是部活字典！”

只有几乎总是喝得烂醉如泥、有时甚至醉倒在地上的埃泽基埃尔·普拉多博士能在少数场合，即法院以外的讲坛上，同他们两位比一下高低。他也有他的崇拜者。说到对法律问题的辩论，那公众的意见是一致的：没有人能与他匹敌。

佩洛皮达斯·德阿松桑·德阿维拉的祖上是总督辖区时期在伊列乌斯附近定居下来的几位葡萄牙绅士。至少“博士”本人是这样断言的，并说他有家谱可查。这种说法值得重视，因为它是出自一位历史学家之口！

他是赫赫有名的阿维拉家族的后裔。他们的故居坐落在伊列乌斯和奥利文萨之间，今天它已变成大海前面椰林丛中的一片黑色废墟了。但同时，他也是几位阿松桑姓氏的平民百姓和生意人的后代，他以同样激动的感情追念这两个姓氏的先人以表示对他们的敬意。当然，讲述阿松桑家族的材料很少，而关于阿维拉家族的编年史则是有丰富的事实为依据的。虽然“博士”是一名地位低下的退休的国家职员，但他却沉湎于一个想入非非和辉煌壮丽的世界里：阿维拉家族昔日的荣耀和伊列乌斯光荣的今天。关于阿维拉家族及它的事迹与血统，好多年前他就开始着手撰写一部具有权威性的长篇巨著了。他是伊列乌斯进步事业的热情的宣传家和志愿的合作者。

佩洛皮达斯的父亲是破落的阿维拉家族的一个旁系亲属，从那个贵族之家，他仅仅继承了它的姓氏和四肢不勤的贵

族习惯。然而，促使他和一位生意兴隆的小百货店老板的女儿、一个平民姑娘结婚的原因，据当时人们所说，倒不是经济利益，而是他对她的爱情。当老阿松桑在世时，杂货铺的生意很是兴隆，他甚至把外孙佩洛皮达斯送到里约热内卢法学院去读书了。但是老阿松桑一直到临终之前都没有完全原谅女儿与贵族老爷结婚的蠢事；那位绅士姑爷在沾染上玩“加曼”、斗鸡等当时风靡一时的习气后，就把百货店里一米一米的布匹、一打一打的发卡、一盘一盘的彩色丝带慢慢地挥霍光了。这样，在阿维拉家族衰落之后，阿松桑家族的繁荣家业便也消耗殆尽了，对当时在里约热内卢法学院已经读到三年级的佩洛皮达斯，已无法提供他继续学习的费用。从那时起，人们就开始称他“博士”，先是他的外祖父和店员，后来当他回伊列乌斯度假时，左右邻居也都这样称呼他了。

他外祖父的一些朋友们，为他在政府机关谋到了一个收入微薄的差事，于是他便辍学就业，但仍留在里约热内卢。他在政府机关里取得了一些长进，但甚为有限，因为他既没有大人物的庇护，又不懂阿谀奉承这门有用的学问。三十年之后，他退休回到了伊列乌斯，再也不离开这里了，以便致力于他的“大作”，写一部关于阿维拉家族和伊列乌斯过去的巨著。

这部书的写作过程本身几乎已经构成了一部传记。从他还是学生的时候起，人们就开始谈论它了。当时“博士”在里约热内卢一本印数有限、仅出了一期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有名的文章，内容是关于彼德罗二世①在他巡幸北方时与阿

---

①彼德罗二世（1825—1891），巴西国王。

维拉家的一个多情善感的少女、贞洁的奥菲尼西娅的风流韵事。

要不是那本杂志由于偶然的机会落到了一位伦理学家、教廷伯爵、巴西文学院院士的手里，这位年轻大学生的文章就要永远被湮没了。这位对皇帝陛下的品德敬佩得五体投地的伯爵，感到这种“堕落的无政府主义的影射”有伤皇上的名誉，因为它把那位“高贵的人物”置于可笑的境地，把他当成那种一味追求女人、追求主人的贞洁姑娘的青睐的不义之客，而主人的一家却因他的光临感到荣幸。伯爵用十六世纪纯正的葡萄牙文把这个胆大妄为的青年批驳得体无完肤，并莫须有地强加给佩洛皮达斯一些他从未怀有过的意图和目的。得悉伯爵这样严厉的答覆之后，大学生欣喜若狂，因为这几乎是对他的文章的肯定。接着，他又用不亚于伯爵的古典葡萄牙语和无可辩驳的论据为那份杂志的第二期准备了一篇文章。它以一系列的事实，特别以特奥多罗·卡斯特罗的诗句为依据，彻底驳倒了伯爵的否定。这份杂志没有能继续发行，只出了一期就夭折了。刊登伯爵攻击佩洛皮达斯的文章的那份报纸拒绝发表年青人的答辩，最后费了不少口舌才使它把“博士”那篇长达十八页的文章压缩成短短的二十行字，登在报纸上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但是直到今天，“博士”仍以能同一位巴西文学院的院士、一位全国知名的人物展开过“激烈的辩论”而洋洋自得。

“我的第二篇文章把他完全驳倒了，从那以后他便一声不吭了……”

在伊列乌斯文化生活的编年史中，那场辩论经常被带着虚荣的感情提及到，以此证明该市的子孙具有文化水平。连

同提到的还有鲁伊·巴尔博扎学社的现任主席和一家出口公司的职员阿里·桑托斯在里约热内卢一家杂志举办的短篇小说竞赛中获得的鼓励奖，以及前面提到过的特奥多罗·卡斯特罗的诗歌。

至于皇上同奥菲尼西娅之间的私情，看来仅仅限于传递秋波、喟然长叹和悄声细语的山盟海誓。这位出巡的皇帝可能在巴伊亚的某次晚会上认识了奥菲尼西娅，并对她那无精打采的眼神十分钟情。由于在佩洛里尼奥山坡上阿维拉的家里住着一位德高望重的拉丁语专家洛慕阿多神父，皇上以拜访知识渊博的神父为名，曾不止一次地在那里露面。在阿维拉家装饰华丽的阳台上，陛下用拉丁语喃喃地说出了他慕求阿维拉家这朵鲜花的那种难以告人和无法实现的愿望。当时，奥菲尼西娅犹如一位激动的宫女一样，围着一座房子走来走去。房间里那位蓄着黑色胡须和充满智慧的皇上正在与神父交换对科学的看法，而奥菲尼西娅的兄长、一家之主的路易斯·安东尼奥·德阿维拉则在一旁用充满敬意和无知的目光注视着他。

确实，在多情的皇上离去后，奥菲尼西娅曾经大吵大闹，想让全家都搬到京城去。但在家庭和姑娘名誉的保护人路易斯·安东尼奥的反对下，她的打算落空了。

这位路易斯·安东尼奥·德阿维拉后来在巴拉圭战争中阵亡了。他的军衔是上校，当时正指挥一支他从自己甘蔗园里拉出去的队伍由拉古纳撤退。那位风流多情的奥菲尼西娅因思念皇上而得了肺痨，象一位烈女一样死在阿维拉的故居里。诗人特奥多罗·卡斯特罗殁于酗酒过度，他是奥菲尼西娅美丽风姿的热情而绝妙的颂扬者；他的诗句在当时具有一

定的声望，而今天在全国性的诗歌选集中，他的名字却被人们不公正地遗忘了。

他为奥菲尼西娅写下了最富有灵感的诗句，用华丽的抒情诗句赞美她那种弱不禁风的病态美，并为她那难以得到的爱情而哀叹。在节日和晚会上，他的诗句至今仍被修女学校的女学生们合着"达列拉"乐曲的节拍朗诵着。具有悲剧作家气质和豪放不羁的诗人特奥多罗，毫无疑问是由于忧郁的怀旧病而死去的(谁会去同"博士"争论这一事实呢？)。那是在装着受尽折磨的奥菲尼西娅的白色灵柩从服丧的故居抬出去后的第十年。他确实是因酗酒过度而死的。他喝的是阿维拉家酒坊制作的甘蔗酒，那时候这种酒在伊列乌斯非常便宜。

正如所见，"博士"撰写他这部尚未问世但已非常著名的大作是不乏生动有趣的材料的：拥有榨糖厂、烧酒坊、几百名奴隶和无边无际的土地的阿维拉家族；在奥利文萨有祖居而在首都的佩洛里尼奥山坡上又有宅第的阿维拉家族；具有巨人般胃口的阿维拉家族；为皇宫提供嫔妃的阿维拉家族；生育漂亮的女人和无畏的男子、甚至还出了一个秀才的阿维拉家族。除了路易斯·安东尼奥和奥菲尼西娅，这个家族还先后出过其他一些表现突出的人，比如一八二三年独立战争时期，在巴伊亚土地上与卡斯特罗·阿尔维斯的祖父一起同葡萄牙军队作战的那一位。另外一位是热罗尼莫·德阿维拉，他一投身政界，就在一场竞选中被击败了(那次选举是他在伊列乌斯策划的，但他的对手们在省里其他地方作弊了)。于是他率领手下的人，在沿路掠夺和洗劫城镇之后，直向首府扑去，扬言要推翻政府。后经中间人调解，此事才得以和平解决，并向这位怒不可遏的阿维拉赔偿了损失。到

了彼德罗·德阿维拉时，这一家衰落的境况更为恶化了。这是个长着金黄小胡子、举止疯疯颠颠的人；他离开了故居（在巴伊亚的那座房子已经被卖掉了），抵押掉糖厂和烧酒坊，抛弃了啜哭中的家小，只身逃出家门去追逐一个长得美貌非凡和会使妖术（据他那痛不欲生的妻子所说）的吉卜赛女郎。听人们说，这个彼德罗后来在一次街头的斗殴中被吉卜赛女郎的另一个情人杀死了。

这一切只是伊列乌斯的公民们所忘却了的往事的一部分。随着可可的出现，一种崭新的生活开始了。过去的事情，如榨糖厂、烧酒坊、甘蔗种植园、咖啡种植园，以及那些叙述人们怎样为占有土地而斗争的传说和故事，人们已经不再提起了。盲人说唱者们把经营可可者的名字和事迹以及这个地区的名声带到集市上，甚至带到最偏远的地区演唱。只有“博士”关心着阿维拉家族的历史。然而这并不妨碍全市居民对他更加尊敬。那些粗鲁的土地征服者，那些墨水不多的庄园主，他们对学识，对在报纸上写文章和发表演说的文人，几乎怀有一种恭顺的敬意。

因此，对于一个如此聪明博学、能够着手撰写或已经写成一部书的人能说些什么呢？由于人们如此广泛地谈论着“博士”的这部大作，并如此赞扬它具有的那些特色，以至很多人以为它在多年前就已问世并最终被收入国家的文学宝库了。

五 纳西布如何一觉醒来后失去了厨娘

沉重的敲门声把纳西布从睡梦中吵醒了。他是清晨回到

家里的。酒店关门停止营业后，他和托尼科·巴斯托斯及“公鸡”先生去夜总会转了转，最后又到玛丽娅·马查当家与一个刚从阿拉卡儒来的、眼睛有点斜视的女人里索莱塔胡混了一会儿。

“谁呀？”

“是我，纳西布先生。我是来向您告别的，我要走了。”

附近传来了一艘轮船要求派领港员的汽笛声。

“您上哪儿去，菲洛梅娜？”

纳西布起身下了床，心不在焉地听着汽笛的响声。从汽笛的鸣叫声来看，准是一艘“伊塔”船，他心里想道，同时打算看看放在床边的钟几点了：早晨六点整，而他大约是四点左右才回来的。里索莱塔是个多么迷人的女人！这并非是她长得美丽动人，有一只眼睛还有点斜呢，而是她懂得一些诀窍：先咬他的耳朵根，然后笑着往后一缩……菲洛梅娜老婆子发什么疯啦？

“上阿瓜普雷塔去，和我儿子一起……”

“这是怎么回事，菲洛梅娜？您疯啦？”

他用脚找他的拖鞋，但依然睡眼惺忪，脑子里还在想着里索莱塔，他那毛茸茸的胸脯上还残留着女人的廉价的香水味儿。他穿上睡衣，光着脚走到了过道里。菲洛梅娜老太太一身新衣裳，头上扎了条花头巾，手里拿着雨伞在客厅里等候着他。地板上放着一只大箱子和一包圣徒像。四年多以前，当纳西布买下酒吧间时，她就开始在他家里当佣人。她虽然举止粗鲁，但是干净勤快，为人极为正派，从没有拿过他一分钱，做事也非常谨慎。“这是颗珍珠！是块宝石！”阿尔明

达太太经常这样形容她说。她也有脾气不好的时候。当她早晨起来绷着脸时，她就别的什么也不说，只是声言马上要走，到阿瓜普雷塔去，她的独生儿子在那里开了个小铺子。她嚷了那么多次要走，三番五次扬言要离开这儿，因而纳西布都不相信了。他想这一切不过是老太婆的一种与人无害的怪癖；她是如此紧密地与他联系在一起，以至她不象他家的仆人，而倒更象他家里的一个成员，几乎象个远房的亲戚。

轮船上的汽笛又鸣响了。纳西布打开窗子：就象他猜测的那样，是从里约热内卢开来的一艘“伊塔”船。它停靠在多拉帕山岩前面，请求派领港员。

“但是，菲洛梅娜，您发什么疯，就这样突然决定走，连招呼也不打一声……真荒唐！”

“什么！纳西布先生，从我跨进您家的大门起，我就一直对您说：‘总有一天，我要去和我的儿子维森特住在一起……’”

“那您昨天该对我说今天您要走……”

“我已经让‘懒小子’给您捎过口信了。您没有把它当回事，连家也没有回……”

确实，他酒吧间的佣人、邻居、阿尔明达太太的儿子“懒小子”已经在送午饭时把她快要走的口信捎给他了。但是由于她几乎每个星期都提到这件事，纳西布听了以后并没有当回事。

“我等了您整整一晚上……一直等到天亮。但您在那里和女人们胡闹。象您这样的男子汉早该成家了，把尾巴拴在家里，而不要在干完事以后总是往外跑。尽管您有这样硬朗的身子，总有一天要生病，要蹬腿儿的……”

她用干瘦的手指象责备似地指着阿拉伯人从绣着小红花

的上衣领口里露出来的胸脯。纳西布垂下眼睛，看见了身上口红的痕迹。里索莱塔……菲洛梅娜老太婆和阿尔明达太太常常批评他的光棍生活，暗示要帮他说亲。

“但是，菲洛梅娜……”

“没有多话可说了，纳西布先生。我这就走。维森特给我写信说，他要结婚了，他需要我。我的东西已收拾好了……”

正当“南方—巴伊亚”汽车公司订好了第二天宴会酒席的前夕她却要走，这事让谁也受不了。马上要准备好三十份客饭！

“再见了，纳西布先生。愿上帝保佑您，并帮您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未婚妻，把您的家照料好……”

“但是，老太太，现在才早晨六点，火车要八点才开呢……”

“我信不过这些火车，它们是叫人不放心的怪物。我宁可提前到……”

“至少您得等我把工钱付给您……”

这一切他觉得好似一个愚蠢的恶梦。他光着脚踩着冰冷的水泥地，在房间里来回地走着。他打了个喷嚏，低声咒骂了一句。是不是感冒了，屋漏偏逢连夜雨……该死的疯老婆子……

菲洛梅娜伸出瘦骨嶙峋的手指尖：

“后会有期，纳西布先生。您去阿瓜普雷塔时，请到我家去。”

纳西布数好了钱，又给她加了几个比索，不管怎么说，这是应该给她的。接着他帮她拎起了箱子，拿起那个装着许

多圣像的沉甸甸的包裹和雨伞，过去她住的小屋子里贴满了这些圣像。晴朗的早晨带着海上的微风、小鸟的啁啾和久雨后的艳丽阳光从窗口爬进了屋子。纳西布看了一眼港湾里的轮船，领港员的小艇正在向它靠拢。他举起胳膊伸了个懒腰，打消了再上床睡觉的念头。中午他将睡个午觉，以便晚上能振作起精神。他曾答应里索莱塔今天还去看她。这鬼老太婆，把他这一天的计划全打乱了……

他走到窗前，呆在那儿看着他的女佣人远远离去。海风吹得他浑身打颤。他的家坐落在圣塞巴斯蒂昂山岗上，几乎正对着港湾。现在至少雨已经停了，下了这么长时间的雨，几乎把收成，把那些可可嫩果给毁了。假如雨继续下下去……这些可可豆就得全部烂在树上了。“上校”们已经露出某种不安的情绪，隔壁屋里，阿尔明达太太走到了窗前，挥动着手帕为她的知心朋友菲洛梅娜老太太送行。

“早上好，纳西布先生。”

“这个疯疯颠颠的菲洛梅娜……她走了……”

“啊哈……真巧，纳西布先生，您连想也没有想到。昨天，‘懒小子’从酒店回来时，我还对他说：‘明天，菲洛梅娜太太要走，她儿子给她来了一封信，叫她……’”

“他跟我说过，对，不过我没有相信。”

“她在这儿等您一直等到下午。我们俩就坐在您家门槛上闲谈。当然罗，您没有回来……”说完她便不无责怪地轻轻一笑。

“忙啊，阿尔明达太太，活儿多……”

她两眼一直盯着那些口红的痕迹。纳西布心里一惊：我脸上也有口红的痕迹？也许有，很可能……

“还是我经常说的那样，象菲洛梅娜这样勤快的人，在伊列乌斯没有几个……甚至一天亮就……”

“恰恰又是今天，”纳西布抱怨说，“酒吧间接受了给明天晚上预订的三十份客饭……”

“您进门时我一点也不知道，因为我睡得太晚了，清晨两点才睡……”

纳西布埋怨了几句什么，阿尔明达太太是个爱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人。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几点到家的……现在谁去准备宴会呢？”

“是个问题……您是不能指望我的。伊丽莎白夫人随时都可能分娩，已经超过日子了，所以我没有睡着。巴勃罗先生会突然来找我的。另外，高级的饭菜我也做不来……”

阿尔明达太太早已寡居，是个相信招魂术的人。她为人言词刻薄，儿子“懒小子”是纳西布酒吧间的堂倌。老太婆还是个颇有名气的产婆，伊列乌斯近二十年来出生的很多孩子都是由她接生的。孩子们来到世界上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她那冲鼻的大蒜味和她那张象萨拉拉①一样的脸庞。

“克洛琳达夫人已经生孩子了吗？劳尔博士昨天没到酒吧间去……”

“已经生了，是昨天下午。但是他们叫医生了，是个名叫什么德莫斯特内斯的博士，这都是现在才有的新鲜事儿。纳西布先生，您不认为男医生接生是一种下流的行径吗？看别人的老婆，而且是一丝不挂，没羞没臊……”

---

①巴西的一种甲壳动物。

对阿尔明达太太来说，这是件至关紧要的事情。医生们开始和她抢生意了。哪儿见到过这种没有羞耻的事，一个男医生偷偷地看着别人在阵痛中的赤身露体的妻子……但是纳西布现在关心的是明天的宴会，酒吧间的甜食和冷盘，这是由于菲洛梅娜离去而造成的严重问题。

“这是进步，阿尔明达太太。这老婆子给我突然来了这一手……”

“进步？这是不要脸……”

“我到哪儿去找厨娘啊？”

“您唯一的办法是请多斯雷伊斯两姐妹来做……”

“她们要价太高了，几乎要把你的皮剥下来……我曾经找到两个姑娘来帮菲洛梅娜……”

“世道就是这样，纳西布先生。当人们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偏偏要出事。我幸好有我那去世的人告诉我。就是那一天，您连想也不会想到……在德奥多罗老弟家里关亡①时……”

但是，纳西布不打算听她翻来复去讲的那种关于招魂术的故事，这是产婆的拿手好戏。

“‘懒小子’醒了吗？”

“您想指望他！纳西布先生。可怜的孩子半夜后才回来。”

“请您叫醒他，我有好多事情要做。您一定能理解：要准备三十个人的饭菜，而且都是些重要人物，这是庆祝汽车线通车……”

---

①一种迷信活动。据称，巫师能以法术招来亡人的灵魂附于自己身上，并可使其与未亡的亲人对话。

“我听说有辆车在卡舒埃拉河桥上翻车了。”

“这是人们瞎猜的。所有的车往返时都挤得满满的。这是一桩好买卖。”

“您瞧，现在伊列乌斯什么东西都有，是不是，纳西布先生？有人告诉我说正在盖的饭店里将安装一架电梯，一个箱子就这样自己上来下去……”

“您去叫醒‘懒小子’吗？”

“我这就去……真要命，这么多级楼梯！”

纳西布在窗前又呆了一会儿，眺望着科斯特拉轮船公司的那条船。领港员已经快靠近它了。有人在酒吧间说过，蒙迪尼奥·法尔康应该坐这条船到。毫无疑问，他准会带来一大堆新闻。同时也会给夜总会，给合欢街、蛤蟆街、花枝巷的妓院再运一批女人来。不管轮船是来自巴伊亚、阿拉卡儒，还是里约热内卢，它们都要运来不少烟花女子。船上也许还运来了德莫斯特内斯博士的汽车，这位医生在他开设的全城第一流的诊所里赚了好大一笔钱。值得穿上衣服到港口去看看轮船靠岸的情景。那些习惯早起、常去那儿的人一定已经去了。谁知道这些人能不能告诉他到哪里去找一个能够担起酒吧间全部活儿的好厨娘呢？在伊列乌斯厨娘是很缺的，住户、饭店、小旅馆和酒吧间都互相争着要这样的人。那鬼老太婆……他刚刚发现里索莱塔这个宝贝心肝，她就走了。当他精神上需要安静的时候……至少，在这几天，除了让多斯雷伊斯两姐妹盘剥外，看来没有别的办法了。生活是复杂的：直到昨天，一切都挺顺当，他自己无忧无虑，还赢了“司令”这样厉害的对手两盘“加曼”；在玛丽娅·马查当家吃了一顿鲜美无比的海味，同时又发现了里索莱塔这件新玩艺

儿……而现在，天还刚亮，问题就一大堆了……真扯淡！疯老婆子……他的确在怀念她，怀念她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怀念她早晨准备的咖啡配玉米煎饼、土豆、炸香蕉、薯面饼……怀念她母亲般的照料，她的关心，甚至她的抱怨。有一次他得了象疟疾和天花一样在此地流行的伤寒而发烧病倒后，她从未离开过他的房间一步，甚至睡在地上照料他。哪儿能找到一个象她那样的人呢？这时阿尔明达太太回到窗前来了：

“他已经醒了，纳西布先生。他在洗澡。”

“我也去洗个澡。谢谢。”

“一会儿您来和我们一起喝杯咖啡吧。普通人家的咖啡。我想对您讲讲我梦见那位死去的男人的情景。他对我说：‘阿尔明达，我的老伴，魔鬼附上了伊列乌斯人的身了。他们只想发财，只想搞些富丽堂皇的东西，这没有好结果……将会出很多事的……’”

“对我来说，嗯，阿尔明达太太，这已经开始了……菲洛梅娜走了，对我来说，麻烦已经开始了。”

他是以嘲讽的口气说这番话的，但他不知道麻烦实际上已经开始了。这时轮船把领港员迎上了船，船被驾驶着朝港口的方向开了过来。

六 对法律和正义的赞扬 关于一个人的出生与国籍

纳西布通常被人叫作阿拉伯人，甚至土耳其人。但是必须说明，他那土生土长而并非入籍的巴西人的身份是不容

置疑的。他生于叙利亚，四岁那一年乘一艘法国船在伊列乌斯登上了岸，甚至还到了巴伊亚。在那个时代，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从海路、水路和陆路乘坐轮船、驳船、舢板、独木舟，或者骑着毛驴，或者徒步跋涉，沿着带来金钱的可可的踪迹奔向这个名扬四海的城市。这些人中有巴西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塞尔希培①人，西阿拉②人，阿拉戈斯③人，巴伊亚人，累西腓④人，里约热内卢人，叙利亚人，意大利人，黎巴嫩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以及其他各个不同地方的人。他们中间有工人，商人，寻找前程的青年，强盗和冒险家，花枝招展的女人，甚至还有上帝才知道怎么冒出来的一对希腊人。所有这些人，其中包括刚刚开设了一片巧克力粉厂的金发德国人和铁路上的傲慢的英国人，都是可可种植区的居民。对于那些血腥斗争、伏击战和凶杀案，对于这个几乎依然是野蛮地区的风俗习惯，他们已习以为常。他们来到这儿后，很快就变成了最优秀的伊列乌斯居民，这些真正的“外乡人”种植可可，开设商店和百货公司，修路，杀人，在夜总会赌钱，到酒吧间狂饮，建设飞速发展的村镇，砍伐隐藏着危险的大森林，赚了钱然后又输掉。他们都感到自己是本地人，就象伊列乌斯最早的居民和在种植可可之前就定居在这儿的一些家族的后代一样。

由于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的到来，伊列乌斯才开始失去它那强盗宿营地的风貌，变成了一座城市。他们所有的人，包括最后一个到这儿来敲榨那些富有的“上校”的流浪汉，都是本地区取得惊人进步的因素。

---

①②③④巴西地名.

纳西布的亲属们不仅取得了巴西国籍，而且还都是地地道道的伊列乌斯人。这几个阿什卡兄弟都曾经参加过争夺土地的斗争。他们史诗般的英雄行为是被人们最广为传谈的事迹之一，几乎可以与巴达罗一家、布拉斯·达马济奥一家和著名黑人若泽·尼克或阿曼西奥·雷阿尔“上校”的事迹相提并论。他们中间有个排行第三、名叫阿布杜拉的，有一次，当他在皮兰吉的一家夜总会里平心静气地玩扑克时，五个残忍的强盗想加害于他。他在击倒了其中三个人之后被匪徒们打死在夜总会的后厅。他的几个兄弟以令人难忘的方式为他报了仇。倘若想更详细地了解纳西布这些亲戚的情况，只要去翻翻法院的案卷，看看检察官和律师们的演说就行了。

的确，很多人称他为阿拉伯人或土耳其人；而这些人恰恰是他最好的朋友。他们这样称呼他乃是一种友好和亲热的表示，但他却不让人们叫他土耳其人。当别人这样称呼他时，他就气呼呼地拒绝这个绰号，有时甚至会十分生气：

“土耳其人是你妈！”

“但是，纳西布……”

“叫什么都可以，就是叫土耳其人不行，我是巴西人。”他用粗大的手拍着他那汗毛茸茸的胸膛，“感谢上帝，我是叙利亚人的子孙。”

“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叙利亚人，都是一回事。”

“一回事，去你的吧！这是你的无知。你既不懂历史又不懂地理。土耳其人是强盗，是最令人讨厌的种族。再没有什么比一个叙利亚人被称为土耳其人所受的侮辱更大了。”

"好吧，纳西布，别生气了。那不是侮辱您，而是因为这些外国人的事情对我来说都一样……"

他们这样称呼他，也许不是因为他那东方人的血统，而更多的是由于他那拖到唇边的、象逊位的苏丹一样的黑髭须，他说起话来总要捻捻它的尖儿。一张肥胖而善良的脸上长着浓密的胡子，那双大眼睛看见女人走过时瞪得圆圆的，贪食美味的大嘴总是露着笑意。他有一个魁梧的巴西人的身材，长得又高又胖，扁平的脑袋上覆盖着浓密的头发，肚子发福得犹如"怀胎九月"的身子，正象"司令"与他下跳棋输了时跟他开玩笑所说的那样。

"在我父亲老家那里……"每当酒吧间的桌子上只剩下很少几个朋友时，在那长夜的闲聊中他就这样开始讲述他的故事。

因为对他来说，伊列乌斯这个濒临大海的欢乐的城市，这些可可种植园，这块养育他成人的肥沃土地，才是他的家乡。他父亲和他的舅舅象阿什卡兄弟一样，也把家属留在老家而独身来到了这里。纳西布与他的母亲和比他大六岁的姐姐是后来才来的，当时他还不满四岁。他依稀记得，那次旅行是坐的三等舱，是在巴伊亚上岸的，父亲曾赶到那儿去接他们。然后他们来到了伊列乌斯，上岸时是乘的一条小划子，因为那时连栈桥也没有。有关叙利亚的事他已经记不起来了，对故乡的情形一点印象也没有，因为他的第二祖国和故土的情形在他的脑子里已经完全交混在一起。同时他也已经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巴西人，一个伊列乌斯人了。纳西布自己觉得，他好象是在坐船到达巴伊亚后，当他接受他爸爸饱含泪水的亲吻时才出生的。另外，一到伊列乌斯，他的父亲、小商贩

阿济兹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带着孩子们到伊列乌斯——当时还叫塔博加斯——塞吉斯蒙多老头的公证处办理入籍巴西的登记手续。

可敬的公证人以那种为了几个比索而履行职责的高度责任感迅速地给他们办理了手续。他倒不是个敲榨勒索的人。他收费低廉，让大家都能付得起这笔合法的手续费，从而用出售完备有效的出生证这种办法，使那些来我国寻找工作的移民的子女——如果不是使移民本人的话——都变成名副其实的巴西公民。

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在一次争夺土地的斗争中，老公证处被烧毁了。它之所以被焚是有人为了让大火吞没大塞克罗家不太真实的土地丈量数字和田契。这件事甚至在一本书里都写上了。由于这场大火烧去了所有出生和死亡登记册，并因此而不得不让成百上千的伊列乌斯人重新登记入籍（那时候伊塔布纳还是伊列乌斯的一个县），所以这件事谁都没有过错，更不要说塞吉斯蒙多老头了。登记册是没有了，但是还有合适的证人可以证明，阿济兹和佐拉雅的子女小纳西布和怯生生的萨尔玛出生在费拉达斯的城郊，并且早在大火之前就去公证处登记了。塞吉斯蒙多怎么能不冒粗鲁无礼之嫌而怀疑有钱的庄园主若泽·安图内斯“上校”或者开设布店并在市场上享有信誉的商人法德尔的话呢？或者甚至怀疑教堂司事博尼法西奥那些谦恭的证言呢？他作为一个可信的证人，总是愿意在这方面做点事，以便给自己微薄的薪水多增加一点收入；或者怀疑瘸子法比亚诺？他是塞克罗·多艾斯皮尼奥的一个浪荡子，他维持生活的唯一手段就是替别人作证。

诸如此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将近三十年了。老塞吉斯蒙多去世时赢得了大家的敬意。直到今天人们都还记得他的葬礼。当时所有的人都参加了，因为很长时间以来就没有人对他怀着敌意，甚至连那些烧他公证处的人也不恨他了。

在他的墓前，有几个人发表了赞扬他的美德的讲话，并一致认为他是一位为人们主持正义和令人敬佩的公仆，是后代的楷模。

对于带到他那里去的所有孩子，他并不作多少调查，尽管有些孩子显然是在那场大火之后出生的。他把他们的出生地点一概登记为巴西巴伊亚州伊列乌斯市。他既不是个怀疑主义者，也不是个形式主义者。在可可种植初期，他也不可能成为这样的人。行骗作假，伪造地契和土地的丈量数字，编造抵押的财产，设立公证人和公证事务处，这些都是在争夺土地和办理土地证书时所使用的重要手段。怎么去辨别一份证件的真伪呢？当大家朝不保夕地生活在一伙伙武装打手的枪击和致命的伏击战中的时候，怎么能去考虑一个孩子的出生地点和确切的出生日期这样一些可怜的法律细节呢？生活是美好而又变化万千的，塞吉斯蒙多老头如何去仔细查证那些地名？实际上，一个需要办理登记手续的巴西人是生在叙利亚的一个村庄还是费拉达斯，意大利的南部还是皮兰吉，外山还是里约多布拉索，这有什么关系呢？为了办理土地所有权的文件，塞吉斯蒙多老头的麻烦事儿已经够多了，为什么还非要去给这些诚实的公民的生活制造麻烦呢？他们所希望的只不过是遵纪守法，为他们的子女办理登记手续。很简单，那些和蔼可亲的移民对他所说的话他都深信无疑，他们送的一些薄礼也照收不误。这些人都是由合适的证人或尊敬

的人物陪同来的，他们的话有时比任何合法的证件还要管用。

如果说他心里有什么顾虑的话，那倒不是因为登记费和证件费收得太高，不是人家给他老婆送了一块布料，也不是给他家里送了一只火鸡或母鸡——他对这些事情倒觉得心安理得，而是因为他同这里的大多数人一样，不是以一个人的出生来判断他是不是真正的“外乡佬”，而是根据他的劳动是否对本地有利，有没有勇气进入大森林向死亡挑战，他种植的可可生长得如何，或者根据他开设了多少商店和百货公司，以及他对本地区的发展所作的贡献来衡量的。这就是伊列乌斯人的思想方法，也是具有丰富生活阅历、对人生有广泛的了解和不拘泥于细节的塞吉斯蒙多老头的思想方法。他用自己的经验和理解力为可可种植区效力。至于说到顾虑，巴伊亚南部的城市不是借助于顾虑才发展起来的，也不是借助于它才修起了公路、花园，建起了商场，盖成了大楼，创办了报纸和向世界上出口了可可，而是凭借枪杀和伏击，伪造土地证和虚构土地丈量数字，用死亡和犯罪，靠杀人犯和冒险家，妓女和赌棍，鲜血和勇气才干出了这些事业。有一次，塞吉斯蒙多想起了他所顾虑的一件事。那是关于丈量大塞克罗家灌木林的事。他们为法律上的舞弊手法答应给他付一点钱。这件事突然增加了他的顾虑。由于这样，他们烧了他的公证处，并朝他腿上打了一枪。那一枪没有打准，他们本来是想往他的胸口上打的，结果打在他的腿上。从那时起，感谢老天爷，他对人对事就不那么认真了，登记费更便宜了，也更加象个“外乡佬”了。所以当他八十岁去世时，他的葬礼变成了悼念一位在当时情况下具有公民责任感和主持

正义的楷模的真正游行。

通过他那令人尊敬的手，纳西布在他童年时期的一个遥远的下午，变成了一个身穿法国灯芯绒裤的土生土长的巴西人。

七 重要人物蒙迪尼奥·法尔康的出现
他从望远镜里眺望伊列乌斯

轮船的指挥台上，有一位还相当年轻的男人在等候领港员。他衣着入时，脸刮得干干净净，用一副略带幻想的神态凝视着城市。他身上的某种东西，也许是那乌黑的瞳仁，也可能是那双丹凤眼，使他具有一种浪漫的风度，并使女人们立即注意到了他的出现。但是，那表情果断的嘴唇和结实的下颚，显示出他是个坚定而讲求实际的人，他清楚自己要达到的目的，并知道如何达到它。脸膛被风吹得黝黑、嘴里叼着烟斗的船长把望远镜递给了他。蒙迪尼奥·法尔康接过望远镜说道：

“不需要……这儿的每一家、每个人我都熟悉，我就象是出生在那边的海滩上似的。”他用手指着说，“紧挨着那座大房子左边的一座房子就是我的住宅。我可以说，是我把这条林荫大道修好的……”

“这是个赚钱的地方，有前途的地方。”船长就象一位行家似的说道，“只有港湾是个祸害……”

“我们会解决的，”蒙迪尼奥说，“很快……”

“愿老天爷听见我们说的话。每当我从这里进港时，我总为我的船提心吊胆。整个北方地区没有比这更糟的港湾

了。”

蒙迪尼奥举起望远镜，把它放到眼睛前面。他看见了他那座由里约热内卢雇来的建筑师设计的现代化住宅，林荫大道旁的阁楼，米萨埃尔“上校”公馆的花园，主教堂的塔楼以及修女学校的校舍。牙科医生奥斯蒙多以前经常身穿白色工作服从家里走出来去那儿洗海水浴。他总是一大早就到海边去，以免引起人们大惊小怪。圣塞巴斯蒂昂广场上空无一人。维苏威酒吧间也大门紧闭着。电影院对面的海报牌前天夜里已被大风刮倒在地上。蒙迪尼奥聚精会神地、几乎是带着一种激动的感情注视着每一个细小的景物。确实，他越来越喜欢这块土地了。几年前的某一天，他凭着一股狂热的激情来到了这里，对于这一点，他现在丝毫也不感到后悔。当时他象个任水漂流的遇难者，任何一块陆地都是他的救命之处。但是，这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地方。这儿生长着可可。有哪儿能比这里更适合投资、更能赚钱呢？只要有办事的才干、做生意的头脑以及谨慎和大胆就行。这些条件他都具备，而且还有一点：他即将忘却一个女人，忘却一股难以从他心中和脑子里勾销的感情。

这一次在里约热内卢，无论是他母亲，还是他的兄长们，都异口同声地说他变了，说他真是判若两人了。

他的大哥，那个总是令人讨厌的洛里瓦尔，不得不用他一向傲慢的语气承认说：

“毫无疑问，小伙子已经成熟了。”

埃米利奥微微一笑，抽了一口雪茄烟说：

“现在他挣钱了，”这时他又转身对蒙迪尼奥说，“我们本来不应该让你走。但是谁能猜到我们年青的美男子

有做生意的才干呢？除了寻欢作乐，以前你在这儿从来没有透露过别的爱好。当你带着钱离家的时候，我们以为这只不过是比以往更严重的一次轻率举动。除了这一点，别的我还能设想什么呢？我们只能等着你回来后再让你走上生活的正道。”

母亲几乎发火似地说道：“他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她生谁的气呢？生埃米利奥的气？因为他说了这些话？还是生蒙迪尼奥的气，因为他挥霍完他优厚的月薪后再也不来要钱了？

蒙迪尼奥任凭他们议论，他对这场对话听得津津有味。当他们再也没有什么可说时，他告诉大家说：

“我想搞搞政治，让他们选我当个什么都行。众议员，也可能是……我将一步一步地变成当地的一个重要人物。埃米利奥，当你看到我走上讲台反驳你那些讨好政府的演说时，你会怎样想呢？我要当反对派……”

在寓所简朴的大厅里，陈设着气派庄严的家具。满头银丝的母亲就象一位女皇那样，用她那高傲的目光注视着在高谈阔论的三兄弟。洛里瓦尔——他的衣服都是在伦敦定做的——从来没有接受过众议员或参议员的席位。甚至当有人提出给他一个部长的职位时，他也拒绝了。让他当圣保罗的州长，谁知道他会怎么样呢？如果各派政治势力都推选他的话，也许他会接受的。埃米利奥是联邦议员，他毫不费力地一次又一次地连选连任了。这两位都比蒙迪尼奥大好几岁的兄长，看到他已经长大成人，而且开设了自己的贸易机构，利用出口可可赚取令人羡慕的利润，听着他谈论那个野蛮的地方——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他为什么钻到那儿去，并且还声

称他马上就要当众议员，他们都感到十分惊讶。

“我们可以帮助你。”洛里瓦尔带着父亲般的慈爱说道。

“我们设法把你的名字列入政府的名单里，放在最前面的几个里面，保险可以选上。”埃米利奥补充说。

“我不是到这儿来求你们的，而是来说给你们听听的。”

“小伙子还真傲气……”洛里瓦尔轻蔑地嘟哝说。

“就你孤单一人是不会选上的。”埃米利奥提醒他说。

“我一个人也能选上。而且要当反对派。至于政府，我只想做伊列乌斯那儿的官员。我要把那儿的政府接管过来，我不是到这儿来向你们求援的，十分感谢。”

母亲生气地说道：“你想干什么都行，谁也不会阻拦你。但你为什么要反对你的哥哥呢？为什么要离开我们呢？他们只不过是想帮助你，他们是你的哥哥。”

“我已经不再是孩子了，妈妈，这您自己也说过。”

接着他就谈起了伊列乌斯，谈起了过去在那儿发生的争斗、匪盗活动和武装夺地的情况，现在取得的进步以及存在的问题。

“我希望你们尊重我，希望你们让我代表他们在议会里讲话。如果你们把我塞进一份名单里去，我会得到什么呢？代表贸易公司，有埃米利奥就行了。我是伊列乌斯的人。”

“这是地方主义者的政治，外加枪击和乐队。”埃米利奥半嘲讽半迁就地笑了笑。

“既然不必要，为什么还要冒风险呢？”母亲掩饰着心

里的恐惧问道。

“为了不仅仅做我两位哥哥的小弟弟，为了成为一个人。”

他把里约热内卢跑遍了。他去过各个部，与部长们你我相称，可以直接到部里去看望他们而无需在客厅里等候。有多少次他不是在家里遇见其中的某个部长坐在他母亲坐上首的桌子上，或者在圣保罗洛里瓦尔的家里对着马德莱伊微笑呢？当教育部部长——几年前与他争夺一个荷兰女人的青睐的情敌——对他说，已经答复巴伊亚州长，要到明年年初才能批准埃诺什学校时，蒙迪尼奥笑道：

“我的亲爱的，你多亏了伊列乌斯。我要不是搬到那儿去，你永远也不可能同那个放荡的荷兰女人贝尔塔睡在一起。我要的是政府批准那所学校，对州长你可以拿法令给他看，跟我你别来这一套。对我来说，非法的事，难办的事，不可能的事……”

在交通和公共工程部，他提出了派遣一名工程师的要求。他已经向部长谈了伊列乌斯港湾和巴伊亚那些仓库的全部情况，以及与州长的女婿有密切关系的那些人的切身利益。“那件事是无法办到的。毫无疑问是合理的，但是不可能办到，我亲爱的朋友，一点办法也没有。州长会气得暴跳如雷的。”

“是他任命你的吗？”

“不是，当然罗……”

“他能把你赶下台吗？”

“我认为他不能……”

“那么？”

“你不明白？”

“不明白。州长已经老了，他的女婿是个贼，这两个人

都一钱不值。州政府完了，这个家族也完了。你要反对我，反对这个州最繁荣、最强大的地区吗？真是愚蠢。未来是属于我的，州长是个代表过去的人物。另外，如果说我来找你的话，这是出于交情。我可以找更上面的人，这一点你很清楚。如果我跟洛里瓦尔和埃米利奥说一声，你将会接到共和国总统要你派工程师的命令，不对吗？”

他用自己兄长的名字进行讹诈，逗着他玩，其实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向他们提出什么要求的。后来他和部长一起共进晚餐，同时还有音乐、女人、香槟酒和鲜花助兴。下一个月，工程师就将到达伊列乌斯了。

他在里约热内卢逗留了三个礼拜。在这期间他又恢复了过去的生活：参加晚会，狂欢纵饮，与上流社会的年轻姑娘和歌剧院的女演员们厮混。他自己感到惊讶的是，过去那么多年中一直是他生活中的那些东西，现在对他却这样没有诱惑力，而且几乎使他感到厌倦。他真的留恋伊列乌斯，留恋事务繁忙的办事处，留恋那些密谋活动和地方上某些人物之间的争论。他从来也没想到会这样容易地适应那儿的环境，这样喜欢那里。他母亲给他介绍了好几个显贵之家的千金小姐，以便给他找一个能把他从伊列乌斯拉回来的未婚妻。洛里瓦尔想把他带到圣保罗去，因为蒙迪尼奥还是咖啡公司的股东，他应该去这些机构看看。但他并没有去，因为他心中的创伤刚刚愈合，马德莱伊的面影还刚刚从他的梦中消失。他不想再见到她，不想去忍受她那追逐的目光。他们彼此从来没有吐露过那股疯狂的感情。但是却都心照不宣，而且一方总是差这么一步就会扑倒在对方的怀抱里。多亏伊列乌斯，他的伤才治愈了；他现在也是为了伊列乌斯才活着的。

洛里瓦尔是个目空一切而心情烦闷的人，他有着十分优越的地位，各方面已经完完全全地英国化了。他那位百万富翁妻子已经去世，没有给他留下一男半女。在频繁的欧洲旅行中，有一次他突然与一个法国女郎、一家时装店的模特儿结了婚。年龄上的巨大差异使丈夫与妻子无法和睦相处。马德莱伊无法掩饰她和他结婚的那些原因。蒙迪尼奥感到如果不彻底离家出走，他将一事无成；而且任何道德上的考虑，任何可能发生的丑闻，任何可能的内疚都阻止不了他们中间的一个投入对方的怀抱。在家里他们的目光互相追逐，两个人的手一碰着就要颤抖，声音也都嘶哑。这位傲慢而冷漠的洛里瓦尔根本想象不到，他那年轻的弟弟、失去理智的蒙迪尼奥是为了他的事业和对他的情谊才与所有这一切一刀两断的。

伊列乌斯使他恢复了健康；他已经痊愈了，甚至——这谁知道呢？——就是看着马德莱伊也能一点不想她了。他用望远镜扫视着伊列乌斯全城，看见了站在窗口的阿拉伯人纳西布。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因为酒吧间的老板使他想起了“司令”。他们是他玩跳棋和“加曼”的老对手。“司令”对他将会大有用处。此人已经成为他最好的朋友了，而且很久以来就一直含含糊糊地暗示他搞政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对全城的任何人来说，“司令”对巴斯托斯家族怀有怨恨这件事已不是什么秘密了。二十年前，这个家族把他父亲从地方政府里撵下了台，并在政治斗争中把他父亲弄得倾家荡产。蒙迪尼奥对这一切佯装不知，因为他还在为打好基础作准备。现在时机已经到了。他需要找“司令”推心置腹地谈一谈，给他提出让他当反对派的首领，让自己的兄长们看

看他是何等能干，更不用说为了推动伊列乌斯的发展，并加快发展的速度，也必须有一个象他这样的人，因为那些“上校”清楚这一地区需要什么。

蒙迪尼奥把望远镜还给了船长，领港员已经登上了船，轮船朝着港湾开了过去。

八 轮 船 到 了

虽然天色尚早，一小群人却已经在忙着使搁浅的轮船浮起来的繁重活儿了。船牢牢地贴在沙洲上，就象永远在那儿抛锚了似的。好奇的人们从乌尼亚奥山顶上看着忙个不停的船长和领港员向那些奔跑的水手和忙得不可开交的船员发号施令，从蓬塔尔驶来的几只小艇在围着轮船忙乎。

几名旅客倚在舷墙上，几乎都穿着睡衣和拖鞋，个别旅客穿上了准备上岸的衣服。这些人扯开嗓子与清早起床后赶来港口迎接他们的亲人交谈了起来，告诉他们旅途中的见闻，拿搁浅的轮船开着玩笑。船上有人大声告诉在码头上的一家人说：

“可怜的人死得真遭罪。”

这消息使一位身穿黑色衣衫的中年妇女哭泣了起来。一个身材瘦削、脸色忧郁的男人站在她的身旁，手臂和上衣的翻领上都带着服丧的标志。两个孩子盯着来往的人群，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们的母亲在流泪。

看热闹的人们仨俩一群地相互打着招呼，议论着所发生的事情。

“这港湾真叫人丢脸……”

“是个隐患。总有一天会有船呆在那儿永远也走不了的。永别了，伊列乌斯港……”

“政府一点也不关心……”

“不关心？它是存心让它这样的。为的不让大轮船开进来，让货物继续经巴伊亚港出口。”

“州政府也没有干什么，市长也不积极呼吁，只会对州政府所讲的一切说：‘赞成！’”

“伊列乌斯必须显示出它所具有的价值。”

从鱼摊那边来的一帮人七嘴八舌地聊了起来。“博士”以他惯有的激情在煽动人们反对政界人物，反对巴伊亚州的统治者们。因为他们瞧不起伊列乌斯，仿佛它并不是全州最富庶、最繁荣和给国库缴纳最多税金的地区，更不用说伊塔布纳这个象雨后的春笋一样发展起来的城市，它也是州官们的无能、玩忽职守和对伊列乌斯港口漠不关心的牺牲品。

“不过这是我们自己的过错，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司令”说。

“怎么？”

“我们自己的过错，而不是其他任何人的过错。要证明这一点那是很容易的。试问是谁决定伊列乌斯的政策？还是二十年前的那些人。由于很久以前订下的协议，我们选市长、州众议员和参议员或者联邦议员时，都是选一些与伊列乌斯毫无关系的人。”

儒昂·富尔仁西奥附和说：“就是这么回事。‘上校’们还是投那些在当初支持过他们的人的票。”

“结果伊列乌斯的好处都让他们瓜分了。”

“协议总是协议……”阿曼西奥·雷阿尔“上校”辩解

说。

“在需要的时候，还得依靠他们……”

“现在的需要不一样了……”

“博士”晃动着手指说：“但是，这种丢脸的事快过去了。我们将选举真正代表本地利益的人。”

曼努埃尔·达斯昂萨斯“上校”笑道：“‘博士’，到哪儿去弄选票？”

阿曼西奥·雷阿尔“上校”语气温和地说道：

“听我说，‘博士’，大家对进步、文明和伊列乌斯必须来个大变动这些事情谈论了很多。我整天就听见谈这些事。但是，请您告诉我，这进步是谁搞出来的？难道不是我们可可种植园主吗？我们有我们的协议，那是在困难时期签订的，我们不是言而无信的人。只要我还活着，我的选票就投给拉米罗·巴斯托斯干亲家和他所指定的人，他叫什么名字我不在乎。当我为那些牧场拚命时，是他帮了我的大忙。”

睡眼惺忪的阿拉伯人纳西布也加进了这一圈人里面，他仍然露着忧心忡忡和萎靡不振的神色：

“谈什么？”

“司令”解释说：“是谈没有尽头的落后……‘上校’们不懂得我们已经不是生活在过去那种年代了，他们不懂得今天的事情已经大不相同。现在的问题已不是二十年或三十年以前的那些问题了。”

但这没有引起阿拉伯人的兴趣，因为他对所有这些争论都心不在焉。如果在其他任何时候，这肯定会使他激动不已。他又想起了自己的问题：酒吧间没有厨娘，这是场灾难！他对朋友说的话只是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瞧您闷闷不乐的样子，为什么哭丧着脸？”

“我的厨娘走了……”

“见鬼，就因为这……”“司令”又继续争论开了，而且情绪越来越激动，更多的人被吸引到了他的周围。

见鬼，这算什么原因……见鬼，这算得了什么原因……纳西布走开了几步，好象要跟这场把人们搞得心神不安的争论隔开一段距离似的。“博士”那演说家的嗓门与阿曼西奥“上校”那种轻柔然而坚定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伊列乌斯的市长也好，众议员或参议员也好，这与他有什么关系呢？与他有关系的是明天的宴会，三十个人的饭菜。如果多斯雷伊斯姐妹答应办的话，那将要向他索取一大笔钱。恰恰在一切都挺顺当的时候……

当他打算买下远离商业中心和港口（这是顾客最多的地方）的维苏威酒吧间时（其实离这些地方并不远，因为在伊列乌斯，人们对于距离的概念是小得可怜的），他的几位朋友和他的舅父都认为这是一件轻率的举动。当时，这家酒吧间处于每况愈下的境地，店堂空空，门可罗雀，只有苍蝇到处乱飞，情况令人十分担忧，而港口上的几家小酒馆，由于拥有为数众多的常客，生意倒很兴隆。但是纳西布再也不愿意干那种自他父亲死后就一直在柜台上量布的活了。他不喜欢那种工作，更不喜欢他舅父和他姐夫（他的姐姐早已与可可试验站的一个农学家结婚了）待在一起。他父亲在世时，店铺还经营得不错，因为老头儿有创新精神，待人又和蔼可亲。相反，他的舅父是个大户人家的子弟，干事墨守陈规，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稍有所得即感到心满意足。纳西布宁愿卖掉了他那份产业，做着危险的买卖可可的生意，想以

此多赚点钱。最后他终于把酒店买下了。那是五年前从一个意大利人手里买下的。那个意大利人由于做着可可的黄粱美梦，钻到大森林里去了。

在伊列乌斯，经营酒吧间可是一桩好买卖，只有妓总会才能胜过它。伊列乌斯是个人们来往频繁的地方，他们是被这里富庶的名声吸引来的。大街上挤满了商品推销员和许许多多路过这里的人，不少生意就是在酒吧间的餐桌上做成的。放量纵饮的习惯，以及英国人修筑铁路时带来的那种在午饭和晚餐之前或者掷骰子时喝一杯开胃酒的习惯，在男人们中间已普遍盛行起来。

中午之前和晚上五点以后，酒吧间总是顾客满座。

维苏威酒吧间是城里最古老的一爿酒店。它占据了一幢大楼的底层。这座楼房坐落在一个小巧而漂亮的广场街角上，面对着大海，旁边矗立着圣塞巴斯蒂昂教堂。在另一个街角上，是不久前才举行了落成典礼仪式的伊列乌斯影剧院。维苏威酒吧间的衰落不是因为它的位置远离商业大街——生意兴隆的理想咖啡馆、希克酒吧间和普利尼奥·阿拉萨的“琼浆”酒吧间都集中在这里，它们是纳西布的三个主要竞争对手，而主要是由于它的店主意大利人总是把心思放在可可种植园上。他对酒吧间的事情漠不关心，不更换贮存的饮料，不为顾客准备他们需要的任何东西。甚至连一台听听歌剧唱段的旧唱机，由于等待修理，上面也结满了蜘蛛网。椅子东倒西歪，桌子断了腿，台球台的绒布破烂不堪，连酒吧间的店名——在一座爆发的火山图像上用鲜红的颜色写成的几个字——也由于时间过久而字迹模糊了。纳西布花了不多几个钱便买下了这堆破烂货以及酒吧间的招牌和地皮。意大利人只

拿走了那台唱机和唱片。

纳西布把店铺粉刷一新，做了新的桌椅，买来了棋盘和“加曼”，把那张台球台卖给了马库科的一家酒吧间。他在酒吧间的里面修了一个玩扑克牌的专用单间，同时，还采购了各种各样的饮料，为那些看完电影和下午去新修的林荫大道散步的家庭准备了冷饮，特别是在喝开胃酒的时候，为人们准备了冷盘和甜食。另外还有一件表面上看起来无足轻重的小事情，就是增添了这样一些食品：“阿卡拉热”①，“阿巴拉”②，木薯淀粉、油炸“西里”③，油炸龙虾或鳕鱼，甜木薯和玉米甜食等。这些都是儒昂·富尔仁西奥出的主意。

“为什么不做些这样的东西在酒吧间卖卖呢？”有一天他嚼着菲洛梅娜老太太做的一块“阿卡拉热”问道，这是她专门做给追求美食的阿拉伯人品尝的。

开始，来酒吧间的顾客仅仅限于一些朋友：模范文具店的那些常客——当文具店关门后，他们便到这里来继续争论；一些爱玩“加曼”和跳棋的人，另外还有几个特别受人尊敬的人，如法官和毛里西奥博士，他们不喜欢到码头那边顾客杂乱的酒吧间去，因为在那些地方经常发生打架斗殴和开枪动武一类的事。没有过多久，不少家庭也被酒吧间的冷饮和冰镇果汁吸引来了。但是顾客真正开始增多，酒吧间生意兴隆起来，那是在喝开胃酒的时候供应甜食和冷盘之后才出现的。专用房间里的赌扑克成了一件大事。对下列这些客人，象阿

---

①阿卡拉热：一种用椰子油炸成的红花菜豆面食品。

②阿巴拉：一种类似阿卡拉热的菜，但加有胡椒和其他调料。

③西里：虾蟹一类菜肴的统称。

曼西奥·雷阿尔“上校”，富有的马卢夫，梅尔克·塔瓦雷斯“上校”，里贝里托，鞋店老板叙利亚人富亚德，奥斯纳尔·法里亚——他唯一的事情就是玩扑克和在孔基斯培山岗那边搂抱黑人小姑娘，埃泽基埃尔·普拉多博士，以及另外几位，他给他们留着油煎菜肴、丸子和甜食当夜宵。饮料异常丰富，本来收费不高的房间现在也贵起来了。

没有多长时间，维苏威酒吧间就又兴隆起来了。它的营业额超过了理想咖啡店和希克酒吧间，只是比琼浆酒吧间稍逊一筹。纳西布不能再埋怨了，的确他象奴隶一样地忙着，“懒小子”和“尖嘴”做他的帮手，有时甚至小黑人杜伊斯卡也给他帮点忙。他擦皮鞋的箱子就摆在酒吧间紧挨着空地的那条长廊的露天餐桌旁边。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他喜欢这样的工作，在他的酒吧间里能知道各种各样的新闻，人们甚至议论城里最细小的事情，另外还有国内和世界上的消息。大家都对纳西布产生了好感——一个“正直而又勤奋的人”，就象用罢晚餐后坐在一张露天餐桌旁边观赏着大海和广场上的热闹场面的法官所说的那样。

直到菲洛梅娜那个疯老婆子把她过去扬言要做的事情付诸行动的那一天止，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现在谁来为酒吧间，也为纳西布本人——他的癖好是食不厌精——做出辣味和其他各种味道的佳肴呢？想长期依靠多斯雷伊斯姐妹的打算是荒唐的，她们非但不会答应，即使答应了，他也付不起她们的工钱。她们那样高的收费会把他的赢利都刮光的。必须找一名厨娘，如果可能的话，就在当天找一名好一点的厨娘，而不用……

“恐怕得把装的货物都扔到海里去，船才能从这儿开

走。”一个穿衬衫的人说，“船陷得很深了。”

纳西布暂时忘记了他的忧虑。船上的机器隆隆地轰鸣着，但却无济于事。

“这种事情将不会再发生了……”“博士”在争论的人群中插话说。

“没有谁确切地知道蒙迪尼奥·法尔康这家伙是个什么人……”

阿曼西奥·雷阿尔攻击说，但声音仍然是柔和的。

“不知道吗？他就在这条船上，是伊列乌斯需要的一个人。”

船在晃动，可可包被拖到了沙滩上，马达在轰鸣，领港员大声地喊着口令。指挥台上出现了一个还相当年轻的人。他衣着整齐，两只手放在眼睛上方遮挡着阳光，想在看热闹的人群里辨认出他的一些朋友。

“他在那儿……蒙迪尼奥！”“司令”告诉大家说。

“哪儿？”

“在上面……”

接着响起了一阵喊叫声：“蒙迪尼奥！蒙迪尼奥！”

对方听见了。他在寻找喊声是从哪儿发出的，并用手向人们打着招呼。过了一会，他从舷梯上走了下来，消失了几分钟之后，又在舷墙边的旅客中间出现了，脸上堆满了微笑。

他把手放在嘴边围成喇叭形状向大家宣布说：“工程师来了！”

“什么工程师？”

“部里的，是来研究港湾情况的。大新闻……”

“你们看见了吗？我不是早就说过了！”

蒙迪尼奥的背后露出了一个年轻女子的身影，金黄的头发，戴着一顶绿色大草帽。她笑容可掬，一只手扶着出口商的胳膊。

“哎呀，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啊！蒙迪尼奥从不让时间白白地过去……”

“一块肥肉！”“公鸡”先生点头称是。

轮船激烈地晃动了一下，使旅客们大吃一惊，那个金黄色头发的女人轻轻叫了一声，船底离开了沙滩，岸上和船上响起了一片愉快的欢呼声。一个皮肤黝黑、长得瘦骨嶙峋、嘴上叼着烟卷的男人朝蒙迪尼奥的身旁漠然地看了一眼，进口商对他说了点什么，他笑了一下。

“这个蒙迪尼奥真有本事……”里贝里托“上校”抱有好感地评论说。

轮船的汽笛声鸣响了，笛声悠长而酣畅，向港口那边飘了过去。

“他会享受，不象我们。”阿曼西奥·雷阿尔“上校”毫无好感地答道。

“我们去听听蒙迪尼奥带来的新闻。”“司令”建议说。

“我现在要去的地方是公寓，去那儿换一下衣服，喝杯咖啡。”曼努埃尔·达斯昂萨斯告辞说。

“我也……”阿曼西奥·雷阿尔陪着他一道走了。

这一小群人往港口走了过去。蒙迪尼奥的朋友们在议论着他带来的消息。

“看上去他把部里调动起来了。也是时候了。”

“这个人确实有威望！”

“多漂亮的女人！国王的一块肥肉……”里贝里托“上校”感慨万分地说道。

当这些人走到港口时，船已经在做停靠码头的准备了。那些要去巴伊亚、阿拉卡儒、马西约、累西腓的旅客好奇地东张西望着。蒙迪尼奥、法尔康是最先下船的几个人之一，他一上岸就被好多双胳膊包围了起来。阿拉伯人向他躬身施礼。

“您长胖了……”

“您更年轻了……”

“因为里约热内卢使人年轻……”

那个金黄色头发的女人没有远看时那样年轻，但近看却更为漂亮；她衣着十分讲究，化妆得非常入时，用里贝里托评价的话说，象个“外国洋娃娃”。她和那个骨瘦如柴的男人与大家站在一起等候着。蒙迪尼奥用马戏团里做节目广告的那种滑稽声调把他们向周围的人作了介绍。

“第一流的魔术师桑德拉‘王子’；他的夫人，舞蹈家安拉贝娜……他们将在这里作短时期的演出。”

那个曾在船上告诉岸上的人说某人惨死了的人，这时在码头上与死者的家属拥抱在一起，讲述着令人伤心的详情细节。

“可怜的人，她被折磨了有一个月！从来也没有见过受这样的罪……白天黑夜地呻吟着，真叫人心碎。”

女人的哭泣声越来越大。这时，蒙迪尼奥、两位艺术家、“司令”、“博士”、纳西布和庄园主们都离开了码头往栈桥那边走去。装卸工人在搬运提箱。安拉贝娜打开了一把小阳伞。蒙迪尼奥向纳西布提议说：

“您不想把那位姑娘雇下来在您酒吧间跳舞吗？她跳一种薄纱舞，我的老弟，那将会成为一桩新闻……”

纳西布举起手说：“在酒吧间里？这在电影院或夜总会合适……我现在想要的是厨娘。”

大家都笑了起来。“司令”抓住了蒙迪尼奥的胳膊：

“工程师呢？”

“月底到这儿。部长给我作了保证。”

九 多斯雷伊斯姐妹和她们的圣诞画

多斯雷伊斯两姐妹——身材粗胖的金基娜和体质虚弱的弗洛丽塔——做完教堂七点钟的弥撒回家时，看到纳西布站在她们家大门口等候她们，两人便加快细碎的步伐跑了过去。这是两个性情开朗、年龄加在一起达一百二十八岁的小老太婆，但都是不容置疑的黄花闺秀。她们是孪生姐妹，是伊列乌斯一个古老家族仅存的宗脉。这一家早在种植可可之前，早在这个地区的人被塞尔希培人、内地来的逃荒难民、阿拉戈斯人、阿拉伯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西阿拉人取代之前就定居在这儿了。在阿达米上校大街上，她们有一座从祖上继承下来的挺好的房子，不少富有的“上校”都对它馋涎欲滴，两人就居住在这里。此外，在主教堂广场上，她们还继承了另外三座房子，靠这些房屋的租金和小佣人杜伊斯卡下午出售甜食的收入维持生活。她们是受人赞赏的甜食大师。两人有一双仙女一样灵巧的手，有时还承做午餐和承办酒席。不过她们的声誉，即她们所以被认为是城里精明能干的人的那种因素，是她们每年都在住所对面的一座蓝色

房子的一间大厅里制作的大型圣诞画。为了把画做得大大的，她们整年忙碌不停，从画报上把图画剪下来，然后再贴到薄纸板上。她们这样做既为了消遣，也出于虔诚。

“您今天起这么早，纳西布先生……”

“因为有点事情。”

“那您答应给我们的画报呢？”

“我会给您带来的，弗洛丽塔小姐，会给您带来的，我正在收集呢。”

性格有点神经质的弗洛丽塔，只要她认识的人，她都向他们索取画报；而性情温和的金基娜则在一旁微笑着。两人穿着早已过时的衣服，头上围着大披巾，活象从古书里跑出来的两个滑稽人物，走路蹦蹦跳跳，一副机敏活泼的样子。

“是什么风这时候把您吹来的？”

“我想跟你们商量一件事。”

“那么，请进去……”

大门里面是一座平台，上面摆满了精心养护的花草。一个比这两位老处女年纪还大的女佣人——由于年迈背已经驼了，提着水桶在花盆中间浇水。

“请到圣诞画的大厅里来吧！”金基娜邀请道。

“阿娜斯塔西娅，给纳西布先生倒一杯酒来！”弗洛丽塔吩咐说。“您喜欢来点什么呢？健立果酒还是菠萝酒？我们也有桔子酒和西番莲果酒……”

纳西布根据亲身的经验，知道自己应该喝杯烧酒——早晨那么早的时候，老天爷！并且还知道，如果想使这次商谈能够取得成功，得说几句赞扬的话，同时询问询问圣诞画的

活儿忙得怎样，对它表现出一点兴趣。现在最要紧的是能够保证给酒吧间供应几天甜食和冷盘，以及接受明天晚上汽车公司预定的酒席，直到找到一名能胜任的厨娘为止。

这是一幢老式房子，有两间朝街的客厅。其中一间很久以来就不作客厅了，现在用来挂圣诞画。这并不是说这儿一年到头都陈列着画儿，而只是在十二月份才挂出来向人们展览，一直悬挂到狂欢节前夕。那时候金基娜和弗洛丽塔便小心翼翼地把它卸下来，并立即开始制作下一年的圣诞画的准备工作。

这并不是伊列乌斯唯一的圣诞画。除此而外，别处还有好几幅，而且有几幅做得富丽堂皇。但是当人们谈到圣诞画时，那指的一定是多斯雷伊斯姐妹的作品，因为别的任何一幅都无法与它相提并论。经过五十多年的时间，圣诞画渐渐由小变大了。当她们第一次把那小小的圣诞画挂出来时，伊列乌斯还是个落后的鬼地方，金基娜和弗洛丽塔还是两个坐立不定、爱凑热闹的小姑娘。那时许多青年小伙子都曾追求过她们（直到今天，她们为什么成了老处女，这仍然是个小小的谜，也许是由于她们挑剔得太过份了吧）。在种植可可之前的那个被人们遗忘的古老的伊列乌斯，那时候，各家各户之间确实存在一种看谁家的圣诞画做得好看、完美和华丽的竞赛。欧洲那种由身穿御寒防雪外衣的圣诞老人坐着驯鹿拉的车子，给孩子们带来礼物的圣诞节，在伊列乌斯从来没有见过。这儿的圣诞节是制作圣诞画，探亲访友，请客吃饭，做完圣诞节零点弥撒后吃晚餐，举行群众性的庆祝活动，如跳“雷萨多舞”、“牧女三人舞”、“牛舞”、“牧童舞”和“林中鬼怪舞”。

多斯雷伊斯姐妹做的圣诞画一年比一年大了。随着跳舞

节期的过去，她们便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做画上，给它添上新的画像，加大张贴的木板，结果客厅的四面墙壁有三面都被用上了。从三月到十一月这段时间里，除了必须上教堂（早晨六时去听弥撒，傍晚六时参加祝福式），制做由小佣人杜伊斯卡卖给一些固定主顾的美味甜食，走亲访友并与左邻右舍议论议论旁人的日常生活，其余的空暇时间便用来从画报或年历上剪取人像，然后细心地粘贴在薄纸板上。每逢年底装置圣诞画时，模范文具店的伙计若阿金便来给她们帮忙。由于他是“五月十三日音乐女神节”的鼓手，所以他自认为是个具有艺术家气质的人。儒昂·富尔仁西奥，“司令”，迪奥热内斯（伊列乌斯影剧院的老板，一位新教徒），修女学校里的一些女学生，若苏埃老师，还有“公鸡”先生——虽然他是个激烈反对教会的人，他们都是向她们提供画报的热心人。十二月份，当活儿紧张时，一些女邻居、女朋友以及考完试的年轻大学生就来给这两位老小姐帮忙。这幅大圣诞画已经成了公众的集体财产和居民们的骄傲，而它公开展出的这一天，则成了大家的节日。人们把多斯雷伊斯姐妹的屋子挤得满满的，街上也聚集着好奇的人群，在敞开的窗口争着看一眼这幅被五颜六色的灯光照得通亮的圣诞画。灯光也是若阿金安装的。但在这个神圣的日子里，他却被两个老处女加了糖的烧酒灌得酩酊大醉。

正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这幅圣诞画表现了基督在遥远的巴勒斯坦的一个简陋的马厩里降生的情景。可是，唉！这块东方的贫瘠土地，现在只不过是色彩斑斓的世界中心的一个小点儿。在这个世界里，历史上各个不同时期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和场面都和谐地混杂在一起，而且逐年增多。著名

的人物、政治家、科学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应有尽有；还有家畜和猛兽以及愁眉苦脸的圣徒紧挨着容光焕发的半裸体的女电影明星。

木板上隆起了一串连绵不断的小山丘，山丘中间有个小小的谷地，耶稣的摇篮就放在这儿的畜栏里，马利亚①坐在他的旁边，圣约瑟②站在那儿，手里抓住缰绳，牵着一头胆怯的小毛驴。这些人像既不是圣诞画中最大的也不是最华丽的部分；相反，与其他图像相比，它们显得又小又寒酸。不过，因为它们是金基娜和弗洛丽塔做第一幅圣诞画时用过的，所以一直把它们保存了下来。但是那幅画着一颗宣告耶稣诞生的硕大而神秘的彗星的圣诞画却并非如此。那颗彗星用丝线悬挂在牲口棚和蓝绒布做成的缀满星星的天空之间。这是若阿金的杰作。人们对他的赞扬使他眼睛都湿润了：那是一颗拖着红尾巴的巨星，全部用玻璃纸做成。它构思得这样巧妙，制作得如此精致，仿佛照耀着圣诞画画面的所有光亮都是它发射出来的。

畜栏附近，几条母牛被耶稣的降生从平静的睡梦中惊醒了。马、猫、狗、公鸡、鸭和母鸡以及其他各种动物：一头狮子，一只老虎，一只长颈鹿，都对这位刚刚诞生的婴儿顶礼膜拜。在若阿金做的那颗彗星的亮光指引下，加斯帕尔、梅尔乔和巴尔塔萨这三位从东方 来的博士③带 着 黄金、乳

---

①基督的母亲。

②基督的养父。

③据《圣经·马太福音》第二章载，这三个人为从东方 赶去膜拜圣婴的学者。

香和没药走来了。两个圣经上的人物，即那两个白色皮肤的博士的画像，是很久以前从一本年历上剪下来的。至于那个黑人国王，相反，由于他的画像受潮而被毁坏，最近已换上了摩洛哥苏丹的肖像，这种画像在当时的报刊和画报上无处不有。（事实上，还有哪位国王比他来代替损坏的梅尔乔更合适呢？他是一位手持武器正在为争取他的王国的独立而斗争并且又如此需要得到庇护的国王。）

一条小河，即一道涓涓的细流在橡皮管做成的河床里流淌，皮管被从中间切断了，水便由山上向山谷流去，而聪明的若阿金竟构思出并且做成了一道瀑布。山丘之间交叉着好几条大路，它们都通向畜栏，一些小村镇零零星星地散落其间。在这些路上，在窗口亮着灯光的房子跟前，在一群动物中间，有不少男人和女人的照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人都曾在巴西和世界上有过名气，他们的画像是值得为画报刊登的。那儿，桑托斯·杜蒙特①站在他最初制造的一架飞机旁边，头上戴一顶运动帽，神情略显忧伤。在他的附近，希律和彼拉多②正在一座小山右面的山坡上密谋策划。再过去一点，是几位战争中的英雄：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德国的皇帝，霞飞③元

---

①巴西人，飞机设计师。

②《圣经》中的两个人物。希律为加利利王，彼拉多为犹太巡抚。据《圣经·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载，希律曾经将耶稣交给彼拉多，由彼拉多下令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处死。

③霞飞（1852—1931），法国元帅。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曾多次参加法国在非洲和亚洲的殖民战争。一八八五年中法战争时，在进犯中国领土台湾的法军中任职，一九一一年任法军参谋总长，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法军司令。

帅，劳合·乔治①，法国的普恩加来②和俄国沙皇尼古拉斯。在左面的山坡上，头戴冠形发饰、裸着双臂的埃莱奥诺拉·杜丝③显得光彩夺目。而鲁伊·巴尔博扎、塞亚布拉④、吕西安·吉特里⑤、维克多·雨果⑥、彼得二世、埃米利奥·德梅内泽斯⑦、里奥·布兰科⑧男爵、左拉⑨、德雷菲斯⑩、诗人卡斯特罗·阿尔维斯⑪和大盗安东尼奥·西尔维诺⑫这些人物

---

①劳合·乔治(1863—1945)，英国自由党首领、首相(1905—1908)。首相任内，镇压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一九一九年出席巴黎和会，为凡尔赛体系策划者之一和武装干涉苏俄的组织者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曾谴责张伯伦政府的绥靖政策。

②普恩加来（1860—1934），曾任法国总统及总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坚持把帝国主义战争进行到底。战后力图分割德国，建立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

③埃莱奥诺拉·杜丝（1859—1924），意大利女演员，善演悲剧，以扮演《哈姆雷特》中的奥菲丽亚著称。

④塞亚布拉（1855—1942），巴西著名法学家、政治家。

⑤吕西安·吉特里，生平不详。

⑥维克多·雨果（1802—1885），法国著名作家，代表作有《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九三年》等。

⑦埃米利奥·德梅内泽斯，生平不详。

⑧里奥·布兰科（1845—1912），又名若泽·马里亚·德席尔瓦·巴兰尼奥斯奥斯，巴西政治家、外交家。

⑨左拉(1840—1902)，法国著名作家，主要作品有由二十部长篇小说组成的《卢贡—马卡尔家族》和两部长篇小说《三个城市》、《四福音书》。

⑩德雷菲斯（1859—1935），法国犹太人，军事家。

⑪卡斯特罗·阿尔维斯（1847—1871），巴西革命诗人和民族英雄，巴西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⑫安东尼奥·西尔维诺，生平不详。

则混杂在一起。置身在这些五颜六色的、露着天真神情的画像旁边，多斯雷伊斯姐妹不禁高兴得大声嚷道：

“圣诞画这样将太美了！”

最近几年来，圣诞画上电影演员的照片数量增加了很多，这主要是由修女学校的学生们提供的。这些演员是威廉·法鲁姆兄弟，埃迪·波罗，利亚·德普蒂，罗多尔福·瓦伦蒂诺，卡尔里托斯，利利安·吉斯，拉蒙·诺瓦罗，威廉·斯·哈特。他们几乎控制着山上的小道，那儿甚至还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这位令人敬畏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领袖。这幅照片是儒昂·富尔仁西奥从一本画报上剪下来的，当他交给弗洛丽塔时曾经说道：

“一位重要人物……圣诞画上不能没有他。”

圣诞画上也有当地的人物：昔日的市长卡祖萨·奥里利拉，他管理政府的政绩曾留下了美名；已故的土地征服者奥拉西奥·马塞多“上校”，这是若阿金应“博士”的要求而作的一幅画，它再现了令人难以忘怀的奥菲尼西娅的形象；此外，还有泥塑的强盗，伏击战的场面，肩扛来复枪的男子汉，等等。

靠近窗口的一张桌子上，铺满了画报、剪报、胶水和薄纸板。纳西布心里着急，想把汽车公司订的饭，还有供应甜食和冷盘的事现在就商定好。他呷了一口健立果酒，并对圣诞画的做工赞扬了一番后，说道：

“据我看，今年将是了不起的一年。”

“如果上帝保佑的话……”

“许多新鲜事情，对吗？”

“哎呀！……我们还不知道有哪些呢？”

多斯雷伊斯姐妹端坐在一张沙发上，微笑着望着阿拉伯

人纳西布，等待他讲话。

“是这样……你们看我今天发生的事情……菲洛梅娜老太太离开了我，去阿瓜普雷塔同她的儿子一起过了。”

“别瞎说了……她真的走了？她总是说……”两姐妹同时说道，这可又是一条可供传播的消息……

“我没有预料到这件事情，恰恰就是今天这个逢集的日子，酒店里生意很忙。这还不算，我还接受了人家预订的三十个人的饭菜。”

“三十个人？”

“是俄国人雅科布和车库老板莫阿西尔请客，庆贺汽车公司开业。”

“噢！”弗洛丽塔说，“我已经听说了。”

“挺好！”金基娜说，“对，我曾听说过。据说伊塔布纳的市长要来。”

“本市的市长，伊塔布纳的市长，米萨埃尔“上校”，巴西银行的经理，雨果·考夫曼先生，一句话，所有的头面人物都来。”

“您认为汽车公司这件事会有结果吗？”金基娜问道。

“当然会有结果的……已经在……。用不了多久，谁也不去坐火车了。相差一个小时呢。”

“危险吗？”弗洛丽塔问。

“什么危险？”

“翻车的危险……前些天有辆车在巴伊亚翻车了，这是我在报纸上看到的，死了三个人……”

“要是我，才不乘这种机器呢。汽车不是为我这样的人造的。如果一辆汽车在大街上撞着我把我压死，这可以，但是让我坐到一辆汽车里面去，那我怎么也不干……”金基娜说。

“就是那一天，欧塞维奥老弟还想把我们拉上他的汽车一起兜风呢，甚至连诺佳大嫂子都说我们落后了……”弗洛丽塔叙述道。

纳西布笑着说：“我还想看你们买辆汽车呢！”

“我们……即使有钱也不……”

“还是言归正传吧！”

姐妹俩起先表示拒绝，并让他恳求了一番，但最后还是答应下来了。在答应之前还说什么她们所以承担下来，是因为看在纳西布先生这位杰出的青年人的面上。哪儿见过头天定做第二天三十个人——而且都是些举足轻重的人物——的饭菜呢？且不说做圣诞画又少了两天的时间，在这两天里她们连多剪一个人像的时间都腾不出来。另外，她们还得出去找个人来帮帮忙……

“我已经约了两个姑娘帮菲洛梅娜……”

“不。我们宁愿要儒贡蒂娜和她的几个女儿。我们用她用惯了，而且她饭菜做得不错。”

“她会答应为我去做饭吗？”

“谁？儒贡蒂娜？纳西布先生，您想都别想：她家里怎么办呢？她有三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还有丈夫，谁去照料他们？她只是偶尔到我们这里来帮帮忙，而且是出于情面难却……”

她们的要价很高，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根据她们对

饭菜要的价钱，纳西布将捞不到什么油水。要不是他已经答应了莫阿西尔和俄国人的话……他是个说话算数的人，不会对朋友们失信，让客人们没有饭吃。同样，酒吧间也不能没有甜食和冷盘供应。要是这样的话，他就会失去顾客，而损失将更大。但是也不能长此下去，否则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很难找到好一点的厨娘……”弗洛丽塔叹息道。

“每当有个厨娘来了，大家就会争着要……”金基娜补充说。

确实是这样。在伊列乌斯，一个好的厨娘是很宝贵的。有钱的人家都到阿拉卡儒、费拉德圣安娜和埃斯塔西亚等地去找厨娘。

“那么就这样了。我让‘懒小子’买料去。”

“越快越好，纳西布先生。”

他站起来把手向老处女们伸了过去，同时又瞧了一眼放满了一桌子的画报、等着装置的圣诞画和装满了人像的硬纸盒：“我去把画报给你们拿来。非常感谢你们帮助我度过了难关……”

“没有什么。因为是您我们才这样做的。您需要做的是结婚成家，纳西布先生。如果您结了婚的话，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城里有这么多未婚姑娘……而且都心灵手巧。”

“纳西布先生，我认识一个对您非常合适的姑娘，她为人正派，而不象那种整天就想着看电影和跳舞的华而不实的姑娘……她才貌出众，甚至会弹钢琴。只不过是家里穷一点……”

老处女们有替人作伐的癖好。纳西布笑着说：

“当我决定结婚的时候，我就直奔这儿，请你们为我找对象。”

十 无望的寻觅

纳西布又在乌尼亚奥岗周围开始了无望的寻找。在那个漫长雨季后的第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他前倾着肥胖的身子，腋下夹着上衣，满脸大汗地从伊列乌斯的一端走到另一端，跑遍了整个城市。街上一片欢腾，庄园主、出口商和商人们互相祝贺与欢呼。这一天是赶集的日子，商店里顾客盈门，诊所和药房里挤得水泄不通。纳西布翻过一座座山坡，穿过广场和街道，嘴里在不住地咒骂着。昨天劳累了一天后，又与里索莱塔在床上鬼混了一阵子，夜间才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到家里。当时他曾对第二天的事情做了安排：睡到十点钟起床，那时候“懒小子”和“尖嘴”打扫完店堂后，已经开始接待第一批到来的顾客；午饭后睡个午觉，然后同“公鸡”先生和“司令”一起玩“加曼”或跳棋，同儒昂·富尔仁西奥聊聊天，了解了解本地和世界上的新闻；店铺打烊后，去夜总会逛一会儿。结果，这些事一件也没有干成，而是跑遍了伊列乌斯的大街小巷，在那些山坡上爬上爬下……

在乌尼亚奥山岗那边，他与两个曾经约定来帮菲洛梅娜准备汽车公司宴会的姑娘解除了协议。其中一个咧着没牙的嘴笑着说，她只会做一般的饭菜，而另一个连这样的菜也不会做……“阿卡拉热”，“阿巴拉”，甜食，“莫盖

加”①和油炸大虾，这些菜只有玛丽娅·德圣若热才会做……纳西布从这儿打听到那儿，又从山岗的另一边走了下去。在伊列乌斯，要找个能为一家酒吧间的厨房掌勺的厨娘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在码头上打听过，也去过他舅舅家询问过：“你们也许知道个把厨娘吧？”只听见他舅妈埋怨说：“厨娘倒还算有一个，不过没有多大本事，不知她为什么丢下这行当不干了。现在舅母自己做饭，等找到一个时再说。”为什么纳西布不到他们那儿去吃午饭呢？

有人告诉了他一个消息，说孔基斯塔山岗那边有个挺有名的厨娘，“手里总有干不完的活”，那个叫费利佩的西班牙人这样对他说。他不仅是个修理鞋靴的能手，而且也长于修椅子和马具。象他这样能说会道的人找不到第二个，玩跳棋时他也是个令人可怕的对手。这个费利佩嘴利心毒，是伊列乌斯极左派的代表，经常宣称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扬言要清除世界上所有的资本家和神父。同时他却是好几个庄园主的朋友，并且是他们饭桌上的常客。巴西利奥神父就是这些庄园主中的一个。他常常一边钉鞋掌，一边哼着无政府主义的歌曲。当他与“公鸡”先生玩跳棋时，这两个人咒骂神父的那些话很值得一听。他对纳西布酒吧间厨房里的不幸事件发生了兴趣。

“有个叫玛丽娅尼塔的，是个了不起的女人。”

纳西布朝孔基斯塔岗方向走去，由于下过雨的关系，山坡上仍然很滑。一群黑人小姑娘见他一跤滑倒在地上，沾了

---

①典型的巴西菜肴：由鸡、鱼、蠔及其他海味做成。

一屁股泥巴，都禁不住笑了起来。他问了好几个人，才打听到那个厨娘家的地址。她家住在山顶上，是一间用木头和锌皮搭成的小屋子。这一回纳西布心里怀着一线希望了。奶牛场的老板爱德华多先生也向他证实了玛丽娅尼塔手艺高明。她曾在他家干过一段时期，在调配佐料上有特殊的技能，唯一的缺陷就是爱喝酒，是个有名的嗜好甘蔗酒的女人，喝起酒来就象个魔鬼。由于酒后对马里亚娜太太失礼，结果被爱德华多先生辞退了。

“但是给一个象您这样的单身汉家里做饭……”

喝不喝醉酒，这倒无关紧要，只要她是个有手艺的厨娘，他就雇用她，至少雇用到找到另一个时为止。他终于看见了那座简陋的小房子和坐在门口的玛丽娅尼塔。她赤着双脚，一边梳理着长长的头发，一边在捉虱子。这是个年纪在三十到三十五岁的女人，由于喝酒过多而显得形容憔悴，但在她那混血儿的脸上还残留着几许风韵。她手里拿着梳子在听纳西布说话。接着她笑了起来，好象这个建议使她很开心似的：

“不行，先生。现在我只给我丈夫和我自己做饭。他连听也不愿意听谈这样的事。”

从屋里传来了他男人的声音：“是谁呀？玛丽娅尼塔。”

“一位先生要找厨娘，他正向我说条件呢……给的钱不少……”

“你告诉他快滚！这儿没有厨娘。”

“您听见了吗？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连听也不愿听别人谈论雇用我的事。是个醋坛子……不是什么屁大的事他也能闹得满城风雨……他是个警官。”她说这番话时显得很高兴，好象为了表明她是个多么有身价的人似的。

“你在和这个陌生人嚕嗦什么呀，老婆子？让他马上走，别惹我发火……”

“最好您还是离开这儿……”

她又一边梳着头发，一边在头发中间找虱子，同时两腿伸得直直的晒太阳。纳西布耸了耸肩。

“您不知道还有别的厨娘吗？”

她没有答理，只是摇了摇头。纳西布从维多利亚山的斜坡上往下走，然后穿过了公墓。山下面，市区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来往的人群熙熙攘攘。早晨抵达的“伊塔”船这时正在卸货。倒霉的地方！谈论了这么多的进步，然而连个厨娘都找不到。

“正因为这样，”当阿拉伯人停在模范文具店歇脚时，儒昂·富尔仁西奥给他解释说，“由于都想雇人，劳动力才变得难找而又昂贵起来。也许在集市上……”

每周一次的集市已经成了人们的节日，它既热闹而又富有特色。在轮船停泊处的前面，有一块一直伸展到铁路附近的空地，那里摆满了卖腌肉、猪肉、羊肉、鹿肉、刺豚鼠、天竺鼠以及其他野味的摊子，还有装着白色木薯粉的口袋，金黄色的香蕉，黄颜色的葫芦，绿色的豆角，茄子和橙子。凉棚里供应用罐头盒盛着的羊肉杂碎，红豆煮肉和红烧鱼；一些农民面前还放着大杯的烧酒。纳西布又在那里打听了一下。一个胖胖的黑人妇女，缠着头巾，戴着项链和手镯，皱起鼻子说：

“替一位老板干活？老天爷饶了我吧……”

羽毛漂亮得出奇的小鸟，喋喋不休地饶舌的鹦鹉……

“太太，那只鹦鹉您卖多少钱？”

“您买的话，八个比索。”

“不能这么贵。”

那只鹦鹉好象为了证实主人的话似的，使劲地叫道：“唉，狗屎先生！”纳西布从堆得象小山一样的奶酪中间走了过去，阳光把已经长熟的黄橙橙的菠萝蜜果照得闪闪发亮。鹦鹉大声叫道：“乡下佬！”“乡下佬！”谁也不知道哪儿有厨娘。

一个盲人，他面前的地上放着一壶马黛茶，一边弹拨着吉他，一边唱着战争年代的故事：

“阿曼西奥，勇敢的人，
是一位第一流的射手。
只有鲁卡·费雷拉，
才是比他更勇敢的人。
在那漆黑的夜里，
他们在灯光下相遇。
‘那儿是谁？’费雷拉问。
阿曼西奥手抓卡宾枪答道：
‘是人，不是野兽。’
在那漆黑的夜里，
甚至连猴儿也吓得发抖。”

有时候盲人们的消息非常灵通，但有关厨娘的事却毫无所知。其中有个来自内地的，把伊列乌斯的饭菜大骂了一通。骂这儿的人不会烹调，说伯南布哥①那儿做的才称得上是真正的饭菜，这儿做的象猪狗食，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好的饭菜。

有些穷苦的阿拉伯流动摊贩，敞开手提箱，陈列着他们

---

①巴西北部的一个州，首府为累西腓。

的奇异的艺术品，便宜的细棉布衣料，光彩夺目的仿造项链，闪闪发亮的玻璃戒指，圣保罗生产的、贴着外文商标的香水。一些混血女人和黑人妇女挤在打开的手提箱跟前，她们都是有钱人家的女佣人。

“快买吧！顾客，快买吧！便宜货……”摊贩用令人发笑的嗓音和诱人的声调招呼说。

接着便是长时间的讨价还价。黑人妇女的胸前挂着项链，混血女人的手腕上戴着手镯，真诱惑人！玻璃戒指在阳光下闪耀着斑斓的光彩，连钻石也赶不上它！

“都是货真价实的上等货。”

纳西布打断了她们讨价还价的争论，问道：“谁知道有手艺高明的厨娘吗？”

“是的，先生，以前倒是有一个，手艺非常好，烧菜、做饭十分拿手，可是被修道院院长多明戈斯·费雷拉雇去了。他们家可没有把她当佣人看待……”

小贩把几个耳环递到纳西布跟前说：

“买吧，同乡！这样的礼物送给妻子、未婚妻或女朋友都可以……”

纳西布丝毫也没有被这些兜售叫卖所打动，他继续往前走去。黑人妇女们用一半价钱买下了她们想买的东西，但实际上她们付出的钱仍相当于货物本身价值的两倍。

一个“包治百病”的人，手里拿着一条驯服的眼镜蛇和一条小鳄鱼，一向围在四周的人群宣称他能医治所有的疾病。他取出一个小玻璃瓶，里面盛着一种神奇的药物，它是住在远离可可种植园那一边原始森林里的印第安人发现的。

“它能治咳嗽，伤风，肺痨，疥疮，水痘，麻疹，烈性

天花，疟疾，头痛，静脉曲张，凡是来势凶猛的疾病都可以治，还能治‘胸骨凹陷’，风湿……”

只要肯出一点点钱，一个半比索，他就可以把那瓶意味着人生康乐的药品卖给你。那条眼镜蛇沿着他的手臂往上爬行，而那条小鳄鱼却呆在地上纹丝不动，活象 块 奇 异的石头。纳西布又向不少人打听了关于厨娘的事。

“先生，关于厨娘的事我可不知道。如果要问手艺高明的泥水匠，我倒是知道……”

泥坛、水罐、平锅、“蒸锅”等用 具、马 、牛 、狗、鸡、背着卡宾枪的保镖、骑着马的人、警察、捕捉野兽的陷阱、出殡和娶亲等场面的泥塑，每件要十个生太伏，这些作品全都是手工艺人那粗糙而灵巧的双手做成的。一个身材同纳西布差不多高的黑人端起一杯烧酒一饮而尽，然后狠狠地往地上吐了口唾沫说：

“上等好酒，感谢我主耶稣基督。”

接着，他对纳西布那个问了不知多少遍的问题回答说：

“不知道，先生。我不知道。佩德罗·帕卡，你知道哪儿有厨娘吗？这儿有位‘上校’要……”

那个人也不知道。或许在“人市”上能够碰得着。只是现在那儿没有人，连最近来到的一批内地难民也没有了。

纳西布没有再费工夫到铁路后面的“人市”上去，那儿经常挤满了来自内地的逃荒难民，他们都是由于家乡遭旱灾而出来寻找工作的。“上校”们常到“人市”上去雇佣劳工和匪盗，他们的家属们则去那儿物色女佣。但是那几天“人市”上一个人也没有。有人建议他去蓬塔尔看看。

去那里至少用不着再爬坡了。他乘了一只划子，小船穿

过了船舶靠岸的地方。他顶着阳光在仅有的几条沙地街道上转悠着，一些贫苦的孩子正在街上踢着用袜子做成的足球。

面包铺老板欧克利德斯的话打消了他的希望：

“厨娘？甭想……不管好的差的都没有。在巧克力工厂里钱挣得更多，您找不出什么结果的。”

他回到了伊列乌斯，感到又乏又困。这时候，酒吧间早应该开门了，而且今天又是逢集的日子，生意一定相当忙。店里需要有他在场，需要他招待顾客，需要他活跃气氛，需要他与顾客们攀谈和他那和蔼可亲的接待。那两个伙计简直是懒虫！单靠他们是干不了什么事的。可是在蓬塔尔有人对他说起过一个很受人赏识的老厨娘，她曾经在好几户人家做过饭，现在同她已经结婚的女儿住在一起，住在塞亚布拉广场附近。他决定去碰碰运气：

“我回来后再到酒吧间去……”

那个老厨娘六个月以前就去世了，她女儿想对他讲讲她母亲病中的整个情况，但纳西布没有时间听这些。他感到非常沮丧，要是可能的话，他早已倒在床上睡觉了。他去过塞亚布拉广场，市政府大楼和进步俱乐部就在那里。当他正考虑着自己不顺心的事儿时，遇见了拉米罗·巴斯托斯“上校”。他坐在正对着市政府大楼的一张长凳上晒太阳。他停下来向“上校”打了个招呼，后者让他在自己身旁坐了下来：

“纳西布，好久没有看见您了。酒吧间的生意怎么样？一向很兴隆吧？至少我是这样希望的。”

“‘上校’，今天我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我的厨娘走了。我跑遍了整个伊列乌斯，甚至走到了蓬塔尔也没有找到

个会做饭的人。”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只有托人到外地去找。或者去种植园……”

“明天还有俄国人雅科布办的宴会……”

“对，我受到邀请了，我可能去。”

此时阳光在市政府大楼的玻璃窗上欢跳，把周身疲惫的“上校”晒得暖洋洋的；他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十一 本地的主人在晒太阳

纳西布想起身告辞，但拉米罗·巴斯托斯“上校”把他留住了。当“上校”微笑着而且几乎象是在恳求他时，谁能对他的吩咐说过不字呢？

“时间还早呢。我们坐下来聊会儿吧！”

天晴的日子里，每天上午十点钟，拉米罗·巴斯托斯“上校”都要拄着柄端包金的手杖，迈着缓慢但依然稳健的步伐从家里出来，先穿过街道，然后走到独立广场，在一条长凳上坐下。

“那条眼镜蛇来晒太阳了……”当“司令”从他供职的大楼门口看到“上校”时这样说道。大楼坐落在模范文具店的对面。

“上校”也看到了他，这时便摘下巴拿马草帽，晃着满头白发的脑袋。“司令”也以礼相答，尽管心里所希望的完全是另一回事。

那是全城最漂亮的一座花园。一些嚼舌头的人说，由于它与拉米罗·巴斯托斯“上校”的住宅相邻，市政府才给了这个地方那么多特殊的照顾。实际情况是，在塞亚布拉广场

上，还有市政府大楼，进步俱乐部和维多利亚电影院；电影院的三楼上住着几个年轻的单身汉，前厅里是鲁伊·巴尔博扎学社的办公处。此外，这儿还有高层的建筑物和全城最讲究的住宅。所以，市政当局理所当然地要对这个广场予以特别的关心和照顾，早在拉米罗“上校”的某届政府执政时，广场上就修上花园了。

那一天，老头儿十分高兴，显得很健谈。现在太阳终于又出来了。年老的咖啡种植者在他佝偻的后背上，瘦骨嶙峋的双手上，以及他的心里都感到了阳光的温暖。八十二岁的高龄，早晨晒晒太阳确实成了他的一种娱乐、一种享受和最大的愉快。在雨季的日子里，他感到心情压抑，就呆在会客室里，坐在奥地利式的扶手椅子上接待来访的人们，听取他们的要求，并答应解决的办法。每天来拜访他的总有数十人之多。但是，一出太阳，上午十点正，不管是谁在与他谈话，他都要借故推辞，拿起手杖往广场上走去。他在街心花园里的一条长凳上坐下后，要不多久就会有人走来和他作伴。他的目光巡视着广场，并停留在市政府大楼上。拉米罗·巴斯托斯“上校”观赏着这一切，仿佛这就是他自己的私人产业。从某种意义上讲，确实是这样，因为多年来一直是他和他那一派人治理着伊列乌斯。

他是个干瘦而不显老的老头儿、那双细小的眼睛里仍然闪烁着权威的光芒，一种习惯于发号施令的人所特有的光芒。他是当地的大庄园主之一，后来成了受人尊敬和令人畏惧的政治首领。他是在争夺土地时期取得政权的。那时卡苏萨·奥利维拉的实力已濒于崩溃。由于他支持过塞亚布拉老头儿，所以后者就把这一地区的行政大权交给他来掌管。他

曾当过两任市长，现在是州里的参议员。虽说根据明文定规，每两年改选一次市长，但实际上没有任何变化，因为继续发号施令的仍是同一个拉米罗·巴斯托斯；在市政府那间举行演讲和舞会的贵宾厅里，可以看到他的全身肖像。他的一些绝对忠诚的朋友和他的亲戚们相继占据着这一职位；没有他的许可，就连一根枯草也不能移动。他那个当儿科大夫和州议员的儿子，已经留下了精明的行政管理人员的美名。他修建了街道和广场，开辟了公园。在他当政期间，城市的面貌已经开始改观。据说所以出现了这样一些事情，那是他为了给这位年轻人选进州议会创造方便的条件。但实际上拉米罗“上校”有他自己热爱城市的方式，就象他热爱自己家里的花园和庄园里的别墅那样。在他的花园里，甚至种上了苹果树和梨树，这是从欧洲弄来的两种果树。他喜欢看到城市整洁（为此，他曾让市政府购买了卡车），街道铺上柏油路面，到处修起一座座花园，并且拥有良好的下水道系统。他鼓励人们兴建漂亮舒适的住宅。当外乡人谈到布满花园和广场的伊列乌斯的景色时，他就感到高兴。可是另一方面，他却固执地对某些问题置之不理，对一些要求置若罔闻，例如：修建医院，兴办市立学校，建筑通往内地的公路，修建运动场等。他对进步俱乐部非常不满，并且不愿听到有人谈起疏浚港湾的事情。只有当这些事情非办不可或感到自己的威望处于险境时，他才对上述一切表示关切，例如伊列乌斯和伊塔布纳两地市政当局共同修建公路一事就是如此。他总是以不信任的眼光看待某些事业，尤其是一些新风尚。由于反对派还只不过是少数几个不具有任何力量和无足轻重的不满分子，这样，“上校”几乎总能为所欲为地行事，而对于公众舆论则嗤之以鼻。尽管他这

样固执，可是最近一段时期以来，他感到自己那不容争辩的威望和具有法律力量的话已经受到了一些影响。这倒不是由于反对派的缘故，他们都是些没有社会地位的人，而是由于本市和本地区自身发展的结果。有时候它们好象要逃出他那双现在已经变得颤抖的手似的。他的孙女们不是因为他让市政府拒绝在经济上资助进步俱乐部而在批评他吗？克洛维斯·科斯塔的报纸不是也敢于讨论有关学校的问题了吗？他曾听到过孙女们在谈话里说："爷爷是个主张倒退的人！"

他理解并接受了夜总会、妓院和伊列乌斯毫无节制的狂欢作乐的夜生活这些事实。男人们需要这些东西，他自己也曾经是个小伙子。令他百思不解的是那个供小青年和姑娘们聊天一直聊到深更半夜和尽跳些现代舞蹈的俱乐部，甚至连已经结了婚的女人也到那里去，让并非是自己丈夫的男人搂着转圈子。这成何体统！女人生下来就应该待在家里，照顾儿女和家庭。未婚的姑娘应该等待未来的丈夫，学会缝纫、弹奏钢琴和烹调技术。尽管他曾竭力反对，但并没有能阻止俱乐部的成立。这个从里约热内卢来的蒙迪尼奥·法尔康躲开了他的控制，既不来拜访他，有事情也不与他商量，而是自作主张，独行其是。"上校"暗自觉得这位出口商是个仍然使他感到头痛的敌人。他们表面上保持着极好的关系，每当两人碰到一起——这种情况是极为少见的，就互相亲切地问候，作一些友善的许诺，极力表示彼此间的友情和各自都乐意为对方效劳。但是这位蒙迪尼奥开始插手各种事情，聚集在他周围的人越来越多。他与人们谈论伊列乌斯，谈论这里的生活，这儿的进步，好象这一切都是归他管的事情，似乎他具有某种权威。他出身于南方一个惯于发号施令的家庭，他的兄弟

们都有钱有势。在他的眼里，拉米罗“上校”仿佛并不存在。当他决定修建海滨林荫大道时，他不正是这样干的吗？他买下了这块地皮，并且带着一套完整的图纸突然来到了市政府……

纳西布告诉了“上校”一个最新的消息，但他早已知道“伊塔”船搁浅了。

“蒙迪尼奥·法尔康就是乘这条船到的。他说港湾的事……”

“外乡佬……”“上校”截断了他的话说，“伊列乌斯的人谁也不缺什么东西，他到这儿来搞什么鬼名堂？”这位“上校”说话时依然带着那种严厉的语气。他曾经纵火烧毁过别人的庄园，抢掠过村镇，毫不留情地杀过人。纳西布听了不禁直打哆嗦。

“外乡佬……”

好象伊列乌斯不是个外乡人聚居的地方，好象这里的人不是来自四面八方；但那是另一回事。别人来这里时举止谦恭，并且立即在巴斯托斯这一派人的权威面前俯首贴耳。他们只想赚点钱，定居下来或者到大森林里面去。这些人不关心“本市和本地区的进步”，也不过问伊列乌斯地区有些什么需要。几个月以前，一家周报的老板克洛维斯·科斯塔曾和拉米罗·巴斯托斯“上校”攀谈过。他想组织一个股份公司来创办一份日报。机器就在他眼前，就在巴伊亚，但他缺乏资金。他向“上校”作了详尽的解释，说一份日报意味着伊列乌斯在进步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它将是本州内地的头一份报纸。这位新闻记者企图在庄园主中间筹集资金，他们都将成为报纸的股东；报纸将为维护可可种植区

的利益而效力。但是拉米罗·巴斯托斯并不欣赏这个主意。这是为了对付谁或者对付什么呢？谁在威胁伊列乌斯呢？难道是政府？反对派是没有作用的，因而也是不值得一提的。在他看来，一份日报是件不必要的奢侈品。如果需要他办点别的什么事情，他会听从吩咐的。可是办日报，那不行……

克洛维斯垂头丧气地离开了，去向“上校”的另一个儿子，在城里当公证人的托尼科·巴斯托斯发牢骚。他可能会从个别庄园主那儿弄到一点钱。但是拉米罗的拒绝意味着大多数庄园主都不会给钱了。倘若他去和他们说这件事，他们将会问他：

“拉米罗‘上校’入股了多少钱？”

“上校”再也没有去考虑这件事。办日报这种事是危险的……只要某一天他不能满足克洛维斯的要求，此人就会用报纸来反对他，干涉市政府的事务，把什么事情都抖搂出来，从而使他威信扫地。他的拒绝使这个主意就此夭折了。当托尼科晚上去和他谈起报纸的事情，并向他叙述了克洛维斯的抱怨时，他对托尼科说：

“你并不需要一份日报吧？我也不需要。所以，伊列乌斯没有这种需要。”然后他就谈起了别的事情。

几天以后，当他在广场的电线杆和墙壁上看到不久将出版一份日报的广告时，他是多么感到意外。他派人叫来了托尼科：

“这份报纸是怎么回事？”

“您是说克洛维斯的吗？”

“是的，那边贴了几张广告，说它就要出版了。”

“机器已经运到了，现在正在安装。”

“怎么搞的？我拒绝给他支持了，他从哪儿弄到的钱？

是在巴伊亚？”

“父亲，就在本市，蒙迪尼奥·法尔康……”

谁鼓动搞起了进步俱乐部？谁资助商店职员成立了足球俱乐部？蒙迪尼奥·法尔康的阴影无处不在。他的名字越来越执拗地在“上校”的耳边回响。就是这会儿纳西布也说起了他，说他到达了，并宣布交通部的工程师即将到来，以便研究港湾的问题。谁委托过他找工程师？谁让他去解决城里各种问题了？从什么时候起他成了城里的权威人士了？

“谁给了他这项差事？”老头儿粗鲁地质问着纳西布，好象他对此事要负一定的责任似的。

“啊！这我可不清楚……我只是人云亦云……”

花园里，五彩缤纷的鲜花在明媚的阳光下显得格外艳丽，鸟儿在附近的树上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上校”阴沉着脸。纳西布又不敢贸然告辞。老头儿生气了。突然他又开始讲话了。如果有人以为他是个快完蛋的人的话，那他就大错而特错了。他还没有死，而且也不是个不顶事的人。谁想来斗吗？那么，就来较量较量吧！在他的一生中，除此以外他还干过别的什么事吗？他是怎样种植可可，标出他那些庄园的辽阔的地界和建立他的权势的？这不是从他的亲人手里继承下来的，也不是在他那些在大都市的兄弟们的庇护下发展起来的，就象这个蒙迪尼奥·法尔康那样……他是怎样消灭他的政敌的？是他手持卡宾枪、身边紧随着保镖闯进森林里把他们消灭的。在伊列乌斯，任何一个上了年纪的居民都会把这些事情讲给你听，直到今天，谁也没有忘记这些故事。这位蒙迪尼奥·法尔康打错了算盘；他这个外乡佬不了解伊列乌斯的历史，也许最好他事先应该打听清楚……“上校”用手杖的末端使劲地

敲打着广场的水泥地面，纳西布却一声不响地听着。

若苏埃老师彬彬有礼的声音打断了“上校”要说的话：

“早上好，‘上校’，您在晒太阳？”

“上校”微笑着把手伸给年轻人，说：

“我正在和纳西布朋友聊天呢，您请坐。”说着给这位老师腾出了一块地方。“在我这样的年纪，剩下要做的就是晒晒太阳……”

“怎么能这样说呢，‘上校’？能赶上您的年轻人不多。”

“是的，一点不错。我刚才还在对纳西布说，我还没有入土呢，尽管这儿有人认为我已经没有什么用场……”

“谁也不会这样想，‘上校’。”纳西布说。

拉米罗·巴斯托斯改变了话题，问若苏埃道：

“埃诺什的学校情况怎么样？”若苏埃是该校的教师和副校长。

“情况不错，很好。政府已经批准了，伊列乌斯也有自己的学校了。这是个大消息。”

“已经批准了？我还不知道呢……州长派人告诉我说，要到来年年初才有可能批准，现在教育部不让办理手续。我对这件事是非常关心的。”

“确实如此，‘上校’，批准学校的手续原则上都是在年初开学之前办理的。可是在蒙迪尼奥·法尔康去里约热内卢时，埃诺什请他帮了个忙……”

“啊！”

“……于是教育部破例给他办了。到年终考试时，学校就会来一位官方监考人。这对伊列乌斯来说是一件大新

闻……”

“毫无疑问……毫无疑问……”

年轻的教师还在继续往下讲，纳西布正好乘机告辞了，但他们两人的话，“上校”根本没有听进去。他在想着更远地方的事情。他的儿子阿尔弗雷多在巴伊亚干什么呢？他身为州议员，可以随便出入州政府大厦，并能随时同州长交谈。他在干些什么呢？难道不是他这位“上校”让人去申请办理批准学校的手续的吗？要是在阿尔弗雷多的压力下，州长对批准学校的事情真正关心的话，那埃诺什和全城的人将会把这份功劳记在他身上的，而且也只能记在他身上。他，拉米罗，最近几乎不到巴伊亚去了，也没有去出席州参议院的会议，到那里走一趟对他来说实在是一种牺牲。而这样一来，他向州政府提出的那些请求都被各个部束之高阁了，它们在沿着官僚政治的常规路径向前爬行，而同时……肯定，来年年初学校就会得到设备的，州长曾让人这样告诉过他，好象州长在紧急地处理他请求的这件事似的。他曾为这件事感到很高兴，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埃若什，而且特别强调了政府答复他的请求是如此之快。

“明年你们学校将得到联邦政府的批准。”

埃若什曾对此表示感谢，但抱怨说：

“遗憾的是现在没有获得批准，‘上校’。我们将耽误一年，很多孩子将会到巴伊亚去。”

“我们过了规定的期限，亲爱的朋友。在年中申请批准是办不到的。现在只要稍等一些时候就行了。”

而现在，却突然传来了这个消息。在规定的期限之外，学校竟靠蒙迪尼奥·法尔康的作用和能耐获得了批准。“上

校”得去巴伊亚一趟……得让州长好好听听……他可不是个可以开玩笑的人，他的威望也不是闹着玩的。他的儿子在州议会里搞什么名堂了？确实，他儿子不是块搞政治的料。他是个高明的医生，精明的行政管理人员，但是性格懦弱，一点不象他父亲，不会使人敬畏。另一个儿子托尼科，除了一门心思搞女人外，其他什么事情也不想学……若苏埃起身向他告辞。

“再见了，我的孩子！请告诉埃若什，说我向他祝贺。告诉他我本来也是一直在等待这个消息的……”

广场上又只剩下他孤独一人了。他不再感到晒太阳的乐趣了，脸色已经阴沉下来。他在回忆过去的岁月，那时候，这一类事情是很容易解决的。如果有什么人太令人讨嫌的话，只要叫他的一个心腹，答应他一点钱并告诉他冒犯者的姓名就够了。如今情况虽然不同了，但是蒙迪尼奥·法尔康也别打错了算盘。这些年伊列乌斯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这是事实。拉米罗“上校”力图理解这种新的生活，理解这个从他的那个伊列乌斯脱胎而来的伊列乌斯。他甚至想到他已经理解了，已经了解到它存在的问题和需要了。他不是美化了城市，修建了广场和花园，并且把街道都铺上石子了吗？尽管他与铁路上的英国人有协议，不是仍然把公路修起来了吗？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全市的人突然一下子都象要逃脱他的控制呢？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开始自行其是，不听取他的意见，不等候他的命令呢？伊列乌斯到底在发生什么使他无法理解而且也不能再发号施令的事情呢？

他不是那种不经搏斗就轻易认输的人，这里是他的土地，有谁能比拉米罗·巴斯托斯为它做的贡献更大呢？无论

是谁，也休想夺走他手中的权柄。他预感到一个新的斗争时期已经迫近了。这是一个与昔日不同，也许更为艰难的时期。他站了起来，挺着身子，仿佛没有感到年岁的份量似的。人可能老了，但还没有入土。只要他还活着，这儿发号施令的就是他。他离开了花园，穿过广场向政府大楼走去。守卫在大楼入口处的警卫向他敬礼致意。拉米罗·巴斯托斯“上校”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十二 政 治 密 谋

在拉米罗·巴斯托斯“上校”走进市政府大楼和阿拉伯人纳西布没有找到厨娘而回到维苏威酒吧间的同时，蒙迪尼奥在家里对“司令”说道：

“这是一场战斗，我亲爱的朋友。一点也不轻松。”

说罢，他把杯子推开，伸直了大腿，在椅子上伸了个懒腰。他刚才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呆了一会儿，后来借口要向他的这位朋友讲述新闻，把他拉到家里谈了起来。“司令”品尝了一口咖啡，想知道更多的细节：

“可是，所有这些阻力是从哪儿来的呢？总而言之，伊列乌斯不是个普普通通的小镇，而是个每年赢利超过一百万的大城市……”

“且慢，朋友，一名部长并不是万能的……他必须照顾州长们的利益。巴伊亚州政府愿意听取有关任何问题的意见，但伊列乌斯的港口问题除外。从巴伊亚港出口的每一包可可，都意味着为码头带来一笔收入。州长的女婿同码头老板们是串通一起的。部长曾对我说过：‘蒙迪尼奥朋友，巴

伊亚州长这件事，您会使我感到为难的。’”

“他那位女婿是个下流坯！这正是‘上校’们不想弄清楚的事情。今天我们正在争论的时候，那艘‘伊塔’船脱离了浅滩。他们支持这样一个从伊列乌斯拿走一切而不给我们任何东西的政府。”

“相反……这儿的政治家们也不管……”

“是这样。他们对城市必不可少的任何工程都要设置障碍。这是一种无法形容的愚蠢行为。拉米罗·巴斯托斯袖手旁观，缺乏远见。而其他‘上校’也都跟着他跑。”

刚才蒙迪尼奥坐在办公室里心中感到焦急不安，他不得不辞别顾客们，把重要的商务约会推迟到下午。而现在，当他察觉到“司令”沉不住气时，这种着急的心情反倒消失了。必须让别人推戴自己为政治首领，让别人对自己提出请求，自己却显得出乎意料的样子。他起身向窗口走去，眺望着晴朗的天空下那浪涛拍岸的大海。

“‘司令’，有时候我也反躬自问，是什么鬼原因使我跑到这儿来的呢？不管怎么说，我在里约热内卢或圣保罗可以生活得相当舒服。就在这次旅行中，我当议员的哥哥埃米利奥问我：‘难道你对伊列乌斯的那种狂热还没有感到厌倦吗？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使你卷进那个漩涡里去的。’您知道，我家是经营咖啡的，不是这样吗？许多年以前……”

他一边用手指敲击着窗台，一边瞧着“司令”说：

“您别以为我在发牢骚。咖啡是个好买卖。但这里的生活是无法同里约热内卢相比的。尽管这样，我还是不想回去。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此时此刻，“司令”因同出口商谈得如此投契而颇为

高兴，他为这种具有重要意义的友谊而感到洋洋自得。

“我向您透露我的好奇心。这不仅我有，而且大家都有。您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呢？这是本地生活中的一个谜……”

“我为什么要来？这无关紧要。我为什么要留下来，这才是该提的问题。当我乘船来到这儿并住进科埃略饭店后，第一天我就想坐在广场上痛哭一场。”

“这里一切都落后……”

“不错，我认为正是这个缘故才使我留了下来。正是这个缘故……这儿是一片新的、富饶的土地，一切有待于开发，一切还刚刚开始。已经搞起来的那些东西，总的来说，都不怎么样，必须改弦更张。可以说这是个有待建设的文明。”

“有待建设的文明，说得妙极了……”“司令”赞成这样的说法。“很早以前，在战乱时期，听说谁要是到了伊列乌斯，就再也不想离开了，因为他的两只脚被可可汁粘住了，永远也走不掉。您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说法吗？”

“不，我听说过。但是我是出口商，而不是庄园主。我认为把我脚粘住的是街上的烂泥巴。我想留下来搞点建设。我不知道您是否理解我的意思。”

“完全理解。”

“当然罗，如果不能赚钱，如果可可不是桩有利可图的买卖，我是不会呆在这里的。但是仅仅这一点还不足以把我挽留住。我认为自己具有创业者的抱负。”他笑嘻嘻地说道。

“因为这个您才插手这么多事情的？我理解……您买地皮，规划街道，造房子，把钱花在各种各样的事业上……”

“司令”列举着一个个项目，同时逐渐明白了蒙迪尼奥

所从事的事业的范围，以及出口商如何几乎参与伊列乌斯所进行的每一项工作：设立银行分行，成立汽车公司，修建滨海大道，创办日报，雇佣技术工人为可可整枝，请来那位别具只眼的建筑师为他建造住宅。如今这种式样的房子非常时髦，建筑师忙得应接不暇。

“……您甚至带来了戏剧艺术家……”他最后笑着说，他所说的艺术家是暗指今天从“伊塔”船上下来的那位舞女。

“她漂亮吧，哎？真可怜！我是在里约热内卢遇上他们俩的，当时这两个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们想旅行，但没有钱，甚至连买车票的钱也没有。这时，我就成了戏班子老板了……”

“朋友，在这种情况下是没有什么油水的。否则，我也会成为……那个男的好象是某个同业公会的。”

“什么同业公会？”

“圣科内利奥①同业公会，就是有名的忍气吞声的丈夫协会，这些人天生一副好脾气……”

蒙迪尼奥打了个手势说道：“得了吧……他们甚至还没有结婚呢！这种人是不会结婚的。他们在一起同居，但是却各管各的。当她没有地方跳舞的时候，您认为她会干什么呢？她只是供旅途中消遣解闷而已。就那么回事。现在她听从你们的安排。我的老朋友，那只是个付钱的问题。”

“‘上校’们将会被弄得晕头转向的……好吧！我们再回到港口问题上来……您真的打算把这件事搞下去吗？”

“对我来说，目前还只是个人之间接触的问题。在里约

---

①为SanCornelio一词的译音，是对妻子有外遇者的一种谑称。

热内卢，我同一家瑞典货船公司打过交道。他们打算在港湾能够通过一定吃水量的船只后，立即开辟直达伊列乌斯的航线。”

“司令”聚精会神地听着，同时反复考虑着好久以来一直萦绕在他脑际的某些想法，某些政治计划。已经到了把它们付诸实施的时候了。蒙迪尼奥来到伊列乌斯，可以说是老天爷赐的福。但是，他会怎样看待这些建议呢？必须小心谨慎，赢得他的信任，并且说服他。蒙迪尼奥被对方的敬佩之情感动了，情不自禁地吐露了自己的隐私：

“‘司令’，您瞧，当我来到此地……”他停了一会儿，似乎怀疑是否值得继续讲下去。“……我是躲躲闪闪地来的……”接着他又停顿了一下，“我不是躲避警察，而是躲避一个女人。改日我将把事情的经过从头至尾对你讲一讲，今天不说了。您知道什么是激情，或者超过了激情的疯狂吗？就因为这个原因我才抛弃了一切到这里来的。在这之前有人对我谈起过伊列乌斯，谈起过可可。我来看看究竟怎么样，结果再也离不开这里了。其余的事情您都清楚：出口公司，我在这儿的生活，结识的朋友和我对这里的兴趣。这并不是仅仅为了做买卖，为了赚钱，您懂吗？我出口咖啡是能赚到不少或者更多的钱……但是我正在这儿干一些事情，因为我不是个庸碌之徒，您知道吗？我在用自己的双手亲自做这件事……”他看了看那保护得很好的、纤细的双手，指甲修剪得宛若女人的一样。

“关于这一点，我想跟您说一说……”

“等一下，请让我把话说完。我是由于个人原因而跑到这儿来的。不过，我之所以留下来，是出于我的兄长们的原

因。在我们三兄弟中，我最年轻，是最得宠的，比哥哥们年轻得多。我生不逢时，因为一切都早已安排好了，什么都用不着我费劲，要做的仅仅是让事情听其自然而已。我总是第三个，其他两个则跑在前头，这一点使我心里不太乐意。”

“司令”听了感到异常高兴，这一席推心置腹的话说得正是时候。由于新的出口公司的建立，出口商蒙迪尼奥·法尔康来到了伊列乌斯，“司令”立即就与他交上了朋友。“司令”是税务官，有幸为这位资本家出谋划策。后来他们开始一起外出，这时，他便充当他的向导。他曾经把蒙迪尼奥·法尔康带到里贝里托的庄园里，带到伊塔布纳、皮兰吉和阿瓜普雷塔，向他讲述当地的风俗习惯，甚至还为他介绍过女人。至于蒙迪尼奥，他不是那种装模作样的人，他为人热诚，容易结交。起初，“司令”对于他与那个来自南方的财主之间的亲密关系仅仅感到自豪而已。这位财主出身于商界和政界的一个重要家族，是议员的弟弟，有亲戚在外交界，大哥甚至被提名为财政部长。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蒙迪尼奥名目繁多的活动，他才开始考虑并设想：此人是反对和打倒巴斯托斯那一派的合适人选……

“当初我是个娇生惯养的孩子，在公司里没有我要做的事情，一切都由我的哥哥们处理。尽管我已长大成人了，可是在他们看来，我仍然是个孩子。他们让我游玩消遣，因为以后会有我的机会，会‘有我负责任的时候’，正如洛里瓦尔所说的那样……”提到他的大哥，他的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您理解吗？我对无所事事和当小弟弟的角色感到厌倦。这也许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反抗过，总是那样懦弱，过着

优裕的生活。但就在那个时候，那个女人出现了……这是桩无法解决的事情……”此时，他把目光移向敞开的窗户前面的大海，不过他所眺望的是海岸那边的遥远地方，他的眼前又浮现出了别人无法看到的往事的回忆与形象。

“她漂亮吗？”

蒙迪尼奥·法尔康微微一笑：

“说她漂亮那是对她的侮辱。‘司令’，您知道什么叫美，什么叫完美无缺吗？这样的女人仅仅说她漂亮那是不够的。”

他用手抹了一下脸，仿佛要驱散幻觉似的：

“总之，我打心眼里感到高兴。今天我已经不仅是洛里瓦尔和埃米利奥·门德斯·法尔康的弟弟，同时我还是我自己。这是我的土地，我有自己的公司。‘司令’先生，我要把伊列乌斯掉个个儿，闹它个天翻地覆，使它变成……”

“……一个首府，正如今天‘博士’所说的那样……”“司令”插话道。

“这一回我的哥哥们已经对我刮目相看了。他们想看看我耷拉着脑袋失败而归的希望落空了。事实上我干得并不那么坏，对吗？”

“坏？哎呀！正如有人说的那样，您来到这儿才不久，如今却成了首屈一指的可可出口商了……”

“还没有。考夫曼兄弟出口的更多，斯蒂文森也是如此，但是我将超过他们。不过，把我迷住的是这个还刚刚开始发展的地方，这儿的一切事情还只是开了个头。这里百端待举，而我有能力去做这一切。至少……”他改口说道，“我能帮助去做。这对象我这样的人来说，也是一种激

励。”

“您知道这儿的人一直说些什么吗？”“司令”已经站了起来，现在正穿过客厅。他看到讲话的时机到了。

“说什么？”蒙迪尼奥等着回答，他已经猜到对方话里的意思了。

“说您有政治野心，甚至现在……”

“政治野心？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至少我没有认真考虑过。我只想过怎样赚钱。是的，想促进这个地方的发展。”

“这一切听起来非常悦耳，而且也挺符合您的身份。然而，只要您不干预政治，不改变这儿的现状，您想做的事情连一半也办不成。”

“怎么？”扑克放在桌上，牌已经开局了。

“您自己曾说过：部长必须照顾州长的利益。政府对帮助我们毫无兴趣，这儿的政客全是温吞水。‘上校’们尽是些鼠目寸光之辈。对他们来说，头等重要的是种植和收摘可可，其余的事情一概不感兴趣。他们选一些白痴当议员，选举时按拉米罗·巴斯托斯指定的人投票。市长的职务从拉米罗的某个儿子的手里转到他的一个老朋友手中。”

“可是拉米罗‘上校’总还一直在干些事情吧……”

“那就是规划街道，修建一个个广场，栽种许许多多花草，但仅此而已。道路呢？连想都别想！为了修筑通往伊塔布纳的公路，曾经展开过一场斗争。说什么与铁路上的英国人有过协议，什么这个那个的……至于港口呢？他与政府也有协议……仿佛伊列乌斯还停留在二十年以前的时代一样……”

现在蒙迪尼奥默不作声地听着。“司令”带着一点激动的语气在讲话，他想说服对方。蒙迪尼奥寻思着：他讲得有道理，“上校”们的要求已经不能适应这个飞速发展着的地方的需要了。

“您并非没有道理……”

“我当然有道理。”他拍着出口商的肩膀说，“我亲爱的朋友，尽管不是出于您的本意，但您不得不干预政治……”

“那为什么？”

“因为伊列乌斯要求您这样做！您的朋友们和人民要求您这样做！”

“司令”伸开胳膊，好象发表演说似的一本正经地讲了这番话。蒙迪尼奥·法尔康点燃了一支烟说：

“这是一件需要斟酌的事……”他看到自己如同埃米利奥说的那样，即将作为这个可可之乡选出的议员而进入联邦议会了。

“您甚至想象不到……”“司令”又坐了下来，感到非常得意。“现在人们只谈论一件事。所有的人都关心伊列乌斯、伊塔布纳以及整个这一地区的发展。这样的人是如此之多，您都无法估计……”

“这是一件需要商讨的事。我对您既不说不对，也不说对。我不想卷进一场可笑的冒险中去。”

“冒险？如果我对您说什么事情都是轻而易举，不会有什么斗争，那我是在对您说瞎话。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将获得大胜 。”

“这是一件需要斟酌的事……”蒙迪尼奥·法尔康重复

道。

“司令”微微一笑。蒙迪尼奥已经对这件事发生兴趣，由此离答应下来只差一步了。在伊列乌斯，除了蒙迪尼奥·法尔康，没有任何人能够同拉米罗·巴斯托斯“上校”的权力相抗衡，只有他才能为“司令”报仇雪恨。难道不正是巴斯托斯一家排挤卡祖济尼亚老头，把他拖进一场不光彩的政治斗争而使他经济上彻底破产，弄得“司令”未能继承到分文遗产，只能靠公职的收入为生吗？

蒙迪尼奥脸上露出了笑容，“司令”在那儿把权力奉献给他，或者至少是把如何夺取权力的办法教给他呢。这正是他所希望的。

“这件事还需要考虑吗？大选就要到了，必须马上动手准备。”

“您真的认为我会得到支持，人们愿意跟我走吗？”

“您唯一要做的是作好准备。您看，港口问题将是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件事。所有的人都迫切希望它得到解决。不仅这个地方的人，而且伊塔布纳、伊塔比拉和所有内地的人也都是如此。您瞧着吧，工程师的到来将会成为轰动一时的大事。”

“工程师到了以后，还将有挖泥船和拖轮来。”

“伊列乌斯的这一切多亏了谁呢？您是否意识到您已稳操胜券了？这比在牌上做了暗号还有把握获胜。您知道应该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什么吗？”

“什么？”

“在日报上发表一系列的文章揭露州政府和市政府，说明港口问题的重要性。您看：我们甚至连报纸也有了！”

“好吧，报纸可不是我的。我出钱帮助克洛维斯·科斯

塔，可他并没有向我作任何许诺。我认为他是巴斯托斯家的朋友，至少是托尼科的朋友，他们俩总是形影不离……”

“谁给他钱多，他就跟谁交朋友，这件事让我来办。”

出口商最后一次装出犹豫不决的样子：

“真的吗？值得吗？政治历来是这样肮脏……不过，如果为本地造福……”他感到有点滑稽可笑，“也许挺有意思。”他改口说。

“我亲爱的朋友，如果您想实现您的抱负，为伊列乌斯效劳，那就没有别的办法。光有美好的设想是不够的。”

“这倒是真的……”

有人在敲门，女仆出去开门了。具有独特形象的“博士”高声嚷道：

“我去过您的办公室，想对您表示欢迎。因为没有找到您，我才到这儿来问候您的。”他那件领口及前襟浆洗过的衬衫被汗水湿透了。

“司令”急忙问道：

“‘博士’，您对蒙迪尼奥·法尔康作为候选人有何高见？”

“博士”举起双手喊道：“重要新闻，好极了！”他转身对出口商说：“如果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愿为您效犬马之劳……”

“司令”看了蒙迪尼奥一眼，好象在说：“您看，我没有瞎说吧？伊列乌斯大名鼎鼎的人物……”

“但是，目前这还是个秘密，‘博士’。”

他们三个人坐了下来，“司令”开始解释这个地区政治机构的情况，控制选票者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他一些影响选举的因素，例如埃泽基埃尔·普拉多博士，他在庄园主

中间有许多朋友，他对巴斯托斯一家耿耿于怀，因为后者没有让他当上市议会议长……

十三 对别人的生活评头论足的艺术

纳西布卷起衬衫袖子，两眼打量了一下店里的顾客。在这个时候来的客人，几乎全是因赶集而顺便进城的外地人，也有一些从路过这儿开往北方港口的“伊塔”船上下来的旅客。现在时间还早，老主顾们尚未到来。他一把抓住“尖嘴”，把他手里的酒瓶夺了过来：

“这是怎么回事？”“尖嘴”拿的是一瓶葡萄牙白兰地。“什么地方见过用真正的白兰地招待乡下佬的？……”他与伙计朝柜台走了过去，拿起了另一瓶酒，牌子和外表与那一瓶完全一样，但掺了国产的白兰地。这是阿拉伯人为了多赚钱而找到的窍门。

“不是给他们的，不，纳西布先生。是给船上下来的人的。”

“船上下来的又怎么样？难道他们就比那些人高贵？”

纯白兰地酒，没有掺假的苦艾酒，没有掺水的波尔图①酒和马德拉②酒，是专门留给每天必到的那些常客，那些老朋友们喝的。他不能离开酒吧间，否则伙计们会立刻把事情弄糟。只要他一不在场，肯定要丢钱。他打开了收款机。

这将是生意兴隆的一天，也是议论纷纷的一天。菲洛梅

---

①②葡萄牙地名，以盛产葡萄酒著名。

娜的离去不仅给他造成了物质上的损失，搞得他劳累不堪，同时也使他感到心绪不宁，以致朋友们来了以后无法专心致志地谈论各种各样的新闻和议论这么多的事情。新闻有许许多多，但在纳西布看来，除了吃喝和女人以外，再也没有比议论和打听新闻消息本身更有趣了。对旁人的生活评头论足，这是本城居民最高超的艺术和最大的乐趣。这种艺术被老处女们提高到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炉火纯青的水平。“这帮恶毒的诽谤者们正在聚会呢。”在行祝福式时，儒昂·富尔仁西奥看到呆在教堂前面的老处女们便这样说道。可是，在儒昂·富尔仁西奥那个出售书籍、簿本、铅笔和钢笔的模范文具店里，难道不也聚集着那些言词与老处女们一样尖刻的本地的“天才们”吗？在这儿和码头栈桥边上的酒吧间里，在玩扑克时和所有其他场合，人们都在对旁人的生活评头论足，同时也议论着发生的事情。有一次，有人曾去告诉“公鸡”先生，人们正在议论他在妓院里寻欢作乐的事，后者带着浓重的鼻音回答说：

“孩子，我并不介意。我知道他们在议论我，但是你们也同样议论所有的人。因为我力求做个爱国者才被他们当作议论的话题的。”

这便是本城居民的主要乐趣。由于不是所有的人都具有“公鸡”先生那样温和的脾气，有时酒吧间里免不了会发生互相辱骂的事，双方怒气冲冲地要求对方作出解释并掏出武器。因此这并不是一种不用破费和没有危险的艺术。

比如那一天，就有许多事情可以议论。首先，关于港口的问题，这是一件错综复杂的事情，包括各种各样的细节，如“伊塔”船的搁浅，工程师的到来，蒙迪尼奥·法尔康的

活动（“他想干什么呢？”曼努埃尔·达斯鄂萨斯“上校”这样问道），以及拉米罗·巴斯托斯“上校”的狂怒。仅仅这件复杂的事情就足以激起人们的热情。但是又怎能忘掉那一对艺术家呢？女的容貌美丽，那个被称为“王子”的男的，皮肤黑里透红，长着一张象饿死的耗子一样的脸。这是一件微妙而有趣的事情，使得“司令”和儒昂·富尔仁西奥开了不少玩笑，引起了“公鸡”先生的辛辣的议论，使人们乐得捧腹大笑。要不多久，托尼科·巴斯托斯便会去与舞蹈家调情了。可是这一次蒙迪尼奥·法尔康占了上风。当然，这位出口商并不是因为喜欢她的舞技而把她带到这儿来的，同时连同她那叼着烟嘴的丈夫也带来了，想必为他们两人付了旅费。另外一件事是明天汽车公司举行的便宴，打听一下关于张三李四为何没有被邀请的原因。还有夜总会新来的女人，晚上同里索莱塔在一起……

仿佛是有意安排似的，这时“公鸡”先生来到了酒吧间。他在这个时候一般是不来这儿的，而应该呆在财政局。他说：

“我干了一件蠢事，‘伊塔’船到达后我回家了，一直睡到现在才起来。给我来一杯，我要上班去了……”

纳西布给了他一杯通常卖的那种苦艾酒加白酒的混合酒。

“独眼女人不错吧，唉？”“公鸡”先生笑道，“你昨天真风流，阿拉伯人，潇洒极了！”

小黑人杜伊斯卡背着擦皮鞋的箱子走了进来，带来了多斯雷伊斯两姐妹的口信：一切都已安排好了，纳西布可以放心，下午将送两盘菜来。

“说起盘菜，请给我端点酒菜来，随便什么开胃的东西都行。”

“你没看见现在没有吗？再等一会儿才行，我的厨娘走了……”

“公鸡”先生露出一副滑稽的表情说道：

“你为什么不雇佣小马查多或皮兰吉小姐呢？”

他指的是城里两个公开与别人搞同性恋的人。黑白混血儿小马查多总是一副干净利落的样子。他是个洗衣工。一些家庭的线衫、白麻布衣服、精致的衬衣及硬衬领子，都是交给他那双灵巧的手洗的。另一个是令人可怕的黑人，他在卡耶塔诺客栈里当佣人，每天夜晚人们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在海滩上出没，干着那种伤风败俗的事情。淘气的孩子们向他扔石块，高声喊着他的外号：

“皮兰吉小姐！皮兰吉小姐！”

纳西布对这种开玩笑似的建议感到气愤：

“见你的鬼去吧！”

“我要去的地方是我的办公室，去干我的工作。但是过一会儿我就回来。我想知道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的每一个细节。”

酒吧间的生意逐渐忙了起来。纳西布看见蒙迪尼奥、“司令”和“博士”从海滩那边走了过来，蒙迪尼奥走在中间，三人热烈地交谈着。“司令”打着手势，他的话不时为“博士”所打断。蒙迪尼奥只是听着，时而表示赞同。

“他们准是在那里偷偷地搞什么名堂……”纳西布心中这样想，“出口商同他的两个伙伴在家里（他们确实是从他家里来的）搞了什么鬼呢？他离开这儿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今天早晨才乘船到达的。按理说，蒙迪尼奥这时应该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待‘上校’们，商谈做生意的事，向他们购买可可。蒙迪尼奥这家伙使人摸不着头脑，总干些与众不同的事。”他从那儿过来了，好象没有生意可做，没有顾客需要接待和打发似的，同他的两个朋友谈得十分投机。纳西布把“尖嘴”留在收款台上，自己迎了出来。

“已经找到厨娘了？”“司令”坐下后问道。

“我跑遍了整个伊列乌斯，连个影子也……”

“来瓶白兰地，纳西布，要纯的，哎！”蒙迪尼奥要求道。

“再来几块鳕鱼……”

“下午才能……”

“喂，阿拉伯人，怎么这样差劲了？”

“您这样要失去顾客的。我们换个酒吧间……”“司令”笑着说。

“下午就会有供应的，我什么都向多斯雷伊斯姐妹预订了。”

“总算幸运……”

“总算幸运？她们要价高得很……我亏本了。”

蒙迪尼奥·法尔康建议道：“纳西布，您需要做的是更新您的酒吧间，搞个冰箱，制作自己的冰块，安装现代化的机器……”

“我需要的是一位厨娘……”

“您可以派人去塞尔希培州物色一个。”

“在新的厨娘没有来以前怎么办呢？”

纳西布暗自察看着他们那种合伙捣乱的神色，看见“司

令”在得意洋洋地微笑。谈话突然中断了。“懒小子”托着饮料盘子走了过来，纳西布坐下来说道：

“蒙迪尼奥先生，您对拉米罗·巴斯托斯‘上校’搞什么鬼啦？”

“对‘上校’？我对他没有什么，您这是从何谈起？”

这时候，纳西布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

“没有什么……”

对此感到关心的“司令”用手拍拍纳西布的背，象发号施令似地说道：

“阿拉伯人，您痛痛快快地全都说出来吧！出什么事了？”

“今天我在市政府门口遇见了他。他坐在那里晒太阳。我们东聊西聊，我告诉他蒙迪尼奥先生今天来了，工程师很快就要到达……老头儿一听就大发雷霆。他想知道蒙迪尼奥先生与这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多管闲事。”

“您没看到吗？”“司令”打断他的话说，“港湾……”

“问题不仅如此，不。在他说话的时候，若苏埃老师来了，说学校已经得到了批准，这下子老家伙更是暴跳如雷，好象他也向政府提出过同样的申请，但却没有获准。他气急败坏地用手杖敲打着地面。”

对于这几位朋友的沉默，对于为了报复他们进来时那副图谋不轨的神态而讲的这件事所产生的效果，纳西布感到得意。不一会儿他就会搞清他们正在密谋什么的。“司令”说：

“他气急败坏了吗，哎？这个蠢老头将会更加恼火的。他以为他能主宰这里的一切……”

“他把伊列乌斯似乎当作了自己庄园的一部分，而我们

这些伊列乌斯人永远是他的仆人和雇工……”“博士”象下结论似的说道。

蒙迪尼奥·法尔康一言不发，只是在一旁笑着。这时候影院门口出现了迪奥热内斯和艺术家夫妇。他们看见有人坐在酒吧间院子里的桌子旁边，便往那里走了过去。纳西布补充说：

“是这样，在他眼里，蒙迪尼奥是个外地人。”

“他说‘外地人’了吗？”出口商问。

“‘外地人’，是的。这是他用的词儿。”

蒙迪尼奥·法尔康碰了一下“司令”的手臂说：

“‘司令’，您可以去找人。我已经下决心了，让那个老东西听从我们的摆布吧……”这最后一句话是专门讲给纳西布听的。

“司令”站了起来，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此时艺术家夫妇刚刚走到了跟前。“他们想搞什么鬼名堂？”纳西布心里在寻思。“司令”上前打招呼说：

“请您原谅，我正打算出去，有件紧急的事要办。”

另外几个人也站了起来，把桌子拉到一把打开的阳伞下面。安娜贝拉微笑着卖弄风骚，“王子”叼着长烟嘴，伸出一只又瘦又长、绷着筋腱的手。

“什么时候举行首场演出？”“博士”问。

“明天……我们正在和迪奥热内斯先生研究最后的细节。”

影院老板脸还没有刮，用总象念经人那种无精打采和嘟嘟囔囔的语调解释说：

“我看他能博得观众的欢心。女孩子们就喜欢看这种魔

术。甚至连大人也喜欢。可是她……”

“为什么不呢？”蒙迪尼奥问道，此时纳西布又拿来了开胃酒。

迪奥热内斯挠了挠胡子：“好吧，您知道，这儿仍然是个落后的地方。这些舞蹈她几乎是一丝不挂的……家眷们是不会来……”

“男人准都来看……”纳西布肯定地说道。

迪奥热内斯感到茫然，不知如何解释。他不愿承认，正是他自己这样一个新教徒和一本正经的人对安娜贝拉那种大胆的舞蹈动作感到陶醉：

“那是夜总会的玩艺儿……搬到影院就不那么合适了。”

彬彬有礼和温文尔雅的“博士”，借口要进城而向笑容可掬的女舞蹈家告辞：

“女士，请您多包涵。这是个落后的地方，对于大胆的艺术是不会理解的，人们觉得一切都是不道德的。”

“这是艺术舞蹈。”

“当然……当然……但是……”

蒙迪尼奥·法尔康打趣道：“去您的，迪奥热内斯先生……”

“在夜总会里，她赚的钱甚至更多。她在影院和丈夫一道演魔术，然后去夜总会表演舞蹈……”

一听到能赚更多的钱，“王子”的两眼便闪闪发光。安娜贝拉想知道蒙迪尼奥的看法，便问道：

“您觉得怎么样？”

“很好，您不认为是这样吗？在影院里要魔术，在夜总

会演舞蹈……妙极了……”

“夜总会老板怎么样？他对这个感兴趣吗？”

“这一点我们马上就会搞清楚的……”他对纳西布说，“纳西布，帮我个忙，请您派个小伙子去叫泽卡·马利，我想跟他谈一谈。快，让他马上就来。”

纳西布大声地对小黑人杜伊斯卡作了吩咐，他随即跑了出去。蒙迪尼奥给了他不少小费。阿拉伯人琢磨着出口商那种命令式的口气，这同拉米罗·巴斯托斯“上校”年轻时喜欢发号施令的语气很相似。大概有什么事要发生了。

生意越来越忙，又来了些新顾客。餐桌上的气氛十分活跃，“懒小子”在桌子间来回奔忙着。“公鸡”先生又回来了，他挤到了人们的中间。里贝里托“上校”也来了，他的目光仿佛要把女舞蹈家吞下去似的。在男人们中间，安娜贝拉显得格外妩媚动人，桑德拉“王子”带着他那受饥挨饿的神色，一本正经地坐在椅子上，盘算着在这儿将能赚到多少钱……这是个可以逗留一段时间的地方，也是个可以填饱肚皮的处所。

“这夜总会的想法不坏……”

“什么想法？”里贝里托想知道个究竟。

“她将在夜总会演舞蹈。”

“不在影院演？”

“在影院耍魔术，为家眷们演出。在夜总会表演一种七块薄纱的舞蹈……”

“在夜总会吧？妙极了……肯定要客满……但是为什么不在影院演呢？我曾想……”

“‘上校’，这是现代舞蹈，薄纱市将一块接一块地掉

下来……”

“一块接一块？七块全掉下来？”

“那些家属可能不喜欢……”

“咳！这我以前可不知道……一块接着一块 …… 所有的？当然，最好是夜总会……气氛更热烈。”

安娜贝拉脸上挂着微笑，用期待的目光注视着“上校”。“博士”重复道：

“这是个落后的地方，把艺术都赶到夜总会去了……”

“连个厨娘都找不到！”纳西布抱怨说。

若苏埃老师在儒昂·富尔仁西奥陪同下从街上走了过来。现在是喝开胃酒的时候，酒吧间里已经顾客满座，纳西布不得不亲自在餐桌间来回端酒上菜。顾客们有的要冷盘，有的要甜食。阿拉伯人向顾客们反复解释，并咒骂菲洛梅娜老婆子。俄国人雅科布一头蓬乱的红发，满脸挂着汗珠，他想打听第二天宴会的消息：

“您别担心，我不是那种不遵守合同的臭婊子。”

若苏埃是个颇有社交风度的人，他吻了吻安娜贝拉的手。不常去夜总会的儒昂·富尔仁西奥对迪奥热内斯那种一本正经的样子表示不满说：

“真丢脸，简直使人无法相信！只有这位新教徒才干得出……”

蒙迪尼奥向街上张望着，盼着“司令”回来。他与“博士”不时地交换着眼色。纳西布也在一旁对他们察颜观色，出口商已经等得不耐烦了。纳西布并没有搞错，他们确实在这儿策划什么。从海面上吹来的一阵风把安娜贝拉撑在桌旁的阳伞刮走了。“公鸡”先生、若苏埃、“博士”和里贝里

托“上校”都急急忙忙地跑去追赶，只有蒙迪尼奥·法尔康和桑德拉“王子”依旧端坐在那里。但是截住阳伞并把它放回桌旁的却是埃泽基埃尔·普拉多博士。这时候他刚好来这儿，一副喝得醉醺醺的样子，连眼睛都湿润了。

“我的尊敬的，我的太太……”

安娜贝拉长着长睫毛的眼睛从一个个男人的身上看了过去，最后目光落在里贝里托的身上。

“多高贵的人！”桑德拉“王子”说道。

刚从办事处来的托尼科·巴斯托斯与蒙迪尼奥·法尔康互相拥抱，表示他们之间的深情厚谊：

“你怎么离开里约热内卢啦？那才是生活……”

他的眼睛在打量着安娜贝拉，这是一双情场艳客和城里使人无法招架的人的眼睛。

“谁为我介绍一下？”他问道。

“公鸡”先生和“博士”早已坐到“加曼”赌盘的旁边了。在另一张桌子上，有人向纳西布介绍某个厨娘的非凡手艺，象她那样善于烹调的一双巧手还从未见过……不过她在累西腓市，在一个名叫科蒂尼奥的人家当佣人，他们是伯南布哥的著名人士。

“那么，这对我有什么屁用呢？”

十四 旅途中的加布里埃拉

景色变样了，无人居住、荆棘丛生的灌木林已被肥沃的土地、绿色的牧场、可以通行的茂密树林和大河小溪所代替，这里的雨量也很充沛。他们在一家酿酒厂附近的地里过夜，

大家就睡在随风摇曳的甘蔗丛中。一位工人向他们详细介绍了要走的路线：要不了一天，他们就能到达伊列乌斯，届时这段令人生畏的旅程就将结束，并迎来即将开始的新生活。

“所有的逃荒难民都住在港口附近集市广场尽头的铁路线旁边。”

“你们不去找工作吗？”黑人法贡德斯问。

“最好等一等，要不了多久就会有人来雇你们的，或者去可可种植园干活，或者去城里……”

“城里也有活干吗？”克莱门特很感兴趣地问道，他脸色黝黑，肩上背着一架手风琴，眼里露着忧虑的神色。

“是的，先生。要那些有手艺的人，如瓦工、木工、油漆工。伊列乌斯正在建造很多的房子，简直……”

“就这么些活儿吗？”

“在可可仓库里和港口上也有活干。”

“至于我，”一个从内地来的身强力壮的中年汉子说，“我要去林区，听说那儿男子汉能赚钱。”

“从前确实如此，现在比较困难了。”

“听说男人只要会打枪，就能被优先录用……”黑人法贡德斯疼爱似地抚摸着来复枪说。

“那也是过去的事了……”

“现在再也不会这样了吗？”

“有时候……”

克莱门特没有手艺，一直在农村劳动，他就会种地，收割庄稼。此外，他来这儿是想去可可种植园干活。他听人讲过不少人的经历，他们象他一样，由于遭受旱灾，都差点儿饿死。这样，他们便从内地逃到这儿，结果没有要多

长时间，就在这地方发了财……这就是在内地流传的一些说法。伊列乌斯的名声在那些地方被广为传播，盲艺人们弹着吉他歌唱着它的宏伟壮丽；往来的商人们谈论着那个富饶和崇尚勇武的地方。在那里，一个男子汉一眨眼的功夫就会获得谋生的手段；在那里没有什么能比可可种植业更兴旺和更有利可图了。由于旱灾所迫，一群群难民离开了土地干裂、牲畜死亡、庄稼颗粒无收的内地，沿着一条条羊肠小道朝南方拥来。许多人由于忍受不了旅途跋涉的艰辛而不再往前走了。另外有些人进入伤寒、疟疾和天花流行的多雨地区后便病死了。在他们中间只有十分之一的人走到了目的地，这些人携带着亲人的遗骸，个个都累垮了，但在旅途的最后一天，他们心中却充满了越来越强烈的希望。只要再加一把劲，就可以到达富饶而又容易谋生的城市了。在可可之乡，金钱就象被扔在街头的垃圾里似的……

克莱门特身上背着东西，除了他本人的装备——一架手风琴和一只装得满满的粗呢布缝制的旅行袋，还拿着加布里埃拉的一个小包裹。大家走得很慢，因为他们中间还有老人。可是说实在的，就连那些最年轻的小伙子也已经感到精疲力尽，不能走得比这更快了。有些人只是因为被心中所抱的希望支撑着，才象爬行似地往前走着。

只有加布里埃拉不感到跋涉的疲劳，她走在羊肠小道上的双脚好象在向前滑行；而这种羊肠小道常常就是在他们跋涉过程中用砍刀在原始森林的深处开辟出来的。对她来说，那里似乎并没有石头、树干和盘绕的攀缘植物。灌木林里小路上的尘土沾满了她的全身，使人无法看清她的脸形。她的头发上积了那么多灰尘，以至连梳子都梳不进去。她活象个迷

了路的疯子一样。但克莱门特清楚她实际上长得如何，他熟悉她身上的每个细胞，她的指尖和她胸部的皮肤。当他们这两群难民在出发不久后相遇时，加布里埃拉面孔的颜色和大腿的模样还能看得出来；她的头发披散在颈后，散发出一股香味。即使现在，尽管她满身污垢，在他的眼中，她依然象第一天看到的那样。当时她身子站得笔直，靠在一棵树上，脸上挂着微笑，嘴里吃着一只番石榴。

“看来你不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

她笑着回答说：

“我们快到了，已经没有多远了。到了……真不错。”

他那忧郁的脸上增添了一层阴云：

“我不这么看，不。”

“那为什么？”她抬起她那时而露着羞怯与天真、时而又显得傲慢与挑逗的目光，朝那个脸色严肃的人望去。“你出来难道不是为了去可可种植园干活，为了挣钱吗？别扯其他事情了。”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他怒气冲冲地抱怨说，“对我来说，我可以一辈子在这条路上走下去。我可无所谓……”

她的笑声里包含某种痛苦的成份，但还没有达到悲伤的程度，仿佛她心甘情愿地忍受着自己的命运……

“好事与坏事一样，也终究会过去的。”

他胸中不由得升起了一股无法发作的怒火。他又一次压低了自己的声音，重复他在途中和那些不眠之夜曾多次向她提过的问题：

“你真的不愿意同我一起到乡下去吗？不愿意我们俩搞一小块地种可可吗？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有自己的种植

园，可以开始过……。”

加布里埃拉的语气虽然亲切温柔，但态度却十分明确：

“我曾对你讲过我的打算。我要留在城里，再也不想呆在农村了。我要去当个厨娘，洗衣服，或者去给别人打扫屋子……”

她在愉快的回忆中又补充说：“我曾在有钱人家当过佣人，学会了做饭。”

“你在城里不会有什么长进。和我一起呆在乡下，我们会越来越……”

她没有再回答什么。一路上她差不多是连蹦带跳地往前走的。她那蓬乱的头发上沾满了污垢，脚也受了伤，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的，看上去活象个疯子。但在克莱门特的眼里，她却是个漂亮的高个儿女人：蓬松的头发，秀气的脸蛋，长长的双腿，苗条的身材。这时候他的脸色更加阴沉了，他想永远把她留在身边。失去加布里埃拉的温暖，他如何能活下去呢？

当两群难民出发不久后相遇时，他就立刻注意到了她。她是与她的一个精疲力尽、病魔缠身和整天咳得颤颤巍巍的舅父一道出来的。最初几天，克莱门特只是远远地望着她，甚至没有勇气接近她。她从这边跑到那边，同别人攀谈，帮助他们和安慰他们。

在荆棘丛生的灌木林中度过的那些夜晚，在毒蛇遍地和令人恐惧的那些夜晚，克莱门特拉起了手风琴，琴声在寂静的夜空里回荡。黑人法贡德斯讲述着英雄好汉的故事，那些无法无天的匪徒们干下的事情。他曾经同强盗们混在一起，亲手杀死过许多人。有时他用那迟钝而又卑谦的目光注视着

加布里埃拉，当她求他打一铁桶水时，他便赶紧去把水打来。

克莱门特为加布里埃拉拉着手风琴，但不敢同她说话。有一天晚上，是她迈着跳舞般的步子，眼里闪烁着天真的神采，来到他的身边找他聊天的。她的舅父睡觉时象个呼吸困难的人那样颤动着身子，她自己斜倚在一棵树上。黑人法贡德斯说：

“有一次，有五个当兵的，我为了少费子弹，就用刀把他们宰了……”

在那个漆黑可怕的夜晚，克莱门特感到加布里埃拉就在自己身旁，但他甚至不敢瞧一眼那棵她依旁着的商陆树。手风琴的乐声消失了。在这万籁俱寂的时候，法贡德斯说话的声音显得分外响亮。加布里埃拉低声对克莱门特说：

“您接着拉下去吧！否则人家会注意的。”

他又奏了一支内地的曲子，但是感到喉咙里堵塞着什么，心里也觉得十分难受。姑娘低声地哼起了歌曲。当她若无其事地在他的身旁躺下时，已经是深夜了，篝火也奄奄欲灭。夜，是这样的黑，几乎看不见……

从那个奇异的夜晚以后，克莱门特一直提心吊胆地怕失去她。起初，他曾想过，自从有了那天的事以后，她再也不会离开他这个去可可种植地带的森林里碰碰运气的人了。但是没过多久，他的幻想破灭了。一路上她显得仿佛在他们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似的，她对他同对其他人一样。她生来就爱嬉笑，喜欢说笑话，甚至同黑人法贡德斯也开玩笑。她对别人投以微笑，从大家那儿获得她想要的一切。但是每当黑夜来临，她在照应好舅父之后，便来到他藏身的那

个僻静的角落里。

另一天，当他这个已被加布里埃拉迷住并把她看得象自己的生命一样的人，想对未来拟定出具体的计划时，她只是嘲讽似地一笑置之，然后便离开他，去照顾她那个越来越疲惫和消瘦的舅父了。

一天下午，他们不得不在途中停下来，因为加布里埃拉的舅父已经奄奄一息。他一直在吐血，再也无法忍受长途跋涉的劳累。黑人法贡德斯把她舅父象个包裹似的背在身上，走了很长一段路程。老人感到胸闷气憋，加布里埃拉守候在他的身旁。他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傍晚时分便离开了人世。此时几只秃鹰在尸体上空低飞盘旋。

这时候，克莱门特觉得她是个孤苦伶仃、心情悲伤和需要别人帮助的人。他第一次想到要谅解她。她只不过是个可怜的姑娘，差不多还是个需要别人保护的孩子。他走到她身旁，向她详细讲述了自己的打算，向她讲了许多关于他们将去的那个可可之乡的情况。他知道那些离开西阿拉时身无分文的人，几年后当他们回去游玩时，都是挥金如土的阔佬。这正是他所憧憬的。他想在那些还有森林的地方把树木砍掉，种上可可，这样便可拥有自己的土地，挣到相当多的钱。加布里埃拉将同他一起到那里去。要是那儿有神父，他们就结婚。她听后摇了摇头，不过现在已经不再嘲笑他了，而只是这样说道：

“我不到森林里去，不，克莱门特。”

又有一些人不断地死去了，他们的尸体被丢弃在路旁。荆棘丛生的灌木林已经过去，前面是肥沃的土地。天下起了雨。克莱门特越来越忧郁地与她谈着，向她解释他的计划的

可取之处。她只是一个劲儿笑着，晃着脑袋又一次拒绝了。一天夜里，他粗鲁地一下把她推开了：

“你并不爱我！”

突然，法贡德斯不知从何处钻了出来。他手里拿着武器，闪着炯炯的目光。加布里埃拉说：

“没什么，法贡德斯，没什么。”

因为她撞在了一棵树上。他们两人就是在这棵树旁睡觉的。法贡德斯低着脑袋走开了。加布里埃拉在笑，克莱门特心里却越发恼火。他走到她身边，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腕，这时她已经躺在草地上，脸也划破了。

“我甚至想把你杀死，也把自己杀了……”

“为什么？”

“因为你对我没有感情。”

“你真是个傻瓜……”

“天哪！我该怎么办呢？”

“那有什么关系……”她说着便把他拉到自己的身边。

这时，在这旅途的最后一天，他脑子里茫然无措，不知如何是好。他终于下了决心，放弃了自己的打算而留在伊列乌斯，因为唯一重要的是待在加布里埃拉的身边。

“既然你不愿意跟我走，那我就留在伊列乌斯，不幸的是，除了种田我什么手艺也没有，我什么也不会做……”

她以出其不意的动作抓住了他的一只手，使他感到得意和幸福。

“不行，克莱门特，你别留下来。干吗呢？”

“什么干吗？”

“你来这里是为了挣钱，种可可，随着时间的过去，有

朝一日当个庄园主。这是你所乐意的事。你为什么要留在伊列乌斯受苦呢？”

“为了能看见你，为了永远和你在一起。”

“假使某个人再也见不着呢？最好还是别留下来，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道。谁知道将来哪一天或许我们还会相见的。那时你将是个富翁，甚至连我都不认了。”

她很平静地说完了这番话，好象他们不相识一样。

“但是，加布里埃拉……”

他不知道怎样回答她，忘掉了自己的理由以及那些骂人的脏话。他真想揍她一顿，让她懂得是不能要弄男人的，但是他能说出来的，仅仅是下面这句话：

“你对我没有感情……”

“你是我遇到的一个好人，现在旅行结束了。”

“这么说，你不愿意我留下来罗？”

“干吗呢？为了让你受苦？毫无必要，你有你的打算，你继续赶你的路吧。”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愿意去乡下，不去。别的事情怎么样，只有上帝才知道！”

他一声不吭地呆着，心中充满了痛苦；他真想在旅途结束前把她杀死，然后结束自己的生命。

她满面笑容地说道：

“没有关系，克莱门特。”

第 二 章

格洛丽娅的寂寞

（她倚在窗口长吁短叹）

“那些落后无知的人无法理解新的时代、进步和文明，他们再也不能统治下去了……”

（引自“博士”发表在《伊列乌斯日报》上的一篇文章）

格洛丽娅的哀怨

一团烈火在我胸中燃烧，
啊！在我胸中燃烧。
（它将会把谁燎烤？）
一位“上校”赠给我财富，
这笔财富多得数不胜数，
路易十五式的床、椅
　　供我休息；
穿着的有真丝衬衣，
　　还有洁白的细麻纱罩衫。
无论是丝绸锦缎
还是最细的麻纱
　　做成的紧身胸衣，
都包裹不住
　　这团燃烧着我胸中寂寞的烈焰。

我有遮荫的小伞，
我有随意花销的金钱。
买东西专挑物品最昂贵的商店，
让他们把用费记上帐单。
我想要的东西都能买到，
可心里却燃烧着情火一团；
假若我所需要的东西不能享有，
所有这些东西又何足一谈。

女人们见我时侧目而过，
男人们远远地把我瞅个没完，
我就是“上校”的格洛丽娅，
那个庄园主的情妇。
颈上围一条雪白的围巾，
胸中燃烧着一团火焰。

哎！我想要一位大学生，
他唇边的茸毛刚刚萌生；
我想要一位身着军装的士兵，
他身强力壮，威武英俊。
我希望有一个情人，
好扑灭这燃烧的情焰，
结束这孤独的处境。

一团烈火在我胸中燃烧，
啊，在我胸中燃烧。
（谁将在烈火中燎烤？）

一 窗口的诱惑

格洛丽娅的寓所座落在广场边的街角上，每天下午，她都侧身倚在窗口，使路过这儿去教堂的老处女们异常反感，每天作晚祷的时候，总要引起这样一些议论：

“真不害臊……”

“只要瞧上一眼，男人们即使不想犯罪也会犯罪的。”

“甚至连孩子们的眼睛也要失掉童贞的。”

身穿象征着处女贞操的黑色衣服的多罗特娅，是个言词尖刻的人，她颇为激动地嘟哝道：

“科里奥拉诺‘上校’本应给她把家安在偏僻的胡同里，可他一来到这儿，就让她在全城几个大户人家的门前住了下来……就在男人们的鼻子尖儿下面……”

“离教堂这样近，甚至也是对上帝的亵渎……”

从下午五点起，酒吧间里就挤满了客人，男人们一个个睁大了眼睛，眺望着广场对面格洛丽娅的窗口。若苏埃老师高高的个儿，瘦瘦的身材（正如他自己曾在一首诗里所写的那样：“象一株忧郁而孤独的桉树”），颈上系着带白点的蓝蝴蝶领结，抹过发蜡的头发闪闪发光，不过双颊却因患结核病而陷了进去。他拿着一本诗集，正穿过广场沿着通往格洛丽娅家的人行道走去。广场尽头的街角上，有个精心养护的花园，里面栽着玫瑰、茶花和百合花，花园门口，长着几株茉莉花树，梅尔克·塔瓦雷斯的崭新住宅就矗立在花园的中央。这座房子成了模范文具店里人们激烈而又辛辣的议论的话题。这是一幢具有“现代派风格”的建筑，是蒙迪尼奥·

法尔康聘来的建筑师设计的第一所住宅，它在知识界人士中间引起了无休无止的争论。它那明快、简洁的线条，与殖民地时代的结构呆板的深宅大院和低矮的房舍恰成对照。

花园里，梅尔克的独生女儿、长得如花似玉的马尔维娜正跪在花丛中一边侍弄花草，一边胡思乱想。她在修女学校读书，是若苏埃热烈追求的对象。每天下午，这位教师上完课和去模范文具店参加届时必到的闲聊之后，便来到广场上散步，数十次地在马尔维娜家的花园前面徘徊，数十次地用恳求的目光盯着那位姑娘，默默地向她表示自己的衷情。纳西布的酒吧间里，那些每天必到的常客，这时又都纷纷光临了，他们笑嘻嘻地议论说：

“教师这个人真固执……”

“他想在经济上能够独立，想不栽一株可可树就把种植园弄到手……”

“他是忏悔去的……”老处女们看见他兴冲冲地来到广场上时这样说道，并对他和他那火热的单相思表示同情。

“我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个自以为了不起的水性杨花的荡妇。她在等待什么呢？一个比这位小伙子更聪明的人吗？”

“但他是个穷光蛋……”

“贪图金钱的婚姻是不会带来幸福的。一个这么好的小伙子，这样有文学造诣的人，甚至还能写诗……”

若苏埃走到教堂附近时，放慢了急促的脚步，摘下帽子，向老处女们躬身施礼，几乎把腰弯成了两截。

“一位这样有教养的人，这样彬彬有礼的青年……”

“不过他的胸部不太好……”

“普利尼奥大夫说他的肺没有毛病，只是体质弱一点。”

“一个不要脸的女人，她就是这么个人！因为长着一张漂亮的脸蛋，父亲又有钱……而这个小伙子是个穷光蛋，这样热恋着她……”一位穿着紧身胸衣的老处女感叹道。

在老处女们同情的议论和酒吧间传出的欠公允的评论声中，若苏埃慢慢地往格洛丽娅的窗口走去。他是去看那个容貌美丽而态度冷漠的马尔维娜的。每天傍晚，他都拿着一本诗集慢慢地在这里散步。但是，当他从窗前经过时，一双痴情的眼睛却盯着格洛丽娅。他的目光沿着她的胸部向上移去，从晒得黝黑的脸蛋，厚厚的、贪婪的嘴唇，一直到那眯缝着的、总是流露出挑逗神情的眼睛。若苏埃一双多情的眼睛露着罪孽而淫猥的欲望在向上仰望，他那苍白的脸上泛起了一片红润。这一切瞬息间便过去了，因为当那个声名狼藉的窗口的诱惑物消失之后，他的眼睛便恢复了恳求和失望的神色，脸也显得更加苍白，于是，他掉转脸向马尔维娜那边看了过去。

当富有的庄园主科里奥拉诺“上校”把他这位令人垂涎的情妇和如此诱人的尤物安顿在圣塞瓦斯蒂昂广场上的那座住宅里时，若苏埃老师对他这种考虑欠当的主意也曾在心里嘀咕过，因为这儿是豪门巨富居住的地方，离梅尔克·塔瓦雷斯的家只有咫尺之距。如果在离马尔维娜家的花园远一些的其他任何一条街上，趁着月黑，他也许会冒险去受用格洛丽娅眼睛里向他允诺的一切的，格洛丽娅微启朱唇在向他呼唤呢。

“那妖精已经盯上这个小伙子了……”

老处女们身穿扣子一直系到颈部的黑色长罩衣，肩上披着黑色的披肩，活象那些栖息在小教堂门廊前的夜鹰。她们看见格洛丽娅的脑袋随着在梅尔克“上校”家门前徘徊的若苏埃而转动。

“他是个挺规矩的青年，只有马尔维娜他才看得上眼。”

“我去向圣塞瓦斯蒂昂许个愿，”长得象圆柱一样的金基娜说，“让马尔维娜能爱上他。我将给他供奉一支最大的蜡烛。”

“我也给他供上一支……”体形干瘦的弗洛丽塔加重语气说，以表示对她妹妹的支持。

格洛丽娅倚在窗口，几乎象呻吟似地在唉声叹息，那交织着渴望、忧伤和恼怒的哀怨声一直飘到广场的上空方才消逝。

她心里充满了对男人的愤恨。他们都是些懦怯和虚伪的东西。在那闷热的下午，当其他人家都紧闭着窗户，广场上空无一人的时候，如果他们是孤身独影地经过格洛丽娅敞开着的窗前时，没有一个脸上不堆满笑容，恳求她能瞧上他们一眼，并且以激动的神情向她问候“午安”。可是，只要广场上有人，哪怕是个老处女，或者身边有个伙伴，他们就会转过脸去，眼睛看着另一边，煞有介事地显出自己好象讨厌她待在窗口。甚至那些只身经过这儿时向她大献殷勤的人，这时脸上也装出一副节操受到了侮辱的样子。格洛丽娅真想把窗子朝他们脸上扔过去，但是，唉！当她意识到她在寂寞中所能享有的唯一东西就是男人们眼神里流露出的欲念的火花时，她就手软力怯了。诚然，这样的火花对于她和她的企求

来说那是太微不足道了。不过，如果把窗子向他们脸上扔过去，就连这样一些微笑，这些厚颜无耻的目光和吞吞吐吐、闪闪烁烁的言词也都要失去的。在伊列乌斯，已婚的女人都是待在家里操持家务的，但是没有哪个结过婚的女人象这位少妇那样被管得如此严厉，使别人几乎没有接近她的可能。科里奥拉诺“上校”可不是一位闹着玩的人。

人们惧怕这位“上校”，甚至连向可怜的格洛丽娅打声招呼也不敢。只有若苏埃与众不同。每天下午，他都要数十次地从格洛丽娅的窗下走过，每一次路过这儿，他的目光总是充满着激情，而当他走到马尔维娜家的大门前时，他那痴情的眼神里的光彩便黯然了。格洛丽娅知道教师心里这股激情，并且也十分讨厌这个女学生，因为在这样一位如此多情的男人面前，她却显得冷若冰霜，因此格洛丽娅嘲笑她是个惹人讨厌和傻头傻脑的女人。她深知若苏埃心里的这股激情是献给马尔维娜的，尽管这样，她仍然以那种诱人和允诺的笑容向若苏埃微笑，而且心里对他充满了感激之情，因为即使马尔维娜站在大门口，他也从来没有把脸转过去。哎！要是他再大胆一点，夜里来推一下格洛丽娅没有上锁的那扇临街的大门，谁知道一下子会……那时，她会使他忘掉那个高傲的姑娘的。

若苏埃不敢去推临街的那扇结实的大门。谁也不敢这样做，人们都怕那些老处女们尖刻的嘴舌，害怕城里那些喜欢对别人的私生活说长道短的人，担心会因此而闹得满城风雨，特别是害怕科里奥拉诺“上校”。大家都知道儒卡和希基塔那桩事情的结局。

那一天中午休息时，若苏埃来得比往常早，广场上空空荡

荡，酒吧间里只有几个过路的客商以及玩跳棋的“博士”和“司令”。为了庆祝修女学校改为公立学校，这天下午，埃诺什给孩子们放了半天假。若苏埃老师已经去集市上逛了一圈，他看见“人市”上来了一大群逃荒的人。接着又在模范文具店待了一会儿，现在他正在酒吧间一边喝着混合饮料，一边与纳西布聊天：

“来了一大批逃荒的，内地闹旱灾了。”

纳西布满感兴趣地问道：“也有女的吗？”

教师想知道他感兴趣的原因：“你这样需要女人吗？”

“您别开玩笑。我的厨娘走了，我正要另找一个。有时候，在这些逃荒的人里面会有个把……”

“是的，有几个女人。这些人真可怕，一个个穿得又破又烂，脏得要命，好象都发臭了……”

“待一会儿我到那里去一趟，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

马尔维娜没有在门口露面，若苏埃显得不耐烦了，纳西布告诉他：

“姑娘在海滩边的大道上。她和几个女伴刚过去不一会儿……”

若苏埃付了钱以后就站了起来。纳西布待在酒吧间的门口，目送着他离去；当一个人感到在热恋着某个人的时候，那应该是件美好的事。如果所爱的姑娘不怎么答理，那就更应当去追求她。这样，两人迟早终将结成眷属的……格洛丽娅又在窗口出现了，纳西布眯缝着一双如饥似渴的眼睛在望着她。要是有一天“上校”把她遗弃了，伊列乌斯将会出现一场空前未有的竞争，但是即使这样，也不会给他留下什么残羹剩汁，因为那些有钱的“上校”是不会容许他……盛满

甜食和冷菜的托盘已经送来了，来喝开胃酒的顾客将会感到满意的。只是他，纳西布，再也无法付给多斯雷伊斯两姐妹这样一笔钱了。待晚餐时顾客少一点后，他打算到灾民营去一趟。谁知道他有没有运气找到一位厨娘呢？

突然，嘈杂的说话声和叫喊声打破了下午的宁静。“司令”手里捏着棋子，中断了正在下着的棋局，纳西布朝门口走了一步，叫喊声愈来愈大。

出售多斯雷伊斯姐妹甜食的小黑人杜伊斯卡，从林荫道那边跑了过来，同时用手稳住顶在头上的托盘。他在叫嚷着什么，但是听不清楚。“司令”和“博士”好奇地转过身子，几个客人也同时站了起来。纳西布看见若苏埃和其他几个人在林荫大道上匆匆忙忙地向前移动着。最后听清楚小黑人的叫声了。

“热苏伊诺‘上校’把西尼娅济尼娅夫人和奥斯蒙多大夫打死了，血流了一地……”

“司令”推开了赌桌，几乎跑着似的走了出去。“博士”也跟着他走了。纳西布犹豫了片刻之后，快步流星地走了出去，以便追上他们。

二 残酷的法律

打死人的消息顷刻间就四下传开了。从乌尼亚奥山岗到孔基斯塔山岗，在海滩上高雅的别墅里和山羊岛上的窝棚里，在蓬塔尔和马利亚多，在居民家里，到处都在谈论这件事情。另外，这一天正好是赶集的日子，从内地以及附近一些小镇上和种植园来城里购买东西或出售物品的人挤满了大街

小巷。无论在食品店、百货店、药房、诊疗所和律师事务所里，还是在可可出口公司、圣若热总公司和圣塞瓦斯蒂昂教堂里，人们交谈的唯一话题就是这件事。

尤其在酒吧间里，打死人的消息一传开，顾客便随之增加了很多。特别是坐落在离发生这场悲剧的地点不远的维苏威酒吧间，更是如此。一些好奇的人，聚集在海滩上牙科大夫的那座带游廊的平房前面，一位警察守护在屋门口向大家进行解释。人们把呆若木鸡的女佣人围在中间，想打听一下事情的详细经过。在一片喧闹声中，修女学校的一群女学生，一边在海滨大道上卖弄风情，一边窃窃私语。若苏埃乘机走到了离马尔维娜不远的地方。看着这群年轻的姑娘，他不禁想起了罗密欧与朱丽叶①、爱洛绮丝与阿贝拉尔②、迪尔塞乌与玛丽利娅这些举世皆知的恋情逸史。

人们最后都来到了纳西布的酒吧间，一下便把桌位都坐满了，大家议论纷纷。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在这件事上庄园主干得有理，没有一个人为那个美丽而可怜的西尼娅济尼娅申辩几句，甚至连教堂门廊下的那些女人也是如此。热苏伊诺“上校”又一次表明他是个有魄力、勇敢、果断和完美无缺的人，就象他在掠取这片土地时淋漓尽致地表明的那样。根据人们的记忆，公墓里和路旁边很多十字架下面的死者，就是被他手下的那些人杀害的，这些强盗的名声人们是忘记不了的。他不仅曾经利用土匪为自己干过事，而且还在一些

---

①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剧作家。诗人莎士比亚的名作《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剧中的两个主要人物。

②中世纪发生在法国的一场爱情悲剧的两个主要人物。

众所周知的场合亲自率领他们进行过活动。象那次与已故的头目福图纳托·佩里拉手下的人发生的冲突就是这样。这件事发生在危险的费拉达斯大路上一个名叫博阿莫尔特的交叉路口，他是个胆大妄为、冥顽不化的人。

这位热苏伊诺·门多萨是阿拉戈阿斯州①一家姓门多萨的名门之后，他是在争夺土地的年代来到伊列乌斯的，当时年纪还很轻。他开伐森林，垦荒种地，并凭借武力占有了其他的土地，就这样，他的家产日积月累地多了起来，他的名字也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后来他娶了西尼娅济尼娅·格德斯。她出身于伊列乌斯一个历史悠久的家族，是当地的美人，从小失去了父亲，这样就成了奥利文萨附近一片椰林的继承人。她比热苏伊诺差不多要年轻二十岁，长得非常漂亮，是光顾鞋店和布店的常客，也是圣塞瓦斯蒂昂教堂庆典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她与“博士”是远房亲戚，一年中有很长时间都在庄园里度过，在婚后的那些岁月里，西尼娅济尼娅从来没有给城里那些搬弄是非的人以散布流言蜚语的口实。突然，在那个阳光灿烂而宁静的午休时刻，热苏伊诺·门多萨“上校”用左轮手枪向他的妻子和她的情夫开枪射击。这件事震动了全市，把大家又带到了遥远年代那种血流遍地的气氛里，甚至使纳西布也忘记了他的厨娘已经出走了这样一件严重的事情。“司令”和“博士”也因此忘记了他们所关心的政界事务，就连拉米罗·巴斯托斯“上校”，在得知这一不幸事件后，也不再考虑蒙迪尼奥·法尔康的事了。消息象闪电一样飞快地传开了，它使人们更加尊敬和钦佩这位身材瘦削、脸

---

①巴西东北部的一个州。

上略带阴郁神情的庄园主。因为在伊列乌斯，一个被妻子欺骗了的丈夫只有用鲜血才能洗净他名誉上沾染的污点。

事情就是这样，在一个刚刚结束了混乱状态和连绵战争的地区，当人们还是沿着土匪开辟的、以伏击战中死者的十字架为标记的那些羊肠小道来修建驴群甚至卡车通行的道路的时候，人的生命真是轻如草芥，对欺骗丈夫的妻子除了打死以外，别无其他适用的法律。这是一条古老的法律，它产生于种植可可的最初年代，虽然没有写在纸上，没有载入法典，但它却是最有效的法律。每一次法院开庭议决凶手的命运时，这条法律都是被全体一致地加以肯定的，从而使它凌驾于要求对杀人者以惩处的文字法律之上。

尽管城里三个电影院以及舞厅和进步俱乐部的茶话舞会最近展开了招徕顾客的竞争，尽管每个礼拜日下午都有足球赛和讲演会——这些讲演会是巴伊亚甚至里约热内卢一些文学家来此举办的，他们到伊列乌斯来是想在这个富饶而文化落后的地方弄几个钱——法庭每年举行的两次审判却是全市观众最多、最为热闹的娱乐。出席审判的著名律师里有埃泽基埃尔·普拉多博士，毛里西奥·凯雷斯博士，还有大嗓门儿的讼棍儒昂·佩绍托，他们都是受人欢迎、能言善辩、大名鼎鼎的演说家，他们的言词能叫人颤抖，催人落泪。毛里西奥·凯雷斯博士与教会和神父们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是圣若热教友会的会长，引证圣经的专家。在入法学院之前，他曾是神学院的学生，喜欢拉丁文的语句，有人把他看得与“博士”一样博学多知。法庭上的辩论通常要持续好几个小时，答辩与反答辩的争论往往要拖到次日凌晨才能结束，这样的审判乃是伊列乌斯最重大的文化活动。

人们围绕着赦免还是惩办凶手压下大笔赌注，因为伊列乌斯的人都有赌博的癖好，任何事情都可以成为他们打赌的借口。有一个时期，判决的结果也会引起新的枪杀，造成新的死亡；这种情况现在比较少见了。例如，佩德罗·布兰当“上校”就是在法庭宣判他无罪之后，被人在市政大厅前的台阶上打死的。这位“上校”和他那帮土匪曾经惨无人道地杀害了基科·马丁斯，因此，后者的儿子便这样亲手为他父亲报仇雪恨。

相反，如果法院开庭审理的是一件由于通奸而引起的杀人案，那末谁也不愿意打赌：因为大家都知道，审判的最后的公正结果，将是全体法官一致同意宣判凶手——淫妇之夫——无罪。人们到法庭来只不过是为了听听演说、起诉书和辩护词，同时也希望能从审讯中或律师的讲话里透露出一星半点污秽下流的情节。惩处凶手，这是不可能的！这将违背当地的法律，这种法律要求用鲜血来洗刷丈夫被玷污的名誉。

围绕着西尼娅济尼娅和牙科医生的悲剧爆发了一场动感情的评论和争论。对这件事众说纷纭，列举的细节也互有出入，但是在一件事上是完全一致的，即大家都认为“上校”干得有理，并交口夸赞他这种男子汉的举动。

三 黑色的长统袜

每当逢集的日子，维苏威酒吧间的生意就更加兴隆了。在发生凶杀案的那天下午，顾客的人数多得异乎寻常，店里热闹得如同过节一般。这一天，除了那些喝开胃酒的常客和

来城里赶集的人以外，还有其他许多到这儿来打听新闻的人，他们一直走到海滩那边，偷偷地观察了一下牙科大夫家里的动静，然后又回到了酒吧间：

“谁能相信！她是不离教堂的……”

纳西布从一张桌子忙到另一张桌子，催促堂倌们把手脚放快一些，同时脑子里在估量能赚多少钱。如果每天都能发生这样一件杀人案，那他很快就可以有钱买进自己梦寐以求的可可种植园了。

蒙迪尼奥·法尔康与克洛维斯·科斯塔在维苏威酒吧间会晤后，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议论，但他却毫不介意，只是付之一笑，因为他正在以全部精力忙于实现他的政治宏图。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当决定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但是无论“博士”还是“司令”，除了那件杀人案以外，他们对其他任何事情似乎都不感兴趣，上午的这次会谈也好象压根儿不曾有过一样。蒙迪尼奥几乎还没有感觉到，这位牙科大夫——他在海滩上的邻居和寥寥无几的海水浴伴之一——已经不在人世了，他觉得这件事几乎是伊列乌斯的一桩丑闻。在那种悲剧性的气氛中，秉性暴躁的“博士”却觉得心情怡然，说什么西尼娅济尼娅使人们想起了皇帝的奥菲尼西娅：

“西尼娅济尼娅夫人与阿维拉一家是亲戚，这是个出风流女子的家族。她可能象她的表姐那样，生来就是个薄命的人。”

“哪个奥菲尼西娅？她是谁啊？”一个来到伊列乌斯赶集的里约多布拉索商人想知道其中的原委，并且希望能把这件杀人案的详细情节一字不漏地带回他的镇上去。

“她是我的一位先辈，这位薄命的美人曾经激起诗人特奥多罗·德·卡斯特罗的灵感，并使堂·彼得二世①也爱上了她，但由于没有能够跟他一道远走高飞，结果忧郁而死。”

“跟他到哪儿去？”

“活见鬼，到那个……”儒昂·富尔仁西奥开玩笑说，“到床上去，到她该去的地方去……”

“博士”解释说：“到皇宫里去。就是做彼得二世的情人她也不在乎，她的哥哥路易斯·安东尼奥·德阿维拉，这位巴拉圭战争中的上校，不得不对她严加看管，结果她忧郁而死了。在西尼娅济尼娅夫人身上有着奥菲尼西娅的血统，那个具有悲剧特质的阿维拉家族的血统。”

这时，“公鸡”先生进来了，他情绪激动地在席间透露了这样一个消息：

“一封匿名信，是热苏伊诺在庄园里发现的。”

“谁写的？”

人们在心中默默地猜测着，蒙迪尼奥利用这个机会向“司令”低声问道：

“克洛维斯·科斯塔怎么啦？您跟他谈过没有？”

“他正在写关于杀人案的消息，报纸甚至因此推迟出版。我已经约好今晚在他家里跟他谈一谈。”

“那我走了……”

“您走啦？就这么走吗？”

“我并不是这儿的人，我的朋友……”出口商笑道。

---

① 彼得二世（1825—1891），巴西国王。

这两个人对桌上的美馔佳肴如此兴味索然，使大家感到十分惊讶。蒙迪尼奥穿过广场后，路上遇见了若苏埃老师，他正领着一群修女学校的年轻姑娘。出口商走过马尔维娜身边时，她的一双眼睛露出了熠熠的光芒，嘴角漾起了笑意，随手整了整自己的衣裳。若苏埃由于有马尔维娜的陪伴而感到非常得意。他再一次向蒙迪尼奥祝贺。因为他的斡旋而使学校得到了批准。

“伊列乌斯的这桩好事也多亏了您……”

“过奖了！区区小事，……”他好象一位慷慨大度的君主那样在分发俸禄，分封贵族称号，赠送金钱和赏赐恩惠。

“先生，您对这桩人命案是怎么看的？”伊拉塞玛站在她家花园的门口问道，这是个热情似火、皮肤黝黑的姑娘，她的一些风流逸事已经引起了不少议论。

马尔维娜朝前走了几步，想听一听他的回答。蒙迪尼奥张开双臂说：

“得知一个漂亮女人死去的消息总是令人悲伤的，尤其是这样一个女人，真可怕。一个美貌的女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但是，她欺骗了自己的丈夫。”那位看上去象个年轻姑娘，但实际上已经是老处女的塞莱斯蒂娜责备说。

“在死亡与爱情两者之间，我宁愿要爱情……”

“您也作诗吗？”马尔维娜微笑着问道。

“谁？我吗？不，小姐，我没有那样的天赋。这儿的诗人是我们的教师。”

“我觉得您会写诗。您刚才说的话就象一首诗……”

“毫无疑问，这是一句很优美的话。”若苏埃赞同道。

蒙迪尼奥第一次留神地看了看马尔维娜，这是个生得挺俊俏的姑娘，她那双大大的、令人难以捉摸的眼睛一直在注视着他。

“因为您是个光棍才说这样话的。”塞莱斯蒂娜一字一顿地说道。

“咱们彼此彼此，对不对？”

所有的人不禁哄然大笑，蒙迪尼奥与大家道别后，马尔维娜那一双若有所思的眼睛依然在盯着他。伊拉塞玛在一旁浪声浪气地笑道：

“这位蒙迪尼奥先生……”出口商在回家的路上已经走远了。“多漂亮的小伙子！”

在酒吧间里，阿里·桑托斯这位在《伊列乌斯日报》从事新闻报导的阿里奥斯托①，出口公司的职员和鲁伊·巴尔博扎学社的主席，在桌子跟前弯着身子低声地讲了这样一个细节：

“她身上一丝不挂……”

“从上到下？”

“全脱光了？”“司令”心情急切地问道。

“脱光了……仅仅穿了一双黑色的长统袜。”

“黑色的？”“公鸡”先生怪声怪气地问道。

“噢！黑色的长统袜。”“司令”把舌头笃、笃、笃地打得直响。

---

①意大利诗人（1474—1533），文艺复兴时期的杰出代表之一，主要作品有叙事诗《疯狂的奥兰多》、喜剧《金柜》、《妖术》等。

“骚货！……”马里西奥·凯雷斯博士嘴里骂道。

“她想必是个美人。”阿拉伯人纳西布站在那里，好象突然看见了赤身裸体的西尼娅济尼娅夫人仅仅穿着一双黑色长统袜。他不禁发出了几声叹息。

这个细节后来大概也写进了案情材料。毫无疑问，牙科大夫的情况也被大肆渲染了。这位来自省城的年轻小伙子生在巴伊亚，并在那里读完了大学；几个月以前，他获得了学位，后来被这地方遐迩闻名的富庶和繁华所吸引，才从巴伊亚来到了伊列乌斯。他的事业本来是一帆风顺的。他租下了海滩上那座带游廊的平房，在正厅里开设了自己的诊所。从上午十点到中午，以及下午三点到六点，在附近散步的人透过诊所宽阔的窗户，可以看到里面那一张日本制造的闪闪发光的牙科椅，看到这位长着一口洁白的牙齿、举止潇洒的牙科大夫在给张着嘴的病人看牙。他的父亲是巴伊亚的一位有权势的商人，在智利大街经营买卖，曾经为他提供资金来开设诊所，并且在头几个月里每个月都帮助他一笔钱，作为他的开销之用。

诊所设在正厅里，设备一应齐全，但是庄园主却发现自己的妻子——正如阿里讲述的以及案情材料里所写的那样——仅仅穿了一双“淫秽的黑色长统袜”躺在卧室里。至于奥斯蒙多·皮门特尔，他更是一丝不挂，既没有穿任何颜色的袜子，也没有穿任何衣裳来遮掩他这个相貌迷人的翩翩少年的身躯。庄园主朝他们各打了致命的两枪。他是个弹无虚发的人，就是在漆黑的路上、混乱的夜晚以及伏击战中，也常常能百发百中。

纳西布的店里没有足够的人手，在顾客盈门的酒吧间，

“懒小子”和“尖嘴”从一张桌子忙到另一张桌子，为客人们端菜上酒，不时从人们的交谈中捕捉一点谈话的细节。小黑人杜伊斯卡也在给他们帮忙，同时打听谁将为牙科大夫垫付一个星期的糕点钱。他曾每天下午给这位大夫家里送过一块玉米煎饼和甜薯饼，另外还有木薯饼。纳西布看到酒吧间里挤满了顾客，而多斯雷伊斯两姐妹送来的一盘点心和冷菜已经卖光了，他不由得一次又一次地骂起了菲洛梅娜老婆子。那几天正是新闻和奇事层出不穷的日子，她却突然离开了这儿，使他失掉了厨娘。阿拉伯人纳西布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桌子，或是与客人们交谈，或是与朋友们喝一两杯，但是，他无法尽情地享受议论这场悲剧的乐趣。如果不是缺少厨娘这件事弄得他忧心忡忡的话，他肯定也会尽情地去交谈的。象情节如此丰富的事情——我的上帝，还有黑色的长统袜呢！——并不是每天都会发生的。但他不得不马上出去一趟，到“人市”上的逃荒者中间寻找一名厨娘。

“懒小子”真是个不可救药的懒虫，他手里拿着杯子和酒瓶，却竖起耳朵站在那里，以便把人们交谈的内容听个清楚。

“干活去吧，‘懒小子’！……”

小伙子停在桌子跟前，他也和大家一样希望听听小道新闻，了解一下“黑色的长统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的朋友，袜子精致极了，是外国货……”阿里·桑托斯又补充了一些细节，“这样的货在伊列乌斯是没有的……”

“想必是他派人到巴伊亚他父亲的商店里买来的。”

“怎么回事！”曼努埃尔·达斯昂萨斯吓得下巴都要掉

下来似的，“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事都有……”

“当热苏伊诺进去的时候，他们正搂抱在一起呢，所以连他走进去都没有觉察出来。”

“而且女佣人看见热苏伊诺时，还惊叫了一声……”

“在这种情况下是什么也不会听见的……”“司令”说。

“干得好！‘上校’报仇雪恨了……”

毛里西奥博士感到自己好象已经置身在法庭上似的：

“在这种情况下，他只不过做出了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都会做得出来的事情。他所干的就象任何一个正直的人应该干的那样：人生下来不是为了当王八；雪耻解恨的办法只有一种，这就是他使用的办法。”

人们的交谈从一张桌子扩展到另一张桌子，在这样人声嘈杂的聚会上，听不到叫嚷喧哗；市里的一些社会名流都聚集在这里，为西尼娅济尼娅的青春年华辩护。三十五年来埋藏在她心底的欲望，突然被牙科大夫的甜言蜜语所唤醒，变成了猛烈燃烧的情火。这位牙科大夫的口才，那波浪形的长发，以及一双悒郁忧伤的眼睛，都使他宛如那座被利箭射穿的圣塞瓦斯蒂昂的雕像，这座雕像就供奉在酒吧间旁边广场上的小教堂的主祭坛上。阿里·桑托斯以前曾和牙科大夫一起参加过鲁伊·巴尔博扎学社的文学座谈会。每个星期天的上午，他们两个人在寥寥无几的听众面前朗诵诗歌和散文。他向人们讲述了所有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刚开始的时候，她觉得奥斯蒙多就象她信仰的圣塞瓦斯蒂昂，两双眼睛长得一模一样。

“经常出入教堂的结果就是这样……”以反对教会而出

名的“公鸡”先生议论道。

“确实，”里贝里托“上校”赞同道，“一个成天拽着修道士法衣的已婚女人总不是个好玩艺儿……”

她躺在日本制造的治疗台上，听着站在身旁为她补那三颗牙齿的牙科大夫的温柔话语，以及象诗歌一样美丽动听的词藻……

“他还真有诗才呢，”“博士”赞同道，“有一次，他给我吟咏了几首十四行诗，写得妙极了，那是优美的抒情诗，可以与奥拉沃·比拉克①的诗媲美。”

“与她的丈夫相比，他是个大不一样的人，她的丈夫性格粗暴，沉默寡言，年纪比她大二十岁，而牙科大夫却比她年轻十二岁！他那双和圣塞瓦斯蒂昂一样的、充满着哀求神色的眼睛……天哪！哪个女人能够抵挡得住呢？尤其是一个年华正茂的女人，她年迈的丈夫不仅举止粗野，对她感到厌倦，大部分时间都有家不归，待在种植园里，而且已经被庄园里的那些黑人小姑娘、一些情窦初开的农家少女弄得神魂颠倒，加上她自己又无儿女需要操心和照顾，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抵挡得住这种诱惑呢？”

“您别为这个不要脸皮的女人辩护了，我亲爱的阿里·桑托斯！”毛里西奥·凯雷斯打断了他的话，“一个贞洁的女人是一座攻不破的堡垒。”

“血统……”“博士”说道，那忧伤的语调好象表明，他因很久以前咒骂了别人而感到心情沉重。

“您又谈血统了，您想把那种只不过是眉来眼去而没有

---

①奥拉沃·比拉克（1865——1918），巴西著名诗人。

产生什么后果的柏拉图式的爱情和这种乌七八糟的淫荡行为相提并论，把天真无邪的闺秀和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混为一谈，把我们的道德典范、圣明的皇上拿来和这个邪恶的牙科大夫比较……”

“谁作这样的比较？我讲的只不过是遗传方面的问题，有关我亲属的血统……”

“我不替任何人辩护，”阿里声明说，“我讲的只不过是一些事实。西尼娅济尼娅也不去参加教堂的庆典活动了，而是到进步俱乐部的茶话舞会上去……”

“伤风败俗之事盖出于此……”毛里西奥博士插话说。

“她把治牙的时间拖长了，现在也不用牙钻了，卧室里暗黑的床铺代替了诊所里闪光发亮的金属牙科椅。”

“懒小子”手里拿着一个酒瓶和一只酒杯呆在那里，一面瞪大了两只年青人的眼睛，咧着嘴傻笑，一面如饥似渴地听着这些详情细节。阿里·桑托斯以一句自认为是碑文式的话总结说：

“因此，命运使一位贞洁、虔诚和胆怯的太太变成了悲剧的主角……”

“主角？您别给我来这一套文学上的玩艺儿！您别想宽恕这个淫妇！我们到哪儿才能收场呢？”毛里西奥博士威胁性地把手举了起来，“这一切都是今天在我们这个地方开始流行的一些伤风败俗的事情造成的：黄昏时候的舞会，各个地方的晚会，漆黑的电影院里的谈情说爱。电影教人怎样欺骗自己的丈夫；这是堕落，……”

“等一等，博士，您别责怪电影和舞会。在这以前，女人对自己丈夫不忠贞的事早已有之。这种风气来自 夏 娃 和

蛇①……”儒昂·富尔仁西奥笑道。

这番话得到了“司令”的支持，而律师的眼前好象出现了这一场面的幻影。对那些把自己的家庭职责抛诸脑后的有夫之妇，“司令”同样不主张原谅她们，但是不能因为这样，就责怪进步俱乐部、电影院……为什么不责怪某些对自己的妻子毫不关心的丈夫呢？他们象对待女仆一样对待她们，但另一方面，却把金银首饰、香水、昂贵的衣服和奢侈品送给自己的情妇，送给由他们供养的婊子，或者甚至送给那些为之购置房子的混血女人。只要到广场那儿看一看就够了，格洛丽娅的穿戴那样华丽，衣服比任何一个太太都讲究。难道科里奥拉诺“上校”也能为他的妻子这样破费吗？

“这倒也是的，她已经是个老态龙钟的女人了……”

“我并不是说她，而是讲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情。是不是这样？”

“结了婚的女人应该呆在家里，生儿育女，照顾丈夫和家庭……”

“而妓女们倒该去挥霍钱财？”

“我看那个牙科大夫没有多大的过错。总之……”由于担心“司令”激愤的言辞可能被在场的庄园主们误解，儒昂·富尔仁西奥打断了这场争论。

牙科大夫是个年青的光棍，他胸怀坦荡，如果那个女人觉得他象圣塞瓦斯蒂昂，那他又有什么过错呢？他甚至连天主教徒也不是，他和迪奥热内斯是市里仅有的两个新教徒。

---

①此语源出于《旧约全书·创世纪》第三章：夏娃在蛇的引诱下，违背上帝的旨意，偷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而遭到上帝的惩罚。

"他连天主教徒都不是，毛里西奥博士。"

"他在与一个有夫之妇睡觉以前，为什么不想一下她丈夫的洁白无瑕的名誉呢？"律师问道。

"女人是个情魔，就象妖精一样，能把任何一个人勾引上。"

"您以为她是无缘无故地躺到他怀里去的吗？您以为他什么也没有干，是个清白无辜的人吗？"

律师和儒昂·富尔仁西奥是两位受人敬重的知识分子：一位神情严肃，生性好斗，是个狂热的道德辩护士；另一个老实厚道，笑容可掬，而且喜欢开玩笑和挖苦人，别人永远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说的是正经话。他们两人之间的这一席争论使在场的人无不兴趣盎然。纳西布非常爱听这样的辩论，而"博士"、"司令"、"公鸡"先生、阿里·桑托斯……这些人的在场并且参加辩论，更激起了他浓厚的兴趣。

不，儒昂·富尔仁西奥不相信西尼娅济尼娅会无缘无故地投入牙科大夫的怀抱。这位大夫很可能给她灌了一些甜言蜜语。但是，他又问自己：对那些被镊子、牙科治疗台和令人害怕的牙科椅吓得不知所措的女病人献一点殷勤，难道不是一个出色的牙科大夫起码的责任吗？奥斯蒙多是出色的牙科大夫，是伊列乌斯最优秀的牙科大夫之一，谁能否认这一点呢？又有谁能否认牙科大夫使人望而生畏呢？他讲那些话大概是为了缓和气氛，使患者消除恐惧的心理，产生信心……。

"我的朋友，牙科大夫的责任是给病人看牙，而不是为漂亮的女病人们朗诵诗歌。我可以肯定，而且再一次肯定，这些从道德败坏的地方传来的歪风恶习正在企图征服我

们……这些有害的毒素，让我说得更确切些，这种扩散性的脓疱已经开始浸入伊列乌斯的社会了……”

“博士，这是进步……”

“对这样的进步，我只能称它为伤风败俗……”他那凶狠的目光扫视了一下酒吧间，“懒小子”不禁浑身一阵哆嗦。

“公鸡”先生带着浓重的鼻音大声说道：“您指的是什么风气？是跳舞、看电影……但是，二十年来，我一直生活在这儿，我所知道的伊列乌斯从来就是个酗酒、赌博盛行和充斥着夜总会、妓女的地方……这些东西不是现在才有，而是一直存在着的。”

“这些东西是供男人们消遣的。这并不是说我赞成它们，但是，它们并不象俱乐部那一类的活动把整个家庭都卷进去了，姑娘和太太们都到那里去跳舞，而忘记了自己的家庭义务。电影院则是一所教人腐化堕落的学校……”

这时候“司令”又问道：一个容貌美丽的女人被一个男人奉承得晕头转向，觉得他长得与教堂里的圣徒一模一样，他的乌黑的头发上散发出来的芳香弄得她六神无主，而最后倒在了他的怀里，虽然牙齿补好了，但她的心却永远破碎了。在这种时候，这个男人怎么能拒绝她呢？这同样是一个有关个人尊严的问题。男人也有自己大丈夫的尊严。在“司令”看来，与其说那个牙科大夫有罪，倒不如说他是个受害者，与其说他应该受到谴责，倒不如说他应该感到痛心。

“毛里西奥博士，如果西尼娅济尼娅夫人光着上帝赋于她的身子，仅仅穿一双长统袜扑倒在您的怀里，那您将怎么办呢？跑出去叫人救命吗？”

几个在一旁听着的人——阿拉伯人纳西布，里贝里托“上校”，甚至满头白发的曼努埃尔·达斯昂萨斯本人——把这个问题思考了一番，觉得难以回答。他们都认识西尼娅济尼娅夫人，曾经看见她穿一身上下勒得紧紧的衣服穿过广场到教堂里去，脸上露着严肃而又拘谨的表情……“懒小子”把招待顾客的事都忘了，而是在赤身露体地扑倒在他怀里的西尼娅济尼娅的幻影面前低声叹息，纳西布对他呵斥说：

“干活去，小家伙！这是怎么啦？”

博士就象已经站在法庭上似的，说道：

“请退下！”

那位牙科大夫并非象“司令”所描写的那样清白无辜（他差点儿没有把这位大夫说成是一位“品质高尚”的同事）。为了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他想在书中之书的《圣经》里找出约瑟的例子①……

“哪个约瑟？”

“那个被法老的妻子勾引……”

“那是个搞同性恋的家伙。”“公鸡”先生说。

毛里西奥博士朝这位财政局的职员瞪了一眼：

“这种玩笑与问题的严肃性毫不相称，奥斯蒙多这样的家伙决不是什么清白无辜的人，也许他是个出色的牙科大夫，但同时，对伊列乌斯的家庭来说，却是个危险……”

---

①《旧约全书》“创世纪”第三十九章里说，约瑟被埃及国王法老的内臣波提乏买下后，在主人家负责管理家务，主人的妻子曾多次勾引约瑟，但遭到了他的拒绝。

他犹如站在法官和审判员们的面前一样说道："他是个能说会道、衣着讲究的人，在一个庄园主们总是穿着灯笼裤和高统靴的地方，他为什么要穿得那样雅致？这难道不已经证明他作风堕落，应对自己的道德败坏负责吗？他来到本市不久，便显示出是个跳阿根廷探戈舞的能手。噢！每个周末和星期天，年轻姑娘和小伙子们，甚至已经结婚的女人都要上那个俱乐部去，搂在一起……这样的俱乐部最好称作'摩肩擦背俱乐部'。在这个地方，贞节与廉耻全都被抛到一边了。奥斯蒙多在伊列乌斯待了八个月，就象一只蝴蝶那样，那颗轻薄的心从一个女孩子身上飞到另一个女孩子身上，使市里五、六个最漂亮的未婚女子都爱上他了。由于不喜欢那些已届婚龄的姑娘，这样他便去寻求已婚的女人，以便在别人的筵席上一饱口福而不用破费分文。他是个流氓，是伊列乌斯大街上开始出现的许许多多这样的流氓之一。"他干咳了一声，晃了晃脑袋，并且象在感谢不顾法官一再禁止而在法庭上响起的掌声一样。

在酒吧间里，也不乏这样的掌声：

"说得好！……"庄园主曼努埃尔·达斯昂萨斯赞同道。

"毫无疑问，就是这样，"里贝里托说，"这是很好的例子，热苏伊诺作出了应有的反应。"

"我争论的并不是这个，""司令"说，"但是，实际上，您，毛里西奥博士和其他许多人都反对进步。"

"从什么时候起进步成了耻辱啦？"

"是的，先生，你们反对进步。在一个充斥着夜总会和放荡女人的地方，每一个有钱的人都有自己的情妇。你们反

对电影院、社会俱乐部，甚至反对家里的娱乐晚会。你们想把女人关在家里，关在厨房里……”

“家庭是贞洁女子的堡垒。”

“至于我，并不反对所有这一切。”曼努埃尔·达斯昂萨斯“上校”解释说，“有时候我甚至还喜欢到电影院去散散心，如果演的是喜剧片的话。拖着两只脚移动步子，我不喜欢，我的年纪已经不适合干这一类的事了。但是，这是一回事，而认为一个已婚的女人有权欺骗自己的丈夫跟别人胡搞，则是另一回事。”

“谁说这样的事啦？谁赞同这样的事？”

甚至连“司令”也无法赞同。他是个“见过世面”的人，曾经在里约热内卢待过，而且伊列乌斯的许多风俗习惯他也是反对的，但即使这样，他本人也感到没有足够的勇气来公开对这种残酷的法律表示异议。由于这条如此严厉和残酷的法律，几年前来伊列乌斯行医的可怜的费利斯米诺，在发现自己的妻子丽塔与农艺师劳尔·利马之间的奸情，并把她扔给她的情夫之后，便再也无法在这儿待下去了。另一方面，他却因摆脱了这位使他无法忍受的妻子而感到幸运，他自己也不明白怎么会与她结婚。他很少有象发现他妻子通奸这件事时那样感到满意。那位农艺师的企图落空后，便半裸着身子撒腿跑到了伊列乌斯的大街上。在费利斯米诺看来，让丽塔的情夫去领受她那种爱虚荣和令人难以忍受的发号施令的恶习，那是最高明、最可怕和最严厉的报复。但是，伊列乌斯人缺乏这样的幽默感，谁都不能理解他的这种做法，认为他是个胆小、卑鄙和不道德的人。这样，他刚接受的第一批病人从此便一个也不登门了，甚至有人连理也不愿意理

他，称他为“温驯的阉牛”，因此，他不得不永远地离开了这个地方。

四 对待妓女的法律

那一天，酒吧间里人声鼎沸，犹如过节一样，除了费利斯米诺那令人悲伤的遭遇外，人们还想起了其他许多故事。这些故事一般都带有可怖的气氛，内容无非是谈情说爱，男女私通，以及使人毛骨悚然的报复。充满热望和寂寞之感的格洛丽娅倚在窗口，她的女仆不是在海滩上的人群中跑来跑去，便是到酒吧间来打听消息。由于格洛丽娅近在咫尺，有人就想起了关于儒卡·维亚纳和希基塔的尽人皆知的遭遇。当然，它并不象那天下午发生的事件那样严重，因为“上校”们只有当自己的妻子通奸时才采用处死的办法，而对妓女们是不值得这样的！科里奥拉诺·里贝里托也认为是这样。

“上校”们为酬报自己供养的妓女，替她们支付房钱与饭费，给她们购买华丽的服饰，或者在偏僻的街道上为她们租下房子。但是，一旦得知她们另有相好时，就把她们抛弃了事，从舒适的房子里把她们撵走而另寻新欢。不过，也曾经有几次因为情妇的缘故而发生开枪和打死人的事情。例如，不久以前，安纳尼亚斯“上校”和商人伊万——由于他在贝拉—克鲁斯足球俱乐部任中锋时表现出的超群球艺，更以“老虎”的绰号为人所熟知——不是为了一个名叫儒昂娜的伯南布哥的麻脸女人而开枪打起来了吗？

科里奥拉诺·里贝里托是最早钻进原始森林和种植可可

的人之一。没有几个庄园能与他的庄园相比，那里的土地非常肥沃，可可树只要栽上三年就结果了。他是拉米罗·巴斯托斯“上校”的干亲家，是个有权势的人物，控制着伊列乌斯一片最富饶的土区。他没有特别的嗜好，仍然保持着过去的生活习惯，过着俭朴的生活。他唯一的挥霍就是为一个烟花女置了一座住宅。他几乎一直住在庄园里，到伊列乌斯来时总是骑马，宁愿放弃乘坐火车和刚刚出现的大轿车那样舒适的条件。他身上总是穿着“帐篷门”式的裤子和被雨水淋得褪了色的上衣；一顶帽子已经戴了多年，脚上的靴子也溅满了泥浆。他真正喜爱的是他的庄园——可可种植园，向工人发号施令和钻进热带大森林。那些爱说闲话的人讲，他在庄园里只有星期天和节日才吃米饭，生活非常节俭，工人吃的菜豆和干肉对于他来说就满可以了。然而，他家里的其他人在巴伊亚却过着极为舒适的生活，住的是港口附近一座豪华的房子，儿子在法学院学习，成天泡在田径协会举办的舞会上。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岁月，在“上校”带领他手下的匪徒外出而感到焦虑的夜里，他的妻子过早地衰老了。

“她是个善良的天使，丑陋的妖魔。”当有人指责“上校”不常来巴伊亚，把他的妻子扔下不管时，儒昂·富尔仁西奥这样形容她说。

甚至当他全家一起住在伊列乌斯那座现在让格洛丽娅居住的房子里的时候，他身边也从来没有少过一名同吃同睡的妓女。有时候从庄园回市里来，他一下马便首先来到他的这个“分公司”，然后才回去看望他的家人。他的奢侈享受，他生活中的乐趣，就是那些正当豆蔻年华的混血小姑娘，她们对他简直象对待国王一样。

当孩子们到上学的年龄时，他把家搬到了巴伊亚，而他自己则住在情妇的家里，在那儿接待朋友，洽谈生意，嘴里叼着雪茄烟，躺在吊床上议论政界事务。即使他的儿子在假期里来伊列乌斯，然后再从这儿去庄园，也得上他情妇家里去找他。他自己舍不得花钱，但在情妇身上手脚却很大方，喜欢看到她们打扮得花枝招展，还为她们在商店里立了帐户。

在格洛丽娅之前，曾有不少女人先后被“上校”宠幸过，但这种关系通常只能维持一段时间。他的情妇们都被关在家里，很少能溜出大门，过着孤独冷清的生活，既没有交结朋友的自由，也没有拜访别人的权利……“这是个醋意十足的魔鬼。”人们这样议论他说。

“我不愿意为别人支付女人的开销……”当有人与“上校”谈到这一话题的时候，他这样解释说。

几乎总是女人先把他抛弃，因为她们对那种俘虏一样的、锦衣佳肴的女奴生活感到厌倦。结果有的女人进了妓院，另一些则回到了种植园里，也有的被客商带往巴伊亚去了。但是，也有时候是“上校”本人感到乏味，需要另寻新欢。这样的事通常都是他在自己的庄园里或村子里已经找到了一个娇媚的黄花闺女时发生的。于是，他便把前一个女人赶走。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给她的补贴也是相当优厚的。有个女人与他一起同居了三年多，他为她在蛤蟆街开设了一个小商店，还不时地去看望她，坐在一起聊天，询问她生意做得如何。关于科里奥拉诺的情妇流传着各种各样的故事。

不过，有一个情妇的情况倒是个典型的例子：她名叫希

基塔，生性胆怯，是个非常年轻的姑娘，当时只有十六岁，好象对什么都感到害怕；她长得十分瘦小，一双脉脉含情的眼睛似乎想从她的脸上逃走一样。她是被“上校”本人发现后从她家乡带出来的，“上校”在一个偏僻的胡同里为她找了一座房子。当他进城的时候，就把自己的枣红马拴在那里。当时“上校”大约已经五十上下了，由于希基塔异常胆小害羞，他不得不亲自为她购买鞋子、衣料和香水。她甚至在与他十分亲昵的时候也称他老爷或“上校”，科里奥拉诺为此乐得连嘴都合不上。

假期里，在某一天的迎神赛会上，一个名叫儒卡·维亚纳的大学生看见了希基塔，后来，他便在那条灯光暗淡的胡同里围着那座住宅来回张望。他的朋友们提醒他这样做是危险的：“上校”是个不含糊的人，谁也不愿跟他的情妇纠缠不清。儒卡·维亚纳，这位法学院的二年级学生，却自充好汉地耸了耸肩膀。这个蓄着唇髭、胆大包天的大学生，以他那雅致的服装和山盟海誓的诺言使希基塔的胆怯心情消失得一干二净。开头，她把窗户打开，因为庄园主不在时，窗子几乎总是紧闭着的。一天夜里，她又打开了大门，儒卡便在“上校”情妇的床上成了他的伙友。这是个没有分文资本又不承担任何义务的伙友，但却在炽热的情场上拿走了最大份额的利润，这件事很快就在全市传开了，并且引起了纷纷的议论。

即使到今天，在模范文具店，在老处女们的交谈中以及在“加曼”棋盘跟前，人们依然极为详尽地回忆着这个故事的全部细节。有一天，儒卡·维亚纳在光天化日之下毫无顾忌地走进了科里奥拉诺租下的房子。胆小怕事的希基塔这时

已经变成了一位勇敢的情人，那天夜里竟然挽着儒卡的胳膊，在清朗的月光下走出大门，到海滩上躺了下来。他们一个十六岁，另一个不满二十岁，就象一首田园诗里描写的逃出家门的两个孩子。

有一天，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上校”手下的几名打手来到了很少有人光顾的多伊尼奥的绵羊脸酒吧间，他们狂饮了一通烧酒，并咋咋呼呼地撒了一阵威风之后，就离开那里直奔希基塔的住处。这时候，那对情侣正在“上校”花钱租来的床上享受着爱情的乐趣。两人情意绵绵，互吐衷肠，心里美滋滋的相视而笑。邻居们都断断续续地听到了他们的嬉笑声和叹息声，不时还传出希基塔那如咽如泣的低语：“哎呀，我的亲爱的！”科里奥拉诺手下的人从园子里走了进去，接着左邻右舍听到了一阵嘈杂声，街上的人都被叫声惊醒了，大家聚集在那座住宅的前面。据说，那位青年和他的情侣挨了一顿毒打，希基塔的长辫子和儒卡·维亚纳的波浪形的金发被剃了个精光。那些打手们以被激怒的“上校”的名义，勒令他们当天晚上离开伊列乌斯，永远不得再回这儿。

儒卡·维亚纳现在是热吉的检察官，他甚至在大学毕业以后也没有勇气回伊列乌斯来。关于希基塔，人们再也没有听到什么消息。

人们知道了这段风流艳史之后，没有“上校”的明确邀请，谁还敢跨越他情人住处的门槛呢？尤其是那座门禁森严的格洛丽娅的住宅，更是如此。在科里奥拉诺的所有情妇中，她是最令人垂涎和长得最妖艳的一个。“上校”已经苍老了，他在政界的势力也已今非昔比，但是，儒卡·维亚纳

和希基塔的例子却一直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如果科里奥拉诺觉得有必要的话，他还会亲自让人们记起这件事的；而托尼科的办公室里的那桩事，则是在不久之前才发生的。

五 可爱的花花公子

托尼科·巴斯托斯的风流倜傥在全市是手屈一指的：长着线条分明的双眼皮，罗曼蒂克的头发夹杂着银丝，蓝色的外套配着雪白的裤子，脚上穿着擦得锃亮的皮鞋，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花花公子。当他大大咧咧地走进酒吧间的时候，正好有人提到了他的名字。接着，那些在场的人便尴尬地默然不语，托尼科疑惑不解地问道：

“谈什么啦？我听见提到我的名字了。”

“在谈女人，还能谈论别的什么呢？”儒昂·富尔仁西奥说，“一谈起女人，就少不了您的大名，因为这不能不提到……”

托尼科微微一笑，眉眼舒展开来，并随手拉过一把椅子。对他来说，弄个常胜的情场艳客的美名便是他生活的真谛。当他做医生和议员的哥哥阿尔弗雷多在伊列乌斯的诊所里为婴儿看病，或者在巴伊亚市议会发表演说的时候，他却在大街上闲荡，跟妓女们鬼混在一起，在庄园主的情妇们的床榻上寻欢作乐，让她们的丈夫去戴绿帽子。凡是新到这儿来的女子，只要长得有几分姿色，你马上就会看到托尼科围着她的裙子转悠，大胆而又文质彬彬地向她献殷勤。他这一手确实颇有成效，而且在与别人谈论女人的时候，他总是夸大自己的这些战绩。他是纳西布的朋友，通常都是在午休

时分，当阒无一人的酒吧间悄然欲睡时，前来向这位阿拉伯人吹嘘他的风流逸事和如何博得了女人的欢心，以及她们怎样为了他而争风吃醋。在伊列乌斯，还没有第二个人能使纳西布这样佩服。

人们对托尼科·巴斯托斯的评价莫衷一是。有些人认为他是个正派的小伙子，就是有点爱贪小便宜，做事情冒冒失失，不过，他谈吐风趣，从本质上说，是个对别人不怀恶意的人。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他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白痴，既无能又懦怯，既懒惰又自负。但是，他的和蔼可亲是无可争议的：他对生活心满意足的微笑，他那令人神迷的谈吐……当提起他的时候，就连“司令”本人也这样说：

“他是个可爱的无赖，一个难以对付的无耻之徒。”

他的父亲拉米罗“上校”对他在巴伊亚干的那些丑事感到非常烦恼，于是便把他送到里约热内卢的一所学院里学习，但是，七年制的工科专业他却只读了三年。由于“上校”再也不愿寄钱给他，同时，对他的这个儿子能否毕业，能否象阿尔弗雷多那样热心于自己的专业已经失去信心，这样，便让他回到了伊列乌斯，把他安排在市里一家有名的公证处，并为他娶了一位最富有的新娘。这位阔小姐是一个寡妇的独生女儿，父亲是庄园主，在战乱结束后病故了。奥尔加夫人是个非常讨厌的女人。托尼科没有把他父亲的胆量继承过来，人们不止一次地看到他在大街上被女人们那种纠缠不清的事情弄得脸色惨白，张口结舌；但是，就是这样，也还不足以说明他是如何惧怕自己的老婆的。毫无疑问，他生怕这样的丑事会损害深受人们尊敬的拉米罗老头子的声望，而奥尔加夫人总是以让他家里出丑一事相威胁。这个人满口

秽言，在她看来，所有的女人都在追求托尼科。左邻右舍每天都能听到这位胖太太的威吓性的话语和对她丈夫的训斥：

“如果有一天我发现你和哪个女人勾勾搭搭的话……”

她的家里从来不让女仆住宿；奥尔加夫人对所有的女佣人都疑神疑鬼，并以任何微不足道的借口辞退她们，因为她断定她们在垂涎她那漂亮的丈夫。她满腹狐疑地盯着修女学校的年轻姑娘和进步俱乐部舞会上的女士们，她的醋意在伊列乌斯是尽人皆知的。她的妒忌心理和缺乏教养，她那俗不可耐的举止和愚蠢无比的言行是没有谁不知道的。

她之所以如此，倒不是因为她知道托尼科在外面的艳遇，而是因为每天晚上当他用“商谈政治上的事情”来解释外出的原因时，她怀疑他可能在别的女人家里过夜。如果真的让她知道这些事的话，那会闹翻天的！但是托尼科是个嘴舌乖巧的人，总能找到办法蒙骗她和消除她的醋意。没有哪个男人比他更小心谨慎的了。晚饭后，他总要陪他妻子去滨海大道转一圈，然后在维苏威酒吧间吃一客冷饮，或者带她去看一场电影。

“你们看，他和他那头‘大’象待在一起显得多么正经……”每当看见他走过那儿时的那副庄重表情和奥尔加那几乎要把衣服撑破的肥胖身段，人们便这样议论说。

当托尼科把她送回位于“六面体大街”——公证处也坐落在这条街上——的家里以后，隔不了几分钟，他便出去“与朋友们交谈并议论政治上的事情”，这时候他显得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了。他兴致勃勃地去夜总会跳舞，上妓院用夜餐；妓女们因为他而争吵不休，互相辱骂甚至揪起头发来。

“总有一天要出事……”人们议论说，“奥尔加夫人哪一天知道了，会闹翻天。”

有几次差点儿就要闹起来，但是托尼科·巴斯托斯编造了一套又一套谎言蒙骗他的妻子，使她消除了疑云。为了保住他那攻无不克的全市头号情场艳客的地位，他花费的代价也是不小的。

“对那件情杀案你是怎么看的？”“公鸡”先生问道。

“太可怕了，咳！这样的事……”

“也该这样。谁让他们钻进别人家里去偷鸡摸狗的？”

毛里西奥博士表示赞同：“这是件关系到一家名誉的事。”

阿拉伯人纳西布亲切地看着他的顾客。他喜欢酒吧间老板这种职业，喜欢长时间的闲聊、争论、玩“加曼”、下跳棋和玩扑克。

“我们来一盘……”“司令”邀请他说。

“今天不行，生意很忙。一会儿我要出去找个厨娘。”

“博士”接受了邀请，与“司令”一道在棋盘前面坐了下来。“公鸡”先生也坐了过去，谁赢了他就将和谁玩。“博士”一面摆棋子，一面又说上了。

“有过类似的一件事，那是阿维拉家族的一个男的……他和一个总管的老婆勾搭上了，她丈夫发现后，这件事闹成了一桩丑闻……，当她丈夫拿着枪去时，我曾祖父抢在他之前开了枪……”

不一会儿，酒吧间里的人群就散了，因为快到吃晚饭的时候了。这时就象上午一样，迪奥热内斯和艺术家夫妇又来了，他们是从饭店到电影院去的。

托尼科·巴斯托斯想打听一点情况。

“那一位是属于蒙迪尼奥独占的吗？”

“司令”觉得自己对蒙迪尼奥的行为多少是了解的，于是从玩“加曼”的赌盘前答道：

“不是，他与她没有任何关系。她象一只小鸟那样自由，听凭你们支配……”

托尼科从牙缝里吹了声口哨。艺术家夫妇向大家问好，安娜贝拉微微一笑。

“我上那边去一下，以全市的名义向她致意……”

“别把全市的人掺和进去，你这个坏蛋……”

“小心她丈夫的剃刀……”“公鸡”先生笑道。

“我和您一道去……”里贝里托“上校”说。

但是，两个人没有来得及动脚，因为阿曼西奥·雷阿尔“上校”来了，大家更加感到好奇：人们都知道，凶杀案发生之后，热苏伊诺曾经到他家里去过。在雪耻之后，“上校”为了避免看到这件事最后如何收拾，坦然地离开了现场。穿过街上熙来攘往的赶集的人群，不慌不忙地来到了一位战乱时期的朋友和伙伴的家里。之后，他又派人告诉法官，第二天他将出庭。他希望能平安无事地立即放他回家，并且象处理这类案件的惯常作法一样，能够自由自在地等候宣判。阿曼西奥“上校”用目光寻找什么人，他走到毛里西奥博士身边：

“博士，我能和你说句话吗？”

律师站起身来，两人朝酒吧间里面走去，庄园主说了几句话，毛里西奥摇了摇头便回过身来找他的礼帽。

“请原谅，我该走了。”

“先生们，下午好。”阿曼西奥“上校”向大家问候说。

他们往阿达米大街走了过去，因为阿曼西奥就住在学校大楼的广场那边。有几个非常好奇的人站起来，目送着他们沿着倾斜的街道一声不响、神情严肃地往上走去，就象是参加迎神赛会或送葬似的。

“他是来请毛里西奥博士辩护的。”

“他算找到可靠的人了。这样我们在法庭上将能听到《新约》和《旧约》了。”

“而且……连律师都不需要请，他肯定会被宣判无罪的。”

“司令”转过身，伸了伸懒腰，拿起了一粒“加曼”子：

“这位毛里西奥是个虚伪透顶的家伙……一个不知羞耻的鳏夫……”

“听说，在他手里没有一个黑人小姑娘吃得消……”

“我也这样听说过……”

“他有个姘头住在乌尼亚奥山岗上，几乎每天晚上都往他家里跑。”

“王子”和安娜贝拉又来到了电影院门口，迪奥热内斯脸色忧郁地护卫着他们。那个女人手中拿着一本书。

“他们往这儿来了……”里贝里托“上校”嘴里嘟哝说。

看到安娜贝拉走近了，大家都站起来给他们让座。那本书原来是一本皮面的纪念册，大家在争相传阅，里面搜集的是有关这位女舞蹈家的剪报和手写的意见。

“在我首次演出后，我想听听你们诸位的高见。”她没

有接受给她让出的座位，依然站在那儿说道，“我们就到饭店去了。”她把身子靠在里贝里托“上校”的椅子上。

这天晚上，她要在夜总会举行首次演出。第二天将和“王子”一道在电影院表演魔术，届时，“王子”施催眠术，他是个传心术大师。他们两人刚刚在影院老板迪奥热内斯面前表演过。老板承认，他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精彩的节目。在教堂的门廊下，那些因为两条人命案而颇为激动的老处女们，一边瞧着这个场面，一边指着那个女演员说：

“又一个勾引男人的婆娘……”

安娜贝拉语气温和地问道：“听说今天这儿发生了一件杀人案。”

“是的。一个庄园主把他的妻子和奸夫打死了。”

“可怜的人……”安娜贝拉动情地说道，这是那天下午在那么多的评论中唯一对西尼娅济尼娅的悲惨命运表示怜悯的一句话。

“封建时代的风俗……”托尼科·巴斯托斯转过身对舞蹈家说，“我们这儿好象还生活在上个世纪。”

“王子”轻蔑地笑了笑，点头表示同意；接着他把杯子里的烧酒一饮而尽，他是不喜欢混合酒的。儒昂·富尔仁西奥看了看纪念册上面那些赞誉她演技的文章，把它还给了安娜贝拉。

这对夫妇与大家道了别；她想在首场演出前休息一下。

“我在巴塔克兰夜总会恭候大家。”

“我们一定去。”

教堂的门廊下挤满了老处女，一个个大惊小怪地划着十字。伊列乌斯是个道德败坏的地方……梅尔克·塔瓦雷斯

“上校”家的大门口，若苏埃老师在和马尔维娜交谈。格洛丽娅在她孤独的窗口喟然长叹。伊列乌斯迎来了又一个下午。酒吧间里开始冷落了，里贝里托“上校”已经跟着艺术家夫妇后面走了。

托尼科·巴斯托斯走了过来，身子靠在收款机旁边的柜台上。纳西布身穿上衣，在吩咐“懒小子”和“尖嘴”干活。托尼科凝视着几乎喝光的酒杯发呆。

“在想那位舞女吗？这是块肥肉，得把家当全花光……竞争一定很激烈，里贝里托的眼睛已经盯上她了……”

“我在想西尼娅济尼娅，多可怕，纳西布……”

“他们已经对我讲过她和那位牙科大夫了。我发誓，我是不相信的。看上去，她是那样一个不苟言笑的人。”

“您真天真。”托尼科在给自己斟酒，他是酒吧间的常客。他又倒满了一杯，让人把酒钱记在账单上，以便月底付款。“不过，事情本来比这还要糟糕呢，要糟糕得多。”

纳西布压低嗓门不胜惊讶：“怎么，您也和她有过关系？”

托尼科没有胆量加以肯定，但他觉得只要能够引起别人的怀疑和猜测就足够了。他做了个手势。

“看上去她是那样正经……”纳西布用流里流气的腔调说道，“应该看到这‘正经’的外表掩盖着的……见鬼去吧。哼！”

“你嘴别这么刻毒，阿拉伯人，让死去的人在九泉之下安息吧。”

“正因为这样，我既不结婚也不和结过婚的女人纠缠在一起。”

“我也不……”托尼科接着说。

“无耻的……”

他朝街上走了过去：

“我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厨娘。来了一批逃荒的，谁知道有没有个把顶用的。”

在格洛丽娅的窗口，小黑人杜伊斯卡正在给她讲述新闻和从酒吧间听来的有关凶杀案的详情细节。格洛丽娅对他很是感激，又是拨弄他卷曲的头发，又是拧他的脸蛋。刚刚赢了一局的“司令”看到这情景，说：

“真见鬼，黑小子交桃花运了。”

六 黄昏的忧伤时刻

在黄昏的忧伤时刻，纳西布头戴宽边草帽，腰间插一支左轮手枪，朝铁路上走去，可心里还在怀念西尼娅济尼娅。路旁的一些房子里传来了吃饭时的盘碟声、嬉笑声和说话声。人们准是在谈论西尼娅济尼娅和奥斯蒙多。纳西布怀念着她，他从心底里希望，这个卑鄙的热苏伊诺·门多萨，这个不可一世和令人憎恶的家伙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的确是不可能的，虽然他应该受到惩罚。伊列乌斯这野蛮的风俗……

人们在滔滔不绝地谈论进步，金钱象海水一样地涌流，遍地种满了可可树，新的村镇相继出现，都市的面貌日新月异。然而，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陈风陋俗却仍然被保存了下来。纳西布没有勇气大声谈论这类事情，只有蒙迪尼奥·法尔康有这样的胆量。但是在那夜色降临的忧伤时刻，他却陷

入了沉思，一股忧伤之情向他袭来，他感到周身疲乏。

由于这样和那样的原因，纳西布不想结婚，以免受女人的捉弄，走上非杀人不可的道路，避免让别人流血，把五颗子弹一下子打进一个女人的胸膛。虽然他也很想结婚……他感到自己需要爱抚和温存，需要有个家庭，需要有个半夜里酒吧间关门后等候着他回去的、充满女性温柔的家。这种想法有几次曾一直在他的脑际萦回，就象此刻在去“人市”的路上一样。他并不是一个跟在女人屁股后面转的人，甚至也没有时间干这种事，因为他整天都呆在酒吧间里。他的爱情生活只限于跟夜总会里碰上的一些姑娘胡混一阵。这是一些没有爱情可言、唾手可得的艳色。在他更年轻的时候，他曾经爱过三个姑娘。但是，那时不可能考虑结婚这样的事，那只不过是些没有任何结果的闲聊，为电影院的约会递递情书以及下午看日场戏时几个羞怯的接吻。

现在他仍然没有时间来谈情说爱，他所想的是发家致富，以便将来能置点地栽种可可。就象所有的伊列乌斯人一样，纳西布梦想着可可种植园，梦想着这些土地上能长出结满象金子一样值钱的、果实金黄的可可树。也许到那时候，他会想到结婚。但是现在，只能眯缝着双眼欣赏那些走过广场的漂亮太太们，瞧瞧倚在窗口的、可望而不可及的格洛丽娅。

此刻，他又想起了西尼娅济尼娅，他曾好多次站在酒吧间门前看着她穿过广场，对庄园主享有的这一幸福实是眼馋。由于他不能用行动和蛮干去玷污别人的名誉，只能以想象来了此欲望。他说不出诗一样美的语言，没有波浪形的头发，也不去进步俱乐部跳阿根廷的探戈舞。假如他去过那里

的话，也许现在挨着那个穿黑色长统袜的女人躺在血泊之中的、胸膛被打穿的人就是他了。

纳西布迎着落日的余晖往前走着，不时心不在焉地向问候他“下午好”的行人回答几声，可心里却想着那个被枪弹打穿的情妇的胸膛和她那被弹片撕裂的雪白乳房。他眼前仿佛看到了这样的场面：两具一丝不挂的尸体紧挨着淌在血泊中，女的穿着黑色的长统袜。她到底是啥模样？用袜带了没有？他觉得网眼密集的长统袜不用袜带，也不用其他任何东西，就这样穿着，可以使雪白的肌肤显得更加优雅。真好看！既好看又凄惨。纳西布不由得一阵叹息，他再也看不到西尼娅济尼娅身旁的牙科大夫奥斯蒙多了。纳西布眼前所看到的那个躺在女尸旁边的被害者就是他自己，只不过身材略微瘦一些，远不象自己那样大腹便便而已。她多美啊！如今胸膛被子弹炸成碎片了。他长叹了一声。这是一颗浪漫多情的心，他讲的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根本算不了什么，就是他那支象所有伊列乌斯的男人一样插在腰带上的左轮手枪，也算不了什么。这个地方的风俗……他所喜爱的是可口的饭菜，辣味浓浓的佳肴，喝一杯冰镇啤酒，尽兴地玩一盘“加曼”，通宵达旦地打一场扑克——但又害怕输光酒吧间赚的钱以后会伏在牌上痛哭流涕，因为这些钱是他一笔一笔地存进银行准备用来购买土地的。在酒里弄虚作假以便多赚几个钱，在那些一月结一次帐的顾客的帐单上巧妙地添上几个比索，陪朋友们到夜总会逛逛，在一个象里索莱塔这样萍水相逢的情侣的怀抱里睡上一觉，诸如此类的事情，以及那些肤色宛如烧焦了一样的黑人姑娘，都是他所喜爱的。此外，他还爱交谈和说笑。

七 纳西布如何雇到了厨娘
曲折的爱情道路

他离开集市时，集上的帐篷正在拆除，货物也都收拾起来了。接着，他穿过铁路附近的建筑物，孔基斯塔岗的这一边就是“人市”。很久很久以前，有人把这块难民落脚谋生的地方叫做“人市”，这名字便这样沿用下来了，以后再也没有谁更改过这种叫法。这里挤满了从干旱地区逃难出来的内地人，在那些背井离乡的人中间，数他们最穷，这些人都是在可可园的吸引下才逃到这儿来的。

庄园主们不时用鞭杆敲打着皮靴，打量着最近刚来的这批内地人，他们一向以吃苦耐劳而著称。

男男女女的灾民一个个精疲力尽，饥肠辘辘。他们在期待着，看见远处的集市上各种东西应有尽有，心里满怀着一种希望。他们已经克服长途跋涉之苦，穿过了一片片荆棘丛生的灌木林，战胜了饥饿与毒蛇以及瘟疫和疲劳的折磨，终于来到了这块富饶的土地上；苦难的日子看来已经熬到头了。他们听人讲过发生在这里的有关死亡与凶杀的可怕故事，不过，他们也知道可可在涨价，并且听说一些象他们一样濒临死亡的内地人来到这里后，如今已经穿上锃亮的高统靴，手里拿着梢头包银的短鞭，成了可可种植园的主人。

集市上发生了一场斗殴，人们在狂奔乱跑，一把折刀在落日的余晖下闪闪发光，叫喊声一直传到了集市上。每次散集时，都少不了有人发酒疯和捣乱。这时，从内地来的那些人中间飞出了悠扬的手风琴乐曲声和一个女人唱民歌的嗓音。

梅尔克·塔瓦雷斯“ 上校 ”向拉手风琴的人招了一下手，乐曲便停止了。

“结婚了吗？”

“没有，老爷。”

“ 你想给我干活吗 ？”他指着其他一些已被选中的人说，“一个出色的手风琴手在庄园里永远也不会是多余的，他会给节日增添欢乐……”他充满自信地笑了笑。人们说他比谁都会挑选干活的好把式，他的庄园分布在南卡舒埃拉一带，几条大独木船正停靠在铁路桥那边等候着。

“当长工还是干包工？”

“随你挑吧。我有几块新开的地，需要干包工的。”

内地人喜欢干种植可可的包工活，做这种由自己承担损失的活儿可以挣更多的钱。

“是的，老爷。”

梅尔克看见纳西布远远地走了过来，开玩笑说：

“纳西布，你有种植园了吗？是来雇工人的？”

“我是何许人也，‘上校’？我是来找厨娘的，原来的那个昨天走了……”

“您对发生的事情能给我说点什么吗？热苏伊诺……”

“是的，象这样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

“我已经向阿曼西奥家问候过了，今天我就回庄园，把这些人带去……由于阳光充足，今年我们的甘蔗将会获得丰收。”他指了指那些聚集在他身旁的、被选中的人说，“这些内地人挺会干活儿。他们不象这儿的人，根本不愿干力气活，就喜欢在城里逛荡……”

另一个庄园主看了看他挑上的这一堆人。梅尔克接着说：

“这些内地人不在乎干什么活，他们想的只是挣钱。早晨五点钟就在种植园里干开了，太阳落山后才收工。他们只要有菜豆、干肉、咖啡和酒就心满意足了。我看没有比这些内地人更能干的了。”他就象这方面的一位权威似的断言说。

纳西布留神看了看“上校”雇来的那些人，对他的眼力表示赞许。他羡慕身边这位穿着高统靴、身子挺直的庄园主正在雇人去为自己耕种土地。而他呢，他所寻找的只不过是一个稍微年轻一些的、为人正经的女人，能替他打扫那间小房子，洗衣煮饭，为酒吧间做点冷盘就可以了。为了这件事，他已经东奔西跑地忙了整整一天。

“厨娘，在这儿是个问题……”梅尔克说。纳西布本能地想在内地人中间找一个和菲洛梅娜差不多的女人，年岁大小与她相仿，也同样爱嘟嘟囔囔。梅尔克和他握手道别，因为船上已经挤满了人，正等着他开船。

“热苏伊诺做得对。他是个重名节的人……”

纳西布也有新闻：“好象来了位工程师，是来调查港口情况的。”

“我也听说了，这是白费时间，这港口没法治理。”

纳西布在内地人中间往前走着。老头儿和年轻人都向他投以期望的目光。只有很少几个女的，而且身边几乎都是拖儿带女的。最后，他在一个身强力壮、年纪大约五十岁左右的女人面前停了下来，她没有丈夫：

“老爷，我丈夫在路上死了……”

“你会做饭吗？”

“给别人做饭，那不会。”

我的上帝！哪儿去找厨娘啊？他再也不能付给多斯雷伊斯姐妹这样一笔钱了。而这几天，生意又是这样忙，今天凶杀案，明天送葬……更糟糕的是，中午和晚上得去科埃略饭店用餐，那真是糊弄人的饭菜，一点味道也没有。最理想的办法是托人到阿拉卡儒去请一个厨娘，给她付车费。他又在一个老太婆面前停了下来，不过她还没有老到连家都走不到就会一命呜乎。老太婆弯着腰，拄着拐棍，她怎么能走这么远的路来到伊列乌斯的？看着她真叫人难过，世界上竟有这么多的不幸事……

正在这时候，来了另一个女人。只见她衣衫褴褛，浑身上下都蒙上了污垢，既看不清楚她的面孔，也估计不出她的年纪，蓬乱的头发沾满了尘土，下面光着一双脚丫子。她端来了一罐水，放在老太婆颤抖的手里，老妇人便贪婪地喝了起来。

“愿上帝酬谢您……”

“没有什么，老太太……”说话的嗓音是年轻妇女的声音，也许就是那个在纳西布到这儿时唱民歌的女人。

梅尔克“上校”和他雇来的一些人在火车厢后面消失了。那个拉手风琴的稍停了一下，挥手向人们告别。这个女人也举起了手臂挥动了几下，接着又朝老太婆转过身来，等着接过她手中喝空了的水罐。当她正要走开时，对精疲力竭的老太婆仍然感到惊讶的纳西布问她道：

“她是您的奶奶吗？”

“不是，先生。”她停住脚步微微一笑，只是在这个时候，纳西布才发觉她是个年轻妇女。因为在她微笑时，一双秋波闪闪发光。“大伙儿是在大约走了四天的路以后碰见她

的。”

“大伙儿，谁呀？”

“那儿……”她用手指着一群人，又笑了起来。她的笑声爽朗、清脆，显得有些突然。“我们是一块出来的，大家都是同一个地方的人。由于干旱，所有活着的动物都干死了，所有的水源都干涸了，树木变成了枯杆儿。在路上，大家慢慢地碰到了一块。所有的人都在逃荒。”

“你和他们是亲戚吗？”

“不，先生。这世上就我一个人，我舅父是和我一道出来的，但是还没有走到热雷英阿博，他就一命归天了，他得的是肺痨病……”她就象在谈论一件可笑的事一样笑了起来。

“刚才唱歌的就是你吗？”

“是的，老爷，还有个伴奏的小伙子，但是他被种植园雇走了。他说他要发财去。人一唱歌，过去的苦难日子就全忘了……”

她那只端着水罐的手撑在臀部。纳西布透过她那层肮脏的外表细细地打量着她，看起来是个长得结实而又机灵的人。

“那你会干什么活呢？”

“什么活都会一点儿，先生。”

“会洗衣服吗？”

“谁还不会洗衣服？”她感到惊讶，“只要有水和肥皂就行。”

“做饭呢？”

“有一阵子我曾在一个有钱人家当过厨娘……”她又笑

了起来，好象想起了一件有趣的事。

也许因为她总是喜欢笑，纳西布最后得出了结论：她没有什么用场。这些从内地来的饿得半死不活的人，为了找工作，什么假话都说得出 。厨房里的事她会干什么呢 ？烤腊肉，煮豌豆，就会这些。他需要的是一个上了岁数的、正正经经、干净而勤快的女人，就象菲洛梅娜老太太那样。他所需要的是一个能干的厨娘，要懂得如何配制佐料，能掌握做甜食的火候。那个姑娘还站在那儿，一面盯着他的脸，一面在期待着。纳西布摆了摆手，没有能找到该说的话：

“好吧……再见了，祝你运气好。”

当他转过身来正要离开那儿时，身后传来了一声缓慢而充满感情的赞叹：

“漂亮的小伙子！”

他站住了。除了小时候他母亲佐拉雅老太太说过他漂亮外，他不记得还有谁这样夸过他。这几乎使他感到惊讶。

“等一等。”

他又重新把她打量了一番，她身体很结实，为什么不试一试呢？

“你真会做饭吗？”

“如果先生把我带回去，您就会知道……”

要是不会做饭，那至少可以收拾屋子，洗洗衣服吧。

“你想要多少钱？”

“随您给多少，老爷。您愿意给多少都行……”

“好吧！我们先看看你会干什么……以后再谈工钱的事，你看行吗？”

“您说什么我都同意。”

“那么拿着你的小包裹跟我走吧。”

她又笑了起来，露出一口洁白、锋利的牙齿。他周身疲累，并开始觉得自己干了件蠢事，由于可怜这个内地人，他将给家里添上一个无用的包袱。但是懊悔已经晚了，如果至少她会洗洗衣服……

她拿着一个粗布小包转了回来，里面装着很少一点东西。纳西布慢慢地往前走着，她手拎小包跟在后面，与他相隔几步。当他们快过铁路时，他回头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加布里埃拉，愿为您效劳。”

他们两人继续往前走着，纳西布走在前面。这时他又想起了西尼娅济尼娅，想起了那激动不安的一天，那搁浅的轮船和那不幸的凶杀。且不说“司令”、“博士”和蒙迪尼奥·法尔康这些人的隐秘，他们中间准大有文章，这一点是骗不了他纳西布的。要不了多久就会有新闻的。实际上，只是因为那件凶杀案的消息他才忘记了所有这一切，忘记了这三个人心怀鬼胎的那副神态和拉米罗·巴斯托斯“上校”的愤怒。这件凶杀案把大家都搞得心神不安，其他事就被搁置到一边了。那个可怜的牙科大夫，一个和蔼可亲的小伙子，为了一个已婚的女人付出了这样高昂的代价。与别人的妻室鬼混是件冒风险的事，到头来胸口要挨子弹的。托尼科·巴斯托斯应该谨慎为之，否则有朝一日他会碰上同样的事情的。他真的和西尼娅济尼娅睡过吗？还是只不过交谈过而已，或者仅仅为了耸人听闻他才这样吹嘘呢？不管事情怎么样，总有一天托尼科要倒霉的。纳西布在反复思考：谁能知道呢？也许，为了女人的一个青睐，一声叹息，一个热吻……是值

得冒任何风险的。

加布里埃拉提着小包裹在他后面紧跑了几步，她已经把克莱门特忘却了。她为能离开那一大群内地人，离开那肮脏不堪的灾民营地而高兴。她的眼睛和嘴唇都在欢笑，光着的双脚几乎是在地上向前滑行似的。她真想唱几支内地的民歌，但是她没有唱，因为也许这位漂亮而忧郁的年轻人不爱听。

八 林中的独木船

“听说热苏伊诺‘上校’把他妻子和与她睡觉的医生都打死了。是真的吗，‘上校’？”一个船工向梅尔克·塔瓦雷斯打听说。

“我也这样听说了……”另一个说。

“真的。‘上校’在床上把他妻子和医生一块抓住了，把两个人都解决了……”

“女人不是好东西，专给人带来不幸……”

独木船溯流而上，悬崖上面森林越来越茂密。这些内地人看着这新奇的景色，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夜幕好象猛然从树梢上降临到了水面上似的，令人心悸。独木船宛如一艘容积挺大的小艇，刚运走了一包包的可可，又满载着食品返了回来。船工们弓着腰，使出全身的劲儿划着桨，船在慢慢地向前航行。有个船工在船尾上点起了一盏小灯，淡红的灯光在水面上映出了光怪陆离的幻影。

“在西阿拉那边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一个内地人开口说道。

“女人都是靠不住的，人们永远也弄不清楚她们在盘算

些什么……我曾经认识过一个女人，象一位圣徒似的，谁也想不到……”黑人法贡德斯回忆说。

克莱门特一声不响地呆在那儿，梅尔克·塔瓦莱斯想和这些新雇来的长工聊聊天，以便了解每个人的长处和不足，以及他们的身世。内地人逐个讲起了他们的经历，情况大同小异：都是来自被干旱烤焦了的荒芜的地区，那儿的木薯干死了，玉米颗粒无收；他们都经过了紧张的长途跋涉才来到这里。他们讲得很简单，在他们那里听说过关于伊列乌斯的情况：地方富庶，挣钱容易，种植业大有前途，还有战乱和死人的事。家乡遭到旱灾后，他们就丢弃一切跑到南方来了。黑人法贡德斯说话最多，他讲了一些勇猛格斗的故事。

但是，他们自己也希望了解一些事情：

“听说有许多森林要砍伐……”

“要砍的森林很多，但人们想要去占有的森林那是没有，都有主人了。”有个船工笑着说。

“但是，要挣钱还是有的，对一个肯吃苦的人来说，可以挣的钱还是很多的。”梅尔克安慰他们说。

“只不过那种身无分文，只凭胆量种植可可的年代已经结束了。那个年代是好啊……只要挺起胸膛往前闯，杀死几个与你有同样打算的人，就可以发财……”

“我听说那年代……”黑人法贡德斯说，“我就是为这个才来……”

“你不喜欢扛锄把，黑小子？”梅尔克问。

“我不是瞧不起扛锄把，不，老爷。但是，我使枪更得心应手……”他抚摸着来复枪笑道。

“森林还有一些，而且是大森林。譬如在巴福莱山那

边，再没有比那儿的土地更适合种可可了……”

“只是每一块地都得花钱买。地都已经丈量并登记过了，您本人在那儿就有地吧，老板。”

“有一小块……”梅尔克承认说，“这算不了什么，如果上帝愿意的话，明年我要把那些树都砍倒。”

“现在伊列乌斯的价值也就是这一些，已经不象从前了。它正在变成一个重要的地方。”一个船工抱怨说。

“就因为这一点，它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吗？”

“过去，一个男子汉要有胆量才行。现在只有那些土耳其的小商贩或开杂货铺的西班牙人才能赚钱发财。这和过去大不一样了……”

“那种年代一去不复返了。”梅尔克解释说，“现在是进步的时代，不能同日而语。但是肯卖力气的人还是有办法的，每个人都有他的机会。”

“现在连在大街上开枪也不让了……他们马上会把你逮起来。”

独木船缓慢地逆流而上，夜色已经吞没了它的身影。森林里传来野兽的嗥叫，树上的鹦鹉突然聒噪起来。此时只有克莱门特沉默不语，其他人都在聊天，或是谈论自己的见闻，或是议论伊列乌斯的事情。

“将来这儿要能直接对外出口可可的话，什么东西都要身价百倍的。”

“是这样。”

内地人不理解这一点。梅尔克·塔瓦雷斯解释说：

“所有运往英国、德国、法国、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或阿根廷的可可都是从巴伊亚港出口的。出口税是一笔巨额的

税收，但是所有的钱都被州政府弄去了。伊列乌斯连点残羹剩汤也没有见到。港湾既窄又浅。要费很大劲——有人甚至说没办法——才能使它具备供大型船只来往出入的能力。等到巨大的商船能开到伊列乌斯港装载可可，那时才能真正谈得上进步……”

“现在，大家只在谈论一个什么蒙迪尼奥·法尔康的人，‘上校’。听说他要来解决……这是个挺精明的人。”

“你在想那个姑娘吗？”法贡德斯向克莱门特问道。

“她连声‘再见’也没对我说……我走时，她连瞧也没瞧我一眼。”

“她把你弄得晕头转向了吧。你已经不是从前那个人了。”

“就好象不认识……连声‘再见’也没说……”

“女人就是这样，不值得。”

“他是个野心勃勃的人。但是，如果连拉米罗老兄都没有办法，他怎么能解决港口的问题呢？”梅尔克谈论着蒙迪尼奥·法尔康。

克莱门特抚摸着放在舱里的手风琴，似乎听见加布里埃拉在歌唱。他象寻找她似的向四周瞧了瞧：只有环抱河流的森林、树木和一簇簇藤蔓，令人惊恐的叫声，猫头鹰的不祥哀鸣以及绿得发黑的繁茂的草木，这与那种树叶掉光的淡灰色的灌木林毫无相似之处。有个船工用手指着林中一处地方说：

“奥诺弗雷和阿曼西奥·雷阿尔先生手下的人就是在这儿发生枪战的……一共死了十多个人。”

在那块土地上是有钱可挣的，但是要不怕吃苦。挣到钱

后再回城里去找加布里埃拉。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她。

“最好别去想她，把她从脑子里丢开。”法贡德斯劝慰他说。这个黑人的眼睛在仔细观察着大森林，一谈起加布里埃拉，他的语气就变得温柔起来了。“把她从你脑子里丢开吧！这种女人不是给你我受用的。她也不象那些头脑简单的女人，而是……”

“她已经钻进我的脑子里了，虽然我想抛开她，但我无法……”

“你疯啦。她不是那种跟一个人生活一辈子的女人。”

“你在说什么？”

“我不知道……对我来说，她只不过是这样的人而已。你可以和她睡觉，爱把她怎么样就怎么样，随心所欲地玩弄她。但是要永远占有她，象占有其他女人一样占有她，这谁也办不到。”

“那为什么？”

“我怎么能知道，鬼才知道呢！这些事永远也无法解释。”

是的，黑人法贡德斯言之有理。他们曾一起睡过觉，但是，第二天，她就好象什么也不记得了，她看着你就跟看着别人一样，对你也跟对别人一样。好象发生的事情无关紧要……

夜色遮没了独木船，把它包围了起来，大森林好象越来越近，要把他们吞进去似的。猫头鹰的叫声划破了漆黑的夜空。这是一个没有加布里埃拉的夜晚，是个没有她褐色的肉体、听不到她无缘无故的笑声、看不见她那象熟苹果一般嘴唇的夜晚。连声“再见”都没有对他说，真是不可思议的女人。克莱门特的胸中升起了一缕凄楚的情思。突然，他意识到将

再也见不到她，再也不能把她搂在怀里，再也不能把她紧紧地拥抱在胸前，再也听不到她充满情爱的咿咿呀呀的叫唤声了。

在黑夜的一片沉寂中，梅尔克·塔瓦雷斯“上校”提高嗓门吩咐克莱门特说：

“小伙子，给大家演奏点儿什么解解闷吧！”

他拉起了手风琴。透过树林，月亮在河流的上空冉冉升起。克莱门特觉得看见了加布里埃拉的面庞。远方的灯火闪烁着光亮，乐曲好似一个绝望的、永远孤独的男人的哀哭声在悠悠飘荡。森林里，加布里埃拉迎着月光在欢笑。

九 睡意沉沉的加布里埃拉

纳西布把她带到了圣塞巴斯蒂昂山坡那儿的家里。他刚把钥匙塞进锁孔，阿尔明达太太就颤颤巍巍地走到窗前来了：

“喂，什么事，纳西布先生？看上去样子倒挺高贵、挺傲气，一下午她都在教堂里待着呢。正因为这样，我才一直说……”她把目光停留在加布里埃拉身上，话没有说完便在嘴边消失了。

“我雇了一个女佣人，让她洗洗衣服，做做饭。”

阿尔明达太太把这个逃荒难民从上到下仔细打量了一番，仿佛要量一量她的尺寸，称一称她的重量。她向加布里埃拉表示愿意为她帮忙。

“姑娘，如果你需要什么，只管叫我。邻居之间就是要互相帮助，不是吗？只是今天晚上我不在家。今天德奥多罗

老弟家是关亡日，死去的人要和我说话……甚至连西尼娅济尼娅也会显灵……”她的目光从加布里埃拉身上移到了纳西布身上。“是个年轻姑娘，对吗？现在您再也不要象菲洛梅娜这样的老太太了……”她诡秘地笑了笑。

“她是我碰上的。”

“好吧！就象我刚才说的那样：我并不觉得奇怪。”

“那天我还在街上看到那个牙科大夫呢，那天恰巧是关亡日，离今天正好是一个星期。我朝他看了一眼，并听见我那位死去的人在我耳边说：这个人是个十足的夸夸其谈的家伙，他就要归天了。我当时想，死鬼这是在开玩笑吧，只是今天当我知道了这个消息后，我才知道那是死鬼在事先给我打招呼呢。”

她向加布里埃拉转过身去，这时纳西布已走进了大门：

“不管需要什么，你只管叫我。明天我们聊聊。我在这儿会尽力帮助你的，因为纳西布先生就象是我的一位亲戚，他是我小子的老板……”

纳西布指给她看了看住的房间，房子在庭园里，过去菲洛梅娜就住在那儿。纳西布给她交代了要干的活：收拾房间，洗衣服，给他做饭。他没有对她说给酒吧间做甜食和冷菜的事。他想首先看看她会做什么样的饭菜。他也让她看了看贮藏室里放着“懒小子”从集市上买回来的一些东西。

“有什么事，你就问阿尔明达太太。”

他心里感到着急，已经是夜晚时分了，酒吧间马上又要顾客盈门，而他还没有吃饭。客厅里，加布里埃拉睁大了眼睛，望着夜色中的大海。这是她头一次见到海。纳西布临走时对她说：

“洗个澡吧，你要洗一下。”

在科埃略饭店，纳西布遇见了蒙迪尼奥·法尔康、“司令”和“博士”，他们三个在一起用晚餐。他很随便地在他们的桌边坐了下来，接着就对他们谈起了厨娘的事。那几个人都一声不响地听着，纳西布意识到自己打断了他们的重要谈话。他们谈论的是那天下午的凶杀案。他刚开始用餐，他的朋友们就吃完走了。他在反复琢磨：那三个人正在策划一件什么事，要搞什么鬼名堂呢？

那天晚上，酒吧间的活儿使他忙得不可开交，他来回不停地在坐满客人的桌子之间忙乎着，大家都想评论发生的一些事情。晚上十点左右，“司令”和“博士”来了。跟他们一起的还有《伊列乌斯日报》的社长克洛维斯·科斯塔。这几个人是从蒙迪尼奥·法尔康家来的。他们告诉大家说，临近午夜时出口商将去巴塔克兰夜总会观看安娜贝拉的首场演出。克洛维斯和“博士”在低声细语地交谈，纳西布凝神细听着。

在另一张桌子上，托尼科·巴斯托斯讲述着阿曼西奥·雷阿尔家举行晚宴的情况，那真是名副其实的筵席。在座的还有热苏伊诺·门多萨的几个朋友，其中有受托为“上校”辩护的毛里西奥·凯雷斯博士。宴会极为丰盛，喝的是葡萄牙酒，饭菜准备了很多。“公鸡”先生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女人的尸骨未寒，不应该……

阿里·桑托斯谈起在西尼娅济尼娅的亲戚家里为她守灵的事，那情景既凄凉又可怜，守灵的只有五六个人。至于奥斯蒙多，那就更不值一提了。一连好几个小时，牙科医生的尸体就只有女佣人一个人看守着。他曾去那儿看了一下，因

为不管怎么说，他和死者熟识，而且在路伊·巴尔博扎学社的聚会上，两个人的关系还比较密切。

“一会儿我上那儿去……”“司令”说，“他是个好小伙子，有才华，诗写得很出色……”

“我也去。”“公鸡”先生附和说。

十一点左右，酒吧间的生意已经冷落下来，纳西布出于好奇，跟他们几个和另外一些人也到那儿去了。奥斯蒙多双颊苍白，死后仍露着笑容，这给纳西布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死者双手交叉在胸前，肤色发青。

“子弹打中了他的胸膛，打在心脏上。”

看过了死者后，他往夜总会走去，想欣赏一下女舞蹈家的演技，同时消除死者留在脑子里的印象。他和托尼科·巴斯托斯坐在同一桌上。周围人们都在翩翩起舞。走廊对面的一间大厅里，人们在赌钱。喝得醉醺醺的埃泽基埃尔·普拉多博士坐到他们的桌子上，用食指顶着纳西布的胸口问道：

“我听说你和那个独眼女人勾搭上了，”他指着正在与一个推销员跳舞的里索莱塔说。

“勾搭上了？没有 。昨天我是和她在一起待过 ，就这么回事。”

“我不喜欢和我朋友的女人发生纠葛，所以我得问问。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她可是块肥肉，是不是？”

“马尔塔呢，埃泽基埃尔博士？”

“她装疯卖傻，我揍了她一顿。今天我不去那儿了。”

他拿起托尼科的酒杯喝了一口，博士与他的情妇——一个几年来他一直供养着的金发女人——三天两头地斗嘴吵架，他们之间的争吵是城里人们经常议论的话题。他一喝醉

了酒就揍她，越是揍她，她越是迷恋着他，缠着他不放，又是到夜总会找他，又是上别人家里去寻他，有时把他从另一个女人的床上拖下来。律师已与他妻子分居了，妻子和全家人都住在巴伊亚。

博士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走到跳舞的人群里面，把里索莱塔从她舞伴手中拉了过去。托尼科·巴斯托斯预言说：

“又要出乱子了。”

但是，那个推销员认识埃泽基埃尔博士，知道他的名声，于是放开了这个女人，并用目光另外寻找一个舞伴，里索莱塔挣扎着，但是埃泽基埃尔抓住她的手腕，把她搂在怀里。

“您把到口的菜丢掉了……”托尼科笑着说。

“他帮了我的忙，今天我什么事也不想和她干。我累坏了，等她要跳舞时，我就走。今天我累坏了。”

“那厨娘的事呢？”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是内地人。”

“年轻的？”

“我也不知道……好象是。她身上脏极了，看不出是不是年轻，也弄不清这种人的年纪，托尼科，甚至小姑娘都象老太婆似的。”

“漂亮吗？”

“我怎么能知道呢？身上长了几块癣……脏着呢！头发上满是泥土，硬棒棒的。肯定是个笨蛋。我家不象您家里，您家的女佣人都象是上流社会的小姐。”

“如果奥尔加允许我这样做的话，那确实会是这样的……但是，穷人家的姑娘只要长得象样子，到了大街上就会

受人侮弄的。”

“跟奥尔加太太可不能闹着玩。她做得对，对您必须把缰绳勒紧点。”

托尼科·巴斯托斯装出一副谦逊的样子说：

“不值得如此夸张，伙计。谁要是听了您讲的话……”

蒙迪尼奥·法尔康和里贝里托“上校”一道来了，坐在“司令”的身旁。

“‘博士’呢？”

“他从来不上夜总会，拖也拖不来。”

“公鸡”先生走近纳西布说：“你把那个女人让给埃泽基埃尔啦？”

“我今天只想睡觉。”

“我可要上济尔达妓院去，我听说那儿有个伯南布哥女人，是一块肥肉。”他啧啧称道说。

“她可能也上这儿来……”

“是个梳辫子的吗？”

“就是她，屁股挺大。”

“她在特里亚农夜总会。每天晚上都在那儿……”托尼科解释说，“梅尔克‘上校’非常庞爱她，是他从巴伊亚带来的。去吧，您口水都流出来了……”

“‘上校’今天上庄园去了。我是在他上船时看见他的。”纳西布提供情况说，“他刚才在‘人市’上招工了。”

“我要去特里亚农……”

“不看女舞蹈家表演就走？”

“看完以后走。”

巴塔克兰和特里亚农是伊列乌斯两家主要的夜总会，出

口商、庄园主、做买卖的人和大公司的推销员经常光顾那里。但是郊外的小巷里也有夜总会，那是港口工人和从种植园来的人去的地方，那儿女人的要价最低。在这些夜总会里，都允许赌钱，从而保证了它们的收入。

一支小乐队在给舞会助兴。托尼科找舞伴去了。“公鸡”先生看了看表，已经是女舞蹈家表演的时刻了，他已等得不耐烦了，想去特里亚农夜总会看看那个梳辫子的女人，那个梅尔克“上校”的相好。

当乐队停止演奏、灯光熄灭时，几乎是凌晨一点了。这时只剩下几盏蓝色的小灯。赌厅里出来了不少人，他们分散到各个桌子上坐了下来，另外还有一些人就站在大门旁边。安娜贝拉从大厅里面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两把巨大的羽毛扇。随着扇子一开一合，她的部分肉体便露了出来。

“王子”身穿礼服，在一个劲儿地弹着钢琴。安娜贝拉在大厅中间翩翩起舞，并向坐在桌旁的人们微笑致意。她的演出十分成功。里贝里托“上校”站起来鼓掌，要求再来一个。电灯又放出了光芒。安娜贝拉身穿肉色的网状舞衣，对大家的掌声表示感谢。

“什么鬼名堂……人们还以为看到的是她的肉体呢！实际上是肉色的衣服……”“公鸡”先生评论说。

她总是在掌声中退场，几分钟后又表演一个更为轰动的节目：全身上下披着五光十色的薄纱，这些薄纱就如蒙迪尼奥所说的那样，要一块一块地从身上掉下来。不一会，在最后一块薄纱掉下来以后，灯光又都亮了，人们可以看见她那瘦小而匀称的身体。大厅里齐声呼叫，要求再来一个。安娜贝拉在桌子之间飞快地走了过去。里贝里托“上校”吩咐

拿香槟酒来。

“这才值得……”“公鸡”先生也情不自禁了。

安娜贝拉和“王子”走到了蒙迪尼奥·法尔康桌边。“今天都由我会帐。”里贝里托说。乐队又一次奏起了乐曲。埃泽基埃尔博士拉了里索莱塔一下，她倒在了椅子上。纳西布决定离开那儿。托尼科·巴斯托斯两眼盯着安娜贝拉，他也挪到了蒙迪尼奥的桌旁。“公鸡”先生已经走了。女舞蹈家笑容可掬地举起斟满香槟酒的杯子：

“为诸位身体健康，为伊列乌斯的进步，干杯！”

几个人都拍手鼓掌。附近桌上的酒客不无妒意地瞧着他们，不少人往另一个客厅走去，到那里去赌钱。纳西布顺着楼梯走了下去。

他沿着寂静的街道往前走去。从毛里西奥·凯雷斯博士家的窗口透出了一束灯光。纳西布想，他大概正在着手研究热苏伊诺的案件，为替他辩护准备材料。同时也想起了在酒吧间听到的有关律师的令人愤慨的企图。但是，一个女人的笑声从窗缝里传了出来，最后消失在大街上。听说这个鳏夫每天晚上都从乌尼亚奥山岗带些黑人小姑娘到家里来，就算是这样，纳西布也不会料到，也许因为职业的兴趣，这位律师会在这时候要求一个乌尼亚奥山岗的臭娘儿，一个被吓得惊慌失措的混血女人，脱得只剩一双黑色的长统棉纱袜子和她睡觉。

“这世界无奇不有……”混血女人从歪歪扭扭、被蛀烂了的牙缝里挤出了一串笑声。

那天忙完了事情之后，纳西布感到周身疲乏。他终于弄清蒙迪尼奥来去匆匆的原因，他与“司令”和“博士”之间

的秘密，以及他为什么要和克洛维斯进行密谈。这些都和港口的事情有关，他无意中听到了他们谈话的部分内容。据他们讲，伊列乌斯将要来工程师、挖泥船和拖轮。不管谁有多难受，外国的巨轮将开进港口来寻找可可；伊列乌斯将要直接对外出口。这将会使谁难受呢？难道这不是与巴斯托斯家族和拉米罗“上校”进行公开的斗争吗？“司令”是一直想操纵本地的政坛的，但他不是庄园主，没有钱来支付这笔开销。这就是为什么他与蒙迪尼奥·法尔康结交的原因。严重的事情即将来临了。拉米罗“上校”尽管年事已高，但他不是个束手待毙、不战而降的人。纳西布不想卷进这种事情中去。无论是蒙迪尼奥、“上校”或“司令”，还是托尼科·巴斯托斯，他们都是他的朋友。一个酒吧间的老板，不能卷进政治中去，否则，有百害而无一利。但是，与结过婚的女人纠缠在一起，那是更加危险的。

西尼娅济尼娅和奥斯蒙多是不会看到挖掘海港淤泥的挖泥船和拖轮了。他们也看不到蒙迪尼奥如此宣传的进步的日子了。这世界就是这样，有欢乐也有悲伤。

他向教堂那边拐了过去，开始慢慢地沿着斜坡往上走。托尼科·巴斯托斯是真的跟西尼娅济尼娅睡过觉吗？还是只不过跟她聊了聊天，想以此来给他造成这样的印象？“公鸡”先生肯定说托尼科是在恬不知耻地撒谎。一般来说，他是不和有夫之妇勾搭的。与不三不四的女人那是确实有来往，他对这些女人的主儿根本不放在眼里。他是个仪表风流的家伙，长着一头银色的头发，说起话来温柔低缓。纳西布很愿意象他那样，成为女人们追求和争风吃醋的对象。象他那样被别人疯狂地爱着，譬如利迪娅，这位尼科德莫斯“上

校”的情妇，就爱着托尼科。她给他写情书，走过几条街来看他，可托尼科对她的倾心爱慕却感到厌倦，不予答理，所以她常常长吁短叹，为了他，为了被他瞧上一眼，为了能和他说一句话，利迪娅天天都在冒着失去她的优裕生活条件的风险。除了格洛丽娅，托尼科对任何一个风月场所的女人都是不放在眼里的。大家都知道这是为什么。但是从来也没有人得知过他和结了婚的女人也有来往。

他把钥匙插进了锁孔里，因为上楼的缘故而感到气喘吁吁。房间里灯光通明。来过小偷了吗？或许是新来的厨娘忘了关灯？

他慢慢地走进了屋子，看见她睡在一张椅子上，长长的头发披散在双肩上。梳洗过的头发变得松散、乌黑而卷曲。她身上穿着破旧的衣服，但是洗得很干净，这一定是放在她带来的那个小包裹里面的。裙子上有条破缝，肉桂色大腿上的一块肉露在外面，随着睡梦中呼吸的节奏，乳房在轻轻地一起一伏，她的脸上洒满了微笑。

“我的天哪！”纳西布站在那儿，简直不敢置信。

他无限惊异地看着她，大路上的尘土怎么会掩藏着这样的国色天姿呢？她垂着健壮的胳膊，褐色的脸上露着睡梦中的恬静。她睡在那张椅子上的神态犹如一幅画像。她大概有多大岁数呢？看她的身子是个年轻的女人，而她的面庞则象个小姑娘。

“我的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啊！”阿拉伯人几乎是带着虔诚的感情在喃喃自语。

听到他说话的声音，她惊醒了。但是，接着脸上就露出了笑容。整个屋子都好象和她一起在微笑。她站起来，用手

理了理身上穿着的破烂衣服。她是这样恭顺，这样纯真，就象一束月光一样。

“你为什么没有躺下，怎么没有去睡觉呢？”纳西布所能想到的就这句话。

“因为先生什么也没有给我说……”

“哪个先生？”

“老爷……我把衣服洗了，屋子也收拾好了。干完了这些，我就等着您，就这样睡着了。”她有一副东北人唱歌的嗓音。

她身上有一股丁香花般的芬芳，这可能是从头发上，也可能是从脖颈上散发出来的。

“你真的会做饭吗？”

她的头发被笼罩在明暗相间的暗影里，两眼低垂着，右脚在地板上往前滑动，就象要举步起舞一样。

“是的，老爷，我会。我曾在有钱人家干过，他们教过我。甚至我都爱上做饭这一行了……”她嫣然一笑，好象周围的一切都和她同时微笑了起来，甚至连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的阿拉伯人纳西布也是如此。

“假如你真会做饭，我就付给你优厚的工资，五十比索一个月。这儿一般给二十比索，最多不过三十比索。如果你觉得活儿重，可以找个姑娘帮你干。菲洛梅娜老太婆在时她不愿要任何人，她从来也不想要。她说还没有累到需要找一个帮手的地步。”

“我也不要。”

“关于工资你有什么要对我说的？”

“老板愿给的这个数我觉得挺合适。”

“看看明天做的饭菜吧。午饭时候我叫伙计来取，我在酒吧间吃饭。现在……”

她仍在期待着，嘴角上带着微笑，一束明月的光辉洒在她的青丝上，而那股丁香花的芬芳……

“……现在你去睡觉吧，已经不早了。”

她往外面走了出去，纳西布偷偷地盯着她的双腿，她迈步走路时扭动着的腰肢和露在外面的肉桂色大腿上的那块肉。她转过脸说道：

“那么，晚安，先生……”

她在昏暗的走廊中消失了，而纳西布却似乎觉得她又说了几个字，并在反覆地咀嚼着，“漂亮的小伙子……”他差点要站起来把她叫住。不，那是下午在集市上她这样说过。如果现在叫她，也许她会害怕。她有着一副天真无邪的神态，谁知道！也许她还是个处女……往后的时间长着呢，怎么着都行。纳西布脱下上衣，把它挂在一张椅子上，接着就脱下了衬衫。房间里仍然散发着香味，这是丁香花的馨香。他要去给她买件府绸的衣服，另外再买两双拖鞋。这算工资以外送给她的礼物。

他坐在床沿上解开鞋带。这一天发生了这么多事情，真是头绪纷繁的一天。他穿上了睡衣。他的女佣人是一位长得多美的混血女人啊！一双什么样的眼睛啊，我的天啦！他所喜欢的这种烤焦了似的肤色有多美啊！他躺下后把灯熄灭了。睡魔征服了他，可睡梦把他搞得烦乱不安。他梦见西尼娅济尼娅赤身裸体，仅仅穿一双黑色长统袜，死后躺在一条正驶进港口的外国轮船的甲板上；奥斯蒙多乘了一辆公共汽车在逃跑，热苏伊诺朝托尼科开枪射击；蒙迪尼奥·法尔康

和西尼娅济尼娅一起来了，她又复活了，并且向纳西布微笑，向他张开了双臂。但是这位西尼娅济尼娅太太却长着一张新来的女佣人的黑褐色的脸庞。纳西布没有办法追上她，她正踏着舞步往夜总会的舞台走去。

十 关于送葬和宴会并插叙一个典型的故事

当纳西布在阿尔明达太太的叫声中醒来时，太阳已经挣脱了前夜的黑暗，又高高地升起了。

“姑娘，我们去看看他们的葬礼吧。这是值得一看的。”

“不，太太。主人还没有起来呢。”

他从床上跳了下来：“怎么能错过看送葬的机会呢？”他穿好衣服，从浴室里走了出来。加布里埃拉刚刚把冒着热气的咖啡壶和牛奶壶放在桌子上。雪白的台布上摆着玉米面加椰子汁做的煎饼，当地风味的油炸芭蕉、山药蛋和木薯。她站在厨房门口，露着询问的神情：

“主人应该告诉我他喜欢吃什么东西。”

他大口大口地吃着玉米煎饼，眼睛里闪烁着温柔的光芒。贪婪的胃口把他拴在了餐桌上，可好奇心却催促他快点出去，因为送葬的时间已经到了。玉米煎饼多么可口，油炸芭蕉片又何等香甜！他好不容易才离开了饭桌。加布里埃拉头发上扎着一条丝带，要是能在她黝黑的脖子上咬一口，那才带劲呢。纳西布急忙离开家向酒吧间跑去，一路上加布里

埃拉的嗓音在他的耳边萦回，她这样唱道：

不要到那里去，我的心肝，
那里有斜坡一条，
你一失脚就会摔倒，
压断玫瑰园里的细枝嫩条。

为奥斯蒙多送葬的队伍已经从海滨大道走到广场上了。

“甚至连抬棺材的人都没有……”有人议论说。

的确是这样。看来，很难想象有比这更可怜的送葬场面了。就连那些与奥斯蒙多最亲近的人，也没有勇气最后一次陪伴他从伊列乌斯大街上走过。把牙科大夫一直陪送到墓地，这对热苏伊诺“上校”和整个社会来说，简直是一种侮辱，抬棺材的只有阿里·桑托斯、“司令”、“公鸡”先生、《伊列乌斯日报》的一位编辑和其他为数不多的几个人。

死者在伊列乌斯没有亲属，但他在这儿度过的几个月里，已经结识了不少朋友；他是个慷慨而和蔼可亲的人，进步俱乐部舞会和鲁伊·巴尔博扎学社聚会的常客。他经常光顾那些家庭舞会，出没于酒吧间和咖啡馆。然而，他却象个可怜的魔鬼一样在往墓地里走去，既没有人给他送花圈，也没有人为他流泪。一位与奥斯蒙多的父亲有商务往来的商人收到了他父亲的电报，被要求为他儿子料理有关丧葬方面的事宜，电报里说他将乘下一班船抵达这里。这位商人订了一口棺材，对出殡的事情做了安排，并在码头上雇了几个人，以便万一朋友们一个都不来时，让他们把棺材抬到墓地去；

不过，花钱买花圈和花束这样的事，他觉得没有必要。

纳西布和奥斯蒙多并不是深交。牙科大夫只是偶尔才到酒吧间去一次，他常去的地方是希克咖啡馆。喝酒时，他总是和阿里·桑托斯或者若苏埃老师在一起。他们朗诵十四行诗，阅读一段段的散文，共同探讨文学方面的问题。有时候，阿拉伯人也和他们同坐一桌，听他们讲些新闻或朗诵几首描写女性的诗歌。和大家的印象一样，纳西布也觉得牙科大夫是个品行端正的青年，而且医术相当高明，所以求他看病的人越来越多。而眼前，目睹这可怜的葬礼，既没有人群，也没有花圈，棺材上光溜溜的，他不由得感到一阵悲凉。总之，这样做是不公正的，对这座城市本身来说，也是件不光彩的事情。那些称赞他具有诗人才华的人到哪儿去了？那些夸奖他拔牙动作无比轻柔的患者又到哪儿去了？他那些鲁伊·巴尔博扎学社的社友、进步俱乐部的朋友和酒吧间的伙伴们，这时都到哪儿去了？他们所以不露面是因为害怕被热苏伊诺“上校”知道，害怕老处女们说三道四，害怕全市的人把他们看做是奥斯蒙多的同情者。

一个孩子穿过送葬的队伍，在散发电影院当晚演出的海报，上面写道：“博得欧洲剧院包厢观众喝彩的托钵僧和催眠术士，本世纪最杰出的幻术大师、著名的印度魔术师桑德拉‘王子’及其漂亮的助手，未卜先知的巫师和令人赞叹的传心术士安娜贝拉女士于今天晚上在电影院举行首次演出。”一张海报被风吹了起来，在棺材上面飞飘。奥斯蒙多生前没有见过安娜贝拉，所以不会加入那些巴结她的仰慕者的行列，也不会为了占有她的肉体而与别人争风吃醋。送葬的人从教堂门廊附近走过，纳西布也走到了他们的中间。他

不会送到墓地那里，因为他不能丢下酒吧间的营业不管，晚上汽车公司还要在他的店里举行宴会。但是，至少得陪着走一两个街区，他觉得应该这样做。

送葬的队伍要从“平行六面体”大街经过，这是谁出的主意？到墓地去最近的直达路线是走“阿达米上校”大街，为什么要从为西尼娅济尼娅的遗体守灵的屋前通过呢？那可能是“司令”的点子。格洛丽娅身穿衬衫，披着晨衣，从窗口观看着送葬的场面，棺材就从她那细麻纱衬衣没有遮严的乳房下面走了过去。

在挤满好奇的孩子的埃诺什学校门口，若苏埃老师替换了抬着棺材的“公鸡”先生。所有的窗口都站满了人，到处是一片议论声。在西尼娅济尼娅表兄弟的屋前，站着几个身穿缁衣的人。在少得可怜的送葬者的伴随下，奥斯蒙多的灵柩缓慢地往前移动着。过路的行人都脱下帽子表示哀悼。有人从那座沉浸在哀伤中的房子的一扇窗口大声说道：

“你们就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吗？他断送了这个可怜女人的性命难道还不够吗？”

纳西布送到主教堂广场就回去了。他在西尼娅济尼娅的灵前待了几分钟 。死者的棺材还没有上盖 ，堂屋里点着蜡烛，摆着鲜花，还有几个花圈。女人们在哭泣，可谁也没有为奥斯蒙多流过泪。

“得等一等，待另外一个人安葬好了。”一位亲戚解释说。

这一家的主人，西尼娅济尼娅一位表妹的丈夫，在过道里来回走着，丝毫不掩饰他内心的恼怒。这件事给他生活中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真见鬼！尸体不能从热苏伊诺家里

抬出去，也不能从牙科大夫的家里抬出去，因为她是个不正派的女人。他的妻子是西尼娅济尼娅在本市唯一的亲戚，其余的亲属都住在奥利文萨，除了让人将死者抬到自己家里来，并且为她守灵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更糟糕的是他还是热苏伊诺“上校”的朋友，甚至还同他有生意上的往来……

“真是一件伤脑筋的事……”他说。

除了要破费外，还得日夜烦恼，而且又有谁来付这笔钱呢？

纳西布走到死者的跟前，看了看她的面孔：两眼紧闭，面容平静，头发梳得光滑，两腿长得很匀称。他移开了目光，因为这不是观看西尼娅济尼娅的腿部的时候。神态严肃的“博士”来到了堂屋里。他在死者面前停了一会儿，接着，便对纳西布发表自己的见解，不过这也是为了说给所有在场的人听的：

“她具有阿维拉家族的血统。这种血统是命中注定的，是奥菲尼西娅的血统。”他压低声音说，“她是我的亲戚。”

大街上聚集在门口和窗前的人群露着惊恐的目光，看着马尔维娜手捧一束从她家花园里摘来的鲜花走了进去：这个女学生，未婚的年轻姑娘，庄园主的女儿，到一个因通奸而身亡的女人的灵堂里去干什么呢？她和死者又不是什么亲密的朋友。人们对她投以非难的目光，有的人躲在角落里窃窃私语地议论着。马尔维娜对“博士”微微一笑，把花束放在棺材跟前，嘴里为死者默诵了一句祷文，接着象进来的时候一样，昂着头走了出去。纳西布耷拉着脸说道：

“梅尔克·塔瓦雷斯的这位女儿真有胆量。”

“她正在同若苏埃谈恋爱呢。”

纳西布目送着她离开了灵堂，他很喜欢她的举动。他不知道今天怎么搞的，早上起床时就感到有些异样，觉得自己与奥斯蒙多和西尼娅济尼娅有一种休戚与共的关系，并对无人前去为牙科大夫送葬，对住宅主人因在自己家里停放被害的女人的棺材而抱怨感到忿懑。巴西利奥神父来了，他一面和大家握手，一面评论着灿烂的太阳和已经过去的雨季。

最后，送葬的队伍出发了，人数比为奥斯蒙多送葬的稍微多几个，但也同样少得可怜。巴西利奥神父含糊不清地低声祈祷着。西尼娅济尼娅的一家从奥利文萨赶来了，个个哭得象泪人儿一样。住宅的主人这才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纳西布回到了酒吧间。为什么两口棺材不能同时从同一间屋子里抬出去，并送到同一块墓地，把两人葬在一起呢？本来应该这样做。充满了伪善的丑恶人生，没有良心可言的城市，在这里只有金钱才顶事！

“纳西布先生，厨娘真是块肥肉，她长得多漂亮！”“懒小子”语声轻柔地说道。

“见你的鬼去吧！”纳西布面带悲伤的神情说。

后来他得知，当西尼娅济尼娅的棺材通过陵园的大门时，为奥斯蒙多送葬的那几个人正好从那里往外走。几乎与此同时，在毛里西奥·凯雷斯博士的陪同下，热苏伊诺·门多萨“上校”正在用手敲法官的大门登门求见。过了不久，律师来到了酒吧间，他别的什么也不喝，只要了点矿泉水：

“昨天我路过阿曼西奥家里了。他备有头等的葡萄酒……”

纳西布走开了，他不愿听那些关于昨晚丰盛筵席的评

论。他来到多斯雷伊斯两姐妹的家里，想询问一下宴会准备的情况，结果发现她们对那件凶杀案依然激动不已：

“昨天早晨，这个不幸的女人还在教堂里待过呢。”金基娜划着十字说。

“当您到这里来的时候，我们刚刚和她一起做过弥撒。”弗丽塔浑身颤抖地说。

“事情多么……所以，我不打算结婚。”

她们把他领到了厨房里，儒孔迪娜和她的几个女儿正弯着腰在做饭。“请不要为晚宴的事担心，一切都会顺利的。”

“谈起这件事，我找到一名厨娘了。”

“好极了！她的手艺不错吧！”

“她会做玉米煎饼。至于做饭炒菜，等一会儿到吃饭的时候才会知道。”

“不再要冷盘了吗？”

“还需要几天，如果……”

“是因为做圣诞画的缘故……事情很多……”

看到酒吧间的活儿不太繁忙，他便让“懒小子”去吃午饭。

“回来的时候，把我的饭盒带来。”

午饭时分，酒吧间的人都走光了。纳西布在忙着结帐，计算赚取的利润和花费的成本。象往常一样，午饭后第一个来这儿的是托尼科·巴斯托斯，他在饮白酒加苦啤酒的助消化饮料。这一天，他们谈论了有关葬礼的情况，接着托尼科对他讲了前一天当阿拉伯人离开后夜总会里发生的事情。里贝里托“上校”喝了很多酒，最后几乎不得不让人背着送回家去，他在楼梯上呕吐了三次，身上衣服全弄脏了。

“他为了那个舞女弄得太过分了……”

“而蒙迪尼奥·法尔康呢？”

“他一早就走了。他向我保证他与她没有任何关系，道路是畅通的。而那边，当然……”

“那您就向她扑过去……”

“我就施展起了我的手段。”

“她呢？”

“嗯、她倒挺有意思。但是，她在没有把里贝里托勾引上之前，是会装得一本正经的。这我已经注意到了。”

“那她的丈夫呢？”

“他完全站在‘上校’一边。他对里贝里托的情况了如指掌，而关于我的情况，他什么也不想打听。他老婆同里贝里托一起逗笑，两个人搂得紧紧的一起跳舞，女的托着里贝里托的头让他呕吐干净，这个酒鬼却觉得这一切都挺满意。可是，只要我一走到她身边，他便站到中间来了，这家伙只不过是个天字第一号的食客而已。”

“他怕您毁了他的生意。”

“我？有点残羹剩汤就满足了。让里贝里托出钱，我利用赶集的日子安排……至于她的丈夫，那您不必担心，现在他应该知道了我是本地政治首脑的儿子。他对我应该客气点。”

“懒小子”把午饭拿来了。纳西布离开柜台，在一张桌子旁坐了下来，并系好了餐巾：

“让我们来看看厨娘的手艺怎么样……”

“新厨娘？”托尼科好奇地凑过来问。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漂亮的混血女人！”“懒小子”懒洋洋地评论说。

“你曾告诉我说她是个丑老婆子，不要脸的阿拉伯人。你对朋友还不说真话，唉？”

纳西布打开饭盒，把一碟一碟的菜分了开来。

“噢！”他闻着燉鸡、烤肉、米饭、菜豆和切成一片片的香蕉甜食散发出来的香味，惊叹了一声。

托尼科在向“懒小子”打听：“她真的长得很漂亮吗？”

“还问什么是不是长得……”

他欠身闻了闻盘子里的菜：“你不是说她不会做菜吗？不说真话的土耳其人……她做的菜甚至连我都要流口水了……”

纳西布向他邀请说：“够两个人的，您尝一口吧。”

“尖嘴”打开一瓶啤酒，把它放在桌子上。

“她现在在干什么？”纳西布问“懒小子”。

“她在和老太太闲聊。她们在谈论招魂术呢。我妈在说，她只是一边听一边一个劲儿地笑。当她笑的时候，托尼科先生，真叫人感到莫名其妙。”

“噢！”纳西布吃了第一口之后，又惊叹了一声。“真是天上的佳肴，托尼科，托老天爷的福，这次我算是得到享受了。”

“既可做饭，又可……，唉，土耳其先生 ……”

纳西布的肚皮填得饱饱的，在托尼科离开之后，他就象往日那样，躺在酒吧间院子里面树荫下的一张躺椅上，随手拿起几乎是一个礼拜以前的一张巴伊亚的报纸，并点上了一支香烟。他用手抹了抹嘴唇上的小胡子；此刻他对生活感到心满意足，上午送葬时的忧伤已经烟消云散了。过一会儿，他要到他舅父的店里去，给她带一件便宜的衣裳和一双

拖鞋。他还要和厨娘安排一下给酒吧间做冷盘和甜食的事。他从来没有想到那个浑身上下沾满了污垢、衣衫破烂不堪的逃荒女人竟然会做饭……那层尘土竟掩盖着如此迷人的姿色和诱人的魅力……他在天国般的宁静中进入了梦乡。海风在吹拂着他的唇髭。

下午，当“公鸡”先生拿着一份《伊列乌斯日报》兴冲冲地走进酒吧间的时候，报时的钟声还没有敲五点，这正是财政局里繁忙的当儿。纳西布给他斟了一杯苦艾酒，当他正要谈起新来的厨娘时，对方嗡声嗡气地说：

“事情干开了！”

“什么事情？”

“今天报纸上说的，这是刚出来的报纸，你看看……”

只见第一版上，用粗黑的字体登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标题占据了整整四栏：“港口无人管理的状态令人触目惊心。”这是对市政府、对“伊列乌斯人民为了维护可可产区的神圣利益而选出的州议员”阿尔弗雷多·巴斯托斯的尖锐而深刻的批评，他已经把这种利益忘得一干二净了。他那不高明的口才只有当他在市政府和市议会举行的会议上，当他高喊“很好”和“同意”时，人们才能听得到；同时，这也是对市长——这位拉米罗“上校”的契友，一个庸俗无能之辈和为这位权贵、头目效劳的典型奴才——的尖锐而深刻的批评，并且把伊列乌斯港口无人管理的状态归咎于那些当权的政治家们。文章以前一天“伊塔”船搁浅这件事作为借端，这样写道：“本地区最重大而又最紧迫的问题，一个有关本地的进步并意味着富裕和文明还是贫穷与落后的头等大事，就是是否疏通伊列乌斯港口，即是否直接出口可可这样一个事关重大的问

题。”但是，对于那些“在特殊情况下窃取了权位”的人来说，它是不存在的。接着，文章又以同样的笔调继续猛烈地进行指责，结尾时它提醒人们说：与此同时，“面对市政当局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一些具有高尚的爱国情感的人，准备自己动手解决这一问题。人民，光荣、勇敢并具有许许多多传统的伊列乌斯人民，将懂得如何作出评判、惩处和奖赏。”显而易见，这儿指的是蒙迪尼奥。

“年轻人……事情严重着呢……”

“这是‘博士’写的。”

“好象是埃泽基埃尔写的。”

“是‘博士’写的。我可以肯定，埃泽基埃尔昨晚在酒吧间喝醉了。这件事会闹出一场风波的……”

“一场风波？你真是个乐天派。这件事会闹得不可收拾。”

“只要今天在酒吧间里不闹起来。”

“为什么在这儿呢？”

“因为汽车公司要在这儿举行宴会，你忘了吗？所有的人都要来：市长、蒙迪尼奥、阿曼西奥‘上校’、托尼科、‘博士’、‘司令’、曼努埃尔·达斯昂萨斯，甚至连拉米罗·巴斯托斯‘上校’也说他可能来。”

“拉米罗‘上校’？他晚上是不出门的。”

“他说他要来。这是个有胆量的人，他马上就会来的，我可以肯定！你等着瞧吧。他会使这次宴会以大打出手而收场的……”

“公鸡”先生搓了搓手说：“这将是挺有趣的……”说完他便回财政局去了，撂下了忧心忡忡的纳西布。酒吧间

老板与所有的人都是朋友，他必须避免介入这场政治斗争。

为宴会招待客人而雇用的堂倌都来了，他们开始布置餐厅，把桌子拼在一起。几乎与此同时，法官夹着一包书在儒昂·富尔仁西奥和若苏埃坐位靠外面的那一边坐了下来。他们瞧着倚在窗口的格洛丽娅赞不绝口，而法官却认为这是一桩真正伤风败俗的事情。

有人手里摇晃着一份《伊列乌斯日报》走来了。

“你们看过了吗？”

儒昂·富尔仁西奥和若苏埃已经读过了。法官拿过报纸，戴上眼镜浏览了起来。在其他的桌子上也在纷纷议论。

“诸位高见如何？”

“政治将毁掉一切……”

“今天的这个宴会将是挺有趣的。”

若苏埃还在谈论格洛丽娅：“使我感到惊讶的是，谁也不敢同她勾搭。这对我来说，真是个谜。”

这位教师刚来此地不久，他是在埃诺什创办学校时被带到这儿来的，尽管他很快就对这里适应了，经常光顾模范文具店和维苏威酒吧间，出入夜总会，节日里同人们讨论各种问题，在妓院里用晚餐，但他对发生在伊列乌斯的许多故事还依然不太了解。当其他一些人在谈论报上的文章时，儒昂·富尔仁西奥给若苏埃讲述了在他来到本市前不久，科里奥拉诺“上校”给格洛丽娅安家后与托尼科之间所发生的事情。

十一　关于一次警告的插曲

“‘上校’把格洛丽娅带到了城里，”伊列乌斯的各种

事件和轶事的真正知情者儒昂·富尔仁西奥叙述说，“把她安顿在他家搬到州府以前曾经居住过的那座最豪华的宅邸之后——这件事使老处女们不胜惊愕，托尼科·巴斯托斯，这位老婆醋意十足的丈夫和已有两个漂亮孩子的父亲，这位每逢星期天总是穿着西服背心的风度翩翩的绅士，本地的唐璜①和拉米罗·巴斯托斯‘上校’的爱子，便立刻盯上了这个黑白混血女人。”

这并不是儒卡·维亚纳和希基塔之间那种风流韵事的重演。若苏埃已经听说过那个老掉牙的故事吗？有人给他讲述过那些既可笑又可悲的细节了吗？这些情节与其说可笑，倒不如说令人可悲，因为伊列乌斯人的幽默感少得真有点可怜。在这次事件中，没有海滩上的散步，也没有港口栈桥上的握手，托尼科没有在夜晚冒着风险去推开格洛丽娅的大门。他只有在下午才经常带着从纳西布酒吧间里买来的糖果之类的小礼物去她家里坐坐，询问她的身体可好，是不是需要点什么，并向她投以柔情的目光，说上几句甜蜜的话语。但也仅此而已，托尼科这位情场上的老手与她的关系并没有越出这一点。

一种传统的友谊把科里奥拉诺“上校”和巴斯托斯一家联系在一起。拉米罗·巴斯托斯曾经给科里奥拉诺的一个儿子取过教名，他们的政治见解相同，两人经常往来。托尼科利用这一点向他的妻子，那位身材肥胖、醋意十足的奥尔加夫人解释说，由于他和“上校”的交情和政治志趣上的一致，他必须在午饭后去那个不三不四的女人家里进行使他妻

---

① 中世纪西班牙民间传说中的一个浪荡公子。

子生疑的拜访，奥尔加夫人鼓着她那高耸的胸脯威胁说：

“托尼科，如果你非去不可的话，如果是那位‘上校’请你去的，那你可以去，你不要因为我而感到烦恼。可你得千万小心！假若有什么事情让我知道了，哼！假若有什么事情让我知道了……”

“要这么说，我的亲爱的，最好我别去了，免得让你疑神疑鬼。不过我已答应科里奥拉诺……”

正象“司令”所说的那样，托尼科是个满嘴甜言蜜语的家伙。对奥尔加夫人来说，没有比他的丈夫更纯洁的人了。可怜的奥尔加！实际上城里各式各样的女人，包括妓女，尚未出嫁的姑娘，已婚的女子，所有这些娼妇都在追逐他。不过，由于她心存疑虑，为了使他不致被女人所引诱，她一直把他看得牢牢的。可是，她却不知道……

这样，就象人们在文具店和酒吧间里私下议论的那样，托尼科凭着耐心和糖果的作用，正在“为他去睡觉准备床铺”。但是，在确实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之前，科里奥拉诺“上校”已经知道了他的这种拜访、给他这位女人赠送糖果和投以柔情的目光所包藏的用心了。他在一个星期三突然赶到伊列乌斯，闯进了托尼科的家里——托尼科的办公室也设在那里。当时里面挤满了人。

象往常一样，托尼科·巴斯托斯显出一副非常和蔼可亲的样子，拍拍他的肩膀，并以热情的话语欢迎他这位朋友的到来。科里奥拉诺领受了主人的接待，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他用马鞭敲掉皮靴上的泥土，低声说：

“托尼科，我听说你常到我的相好那儿去转悠。我十分珍视你的友情，托尼科。你小的时候我就在你家——我的干

亲家拉米罗的家里——认识了你。因此，我来向你提出忠告，这是出自一个老朋友的忠告：你再不要到那里去了。我也很器重儒卡·维亚纳，他是我昔日玩扑克的伙伴，已故的维亚纳的儿子，我也是看着他长大的。你还记得他的事吗？这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真可惜！他和别人的女人在一起鬼混……”

办公室里顿时出现了一片令人担心的沉默。托尼科结结巴巴地说：

“可是，‘上校’……”

科里奥拉诺玩着手中的马鞭，以同样的语气接着说：

“你是个长得挺漂亮的小伙子，你有许多女人，所以在这方面你是不缺少什么的。我是个老朽的人了，我的结发妻子已经老了，可怜的女人！我现在只有格洛丽娅。我喜欢这个姑娘，我要她仅仅为我所有。那种为别人支付女人的开销的事情，我是从来不乐意干的。”他朝托尼科微微一笑，“我是你的朋友，所以我才提醒你：别再去那边转悠了。”

托尼科面色苍白；办公室里寂静得象一座坟墓。在场的人一个个面面相觑。前去办理契约的曼努埃尔·达斯昂萨斯后来断定说，他感到空气里有一种将要“死人的气味”。由于他在战乱时期曾经杀死过一些人，因而他对这种气味十分敏感。托尼科解释说：这是诽谤，是他和科里奥拉诺的仇人对他的卑鄙诽谤。他仅仅为了对那个被“上校”宠爱的、每天都遭到大家鄙视的格洛丽娅效劳才偶尔到她家里去的。那些指责科里奥拉诺把她安顿在圣塞巴斯蒂昂广场那边他家曾经居住过的一座房子里的人，那些看见这位姑娘便转过脸去，或者当她走过自己身边便要吐唾沫的人，正是如今在施展阴谋诡计的人。他只想公开表示他对“上校”的尊重和同情。

他同那位姑娘没有发生任何关系，甚至连这种企图也没有过，真是一片花言巧语！托尼科这家伙……

“你同她没有任何关系，这我知道。如果有点什么关系的话，那我就不在这里同你交谈了，也不这样跟你谈了。但是，你有没有这种企图，我可不能担保。不过，光是企图，那伤害不了任何人，也不会使任何人当王八……你最好象其他人那样：见着她就把脸转过去。这就是我所希望的。现在我已经提醒你了，我们不再谈这件事了。”

随即他便谈起了做生意的事，好象刚才什么也没说过似的，然后走进了托尼科的家里向奥尔加夫人问好，亲昵地捏捏小家伙们的脸蛋。从此，托尼科·巴斯托斯甚至连格洛丽娅门口的那条路都没有再走过；而她的日子也过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忧郁和孤独。城里的人对这件事解释说：“他还没有躺下，床就塌了。”而另一些人则补充说：“床塌下来的时候弄得可响呢。”这些伊列乌斯人对此既不感到难过，也不表示同情。科里奥拉诺“上校”的警告不仅对托尼科产生了作用，许多人也都决定收起他们的奢望。

十二　插曲结束，宴会开场

尽管纳西布感到不安和担心，汽车公司的宴会还是在极为平静而和谐的气氛中举行了。还没有到七点，最后一批喝开胃酒的顾客刚离开，俄国人雅科布就把纳西布缠住了。他一边搓着手，一边咧着嘴笑。他看过报纸上的文章，心里也为举行宴会的事担忧。这些对任何事情都敏于探究与思考的伊列乌斯人……他的伙伴莫阿西尔·埃斯特雷拉正在车库

里等候汽车以及同车前来的伊塔布纳的客人们，如果把市长和法官算在里面，一共十个人。而现在，这篇用心不良的文章却想在他邀请的客人中间散布不和，使他们互相猜疑，以便制造分裂。

“这还会引起不少议论呢。”

今天“司令”在通常开始玩“加曼”的时间之前就来到了。他对纳西布透露说，报上的文章只不过是刚刚开始。这是一系列文章的头一篇，而且也不会只停留在文章上而已。伊列乌斯将要经历伟大的日子。“博士”手指上沾满了墨迹，眼里流露出自负的神情，他待了一会儿就走了，声称他忙得不可开交。至于托尼科·巴斯托斯，他没有再到酒吧间来，据说被拉米罗“上校”紧急地叫回去了。

第一批到达的客人是来自伊塔布纳的，他们都对乘坐公共汽车旅行赞不绝口，虽然道路还没有完全干透，可路上只用了一个半小时。他们怀着并不浓厚的兴趣观看着两旁的街道、房屋、教堂、维苏威酒吧间、酒库和伊列乌斯影剧院，发现伊塔布纳的一切都要比这儿好，这里没有象他们那儿一样的教堂，电影院也比这儿的强，伊塔布纳新建的住宅跟这儿的房子不相上下，酒吧间的饮料也比这里的种类丰富，夜总会也是顾客盈门。那时候，可可种植区的这两个头等城市之间的竞争就开始出现了。伊塔布纳人在谈论他们那里无比巨大的进步和该市的惊人发展。几年之前，它还只不过是伊列乌斯的一个普通地区，一个名叫塔博加斯的村落。他们在与“司令”讨论有关港湾的情况。

有几家人在往电影院走，去观看桑德拉魔术师的首次演出，同时注视着酒吧间进进出出的人群，聚集在那里的一些

重要人物和“T”字形的大餐桌。雅科布和莫阿西尔在接待应邀前来的客人。蒙迪尼奥·法尔康和克洛维斯·科斯塔一起来了，这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出口商朝那些伊塔布纳人走去，并和他们一一拥抱，其中有几个是他的主顾。阿曼西奥·雷阿尔“上校”是和曼努埃尔·达斯昂萨斯一起来的，他说热苏伊诺在法官的允许下已经回他的庄园里去了，他在那儿等候案件的审理。里贝里托“上校”目不转睛地盯着电影院的门口，希望看到安娜贝拉能在那儿出现。人们在漫无边际地交谈着，内容有死者的葬礼，前天发生的凶杀案，生意行情，已经结束的雨季，可可收成的前景以及桑德拉“王子”和安娜贝拉女士，大家都谨慎地回避任何可能涉及港湾的话题和《伊列乌斯日报》上刊登的那篇文章。好象大家都生怕挑起仇恨，好象谁也不愿意承担这样的责任。

八点钟左右，当大家快要入席就座的时候，酒吧间门口有人说：

“拉米罗‘上校’和托尼科来了。”

阿曼西奥·雷阿尔起身迎了上去。纳西布心里一惊：气氛更加紧张了，酒吧间回响着虚伪做作的笑声，他觉察到有些人的上衣下面藏着手枪。蒙迪尼奥·法尔康在与儒昂·富尔仁西奥交谈，“司令”朝他们那边走了过去。从广场的另一边可以看见站在马尔维娜家门廊下的若苏埃老师。拉米罗·巴斯托斯“上校”拄着拐杖，迈着疲惫的步履走进了酒吧间，在坐的人纷纷迎上前去向他问候。他在克洛维斯·科斯塔的面前停了下来，紧握着他的手问道：

“克洛维斯，你的报纸办得怎么样？生意很兴隆吗？”

“还不错，‘上校’。”

拉米罗与蒙迪尼奥、儒昂·富尔仁西奥和“司令”他们几个人聊了一会儿。他想知道蒙迪尼奥旅行的情况，对儒昂·富尔仁西奥最近没有去他家这一点表示不满，并与“司令”开了几句玩笑。纳西布对这位老人十分敬佩：他内心应该感到十分恼恨，可外表上什么也没有流露出来。他看着那些准备向他的权力提出挑战和窃取他的地位的对手，就象看着一些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危险的无知的孩子一样。他们请他在两位市长之间的首席上就座。隔了一会儿，蒙迪尼奥在法官中间坐了下来。首先端上桌子的是多斯雷伊斯两姐妹做的饭菜。

开始，大家都感到不太自然。虽然都在吃菜、喝酒、聊天、说笑，但是餐桌上依然笼罩着一种不安的气氛，就好象在等待着某种事件发生似的。拉米罗·巴斯托斯“上校”连碰都没有碰桌上的菜，只是勉强尝了一口汤。他那双细小的眼睛挨个地打量着桌上的客人。当他的目光落在克洛维斯·科斯塔、“司令”和蒙迪尼奥这几个人的身上时，眼神变得黯然无光了。突然，他想知道为什么“博士”没有来赴宴，他对“博士”的缺席感到遗憾。不一会儿，气氛慢慢变得轻松愉快了。大家讲述着各种趣闻，有的在描述安娜贝拉的舞蹈，有的在称赞多斯雷伊斯两姐妹做的饭菜。

最后，发表演说的时候到了。俄国人雅科布与莫阿西尔曾请埃泽基埃尔·普拉多代表公司主持宴会并致词。律师站起身来，由于喝了不少酒，舌头有些粘粘糊糊的，不过他酒喝得越多，话就讲得越动听。阿曼西奥·雷阿尔对毛里西奥·凯雷斯叽咕了点什么，无疑是提醒他要留神细听。如果埃泽基埃尔——自上次选举以来，他对拉米罗“上校”政治上

的忠诚已经开始动摇了——对疏通港湾一事发表评论的话，那他，毛里西奥就应该立即予以回答。但是，在这感慨万端的一天，埃泽基埃尔博士把伊列乌斯和伊塔布纳之间的友谊选作了他讲话的主题。这两个可可产区的姊妹城市，现在由于新成立的汽车公司又加上了一层联系。他说，这是雅科布这样一位“来自西伯利亚冰冻草原”的、富有进取精神的人“为了促进巴西这个角落的进步而完成的一项宏伟事业”。这几句话使这个实际上出生于基辅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雅科布的两眼都湿润了。他在讲话里说，莫阿西尔是一个“全凭自己努力而闯出来的人，是诚实劳动者的典范”。莫阿西尔谦逊地低下了头；与此同时，周围响起了不少赞同的声音。就这样，埃泽基埃尔接着又谈了一番文明和进步，并展望了本地区的未来，说它必将“迅速取得文化上的高度发展”。

这位讲话口若悬河、令人生厌的伊列乌斯市长，通过在座的伊塔布纳的杰出代表们向该市人民致以问候。伊塔布纳市长阿里斯托特莱斯·皮雷斯“上校”简短地致了答谢词。他观察着宴会的气氛，不禁沉思起来。毛里西奥博士站起来开始讲话，作为饭后的“甜食”，他给赴宴的客人念起了《圣经》。最后，他建议为“伊列乌斯的一位纯洁无瑕、为本地区作出了如此贡献的儿子、这位德高望重的长者、能干的行政官员、家庭的模范父亲、首领和朋友拉米罗·巴斯托斯“上校”干杯。大家都一饮而尽。蒙迪尼奥与“上校”碰了杯。毛里西奥博士刚一坐下，“司令”就手端酒杯站了起来，也想提议干一杯。他说，借这个标志着可可产区又一进步的宴会，为欢迎一位来自南方都市、准备把自己的资产、非凡的

精力、政治家的眼光和爱国主义精神贡献于这里的人干杯，为这位对伊列乌斯和伊塔布纳的发展作出颇多建树的人干杯，他的名字与汽车公司，与伊列乌斯人民最近几年来所进行的每一项事业，都默默无声地联系在一起，他就是蒙迪尼奥·法尔康。说完，他便高高地举起了酒杯。这给“上校”提供了和出口商干杯的机会。据后来有人说，在“司令”讲话的整个过程中，阿曼西奥·雷阿尔的手一直握着他手枪的枪把。

但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不过，这天晚上大家都明白了，蒙迪尼奥从这时候起已经担起了反对派首领的角色，斗争已经开始了。这场斗争再也不象从前夺地时代那样的斗争了。今天起决定作用的已经不是来复枪和伏击战，也不是烧毁公证人办事处和伪造契约。儒昂·富尔仁西奥对法官说：

“用演说代替枪击……还是这样好。”

但法官表示怀疑：“最终还是要以子弹来收场的，您瞧着吧。”

拉米罗·巴斯托斯“上校”很快就退席了，托尼科也跟他一起走了。接着，一些人便分散到酒吧间的其他桌子上继续喝酒。有几个人在一个单间里凑在一起玩起了扑克。另外一些人则到夜总会去了。当客人们都在开怀畅饮的时候，纳西布在这几摊人中间奔忙着，催他的堂倌们手脚放快些。正当他忙着这一大堆烦乱的事情时，他接到了里索莱塔让一个小男孩送来的一封信。她想晚上见他一面，并说一定在巴塔克兰夜总会等候他。落款是“你的小吉星里索莱塔”。阿拉伯人露出了满意的微笑。钱柜上放着给加布里埃拉的那包东西：

一件府绸衣服和一双拖鞋。

电影散场后，酒吧间里挤满了人。纳西布忙得应接不暇。这会儿对报纸上那篇文章的争论成了谈话的主题，但也还有人在谈论前一天发生的那件凶杀案；客人们的家眷则在夸奖变戏法的魔术师。但是，几乎在所有的餐桌上，谈论的话题都是围绕着《伊列乌斯日报》上刊载的那篇文章。一直到很晚客人们才逐渐散去。当纳西布关上收款机往夜总会走去时，已经是下半夜了。在里贝里托、埃泽基埃尔和其他几个人的那一桌上，安娜贝拉请在座的人在她的纪念册上题词留念。富有浪漫主义情感的“公鸡”先生写道：“啊！舞蹈家，你是艺术的化身。”喝得酩酊大醉的埃泽基埃尔博士颤颤抖抖地加上了一句：“谁能成为艺术的情夫那该多好啊！”桑德拉“王子”用他那支仿象牙的烟嘴在抽烟。里贝里托摆出一副亲热的样子，拍着“王子”的后背，向他讲述他庄园的宏伟和壮观。

里索莱塔在等候纳西布。她把他带到大厅的一个角落里，对他诉说：早上一起来她就病了，老并发症又犯了，难受得象进了地狱似的。因此她不得不叫医生，但手头买药的钱一分也没有，这儿又几乎没有认识的人可以告求，所以只好找纳西布。那天夜里他对她是那样彬彬有礼……阿拉伯人嘴里嘟囔着递给她一张票子，她亲昵地抚摸了一下他的头发。

“要不了两三天我就会好的，到时候我就让人去叫你……”

说完她便匆匆忙忙地走开了。她真的病了呢，还是为了从他手里弄几个钱而演的一出喜剧，钱到手后，晚上她可以

与一个大学生或推销员去饱餐畅饮一顿？纳西布不由得恼怒起来，他本想去和她玩乐一番，以便在忘掉因安葬死人、为宴会奔波和担忧及充满政治阴谋而令人抑郁的一天。这一天就象是要让任何人都要完蛋的一天，而现在却又要怀着沮丧的心情来结束它。他拿起了给加布里埃拉的那包东西。灯光熄灭了，舞女身穿羽毛缝制的舞衣出现了。里贝里托“上校”大声招呼堂倌，让他拿瓶香槟酒来。

十三 加布里埃拉的夜晚

他走进屋里，脱掉了鞋子。一整天，大部分时间他都在酒吧间的桌子之间来回奔忙，腿也没弯过。脱掉鞋袜，活动活动脚趾头，然后光着脚在地上走几步，再穿上绣着“猫脸”的拖鞋，这真是一种享受。各种各样的感受和印象在他的脑海里混成了一团。安娜贝拉想必演完她的节目了，可能陪着里贝里托在一张桌上喝香槟酒。今天晚上，托尼科·巴斯托斯没有露面。那么“王子”呢？他的名字叫爱德华多·达席尔瓦，根据他在名片上所写的，是个“艺术家”；一个不要脸的家伙，这才是他的身份。他对庄园主阿谀奉承，把那个女人推到他的怀抱里，拿她的肉体做交易。纳西布耸了耸肩膀。也许他只是一个可怜的魔鬼，很可能他并不把安娜贝拉看得怎么重要，只把她当做职业上的一种简单而偶然的结合。这就是他的营生，是他混饭吃的手段。他的脸色表明他挨过不少饥饿……这种谋生的方式无疑是肮脏的，但哪一种是干净的呢？为什么要对他评头论足和谴责呢？与奥斯蒙多在酒吧间、文坛上、进步俱乐部的舞会上以及谈论女人的那些朋

友们相比，谁知道他是不是就不如他们正派呢？他们都是些老老实实的公民，但却不敢把朋友的遗体送到墓地去……“司令”是个正直的人，但他是个穷光蛋，除了当税务员的收入外，他没有别的财源；他没有可可种植园，但却能坚持自己的见解，敢于与任何人抗衡。他不是奥斯蒙多的朋友，可是送葬时，他却抬着棺材。而在宴会上的演说呢？他当着拉米罗·巴斯托斯“上校”的面在所有在座的人的面前说出了蒙迪尼奥的大名。

一想起宴会，纳西布就心有余悸。当时甚至连枪击这样的事也会干出来的；幸亏宴会平安无事地结束了。不过，这当然仅仅是个开端，“司令”本人也这样说过。在里约热内卢，蒙迪尼奥是个既有钱又有名望的人，联邦政府里还有他的朋友，他并非象老朽潦倒的医生、反对派的首领奥诺拉托那样，是个“无足轻重的废物”。奥诺拉托是个靠拉米罗的小恩小惠过日子并且为自己的儿子求他安排职业的人。蒙迪尼奥将会使不少人跟着他走，这将在拥有表决权的庄园主们之间造成分裂，并产生严重的后果。如果他能象他所许诺的那样弄来疏浚港口的工程师和挖泥船的话……他就能控制整个伊列乌斯，把巴斯托斯那一派人赶下台。当然，老头儿已经是风前残烛了，而阿尔弗雷多只是因为是他的儿子才能在议会里占有一个席位；他是个出色的儿科大夫，但也仅此而已。至于托尼科，他生来就不是搞政治的材料，也不配去干那种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事，除非是涉及女人的事，那当另作别论。那天晚上，他连去都没有去夜总会，这确实是为了回避因那篇文章而引起的争论，因为他不是个能言善辩的人。纳西布不由得摇了摇头，作为一派和另一派的朋友，作为“司

令”和托尼科以及阿曼西奥·雷阿尔和“博士”的朋友，他与他们一起喝酒，玩牌、聊天、逛妓院。他赚的钱就是从他们身上来的。而现在他们却分裂成两派，分道扬镳了。只有在一件事情上他们是一致的：这就是通奸的女人都应该杀死，就连“司令”也没有为西尼娅济尼娅辩护，甚至连死者的表兄也没有为她申辩一句，她的遗体就是从他家里抬出来送到墓地去的。梅尔克·塔瓦雷斯“上校”的女儿，这位为若苏埃所热烈追求、相貌俊俏、性格娴静，长着一对好象隐藏着什么秘密、露着焦虑不安的神色的眼睛的姑娘，她去那儿搞什么鬼名堂呢？有一次，儒昂·富尔仁西奥看见她同另外几个姑娘去酒吧间买巧克力时曾经说：

“这位姑娘不同于其他的女孩子，是个有个性的人。”

她为什么不同于其他人呢？儒昂·富尔仁西奥这位如此有教养的人想用“个性”这个词来表达什么意思呢？她确实曾带着鲜花去守过灵。她父亲已经去看过热苏伊诺，就象他自己在“人市”上对纳西布说的那样，“给他带去了问候”。他的女儿，一个正守围待字的姑娘和女学生，又去西尼娅济尼娅的灵柩旁搞什么鬼名堂呢？一切都分崩离析了，父亲站在这一边，而女儿则站在另一边。这个世界真复杂透了，谁愿为它操心就去操心吧。因为他对这一切实在无能为力；他只不过是个酒吧间的老板，为什么要去想这些呢？他应该做的是赚钱，以便有朝一日能买上土地种植可可。如果老天爷帮忙的话，他一定能把地置起来的。也许那时候，他可以凝视着马尔维娜的面孔，试试能否猜出她脸上的不解之谜，或者至少给某个同格洛丽娅一样的女人置一幢房子。

他感到口渴，便去厨房拿水壶喝水。这时他又瞥了一眼

那个包裹，里面放着从他舅父商店里买回来的衣服和拖鞋。他一时感到犹豫不决。最好还是改日交给她吧，或者把它放在里面小房间的门口，让他的厨娘醒来的时候自己发现它，就象过圣诞节那样……他微微一笑，拿起了包裹。他在厨房里大口大口地喝完了水。那一天他在宴会上，特别是帮助上菜的时候，喝了不少酒。

高悬在空中的明月把长着番木瓜和人心果的庭园照得清晰可见。加布里埃拉的房门敞开着，这也许是因为天热的关系。菲洛梅娜在的时候，这房间的门是用钥匙锁上的，因为老太太怕强盗进来，尽管她的财富只不过是几张圣像而已。月光透进了卧室。纳西布往前走了几步，他想把包裹放在加布里埃拉的床前，明早起来时她准会感到意外的。也许，下一个夜晚……

他的眼睛在黑暗中搜寻着。一线月光爬上了床头，照亮了她大腿的一部分，纳西布两眼紧盯着那个部位，感情不能自已。今天夜里，他本来想去夜总会的，结果希望落空了，这使他十分窝火。现在，他眼前看到的是两腿挂在床边的加布里埃拉黝黑的躯体。

加布里埃拉在睡梦中翻了个身，阿拉伯人已经走进房间了。他伸出一只手，但没有勇气去接触那个熟睡的肉体。为什么着急呢？假若她叫喊起来，那将要闹成一桩丑闻，也许她就离开这里了，他将失去厨娘，并且永远也找不到象她这样的人了。最好的办法是把包裹放在她的床边。改日在她房间里多呆一会儿，慢慢取得她的信任，最后终将会把她弄到手的。

当他放下包裹时，手几乎颤抖了。加布里埃拉惊醒了，她睁开眼睛，正当要说话时，她认出了是纳西布站在那儿望着

她。她本能地用手寻找毯子，但不知是由于惊惶失措，还是故意这样，反而把毯子弄得滑到地上去了。她稍微抬起了身子，坐在床上，脸上露着羞怯的微笑。她没有试图遮住自己的乳房；现在，迎着月光，它被照得一清二楚。

“我是来给你送件礼物的。”纳西布张口结舌地说道，

“我正准备把它放在你的床上。我刚来……”

她微微一笑，是由于害怕，还是为了使他鼓起勇气呢？两者都是可能的。她象个孩子，乳房和大腿都裸露在外面，似乎一点也看不出这有什么不好，似乎对这类事情一无所知，好象她就是天真单纯的化身。她从他的手里接过了包裹，说道：

“谢谢，老板。上帝会酬谢您的。小伙子这样好……”

她解开了包裹，纳西布的目光扫视着她的全身，她满面春风地把衣服披在身上，并用手抚摸着说：

“很漂亮……”

她又看了看价廉的拖鞋，此时纳西布感到透不过气来：欲望从他的胸口直往上窜，嗓子眼象被卡住了。他的视线模糊了，丁香般的芬芳使他头晕目眩；她拿起衣服以便看得更清楚些，她那天真无邪地裸露着的身子又展现在他的面前。

“真好看……我没有睡，在等候先生告诉我明天想吃什么饭菜。因为时候不早了，我就来这儿睡觉了……”

“我有很多事要干。”他好不容易说出了这句话。

“可怜的人……您不累吗？”

她叠好衣服，把拖鞋放在地上。

“给我吧，我来把它挂在钉子上。”

他的手触到了加布里埃拉的手，她笑道：

“多凉的手……”

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便搂住她的臀膀，她也把他拉到自己的怀里：

“漂亮的小伙子……”

丁香花的芳芬充溢了整个房间，加布里埃拉身上的热气传遍了纳西布的全身，烧灼着他的肌肤。月光从床上慢慢地消失了。

第 二 部

味似丁香、色如肉桂的加布里埃拉

一个村民的女儿在伊列乌斯街头的欢乐和悲伤；当金钱如潮水般地涌来，生活方式发生变化的时候，她由厨娘变成了夫人（由于复杂的宗教原因，没有举行宗教仪式的婚礼）。结婚与离婚，爱情的叹息与充满醋意的咆哮，政治背叛，文学讲座，谋杀，逃亡，报纸被焚，竞选中的斗争和孤独生活的结束，游手好闲之徒与“厨房的领班师傅”，年终时炎热的天气和节日活动，“牧女三人舞”，平淡无奇的马戏团，露天义卖游艺会和潜水员，由每条轮船运来的烟花女，鸣放最后几枪的土匪，停泊在港口的巨型货轮和法律被摧毁等等，不一而足。一朵鲜花和一颗明星贯穿其中。

第 三 章

马尔维娜的隐衷

（她为一个伟大的目的而生，但始终
被囚禁在自己的花园里）

“道德沦丧，风俗败坏，来自外乡的冒险家们……”

（摘自毛里西奥·凯雷斯博士的
一篇演说）

催马尔维娜入睡的摇篮曲

睡吧，熟睡的孩子！
愿你进入那美好的梦境；
你酣甜地睡在摇篮里，
去遨游那茫茫的天宇。

我被囚禁在自己的花园里，
花丛中我身不由己。
快来呀！他们将把我闷毙。
快来呀！他们将把我杀死。
快来呀！他们要把我婚配，
嫁到一家会把我埋葬的屋子里，
在厨房里劳劳碌碌，
在家务里收收拾拾，
在琴声里寻欢作乐，
在弥撒里天天忏悔。
快来呀！他们要把我嫁出去，
让我在床上生男育女。

你酣甜地熟睡在摇篮里，
去遨游那茫茫的天宇。

我的丈夫，他是我的主人，

我要受他摆布一生。
他命令我穿什么衣裳，
他命令我搽什么香粉。

他将主宰我的意愿，
他将决定我做什么样的梦。
他将任意摆弄我的肉体，
随心所欲支配我的灵魂。
我的权利是啼哭，
他的权利是杀人。

你酣甜地熟睡在摇篮里，
去遨游那茫茫的天宇。

快来呀！现在就把我带走，
我要丈夫是为了爱情，
而不是为了对他毕恭毕敬。
他是谁，这有什么要紧？
贫穷的青年或富有的后生，
漂亮、丑陋或者混血儿都行，
只要他把我从这儿带走就成。
我不愿做一个女奴，
快来呀！现在就带我起程。

他酣甜地熟睡在摇篮里，
去遨游那茫茫的天宇。

我将动身去远行，
无论有人作伴还是孤身只影。
不管别人祝福还是诅咒，
我将动身去远行。
为了我的婚事，
我将动身去远行。
为了把我的肉体献给他，
我将动身去远行。
为了我能工作，
我将动身去远行。
为了找到我的心上人，
我将行走永不停。

睡吧，熟睡的孩子！
愿你进入那美好的梦境。

一 戴鲜花的加布里埃拉

伊列乌斯的所有广场上，各种花卉正含苞欲放，栽种着玫瑰、菊花、牡丹、金盏和勿忘草的花坛比比皆是。“十一时花”就象市政府大楼上的壁钟那样，准时地在一簇簇绿叶中绽开花瓣，把绿色的草地映得通红。在靠马利亚多那边的杂草丛中，在乌尼亚奥和孔基斯塔山岗的潮湿的树林里，各种奇异的兰花争妍竞放。但是，飘溢在城市上空并包围着整个城市的馥郁芳香，并非是从公园里、树林中和鲜花里散发出来的，也不是来自野生的兰科植物，而是从储运仓库、码头和出口公司飘来的，这是可可果仁的香味，它是那样浓郁，使外地人感到如痴如醉，而本地人对它却又这样习以为常，以至谁也不感到它的存在。它在向城市、河流和大海的上空慢慢地扩散。

种植园里，可可的果实把景物抹上了浓淡不同的黄色，使一切披上了金黄的色彩。收获的季节来临了，象这样的年景还从来没有听说过。

加布里埃拉正在把甜食放进一只大盘子里。另外一只更大一点的盘子已经准备好了，里面有“阿拉卡热”、“阿把拉”、鳕鱼丸子和油炸的食品。小黑人杜伊斯卡嘴里叼着一支香烟头，等着把酒吧间里的谈话内容，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特别是她十分关切的这样一些事告诉她：蒙迪尼奥·法尔康穿的十双鞋子，海滩上举行的足球赛，一家商店的失窃案，以及预告“巴尔干半岛大马戏团”即将到达的海报，它将给人们带来大象、长颈鹿、骆驼、狮子和老虎。加布里埃

拉一边笑着，一边全神贯注地听他讲述马戏团到来的消息。

“真的要来吗？”

“电线杆上已经贴出海报了。”

“有一次，有个马戏团曾到过那里……我同姨妈一起去看过。甚至还有人吞火焰呢！”

杜伊斯卡心里盘算着：等马戏团来了以后，他将躺在驴背上陪着小丑在城里周游一圈。每当马戏团在鱼摊的空地上搭起帐篷后，他都是这样做的。演小丑的演员问道：

“小丑是什么？”

孩子们回答说：“是偷女人的强盗……”

杜伊斯卡让小丑在他的前额上涂上白灰，这样便能免费观看晚场的演出。要不然，他就帮助马戏团的勤杂人员收拾场地，成为马戏团里一个不可缺少而且和大家混得很熟的人。每逢这样的时候，他就把自己擦皮鞋的箱子扔到一边。

“有个马戏团想把我带走。团长叫我……”

“去当勤杂人员吗？”

杜伊斯卡几乎生气了：“不！是当演员。”

“你去干什么呢？”

他的小黑脸顿时开朗了：“同他们一起出场，帮他们要猴子，也跳跳舞……我只是因为老妈妈才没有去……”小黑人的妈妈赖蒙达因患风湿病瘫痪了，不能再干洗衣服的活儿，而由当汽车司机的费洛和会好几种手艺的杜伊斯卡这两个儿子来维持家庭生活。

“你会跳舞吗？”

“您从来没有见我跳过？您想看吗？”

他随即便跳了起来；他的整个身子都在扭动，双脚跳出花样翻新的舞步，又是舒展身子，又是用手打着节拍。加布里埃拉看他跳着，自己也不由得舞兴盎然，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她放下手中盛着冷菜和甜食的盘子及平锅，双手提起了裙子。这时，小黑人和混血姑娘两人便在庭园里迎着阳光翩翩起舞。对他们来说，在这个世界上似乎任何别的东西都不存在。杜伊斯卡偶尔停下来，用手敲几下空锅。加布里埃拉张着嘴在旋转，裙子在飞舞，双臂在来回摆动，时而分开，时而又合在一起，屁股不断地扭动，嘴边挂着微笑。

“我的天啦！菜盘子……”

他们匆匆忙忙地准备好菜盘，将盛甜食的盘子放在冷盘的上面；杜伊斯卡把它们顶在头上，嘴里吹着小曲离开了。加布里埃拉的双脚又划出几个舞步；跳舞是多美的事啊！从厨房里传来了煨煮的东西开锅的声音，她急忙朝里面走了过去。

当她察觉“懒小子”走进厨房旁边的那间屋子时，要送的饭已经准备好了。她拿起饭盒，穿上拖鞋后便向门口走去。当堂倌不在的时候，她便给纳西布送饭，还帮他干点活。但是，她却返了回来，从花园的花坛里摘了一朵玫瑰花插在耳朵旁边的头发上；她感到毛茸茸的花瓣在轻轻地抚弄着她的面颊。

这是鞋匠费利佩教给她的时髦打扮，他曾告诉她说：“这是最时髦的打扮。”费利佩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对神父总是满口秽语，而当与贵妇人说话时却显得象个西班牙贵族那样有教养的人。

“在塞维利亚，所有的姑娘都在头发上插一朵红

花①……”

他虽然在伊列乌斯的街上转悠了这么多年，但仍然把西班牙语的词儿夹杂在他讲的葡萄牙语里。以前他只是偶尔去酒吧间，总是一个劲儿干活，修补鞋底和马具，制作打猎用的马鞭，给鞋子和靴子钉鞋掌，闲着的时候翻阅红色封面的小册子，或者到模范文具店里聊聊天；几乎只有礼拜天他这个胆怯的对手才去酒吧间玩“加曼”或跳棋。而现在，每天午饭前喝开胃酒的时候却总要来这儿。当加布里埃拉来到时，这个西班牙人就抬起白发蓬乱的脑袋，笑嘻嘻地露出一口象年轻人一样的整齐的牙齿：

“美貌女郎，您好！”

接着他用手指打出响板似的响声。

从前偶尔光临的客人也变成这里的常客了，维苏威酒吧间变得空前繁荣起来。从头几天起，加布里埃拉做得一手好甜食和冷盘的名声就在那些贪喝开胃酒的人中间传开了，把港口上所有酒吧间的顾客都吸引了过来，使琼浆酒吧间的老板普利尼奥·阿拉萨感到惊慌不安。“公鸡”先生、托尼科·巴斯托斯和“司令”，这些曾与纳西布分享过一次午餐的人，离开时无不谈论着饭菜的味道鲜美可口。人们用散文与诗歌来赞扬她做的“阿拉卡热”，芭蕉叶裹着的油炸食品，炸肉丸子和辣味菜。至于诗，这是因为若苏埃老师为此专门写了一节，诗中是用厨娘和迷人的美女的词尾②作的韵脚。蒙

---

①原文的“红”字为西班牙文rojo，而不是葡萄牙文的vermelha。

②葡萄牙文的厨娘Cozinheira和迷人的 美女feiticeira均以ra结尾。

迪尼奥·法尔康已经提出，哪一天他在自己家里宴请路过伊列乌斯的一位朋友、阿拉戈斯的议员时，请她去做一顿饭菜。

人们为了喝开胃酒，玩骰子扑克①，品尝辣味“阿拉卡热”和开胃的咸鳕鱼块而来酒吧间。随着加布里埃拉善于烹饪美味菜肴的消息的传开，顾客的数量逐渐增多起来；一些人又带来了另外一些人，不过他们中间的很多人现在比往常来得晚，用午餐的时间也拉得更长了。这种情况是从加布里埃拉开始到酒吧间给纳西布送饭盒以后出现的。

她一走进酒吧间就引起顾客们接连不断的赞叹声；他们赞美她那犹如舞蹈般的走路姿态，低垂的双眼，以及从她的唇际向大家投来的微笑。她从餐桌间向在座的人问候，并径直朝柜台走去，把饭盒放在上面。往常在那个时候，酒吧间的生意是最清淡的，只有个别晚来的人才匆忙喝一点以便赶回家去。可是，没过多久，顾客们逐渐延长了喝开胃酒的时间，他们计算着加布里埃拉到来的时刻，待她在酒吧间出现之后再饮最后一口酒。

“给我来个‘鸡尾巴’。”“尖嘴”说。

“这儿来两瓶苦艾酒……”

“我们再玩一盘吗？”骰子在皮制的杯子里发出了响声，在桌子上滚动。“满贯……”

她帮着招待顾客，以便把活儿快点干完，免得饭盒里的饭菜凉了吃起来没有味道。她脚上穿的拖鞋在水泥地上蹭来蹭去，用发带束着头发披在她那没有涂抹脂粉的双颊上，而她的臀部就象跳舞时一样在扭动。她在桌子间走过时，有的

---

①一种形状类似骰子的赌具。

低声细语地向她献殷勤，有的用恳求的目光盯着她，而“博士”则拍着她的手称她为“我的孩子”。无论对谁，她都报以微笑。如果不是因为她那扭动着的屁股的话，看起来真象个孩子。酒吧间顿时活跃了起来，好象加布里埃拉的到来使它变得更加好客和亲切了似的。

纳西布从柜台上看见加布里埃拉走到了广场上，耳边的头发上插着一朵玫瑰花。阿拉伯人眯缝着眼睛在想：在饥肠辘辘时看到那装满可口食物的饭盒，得抑制自己，以免把里面的糕点、虾仁馅饼以及盘子里的冷菜一下都狼吞虎咽地吃下去。加布里埃拉来到店里，意味着几乎所有的桌子上都要再上一遍酒，也就是意味着要赚更多的钱；另一方面，能在大白天看见她，回味一下昨天夜里的场面，想象下一夜的情景，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件乐事。

他从柜台下面捏她，把手伸到她的衣裙里抚摸她的胸部，加布里埃拉好象很喜欢这样似的，悄悄地笑了。

“司令”呼唤她说：“您来瞧瞧这局赌吧，我的学生……”

有一天，在几乎空无一人的酒吧间里，他想教给她玩“加曼”的秘诀。自从那一次起，就装出一副慈父般的样子用“我的学生”来称呼她了。她笑嘻嘻地摇了摇头；除了玩“逮驴子”外，别的她什么也没有学会。但是，当玩“加曼”玩到用慢步走法代替拖长时间的走法时，他看见了她，就让她在这关键时刻到他身边来：

“您到这儿来，让我走走运……”

有时候走运的却是“公鸡”先生、鞋匠费利佩或“博士”。

“非常感谢，我的孩子，愿上帝保佑您长得更漂亮。”“博士”轻轻地拍着她的手说。

“更漂亮？那不可能！”“司令”改变了慈父般的神态反驳说。

“公鸡”先生一声不吭，甚至连看也没看她一眼，鞋匠费利佩夸赞着她耳边的玫瑰花：

“啊！我的二十妙龄的……”

人们抱怨若苏埃老师，他为什么不为那朵鲜花，那对耳朵和那双绿色的眼睛作一首十四行诗？若苏埃回答说，一首十四行诗那是不够的，需要写一首颂诗，或者一首叙事歌谣。

当时钟敲响十二点半时，大家不由得吃了一惊，接着便纷纷离开酒吧间，留下了数量可观的小费。“尖嘴”用他那肮脏的手贪婪地把它收了起来。顾客被钟声驱散了，他们似乎是迫不得已而快快不乐地离去的。酒吧间里空空荡荡，这时，纳西布才坐下来开始用餐。加布里埃拉在一边侍候着他，围着桌子转个不停。她打开啤酒瓶，斟了满满的一杯。当吃得饱饱的纳西布两次打着嗝儿——“这对身体有好处，”她解释说——称赞她做的饭菜时，她那褐色的脸庞上露出了得意的神色。她收起饭盒；这时“懒小子”已经回来，该轮到“尖嘴”去吃午饭了。加布里埃拉在酒吧间后面那个栽有树木、面向广场的地方支起了一张躺椅，说了声“纳西布先生，再见”就回去了。阿拉伯人点燃一支圣菲利克斯牌香烟，拿起几份一个礼拜以前的巴伊亚报纸，两眼紧盯着她，直到她迈着舞蹈演员般的步伐、扭动着水手一样的臀部消失在教堂拐弯的地方。她原来插在耳边头发上的鲜花已经不见了，他发现花就在躺椅上。是她弯腰的时候偶然

掉下来的呢，还是她从自己的耳朵上取下来有意放在那儿的呢？火红的玫瑰，带着加布里埃拉身上丁香花般芬芳的香味……

二 一位期待已久而不受欢迎的客人

欧福里科、“司令”和“博士”很早就来到了维苏威酒吧间。他们陪着一个三十开外的人，此人长得眉清目秀，具有运动员一样的体格。在他们还没有介绍他之前，纳西布就猜出他是工程师……这个左等右盼而又有争议的人物终于到来了……

“罗慕洛·维埃拉博士，交通部的工程师。”

“很高兴认识您，博士。愿为您效劳的……”

“我也感到很高兴。”

客人站在那儿，他的脸膛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前额上有个小小的疤痕，头发几乎齐根儿剪掉了。他紧紧地握着纳西布的手。“博士”微笑着，感到那样高兴，就好象是在向人介绍自己的一位有名望的近亲或一位罕见的美人。“司令”开玩笑说：

“这个阿拉伯人是个能干的人。他用伪造的饮料毒害我们，玩牌的时候跟我们搞鬼，所有人的底细他都了如指掌。”

“您别这么说，‘司令’。这位博士将会怎么想啊？”

“他是个好朋友，”“司令”更正说，“是个好人。”

工程师显得有点儿尴尬，他微微一笑，用不信任的目光瞧着广场、街道、酒吧间、电影院和附近的房屋。在这些房

屋的窗口，露出了许多双好奇的眼睛。他们在走廊上的一张桌子旁坐了下来。格洛丽娅在窗口出现了。她刚刚洗过澡，头发还没有梳理，带着一副早上刚起床的懒散模样。她立刻就发现了这位外乡人，两眼仔细地瞧了他一下，接着便跑到里面去梳妆打扮了。

“多漂亮的女人！哎？”“司令”向他介绍了孤独的格洛丽娅的一些情况。

纳西布想亲自招待他，因为啤酒不太凉，便用盘子端来了几块冰块。工程师终于到来了！前一天，《伊列乌斯日报》曾在头版用粗体字宣布，巴伊亚轮船公司的船将于第二天抵达。这条消息以尖刻的措辞写道：“那些怯懦而又感到失望的人，那些愚昧无知的预言家们，当他们干着违背祖国利益的勾当时，他们不仅否认工程师将会到来，而且认为部里根本就没有任何工程师。他们这种愚昧的笑容将会变成做作的微笑……明天将是他们哑口无言的日子，将是他们的狂妄行为受到惩罚的日子。”这天上午，工程师已经取道巴伊亚抵达伊列乌斯。

报纸上这则文笔尖利的消息，充满了对敌手的辱骂。但是，事实上工程师抵达的日期推迟了，因为在三个月以前就曾经宣布他即将到达。那一天——纳西布记得很清楚，因为这一天是菲洛梅娜老婆子离去和他雇佣加布里埃拉的日子——蒙迪尼奥·法尔康从一艘“伊塔”船上一下来，就以一副绝对权威的样子极力声称，他将对港口的疏浚问题进行研究和解决。而部里工程师的即将到来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第一步。这件事在全城引起了轰动，这种轰动至少和热苏伊诺·门多萨“上校”犯下的凶杀案给大家留下的印象一样强烈。

蒙迪尼奥·法尔康充当起了反对派首领的角色，并在身边吸引了一大批人。这件新闻标志着为明年年初选举而展开的政治活动已经开始了 。在一篇题为《 见多识广和不问政治的人》的文章中，《伊列乌斯日报》开始谴责市政当局，攻击拉米罗·巴斯托斯“上校”，并影射州政府。“博士”也写了一系列的文章进行辛辣的抨击，把上面提到的那位工程师当作一把利箭在巴斯托斯那帮人的头上挥舞。

在他的办公室里——整个一楼放满了装可可的麻袋，蒙迪尼奥·法尔康在同种植园主们交谈，但谈话的内容已经不是单纯的商业事务，出售收获的可可或付款的方式了。他现在是在谈论政治，提议结成联盟，宣布计划，并认为肯定能赢得这场竞选的胜利。“ 上校 ”们都被他的谈话深深打动了。二十多年来，在历届州政府的庇护下，巴斯托斯那帮人一直在伊列乌斯发号施令 。但是 ，蒙迪尼奥却比他攀得更高：他的威望来自里约热内卢，来自联邦政府本身。尽管遭到了州政府的反对，他不是仍然弄来了工程师研究这个至今还无法解决的港口的疏通问题，并且保证在短期内予以解决吗？

从来不考虑自己应该投谁的票而盲目支持拉米罗·巴斯托斯的里贝里托“ 上校 ”，也转而加入了支持新首领的队伍。这是他第一次参与政治……而且很活跃，亲自去内地旅行，以便同自己的契友们商谈，影响那些小农。当然会有人说，这种政治友谊产生于舞蹈家安娜贝拉的床上。因为这位舞蹈演员是出口商带到伊列乌斯来的，而且他把自己的伴侣抛弃了，以便让她专门给“上校”跳舞。“专门给他跳，他多走运 ！”纳西布这样想 。她在政治上表现出了堪作楷模的中

立，当“上校”去村镇和其他城市活动的时候，她便跟托尼科·巴斯托斯同枕共寝。而当朝秦暮楚的蒙迪尼奥·法尔康给她递情书的时候，她又对前面这两个人翻脸无情了。在这块风俗野蛮和令人害怕的土地上，万一发生什么不测时，她最终能依靠的还是他。

至于其他种植园主，特别是那些最年轻的，他们刚刚开始同拉米罗·巴斯托斯打交道，身上没有流过血的记号。这些人对蒙迪尼奥·法尔康所做的分析、解决问题的办法以及伊列乌斯需要办的下面这些事情都表示赞同，如修筑公路，把一部分税收用在阿瓜普雷塔、皮兰吉、里约多布拉索、南卡舒埃拉等内地各县，要求英国人修好联结伊列乌斯和伊塔皮拉的铁路支线，因为这项工程被推迟得遥遥无期了。

“别搞广场和花园了……我们需要的是公路。”

他们对直接对外出口，对疏浚和整治港口以便使大船可以畅通的前景谈论得特别热烈。市政府的税收将会增加，伊列乌斯将会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首府。再过几天，工程师就要来到他们中间……

但实际上时光在流逝，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过去了，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了，而工程师还没有到来。种植园主们一个个心神不定，只有里贝里托依然神态自若，在酒吧间与人们争论着，又是许愿，又是进行威胁。这时候，巴斯托斯派的周刊《南方报》在追问这位“被野心勃勃和居心不良的外乡人编造出来的、纯属子虚乌有的工程师”到底是否存在，因为“他的声望并没有超过酒吧间里的闲谈范围。”作为那场活动的核心人物的“司令”本人，无论他怎么掩饰这件事，也露出了内心的紧张。他在“加曼”的棋盘旁怒气冲冲，结果

一连输了好几盘。

拉米罗·巴斯托斯“上校”已经去过巴伊亚，虽然他的朋友和儿子们不同意他作这样一次旅行，因为这对他的身体充满了危险。但一个星期以后，他胜利归来了，并在自己家里召见了那些与他政见相同的人。

阿曼西奥·雷阿尔柔声细气地向那些愿意听的人叙述说，州长曾向拉米罗“上校”担保，不存在任何被部里委派来疏浚伊列乌斯港口的工程师。州政府的交通部长已经全面地做了研究，那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谁企图去解决它，那将是白费时间。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原来的港口外面马利亚多那儿为伊列乌斯修建一个新港，这是一项规模巨大的工程，得花几年的功夫进行研究才能动工。这项工程需要数百万比索，有赖于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市政府之间的合作。规模如此巨大的工程，研究工作只能慢慢地进行而别无他法。这种研究是多方面的，需要花费时日，会遇到不少困难。但是这项设计工作已经开始。伊列乌斯人民应该有点耐性……

《南方报》就未来的港口发表了一篇文章，赞扬州长和拉米罗“上校”。关于工程师，文章说：“他永远搁浅在港口那儿了……”在拉米罗的建议下，市长命令在巴西银行新楼旁边的广场上又栽了不少树木和花草。

每当阿曼西奥·雷阿尔遇见“司令”和“博士”时，总是带着嘲笑的口吻问他们：

“工程师什么时候到？”

“博士”没好气地答道：“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

“司令”补充说：“不妨等一等。”

“需要等多长时间呢？”

最后，两人便一起喝点什么。阿曼西奥要他们会帐，并说：

“等工程师来了，我就掏钱。”

他还想与里贝里托开同样的玩笑，但对方站在酒吧间中央感情激动地大声嚷道：

“我不是个小气鬼，您想打赌吗？那您就真的下赌注吧。工程师要是不来，我出一万比索。”

“一万比索？您赌一万，我赌两万，工程师来的时间给您一年的期限。时间还要更长一些吗？”他说话的声音仍然是柔声细气的，但目光却不怀好意。

纳西布和儒昂·富尔仁西奥两人充当证人。

“司令”一再让蒙迪尼奥去里约热内卢催促一下部长，但这位出口商没有同意。因为收获的季节已经开始，他不能在这个时候丢下他的生意不管。另一方面，走这一趟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工程师是肯定要来的，现在仅仅是因为官僚主义的原因他才耽搁了。他没有讲出实际存在的困难，以及他从一个朋友的来信中得悉下面这条消息而受到的震惊：由于巴伊亚州长的抗议，部长已经撤回了所作的许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除了自己的家族以外，蒙迪尼奥把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动员起来了。他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发了大量的电报，求朋友们帮忙，向他们许愿。他的一个朋友把这件事告诉了共和国总统，蒙迪尼奥从来也不知道洛里维尔和埃米利奥的威望对打开这个僵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总统在了解到请求人的名姓以及他和圣 保 罗 有影响的政治家们的亲属关

系后，对部长这样说：

“总之，这是一项合理的要求。州长同许多人有过争执，他的任期快满了，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会重新当选。我们不应该总是屈从于州长们的意志……”

蒙迪尼奥度过了一段担惊受怕 甚 至 是恐怖的日子。如果他输了这一着棋，那他就得卷起铺盖走路，永远离开伊列乌斯。否则他将威信扫地，成为众人打趣和嘲讽的对象，或者被打败后垂头丧气地回去，成为兄弟们的耻辱……他几乎再也不在酒吧间、夜总会和所有那些对他诽谤日益增多的地方露面了。

托尼科·巴斯托斯本人言行十分谨慎，他尽量避免在蒙迪尼奥的支持者们面前谈及这件事。但对于敌手们的愁眉苦脸，他已经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喜悦了。有一次，他和“司令”甚至发生了争吵，儒昂·富尔仁西奥不得不进行劝阻才使双方的关系免于破裂。在他们饮酒、谈话的时候，托尼科提议说：

“为什么蒙迪尼奥不再弄一个舞女，而要找个工程师来呢？找个舞女要省事得多，而且对朋友们也有好处……”

就在那天晚上，“司令”没有事先通知就到出口商家里去了。蒙迪尼奥惊惶失措地接待了他：

“您得原谅我，‘司令’，我家里有人。是个姑娘，今天从巴伊亚乘船来的。为的是让我摆脱一下事务，消遣消遣……”

“我只占您一分钟的时间。”那种从巴伊亚叫姑娘来的扯淡事使“司令”感到恼火。“您知道托尼科·巴斯托斯今天在酒巴间说什么了吗？他说您只会给伊列乌斯弄来女人。

只会弄女人，仅此而已……工程师，那是弄不来的。”

“真有意思！”蒙迪尼奥笑道，“但是您别发愁……”

“我怎么不发愁呢？时间在过去，工程师来的事……”

“我已经知道您要对我说的一切，‘司令’。您以为我是个糊涂虫，在袖手旁观吗？”

“那您为什么不去对您的兄弟们讲呢？您可是个有能耐的人……”

“这我决不会去做，也没有必要。今天我可真的下了一道最后通牒。您放心吧，请原谅我这样接待您。”

“是我来得不是时候……”他听见有个女人在房间里走动的脚步声。

“您问一下托尼科，他喜欢金发女郎还是皮肤黝黑的姑娘……”

几天以后，部长来电告诉了工程师的名字和他抵达巴伊亚的日期。蒙迪尼奥派人把“司令”、里贝里托“上校”和“博士”叫来了。“派来的工程师是罗慕洛·维埃拉。”“司令”手里拿着电报站起来说：

“我要拿着电报当面数落一番托尼科和阿曼西奥……”

“两万比索不费吹灰之力就赢到手了……”里贝里托举起双手说，“我们要在巴塔克兰夜总会好好热闹一番。”

蒙迪尼奥收起电报，不让“司令”带走。他甚至请他们再保守几天秘密，等工程师到了巴伊亚以后，在报纸上把它公布出来，那会收到更好的效果。实际上，他是担心州长再次发动进攻，怕部长又一次退缩。一个星期后，当工程师已经到了巴伊亚，并通知他将乘下一班轮船抵达时，蒙迪尼奥才把他们再次召集在一起，让他们看了交换的信函和电报，

了解反对州政府的这一仗是多么艰巨而又困难。他不想惊动朋友们，所以，在这以前一直没有让他们知道事情的全部细节。但是现在，当他们已经取得胜利的时候，让他们知道这场胜利的全部意义乃是必要的。

在维苏威酒吧间，里贝里托让人给所有的客人和又显得满面春风的“司令”斟酒，并举杯为“伊列乌斯港口的救星罗慕洛·维埃拉博士”的健康干杯。消息传开了，接着又见了报，一些种植园主又精神振奋起来了。里贝里托、“司令”和“博士”引述了信中的一些段落。州政府曾想方设法阻止工程师的到来，并运用了自己的全部威信和力量。州长由于他女婿的原因，曾亲自干预过此事。可谁胜利了呢？是他，掌握一州之权的州长，还是没有迈出伊列乌斯办公室一步的蒙迪尼奥·法尔康呢？他用个人的威望击败了州政府。这是无容置疑的事实。那些种植园主一个个激动得点头称是。

港口的欢迎仪式充满了欢乐的气氛。纳西布由于起晚了——现在他经常这样，没有能赶去参加。但是他一到酒吧间，就从“公鸡”先生的嘴里得知了一切。蒙迪尼奥·法尔康和他的几个种植园主朋友，以及很多好奇的人都曾跑到港口的栈桥上。关于工程师，人们已经谈论得很多了，现在大家想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几乎变成了一个神奇的人物。甚至还去了一名由克洛维斯·科斯塔雇来的摄影师。他让大家站拢在一起，工程师站在中间，自己把头钻进黑绒布下面，磨蹭了半个小时才照了一张相。不幸的是这份历史资料报废了：底片烧了。显然此人只会在他的摄影室里照相。

“工程什么时候开始？”纳西布打听道。

“很快，等初步研究之后。我得等我的助手和必要的仪器，人和东西都在途中的劳埃德轮船公司的一条船上，它将直达这里。”

“走很长时间吗？”

“很难预料。也许要一个半月，两个月，现在我还不清楚……”

工程师也感兴趣地问道：“海滩很美。适合洗海水澡吗？”

“很适合。”

“不过海滩上没有人……”

“这儿没有洗海水澡的习惯。只有蒙迪尼奥，以前还有已故的奥斯蒙多，一个被杀害的牙科大夫……清晨，一大早……”

工程师笑道：“但是不禁止洗澡吧？”

“禁止？不。只是没有这种习惯。”

修女学校的姑娘们趁今天是礼拜天，有的去商店买东西，有的到酒吧间去买巧克力和糖果。在这些姑娘中间，马尔维娜长得容貌美丽，举止端庄。“司令”介绍她们说：

“这些都是好学的青年，未来的家庭母亲伊拉塞玛、埃洛伊扎、祖莱卡、马尔维娜……”

工程师和她们一一握手，满面笑容地赞扬说：

“这是个出美女的地方……”

“先生姗姗来迟。”马尔维娜用她神秘的眼睛望着他说道。“人们都以为您不来了呢。”

“假若我知道有如此美貌的小姐们在等待我的话，我早就来了，甚至在我没有被指派来……”那个姑娘有着一双多

么迷人的眼睛啊！她的美丽不仅表现在她的脸部和那苗条的身段上，而且还似乎来自她的内心。

这群喧闹的姑娘们走开了。马尔维娜两次转过身来看了又看。工程师说：

“趁有太阳我去洗个海水澡。”

“请回来喝开胃酒。十一点或十一点半……去熟悉一下半个伊列乌斯……”

他住在科埃略饭店。不一会儿，人们看见他身裹浴衣走了出来，接着便朝海滩走去。大家都站了起来，看他脱去衣服。只见他身子象运动员一样结实，仅仅穿了一条游泳裤向海滩跑去，接着他用手臂迅速地拨弄着海水。马尔维娜坐在海滨林荫道上的一张长凳上，用目光陪伴着他。

三 阿拉伯人纳西布的心情是怎样开始变得惶惑不安的

他一面吸着香味馥郁的圣菲利克斯牌香烟，一面看了几行报纸。一般说来，他从来抽不完一整支烟，也看不了多少巴伊亚报上的新闻。柔和的海风吹拂着他的面颊，肚子里因贪食加布里埃拉那无与伦比的手艺烹制的菜肴而填得鼓鼓的，没有一会儿就睡着了，从那浓密的唇髭中发出了幸福的鼾声。在树荫下睡上半个小时，用不着担惊受怕，无牵无挂，也出不了什么严重问题，享受这种美好而宁静的生活可真是他的一件乐事。他的生意从来没有这么顺利过，来酒吧间的顾客与日俱增，在银行里的存款也日益增多；他看到自己想购买一块土地种植可可的宿愿即将实现。他从来没有做过一

桂比在“人市”上雇佣加布里埃拉更加划算的买卖。当初谁会说她是个如此能干的厨娘呢？又有谁会说在她那破衣烂衫的下面会掩藏着这样优美动人的身段，如此温暖的躯体和温柔的双臂，她身上那股丁香花般的芬芳又是那样令人陶醉呢？……

工程师到达的那一天，酒吧间挤满了好奇的人。大家不断地为他介绍，称赞他是第一流的游泳能手。这一天，伊列乌斯人用午餐的时间都被推迟了。从宣布工程师即将抵达的时候起，纳西布每天都在计算已经过去的日子。回家之前，加布里埃拉要求说：

“今天您能让我去看电影吗？是陪阿尔明达太太……”

纳西布从钱盒里取出一张五比索的钞票，慷慨地说：

“你也给她买张票……”

他看着她高高兴兴，眉开眼笑地（他在吃饭的时候一直在捏她、摸她）出去了。他算了算日子：整整三个月零十八天。对蒙迪尼奥和他的朋友们以及拉米罗·巴斯托斯“上校”和他的那一派人来说，这是心烦意乱、整天抱怨嘀咕、激动不安和充满怀疑和希望的日子。他们在报纸上互相攻讦，私下举行密谈，彼此打赌和散布流言蜚语，暗地里进行威胁，使紧张的气氛有增无减。有几天他的酒吧间就如行将爆炸的锅炉。那些日子，“司令”和托尼科几乎都不答话了，阿曼西奥·雷阿尔“上校”和里贝里托“上校”也差不多彼此都不打招呼。

人们可以领略一下生活中的事情是多么绝然不同！在同样这些日子里，纳西布却感到风平浪静，心境十分平静，精神舒畅而愉快。这几天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

他从来没有睡过这么清静的午觉 。随着托尼 科 的叫唤声，他从梦中愉快地醒来了。此人午餐后总要到酒吧间来喝点儿有助于消化的苦啤酒，或者在公证处办公之前来与他闲聊片刻。过一会儿，顺道去文具店的儒昂·富尔仁西奥也到这儿来与他们聚会。他们谈论着伊列乌斯和天南海北的事情，因为书商是精通国际上的事务的；至于托尼科，他对有关城里女人们的事情则无所不知。

工程师迟到了三个月零十八天，从纳西布雇用加布里埃拉到现在也恰巧过了这么长的时间。那天热苏伊诺·门多萨“上校”杀死了西尼娅济尼娅夫人和牙科大夫奥斯蒙多。但是，直到第二天他才确信加布里埃拉是个会做饭的厨娘。纳西布躺在躺椅上，手里的报纸掉在地上，香烟也快熄灭了。他微笑着，回忆着……已经有三个月零十七天享用着由她烹调的佳肴了。象这样手艺的厨娘，整个伊利乌斯没有一个人能与她相比。他与她同床共枕已经三个月零十六天了，那是从她来到的第二天夜里开始的。当时，月光照在她的小腿上，那只从破旧的衬裙中露出来的乳房，在黑暗的卧室里 特 别 显眼……

这天下午，也许由于酒吧间的生意异常兴隆和因工程师的光临而感到激动的缘故，思绪万千的纳西布难以成眠。开初，无论对饭菜质量，还是对兴奋激动的夜晚里那位逃荒难民的肉体，他都没有给以太多的注意。他对菜的味道和花样感到满意，只是当顾客开始增多而需要多做些冷盘和甜食，当人们对她交口称赞和普利尼奥·阿拉萨——此人做生意的手腕是最令人怀疑的——派人给加布里埃拉许愿的时候，他才对上述两件事重视起来。至于她的肉体——那股在床上吞

噬着他的情火，那些不眠之夜的放荡举动，他是不知不觉地被它勾引住的。起初，只是在里索莱塔没有空或者生病了，他回到家里并无疲倦之感或没有睡意时，他才找过她几个晚上。这样，在无别的事情可做时，他便决定和她同居。可是他这种冷淡高傲的态度并没有延续多久，马上就吃惯加布里埃拉做的饭菜了，以至在“公鸡”先生生日那天被邀去与他共餐的时候，连尝都没有尝他家的菜；他感到，菜做的味道不同。不知不觉地，他去庭院那边房间的次数越来越多了。那个老于世故的里索莱塔，已经被他忘光了，而且他再也忍受不了她那种做作的亲热，那种骗人的伎俩，那些没完没了的抱怨，甚至她用来在他身上捞钱的那种卖弄风情的手段。最后他再也不去找她了，也没有回过她捎来的情书。从那时到现在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里，除了加布里埃拉，他再也没有搞过别的女人。现在他每天晚上都到她的房间里去，并且总想尽早地从酒吧间跑回来。

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他过了几个月的愉快生活，肉体上得到了满足，饭菜丰盛而可口，精神上高高兴兴，是个床上生活幸福的人。中午休息的时候，纳西布想着加布里埃拉的诸多美德，勤劳和节俭就是其中的两点。她怎么能有时间和精力洗衣服，收拾屋子——它从来没有这样干净过，做酒吧间卖的盘菜以及纳西布吃的午餐和晚饭呢？此外，她晚上又显得那样清新、悠闲，充满了欲望；她不待他开口，就做好了他所喜欢的烹调不易的饭菜，如“蟹肉土豆羹”，“瓦塔帕”①，这使他十分惊讶。同时她还在客厅的桌子上他的肖像

①瓦塔帕（vatapa），是把木薯粉、肉、鱼和在一起，用辣椒等调味品做成的食物。

旁摆上一瓶鲜花，兑换好去集市用的零钱，甚至想去酒吧间给他帮忙。

以前是“懒小子”回去吃午饭后给纳西布带来菲洛梅娜准备的饭盒，他和“尖嘴”留下来招待最后一批喝开胃酒的客人。每逢这个时候，阿拉伯人那张急不可待的肚皮就开始叽叽咕咕地直叫了。一天，出乎他的意料，加布里埃拉拎着饭盒来了；她是来求他允许她接受阿尔明达太太的邀请去看关亡的。结果她留了下来帮着他们接待客人，以后就每天都来了。那天晚上，她对他说：“最好我来给您送饭，老板。这样您可以早一点吃饭，我也可以帮点忙，不碍您的事吧？”

如果她在这儿能吸引更多的顾客，这对他来说，怎么会碍事呢？纳西布立即意识到，顾客们会因此而逗留更长的时间，会多喝一杯酒，那些偶尔光顾这里的客人也会变成天天都来的常客。他们想来看看她，对她说点什么，摸摸她的手，这当然无碍于他，她只不过是他的厨娘而已，他与她同居而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她侍候他吃饭，为他支轻便帆布床，把带着她身上香气的玫瑰花留给他。对这种生活感到称心如意的纳西布点燃了一支香烟，并拿起报纸，又在上帝赐予的宁静中打起盹来。这时，柔和的海风吹拂着他那浓密的髭须。

但是，这天午后他无法入睡了。他的脑海里在回顾着对金城人来说是如此不安而他本人却感到这样平静的三个月零十八天。不过他倒想至少睡上十几分钟，而不要去回忆那些鸡毛蒜皮和无关紧要的事情。突然，他感到缺少点什么，也许是由于这一点他才睡不着的。他所缺少的是每天下午都见

到的落在他躺椅上的玫瑰花。当法官对自己的崇高职务缺乏应有的尊重而从加布里埃拉的耳边抢走那朵玫瑰花，并把它插在上衣的扣眼上的时候，他曾看见……一个上了年纪、足足有五十岁的人，竟然利用围绕工程师而产生的混乱偷去那朵花，一位法官……他害怕加布里埃拉会对此做出什么突如其来的反应，但是她却装得若无其事。这位法官现在一反常态了。以前在喝开胃酒的时候，他几乎从来不到酒吧间来，只是偶尔在傍晚时同儒昂·富尔仁西奥或毛里西奥博士一道露一下面。现在他把一切偏见丢在一边，只要有可能就到酒吧间来饮一杯波尔图酒，围着加布里埃拉转悠。

围着加布里埃拉转悠……纳西布陷入了沉思。是的，围着她转悠，他突然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不仅是法官，还有很多别的人……为什么过了吃午饭的时间他们还不走，在他店里惹麻烦呢？难道只是为了瞧她一眼，朝她笑笑，说些恭维话，摸摸她的手，给她提出一些建议吗？说到建议，纳西布只知道一条，那就是普利尼奥·阿拉萨提出来的。不过，这条建议是就厨娘这件事提的。琼浆酒吧间原先的许多顾客，现在都跑到维苏威酒吧间来了。普利尼奥派人告诉她，他愿付给她更高的工资。幸好他选错了中间人，把此事委托给了对维苏威酒吧间和纳西布忠心耿耿的小黑人杜伊斯卡。这样，纳西布就亲自把这个口信捎给了加布里埃拉。她微笑着说：

“我不愿意，不……除非纳西布先生撵我走……”

因为是在夜里，他一把将她搂在怀里，享受着她身上的温暖。这样他便把她的工资增加了十个比索。

“不，我没有要求……”她说。

有时他给她买几对耳环和一枚胸针之类的廉价纪念品，有些东西他根本没有破费一分钱，因为是从他舅父的店里拿回来的。他趁晚上把这些东西送给她，为此她十分感动，感激不已，并恭恭敬敬地向他道谢，而且几乎用东方人的方式吻他的手掌，并说：

“漂亮的小伙子，纳西布先生……”

十个生太伏的别针，一个半比索一对的耳环，他就用这些来酬谢她那充满深情柔爱的夜晚，酬谢她的喃喃细语，令人销魂夺魄的体躯和熊熊燃烧而永不熄灭的情火。他只给她送过两次普通的布料，另外一次还给她送了一双拖鞋，而这一切比起加布里埃拉对他的关心和柔情那是太微不足道了！她特意为他做爱吃的菜，挤水果汁，衬衫洗得又白烫得又平，从她头发上取下玫瑰花放在他的躺椅上。而他却对她采取了一种高高在上、充满优越感和不即不离的态度，总好象给她付了优厚的工资那样对待她，同她同居也似乎是对她的恩赐。

与此同时，另外一些人也在酒吧间里缠着她不放，或许还在圣塞巴斯蒂昂岗他家里向她调情，给她递条子，向她提建议。为什么不可能这样呢？又不是所有的人都利用杜伊斯卡捎信的：在这种情况下，纳西布他怎么能了解呢？法官来酒吧间不是为了引诱她又是来干什么的呢？他的情妇、种植园里的一个年轻的混血姑娘来了以后得了一身重病，被他抛弃了。

当加布里埃拉开始去酒吧间的时候，他这个笨蛋曾为人们多喝了几巡酒给他增加了利润而兴致勃勃，感到满心喜悦，但却没有想到每天都有人用花样翻新的手段勾引她所带

来的危险。他不能阻止她到酒吧间里来，因为那样就挣不到钱了。但是必须把她搁在眼皮下，更好地看住她，给她买件好一点的礼物，答应再给她增加点工资。在伊列乌斯，手艺高明的厨娘是不可多得的，谁也不比他更懂得这一点。许多有钱的家庭及酒吧间和饭店的老板大概都在垂涎他的厨娘，愿意给她出巨额的工资……没有加布里埃拉做的甜食和冷菜，没有她每天对人的微笑，中午她不来这里一会儿，酒吧间怎么能维持下去呢？而他，没有加布里埃拉做的午餐和晚餐，没有她做的香喷喷的菜肴和用辣椒制作的深色调味酱汁，没有她早上做的玉米煎饼，又怎么能活得下去呢？

没有她，没有她那羞怯而爽朗的笑声，没有她那深肉桂色的皮肤，没有她身上丁香花般的芳香，没有她那灼热的情感和放荡的举动，听不到她对他说“漂亮的小伙子”的声音，夜晚不能睡在她的怀里，他将怎么活下去呢？所以他觉得加布里埃拉有多么重要。我的天哪！他怎么啦？他为什么突然感到怕失去她呢？为什么柔和的海风变成了冰凉的冷风，使他肥胖的身子直打哆嗦呢？不，他根本不能想象会失去她，没有她，怎能生活下去呢？

他绝不会喜欢其他女人的手做的饭菜和配制的调味品。绝不会，唉！他绝不会愿意这样，他永远不会对别的女人怀有如此强烈的欲望，即使这个女人长得再白净，穿戴再漂亮，办事再细心，家里再有钱或者陪嫁得再好，他也不会这样强烈、迫切和始终如一地需要她。这种生怕失去她的忧虑和恐惧，这种对窥视她、与她说话、触摸她的手的顾客以及对干出偷花这样有失自己身份事情的法官骤然产生的愤怒都意味着什么呢？纳西布焦急地反问自己：她究竟是个什么人，

或者说他觉得加布里埃拉怎么样呢？难道她不是个普普通通的厨娘，一个长得俊俏的黑白混血姑娘吗？是的，她有着肉桂色的皮肤，但是，他难道不是因为心情不快才同她同床共欢的吗？或者一切都没有那么简单？他没有勇气去寻求答案。

这时候传来了托尼科·巴斯托斯的声音。“好极了！”他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这使他从这些混乱而令人恐惧的思绪中清醒过来。他决定留待以后再去考虑这些问题，再去苦苦思索这些问题。

当托尼科倚着柜台喝他的苦啤酒时，竭力驱散自己忧郁情绪的纳西布便立即开腔道：

“那么，工程师终于来了……蒙迪尼奥赢了这一着，这是事实。”

托尼科阴沉着脸，用不怀好意的目光盯着他：

“您为什么不照管您自己的事情呢，土耳其人？是您的朋友告诉您这件事的吧，别说这些废话了，您为什么不关心自己的事呢？”

托尼科是想回避有关工程师这个话题，还是知道点什么情况呢？

“您给我讲这个是什么意思？”

“小心您的宝贝。有人想把她抢走。”

“宝贝？”

“加布里埃拉，这个骚货，甚至还有人想给她安家呢！”

“法官？”

“他也想吗？我听说是曼努埃尔·达斯昂萨斯。”

这难道不是托尼科的阴谋吗？“上校”这个老家伙是完全站在蒙迪尼奥一边的……不过，现在他经常到伊列乌斯

来，经常呆在酒吧间，这也是真的。纳西布不由得颤抖起来；是从海上吹来的冷风吗？他从柜台的暗屉里拿起一瓶纯白兰地喝了一大口。他想从托尼科的嘴里套出更多的话来，但是托尼科却骂起伊列乌斯来了：

“这个落后的鬼地方，一个普普通通的工程师的到来，就会使全城的人吵吵嚷嚷，好象他是另外一个世界的怪物似的……”

四 几次交谈和焚烧

随着傍晚时光的流逝，纳西布心中对加布里埃拉的思念越来越强烈，就好象她已经不在了一样，似乎她的出走也是不可避免的。他决定给她买件小小的礼物；她一直需要一双鞋子。在家里成天光着脚丫子，到酒吧间来时又穿着拖鞋，这可不太好。有一次，当纳西布和她在床上逗乐，挠她的脚掌时曾经对她埋怨过：“你买双鞋穿穿吧！”在种植园里的时候，在从内地到南方来的路上，她光着脚走惯了，但双脚并没有变形。她穿三十六码的鞋，脚趾只是略微分开了一些，大拇趾朝着一边，真逗！他所回忆的每个细节都使他充满了柔情和思念，好象已经失去了她似的。

他手里提着一个小包往下街走来，包里是一双他觉得很漂亮的黄色皮鞋。当他走到模范文具店的时候，看见里面有人在激烈争论。他不由得想进去看看，再说他也需要散散心，于是便朝店里走去。柜台前面的几张椅子都坐满了人，还有些人就站在那里。纳西布感到好奇心就象一团跳荡不定的火苗又在他心里燃烧起来。他们大概在议论工程师，或者

正在对这场政治斗争作出预测。他急忙加快脚步，看见埃泽基埃尔博士在挥动手臂。当走到跟前的时候，听他说了那最后一句话：

“……是对社会和人民缺乏尊重……”

“真奇怪！”他们谈的不是工程师，而是在议论热苏伊诺·门多萨“上校”突然回到城里这件事。他自从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和牙科大夫之后，就一直隐居在他的庄园里。不久以前，他曾经过市政府门前到拉米罗·巴斯托斯“上校”家里去。律师是在对热苏伊诺·门多萨这次回城里来发牢骚，因为他认为这是对伊列乌斯市民道德观的挑战。

儒昂·富尔仁西奥笑道：“去你的吧，埃泽基埃尔，您什么时候看见过这里有人因为杀人犯在街上逍遥自在而生气的吗？如果所有犯了杀人罪的“上校”都得待在他们的庄园里的话，伊列乌斯的大街上就会空空荡荡，咖啡馆和酒吧间就得关门，在我们这儿的纳西布朋友就得蒙受损失。”

律师不同意这种看法。当然，他有义务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奥斯蒙多的父亲已经聘请他在法庭上对热苏伊诺提出起诉，这位商人不大相信检察官。象那种因妻子通奸而杀人的凶杀案，起诉只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

奥斯蒙多的父亲是位富商大贾，巴伊亚不少有权势的人物都是他的朋友。一个星期内他就把整个伊列乌斯调动起来了。他是在死者安葬后的第三天乘船到达的，当时他穿着一身丧服。他十分宠爱他那个儿子，这是他的长子，不久前还为他的毕业举行过盛大的庆祝会。他的妻子悲痛欲绝，现在正由大夫们进行护理。他来伊列乌斯打算采取一切办法使这个杀人犯不至逍遥法外。这一点全城的人立刻就知道了。奔

丧的父亲那极其哀痛的表情使许多人都为之感动。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在埋葬奥斯蒙多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为他送殡，甚至连抬棺材的人都没有。为父的头一招是组织人给儿子扫墓。他订购了几个用鲜花扎成的名副其实的花圈，从伊塔布纳叫来了一个新教牧师，亲自请来那些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同奥斯蒙多有关系的人，甚至连多斯雷伊斯姐妹家的门他也去敲过。他手里拿着帽子，那双泪水已经流干的眼睛里还留着悲痛的痕迹。一天夜里牙齿疼痛得以为自己要发疯的金基娜，就是那位牙科大夫给看好的。

在客厅里，这位商人向老处女们讲述了奥斯蒙多童年生活的片断和用功学习的情形，也谈到了那位可怜的痛不欲生的母亲，她已经失去了生活的乐趣，整天象疯了似的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结果三个人都失声痛哭起来，在走廊的门后听着他叙述的老女佣也流下了眼泪。多斯雷依斯两姐妹把圣诞画拿给他看了一下，同时还称赞那位牙科大夫说：

“一个多么善良、多么文雅的小伙子。”

与送葬时的情景相反，人多得象朝圣一样拥到了墓地，这难道不是一件大事吗？去墓地的人很多：有商人，鲁伊·巴尔博扎学社的全体成员，进步俱乐部的主任们，若苏埃老师以及其他一些人。多斯雪依斯姐妹也在那里，她们身穿紧身胸衣，各人手里拿着一束鲜花。去之前她们曾经问过巴西利奥神父：去一个新教徒的墓地不算罪孽吗？

“不为死者祈祷才算罪孽……”神父立即回答说。

的确，身材瘦削的塞西利奥神父曾以神秘的表情对她们的举动表示过非议。巴西利奥神父知道后对她们说：

“塞西利奥是个书呆子，这种人喜欢地狱的痛苦胜过天

堂的快乐。我的孩子们，不要担心，我宽恕你们。”

陪同那位既悲伤又活跃的父亲去墓地的有埃泽基埃尔博士、“司令”、“公鸡”先生和蒙迪尼奥·法尔康本人。这位与牙科大夫几乎是近邻的人不就是他洗海水浴的同伴吗？献给死者的花圈是这样多，而出殡的时候却那么少；送来的鲜花满地都是，而当初守灵时连一朵也不让给他供上。死者光秃秃的坟墓上如今盖上了一块大理石，上面写着奥斯蒙多的名字和生卒年月。为了使凶杀的罪行不被遗忘，还用雕刀刻上了这样几个字：他是被卑怯地暗杀身亡的。埃泽基埃尔博士已经为这一案件开始进行鼓动了。他要求对种植园主进行拘押。由于法官拒绝这样做，他已向巴伊亚法院提出上诉，现在就等待着它的判决。听说，假如他能使“上校”坐牢的话，奥斯蒙多的父亲答应给他五万比索，这可是一笔可观的财富！

人们对于热苏伊诺·门多萨的议论不久便结束了。这一天的谈话主题是工程师。埃泽基埃尔没有能够以他那因为得到优厚报酬而发出的愤慨来感染他的听众。最后他也谈到了港口疏浚问题及其后果：

“干得好，这下子那个老贼盗就不会神气了。”

“您也将支持蒙迪尼奥·法尔康吗？”儒昂·富尔仁西奥问。

“谁能阻止我这样做？！”律师回答说。“我跟随巴斯托斯这伙人这么长时间了，我曾多次为他们的诉讼进行过辩护，可我又得到了什么报酬呢？选我当议员了？不管有没有他们，我想选自己多少次就能当多少次。在选择市议会议长的时候，他们看中了连父亲、母亲这几个字都不认识的梅尔克·塔瓦雷斯，而我的名字早已商定了，这件事是肯定的。”

“您做得很对。”“公鸡”先生瓮声瓮气地说道。“蒙迪尼奥·法尔康的思想不一样。有他在政府里做事，伊列乌斯的许多事情都会发生变化。如果我是个有影响的人，我也同样会这么做的……”

纳西布发表议论说：“工程师是个和蔼可亲的人，长得象个田径运动员，嘿！象个电影演员……他会使很多女孩子为之倾倒的……”

“他已经结婚了……”儒昂·富尔仁西奥提供情况说。

“可他与老婆分居了……”“公鸡”先生补充说。

人们怎么知道工程师的那些私事呢？儒昂·富尔仁西奥解释说：“司令”把他带到文具店来以后，是他自己吃完午饭后亲口说的。他的妻子是个精神病患者，现在住在一家疗养院里。

“你们知道这个时候谁在同蒙迪尼奥谈话吗？”克洛维斯·科斯塔问道，在这以前他一直默不作声地望着街上，等候叫卖《伊列乌斯日报》的报贩。

“谁？”

“阿尔蒂诺·布兰当‘上校’……他要把今年收获的可可卖给蒙迪尼奥。可能他也在做选票的交易……”他改变了说话的语调：“见什么鬼啦，为什么报纸还没有来？”

布兰当“上校”是里约多布拉索人……是这个地区仅次于米萨埃尔“上校”的最大的种植园主。全县的人都投他的票，他是政治生活中一张重要的牌。

克洛维斯。科斯塔说的是事实 。在蒙迪尼奥的办公室里，这位种植园主穿着带马刺的皮靴，身子窝在松软的皮扶手椅里，正在品尝着出口商斟给他的法国酒。

“是的，蒙迪尼奥先生，今年的可可真叫人高兴，哪一天您应该到那边去走一走，跟我们一道过几天。我们是穷人家，但如果您愿意给我们赏光的话，托上帝的福，您是不会饿死的。您应该看看果实累累的可可树，您所看到的一切都闪耀着光彩。我已经开始收获了……望着丰收的可可，真叫人高兴。”

出口商拍着种植园主的腿说：“好吧，我接受您的邀请！我去和您过一个礼拜天吧……”

“请您礼拜六来吧，因为礼拜天大家都不干活。您礼拜一回来。当然罗，如果您愿意的话，在我家就象在您自己家里一样……”

“一言为定，礼拜六我就去那里。工程师到来这件事把我缠住了，现在我已经可以离开这儿一段时间了。”

“听说人已经来了，真有这么回事吗？”

“这是千真万确的，‘上校’。明天他将在港口转一转，您就等着吧，不久您将看到您种的可可能从伊列乌斯直接运到欧洲或者美国去……”

“是的，先生……谁还会说什么呢？……”他又喝了一口酒，并用他那狡黠的目光窥视着蒙迪尼奥。“这是上等白酒，味道香醇，不是这儿出产的吧，对吗？”但他没等对方的回答就接着说：“人们还说您将参加竞选。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但我不相信……”

“为什么不信呢，‘上校’？”蒙迪尼奥对这个老家伙开门见山地谈论这些事感到高兴。“难道我根本不够资格吗？您把我想得这么坏吗？”

“我？把您想得很坏？上帝保佑。您是最够资格的人，

只是……”他举起酒杯，把它放在阳光下。“只是怎跟这酒一样，不是本地的……”他抬起目光盯着蒙迪尼奥。

出口商摇了摇头：这个论据并不新鲜，他已经听惯了，反驳它已经变成了他的习惯，变成了一种智力游戏：

‘您是在这儿出生的吗，‘上校’先生？”

“我？我是塞尔希塔人，就象这儿的塔佩斯①人说的那样，是个‘偷马贼’。”他一边说着，一边观察着玻璃杯在阳光照射下反射出来的光芒。“当然，我到伊列乌斯已经四十年了。”

“我到这里才四年，快满五年了。我和您一样，是个外乡佬。我也不打算再离开这里了……”

他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论据，顺便提到了把他和这个地区联系起来的所有利害关系，以及他所从事或赞助的各种事业。为了解决港湾的疏浚问题，他请来了工程师。

种植园主一边听着，一边用玉米叶和烟叶卷着一支烟卷，但他那双机灵的小眼睛却不时地捉摸着蒙迪尼奥的面部表情，象是揣度他是否诚实似的。

“您很有才干……有些人来这里只想捞钱，别的什么都不考虑。然而您却想到了一切，想到了地方上的需要。可惜您还没有结婚。”

“为什么，‘上校’？”他拿起那个简直象一件艺术品的酒瓶，又想斟一杯酒。

“请您原谅……这酒味道香醇，不过，坦率地讲，我更喜欢烧酒……喝这种酒容易叫人上当；它芳香扑鼻，跟糖一

---

①原定居在乌拉圭的一个印第安人部落，因聚居在塔佩斯河的两岸而得名。

样甜，甚至象是给女人喝的饮料，但它却象牛那样有后劲，喝醉了还不知道。烧酒可不一样，喝一口马上就知道，谁也不会受骗。”

蒙迪尼奥从柜子里取出了一瓶烧酒：

“请随便用吧，‘上校’。可我为什么应该结婚呢？”

“好吧，如果您允许我的话，我给您提个忠告。娶一个这里的姑娘，某人的女儿。我并不是要把我的女儿许给您，我的三个女儿已经出嫁了，托上帝的福，她们的婚姻都很美满。不过这儿和伊塔布纳有很多迷人的姑娘。这样，大家将会看到，您并不是仅仅为了捞什么好处而来这儿作客的。”

“结婚是件严肃的事情，‘上校’。婚姻产生于爱情，首先要找到梦寐以求的女人才行。”

“或者说出于需要，不是这样吗？在种植园里，工人甚至会跟一根木棍结婚，如果给它穿上裙子的话。结婚是为了使家中有个女人，能够同她睡觉，也为了能够同她谈谈说说。女人可以做许多事情，您甚至连想都想不到。她甚至能在政治上辅佐您，还会给人生儿育女，使人尊敬。此外，小娘儿们还会……”

蒙迪尼奥笑道：“您想让我为了选举而付出很高的代价。如果这取决于我是否结婚的话，我担心自己已经败北了。我不想这样取胜，‘上校’。我想以我的纲领来赢得胜利。”

于是，他象对其他许多人说过的那样，带着那种富有感染力的热情对他谈起了当地的问题及解决的办法，描绘出发展的道路和前景。

“您说的完全有理。您对我所讲的一切就象摩西十诫

碑①一样：纯粹的真理。谁能说个不字呢？”这时他低头看着地面，他也曾多次为内地无人过问而感到苦恼，巴斯托斯那一派把它抛诸脑后了。“假如这里的人民有眼力的话，那取胜的将是您。现在的问题是，政府会不会承认选举的结果，这我就不知道了，因为这是另外一回事……”

蒙迪尼奥微微一笑，心想已经说服“上校”了。

“但有一点：您有道理，可拉米罗‘上校’有人情，他给很多人办过事，又有亲戚和密友，所有的人都已经习惯投他的票了。请您原谅我：您为什么不同他协调一下呢？”

“怎么协调法，‘上校’？”

“两个人合在一道。您运用您的头脑和敏锐的目光，他利用他的威望和选民。他有个漂亮的孙女，您不认识她吗？另一个太小，还……她们是阿尔弗雷多博士的女儿。”

蒙迪尼奥耐着性子说道：“谈不上这个，‘上校’。我有我的想法，这您已经知道了。拉米罗‘上校’有他的想法。在他看来，管理政府就是把街道铺上石子，或者将城市布满花园这样一点事。这我是不可能同意的。我是在提出一个劳动就业和市政管理的计划。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才要求得到选票的，而是为了伊列乌斯以及可可产区的发展。”

种植园主搔了搔头发蓬乱的脑袋说：“我来这里是为了把我的可可卖给您，蒙迪尼奥先生，卖给您的价钱不错，我很满意。对于和您的交谈我也很满意，知道了您的想法。”他观察着出口商，接着说，“二十年来，我一直投拉米罗的

①摩西是犹太教、基督教《圣经》故事中古代犹太人的领袖。据《圣经·出埃及记》载，摩西曾在西奈山上接受上帝写在石板上的十诫。

票。在那动乱的年代，我并没有要他帮过忙。当我到里约多布拉索去的时候，那儿一个人也没有，后来去的一帮人都是些肮脏的光着屁股的人，没有要任何人的帮助我就把他们赶跑了。不过，我习惯投拉米罗的票，他从来没有坑害过我。有一次，别人找我的麻烦，是他出来替我讲的理。”

蒙迪尼奥正要开口说话，“上校”打了个手势截住他说：

“我什么也不给您保证，因为我只答应我能办到的事情。不过，我们以后再谈吧。这一点我可以向您保证。”

他留下恼怒的出口商走了，后者抱怨自己白费了下午这么长的时间。出口商就这样把情况告诉了“司令”，他是在里约多布拉索无可争议的主人走后不久来到的。

“一个老笨蛋，他想让我和拉米罗·巴斯托斯的孙女结婚。我白给他讲了这么多的道理。‘我什么也不给您保证，不过，我们以后再谈吧’。”他学着种植园主说话的腔调说道。

“他说还要来吗？好苗头。”“司令”鼓励他说。“我的朋友，您还不了解我们的‘上校’们，您尤其不了解阿尔蒂诺·布兰当，他不是个说话吞吞吐吐的人。如果不是您的口才打动了他的话，他肯定会当着您的面就反对我们的。而如果他支持我们的话……”

文具店里，人们在继续交谈。克洛维斯·科斯塔越来越焦躁不安：已经下午四点多了，而那些卖《伊列乌斯日报》的报贩还没有来。

“我到编辑部去看看出什么鬼事情了。”

由于修女学校的姑娘们——其中包括马尔维娜——在翻阅“玫瑰色图书馆”的书籍，这样大家的争论便被打断了。

儒昂·富尔仁西奥在接待她们。马尔维娜用眼睛扫视了一下书架，翻了翻艾萨·德凯依罗斯①和阿卢伊济奥·德阿泽维多②的小说。伊拉塞玛狡黠地笑着走近她说道：

“我家里有《阿马罗神父的罪孽》这本书。我抓着要看，但我哥哥从我手里夺过去说，那不是女孩子看的……”她的哥哥是巴伊亚医学院的院士。

“为什么他可以看，而你就不行呢？”马尔维娜问道，眼睛里闪着惊讶而又不服气的神情。

“您有《阿马罗神父的罪孽》这本书吗，儒昂先生？”

“有。您要借走吗？这是一本优秀的小说……”

伊拉塞玛对她女朋友的勇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你买这本书吗？人家会怎么说呢？”

“有什么关系？”

迪娃买了一本供女孩子们阅读的小说，并答应借给她们。伊拉塞玛对马尔维娜请求道：

“你看了之后能借给我吗？但你不要对任何人讲。我带到家里去看。”

“现在这些女孩子……”一个在场的人评论道，“连有伤风化的书她们也买。就因为这样才出了热苏伊诺这样的事呢。”

儒昂·富尔仁西奥打断了他的话：“别说蠢话了，这您

---

①艾萨·德凯依罗斯（1845—1900），葡萄牙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阿马罗神父的罪孽》、《堂兄巴西略》、《遗物》等，描写葡萄牙封建社会的没落，暴露贵族、官吏和教士的腐朽生活。

②阿卢伊济奥·德阿泽维多（1857—1913），巴西作家，代表作长篇小说《混血儿》，反映种族压迫，揭露教会的罪恶活动。

什么都不懂。这是本很好的书，没有一点不道德的东西。那位姑娘是个聪明人。”

“谁聪明？”法官想打听个究竟，坐到克洛维斯坐下的椅子上。

“我们刚才说的是大名鼎鼎的艾萨·德凯依罗斯。”儒昂·富尔仁西奥紧握着法官的手回答说。

“这位作家的作品很有教育意义……”对法官来说，所有作家的作品都是“很有教育意义的”，所以他买书的时候都是成公斤地买，法学书籍、文学书籍、科学书籍和招魂术的书都一起买。据说，他买书只是为了点缀书架，博得市里人的尊敬，但一本也不看。儒昂·富尔仁西奥经常问他：

“那么，尊贵的先生，您喜欢阿纳托尔·法朗士①的作品吗？”

“这位作家的作品很有教育意义……”法官泰然自若地回答说。

“难道您没有发现他有点玩世不恭吗？”

“玩世不恭？是的，有那么一点。但他的作品很有教育意义……”

随着法官的到来，又勾起了纳西布的苦恼。厚颜无耻的老家伙……他拿加布里埃拉的玫瑰花干什么呢？把它扔在哪儿了呢？现在正是酒吧间生意繁忙的时候，也是该停止闲聊的时候了。

---

①阿纳托尔·法朗士（1844—1924），法国小说家。他的长篇小说《波纳尔之罪》写一位学者同资产阶级法律秩序的冲突；《黛依斯》反映作者对天主教的不满；《当代史话》描写法国社会生活，批判反动统治。1921年10月参加法国共产党，同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金。

“您要走了吗，我亲爱的朋友？”法官感兴趣地问道，“您找到了一个多好的佣人……我祝贺您。她叫什么名字？”

纳西布走开了，这个不要脸的老东西……他还打听加布里埃拉的名字呢。这个没有廉耻的老东西，他毫不尊重自己担任的职务，有人还提他当法院院长呢……

当他走近广场的时候，远远看见马尔维娜正在海滨大道上同工程师交谈。姑娘坐在一张凳上，罗慕洛站在她的身旁。她在放声大笑。纳西布从来没有看到过她笑得这样开心。工程师已经结婚，他的妻子疯了，住在一家收容所里，这一点马尔维娜很快就会知道的。若苏埃也从酒吧间里看着这个场面。在那恬静的傍晚，他听到这爽朗的笑声在回荡，心中不由得感到一阵羞愧。纳西布坐到他的身边，同病相怜似的对他的忧伤表示同情。年轻的教师也丝毫不想掩盖压在他心头的极大痛苦。阿拉伯人想起了加布里埃拉：法官、曼努埃尔·达斯昂萨斯“上校”、普利尼奥·阿拉萨和其他许多人都在围着她转悠，甚至连若苏埃也居然为她作过诗。在伊列乌斯那个温煦的傍晚，广场上一片宁静。格洛丽娅侧身倚在窗口，由于嫉妒而恼怒的若苏埃站了起来，转向那个污秽的窗口，只见穿着内衣的格洛丽娅站在那儿。他摘下帽子，轻率而有失体统地向格洛丽娅致意。

在那甜蜜而宁静的傍晚，马尔维娜在海滩上欢笑。

通报喜讯或不幸消息的小黑人杜依斯卡从大街上跑了过来，走到桌边气喘吁吁地说道：

“纳西布先生！纳西布先生！”

“出什么事啦，杜依斯卡？”

“《伊列乌斯日报》着火了。”

“什么？”

“大楼？还是机器？”

“不，先生。是报纸，有人把报纸堆在街上，浇上煤油，那场火就连圣约翰节①夜里的篝火也没有这么……”

五 报纸和心中的烈火与凉水

有几个走运的人从被水浇湿的灰堆里抢出了几份几乎完好无损的报纸，没有被火烧毁的都被水浇湿了。救火的水是报馆的职工和主动来帮忙的人用铁罐和水桶打来的。街上到处是灰烬，傍晚的微风把它们吹得满天飞扬；纸张烧焦的气味久久都可以闻到。

“博士”爬上了从编辑部搬来的一张桌子，脸色由于愤怒而变得发白。他用激动的声音向聚集在《伊列乌斯日报》报馆前面的好奇人群发表演说：

“托尔克马达②的幽灵们！心肠歹毒的尼禄③们！卡利古拉④的坐骑们！你们休想利用那些愚昧无知的家伙，那些纵火犯的罪孽之火来反对和压制人们的思想，扑灭用文字表

---

①圣约翰节（6月24日），拉丁美洲和地中海地区国家的宗教节日。

②托尔克马达（1420—1498），西班牙宗教法庭法官，曾起草过一系列严厉的条例，狂热地推行宗教裁判法，一次即下令烧死八百余人。

③尼禄（37—68），古罗马皇帝，以暴虐和放荡闻名，曾杀死自己的母亲、妻子及老师塞涅卡。

④卡利古拉（公元前12—公元41年），古罗马皇帝，原名盖约·塞萨尔·奥古斯都·赫马尼科，为人凶残，行为荒诞，曾封自己的坐骑为执行官。

达出来的思想光芒！”

一些人拍手叫好，许多看热闹的孩子在大声叫唤，又是鼓掌，又是吹口哨。“博士”看到如此热烈的情景，虽然上衣兜里的夹鼻眼镜找不到了，依然感情激动地张开双臂，伸向鼓掌的人群：

“人民，我的伊列乌斯这块文明、自由土地上的人民！除非他们从我们的尸体上踩过去，否则我们决不会允许重建黑暗的宗教法庭来禁锢写成的文字。我们将在街上筑起堡垒，在街角搭起讲台……”

阿曼西奥·雷阿尔“上校”站在附近的“琼浆”酒吧间听着“博士”那慷慨激昂的演说，他那一只完好的眼睛在闪闪发光，对热苏伊诺·门多萨微笑着评论说：

“今天‘博士’的灵感来了……”

热苏伊诺诧异地说：“他还没有讲到阿维拉家族呢，他的演说不提阿维拉家族就没有什么意思……”

他们从那张桌子那儿看到了事件的整个发展过程。全副武装的匪徒被从种植园带到这儿之后，就在报馆的附近埋伏起来，等待行动的时刻。他们把手里拿着报纸从报馆印刷厂出来的报贩们团团围住。有几个报贩曾经喊道：

“《伊列乌斯日报》！请看《伊列乌斯日报》……工程师来了，政府被击败了……”

匪徒们从吓呆了的报贩们的手里抢走了报纸。有几个匪徒闯进了编辑部和印刷厂，把剩下的报纸搬了出来。听说阿森迪尼奥老头，一位以校对克洛维斯·科斯塔的文章、报纸社论和消息而赚几个生太伏外快的可怜的葡萄牙语教员，吓得魂不附体，合着手哀求说：

“你们别打死我，我还有老婆和孩子……”

煤油桶就放在靠人行道停着的卡车上，一切都是事先准备好的。烈火噼啪作响，火势越来越大，带着高高的火苗向周围蔓延，威胁着一些住房的正门。行人停下来看着这一场面，但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匪徒们为了确保顺利的撤退，象他们惯常做的那样朝天放了几枪，以便驱散看热闹的人群。他们爬上卡车后，司机便鸣着喇叭穿过中心街道，几乎压着了出口商斯蒂文森。卡车象发了疯似的向前冲去，在往公路去的方向消失了。

那些好奇的人先是聚集在商店和仓库的门口，后来便向报馆走去。阿曼西奥和热苏伊诺几乎一步也没有离开过那张占据着战略位置的桌子。阿曼西奥语气温和地对一个站在门口挡住他们视线的人说：

“请您让开点……”

但那个人没有听见，阿曼西奥便抓着他的手臂说：

“我跟您说过，请您让一让……”

卡车开走之后，阿曼西奥举起他的啤酒杯，朝着热苏伊诺微笑道：

“多么利索的行动……”

“干得很漂亮……”

他们继续呆在酒吧间里，对周围发生的新鲜事，对站在对面人行道上看着他们的行人毫不在乎。不少人早就认出了阿曼西奥、热苏伊诺和梅尔克·塔瓦雷斯手下的那些人，认出带头闹事和指挥这些人的是其个叫“黄头发”的家伙，他是阿曼西奥的养子，是个常在妓院里制造生非的打架能手。

当克洛维斯·科斯塔赶到现场时，火势开始慢慢被控制

住了。他掏出左轮手枪，英勇地守卫在编辑部的门口。坐在酒吧间桌旁的阿曼西奥轻蔑地评论说：

“连枪都不会拿……”

朋友们赶来了，并临时组织了那次示威游行。在这天下午余下的时间里，几个头面人物也都纷纷赶来表示支持。

蒙迪尼奥与“司令”一道赶来了，他和克洛维斯·科斯塔紧紧拥抱。记者一再说道：

“这是干我们这一行引起的麻烦……”

那天下午，小黑人杜伊斯卡没有站在格洛丽娅的窗口下告诉她出事的消息，那时他正在编辑部门前忙着指挥一帮孩子；而是脸色比任何时候都苍白的若苏埃老师去满足了她的这一欲望。他那双多情的眼睛此时露出了无限惆怅的神情，心中充满了悲伤；他已经完全失去了应有的谨慎和责任感。马尔维娜与罗慕洛工程师在林荫道上散步，后者用手指着大海，也许正在告诉她与他的职业有关的事情。年轻的姑娘听得津津有味，不时地笑出声来。纳西布已把若苏埃一直拖到了报馆，但是这位教师在那儿只不过呆了几分钟，他唯一关心的是海边发生的事情，是马尔维娜和工程师的交谈。老处女们已经在教堂门口围着塞西利奥神父叽叽喳喳地议论着起火的事情。马尔维娜对报纸被焚事件完全无动于衷，但却在大海边上嬉笑，这可把若苏埃老师激怒了。归根结底，难道工程师不该对此负责吗？这个下车伊始的人，对城里突然发生的骚动一点也不想关心，而是旁若无人地同马尔维娜谈心。若苏埃穿过广场，从老处女们中间走了过去。当走近格洛丽娅的窗前时，这位混血姑娘刚开那富有肉感的嘴唇向他嫣然一笑。

“下午好。”

“下午好，老师。出了什么事啦？”

“有人放火把《伊列乌斯日报》今天的报纸烧了。是巴斯托斯的人干的，这都是今天刚到这里的那个笨蛋工程师的过错……”

格洛丽娅望着海滨大声说道：“是同您追求的人交谈的那个小伙子吗？”

“我追求的人？岂敢有此奢望。只是一般地认识而已。在伊列乌斯，只有一个女人使我睡不着觉……”

“她是谁呀，是不是可以告诉别人呢？”

“我能说出来吗？”

“您不要担心……”

教堂门口的老处女们一个个睁大着眼睛，但海滨大道上的马尔维娜对此却根本没有察觉。

六 受人注目的加布里埃拉

这是山岗上的一只到处流窜、几乎野性未改的猫。它那全身沾满污泥的脏毛有几处已被抓得精光，耳朵也被撕破了。它长着一副“冒险家”的嘴脸，经常追逐附近的母猫，称得上是个盖世无双的斗士。它在山岗一带每一家的厨房里偷吃东西，遭到所有家庭主妇和佣人的憎恨。但它机灵、多疑，因而从来没有被她们逮住过。加布里埃拉是怎样征服它，使它尾随着自己喵喵地叫个不停，甚至爬到她的膝盖上睡觉的呢？也许是因为当它大胆而警觉地来到厨房里寻觅残羹剩菜时，她没有大声地呵斥它，也没有用笤帚抽打它，反

而给它扔了几块肉皮、几条鱼尾巴或者几段鸡肠的缘故。这样它便渐渐习惯了，现在每天有大半时间都呆在院子里番石榴的树荫下睡觉。尽管它晚上依然自由自在地在大街上和屋顶上东跑西跳，和别的公猫斗殴，找母猫作乐，但已不再显得那么瘦弱和肮脏了。

当加布里埃拉回到酒吧间里坐下吃午饭的时候，它便来到她的身边，在她的腿上蹭来蹭去，发出呼噜呼噜的叫声，津津有味地嚼着她扔给的一块块食物。当加布里埃拉伸手抚摸它的头部或者肚子的时候，它便感激不尽地喵喵直叫。

对阿尔明达太太来说，那真是一桩奇迹。她从来没有想到，一只性子那样野的动物居然能够被人驯服，爬到人的手上来吃东西，让人抱起来放在膝盖上，在人的怀里睡觉。加布里埃拉把猫紧紧地抱在胸前，用面颊擦着那只野猫的脸。此时几乎听不到它的轻声叫唤，它眯缝着眼睛，用爪子轻轻地搔她。在阿尔明达太太看来，这只有一个解释：加布里埃拉是个尚未成熟、甚至还没有被发现的、能发出强大磁流的通灵术者，是一块有待在关亡日里精心雕琢，使之成为能与阴间沟通信息的完美器具的天然金刚石。除了她那强大的磁流外，还有别的什么东西能够驯服这只如此凶猛的动物呢？

这位寡妇和加布里埃拉一起坐在门槛上，前者在补长统袜子，后者在逗猫玩。阿尔明达太太想说服她：

“姑娘，你应该做的是不要丢掉任何一个关亡的机会。那一天德奥多罗老弟还向我打听过你：‘为什么那个妹子再也没有来过呀？她有第一流的招魂法术。我还不如她呢。’这是他对我说的原话。真是个巧合，因为我也是这么想的。你看，德奥多罗老弟在这方面是很内行的。真瞧不出来。因

为他还那么年轻，但是，我的孩子，他和鬼魂的关系却那样密切，真叫人惊讶！他能随意支使鬼魂，真叫人害怕。你可能成为一个未卜先知的通灵术师……”

“我不愿意，不……我不愿意，阿尔明达太太。何必呢，不是吗？最好别折腾那些死去的人了，让他们安息吧。我不喜欢这个，不……”她抚摸着猫的肚子，猫的呼噜声越来越大了。

“那你就太不对了，我的孩子。这样你的引路人就没法启发你了，你就懂不了他对你说的话，就会象瞎子一样在人生的道路上摸索。因为灵魂和瞎子的引路人是一回事。它给人指路，使人避开路上的绊脚石……”

“我没有，阿尔明达太太。有什么绊脚石呢？”

“不仅是绊脚石，还有它给你的启发。那天，我遇到一个难产的孕妇，她是安帕罗夫人。婴儿横着身子，生不出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米尔顿先生一个劲儿想去找医生，谁帮了我的忙？就是我那个不离开我，总是陪伴着我的死鬼丈夫。上面那儿，”她用手往天上一指，“他们什么都懂，甚至连医道都懂。他在我的耳边告诉我应该怎么办。结果生了一个漂亮的小子！……”

“当个接生婆该是件挺好的差事吧……帮助那些天真无邪的孩子降生。”

“可谁会启发你呢，特别是你，多么需要有人给你启发……”

“我干吗需要呢，阿尔明达太太？我过去不知道……”

“你，我的孩子，你是个傻瓜。请你原谅我这样说话，你是天下第一号的大傻瓜。你连老天爷赐给你的东西都不知道利用。”

“别这么说，阿尔明达太太，我还没有搞明白呢。我能利用我所有的一切东西，甚至包括纳西布送给我的鞋子。我穿着它到酒吧间去。但我并不喜欢穿，倒是更喜欢穿拖鞋，我不喜欢穿鞋子，不……”

“谁在和你谈鞋子的事，傻瓜？那就是说你还没有看到纳西布先生都要发疯了，他口水都流出来了，他脚踏两只船……”

加布里埃拉不由得笑了，把猫紧紧地抱在胸前说：

“纳西布先生是个好小伙子，我有什么可怕他的呢？他并不想把我赶出去，而我也只想对他尽到我的职责……”

阿尔明达太太看到她这样糊涂，气得手指被针扎了一下：

“哎呀……我的手指被扎了……你比我想象的还要蠢。纳西布先生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你……纳西布先生他有钱。如果你向他要绸缎，他会给你绸缎；如果你要他雇一个丫头帮你干活，他会马上给你雇两个；如果你向他要钱，你要多少，他就会给你多少。”

“我不需要……要了干吗用呢？”

“你以为你一生都会这样漂亮吗？如果你现在不抓住时机，以后就晚了。我敢发誓，你什么也没有向纳西布先生要过。是这样吗？”

“为了和你一道去看电影，我向他要过钱。除此以外，我还向他要什么呢？”

阿尔明达太太已经不耐烦了，她把手里的袜子和袜板一起扔到地上，那只猫吓了一跳，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东西，姑娘，你要什么他都会给你。”她压低了声音嘀咕道，“如果你处理得好的话，他甚

至会和你结婚……”

“和我结婚？为什么？我不需要，阿尔明达太太。干吗要结婚呢？纳西布先生应该同一位有父母、有社会地位的贤慧姑娘结婚。他干吗非得同我结婚呢？我不愿意……”

“你不想当位夫人，成为一家的主妇，出门的时候挽着你丈夫的胳膊，穿上等料子的衣服，做个有社会地位的女人吗？”

“也许我得整天穿着鞋子……但我不喜欢……我不愿穿鞋子。假如我同纳西布先生结婚的话，我甚至会感到高兴的：一生替他做饭，帮他……”她微笑着，学着猫打鼾的声音，同时抚摸着它那又湿又凉的鼻子。“可是，行吗？纳西布先生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处理！他不会同一个象我这样普普通通的女人结婚的，他已经发现我是个失过身的女人了……我不愿想这些，阿尔明达太太。不过他曾经象疯了似的……”

“那么，我的孩子，我只对你说这一点：这也是个愿意不愿意、会不会巧妙地处理各种事情的问题。你要答应他又不答应他，让他看了你直流口水。他已经吓得心神不定了，我的小子告诉我说，法官谈到要给你安家的事。他是听‘公鸡’先生讲的。纳西布先生现在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

“我不愿意，不……”她嘴唇上的笑容消失了，“我喜欢他。法官这家伙，这个讨厌的老东西。”

“还有另外一个人呢……”阿尔明达太太嘴里嘀咕。

曼努埃尔·达斯昂萨斯“上校”摆着一副种植园主的架势，正往街头走了过来。他在一群妇女的跟前止住了脚步，摘掉头上戴的巴拿马草帽，同时掏出花手绢擦了擦脸上的汗珠。

“下午好！”

“下午好，‘上校’。”阿尔明达太太回答说。

“这是纳西布的家，对吗？我是从这位姑娘身上认出来的。”他用手指了指加布里埃拉，“我在找女佣人，我要把家搬到伊列乌斯来……你们连一个女佣人都不知道吗？”

“您要女佣人干什么，‘上校’？”

“喔……做饭……”

“这儿不容易找。”

“纳西布给你多少工钱？”

加布里埃拉抬起她那天真无邪的眼睛答话说，“六十比索，是的，先生……”

“确实给得不少。”

接着便是长时间的沉默。种植园主眼睛盯着走廊，阿尔明达太太收起自己缝补的袜子，打过招呼后便坐到自己家的门后听他们再说些什么。“上校”很满意地微笑着说道：

“给您说真的，我并不需要厨娘，我的家眷迁来时，我会从种植园里带一个来。不过，象您这样一个混血姑娘蹲在厨房里，那真令人惋惜。”

“为什么呢，‘上校’？”

“那会弄坏您的双手的。要不要扔掉锅勺，这完全取决于您自己。只要您愿意，我什么都可以给您，象样的房子，佣人，在店里立个帐户。我喜欢您这样的人。”

加布里埃拉站起身来，不住地微笑，简直象在表示谢意。

“您认为我的建议怎么样？”

“不，我不愿意，请您原谅。这没有什么原因，请不要生气。我在这儿很好，什么也不缺。对不起，‘上校’……”

在庭园尽头的矮墙上，阿尔明达太太探出了脑袋，对加

布里埃拉大声说：

“你看见了有多巧吗？我刚才不是对你说过吗？他也想给你安家……”

“我不喜欢他……我即使饿死也不会同意。”

“不过，还是我告诉你的那句话：只是个愿意不愿意……”

“不，我不愿意……”

她对自己拥有的一切已经感到心满意足：布料衣服，拖鞋，耳环，胸针和手镯。鞋子她确实不喜欢，因为那玩艺儿太挤脚了。她对院子、厨房、炉灶和她睡觉的小房间感到满意；对每天在酒吧间里同若苏埃老师、托尼科先生和阿里先生这些漂亮的小伙子以及费利佩先生、“博士”和“司令”这些温文尔雅的男人在一起所享受到的欢乐感到满意；对她的朋友小黑人杜伊斯卡以及那只被她驯服了的山岗上的野猫也同样感到满意。

与纳西布在一起她感到高兴。他是个多漂亮的小伙子！

这位精通招魂术的阿尔明达太太简直神经错乱了。这种同纳西布先生结婚的想法从何谈起呢！这样想想倒是不错，是的，是不错……让他挽着自己的胳膊去街上溜达，即使穿上挤脚的鞋也行。去电影院，坐在他的身旁，把头倚在他那象枕头一样舒适的肩膀上。去参加晚会，同纳西布一道跳舞，手上戴着结婚戒指……

想这些干吗呢？不值得……纳西布先生应当和一位高贵自负、脚穿皮鞋和长统丝袜、浑身抹着香水的女子结婚，和一位贞洁的姑娘，不嗜好男人的姑娘……加布里埃拉只配在厨房里干活，收拾屋子，浆洗衣裳，……

七 提 灯 的 亮 光

炎炎的烈日下，光着脊梁的工人正在用绑着长柄的镰刀采摘可可荚。这些黄灿灿的果实落到地上时，发出一阵阵沉闷的响声，女人和孩子们把它收集在一起，用一块块断裂的大刀片把它们剖开。

柔软的、蜜汁一样白的可可豆堆成了堆，人们把它装进大筐里，然后用驴往外运送。天刚露鱼肚白就开始干活了，一直到暮色苍茫时才收工，中间只在烈日当空的时候才狼吞虎咽地吃一块沾上面粉的烤腊肉和熟菠萝蜜。妇女们大声地唱着痛苦的劳动歌谣：

艰苦的生活象胆汁一样苦，
我是个黑人劳工。

告诉我，“上校”先生，
请您告诉我，
什么时候才能去收获
我爱情的苦果？

种植园里男人们的合唱声和道：

我去可可园，
收摘可可……

驮着软绵绵的可可豆的牲口刚走到大路旁，赶牲口的就

大声吆喝着催赶驴群："唉，鬼驴子！快点走，迪亚曼特！"梅克尔·塔瓦雷斯"上校"的马后跟着工头，他一面察看着活儿干得如何，一面穿过种植园往这边走来。他从马上跳下来，对妇女和孩子们不满地说：

"这么懒洋洋的。快点儿干，夫人，捉虱子才要慢慢来呢……"

把可可剖开的速度加快了，可可荚就放在手掌上，每一次手指都有被刀片划破的危险。唱歌的节奏也随着加快了，歌声传遍了整个种植园，激励着采摘可可的工人：

可可汁多丰富，
树上开放着这么多的花朵，
告诉我，"上校"先生，
请您告诉我，
什么时候我才能去，
睡我心上人的床铺？

树丛中间，眼镜蛇出没的路上，男工们踩着干枯的树叶，加快了采摘的速度，那歌声也越来越嘹亮：

我去可可园，
采摘可可……

"上校"查看着一棵棵的可可树，工头在向工人们大声吆喝，日复一日的繁重劳动在继续进行着。梅尔克·塔瓦雷斯突然停下来问：

“这儿是谁摘的？”

工头又问了一遍，工人们都转过身来看了一下，黑人法贡德斯说：

“是我。”

“你到这儿来！”

工头指着可可树，在浓密的树叶中间，几根高高的枝丫上还留下一些漏摘的可可。

“你是猴儿们的靠山？你以为我的可可树是为它们栽种的？懒蛋，你只会胡作非为？……”

“是，老板。我没有留神……”

“你没有留神是因为种植园不是你的，损失钱的也不是你。从今往后你要注意点。”

“上校”继续往前走去，黑人法贡德斯举起镰刀，并用他那温驯而善良的目光伴送着离去的“上校”。他能回答“上校”什么呢？当他在镇上喝得酩酊大醉把妓院闹得天翻地覆的时候，是梅尔卡把他从警察手里夺下来的。他不是个一声不吭地让人数落的人，但在“上校”面前他却无言以答。不久前，“上校”不是把他带到伊列乌斯去放火烧掉了几份报纸吗？这件事干得真开心。“上校”难道没有给他重赏吗？“上校”不是对他说过，战乱时期——那种象黑人法贡德斯这样胆子大、枪法准的人的大好时机——又要回来了吗？在等待着这种时期到来的同时，他一直在收摘可可，有时摇摇晃晃地踩着摊在风干槽里凉晒的可可豆，有时在火炉旁热得汗流浃背，脚上沾满了可可汁。那种被宣布要发生的战乱还迟迟没有来临，城里放的那把火连振奋人心的作用也没有起到。尽管这样，那还是不坏的，因为有机会看到了街

上的动乱，乘着卡车往空中放了几枪吓唬人，而且还瞧上了刚到不久的加布里埃拉一眼。当他从一家酒吧间前面经过时，听到有人发出笑声，那只能是加布里埃拉。他被带到一座房子里，结果在那儿一直待到去完成交给他任务的时候。给他引路的小伙子外号叫“金头发”，小伙子给他解释说：

“她是阿拉伯人的厨娘，是一块蜜糖……”

黑人法贡德斯放慢了脚步，想利用落在后面的机会再偷偷地看她一眼。“金头发”发火了，催促他说：

“走吧，黑小子。您别这副样子，要不我们的计划会砸锅的。走吧，快点儿。”

法贡德斯在满天星斗的夜色中回到庄园后，传来了手风琴在孤独地凄泣的声音；他把自己见到的都给克莱门特讲了。提灯的红色亮光在漆黑的草木上构成了各种各样的图像。他们看到了加布里埃拉的脸孔，跳舞的身姿，长长的双腿以及她那善走的双脚。

“她真漂亮极了……”

“她在一家酒吧间干活？”

“在酒吧间做饭。跟一个土耳其人、一个面孔长得象牛一样的胖子做饭。她打扮得真漂亮！脚上穿双拖鞋，显得又干净又秀气。”

灯光下法贡德斯看不清楚克莱门特，他露出一副疑神沉思的样子，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响地听着。

“当我路过那儿时，她正在笑呢。跟一个家伙，一个阔佬在笑。你知道吗，克莱门特？她在耳边插了一朵玫瑰花，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女人。”

耳边插着一朵玫瑰花的加布里埃拉的形象从提灯的光亮

中消失了……克莱门特象乌龟缩进壳里一样蜷曲着身子。

“他们把我关进了‘上校’家的后院里。我看见他的妻子了，是个病病歪歪的人，活象一张画像。我也看到了他女儿，长得真漂亮，看了真叫人高兴。不过，可傲气呢，当她从别人前面走过时，连瞧也不瞧一眼。但是，克莱门特，我告诉你，象加布里埃拉那样漂亮的女人，可没有第二个，没有。她身上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呢，克莱门特？你能给我说一说吗？……”

她身上有什么呢？这他怎么能知道呢？虽说在旅途中、在内地和荆棘丛生的灌木林里，最后在绿茵茵的草地上，夜里曾同她在一起，但是这一点用处也没有。他什么也没有记住，什么也不清楚。但是，她确实有点什么东西，有点使他不能把她忘怀的东西。是肉桂色的肌肤？丁香花的芳香？还是她嬉笑时的神态？这他哪能知道呢？她的身上倒是有一股热气，一股烧灼着他的皮肤，象篝火一样从心里烧灸着他的热气。

“她象纸片点起的一团火，转眼间就烧尽了。当时，我很想去看看加布里埃拉，和她聊一会儿。虽然我很想这样做，但是没有办法。”

“你没有再看到她吗？”

提灯的亮光在舐食着暗影，加布里埃拉消失了，夜色越来越深。狗在吠叫，猫头鹰在哀鸣，眼镜蛇在发出咝咝的响声。在这万籁俱寂的时候，两人陷入了久久的思念。黑人法贡德斯拎起提灯睡觉去了。在无边而寂静的夜晚，混血儿克莱门特又想起了加布里埃拉：她那微笑的面孔，善走的双脚，褐色的大腿，丁香花的芬芳，肉桂色的肌肤。他曾把她搂在怀

里，抱到用树枝搭成的铺上，接着两人便侧着身子躺了下来，她紧紧地依偎在他的胸前。

八 舞会及英国人的故事

那一年在伊列乌斯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商会新会址的落成典礼。这个新会址实际上是商会的第一个会址，因为在它成立以来的这几年里，一直都在它的会长、南方几家公司的代表阿陶尔福·帕索斯的办公室里开展活动。最近一段时期，商会正逐渐成为该市生活中一个强有力的组成部分和进步的因素了。它提出了许多倡议，并发挥着自己的影响。新会址是一幢两层楼的建筑物，坐落在维苏威酒吧间附近的一条联结圣塞巴斯蒂昂广场和码头的大街上。新会址落成典礼庆祝会上用的饮料、甜食和冷盘都是向纳西布预订的，因为食品需要量大，所以这一次他不得不雇了两个女佣给加布里埃拉当帮手。

在为迁移会址而举行的庆祝会之前，选举了商会的领导机构。过去，为了使商人和进出口商们同意把他们的名字列入领导机构的名单，需要奉承他们；而现在他们却争着要在里面占有一席之地。因为有了职位，就有威望，银行就给贷款，就有权对市政管理发表意见。这次选举共提出了两份名单，一份是巴斯托斯的人提出来的，另一份是由蒙迪尼奥·法尔康的朋友们提出的。现在，在所有事情上，巴斯托斯的人和蒙迪尼奥都是相互对立的。一些出口商、几个商人和进口商办事处的负责人签署的一项声明刊登在《伊列乌斯日报》上，他们赞成以阿陶尔福·帕索斯为首的名单，支持他

作为争取连任商会会长的候选人，蒙迪尼奥为副会长的候选人，“司令”为官方发言人的候选人。这份名单还包括其他几个知名的人士。另外一项类似的声明也是由商会的几个重要会员共同签署的，发表在《南方报》上，它赞成另一份名单：阿陶尔福·帕索斯任会长，因为关于他这个人那是没有争议的。他不是个搞政治的人，而且商会的发展也多亏了他。叙利亚人马卢夫任副会长，他是拉米罗·巴斯托斯的密友，伊列乌斯最大的一家商店老板。多年前，他就是在巴斯托斯的庄园里以开小杂货店起家的。官方发言人为毛里西奥·凯雷斯博士。除了阿陶尔福·帕索斯的名字外，这两份名单都提议阿拉伯人纳西布·阿·萨阿德担任第四秘书这样一个低微的职务。将会出现一场激烈的争论，因为双方的力量旗鼓相当。但是阿陶尔福是个精明能干和头脑清醒的人，他申明只有对立的双方达成谅解，拟就一个能够包括两派重要人物的联合名单，他才接受当候选人的提议。但要说服双方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阿陶尔福是个机灵人，他拜访了蒙迪尼奥，对他的爱国热忱和对本地区及商会始终如一的关心赞扬了一番，并说有蒙迪尼奥作他的副会长使他感到无比荣幸。但是，这位出口商难道不认为必须使商会在政治斗争中与双方保持相等的距离，使它成为一条中立的地带，以便让敌对的力量能在这里为伊列乌斯和祖国的利益进行合作吗？他建议把两份名单合在一起，设两位副会长，把秘书处分开，并设两个司库、两个发言人和两个图书管理员。商会作为促进进步的一个因素，而且有一个为了把伊列乌斯变为一座崭新城市而要去完成的宏伟计划，应该避开那些令人遗憾的政治分歧。

蒙迪尼奥同意了，甚至准备放弃当副会长候选人的打算。这一提议是在不顾他反对的情况下作出的。不过，他需要征求朋友们的意见。因为他与拉米罗“上校”不同，他不发号施令，在没有听取他的同派人的意见之前，是不会作出任何决定的。

“我想他们会同意的。您跟‘上校’谈过了吗？”

“首先我想听听您的意见，下午我再去拜访他。”

跟拉米罗“上校”打交道那是一件更加困难的事。老头儿什么道理也听不进去，一开始，他就火冒三丈地说：

“他是个在这儿没有生根的外乡人。连一棵可可树也没有……”

“我也没有啊，‘上校’。”

“您的情况是另外一回事。早在十五年前您就来这儿了。您是个善良的人，有儿有女的父亲，您到这儿来不是为了把哪个人搞得晕头转向，也没带有妇之夫来勾搭某一家的女儿，也没有到处去指手划脚，好象这儿所做的一切毫无用处似的。”

“‘上校’，您知道我不是个搞政治的人。甚至连选民也谈不上。我希望和大伙儿和睦相处，既和这一拨也和那一拨人往来。但是，伊列乌斯确实有很多东西需要改革，我们已经不是生活在过去的那个时代了，在伊列乌斯还有谁比您改革的东西多呢？”

老头儿的火气有增无减，而且有顷刻爆发之势。但是当他听到这位商人的最后那句话时，他的态度一下子就软下来了：

“对，在伊列乌斯谁改革的事情最多呢？……”他重复

着这句话问道。“这里原来象个世界的尽头，一片被遗弃的废墟，这您是该记得的。而今天，州里没有一个城市能与伊列乌斯相提并论，至少，为什么不等我死了之后再说呢？我已经是个快入土的人了。为什么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要对我这样忘恩负义呢？我干下什么坏事了？我在哪件事上伤害了这位甚至连认都不认得的蒙迪尼奥先生了？”

阿陶尔福·帕索斯不知道如何回答。这时，“上校”的语调颤抖了，这是一个年迈的、生命已经耗尽的人的声音。

“您别以为我反对某些变革，以为我不同意他们干一些事情。可是为什么要这样迫不及待、孤注一掷，好象世界就要完结了似的呢？会有时间来干这一切的。”这个地区的头领，不可战胜的拉米罗·巴斯托斯又狂妄起来了。“我不是在发牢骚。我是个斗士，我并不害怕。这位蒙迪尼奥先生以为伊列乌斯是从他抵达这儿时起才开始存在的。他想把昨天一笔勾销，这是谁也无法办到的。他将服服贴贴地忍受这场失败，我将让他为这种卑鄙的行为付出高昂的代价……我要在选举中打败他，然后把他赶出伊列乌斯。谁也阻止不了我去这样做。”

“‘上校’，在这件事上我不介入。我所希望的是解决商会的问题。为什么要把它牵进这场争论里去呢？另外，商会是个无足轻重的机构，它只考虑做生意的事和商业上的收益。要是它去为政治事务效力，那它就会跌入深渊而不能自拔。现在为什么要在这件区区小事上耗费这么多的精力呢？”

“您有什么建议吗？”

阿陶尔福向拉米罗·巴斯托斯“上校”解释了建议的内容，与此同时，后者用手杖撑住下巴听着，那张瘦削、粗糙

的脸庞刮得干干净净，怒火的金星还在他眼睛里闪烁。

“好吧，我不希望别人说我毁了商会。我对您非常尊重，请您放心，我亲自给马卢夫老朋友去作解释。两个人一样，没有什么第一副会长和第二副会长之分，对吗？”

“两个人完全一样。多谢了，‘上校’。”

“您已经与那位蒙迪尼奥先生谈过了吗？”

“还没有。我想首先听听您的意见，我这就去和他谈一下。”

“他可能不会接受您的建议。”

“象您这样的人都接受了，他为什么要拒绝呢？”

拉米罗·巴斯托斯“上校”脸上露出了笑容，他是首先被拜访的！

就这样，纳西布被选上了伊列乌斯商会的第四秘书，从而成了阿陶尔福、蒙迪尼奥、马卢夫、珠宝商人皮门塔以及其他重要人物，甚至毛里西奥博士和“司令”的同事。在解决官方发言人的问题上，阿陶尔福花的功夫几乎比在其他任何问题上都多。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司令”说服，使他同意担任名单上的最末一个职务——图书管理员。但是，难道他不是“五月十三日音乐女神节”的官方发言人吗？而毛里西奥博士，哪个协会的发言人也不是。另外，由于投票给图书馆一笔巨额拨款，因此，除了“司令”还有谁有足够的资格来挑选和购买图书呢？实际上，商会的这个图书馆将成为伊列乌斯的一个向全体市民开放的公共图书馆。老年人与青年人都将去那里阅读和学习。

“这纯粹是您的好意。那儿有儒昂·富尔仁西奥，‘博士’……他们都是再好不过的人选……”

“但是他们谁也不是候选人，‘博士’连商会的会员也不是，而我们亲爱的朋友儒昂他又不愿意担任职务……只有您，除了您我们能选谁呢？毫无疑问，您才是发言人，全城最重要的发言人。”

为商会新会址的落成和新委员会就职举行的庆祝会值得一看，值得一说。下午，在占据了整个一楼的大厅里——这里该是将来的图书馆（所有的办事机构和秘书处都设在二楼），在香槟酒和演说中举行了会议和座谈，新当选的领导人都一一就职。为了这次活动，纳西布特地做了一身新衣服。他打着崭新的领带，脚穿闪闪发亮的皮鞋，手上戴着单粒钻石戒指，甚至显得象个拥有庄园的“上校”。

晚上是舞会，备有由纳西布提供的品种繁多、味美可口的酒菜（普列尼奥·阿拉萨到处散布说，纳西布利用他的职务捞了一大笔钱，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谎言）。舞会上，除了烧酒外，其它饮料可以随便喝，在挨墙放着的椅子上，年轻的姑娘们喧闹嬉笑着，等候别人邀请她们跳舞，二楼客厅的大门敞开着，里面灯火通明，女士们和先生们一边细细咀嚼着加布里埃拉做的甜食和冷菜，一边谈论着甚至在巴伊亚也见不到这样精彩的晚会。

巴塔克兰夜总会的乐队奏起了华尔兹舞、探戈舞、狐步舞和波尔卡舞舞曲。那天晚上夜总会没有舞会。但是，难道不是所有的“上校”、商人、出口商、商店的职员、医生和律师都呆在商会这里了吗？夜总会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里面空无一人，只有一两个妓女在白费时间地等待着客人。

舞厅里老太太和姑娘们在窃窃私语，详细地评论着人们的服装、佩戴的珠宝和其他装饰品，猜测谁和谁在谈情说爱

以及某人与某人已经订婚了。马尔维娜穿着一身让人从巴伊亚买来的极漂亮的晚会礼服，她是最引起人们激动与议论的那场丑闻的主角。城里已经没有人不知道港湾工程师是一位有妇之夫并与妻子分居了。他的妻子是个无法医治的精神病患者，住在一家收容所里，这也确实如此。但是，这又怎么样呢？不管怎么说，他无权盯着待字闺中的姑娘。除了耻辱，或者至少使她成为众人嘴边谈论的话题从而一世也嫁不了人外，他还能带给她别的什么呢？尽管这样，他们并没有中断往来。他们俩是舞会上跳得最多的一对舞伴，没有放过一支华尔兹、一支波尔卡和一支狐步舞曲。罗慕洛的阿根廷探戈舞跳得比死去的奥斯蒙多还要好。马尔维娜的双颊通红，目光深邃，宛如沉浸在梦境里一般。她的体态是这样轻盈，好象在工程师有力的臂弯里飞旋。一阵叽叽喳喳的私语声在靠墙的那排椅子中间蔓延开来，接着又顺着楼梯传到了楼上，最后消失在那些客厅里。费利西娅夫人——那个站在门廊下与人调情的、热情似火的黑白混血姑娘伊拉塞玛的母亲——不让她的女儿与马尔维娜待在一起。若苏埃老师在把几种饮料和在一起，并大声说着话，装出一副若无其事和兴高采烈的样子。和谐的乐曲声从格洛丽娅的窗口传进了她的房里，然后在广场那边消失了。赶来出席那天下午商会活动的科里奥拉诺“上校”正在与她同枕共欢。“上校”是不去跳舞的，那是年轻人的事。

蒙迪尼奥·法尔康从楼上来到了舞厅。费利西娅夫人拧了一下伊拉塞玛，并在她耳边偷偷地说道：

“蒙迪尼奥先生在看你呢。他是来邀你跳舞的。”

她几乎要把女儿推到出口商的怀抱里去。整个伊列乌斯

还有哪个未婚男子赛过他呢？他是个可可出口商，百万富翁，政界首领，又是单身汉。对，单身汉，他会结婚的。

“能赏光吗？”蒙迪尼奥问。

“很荣幸……”费利西娅夫人站了起来并向他问好。

年华正茂的伊拉塞玛装模作样地露出一副懒洋洋的神态，把身子靠在蒙迪尼奥的身上。他感到了姑娘的一对乳房和在他腿上磨来擦去的大腿，把她轻轻地搂紧了一点：

“您是今天晚会上的皇后……”他对她说。

伊拉塞玛往他身上贴得更紧了：“我这个可怜的人……没有谁看我一眼。”

费利西娅夫人坐在椅子上微笑，伊拉塞玛年底就要从修女学校毕业，已经到出嫁的时候了。

拉米罗·巴斯托斯让托尼科代表他出席了今天的仪式。他的另一个儿子阿尔弗雷多因为忙于州议会的事务而待在巴伊亚。晚上举行舞会时，托尼科陪着奥尔加夫人来了。她穿着一件令人发笑的、年轻人才穿的粉红色衣服，肥胖的躯体被裹得紧紧的。他们的大侄女也跟着一起来了。女孩子长着一对无精打采的蓝眼睛，皮肤如珍珠母的肉一样细嫩。托尼科的样子装得天衣无缝，令人尊敬。他对其他女人连瞧也不瞧一眼，而是专心一意地把上帝和拉米罗“上校”赐给他作为妻子的那座肉山不停地旋转着。

纳西布喝着香槟酒。这倒不是象疑心重重的普利尼奥·阿拉萨所嘀咕的那样，为了消费更多的昂贵饮料以便多赚几个钱，而是为了忘却自己的痛苦，驱散他一直无法摆脱的恐惧和日夜跟踪着他的忧虑。追逐加布里埃拉的人愈来愈多，而且包围圈越来越小。有的给她捎便条，有的给她提建议，

还有的则给她写情书。另外还有人答应给这位令人垂涎的厨娘以极优厚的薪水，给这位无与伦比的女人置一所房子和购买各种奢侈品。

甚至在几天以前，当纳西布由于被选为第四秘书而忧郁的心情稍微好转了一些的时候，还发生了下面这样一件事，它充分表明这些人大胆无礼到了何等地步。

铁路局局长密斯特·格伦特先生的妻子，竟然到纳西布家向加布里埃拉建议去她家里。这位格伦特是个上了年纪的英国人，瘦瘦的身材，为人沉默寡言，自一九一〇年起就在伊列乌斯居住了。人们都认识他，并简单地称他为密斯特。他的妻子高挑个儿，长着一头金黄色的头发，是个举止放荡不羁而且有点男人气的外国女人。她适应不了伊列乌斯这里的条件，两年前就搬到巴伊亚去了。她住在这儿的那段时间留给人们的记忆，是她极其年轻的容貌和在铁路局附近修建的一个网球场；她走了以后，球场便长满了牧草。在巴伊亚，她常在港湾大道酒家大宴宾客，坐着汽车到处兜风，抽香烟，而且据证实，她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家里款待情人。密斯特·格伦特从不离开伊列乌斯，他非常喜欢这儿出产的上等烧酒，有时玩骰子扑克，每个星期六总要在“琼浆”酒吧间喝得酩酊大醉，而星期天则去郊外打猎。他的住所是一座周围有花园的漂亮房子；他只与一个印第安女人生过一个儿子。他的妻子每年到伊列乌斯来两三次，每次都给那个不苟言笑、一声不响、象座偶像一样的印第安女人带些礼物。孩子刚满六周岁时，这位英国女人便把他带到巴伊亚去了，象对待亲生的儿子一样让他在那里受教育。节日里，密斯特花园里的旗杆上飘扬着一面英国国旗，因为格伦特是女王

陛下派驻伊列乌斯的副领事。

这个外国女人乘船来到伊列乌斯才几天，她怎么知道有个加布里埃拉的呢？原来她曾派人去酒吧间买冷菜和甜食，有一天，她登上了圣塞巴斯蒂昂山岗，用手敲着纳西布家的大门，她久久地盯着那个出来开门的女佣人的笑脸：

“Very well①！”

她是个行为不太检点的女人。人们谈论着她的一些不堪入目的行为：酒喝得象男人那样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半裸着身子到海滩上去，特别喜欢几乎还是孩子的少年男子，甚至还说她对妇女也感兴趣。她向加布里埃拉建议带她到巴伊亚去，给她一份在伊列乌斯绝对挣不到的薪水，为她做漂亮的衣服，每个礼拜天都给她放假。她不顾一点礼节，竟径直去敲纳西布的大门。不知羞耻的“外国女人”……

在法庭上的审讯结束之后，法官没有想到来圣塞巴斯蒂昂山岗散散心吗？有多少人幻想着给她安家拿她做情妇啊！另外有些人，他们的要求不太高，仅仅渴望着能与加布里埃拉在海滩的岩石后面睡一个晚上，黑夜里那些令人可疑的情侣就是去那里散步的。有些人越来越胆大妄为了，竟然利令智昏地在酒吧间里与她窃窃私语，而且，到纳西布家里转一转已成了他们必不可少的活动。很多消息传到了阿拉伯人的柜台上，传到了他的耳朵里。每天下午，托尼科都给他带来一则新闻，甚至“公鸡”先生也给他讲了一些这种与日俱增的险情：

“不管哪个女人，即使是最忠贞的，她的贞节也是有限

---

①英语，“很好”。

度的……”

阿尔明达太太曾经借用那些鬼神和机缘的故事对他说过，加布里埃拉是个傻瓜蛋，她拒绝了这么多诱人的许诺。

“总而言之，她要是离开这儿的话，您是不在乎的。不对吗，纳西布先生？”

他怎么会不在乎……他所考虑的唯一事情就是想方设法让她留下来。他夜不成眠，也不再午睡了，而是倒在躺椅上反复考虑着这件令人提心吊胆的事。我的天哪！连食欲也开始锐减了，人也消瘦了！晚会上，他接受着人们的祝贺，有拍他肩膀的，有与他拥抱的，有跟他寒暄的。他想用香槟酒来驱散压在心头的忧愁和充塞在心中的疑虑。加布里埃拉在他生活中意味着什么呢？为了留住她，他应该做到什么地步呢？他想找神情忧郁的若苏埃做伴，但是这位喝苦艾酒喝得酩酊大醉的教师不满地说道：

“见什么鬼啦，在这个狗屁晚会上怎么没有烧酒？”

“您的漂亮的言词和优美的诗句都丢到哪里去啦？”

舞会上还发生了两件令人注目的事情。一件是蒙迪尼奥·法尔康很快就对轻佻的伊拉塞玛感到厌倦了（他不是个在门廊下或午后在电影院里与女人勾勾搭搭的人，也不是个专门与女人接吻和搂搂抱抱的人），他在盯着一位长着金黄色头发、珍珠母一样细嫩的皮肤和天蓝色眼睛的姑娘：

“那是谁？”蒙迪尼奥问。

“拉米罗‘上校’的孙女，阿尔弗雷多大夫的女儿热鲁莎。”

蒙迪尼奥微微一笑，觉得自己的想法非常有趣。这时候，她，这位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少女站在她叔叔和奥尔加夫人的

身旁。蒙迪尼奥等乐队奏起了乐曲，便走过去拍了一下托尼科的手臂：

“请允许我向您夫人和侄女问好。”

托尼科结结巴巴地给她们做了介绍。过了一会儿，他这个见过世面的人便镇静自如了。他和蒙迪尼奥两人亲切地交谈了几句，蒙迪尼奥向姑娘问道：

“跳舞吗？”

她微微点了点头，脸上绽出了笑容。两个人走进舞圈跳了起来，大厅里群情为之激动，有几对舞伴由于回过头来看他们俩而乱了舞步。女士们窃窃私语的声音越来越大，楼上有人跑下来看出了什么事情。

“这么说您就是那位被人们广为议论的吃人魔王了？不象……”

蒙迪尼奥笑了：“我是个普通的可可出口商……”

这时候姑娘笑了，两个人继续交谈着。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人是安娜贝拉。这是儒昂·富尔仁西奥的主意，他从来没有见过她跳舞，因为他很少去夜总会。夜半时分，当舞会正在热烈地进行的时候，几乎所有的灯一下子全都熄灭了，大厅笼罩在半明半暗的阴影里。阿陶尔福·帕索斯宣布说：

“这是里约热内卢的知名艺术家、舞蹈家安娜贝拉。”女舞蹈家身披羽毛和薄纱，为那些给她热烈鼓掌的女士和小姐们跳起了舞。里贝里托坐在他妻子的身旁，露出一副沾沾自喜的神色。在场的男人都清楚，那个苗条敏捷的身躯是属于他的。

“博士”神情严肃地说道：“伊列乌斯在迅速地开化，

甚至在几个月前，艺术还登不了大雅之堂。这位才华横溢的歌舞女神竟被贬到夜总会里去为一些乌合之众表演她的艺术。”

商会从垃圾堆上把这件艺术珍品捡了回来，并把它奉献给这里的名流和仕女。接着响起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九 过 时 的 办 法

蒙迪尼奥·法尔康终于履行了对阿尔蒂诺“上校”许下的诺言，去他的庄园拜访了。但时间不是约定的那个星期六，而是一个月之后，并且是在“司令”的一再恳请下才去的。这位税务官把争取阿尔蒂诺一事看得非常重要。他说，如能把他争取过来，就能赢得好几个还在动摇不定的种植园主的支持，虽然关于疏浚港湾的事情已经开始着手研究了。

毫无疑问，工程师的到来意味着巴伊亚州政府的失败，意味着蒙迪尼奥产生的影响和他所取得的某种程度的胜利。巴斯托斯一派烧毁《伊列乌斯日报》报纸所引起的激烈反应就证明了这一点。在尔后的几天里，有几位“上校”来到了出口公司的办公室，表示他们对蒙迪尼奥的支持，并向他许下了选票。“司令”写了一系列的数字，在纸上计算选票的总数。他熟知这儿盛行的政坛习惯，不愿意预言一场得票相近的胜利。要获得联邦议会或州议会、市长和市议会议员们的承认，这只有在取得巨大的、绝对的胜利之后。即使这样，要得到这样的承认也并非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在这一点上，他认为可以借助于出口商在联邦政治舞台上的一些亲朋好友和门德斯·法尔康家族的声望。但是，必须取得绝对多数的选票才能获胜。

在最近这些事件以后，城里又恢复了平静，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在伊列乌斯的一些庄园里，同情蒙迪尼奥的情绪在增长。很多人都被暴力手段的复活吓坏了。焚烧报纸一事，便是这种手段复活的明证 。人们说 ，只要巴斯托斯一派掌权，强盗们的天下就不会结束。但是“司令”清楚，这些商人，这些店员和做生意的职员，还有这些码头工人，他们只意味着为数很少的几张选票。选票掌握在“上校”们手里，特别是掌握在那些控制着整个县，半个天下，同时也控制着竞选机器的大种植园主们手里。只有这些人才是胜负的决定者。

阿尔蒂诺·布兰当住在里约多布拉索，他的家紧挨着车站，房子四面都是阳台，墙上爬满了藤蔓，花园里开着各种各样的鲜花，还有一个长着很多果树的庭园。这一切都使蒙迪尼奥感到惊讶，他甚至考虑“司令”说的话是不是言之有理，后者认为这位富有的种植园主是伊列乌斯的一个思想开放的奇特人物。这个地区并没有把甘蔗种植时期建造精致豪华 、典雅舒适的邸宅的传统保存下来 。在种植园里和小镇上，“上校”们的住宅经常连最起码的起居设备也没有。种植园里的房子就搭在几根木桩上，下面作猪圈，要不然猪圈也总在附近的一个地方，以防备为数甚多的、能致人于死地的眼镜蛇。猪凭借它那层防毒的厚皮能够把眼镜蛇杀死。战乱时期那种俭朴的生活方式在日常生活中还保存着某些成份，只是不久前它才在伊列乌斯和伊塔布纳逐渐消失了。这些地方的“上校”们开始购买和兴建富丽堂皇的住宅，带游廊的平房甚至别墅。迫使他们抛弃俭朴的生活习惯的是他们的子女，巴伊亚学院的那些大学生们。

“这是我们的荣誉……”当“上校”在摆设齐全的大厅

里向他夫人介绍他时曾这样说道。大厅的墙壁上挂着阿尔蒂诺与他妻子年轻时的彩色画像。

他把蒙迪尼奥·法尔康领到了招待宾客的房间里，房间布置得十分豪华，羊毛褥垫，棉纱床单，绣花床罩，点燃的熏香使空气里弥漫着馨香。

“如果您同意的话，吃完午饭我们马上就骑马出去走走，这样就有时间看看种植园里的劳动情况了。晚上在碧水庄园歇宿，明天早晨去河里洗个澡，然后骑马在花园里兜一圈。午餐时做几只野味尝尝，傍晚回这儿吃晚饭。”

“好极了。我完全同意。”

阿尔蒂诺“上校”的碧水庄园占地面积很大，它位于离小镇不到一莱瓜①远的地方。再往前他还有另一座庄园，那儿有些森林还没有砍伐。

菜一盘接一盘地端上了桌子：河鱼，各种禽肉、牛肉、羊肉、还有猪肉。这只是顿家常便饭，因为礼拜天才是宴请客人的日子。

蒙迪尼奥看了工人们如何采摘可可荚，如何在桶里把它洗净，又如何在风干槽里迈着细小的舞步翻动晾晒的可可。晚上他们在煤油灯下聊天。阿尔蒂诺讲述匪盗的故事，以及征服这片土地时的情况。有几个席地而坐的工人也参加了交谈，回忆当时的一些细节。阿尔蒂诺指着一个黑人说：

“那一个已经跟我二十五年了，他原是巴达罗家的人，是逃到这儿来的。如果他得为他杀掉的那些人服刑的话，那他这一辈子也服不完。”

---

①里程单位，合5.572公里。

那个黑人微微一笑，露出了洁白的牙齿。他嘴里正嚼着一片烟叶；他的双手长满了老茧，脚上包着一层可可汁干结后形成的老皮。这时他说道：

“‘上校’，这位先生他对我会怎样看呢？”

蒙迪尼奥想聊聊政治，以便争取这位富有的种植园主对他事业的支持。但是阿尔蒂诺避而不谈，只是在里约多布拉索吃午饭时，才勉强提到了火烧《伊列乌斯日报》的事。他批评说：

“这件事干得很不对……。感谢上帝，这种事情已经过时了。阿曼西奥是个好人，但是脾气非常古怪，我甚至弄不清他怎么至今还活着。在战乱中他曾三次被打伤，瞎了一只眼睛，丢了一条胳膊。但他并没有悔改。梅尔克·塔瓦雷斯也不是他的对手，更不要说可怜的热苏伊诺了……谁都免不了碰上倒霉的事情，而热苏伊诺也是没有别的办法。不过为什么还要去烧报纸呢？这很不对……”

他象故意挑刺似地说道：“但请您原谅我这样说，您也做得欠妥。这是我的看法。”

“为什么？因为报纸的言词太激烈了吗？搞政治竞选是不会赞扬对手的。”

“您的报纸办得很精采，这我并不否认。每一篇文章都使人爱看……我听说是‘博士’写的，这个人脑子里的学问比整个伊列乌斯的人加在一起还要多。多有才气的人啊……我喜欢听他讲话，他象个学者。在这一点上您是有道理的。一份报纸是为了惩罚和镇压仇敌。这是对的，甚至连我都订阅了。我说的不是这件事，不是这件事。”

“那末，是什么呢？”

“蒙迪尼奥先生，烧报纸这件事干得不对。我不赞成这种做法。但是，他们既然把报纸烧了，您就有权利采取行动。就象热苏伊诺一样。他想杀死他妻子吗？不，他是不想这样做的。但是她让他当了王八，他就只有把她杀死而没有别的办法，否则他的名声比一条拉大车的阉牛还不如。为什么您不把他们的报社，——不是印出来的报纸，而是报社的房子——烧掉呢？为什么您不把他们报社的机器捣毁呢？请您原谅我这么说，不过您本来是应该这样干的，要不然人们就会说您是个非常善良的人了。但是要治理伊列乌斯和伊塔布纳就得非常勇敢，决不能屈服。”

“‘上校’，我不是个胆小鬼，这一点您可以相信。但是，正象您本人所说的那样，这些办法已经过时了。恰恰是为了改变这些陈规旧习，为了消除它们，使伊列乌斯变成一个文明的地方我才投身政治的。另外，我上哪儿去找急需的这批人呢，我又没有……”

“嗳呀，所以才没有……您有的是朋友，譬如象里贝里托这样果敢坚定的人。我曾亲自提醒过一些人，心想谁知道蒙迪尼奥是不是需要呢？需要时他会向我来借人的……”

在他们的谈话中，有关政治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一些。蒙迪尼奥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感到“上校”象对付一个小孩一样对待他，拿他逗着玩。昨天晚上在种植园里，蒙迪尼奥曾试图把谈话的话题引到政治上来，但阿尔蒂诺并没有答理，而是一个劲儿地谈论着可可的事。在回到里约多布拉索之前，他们吃了一顿美味可口的午餐，菜肴有各种野味：刺豚鼠、天竺鼠，鹿，还有一种比什么肉的味道都鲜美的肉，蒙迪尼奥直到后来才搞清那是一种猴子肉。在附近的小镇上

还吃了一顿挺有排场的晚餐，作陪的有庄园主、商人、医生、药剂师、神父和所有当地多少有点地位的人。阿尔蒂诺叫来了几个拉手风琴和弹吉他的人，他们都是赛诗的即兴诗人，特别是其中的一个瞎子，他吟唱的诗歌非常优美。席间药剂师曾经向蒙迪尼奥问起政坛的情况如何。后者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就被阿尔蒂诺粗鲁地打断了：

“蒙迪尼奥先生是到这儿来作客的，不是来搞政治的。”说完，他就谈起了别的事情。

星期一，这位可可出口商回到了家里。阿尔蒂诺·布兰当“上校”想搞什么鬼？他曾亲自跑来卖给出口商两万多阿罗瓦①可可豆，而没有理会史蒂文森，这对蒙迪尼奥来说是一笔上好的生意。“上校”对巴斯托斯并不要承担多大的义务，但是他却听也不愿听别人谈论政治。要么蒙迪尼奥他什么也不懂，要么老家伙是个疯子，竟想要他去放火烧房子，捣毁机器，甚至也许要他去杀人！

“司令”说他不理解那些“上校”，不理解他们的想法和做法。关于拿“南方报”开刀以对他们烧毁《伊列乌斯日报》的愚蠢行为进行报复的想法，“司令”经过一番思忖后曾经这样说道：

“他不是没有道理。我也曾这样考虑过。的确，需要让巴斯托斯的追随者们受受教训；需要用某件事向这里的人民表明，巴斯托斯一伙再也不能象过去那样主宰这儿了。这件事我曾考虑过很长时间，甚至已经和里贝里托交谈过。”

“小心，‘司令’！我们别去干这种蠢事。对于暴力，

---

①重量单位，合11.502公斤。

我们将用疏浚港湾的拖船和挖泥船来回答。”

“提起这件事，您那位工程师什么时候才能研究出结果来？什么时候才能把挖泥船弄来？我从没有见过拖延这么长的时间……”

“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也不是几天内就能搞完的。他整天都在干，连一分钟也没有浪费。不可能比这更快了。”

“他白天黑夜都在干。”“司令”笑道，“白天在港湾里干，晚上在梅尔克·塔瓦雷斯的门廊下干。他迷上他的女儿了，这是两个热恋者的一件风流事儿……”

大约在访问里约多布拉索一个星期后，当蒙迪尼奥参加了商会领导成员的一次会议后从进步俱乐部走出来时，远远看见了从拉米罗·巴斯托斯家附近走过的阿尔蒂诺“上校”的背影。他也看见了窗前那个长着金黄色头发的热鲁莎，于是便摘下礼帽，热鲁莎也用手给他还了个礼。这至少表明了他的幽默感，因为里贝里托前一天刚刚从他庄园附近的瓜拉西小镇上赶跑了一个得宠于巴斯托斯的市政府的职员。这个家伙到伊列乌斯求援来了；他的骨头被打断了好几根，身上穿着几件借来的、显得太大的衣服，因为在挨揍的那天夜里，他不得不光着身子徒步赶路……

十 “受 苦 鸟”

纳西布再也无法忍受了，他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宁静、欢乐和生活的情趣。他甚至也不再修剪髭须的末梢了，它们象凋谢了似的垂挂在他那失去笑容的嘴唇上。这是一种没有尽头的忧虑，一桩使他日夜牵肠挂肚的心事；它特别能折磨

人，使人睡不安寝，食不甘味，使人形销骨立，意志消沉，忧郁成疾。

托尼科·巴斯托斯靠着柜台，一边喝着苦啤酒，一边讥讽地瞧着酒吧间老板垂头丧气的侧影：

“阿拉伯人，您变得萎靡不振了，好象换了个人。”

纳西布无精打采地点头称是。他那双眼圈发黑的大眼睛盯着衣着雅致的公证人。最近一段时期，纳西布对他更加尊重了。他们一向是朋友，但交往不深，只是一起议论妓女，逛逛夜总会，一道喝几杯酒。但最近自加布里埃拉来到之后，两人之间建立起了较亲密的关系。中午，在喝开胃酒的当儿，当加布里埃拉耳边插着一朵鲜花来到酒吧间时，在所有常来的顾客中，唯有托尼科一个人举止庄重。他只是轻声轻气地跟她打个招呼，问问她的身体可好，称赞她做的饭菜无比鲜美。他既不对她挤眉弄眼，也不在她耳边甜言蜜语，也不存有拉她手的企图。他待她就象对待一位容貌美丽、可亲而不可近的令人尊敬的夫人一样。纳西布在雇佣加布里埃拉时，他对任何人也没有象对托尼科那样担心过，生怕他成为自己竞争的对手。难道他不是个盖世无敌的情场艳客，一个勾引女人的能手吗？

世界就是这样既出人意料又令人难以理解：在加布里埃拉那令人感情冲动的容貌面前，托尼科表现得极为庄重和彬彬有礼。大家都知道阿拉伯人和他俊俏的厨娘之间存在的那种关系。当然，正式地讲，她只不过是他的厨娘，两人之间谁也不对对方承担任何义务。这一点成了人们甚至当着他的面对她甜言蜜语、挤眉弄眼或者给她手里塞情书的借口。头几封情书他都亲眼看过，但并不把它当作一回事，而是随即

把它们捏成小纸团扔到了垃圾堆里。可现在，却愤怒地把它们扯碎。情书不仅多，而且有些写得很下流。托尼科没有给她写情书。他向纳西布表明了他的真正的友情，象对一个已婚的夫人、一位“上校”的妻子那样地尊重加布里埃拉。这是不是对他的友谊和敬重的标志？纳西布没有象科里奥拉诺“上校”那样因为格洛丽娅的事威胁过他。他唯有对托尼科没有怨言，唯有对他才打开如同被芒刺刺透的痛苦的心。

“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是一个人不知道他自己该怎么办？”

“有什么难办的事？”

“您没看见吗？我的心里象被咬了一样难受，身体也被弄坏了，整天晕头转向。我只要给您说一件事就够了，前一天我都忘记了付执照费，您看我都怎么了……”

“感情这种事不是开玩笑……”

“感情？”

“难道不是这样吗？爱情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同时也是最糟糕的东西。”

感情……爱情……好多天来，他曾力图摆脱这几个字，中午休息时也一直在考虑这件事。他不想去测定他感情的深度，也不愿面对事情的真相。他想这只不过是件瞬息即逝的风流奇遇，只不过比以往那些要强烈些，延续的时间可能要长一些。但是他从来没有为一次艳遇而这么难受过，也从来没有感到过如此吃醋，如此提心吊胆，害怕失去她。这种烦恼并不是由于他担心失去这位有名的厨娘——今天酒吧间的兴隆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她那双魔术般的手，也不是由于他要再去想这件事而引起的。因为这种忧虑没有多久就过去

了。如果他曾经弄得吃饭没有胃口，干什么都无精打采，那不是由于这一点……问题是对他来说，哪怕只有一个晚上没有加布里埃拉，都是无法想象的。如果这不是爱情，这不是绝望的感情，那又是什么呢？我的天啊！如果它是爱情，如果离开了它就无法生活，那该怎么办呢？“不管哪个女人，即使最忠贞，她的贞节也是有限度的。”善于忠言相告的“公鸡”先生曾对他这样说过。他是另一个表明对他怀着友情的人。他不象托尼科那样知趣，因为他用一种勾引和恳求的目光盯着加布里埃拉。但是，也仅此而已，他并不向她提出任何建议。

“就应该这样办。我要对您说，托尼科，没有这个女人，我活不下去。如果她离开我，我要发疯的……”

“您想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纳西布的表情是这样忧伤，看了真叫人难受。过去他胖胖的面颊上浮现着的开朗笑容已经消失了。他的脸好象变长了，露着一副阴沉的、几乎是忧郁的神色。

“为什么不与她结婚呢？”托尼科突然脱口说道，好象猜出了他朋友心里的打算。

“您这是开玩笑吧？这样的事情可不是闹着玩的……”

托尼科站了起来，让人把喝的苦啤酒记在帐上，同时扔给“懒小子”一枚硬币，后者敏捷地在空中把它接住了；托尼科接着说道：

“如果我是您的话，我就……”

酒吧间里空空荡荡，纳西布在冥思苦想。别的他还能干什么呢？因为厌倦里索莱塔或其他女人而到她房间里去走一走那已经成为往事了。那时候作为付给她的工资，给她带去

价值一个比索的胸针及廉价的玻璃戒指。现在则是给她赠送礼物，每星期送一两件，有衣料、香水、头巾和酒吧间里的糖果。但这与那些答应为她安置寓所，让她象格洛丽娅一样去逛商店买东西，穿着比许多阔佬的夫人还要讲究的衣服，享受无需动手干活的豪华生活的条件相比，那又算得了什么呢？必须给她一点更高级的东西，某种更好一些的东西，使法官、曼努埃尔·达斯昂萨斯，现在甚至还有里贝里托——因为安娜贝拉突然离开了他——许诺的条件相形见绌。女舞蹈家已经走了，因为这个地方使她感到害怕。由于殴打市政府职员一事而引起的街谈巷议牵连到里贝里托，它预示着一场更加严重的事态即将爆发，于是她便作出了离开这里的决定。她不声不响地收拾好行李，偷偷地在一艘去巴伊亚的船上买了张船票，几乎连蒙迪尼奥那里都没有去告别。她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曾到纳西布家里去过，他给了她一千个比索。当时里贝里托在种植园里，在他回到伊列乌斯后才知道她已经走了。女舞蹈家把钻石戒指、金耳坠和价值两万比索的珠宝首饰都带走了。托尼科在酒吧间议论说：

“我和里贝里托都成鳏夫了。这样，该是蒙迪尼奥给我们另找一个的时候了。”

里贝里托把兴趣转到了加布里埃拉身上，他已经把房子安置停当，就剩他下决心了。可能他也会送给她一只钻石戒指和一副金耳坠。这一切纳西布都知道，因为阿尔明达太太已经给他讲过，而且还把她的女邻居夸奖了一番：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正派的女人……您看，这些东西会使任何一个女人晕头转向的。必须对一个人非常爱，只有爱这个男人胜过爱她自己才能做到这一点。要是换了别的女

人，那池早就到那儿去了，穿得会比一位公主还要阔气……”

对于加布里埃拉的感情，他是不怀疑的。她不是经受住了那些建议和那些允诺的诱惑而不把这些东西当一回事吗？她对这些东西嗤之以鼻，但当这些人里某个最大胆放肆的家伙捏她的手或者抚摸她的下巴时，她却不发脾气。她不是个举止粗鲁的人，不退回写给她的情书，而是对那些夸奖她的话表示感谢。不过她对谁也信不过，可也从来没有发过怨言；她没有向他要过任何东西，但他送给她的礼物她都高兴得疯了似的拍着手接受了。在每天热情似火、欲壑难填和花样百出的夜里，她不是在他怀里呼唤着“漂亮的小伙子，我的心肝”而高兴得要命吗？

“如果我是您的话，我就……”换了别人，这样说倒是容易。但是他怎么能与加布里埃拉，与一个厨娘，一个在“人市”上碰到的已经失去贞操的、无家可归的混血女人结婚呢？如果结婚，那该与一个纯洁稳重、富有教养、有一定身份和嫁妆齐全的名门闺秀结婚。他的舅父，他那位爱管闲事的舅妈，他的姐姐，他那位出身高贵的、当农业工程师的姐夫将会怎么说呢？阿什卡一家，他那些富有的亲戚，在伊塔布纳有权势的种植园主们会怎么说呢？蒙迪尼奥·法尔康、阿曼西奥·雷阿尔、梅尔克·塔瓦雷斯、“博士”、“司令”、毛里西奥博士和埃泽基埃尔博士，他在酒吧间的这些朋友们会怎么说呢？全市的人会怎么说呢？这样的事甚至连想都不能想，这是胡闹！不过，他仍在考虑……

酒吧间来了一个卖鸟的农民。一只“受苦鸟”在笼子里凄切婉转地哀鸣着，它的心仿佛都要碎了。这是一只美丽而活泼的小鸟，浑身披着黑黄两色的羽毛，一刻也不停地在跳

跃，它的鸣叫声越来越高，听起来多么悦耳！“懒小子”和“尖嘴”听得象入了迷似的。

有件事他是肯定要去做的。这就是不让加布里埃拉中午再到店里来。这会影响酒吧间的生意吗？要沉得住气……可能金钱上要受些损失，但失去她要比这更糟糕。她那令人心醉神迷的容貌每天都是对男人们的一种诱惑。他们看见她之后，怎么能不爱她，不想她，不热恋她呢？纳西布的指头、下垂的髭须、大腿的皮肤和脚尖都感觉到她的存在。这只“受苦鸟”的歌声是这样忧伤，好象是唱给他听的。为什么不把它带给加布里埃拉呢？她现在不能再到酒吧间来了，需要解解闷。

他买下了“受苦鸟”。在前思后想了这么久之后，他再也想不下去了。在忍受了这么多痛苦之后，他再也无法忍受了。

十一 加布里埃拉与樊笼里的鸟

“啊！真好看！”加布里埃拉一见到“受苦鸟”，嘴里便喃喃地说道。

纳西布把笼子放在一张坐椅上，鸟儿用翅膀扑打着笼框。

“给你……让你有个伴。”

他坐了下来，加布里埃拉挨着他的脚坐在地板上。她抓住他那毛茸茸的大手，吻了吻手掌，这一举动使纳西布本人也不知道为什么想起了他双亲所在的故土叙利亚的山川。接着，她把头倚在他的膝盖上，纳西布用手抚摸着她的头发。这时那只鸟已经不蹦不跳了，开始鸣叫了起来。

“一下子送来了两件礼物……太好了！”

“怎么两件呢？”

“小鸟儿，还有比这更好的东西，就是您把它送来了。每天主人只是夜里才来……”

他曾差点儿失去她……“不管哪个女人，即使最忠贞，她的贞节都是有限度的。”“公鸡”先生的这句话，是想说每个女人都有她的代价。他的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当加布里埃拉抬起眼睛和他说话时，觉察到了这一点：

“纳西布先生，您怎么伤心起来了？……以前可不是这样，不……那时候您开朗、愉快，满脸笑容，而现在却这样忧伤。怎么啦，纳西布先生？”

他能对她说什么呢？告诉她说不知道如何把她藏起来，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她永远留在自己身边吗？他接住话茬对她说起了她每天去酒吧间的事：

“我得给你说件事。”

“说吧，我的主人……”

“有件事使我不高兴，而且叫我担心。”

她为之一惊：“饭菜做得不可口？衣服洗得不干净？”

“与这些毫无关系。是另一件事。”

“那是什么事呢？”

“你到酒吧间去的事。我不喜欢你到那儿去，根本不喜欢……”

加布里埃拉睁大两眼说道：“我去那儿是想帮点忙，不让饭菜凉了。我是为这才去的。”

“这我知道。但是别人不了解……”

“当然罗。这我倒没有想……我待在酒吧间里有失体统，是吗？一个厨娘待在酒吧间里，别人不喜欢……这我没有想到。”

他顺水推舟地答道："是这样。有些人对这一点并不在乎，可另外一些人他们有意见。"

加布里埃拉两眼露出了伤心的神情。"受苦鸟"使劲地唱起了它那动人心弦的歌。加布里埃拉的眼神显得十分伤心……

"我干了什么错事了？"

为什么让她痛苦难受呢？为什么不把真情实况对她说，不把心里的醋意告诉她，不对她大声讲出自己的爱情呢？为什么不能象他渴望叫她的那样，象他在心里称呼她的那样，叫她贝伊①呢？

"从明天起我就这样做：从后院把饭给您送去，不到大厅里面去，也不从大厅外面过。"

为什么不答应呢？这样，中午仍然可以见到她，让她待在自己身边，摸摸她的手，她的腿，她的胸部。她这样半掩半藏地到那儿去，不就等于对那些诱人的许诺和甜言蜜语的拒绝吗？

"你愿意到那儿去吗？"

她点了点头。那会儿是她空闲的时候，她多么高兴在外面走走啊！阳光下提着饭盒穿过一条条大街，在酒吧间从一张桌子忙到另一张桌子时，耳边不断听到人们在跟她说话，而且感到那些充满邪念的目光都在盯着她。她不喜欢那些上了年纪的顾客也这样看她。"上校"们答应为她安置寓所的建议她丝毫不感兴趣。她感兴趣的是能为人们所注目，所追求与慕恋。这好比是夜间同寝前的一场预习，使她犹如

---

①阿拉伯语的音译，社交场合的一种尊称。

置身在希望的光轮里：她躺在纳西布的怀里，似乎又看见了托尼科先生、若苏埃、阿里、店里的出纳员埃帕米农达斯这些漂亮的小伙子。这条诡计难道是他们中间的某个人搞的吗？她相信不是这样。一定是那些丑陋难看的老家伙们当中的某个人出的主意，他们气疯了，因为她从不理睬他们。

“那好，这样你可以去。但是你不要再去酒吧间招待顾客，你就在柜台后面坐着。”

这样她至少还能看到那些目光，那些微笑，有人还可能走到柜台跟前跟她聊聊。

“我走了，有空再来……”纳西布说道。

“这么早就……”

“差点来不了……”

加布里埃拉紧紧地拽住了他的双腿不让他走。他想站起来，但她默默地、充满感激之情地抱住他不放。

他把她拉到自己的怀里，这将是他第一次在自己的房里、自己的床上、把她当作妻子而不是厨娘占有她。这时他第一次这样问她：

“告诉我一件事，你爱我吗？”

她象小鸟歌唱一样地笑了起来，笑声犹如那婉转的啼鸣：

“漂亮的小伙子……问我是不是喜欢，太喜欢了……”

她仍为去酒吧间这件事感到难过。为什么要让她难受呢，为什么不把真话告诉她呢？

“谁也没有对你去酒吧间这件事表示过不满；是我不愿意你到那儿去。我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整天愁眉苦脸的。大家都在谈论你，对你讲些愚蠢无知的话，抓住你的手，就差没当场揪住你，把你按倒在地上……”

她笑了起来，觉得这一切是这样令人可笑：

“但这没有关系……我连理也不理他们……”

“你真的不理睬他们？”

加布里埃拉把他拉到自己的胸前，纳西布低语道：“贝伊……”当他搂住她时，他用阿拉伯语对她讲了这样一番情话：“从今天起你就是贝伊，这是你的床，你就睡在这里。你虽然替我做饭，但已不是厨娘了。你是这一家的主妇，太阳的光辉，月亮的光芒，鸟儿的歌唱。我以后就叫你贝伊……”

“贝伊是外国女人的名字吗？那末您就叫我贝伊吧，您再用这种话跟我说说……我喜欢听这种话。”

纳西布离开那儿以后，她在鸟笼前坐了下来。她想：纳西布是个好人，他心里有醋意。她笑了，同时把手指伸进鸟笼里面，受惊的鸟儿从一边逃到另一边。他吃醋了，多有趣……她可不吃醋；如果他愿意，他可以去另找一个女人。起初就是这样，这一点她知道。她不在乎这些。他可以去找别的女人。这并不是为了和她们一起生活，而是为了拿她们取乐。纳西布先生吃醋了，真逗！若苏埃摸摸她的手就会带走她身上哪块肉吗？还是因为托尼科先生这位美男子的缘故呢？他当着纳西布先生的面是如此一本正经，但背后却企图吻她的脖子。是不是埃帕米农达斯先生和她约会，阿里先生馈赠她糖果，或摸摸她下巴的原因呢？

到酒吧间去，在男人们中间走来走去那多有意思！生活是美好的，只要会享受它。晒晒太阳，洗洗冷水浴，嚼嚼番石榴，吃吃芒果，咬咬胡椒，到街上走走，唱唱歌，……

贝伊……她挺喜欢这个名字。纳西布先生这样一位杰出

的人，谁能想到呢？甚至在那种时候他也说起了外国话，心里怀着醋意……真有意思！她不愿意使他生气。他是个多好的人啊！她将留神自己的言行，因为她不愿意伤害他。但是她也不愿蹲在家里不出门，不上大街，连窗口也不靠近，把嘴闭得紧紧的，把笑容都收起来，听不到男人的声音，感觉不到他们不平静的呼吸，看不到他们眼中的火花。“您别要求我这样，纳西布先生，这我没法做到。”

鸟儿在扑打着笼框，它被逮起来有多少天了？肯定时间不长，因为它还没有来得及适应这种生活。同样，谁能习惯这种被囚禁的生活呢？所有的小动物她都喜欢，一看见它们就会产生感情。猫呀，狗呀，甚至母鸡她都喜欢。她在种植园里的时候，曾经有过一只会说话的鹦鹉。后来这只鸟在她的舅父去世之前就饿死了 。她从来不愿意把鸟儿关在 笼 子里，因为这使她心里难受。她所以没有对纳西布讲这一点，仅仅是为了不刺伤他 。纳西布想给她找个伴儿陪她待 在 家里，这才给她送了一只会唱歌的“受苦鸟”。不过，多忧伤的歌声啊，纳西布，多么忧伤啊！她不愿意伤害他的感情，这一点她将小心谨慎。她不愿意刺伤他，她将告诉他鸟儿飞跑了。

她走到庭园里，在一棵番石榴树前打开了鸟笼。猫在睡觉。“受苦鸟”飞走了，它停在一根树枝上为她歌唱。多么清脆、快乐的啼啭！加布里埃拉笑了。猫醒了。

十二 高 靠 背 椅

那些笨重的奥地利式的高靠背椅，黑黑的颜色，而且可

以旋转，外面包着凸纹烫花皮革，放在那儿好象不是为了给谁坐，而是让人们观看和欣赏似的。任何人看了它都会感到敬畏。阿尔蒂诺·布兰当“上校”伫立在那儿，又一次对大厅发出了赞叹。墙壁上，和他自己家里一样，挂着拉米罗“上校”和他死去的妻子的画像，这是圣保罗市欣欣向荣的手工艺的新产品。画像之间悬挂着一面镜子。墙壁的一角，设有供奉圣徒的壁龛。壁龛没有点蜡烛，而是安装着蓝、绿、红色的小电灯泡；真美！另一边墙上，挂着几张日本小竹席，席子上面贴着明信片、亲人的画像和几张画片。大厅的里面放着一架钢琴，上面罩着黑底血红色印花布做成的琴套。

当阿尔蒂诺从过道里向热鲁莎问好，并问拉米罗·巴斯托斯“上校”是否在家和能否见他几分钟时，这位姑娘让他从对面两间客厅之间的走廊进去。他从那儿听到了屋子里越来越大的响声：有人打开了窗上的插销，解开椅子上的呢绒椅套，以及挥动扫把和羽毛掸子的声音。那间客厅只有在喜庆的日子里才打开使用：如庆贺拉米罗“上校”的寿辰，庆祝新市长的就职，招待巴伊亚重要的政治家，或者接待尊敬的稀客。热鲁莎站在客厅的门口邀请他说：

“愿意进来吗，‘上校’？”

拉米罗·巴斯托斯的客厅他只来过屈指可数的几次。那差不多都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今天他又有机会观赏这间豪华的客厅了，它是拉米罗“上校”的财产和权力的明证。

“爷爷已经来了……”热鲁莎笑嘻嘻地点了一下头便退了出去。“多漂亮的姑娘，这样金黄色的头发，这样洁白得发青的皮肤，甚至象个外国女郎。蒙迪尼奥·法尔康这家伙真笨。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的，为什么要这样

争争吵吵呢？”

传来了拉米罗步履蹒跚的脚步声。他坐了下来。

“喂，怎么样？什么风把您吹来了？我怎么会这样荣幸？”

两个人握了握手。老头儿的模样使阿尔蒂诺为之一震：自最后一次见到他以来，几个月的时间他竟变得这样衰老了！以前他的身子骨象根树干，年岁似乎没有在他身上留下痕迹，暴风骤雨他也毫不畏惧。他挺立在伊列乌斯，好象要在这儿永世统治下去似的。他那副令人敬畏的形象，现在只剩下令人慑服的眼神了。他的手在轻轻地颤抖，肩膀也垂了下来，走路时摇摇晃晃。

“您老越来越硬朗了。”阿尔蒂诺言不由衷地说道。

“我这是强打精神，咱们坐吧。”

坐椅的靠背直溜溜的，式样也许美观，但是坐在上面并不舒服。阿尔蒂诺更喜欢蒙迪尼奥办公室里包着椅套的、软绵绵的蓝色皮扶手靠椅，这种椅子非常舒适，身子可以柔软地贴着椅座，真使人不想再站起来离去。

“请原谅我问您一声，您高龄多大啦？”

“快八十三岁。”

“高寿。愿上帝使您更加长寿，‘上校’。”

“我家里的人寿命都很长，我祖父活了八十九岁。我父亲九十二岁。”

“是的，我还记得他。”

这时，热鲁莎用托盘端着两杯咖啡走进了客厅。

“您的孙女们都长成小姐了。”

“我结婚时岁数已经不小了，阿尔费雷多和托尼科也是

这样。要不，我曾孙甚至玄孙都可能有了。”

“要不多久您就会抱曾孙的。有长得这样如花似玉的孙女……”

“也许会。”

热鲁莎转身回来收拾杯子，并捎来一个口信：

“爷爷，托尼科叔叔回来了，他问能不能到这儿来。”

拉米罗瞧了阿尔蒂诺一眼：“您决定吧，‘上校’。我们这是私下交谈吗？”

“对于托尼科先生来说，不是；因为他是您的儿子。”

“告诉他，叫他来……”

托尼科来了，上身穿着一件西服背心，脚登带绑腿的高统靴 。阿尔蒂诺一站起来便受到了托尼科热烈 、亲切的拥抱。“一只屎壳郎，”阿尔蒂诺嘴里不说心里却这样想。

“嗳呀，‘上校’！能在敝舍见到您真高兴。您几乎从不来……”

“我是大森林里的动物，只有没办法时我才离开里约多布拉索。而且只去碧水庄园……”

“唉，‘上校’，今年的收成怎么样？”托尼科打断他的话问道。

“应该感谢上帝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可可……嗯 ，对，我到伊列乌斯来，并决定拜访一下拉米罗‘上校’，谈谈我一直在考虑的一些事情。种植园里的人习惯在夜里考虑问题。您当然知道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开始考虑某件事后，接着就想把他的想法说出来。”

“我洗耳恭听，‘上校’。”

“您是知道的，我从不愿意插手政治事务。只有一次我

不得不这样做了。您该记得，那是在菲尔马先生当市长的时候。他们想干预里约多布拉索的事情，给那儿任命官员。就是在那时候，我来找您谈了……”

拉米罗想起了那件事：当时，警察局长——他的一位心腹——把里约多布拉索的副警察局长、阿尔蒂诺的一位红人排挤走了，而任命了一位宪兵小队长取代他。这样，阿尔蒂诺就来到伊列乌斯他家里表示不满，这大约是十二年前的事了。阿尔蒂诺希望罢免那位宪兵小队长，并让那个得到他宠信的人官复原职。拉米罗同意了。那一次官员变动的事，事先没有征询他的意见，因为他当时正在巴伊亚州参议院开会。

“我派人去叫宪兵队长。”当时拉米罗这样答应说。

“不必了。他已经乘去那儿时的同一列火车回来了，好象他怕待在那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听说有人跟他开了几个玩笑，那是几个小伙子干的。我想他不一定愿意回那儿去。得取消这项任命，把我的伙计重新安排在那个位置上。没有实力的职权一钱不值……”

事情就这样处理了。拉米罗回忆着那次令人棘手的谈话。阿尔蒂诺甚至威胁要与他断绝往来，并转而支持反对派。这次他又想干什么呢？

“今天我又来了。可能我是多管闲事。谁也没有求我来说教。但是一个人虽然身在庄园里，他也开始考虑起伊列乌斯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虽然人们不想过问这些事，但事情却在过问人。因为，说真的，最终为政治事务支付开销的，还是我们这些种植园主，那些埋头收摘可可的人。所以我担心……”

“您对局势是怎么看的？”

“我看形势不妙。您一向受人尊敬，多年来一直是政界的首领，这您是当之无愧的，确实如此。谁会否认呢？决不会是我，愿上帝把我排除在外。”

“眼下就有人在否认这一点。他甚至连本地人也不是……一个外乡佬跑到伊列乌斯来折腾，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他是被自己善良的兄弟们从他们的贸易公司赶出来的，他们也不想再看到这个败类。以前的团结被他瓦解了，原先合在一起的东西被他拆散了。让“司令”来反对我吗？这我没有意见，因为我曾反对过他的父亲，并推翻了他父亲领导的政府。他有他的理由，所以我从没有与他断绝过交往，从没有怠慢过他。但是，这位蒙迪尼奥先生应该对他赚到的钱感到满足了。他为什么要来多管闲事呢？”

阿尔蒂诺点燃了一支烟卷，眼睛琢磨着神龛上的那些灯泡。

“第一流的灯光。我家那儿也供奉着几位圣徒……这是我老婆虔诚的心意。花钱买蜡烛点真是件叫人高兴的事。我要让他们安上几个与您这儿一模一样的灯泡。‘上校’，伊列乌斯是一块外乡人的土地。拿我们自己来说吧，我们是什么人呢？谁也不是在这儿出生的。这儿的人，他们有什么用呢？除了‘博士’这位有知识的人外，其他的都是些废物，只配扔进垃圾堆去。可以这样说，鄙人是首批来到这儿的外乡人之一。只有我们的孩子才算是伊列乌斯人。当我们刚到这儿时，这里只不过是一片叫人害怕的大森林，他们不是也可以说我们只不过是些外乡人吗？”

“我的话不是想伤害他。我知道您把可可卖给他了，可不知道您们是朋友，所以我才说了这番话。但我也不收回我刚

才说过的话。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您别把自己与他比 ，‘上校’，也别拿我来和他比。当我们来这儿的时候，这里什么也没有。有多少次我们不是冒着生 命 危 险好不容易才死里逃生的？还有比这更坏的呢，有多少次您不是非派人去把某人杀死不可吗？那么，所有这一切难道都白干了？您不要与他比，‘上校’，也别拿我和他比。”老头儿憋着劲儿说道，他的嗓音不再颤抖，吐字也不再含糊不清，而变成了过去那种发号施令的声音。“他冒什么生命危险了？他是腰里揣着钱到这儿来的 ，来后就搞起办事处 ，收购和出口可可。他杀过人吗？在寻求这儿的指挥大权时，他在哪儿出过力了？这权力是我们的，是我们争来的。”

“这一切确实是这样，‘上校’。确实是这样，但这都是过去的事了。一个人整天考虑着自己的事务时，他觉察不到时间在流逝，事情在变化。突然，他睁开眼睛，发现什么都大不相同了。”

托 尼 科 一声不响、提心吊胆地听着。他几乎为到客厅来而感到后悔。热鲁莎在走廊里吩咐着女佣们干活。

“不同在哪里？我没听懂您的话……”

“我来告诉您吧。过去发号施令是件容易办到的事。只要有实力就行了。管理一个地方是挺方便的事。今天，一切都变了。过去，正如您说的那样，一个人的统治权是用鲜血赢得的。夺取统治权是为了确保对土地的占有，当时必须这样做才行。但是一个人已经做了他该做的了。所有的东西都发展了。伊塔布纳已经有伊列乌斯这样大了。皮兰吉、阿瓜普雷塔 、马库科和瓜拉西这些地方也正在变成一座座 的 城市。那儿到处都是博士、农艺师、医生和律师。所有的人都

有意见。难道将来我们还知道如何统治，并且能继续统治下去吗？”

“为什么一切都变成了这样，到处都是博士，所有的东西都在发展呢？这一切是谁干的呢？是您，‘上校’，和您这位仆人，而不是任何一个外乡佬。现在什么都弄好了，他们有什么权利反过来与一个干了这一切的人作对呢？”

“一个人种了可可树，然后侍弄它让它生长，采摘可可豆荚，把它们剖开，籽粒放入木槽里，接着在风干槽上晾干或炉子上烘干，再用驴子送到伊列乌斯去，把它卖给出口商。晒干的可可豆，就象世界上最好的可可一样，香味扑鼻，而这一切都是一个人干出来的。但是，我们能做巧克力吗？我们会做吗？后来不得不从欧洲把雨果·考夫曼先生请到了这里。同样，他也只能把可可豆碾成粉而已。是您，‘上校’，做了这一切。伊列乌斯所拥有的一切，伊列乌斯之所以具有这样的价值，这都亏了您。上帝不容我否定这一点。我是第一个承认这一切的人。但是您所会做和能做的一切您都已经做了。”

“除了我们正在做的这些外，伊列乌斯还需要什么呢？还应该做些什么呢？对您说句老实话，我看不出有什么需要。请您点出来，指给我看看。”

“您这就会看到的。伊列乌斯挺漂亮，象座花园。但是皮兰吉、里约多布拉索、阿瓜普雷塔呢？民众在央求，在要求。我们已经利用工人，利用我们手下的人修筑了公路。而现在需要更多的通道，这一点他们是无法办到的。这里最糟糕的是港湾，是港口这件事。为什么您要反对呢，拉米罗·巴斯托斯‘上校’？为什么州长提出这样的要求呢？所有的

居民都希望当局把这件事办起来。您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的可可能够出口到全世界的话，这对我们这个地区来说可是件大事。这样就无需支付由这儿到巴伊亚的运费了。现在谁付这笔钱呢？可可出口商和种植园主。”

“这是因为有过几项协议，每个人都要履行他的诺言。否则，就不会有相互之间的尊重。我一向是言出必行的，这您知道得很清楚。州长对我说了他的要求，并解释了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的孩子们以后可以在港湾外面的马利亚多另建一个港口。什么事情都要时机到了才行。”

“时机早到啦，但您不想知道这一点。我们那时候没有电影，风俗与现在也不一样。人们的习惯同样在发生变化，新鲜东西多得不知朝哪儿看才好。过去只要一声命令，只要履行对政府的诺言就能治理。现在可就不够了。您履行您对州长的诺言，您是他的朋友，但您并不因此而更受人尊重。老百姓对了解这样的事情不感兴趣，他们希望的是一个能够满足他们要求的政府。为什么您说蒙迪尼奥先生把什么都弄得四分五裂呢？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支持他呢？”

“为什么？因为他在收买人心，给他们许了很多愿；另外还因为有些不要脸的家伙言而无信。”

“请原谅我，‘上校’，根本不是这样。有什么东西是他可以许诺而您却不能的呢？是一份名单上的空缺，是权势、委任状或威望吗？您可以许给的东西要比这多得多。他所承诺的，也就是他正在干的这些事，只不过是顺乎时代进行治理。”

“治理？从什么时候起他赢得过一次选举？”

“他甚至无需赢得一场选举。他在海滨修了一条路，创

办了一份报纸，帮助买到了大客车，设立了银行分理处，为修理港湾请来了一位工程师。而这一切是什么呢？难道不是治理吗？您可以对市长、警察局长和村镇的官员发号施令，但是自相当一段时期以来，治理这儿的是蒙迪尼奥·法尔康。我所以到您这儿来，是因为一个地方不能有两个政府。我从我那个角落里出来就是为了和您交谈交谈。如果情况这样继续下去，事情要闹糟的。糟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因为您命令人把报纸烧了，而且差点儿在瓜拉西打死了他们一个人。这在过去是对的，因为只能这样干。但是今天可就不行了。所以，我登上贵府的大门，来和您谈谈。”

“来和我谈什么事？”

“来告诉您解决今天这种局势只有一个办法。只有一个办法，因为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给我说说，哪个办法？”“上校”干巴巴地说道，现在他们好象是两个面对面的敌人。

“我是您的朋友，‘上校’。二十年来我是一直投您的票的。我从没有向您提过什么要求，只有一次对您有过意见，那也是有道理的。我是作为一个朋友到这儿来的。”

“感谢您，您说吧。”

“只有一种办法，这就是达成一项协议。”

“谁？我？与这个外乡佬达成协议？您对我是怎么看的，‘上校’？即使在年轻的时候，当我的生命面临险境时，我也没有与谁搞过协议，……我是个诚实正直的人，可不会因为到了死亡近在咫尺的年岁而屈服让步。这种事连谈都别谈。”

但是托尼科插话了。他为那个达成协议的想法感到高

兴。几天前，蒙迪尼奥曾在阿尔蒂诺的庄园里逗留过，这项建议可能是他提出来的。

“爸爸，您让‘上校’谈下去。他是作为一位朋友到这儿来的，您应该听听他的话。接受与否，那是另一回事。”

“为什么您不把港湾这件事抓起来？为什么不把蒙迪尼奥吸收到您这一派里来？把所有的人都聚拢在一起，但以您为首。这样，在伊列乌斯就没有谁恨您了，甚至连‘司令’也是这样 。但如果继续沿着现在这条路走下去 ，您会失败的。”

“您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上校’？”托尼科问道。

“建议是没有。我与蒙迪尼奥连谈都不想谈政界的事。我只是对他说过我看只有一条路可走：你们两人之间达成一项协议。”

“他说什么了？”全神贯注而又好奇的托尼科希望知道这一点。

“什么也没有说。当然罗，我也没有要他答复。但是，如果拉米罗‘上校’愿意，而他不接受的话，那他该怎么办呢？因为伸出手的是您，‘上校’，他怎么能拒绝呢？”

“也许您有道理……”托尼科把沉重的坐椅推到了阿尔蒂诺的身边。

拉米罗·巴斯托斯激动的声音打断了他们的对话：

“阿尔蒂诺·布兰当‘上校’，如果仅仅是这件事才把您带到这儿来的话，那您的访问到此就结束了。”

“爸爸！怎么啦？”

“你住口。如果你希望得到我的祝福的话，那你想也别往协议上想。‘上校’，请原谅我，我不想伤害您，我一向

与您相处得不错。在这个家里您可以象在自己家里一样吩咐。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来谈谈别的事情。但是关于协议的事，咱们不谈了。请听清楚我给您说的话：我可以成为光杆一条，甚至连我的孩子们都可能抛弃我以便去与这个外乡佬凑在一起。我可以一个朋友也没有，或者只有一个朋友，因为我相信阿曼西奥这位老干亲家不会把我扔掉。即使他也这样做，我身边没有一个人了，我也决不会去缔结任何协议。在我死之前，谁也别想霸占伊列乌斯。昨天起作用的东西，今天仍然有用。哪怕我不得不握着枪死去，哪怕我不得不又一次——愿上帝宽恕我！——下命令杀人。还有一年时间就要进行选举，我将在选举中获胜。‘上校’，即使所有的人都反对我，即使伊列乌斯将又一次变为土匪窝，变为强盗窟……”他提高了那颤抖的嗓门并站了起来，“我将获胜！”

阿尔蒂诺也站了起来，同时拿起了他的帽子：

“我是和和气气地来的，而您不愿意听我的话。我不想作为您的一个仇敌从您家里走出去，因为我对您是尊重的。但是，我也没有带着任何承诺离开这里，我不欠您的债，我有自由把我的票投给我愿意投的人。再见，拉米罗·巴斯托斯‘上校’。”

老头儿点了点头，目光显得呆滞无神。托尼科把阿尔蒂诺陪送到大门口：

“我父亲是个固执的人。不过也许我可以……”

“上校”握住他的手，打断他的话说：“这样下去他将成为孤家寡人，只有两三个朋友，就是那几个铁了心的人。”他盯着这个年轻人心里在想：“一只屎壳郎。”“我

认为蒙迪尼奥有道理，伊列乌斯需要这样的新人来管理。我要和他站在一起。但是您有义务待在您父亲身边，有义务服从他 。任何其他人都有权利进行交涉 ，有权利要求达成协议，甚至要求怜悯。您不行，您只能干一件事：和他待在一起，哪怕是为了死也得这样。除此而外，您没有别的办法。”

长着一头金发、露着好奇神色的热鲁莎站在另一间客厅的窗口，“上校”向她打了个招呼后，拔脚便走了。

十三 魔鬼在大街上兴风作浪

“妖魔鬼怪，快快走开！……好象魔鬼在伊列乌斯兴风作浪。哪儿见到过未婚的姑娘爱上已婚的男人的？”说话尖刻的多洛特娅在教堂门廊下当着那些老处女骂道。

“教师倒是挺可怜的！就差没发疯。他是那样伤心，看了真叫人难过……”金基娜愤愤不平地说。

“一个身体这样虚弱的小伙子，甚至会因此病倒的。”弗洛丽塔赞同说，“他体质不怎么好。”

“他也不是个好东西。他这样忧伤是由于他整天跟这个不要脸的丫头调情……甚至站在林荫道上等着和她说话。我已经和巴西利奥神父说了……”

“什么事情？”

“我告诉他说 ，伊列乌斯正在变成一个道德败坏 的 地方，有朝一日上帝会来惩罚我们的。他将给这儿降下灾难，毁坏所有的可可树……”

“他怎么回答的？”

“他说我这张嘴不吉利 。他发火了 ，说我希望灾难降

临……”

“您恰恰去和他说了……他本人就有一座可可种植园。您怎么不去和塞西利奥神父说呢？这一位是个穷光蛋，他没有罪孽。”

“我对他讲了！他说：‘多洛特娅，魔鬼在伊列乌斯兴风作浪，在这条街上为所欲为。’确实是这样。”

她们一个个转过脸来，以免看见待在窗口、满脸荡漾着微笑的格洛丽娅，她在注视着纳西布的酒吧间。如果看着这种场面，那就等于看着罪孽，看着魔鬼本身。

酒吧间里，“司令”已经以胜利者的姿态把下面的消息传开了：里约多布拉索的种植园主阿尔蒂诺·布兰当“上校”，一个能够拉到一千多张选票的人已经站到蒙迪尼奥这一边了。他已经去过出口公司，把他的决定告诉了蒙迪尼奥。蒙迪尼奥因“上校”这一意外的决定而大吃一惊，问他说：

“是什么原因使您作出这样的决定的，‘上校’？”

他想着那些无法回答的论据和那次使他确信非这样做不可的谈话。

“是几张靠背椅子。”阿尔蒂诺回答说。

但是酒吧间里的人早已知道这次不成功的会晤和拉米罗发火的事了。不过事实被夸大了：说两人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谈话，老政治家把阿尔蒂诺从他家里赶了出去，阿尔蒂诺是被蒙迪尼奥派去向他提出搞一个协议，或者请求停止争论和求他宽恕的。根据极为激动的托尼科的说法——这已经传遍伊列乌斯的各条大街了，这预示着过去那种枪声四起、死亡不断的日子又要回来了。还有一种是“博士”和

“公鸡”先生的说法，这两人曾遇见阿尔蒂诺“上校”。据他们讲，里约多布拉索的这位种植园主对拉米罗说，虽然选举还未进行，但他认为后者已被击败了，并通知他说将投蒙迪尼奥的票，这时候拉米罗便晕过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托尼科提出了一项使巴斯托斯家族丢脸的协议，而拉米罗则不同意。人们基于不同的政治倾向，传播着合乎自己胃口的说法。不过，有一件事那是千真万确的：在阿尔蒂诺走了之后，托尼科急忙把德莫斯特内斯医生叫到家里，让他照料已经昏厥过去的拉米罗“上校”。这是议论蜂起、争论不休和令人神经紧张的一天。人们请儒昂·富尔仁西奥发表意见，他是从模范文具店来这儿参加傍晚的闲聊的。

“我与多洛特娅女士的看法一样。她刚才对我说过，魔鬼在伊列乌斯兴风作浪。但她并不能肯定魔鬼是躲藏在格洛丽娅的房子里还是在这个酒吧间里。您把它藏在哪儿啦，纳西布？”

他肚子里不仅藏着魔鬼，而且藏着整个地狱。他同加布里埃拉打的招呼根本没有起作用。她来到酒吧间后，就在收款机后面坐下来，这是一道脆弱的战壕，而且只有短短的一段距离把她与充满欲望的男人们隔开。现在，这些人胳膊肘支着柜台放肆地在她周围喝酒。法官竟厚着脸皮对纳西布本人这样说：

“您思想上得做好准备，我的朋友，当心我把加布里埃拉抢走。您想办法去找一位厨娘吧。”

“她使您有指望啦，博士？”

“她不会使我失望的……只不过是时间和计谋问题。”

过去从不离开自己种植园一步的曼努埃尔·达斯昂萨

斯，现在正当收获大忙季节也好象把他的花园忘得一干二净了。他甚至让人许给加布里埃拉几块土地。还是那位老处女说得很有道理：魔鬼已在伊列乌斯街上兴风作浪了，把男人们弄得晕头转向。加布里埃拉最终也将被弄得晕晕乎乎的。刚刚两天前，阿尔明达太太曾对纳西布说：

“多巧的事：我梦见加布里埃拉一去不回来了，而且就在那一天，曼努埃尔‘上校’派人来说，如果她愿意，他将用字据在她名下立一个庄园。”

女人的头脑是脆弱的，只要往广场上看一眼就知道这一点了。在林荫大道的长凳上，马尔维娜正坐在那儿和工程师聊天。儒昂·富尔仁西奥不是说她是伊列乌斯有个性的、最聪明的姑娘吗？另外也不知道他还说些什么。在大庭广众中与一个已婚的男人谈情说爱，她这不是昏了头吗？

纳西布一直踱步走到酒吧间长廊的另一头。他陷入了沉思。当他看到梅尔克·塔瓦雷斯“上校”从家里出来往海滩上走去时，不禁吓了一跳。

“你们看！”他高声喊道。

几个听到他叫声的人转过身去，想看一看是怎么回事。

“他在往他们那边走……”

“要出乱子的……”

姑娘也看见他父亲往他们那边走去，她随即站了起来。他想必是刚从种植园回来的，因为连靴子也还没有脱下。人们从酒吧间里的桌位上走了出来，以便看得更清楚些。

当马尔维娜对他说出下面这句话时，工程师的脸色刷地一下变得苍白了。

“我父亲往这边走过来了。”

“我们怎么办呢？”他结结巴巴地问道。

梅尔克·塔瓦雷斯阴沉着脸，手里拿着皮鞭，目光紧逼着他女儿的眼睛，在他们身旁停了下来。他好象没有看见工程师似的，甚至连瞧也没有瞧他一眼。他用那如同鞭子抽打时发出的声音对马尔维娜说：

“立刻回家去！”皮鞭抽打在高统靴上，发出了粗重的响声。

他停在那儿看着他女儿缓慢地挪动脚步。工程师一动也不动地待在那里，感到两腿沉沉，汗水浸湿了额头和双手。当马尔维娜走进大门并消失在屋子里后，梅尔克举起皮鞭，用鞭梢点着罗慕洛的胸口说：

“我知道您在港湾这儿的研究工作已经搞完了。知道您发了封电报要求留下来主持这里的工作。如果我是您的话，我不会这样做，不会的。我会拍电报请求派人来替换，而且不等他来就离开这儿。后天有班船。”他举起皮鞭，鞭梢轻轻地擦了一下罗慕洛的脸，“后天，这是我给您的期限。”

他转过身往酒吧间走了过去，好象是为了打听门口为什么聚集着一堆人似的。他朝那边走去，那些好奇的人都纷纷坐到座位上，并迅速地交谈了起来，但眼睛却偷偷地瞧着他。梅尔克走进酒吧间，拍着纳西布的背说：

“过得怎么样？给我来一杯白兰地。”

他看见了儒昂·富尔仁西奥，便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了下来。

“下午好，儒昂先生。听人说您总是卖给我那个丫头一些不三不四的书。我请您以后别再卖给她别的什么书了。只卖给她学校里用的书，因为别的书只会把她引到邪路上

去。”

儒昂·富尔仁西奥极为平静地答道：“我的书就是为了卖的。如果顾客想买，我就卖给他。坏书，您所说的坏书是什么意思？您女儿买的都是好书，作者都是出类拔萃的。我顺便对您说一句，她是个聪明的姑娘，很能干。需要理解她，不应象对待其他姑娘那样对待她。”

“她是我的女儿，请让我用我认为合适的方式来对待她。对于某些病，我很清楚应该用什么药来治。关于书，不管是好是坏，她都不会再去买了。”

“这是她的事。”

“也是我的事。”

儒昂·富尔仁西奥耸了耸肩膀，好象表示他与这件事的后果毫不相干似的。这时“尖嘴”把白兰地拿来了；梅尔克一饮而尽。他正要站起来，儒昂·富尔仁西奥抓住他一只胳膊说：

“听我说，‘上校’，您平心静气地跟她讲一讲，要体谅她；这样她也许会听您的话。要是用强制的办法，可能以后您要后悔的。”

梅尔克好象不得不费了点劲才控制住自己：

“儒昂先生，如果不是认识您，如果不是因为我是您父亲的朋友，我连理都不会理您。请让我来管这丫头。后悔不是我的习惯。不管怎么说，我感谢您的用意。”

他一边用鞭子敲打着皮靴，一边穿过了广场。若苏埃从一张餐桌上注视着他。过了一会儿，便走过来坐在儒昂·富尔仁西奥旁边梅尔克空出来的座位上。

“他要干什么去？”

“可能要干出一件莽撞的事来的。”他那温和的目光落在教师身上。“这我并不感到惊奇，难道您不也是在干着这样的事吗？她是个有个性的、与众不同的姑娘。而人们却把她当作傻丫头一样对待……”

梅尔克在他那所具有现代派风格的住宅的大门后面消失了。酒吧间里的交谈又回到了有关阿尔蒂诺·布兰当、拉米罗“上校”和政界的紧张活动这些话题上。这时候，坐在林荫道边那张长凳上的工程师已经走开了。只有儒昂·富尔仁西奥、若苏埃和站在人行道上的纳西布继续聚精会神地倾听着种植园主的脚步声。

他的妻子提心吊胆地在客厅里等候着他。黑人法贡德斯说得对：她活象一张面容憔悴的神像。

“她在哪儿？”

“到楼上她房间里去了。”

“叫她到这儿来。”

他在客厅里等着，同时用鞭子敲打着高统靴。马尔维娜走进了客厅，她母亲则站在门口。马尔维娜昂着头，绷着脸，露出一副睥睨一切和坚定不移的神情站在她父亲的面前等待着。她母亲也在那里，两眼充满了恐惧的神色。梅尔克在客厅里踱来踱去。

“你有什么可跟我说的？”

“指哪一方面？”

“对我尊敬点！”他朝她大声嚷道，“我是你的父亲，把头低下去。你很清楚我在对你讲什么。你如何给我解释这种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整个伊列乌斯都在谈论这件事。甚至传到了种植园里。你别对我说不知道他是个有妇之夫，因为

这一点他从来没有隐瞒过。你还有什么给我说的？”

“说它有什么用呢？您不会理解我的。这儿没有一个人能理解我。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对您说过了，爸爸，我不会屈从于任何一桩由家里人选择的婚姻，不会把自己埋葬在任何一个庄园主的厨房里，也不会去侍候伊列乌斯的任何一位博士。我希望按照我的方式生活。今年年底从学校毕业后，我想到一个办事处去工作。”

“你没有什么愿意不愿意的事。你要照我说的去做。”

“我只会去做我愿意做的事。”

“什么？”

“我所希望的……”

“闭嘴，你这个贱货。”

“您别嚷，我是您的女儿，而不是您的奴隶。”

“马尔维娜！”她母亲喊道，“你别这样和你父亲顶嘴。”

梅尔克抓住她的两只手腕，挥拳便往她脸上打去。马尔维娜直着嗓子嚷道：

“让您知道，我现在就和他走。”

“哎呀，我的天哪！”她母亲双手捂着脸叫道。

“你这条母狗！”他举起皮鞭没头没脑地朝她抽去。

他把她的两腿、臀部、胳膊、脸上和胸部都打遍了。嘴唇也被抽裂了，鲜血直流。马尔维娜大声喊道：

“你想抽我多少鞭都可以，我要和他走！”

“我宁可把你打死了……”

他一气之下把她往沙发上一推，她跌了个脸朝地。他又举起了胳膊，只听见上下挥动的皮鞭在空中发出嗖嗖的响

声。马尔维娜的呼叫声在广场上回响。

她母亲用又惊又怕的声音哀求着："行了，梅尔克，行了……"接着，她突然从门口冲了进去，抓住了他的手：

"别打死我的女儿。"

他气喘吁吁地停住了手里的鞭子。这时候，马尔维娜只是一个劲儿在沙发上抽泣着。

"到你房间里去！没有我的话你别出来！"

酒吧间里，若苏埃紧紧地握着拳头，咬着嘴唇。纳西布感到心情沮丧。儒昂·富尔仁西奥在摇头。其他人好象都吓怔了，一声不响地呆在那儿。格洛丽娅在窗口忧伤地微笑。

有人说道："他住手了。"

十四 岩石上的少女

黑色的岩石露出了海面，海浪拍击着石壁，卷起一堆堆白色的浪花。长着可怕的脚爪的螃蟹从隐蔽的洞穴里爬了出来。每天早晨和下午，孩子们都在这里的岩石上敏捷地攀登，玩着"土匪与上校"的游戏。夜里，那不知疲倦的海水拍打岩石的声响依然清晰可闻。有时候，海滩上出现了一道奇异的亮光，顺着岩石向上移动，在岩洞里消失后又在岩顶上出现。据黑人们说，这是美人鱼施展的妖术，是伤心的水神、变成了绿火的雅纳伊娜在显灵。情人们喃喃的低语和叹息声在这黑沉沉的夜空里振荡、回响。那些一贫如洗的情侣、乞丐、流氓和私娼，就在这块隐蔽在岩石中间的海滩上寻欢作乐，缠绵相抱。前面，汹涌的海浪在咆哮；后面，粗俗的城市在沉睡。

在这个没有月色的夜里，一个苗条的身影大胆地登上了山岩，她就是赤着双脚、手里提着鞋子 眼睛里闪烁着坚定的目光的马尔维娜。这该是女孩子们躺在床上酣睡并沉浸在自己学习、欢乐或者结婚的梦境中的时候，而马尔维娜却在海边的山岩上攀登着，做着她那无法实现的美梦。

海边的岩石上有个被浪涛冲刷出来的浅坑，宛若一张朝着大海的大靠背椅。一对对恋人坐在它的上面，抖动着悬挂的双脚。下面，撞碎的海浪泛起白色的泡沫，好似伸出的一双双手在向他们召唤。马尔维娜坐在那里，计算着一分一秒的时间，焦虑地等待着。

父亲露着严厉的脸色，一声不响地去过她的房间，拿走了书籍和杂志，并且寻找过她的书信和便笺。他只给她留下了几份巴伊亚的报纸以及被他用鞭子抽打得发红的全身所感到的疼痛。那封写着“你是我重新获得的生命，失而复得的欢乐，死而复活的希望，你就是我的一切”的情书被她藏在怀里了。母亲也来过她的房间，给她带来了饭菜，劝她不要自寻短见 。难道活在这两个脾气暴躁 、自尊心强得互不相容、犹如高悬在自己头上的两把匕首一样的人中间就是生活吗？母亲祈求圣徒们让她死去，唉！免得看见出现那种不可避免的结局和无法逃脱的不幸。

她抱住女儿，而马尔维娜却说道：

“我决不做象您这样不幸的人，妈妈。”

“不要说疯话了。”

她没再说什么；到了该下决心的时候了。她将跟罗慕洛走，开始自己的生活。

她的父亲强硬得如同最坚硬的岩石一样冥顽不化，是个

宁折不弯的人。早在孩提时代，她就在种植园里听人讲过一些有关他的故事。在那些动刀动枪的岁月里，她父亲如何在夜里率领一伙武装的盗匪在大路上抢劫。后来她自己也亲眼看见过这种情景。有一次，一头牲口冲破栏圈逃了出去，接着跑进了牧场。就因为这样一件小事，他曾和他的乡邻阿尔维斯兄弟争吵过。双方你一言我一语，伤害了彼此的虚荣心，这样就干了起来。他们相互设置埋伏圈，动用土匪，施放冷枪，造成了新的流血事件。马尔维娜现在还记得她的叔叔阿卢伊济奥身子倚在墙上，肩膀上流着血的情景。他比梅尔克年轻得多，身体瘦弱，性情爽快，人长得很漂亮。他喜欢马和牛这样一类动物，爱养狗，经常在堂屋里唱歌，把马尔维娜举起来逗着她玩；他是个热爱生活的人。这件事发生在六月里，当时人们没有去点篝火，也没有放烟火和鞭炮，而是在大路上开枪射击，在树林里设下伏击圈；母亲就象马尔维娜一向见到的那样，脸上笼罩着愁容。那是些夜里令人无法入眠的日子。在她出生之前的那些烽烟四起的年代里，无论是在梅尔克本人的面前，还是听到他大声叫嚷着发号施令，或者面对他那种强加于人的意志，人们都会吓得浑身发抖。母亲治好了叔叔被子弹擦伤的肩膀。梅尔克只是这样说道：

“受了那么点伤你就回来了？那些人呢？”

“跟我一起回来了……”

“我是怎么给你说的？”

阿卢伊济奥用哀求的目光看着他，一句话也没有说。

“我是怎么给你说的？不管怎么样，不应该丢掉那个地方，你是去干什么的？”

当她妈妈给阿卢伊济奥包扎伤口的时候，手一个劲儿地

颤抖，他叔叔身体多单薄……

他生来就不会与人厮打，也不会在夜里放枪。这时候他低下了脑袋。

“你回那儿去，和那些人都再去一趟。现在就去。”

“他们又会发起进攻的。”

“我不管这个。他们进攻时，我将带更多的人去，从后面包围他们，消灭他们。要不是你在第一枪打响之前就逃跑的话，我早就把他们解决了。”

叔叔点了点头。当时的情景马尔维娜看得清清楚楚：阿卢伊济奥骑上马，看了一眼家、阳台和沉睡着的畜栏；几条小狗在吠叫。这一切他看了又看，觉得这是最后一次了。他手下的那些人就这样出发了。与此同时，另外一些人在家里等待着。枪声打响后，她的父亲命令说：

“出发！”

他打死阿尔维斯兄弟后凯旋归来了，而趴在马背上驮回来的却是她叔叔的尸体，他是个长得那么英俊而充满欢乐的人……

马尔维娜这种热爱生活的性格，渴求生存的愿望，以及那种对在梅尔克面前唯命是从、俯首贴耳、说话低声细语十分反感的个性是从谁的身上继承下来的呢？也许就是从他父亲本人身上继承下来的。从很小的时候起，她就憎恨自己这个家，厌恶这个城市、这些法律和这里的风俗习惯。母亲过着含垢忍辱的生活，在梅尔克的面前总是那样胆战心惊，总是对他百依百顺，而他干任何事情却从不征求她的意见。他一回到家来动不动就用命令的口吻说：

“你准备一下，我们今天到托尼科的办事处去签个契约。”

她甚至连签什么契约，是买东西还是卖东西都不问一声，同时她也不想去打听这些。她只乐意去教堂。一切权利都控制在梅尔克的手里，所有的事情都由他决定。母亲照管家务，这便是她唯一的权利。父亲在夜总会和妓院里同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挥霍玩乐，在饭店里和酒吧间里同他的朋友们酗酒赌博。母亲在家里受苦受累，活着只是为了受他的呵斥和听他使唤。面色憔悴、受尽屈辱、对什么都唯唯诺诺的母亲，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意志，连自己的女儿她也支使不了。马尔维娜刚长大成少女时就发过誓，别人休想这样对待她。她是不会受人支配的。有几次梅尔克也曾做过一些讨她喜欢的事，并象研究她似的待在一旁端详着她。他在她身上看出了某些与自己相似的地方，这就是她那种想出人头地的愿望。但是他要她俯首听命。当她提出要上中学接着再上大学时，他象发布命令似的说道：

“我不愿女儿当博士，你将进修女学校，去学缝纫，学算帐、识字和弹钢琴。除此以外，你不再需要学别的什么。想当博士的女人会丢丑的，这种女人是自寻堕落。”

她发现所有已婚的女人都过着和她母亲一样的生活。她们听命于自己的男人，比当修女还不如。马尔维娜暗自发誓，她绝不会，绝不会束手待毙！修女学校的院子里，那些有钱人家的年轻姑娘在兴高采烈地交谈着。她们的兄弟不是在巴伊亚上中学，就是在那儿的学院里读书，享受着家庭每月提供的费用，自己可以自由花钱，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而她们却只有青少年时代这段短暂的时光才是属于自己的，可以参加俱乐部的晚会，搞搞不会产生什么结果的恋爱，写写情书，看午场电影时羞答答地偷偷接吻，有时还在公园旁门边上更长时

间地接接吻。说不定哪一天父亲带着某个朋友来到家里，这种谈情说爱的事便告结束，婚约期也就随之开始了。如果她们自己不愿意，父亲就强迫她们接受。有时候，她们中间的某个姑娘，只要她的父母看中了求婚的青年，那就得与他结婚。直到现在，这种情况丝毫也没有改变。由父亲选定带到家里来的丈夫或者由命运决定的未婚夫，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别。结婚之后，她们的处境也并不因此而有所变化。丈夫是主人，是老爷或者独断专行、要别人听命于他的大男子。一切权利是属于他们的，而她们只能对男人尽义务和尊敬他们。她们是家庭荣誉和丈夫名声的维护者，是应对家庭和子女承担责任的人。

比马尔维娜年长、在修女学校里比她年级高的克拉娜与她交上了朋友。她们两人在院子里叽叽喳喳地有说有笑。从来不曾有过比克拉娜更活泼、更生气勃勃、更富有健康美、更会跳探戈舞和更善于幻想奇迹的姑娘。她是那样热情和浪漫，那样桀骜不驯和大胆泼辣！她是因为爱情才结婚的，至少她是这样想的。她的未婚夫不是庄园主，不是那种思想落后的人，而是个会吟咏诗歌的法学博士。可情况还是一样。克拉娜后来又怎么样了呢？她现在在哪里？她的欢乐和朝气藏到哪里去了？她的计划和许多设想埋葬到哪里去了？她现在只去教堂，照料家务，生儿育女。她甚至连化妆也不化妆了，因为博士不喜欢她这样。

事情一向都是如此，而且还要这样继续下去，就象什么也没有变化，生活没有改观，城市也没有发展似的。在修女学校里，她们因阿维拉家殉情的贞洁女子的故事而激动不已。她不爱男爵，拒绝了那位才智过人的先生的爱情。她的哥哥路易斯·安东尼奥又带回来了一些求婚者，但她却梦想

与皇上结成良缘。

马尔维娜厌恶这个地方，讨厌这个充满流言蜚语和争吵不休的城市。她厌恶那种生活，并想与之斗争。她在儒昂·富尔仁西奥的引导下，开始阅读他推荐的一些书籍。她发现在伊列乌斯之外还有着另外一个天地，那儿的生活是美好的，女人们不是奴隶。在那些大城市里，女人可以参加工作，能够自己挣钱，并赢得自己的自由。她对伊列乌斯的男人不屑一顾，伊拉塞玛借用一本小说的书名，称她是“铁石心肠的淑女”，因为她没有向她求爱的人。若苏埃在围着她转悠，他是从外地来的。他做了一首题为《献给冷若冰霜的M……》的十四行诗，发表在报纸上。伊拉塞玛曾在修女学校的院子里高声朗诵它。一天，在发生了一个受骗的丈夫杀死他的妻子那件事后，马尔维娜曾经和他聊过这件事。不过他们之间的这种谈情说爱只维持了几天的时间。谁知道呢，也许他与其他人不同吧！不过，也是一个样。没有多久，他就不让她涂脂抹粉，禁止她与伊拉塞玛交朋友，因为“大伙儿都在议论她，她不配做你的朋友”。他也不让她去参加米萨埃尔“上校”家里的舞会，原因是他自己没有受到邀请。这一切都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发生的。

整个伊列乌斯，她唯一喜欢的就是她自己家的那座新房子，它的式样是她从里约热内卢的一本杂志上选来的。她父亲答应了她的要求，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蒙迪尼奥·法尔康从里约热内卢请来了一位失业的，但别具匠心的工程师。她对蒙迪尼奥的那座房子十分欣赏，并曾迷恋过他本人。这个人的确与众不同，他可以使她离开这里，把她带到别的地方去，带到那些法国小说里所描

写的地方去。对马尔维娜来说，这谈不上什么爱情问题，而是一个利用别人感情的问题。不管是谁，只要能给予她生活的权利，能把她从担心遭到与伊列乌斯所有女人同样命运的恐惧中解救出来，她就爱谁。假如她不愿意象西尼娅济尼娅那样被一枪打死的话，那还是丢弃自己的青春，做个身穿黑色长袍、守在教堂大门口的老处女更为可取。

当蒙迪尼奥觉察到她对自己所怀的意图后，便立即与她疏远了。马尔维娜因为自己的希望落空而感到痛苦。而若苏埃则令人无法忍受，他变得既苛刻又专横。正在这个时候，罗慕洛来了。他身穿游泳衣走过广场，准备去海里挥动臂膀劈波斩浪。的确，这个人考虑问题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他曾经是个不幸的人，老婆已经疯了。他给她谈起里约热内卢的情况；和他结婚不结婚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只不过是一种世俗的习惯而已。她可以工作，在工作上帮助他，做他的情妇和秘书，如果愿意的话，还可以去大学里学习，进而独立生活，只和他在爱情这一点上联结在一起。啊！她是以怎样灼热的感情度过了这几个月的啊！她知道全市的人都在议论她，修女学校里谈论的也全是这桩事；一些女朋友与她疏远了，而伊拉赛玛则是头一个。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她和他在海滨大道相会，进行难以忘怀的交谈。在看午场电影的时候，他们发疯似地相吻；他告诉她说，自从认识她后，他又获得了新生。有好几个晚上，当梅尔克呆在庄园里，全家人都进入梦乡后，马尔维娜便到海边的岩石上去找他。他们双双坐在被海浪冲刷而成的石椅上，工程师双手抚摸着她的全身。他呼吸急促，轻声细语地向她求爱。马尔维娜为什么不就在那海滩上让他占有呢？她希望离开伊列乌斯，一旦离开

了，她就属于他了。他们商量着私奔的计划。

遭受鞭打之后，被关在房间里的马尔维娜在巴伊亚日报上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一件丑闻震动了意大利的上流社会。西班牙的唐娜·贝亚特里斯公主和维托里奥亲王的女儿亚历杭德拉公主离开了父母而独立谋生，现在在一家时装店里当出纳员；因为她的父亲要她同米兰的豪富温贝托·维斯康蒂·德莫德梅公爵结婚，而她却爱上了搞实业的平民弗朗哥·马尔蒂尼。”这条消息好象就是写给她看的。她在报纸的边上用铅笔给罗慕洛写了一封约会的信。女佣人把它送到饭店里并亲手交给了他。这天晚上她将是他的人了，如果他有此要求的话。因为她已经最后决定了：离开这里，去开始新的生活。以前她所以没有这样做的唯一原因是担心——只是这一天她才感觉了这一点——父亲会伤心。他会多么伤心啊！但现在她已经顾不得这些了。

马尔维娜悬垂着双腿坐在潮湿的海滩的石椅上等待着。在海滩上隐蔽的角落里，一对对恋人在喃喃私语，磷火在空中闪闪发光。全部计划已经拟就，甚至连最小的细节也都斟酌过。马尔维娜等得不耐烦了。脚下的浪涛在翻腾，浪花在飞溅。他为什么不来呢？他应该在她之前到达；她明明在纸条上写上了准确的时间，可为什么还不来呢？

在科埃略饭店那间上了门闩的房间里，交通公共工程部能干的工程师、难以成眠的罗慕洛·维埃拉吓得浑身发抖。他在和女人打交道时，一向是个笨蛋。他总是让事情节外生枝，跟她们弄得不欢而散。但他从来没有吸取过教训。他经常和未婚的姑娘们谈情说爱。在里约热内卢，他曾和一个名叫安托涅塔的姑娘常常幽会，为此差点儿遭到她那几个火

爆性子的弟兄们的毒打。他们兄弟四个凑在一起要给他一点教训，这样，他才同意来伊列乌斯。当时他曾发誓，任何一个守闺待字的女子他再也不瞧一眼了。这次到伊列乌斯来公干是一桩真正的“美差”，他正在捞进一笔钱，而且蒙迪尼奥·法尔康还向他保证，如果他的工作进展得快，如果要求紧急派来挖泥船的报告写好了的话，将给他一笔数量可观的额外酬金。他是这样做了，并且还与蒙迪尼奥联名向部里要求主持整治和疏浚港湾的工作。出口商甚至还答应他，当第一艘外轮进港的时候，将给他更大一笔钱。而他则坚持自己要得到晋升。别的他还能再追求什么呢？可是他却去和一个未婚的年轻姑娘谈情说爱，和她一起出入影院，向她许下无法实现的诺言。结果是：在与蒙迪尼奥进行了一次不愉快的谈话后，他不得不拍了一封电报要求派人替换自己。他曾答应，如果不派来挖泥船和拖船，他一回到里约热内卢就将让部长不得安宁。他所能做到的也仅此而已。他无法让自己留在伊列乌斯，因为那样的话，说不定会在哪条街上挨人鞭打，或者在某一天夜里遭到别人的枪击。后来，他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只等着由那儿去乘船离开这个地方。而那个痴情的姑娘还在岩石上准备与他幽会呢！他甚至不相信梅尔克会接着就赶回收获季节已近尾声的庄园。真是个疯丫头；他就有迷恋疯姑娘的怪癖，就爱和她们厮混在一起……

马尔维娜坐在岩石顶上等待着，底下浪涛在呼唤。他不会来了；下午那会儿，他差点儿吓死了，但只是现在她才了解他。她看着飞溅的浪花，看着呼唤的海浪；一刹那间她曾想跳进海里。这样一切就会结束了。可是她想活下去，想离

开伊列乌斯，想工作，想做个象样的人，去争得一个新的世界。死又能得到什么呢？她把拟定好的计划、罗慕洛的诱惑、他的甜言蜜语和他来到伊列乌斯后不几天写给她的便笺都抛进了大海。马尔维娜意识到了自己所犯的错误：直到现在她仅仅看到了能够离开这儿的一条出路，这就是挽住一个男人的胳膊离开这儿，不管他是自己的丈夫也好，情夫也好。为什么要这样呢？难道这不意味着伊列乌斯依然在主宰着她，使她不相信自己吗？为什么要借助于别人的手离开这儿，从而把自己拴在一项承诺上，付出这样高昂的代价呢？为什么不依靠自己自由的双脚，独自去征服一个新的天地呢？她将这样离开这个地方，而不是想一死了之；她要活下去，而且象无边的大海那样，自由奔放、感情灼热地生活下去。她拿起鞋子，从岩石上走了下来，同时开始构思一幅新的蓝图。她感到轻松了。他没有到这儿来是最好不过的事；她怎么能够和一个懦弱的男人生活在一起呢？

十五 永恒的爱情若苏埃冲破“禁区”

《伊列乌斯日报》上刊登生辰、洗礼、婚姻和丧事的这一栏是最受读者欢迎的专栏；在它的上方，用斜体字连载了若苏埃写的一辑“献给冷若冰霜、忘恩负义、狂妄自大、傲慢无礼的M……”的十四行诗。他在诗中以充满激情的韵律反复抒发了他那受到冷落的永恒的爱情。他的诗具有许多特色，而且写得一首比一首精彩，充分表达了这位教师心中的激情。但在所有这些特色中，他所使用的“永恒”一词被报纸用十号字体进行了最有力的渲染。“永恒”一词使他绞尽

了脑汁，他不得不借助于十四音节诗和十音节诗来寻找所需要的韵脚。当马尔维娜由于受到西尼娅济尼娅和奥斯蒙多被杀的刺激而终于不再那么傲气十足，并开始了两人谈情说爱的时期后，他对她爱得越发强烈了。这种爱情达到了象他在诗词中怀着激情反复强调的那种永恒的、不朽的程度。那时候盛行用长诗来歌颂那种无论是死亡还是岁月的流逝都永远毁灭不了的爱情。这位教师和诗人是这样描写他的爱情的："它如同永恒本身那样永恒"，"它比已知和未知的空间更恢弘"，"它比不朽的神仙们还更加不朽"。

出于他的信念，同时也出于他的需要——如果长诗中也要讲究押韵和韵律，那无论什么时候也写不成，若苏埃赞成在圣保罗举行的著名的"现代艺术周"，它的革命影响三年以后才迟迟地波及到了伊列乌斯。现在他对马尔维娜和摆脱了韵脚及格律束缚的现代诗歌充满了信心，这正如他在模范文具店举行的文学讨论会上向"博士"、儒昂·富尔仁西奥、"公鸡"先生，或者在鲁伊·巴尔博扎学社里向阿里·桑托斯说的那样。写这种诗也用不着费那么大的劲，因为无需计算音节，也不必寻求韵脚。而且除此之外，马尔维娜的住宅不也具有"现代风格"吗？真是无独有偶，他这样想道。

令人惊异的是，当这位姑娘与他断绝往来并开始发生与罗慕洛的那件丑事后，他笔下的那种如同永恒本身一样永恒、比众神之和的不朽还更加不朽的爱情，在他的一本散文小册子里被描写得更加灼热了。心胸开阔的纳西布在酒吧间里陪伴着这位郁郁寡欢的老师。他在文具店和学社里的那些朋友都对他表示同情，但同时也感到有些纳闷。不过，令

人无法解释的是，若苏埃的痛苦却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西班牙鞋匠费利佩那儿得到了安慰。这位西班牙鞋匠是城里唯一对社会和人生、女人和神父有一套自己的看法的哲学家，而且他的这些看法又是最精彩不过的。若苏埃贪婪地读完了他那些红色封面的小册子，并且放弃了诗歌的创作，从而开始了一个多产的散文家的生涯。他的散文优美动人，而且言之有物：若苏埃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无政府主义者，并开始仇恨现存的社会，赞扬使万物获得新生的炸弹和炸药，要求对一切事和一切人进行报复。“博士”很是称许他那高雅的文笔。实际上，所有这些用心险恶的激情都是针对马尔维娜的。他说他自己对女人们，特别是对那些庄园主的俊俏的闺女已经永远不抱希望了，因为很多人都垂涎这样的亲事。“她们只不过是些小婊子……”当他看到那些穿着修女学校制服的年轻姑娘或衣着华丽的诱人女子走过来时，他总要唾几口唾沫。但他奉献给马尔维娜的爱情，啊！在他那充满激情的散文里，仍然是永恒不朽的；它永远也不会从他的心中消逝，也决不会被绝望所摧毁，因为他准备用他的那支笔来改造社会和女人们的心。

他对上流社会的姑娘们怀有的憎恨——这种情绪在那些思想混乱的小册子里找到了依据——自然使他与平民妇女接近了。当他第一次以一个革命者的豪爽举动——这是他那辉煌的政治生涯中的唯一战斗举动，而且这是早在他赞成无政府主义之前就谋划好并付之于行动的——往格洛丽娅寂寞的窗前走去时，他是想以此向马尔维娜表明，一个年轻的单身姑娘和一个已婚的工程师之间的那种令人丢脸的交谈使他何等气愤。但是这对马尔维娜并没有起任何作用。她沉浸在罗

慕洛的甜言蜜语中，甚至根本没有发现……然而这件事却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这种鲁莽而又不体面的举动之所以没有使他成为人们议论的目标，仅仅是因为发生了另外一些事情，如马尔维娜和罗慕洛之间的风流韵事，《伊列乌斯日报》的报纸被焚和市政府的职员遭到鞭打。

费利佩曾对他的勇敢行动表示祝贺。这样他便与鞋匠结下了友情，并开始把那些小册子带到他在维多利亚电影院楼上的房间里。由于马尔维娜的丢人的举动，他很是瞧她不起，不过却依然对她怀着永恒不朽的爱情。他赞扬格洛丽娅，说她是上流社会的牺牲品，她的纯洁受到了玷污，而且确实遭到了暴力的蹂躏，由于这样的原因，她才被排斥在和睦相处的社会之外。她是个女圣人。若苏埃把所有这些——当然没有提她的名字——都写在他那充满激情的散文里，这些文章占满了一本又一本的练习簿。因为这些都不是逢场作戏，所以，若苏埃委实感到痛苦，他设想着怎样把伊列乌斯搞得声名狼藉。他要在街头巷尾大声地讲出他对格洛丽娅的关切，他被格洛丽娅激起的欲望——至于爱情，那还是属于马尔维娜的——以及她应该受到的尊重。他要同她在窗前交谈，挽着她的胳膊上街溜达，把她带到他写作和休息的简朴的房子里与他同居，和她一起过一种受人非难、脱离上流社会和不能见容于家庭的生活。他要把这种可怕的情景摆到马尔维娜的面前，对她呼喊："你看我沦落到了什么地步？这都是你的过错！"

他在酒吧间里喝酒的时候，把所有这一切都对纳西布讲了。阿拉伯人睁大了眼睛，对他说的这些话深信不疑。他自

己难道不是想把一切置之度外而与加布里埃拉结婚吗？他既没有鼓励他，也没有劝阻他，只是提醒他说：

“这会成为一场革命的。”

这正是若苏埃所希望的。但是，当他第二次朝她的窗前走去时，格洛丽娅却微笑着缩了回去。随后她派一位女佣人给他送去了一封字母写得歪歪扭扭、拼写错误百出的书信。信上沾透了香水，末尾写道：“涂改之处请原谅。”涂改的地方确实不少，使他读起来非常困难。信上说，他不该到窗前去；“上校”最后会知道的；这很危险。另外还说，这几天他就要回来了，并且要同她住在一起。一旦那个老家伙走了，她会告诉他怎么见面的。

这对若苏埃来说不啻是一个新的打击。于是他对平民妇女和那些上流社会的年轻姑娘都一概看得一钱不值了。幸亏格洛丽娅不看《伊列乌斯日报》，他在报上把她的谨慎小心嘲讽了一番：

“我鄙弃所有的女人，不管她们富有还是贫贱，出身于贵族还是平民，是贞洁还是轻浮。左右她们行动的只是利已的动机和卑鄙的私利。”

有一段时间，他专门窥视马尔维娜谈情说爱的活动，忍受着自己的痛苦埋头写作，进行冷嘲热讽，扮演着一个自己的爱情受到了冷落的罗曼蒂克的角色，所以他连瞧也没有再瞧一眼格洛丽娅那寂寞的窗口。他开始对加布里埃拉表示亲近，为她又暂时写起了押韵的诗句；他提出把那间条件简陋但却富有艺术特色的小房间送给她。加布里埃拉微微一笑，她高兴听这样的话。

但是，在梅尔克殴打马尔维娜的那天下午，若苏埃看见

格洛丽娅的脸上显得十分悲伤，她为年轻的姑娘挨打和若苏埃被抛弃而悲伤，也为她自己又回到了孤独的处境而悲伤。他立即给她写了一封信，当走过她的窗下时，便放在了那儿。

几个夜晚之后，当广场上万籁俱寂，最后几个夜游者回家之后，他从半掩着的沉重大门的门缝里溜了进去。一个人影扑过来吻着他的嘴唇，一双手臂搂住他那瘦削的肩膀，把他往里面拖去。此时他已忘掉了马尔维娜，忘掉了对她怀有的永恒与不朽的爱情。

当东方破晓，到了他要离开的时候——他得赶在早起的人们开始到鱼摊那边去之前离开，当她经历了一个炽热而甜蜜的夜晚之后又张开贪婪的嘴唇最后一次与他接吻的时候，他对她说出了自己的打算：他要挽着她的手臂一同出去，向社会提出挑战，两人住在维多利亚影院楼上的那间小房间里，过着苦行僧般的清苦日子，但他们将是爱情的百万富翁……他不能给她提供象她现在居住的那样一座房子，豪华的摆设，佣人、香水和珠宝，因为他不是可可种植园主，只是个收入微薄的普通教师。但爱情……

格洛丽娅甚至没有让他讲完这种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建议便接过他的话说道：

“不，我亲爱的，不。这不行。”

她要的是两者兼而有之：爱情和安逸，若苏埃和科里奥拉诺。她有切身的体会，知道贫困意味着什么，知道穷苦的滋味。同时她也知道男人们都是喜新厌旧和靠不住的。她需要他，但是与他偷偷摸摸地来往，让科里奥拉诺“上校”永远都不要知道，也不要引起他的猜疑。她要的是那种深夜里

到来、清晨即离去的爱情。他要装出一副不朝窗口看她，而且连招呼也不和她打的样子。这样做甚至更好，因为可以保持那种造孽的滋味和神秘的色彩。

“如果老家伙知道，我就完蛋了。无论怎样小心谨慎都是不够的。”

她的感情的确是炽烈的，他怎么会怀疑她这一点呢？但她是个深谋远虑、小心谨慎的人，她希望尽量少冒风险，把一切都掩藏得严严实实。风险总是有的，但应该减少到最小的限度。

“我要让我的乖乖忘掉这个坏丫头……”

“我已经把她忘得一干二净了……”

“你晚上还来吗？我一定等你……”

他同格洛丽娅的风流奇遇并非象他所想象的那样。但是倘若他说不去的话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甚至就在此时此刻，虽然她估量爱情风险的学问，排除这一风险的办法，以及让他接受“上校”的残羹剩汤时那种冷静的算计使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但他觉得还是非去不可。他被那张令人恐惧而又光彩夺目的床铺拴住了。又一种新的爱情生活开始了。

现在该是从大门口溜出去的时候了，以便在早晨八点钟给学生们上地理课之前再睡上几分钟。格洛丽娅打开一个钱匣，取出一张一百比索的票子说道：

“我要给你一件东西，一件你用它时会整天想着我的东西。我自己不能去买，因为会引起别人的怀疑，你就替我买一下吧……”

他想以一种高傲的姿态拒绝它。她轻轻地在他的耳边说

道：

“买双鞋子吧，这样，你走路的时候便会想到是踩在我的身上，你不要说不，我在求你。”她早已看到他那双黑皮鞋的鞋底磨破了。

“但这花三十个比索就足够了……”

“那你再买双长统袜吧……”她躺在他的怀里娇声娇气地说道。

那天下午，在文具店里，睡意蒙眬的若苏埃当众宣布，他决定重新写作诗歌。他接着又讲道：“永恒的爱情是不存在的，即使最强烈的感情，它的生命也是有限的。一旦到了它结束的时候，它就要消失，新的爱情便随之产生。”

“正因为如此，爱情是永恒的。”儒昂·富尔仁西奥最后说，“激情是会过去的，但爱情是永存的。”

怀着得意的心情但又显得无精打采的格洛丽娅倚在窗口，对老处女们谦恭地微笑着。她已经不嫉妒任何人了；她的孤独生活结束了。

十六 加布里埃拉的歌

加布里埃拉一身闪光发亮的服装，脚上穿着皮鞋和长统袜，简直就象个富家小姐。阿尔明达太太拍手夸奖说：

“在伊列乌斯没有谁能比得上你。无论是结了婚的女人，单身的姑娘还是妓女，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你。”

加布里埃拉对着镜子前后左右照了又照。自己也不由得

感到惊奇。女人长得漂亮是件多美的事啊！男人们见了她都会情不自禁地用痛苦的声音对她喃喃低语。她喜欢听这样的话，特别当说话的人是小伙子的时候更是如此。

“若苏埃先生想让我去和他一起生活；您想想看！他是个多漂亮的小伙子哟……”

“他上无片瓦，下无寸地，只不过是个小学教师而已。你别去想这件事，你可以挑选更好的人。”

“我不想，不。我不愿和他生活在一起。如果他……”

“如果你愿意的话，那你可以找到很多‘上校’，法官还不算在里面，更不用说纳西布了，这小子想你想得要命……”

“为什么？我不明白……”她微微一笑。“纳西布是这么好的一个人。现在他经常送礼物给我。礼物超过了……他年纪不大，又什么也不……他给我这么多东西是为了什么呢？他是个多好的人……”

“当他给你提起结婚这件事时，你别大吃一惊……”

“他不需要这样，为什么对我谈这些呢？他用不着。”

纳西布发现她有一颗牙被蛀坏了，便让她去治一治，再镶上一颗金牙。他亲自为她物色了牙科医生（此时他想起了奥斯蒙多和西尼娅济尼娅），这是港口街上的一个患佝偻病的老头儿。她每个礼拜去两次，每次都是在做好盘菜并为纳西布准备好了饭之后。每逢这时，她就换上一身闪光发亮的绸料衣裳去看医生。疗程即将结束，牙齿也差不多治好了，真遗憾！在去看牙的途中，她可以穿过街市，扭动着腰肢，观看商店的橱窗。街上挤满了行人，他们走过她身边时，都要蹭她一下。她耳朵里听着人们向她献媚的话语，眼睛看着

埃帕米农达斯先生量着布料，出售呢绒。回来的时候，她在酒吧间停留了一下，这时正是喝开胃酒的当儿，店堂里挤满了顾客。纳西布生气地问道：

“你来干什么？”

“只是来看看……”

“看谁？”

“看纳西布先生……”

她无需再说些别的什么，他便立刻软下来了。老处女们在盯着他们，男人们也在瞧着他们，巴西利奥神父从教堂里走了过来，为她祝福说：

“愿上帝赐福于你，我的耶利哥①的玫瑰花。”

她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觉得非常好听。她去看牙科大夫的这一天天气多好啊！她在候诊室里思考了起来。曼努埃尔·达斯昂萨斯“上校”（多有趣的外号！），这个固执的老家伙曾派人给她送过一张便条：假若她愿意的话，他打算叫人在她的名下立一座种植园……如果不是因为纳西布先生为人那样好，而“上校”又那样年迈的话，她会答应的。这不是为了她自己，她干吗要为他效劳呢？她干吗要一座种植园呢？她本人并不需要……不过，为了送给克莱门特她倒是要的，他是多么渴望有座种植园……克莱门特在哪儿呢？他还在那个与工程师谈情说爱的美貌小姐的父亲的庄园里吗？用鞭子抽打那个可怜的姑娘是不对的。她做了什么坏事？如果她有一座种植园，她将把它送给克莱门特。那将多好啊……但纳西布先生不会理解这一点，也不能让他没有厨

---

①巴勒斯坦古城。

娘。如果不是因为这一点，她会答应的。这个老头儿长得太难看了，但很多时间他都是待在庄园里，在此期间，纳西布先生可以去安慰她，和她一起……

有这样多的傻事儿要想。思考问题有时候是好事，但有时又并不那么好。她不喜欢想死去的人和悲伤的事情，但忽然又想起来了。她想起了那些死在路上的人，其中就有她的舅父。可怜的舅父；她年纪还小时，可挨过他不少打。当她还是小姑娘的时候，有一天，他钻到了她的床上。舅妈揪着自己的头发，对他破口大骂；他把舅妈一把推开，揍了她几巴掌。不过他不是个坏人，只是太穷了；但他也不会是个好人……是的，她喜欢想些愉快的事情。她想起在种植园跳舞的情景，光着脚丫子在地上跳来跳去。她想到彻夜灯光通明的城市；在舅妈死后，她曾在城里一个派头十足的有钱人家里呆过。她也想到了贝比托。想想这样的事情那确实不错。

有些人除了悲伤的事情之外就不知道谈些别的什么。这是多愚蠢的事……阿尔明达太太有些日子就是这样：早晨一起床就满脸愁云，接着就谈起悲伤、苦恼和病痛的事情，别的她只字不提。如果早晨起来高高兴兴的，那她同别人的谈话就妙趣横生，就象面包涂上奶油那样，有滋味极了。这时候她无所不谈，包括女人怎样分娩和孩子怎样出生。谈谈这些事是很有意思的。

牙已经治好了，多可惜！她镶上了一颗金牙。纳西布先生是个好人，她没有向他要求他就给牙科大夫付了钱。他是个好人，给了她这么多的礼物，何必给这么多呢？

他一看见她在酒吧间里准会不乐意，他妒忌……真有意思……

“你在这里干什么？回家去……”

她穿着漂亮的衣服、皮鞋甚至长统袜，朝家里走去。一群小孩在教堂前面的广场上玩转圈子的游戏。所有的孩子都在那儿：托尼科先生的几个女儿，她们的头发象玉米的颜色一样金黄；检察官的几个儿子；那个手臂有毛病的孩子；儒昂·富尔仁西奥的几个非常结实的儿子，以及巴西利奥神父的几个养子。小黑人杜伊斯卡在圈子的中央跳着，唱着：

玫瑰花病了，
丁香花去探望。
玫瑰花晕倒了，
丁香花眼泪汪汪。

加布里埃拉一边听着她幼时曾经唱过的这支歌，一边继续往前走。后来她索性停下来听孩子们歌唱，看他们玩转圈子的游戏。在她的父母去世和她去舅父家以前，她曾经唱过这支歌。看着一双双小脚在地上跳舞有多美啊！她的脚开始抱怨了，它们也想跳舞。她难以按捺自己，羡慕转圈子的游戏。她脱去鞋子，把它扔在人行道上，朝孩子们那边跑去。她插在杜伊斯卡和罗西塔之间，围着广场转起了圈子，同时唱着、跳着：

手掌，手掌，手掌。
脚板，脚板，脚板。
转圈，转圈，转圈。

螃蟹已被抓住。

唱啊，转啊，拍着手掌，加布里埃拉又回到了她的童年时代。

十七 鲜花与花瓶

政治斗争甚至已经波及到了在主教堂举行的圣若热教友会的选举。大主教很想调和各派之间的矛盾，并再次玩弄阿陶尔福·帕索斯要过的伎俩。他多么乐意看到巴斯托斯的忠实追随者和蒙迪尼奥的热情支持者团结在那位神圣武士的祭坛周围 。尽管他是个头戴红色教冠的 、地地道道的主教大人，可是这件事他也没有能办到。

实际上，蒙迪尼奥并没有认真看待教友会那种玩艺儿。他只是按月付他该付的会费，仅此而已！他曾对主教大人说过，如果需要的话，他准备投他中意的人的票。但是两眼盯着主席职位的“博士”却表现得十分坚决，为此他暗中开始了活动。虔诚和热心于慈善事业的毛里西奥·凯雷斯博士以候选人的身份谋求连任。他的连任要特别归功于工程师。

工程师那件风流韵事令人激动不安的结局在全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尽管梅尔克和罗慕洛在海滨的谈话谁也没有听到，但关于这次谈话的内容，至少有十来种不同的说法，而且一种比一种更激烈，更不同情工程师。有的甚至还说，他被迫跪在海滨大道的凳子旁边讨饶。按照这些说法，他是个道德上的魔鬼，沾染了不可告人的恶习，诱使女人们堕落，已经成为使伊列乌斯的家庭惊恐不安的危险人物 。《南方

报》曾为此发表了一篇夸大其词的长文，整整第一版都没有刊登得下，还转到了第二版上。文章谈到了道德观，《圣经》，家庭的名誉，巴斯托斯家族的尊严，他那堪称楷模的生活作风以及所有反对派——首先是他们的首领和安娜贝拉——的腐化生活。另外，文章还谈到了必须使伊列乌斯免受日益堕落的风化的影响。这些内容使此文成了一本选集中的一篇。这就是说，类似的文章曾经发表过好几篇。“那是一本蠢话选集……”“司令”曾这样说道。

这就是当时伊列乌斯人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激情。当毛里西奥·凯雷斯博士在连任教友会主席的就职演说中大段大段地重复那篇文章的内容时，全市的老处女们一个个听得津津有味。文章说：“来自腐化堕落中心的冒险家们，以进行一些值得商榷和徒劳无益的工程为幌子，企图腐蚀伊列乌斯人的纯洁的灵魂……”工程师则成了腐化堕落和道德败坏的象征。也许这是因为他在旅馆里胆战心惊地度过了几天后，甚至也没有与朋友们道别就偷偷地登上轮船懦怯地逃走了的缘故。

假如当时他挺身反抗，进行斗争，肯定会得到一些人的支持。不过人们并没有象对他那样对马尔维娜产生反感。当然人们对她那件风流韵事和在影院里或大门口与他亲吻的事仍然在窃窃私语，甚至有人对她是否是黄花闺女进行打赌。但是人们听说，当暴跳如雷的父亲用鞭子抽打这位姑娘时，她丝毫没有屈服，而是昂首呼喊，进行反抗。由于这一点，大约两周之后，当梅尔克把她带往巴伊亚让她进梅塞德斯姐妹的学校学习时，有些人曾经陪她到港口为她送行；其中甚至还有几个修女学校的学生。儒昂·富尔仁西奥送给她一袋夹

心糖果，与她握手时曾这样说道：

“拿出勇气来！”

马尔维娜微微一笑，她那冷淡而高傲的目光显得温柔了，那犹如一尊塑像的神态也随之消失了。她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美丽。若苏埃没有到港口去，但他在酒吧间的柜台前向纳西布吐露说：

“我已经原谅她了！”他显得轻松而又健谈，虽然他的双颊凹陷得更深，黑色的眼圈也更大了。

在场的“公鸡”先生眺望着脸上堆满笑容的格洛丽娅的窗口说道：

“老师，近来您在偷偷地干什么事吧？谁也没见到您去夜总会。我认识伊列乌斯的所有女人，而且知道每个女人跟谁在谈情说爱。可是没有一个跟您……那么，您到底在哪儿把眼圈熬黑了呢？”

“在研究和工作中……”

“您在研究解剖学吧……我也想干这样的工作……”他那冒冒失失的眼神从若苏埃身上移到了格洛丽娅的窗口。

纳西布也满腹狐疑。这位老师把他同混血姑娘的关系掩饰得过于冷淡了。现在他根本不同加布里埃拉调情了。这里面有名堂……

“那个工程师使蒙迪尼奥·法尔康受害不浅……”

“这关系不大，蒙迪尼奥将稳操胜券。我可以打赌。”

“把握并不那么大。但是，即使他取胜，政府也不会认他，你们等着瞧吧……”

阿尔蒂诺“上校”支持蒙迪尼奥的事业而与巴斯托斯决裂使其他许多人都受到了影响。几天之内下列消息接踵而

来：皮兰吉的塔维亚诺“上校”，穆通斯的彼德罗·费雷拉“上校”，阿瓜普雷塔的阿布迪亚斯·德索萨“上校”，都仿效阿尔蒂诺“上校”转而支持蒙迪尼奥了。人们有这样的印象：如果说巴斯托斯的威望还没有丧失殆尽的话，至少也一落千丈了。

在发生了罗慕洛事件两周之后举行的拉米罗“上校”的祝寿活动，证明这种结论未免有点夸大其词。他的寿辰从来没有如此热闹地庆贺过。清晨，鞭炮声便把全城的人从睡梦中震醒了；在他的家门口和市政府大楼前都放了礼炮和礼花。由大主教领唱弥撒，圣若热教友会全体成员都出席了祝寿仪式，教堂被挤得水泄不通；塞西利奥神父担任说教的角色，他以热烈而带女人腔的声调赞扬了“上校”的诸多美德。前来道贺的人还有来自整个地区的种植园主，甚至包括伊塔布纳的市长。

这是显示实力的一次示威。接着，在大门敞开、摆着高靠背椅的寿堂里，前来祝寿的宾客一整天都络绎不绝。阿曼西奥·雷阿尔“上校”让人把所有酒吧间的啤酒都搬到了这里，声称要不惜一切代价来赢得这场胜利。甚至他的某些政敌，包括“博士”在内，也前来向拉米罗·巴斯托斯贺寿。“上校”站在那儿接待他们，希望以此不仅向他们表明自己的声望，同时也想显示他那钢铁般结实的身体。然而，事实上他近来身体十分虚弱。以前他看上去虽然是个年迈的人，但身子还算结实，走起路来昂首挺胸，如今却是个两手哆嗦的老头儿了。

蒙迪尼奥·法尔康没有去做弥撒，也没有亲自前往祝贺，而是让人给热鲁莎送去了一束鲜花和一封贺信。贺信上

写道："我年轻的朋友，请您向您的尊敬的祖父转达我的良好祝愿。虽然我在政治上与他对垒，但是我很敬佩他。"这真是一件大事。伊列乌斯的所有姑娘都因此而十分激动。在她们看来，这是一个极为高雅的举动，是当地从未见过的事情。在这里，政治上的对立意味着不共戴天的冤仇。此外，这是多么高尚！多么有风度！拉米罗·巴斯托斯"上校"本人读了贺信和看过鲜花后这样说：

"这位蒙迪尼奥先生真狡猾！他知道通过我的孙女向我祝贺我是不会不接受的……"

一时间，人们曾经想到这两个人将会达成一项协议。托尼科手里拿着贺信，感到产生了新的希望。但事情也仅仅如此而已，双方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了。热鲁莎曾希望蒙迪尼奥去参加为结束这次祝寿活动而在市政府贵宾厅举行的舞会，但她没有勇气去邀请蒙迪尼奥，不过她向"博士"暗示，他的光临将受到热烈的欢迎。

那位出口商没有去参加舞会。他从巴伊亚又搞来了一个女人，自己独自在家里热闹。

所有这一切都在酒吧间里被议论着，纳西布也参加了这场议论。为市政府大厅里的舞会准备的甜食和冷盘是向他预订的，热鲁莎本人曾亲自找加布里埃拉商谈过，向她说明她要的东西。热鲁莎回家后对纳西布说：

"纳西布先生，您的厨娘是个大美人，那样和气……"

对纳西布来说，她的这句话就象《圣经》上的箴言一样。

饮料是从普利尼奥·阿拉萨那儿买来的。因为年迈的"上校"不想使任何人感到不快。

纳西布参加了这场议论，但并不热心。城里发生的任何

事情，政治上或社会上的事件，甚至连长途汽车在公路上翻车而造成四人受伤——其中一人后来死亡了——这样的事都无法使他摆脱自己的难题。有一次，托尼科无意中向他提出了让他与加布里埃拉结婚的主意，结果他就有了这样的想法。他看不到有其他解决的办法。他爱她，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他深深地爱上了她，需要她就象需要水、食物和睡觉的床铺一样。再则，酒吧间也不能缺少她。如果她走了，那么所有这一派生意兴隆的景象——银行里的存款越来越多，成为种植园主的日子越来越近——都将化为乌有。只要结了婚，他就不再提心吊胆了。在他的生活中谁能向他奉献比这更好的东西呢？只要她成了酒吧间的老板娘，在有三四个厨娘的厨房里吩咐吩咐，纳西布便可以实现他开一爿餐厅的多年夙愿了。城里需要有个餐厅，甚至连蒙迪尼奥本人也曾多次这样说过：伊列乌斯正需要有一家象样的餐厅，因为旅馆的膳食糟透了，单身汉们只好忍气吞声地吃一般的冷饭凉菜。轮船靠岸时，旅客们找不到吃顿可口饭菜的地方。除了家庭的客厅之外，没有地方能够举办重要的宴会或一定规模的喜庆活动。蒙迪尼奥本人能够投入部分资金。据说一对希腊夫妇也打算开个餐厅，他们正在物色地点。只要有把握让加布里埃拉负责厨房里的工作，纳西布将开设一爿餐厅。

可是他又有什么把握呢？中午休息时，他坐在躺椅上思考着这件事。这是他感到最难受的时刻。他嘴里叼着一支已经熄灭的雪茄烟，烟味苦得象胆汁一样。他的唇髭已经下垂了。几天前，阿尔明达太太——一个善于占卜的卡桑德拉①式的

①神话故事人物，为特洛伊的最后一位国王普里亚莫的女儿。据说她能占卜人们的前途。

人物——曾向他提出了可怕的警告。加布里埃拉第一次被一项建议打动了。阿尔明达太太详尽地、并且怀着虐待狂似的乐趣向他叙述了加布里埃拉听到曼努埃尔·达斯昂萨斯“上校”提出条件后那种动心的情景。一个面积达二百阿罗瓦的可可种植园可不算小，谁不为之动心呢？无论是他还是阿尔明达太太，对于克莱门特这个人都一无所知。关于加布里埃拉的情况他们知道的也很少……

有几天他简直象疯了一样，曾不止一次地提到过结婚的事。但是阿尔明达太太本人断言说，加布里埃拉已经拒绝了那项建议，并说：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事情……这还不该结婚！”

这还不是她的最高要求。“不管哪个女人，即使最忠贞，她的贞节都是有限度的。”“公鸡”先生曾经瓮声瓮气地这样说过。这并不是她的最高要求和她的要价，不过与此也相差无几了。难道她没有考虑要接受吗？除了可可种植园外，如果曼努埃尔·达斯昂萨斯“上校”再给一座位于市郊大道边的房子，并且有明白无误的房契，那她会怎么样呢？没有任何东西能象拥有自己的房子那样对女人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如若不信，只要看看多斯雷伊斯两姐妹的情况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她们拒绝了别人为购买她们的房子而出的一笔巨款。如今，她们住在这座房子里，而且还租出了一部分。而曼努埃尔·达斯昂萨斯是完全会这样做的！钱在他庄园里就象一把草。今年收获以后——真是废话——他更富了。他正在伊列乌斯为全家建造一座真正的宫殿，甚至还有塔楼，从上面可以眺望整个城市，以及铁路和停泊在港口的轮船。他想加布里埃拉都想疯了——这是一种老年人的情火，他愿

意为她付出任何代价，不管代价多高也在所不惜。

阿尔明达太太在家里催促着纳西布，而托尼科每天都在酒吧间里问他：

“阿拉伯人，结婚的事怎么样啦？已经决定了？”

实际上他已经决定了，已经下了决心。他之所以把这件事耽搁下来，只是因为怕旁人说三道四。他的朋友们能理解他吗？他的舅父和舅妈，姐姐和姐夫，住在伊塔布纳的有钱的亲戚，傲慢的阿什卡一家，他们会怎样看呢？说到底，这对他有什么要紧呢？伊塔布纳的亲戚们说不定已记不起他了！他们只为自己的可可而操心。对于舅父，他没有欠他什么，至于姐夫，让他去难受吧！而那些朋友们，酒吧间的顾客，他的牌友和棋友们，所有这些人，除了托尼科，难道对他尊重过吗？他们不都在追求加布里埃拉，当着他的面在相互争夺她吗？他又何必要尊重他们呢？

那天吃午饭之前，人们在酒吧间里对政界事务和港口疏浚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到处都在传播流言蜚语，这是巴斯托斯的人散布出来的，说什么工程师的报告已被打入冷宫，港口疏浚一事被再次搁置起来，坚持这样做只是徒劳，因为这是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许多人也是这样认为的。现在人们再也见不到工程师穿着靴子、拿着仪器在港口上测量了。另外，还说蒙迪尼奥·法尔康也乘船去里约热内卢了。巴斯托斯的支持者们又趾高气扬起来。阿曼西奥·雷阿尔向里贝里托提出了另一项打赌的建议：如果拖轮和挖泥船来的话，他愿出两万比索。纳西布又一次被叫来做证人。

也许由于这个缘故，在通常喝苦啤酒的时候，托尼科的情绪又好了起来。如今他又在夜总会里露面了，被一个留着黑

辫子的西阿拉姑娘迷住了。

“生活是美好的……”

“您有理由高兴，又有新欢了……”

托尼科擦着指甲，顺着对方的话说道：

“我确实很高兴……疏浚港口的工作已经见鬼去了……西阿拉女人象一团火一样……”

促使纳西布终于下决心的可能不是曼努埃尔·达斯昂萨斯“上校”，而是法官。

“阿拉伯人，您为什么整天愁眉苦脸的？”

“我该怎么办呢？”

“您会更加悲伤的。我给您带来一个很糟糕的消息。”

“什么消息？”他的声音里充满了不安。

“我亲爱的朋友，法官在四蝴蝶街租了一所房子……”

“什么时候？”

“昨天下午……”

“干什么？”

“还能为谁呢？”

接着是一阵沉默，静得甚至能听到一只苍蝇飞来飞去的声音。“懒小子”吃完午饭回来后又加上了一句：

“加布里埃拉让我转告您，她要出去，一会儿就回来。”

“出去干什么？”

“我不知道，纳西布先生。好象去买些需要的东西。”

托尼科带着嘲弄的目光瞧着纳西布，后者问他：

“您谈结婚这件事是讲正经的吗？您当真是这样看的？”

“当然啦，阿拉伯人，我已经对您说过：如果我是您的

话……”

“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我认为是这样……”

“您已下决心了？”

“但还有些问题，或许您能帮助我……”

“让我拥抱您吧，我祝您幸福！幸福的土耳其人！”

两人拥抱之后，依然惶恐不安的纳西布接着说：

“以前我一直在打听，她没有身份证，连出生证书都没有。她不知道是哪年出生的，也不知道父亲姓什么。她的双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她什么也不记得。她的舅父名叫席尔瓦，是她母亲的弟弟。她不知道自己的年龄，什么也不知道。我们怎么办呢？”

托尼科把脑袋凑过去说道：“纳西布，我是您的朋友，我会帮您忙的。至于证件，您不必担心，我会在办事处把一切都安排妥当的。出生证明，她的名字，她父母亲的名字……只有一件事：当你们举行婚礼时，我想当证婚人……”

“您已被邀请……”突然间，纳西布如释重负，又显得乐呵呵的了。他感到了阳光的温暖，海风的轻柔。

儒昂·富尔仁西奥几乎就在文具店开门的时候准时来到了。托尼科大声问：

“您知道那个消息了吗？”

“消息这么多……您指的是哪一个？”

“纳西布要结婚了……”

一向心情平静的儒昂·富尔仁西奥大吃一惊：

“是真的吗，纳西布？据我所知，他还没有未婚妻。谁是新娘，可以告诉我吗？”

“可能是谁呢？您猜猜看……”托尼科笑眯眯地说。

“和加布里埃拉，”纳西布说，“我喜欢她，我将和她结婚，我不在乎旁人说什么……”

“别人只会说您是个心地高尚的人，一个正直的人。没有人会说别的。我祝贺您……”

儒昂·富尔仁西奥与他拥抱，但眼神里却显得心事重重。纳西布一再说：

“给我出个主意：您觉得这样做结果会好吗？”

“在这类事情上没有什么主意可出，纳西布。谁能预料结果会怎样呢？我向您致以最良好的祝愿。您应该结婚，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有些鲜花，我不知道您是否注意到，当它们在花园里的花枝上时是美丽芬芳的，但把它们插到花瓶里，即使是银子做的花瓶，也会凋谢枯萎的。”

“为什么它非得枯萎呢？”

托尼科插话说：“那是多美的花啊！儒昂先生。别来吟诗了……这将是伊列乌斯最热闹的婚礼……”

儒昂·富尔仁西奥笑嘻嘻地表示同意说：“我那是说蠢话，纳西布。我衷心地祝贺您，您的行动是非常高尚的。”

“让我们干杯吧！”托尼科提议说。

海风在轻轻地吹拂着，阳光普照着大地，纳西布仿佛听到鸟儿在歌唱。

十八 挖泥船与新娘子

这是伊列乌斯最热闹的婚礼。法官（他现在已经有了新

的情妇，这是等加布里埃拉等得不耐烦了之后才找的，他在四蝴蝶街为这个情妇租了一座房子）向这对不顾社会的陈规陋习、不顾地位和出身的差异而被真正的爱情结合在一起的新婚夫妇，发表了一篇祝他们幸福的贺词。

加布里埃拉一身天蓝色的衣服，脚穿挤得紧紧的皮鞋，两眼低垂，唇际荡漾着羞怯的微笑，煞是妩媚动人。她挽着只有在盛大节日里才穿得那样漂亮服装的托尼科走进了大厅。位于圣塞巴蒂昂岗的那座住宅里宾客满堂。不管是否接到了邀请，大家都去了，因为谁也不愿错过前去观看这种热闹场面的机会。自从纳西布与加布里埃拉谈了结婚这件事后，便让她去阿尔明达太太家居住了。因为她和未婚夫睡在同一间屋子里是有碍观瞻的。

“为什么？”加布里埃拉问道，“没有关系，不用……”

有关系，是的。现在她是他的未婚妻，很快将成为他的妻子；他无论怎样尊重她都是不过分的。当他向她求婚时，她曾经陷入过沉思：

“为什么呢，纳西布先生？您没有必要……”

“你不愿意？”

“愿意，愿意。但这没有必要。我不喜欢结婚这样的事。”

他临时雇了两个女佣人：一个搞卫生，另一个年纪还很小的女孩子做饭。以后他将再考虑为餐厅雇几个佣人。他派了人粉刷屋子，购置新的家具。舅妈帮她选购了嫁妆。衣物、衬裙、鞋子、袜子，一切应有尽有。舅父和舅妈在惊讶

之余也显得和蔼可亲了。他们甚至愿意提供自己的房子让她住下。纳西布没有接受：这几天没有她怎么行呢？他的园子和阿尔明达太太的园子仅隔着一堵矮矮的墙，加布里埃拉光着双腿，象只小山羊似的一跳就跳过来了。晚上她就这样过来同他同枕共寝。他的姐姐和姐夫感到丢尽了面子，他们什么也不想知道。住在伊塔布纳的阿什卡一家派人送来了礼物：一个完全用贝壳做成的烛台，是件非常好看的东西。

大家都想来瞧一眼身穿海蓝色服装的纳西布，他的唇髭油光闪亮，衣领上别着一朵丁香花，脚上穿着漆革皮鞋。加布里埃拉脸上堆满了笑容，两眼睡意惺忪。法官宣布他们已经结婚：纳西布·阿什卡·萨阿德，三十三岁，商人，生于费拉达斯，户籍在伊塔布纳；加布里埃拉·达希尔瓦，二十一岁，家庭佣人，生于伊列乌斯，籍贯与出生地点相同。

屋子里挤满了人，男人很多，妇女则寥寥无几：托尼科的老婆，她是证婚人；他的侄女金发姑娘热鲁莎；“司令”的夫人，她特别善良而又纯朴；笑容满面的多斯雷伊斯两姐妹；儒昂·富尔仁西奥的妻子，一个性格开朗、有六个孩子的母亲。别的妇女她们不想来，这样不伦不类，算是什么婚礼？桌子上已经上好了菜，饮料十分丰盛。来了这么多的客人，屋子里都容纳不下了，走廊里也挤得满满的。这是伊列乌斯最热闹的婚礼。甚至连普利尼奥·阿拉萨也把两个酒吧间的竞争忘得一干二净，带着香槟酒来了。举行宗教仪式的婚礼那是再好不过的，但并没有这样做。直到现在人们才知道纳西布是伊斯兰教徒，尽管他在伊列乌斯已经不信奉阿

拉①和穆罕默德②，但也把基督与耶和华③放在脑后了。不过巴西利奥神父并没有因此而不去为加布里埃拉祝福：

“愿耶利哥的鲜花盛开！”

他提醒纳西布说：“不管您是否愿意……是的，我要给您的孩子们行洗礼。”

“愿意，神父……”

的确，婚礼活动本来准会继续到深夜，如果不是有人在漫漫的黄昏里从走廊上这样叫唤的话：

“瞧，挖泥船……”

大家随即拥上了大街。蒙迪尼奥·法尔康已经从里约热内卢回来了，他去参加了婚礼，给加布里埃拉带去了一束鲜红的玫瑰花，给纳西布赠送了一个银制烟盒。他满面春风，急急忙忙地走到了街上。两艘拖轮曳着四条挖泥船朝海港驶来。这时有人欢呼了一声，接着很多人也欢呼起来，随后人们便纷纷告别。蒙迪尼奥在“司令”和“博士”的陪同下第一个离开了那儿。

欢庆活动由纳西布的家里转到了码头上，转到了栈桥上。只有妇女们和若苏埃及鞋匠费利佩在大厅里多呆了一会儿。这一天，甚至连格洛丽娅也离开了她的窗口，从人行道那儿偷偷张望着。当阿尔明达太太最后道了声“晚安”离开以后，在这个空空荡荡、乱七八糟地摆满了瓶子和盘子的屋子里，纳西布开口道：

---

①伊斯兰教徒对真主的称呼。

②伊斯兰教的创始人。

③希伯来语对上帝的称呼。

“贝伊……”

“纳西布先生？”

“什么‘纳西布先生’？我是你的丈夫，不是你的主人……”

她微微一笑，脱掉了鞋子，光着脚开始收拾起来，他拉住她的手责怪说：

“你再不能这样做了，贝伊……”

“什么事？”

“光着脚丫子。你现在是一位夫人了。”

她吃了一惊：“不能这样？不穿鞋子光着脚在地上走路不行吗？”

“不行，不行。”

“为什么？”

“你现在是个有身份、有地位的夫人了。”

“不，我不是，纳西布先生。我只是加布里埃拉……”

“我会教你的。”于是，他伸开双臂将她紧紧地搂在怀里。

“漂亮的小伙子……”

港口那里，人群在欢呼，在鼓掌。鞭炮在噼噼啪啪地响个不停，谁也弄不清楚是哪儿放的。它们腾空而起；在暮色深沉的夜空里，鞭炮的火光象是为了给挖泥船照亮航道一样。俄国人雅科布显得如此激动，以至讲起了别人无法听懂的语言。这时候，拖轮鸣着汽笛开进了港口。

第　四　章

加布里埃拉洁如皓月

（也许是个单纯的姑娘，也许是个村民的女儿，谁知道呢？）

“不仅仅城市、港口、村镇和居民点变了，而且习惯也变了，人也变了……”

（摘自埃泽基埃尔·普拉多博士对热苏伊诺·门多萨“上校”的起诉书）

加布里埃拉情人的歌

哦，苏丹，你把我快乐的姑娘，
变成了什么？

我赐她王宫金碧辉煌，
我赐她王座宝石灿烂；
我赐她金线缝制的绣鞋，
翡翠、红玉镶嵌；
给她穿钻石莹莹的服装，
给她戴紫水晶的指环；
女仆成群任她使唤；
我呼她为我的王后，
在华盖下与我并肩。

哦，苏丹，你把我快乐的姑娘，
变成了什么？

她只希望宽阔的田野，
把芬芳的野花采选。
她只希望一面玻璃镜子，
照看她美丽的容颜。
她只希望太阳的温暖，
生活得自在悠闲。

她只希望银色的月光，
睡梦中安然香甜。
她只希望男人们的爱情，
倾注她心中的爱恋。

哦，苏丹，你把我快乐的姑娘，
变成了什么？

我给你快乐的姑娘，
穿上华贵的衣裳，
带到宫廷的舞场；
她与公主们聊天，
她与博士们攀谈；
她跳过外国的舞蹈，
她尝过欧洲的水果，
她喝过名贵的佳酿；
她投入国王的怀抱，
比真王后更显荣耀。

哦，苏丹，你把我快乐的姑娘，
变成了什么？

让她重回厨房，
让她重回番石榴园，
让她再去跳水手舞，
让她再穿粗布衣裳，

让她再着绿色拖鞋，
让她再作天真遐想，
让她重新发出纯正的欢笑，
让她重新回到失去的童年，
让她再获爱情的热望。
为什么你想改变她呢？

这就是对
味似丁香、
色如肉桂的
加布里埃拉的歌唱。

一 富有灵感的诗人依然生活清苦并为金钱而操心

“博士”略带骄傲的口气介绍说：

“这位是阿尔吉莱乌·帕尔梅拉博士。我们杰出的、富有灵感的诗人，巴伊亚文学界的光荣。”

“诗人，噢……非常高兴。”里贝里托“上校”说着看了看诗人，露出不信任的神色：那些诗人，一般说来，不过是些“敲竹杠”的行家。

富有灵感的诗人，是个黑白混血儿。五十开外年纪，身材高大肥胖，肤色浅黑，仪容整洁。他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头发象狮子毛一般卷曲。尽管天气热得灼人，他还穿着条纹长裤，黑呢上衣和背心；露着几颗金牙，颇有度假中的参议员的风度。很明显，他对于那些缺乏文化修养的内地人漠视诗歌艺术和他的精选作品的神情已习以为常了。他从背心口袋里摸出一张名片，清清嗓子以引起全酒吧间的注意，然后拉长响亮但高低适度的声音说：

“法学、社会学学士，也就是说，有学位的律师，同时，也是文学学士。巴伊亚州人烟稀少的新蒙多地区的检察员。我尊敬的先生，鄙人愿为您效劳。”

他说着便躬身把名片递给呆若木鸡的里贝里托。这位庄园主东摸西摸找眼镜，然后戴上眼镜看名片：

里贝里托瞠目结舌，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语无伦次地说道：

巴伊亚，新蒙多，帕尔纳索

阿尔吉莱乌·帕尔梅拉博士

法学、社会学学士

文学学士

检 察 员

得奖诗人

受评论界推崇的六本书的作者

“很好，博士……听候您的吩咐……”

纳西布的目光越过种植园主的肩头看着名片；他也惊异万分，连连点头说：

“是的，先生，正是这样！”

诗人不愿意耽误时间。他把皮制的大文件夹一放到桌上便打了开来。在内地的诸城市中，伊列乌斯是最繁华的城市之一，但还有许多城市有待访问。他把装讲座入场券的包拿了出来。

不幸的是，这位帕尔纳索的杰出公民，在这个贫穷、愚昧，肠胃高于灵魂的世界上，也受着物质生活的制约。因此，他已有了相当明确的讲究实际的头脑。每当他外出作“巡回”讲座时，总考虑从每个地方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特别是到了富饶的、挣钱容易的地方，比如伊列乌斯，就想方设法兜揽生意，多积攒几个钱，以防在落后地方受到冷

遇；因为在那些地方，轻视诗歌、厌恶讲座达到了没有教养的地步，叫你吃闭门羹。凭着这副厚颜无耻而又冠冕堂皇的面具，即使在困难条件下也不会败北。他能软磨硬泡，所以几乎每战必胜：至少可以推销一张入场券。

作为检察员，酬金微薄得可怜，因此要维持人口众多的家庭，要抚养满堂子女，显得十分艰难。他要负担人口众多的家庭，更确切些说，要负担人口众多的几个家庭，因为他至少有三个家。杰出的诗人也得受各种成文的法律的约束。这些法律对一般人也许是合宜的，但对非凡的人，如对戴着几顶“学士”桂冠的阿尔吉莱乌·帕尔梅拉来说，无疑是不那么舒服。有关婚姻和一夫一妻制的法律就是一例。一个真正的诗人，怎么能受那些条文的限制呢？尽管二十多年前他就与当初年轻美丽、而今已老态龙钟的奥古斯塔住在一起，组成了我们可称之为“生儿育女的家庭”，可是他从来不愿意结婚。他的头两本书，《翡翠》和《钻石》（他的书都是以宝石或半宝石作书名的）就是为奥古斯塔写的；而她作为回报，为他养了五个胖儿女。

一个缪斯① 女神的崇拜者，不能够只拜倒在一个女人的脚下；一位诗人应当更新他的灵感的源泉。他放荡不羁地更新着灵感的源泉，每个与他邂逅相遇的女人立刻会变成他咏叹男女情长的十四行诗。他跟另外两个使他产生了灵感的缪斯结成了家庭，并且写出了作品。黑白混血少女赖蒙多，美得象朵鲜花，原是个女仆，现在成了他的三个儿女的母亲；诗人为她写了《绿松石》和《红宝石》两本诗集。《蓝宝石》和“黄

---

①希腊神话中掌管文艺、音乐、天才等九位女神的统称。

玉”归功于克莱门蒂娜给他的灵感；她原是个不满现状的寡妇，为他生了埃库莱斯和阿弗罗迪塔。当然在那些受推崇的著作中还有吟咏一些次等缪斯的诗章。他有十个合法儿女，全都以希腊的神或英雄的名字命名并登记的。除那十个子女外，可能还有别的子女；这在神父们看来真是桩丑事。十个年龄不同的体格壮实的帕尔梅拉，加上克莱门蒂娜前夫所生的两个孩子，一共有十二张如虎似狼的嘴要他供食，成了他那神话般的食欲的继承人。他喜欢变换环境，爱好游历异地风光，但促使他去外地市集上作文学游说的主要原因，是他那十二个要吃要穿的子女。他的黑色大箱子里带着一批“库存”书籍和一两份讲座稿，看到那只沉重的大箱子，任何身强力壮的搬运夫都会折腰服输。

“只买一张入场券？别这样……您可得给您的夫人买一张。还有孩子们呢，他们多大啦？十五岁的孩子已经能够接受诗歌和理解包含在我的讲座内的思想内容了。再说，我的讲座是极有教育意义的，特别适合塑造青年人的灵魂。”

“没有不正经的内容？没有不合适的新闻轶事吗？”里贝里托这样问道。他想起了莱昂纳多·马塔关于沙漠的讲座：一年举行一次，不收入场券，每一次都座无虚席。

“我尊敬的先生，您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最严肃的道德……最崇高的感情……”

“我这么说，没有指责的意思，因为我自己是喜欢听那号新闻的。跟您说实话吧，只有那种讲座我才能忍受……”他再一次语无伦次了。“就是说，您不要生气；我是想说，那类讲座是有趣的，不是吗？我是个农民，没有多少文化，

一听讲座就发困……因为老婆和女孩子们的关系我才那样问的……因为如果有不合适的内容，我不能带她们去，您理解我的意思吗？”最后他说，“买四张，多少钱？”

纳西布买了两张，鞋匠费利佩买了一张。讲座定于次日晚上在市政府大厅举行；埃泽基埃尔·普拉多博士将先作介绍，因为他与阿尔吉莱乌在大学里曾是同系同学。

诗人转入了第二阶段的活动——卖书。这是最困难的事情。入场券几乎没有人不买，但书却不大受欢迎。许多人看了用小号字排印的诗都皱起了眉头。甚至连那些或对诗感兴趣、或出于礼节本来决定买书的人，一听作者对书价的回答，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诗人说：

“您随便给多少吧……诗是不作买卖的。如果不是因为要付印刷费和纸张费，如果不是因为要付排版费和装订费，我将免费分发我的书，象一个诗人应该做的那样，慷慨地散发我的书。但是……谁能摆脱生活中的可鄙的物质主义呢？这册书，收集了我最近最优秀的诗作，在全国，从南到北，人人皆知，并且在葡萄牙引起了一场热烈的评论。为这本书花的本钱真是要了我的命啦，到现在还没有付清呢。我亲爱的朋友，凭您高兴，给多少都行。”

可可出口商们和大庄园主们对他们的本行是颇懂得生意经的，但对买书的事却一窍不通。蒙迪尼奥·法尔康花了一百比索买了一本书，另外还买了一张入场券。拉米罗·巴斯托斯“上校”给了五十比索，但买了三张入场券，还邀请诗人两天后去吃晚饭。阿尔吉莱乌每去一个地方访问，事先总要把当地的特殊情况了解清楚。他来伊列乌斯之前，就了解了这里的政治角逐，所以随身带着给蒙迪尼奥和拉米罗的信件

以及给这两派的重要人物的介绍信。

根据多年来他耐心大胆地推销他各种版本书籍的经验，身高体胖的诗人马上就能判定买主自己能否决定购买和愿出的最高价钱，或者是否应该这样暗示：

“二十比索，再给一份手稿。”

要是某个主顾可能成为他的读者，但还想杀价，他就慷慨大度地拿出最后一招：

“看来您对我的诗挺有兴趣，就给十个比索吧！不叫您扫兴，不叫您失望，不让您失去享受美的权利！”

里贝里托手里拿着书，一边搔着头皮。他用目光询问“博士”，想知道他该付多少钱。把钱白白扔到街上，这可是十分恼人的事！他把手伸进口袋，又摸出二十比索；这完全是看了“博士”的眼色之后才掏出来的。纳西布没有买书，因为加布里埃拉不识字；至于他自己，听听若苏埃和阿里·桑托斯在酒吧间朗诵的诗就足够了。鞋匠费利佩不愿意买，并十分反感地说：

“诗人先生，请您原谅。我不读诗，只读散文，而且只读某些文章。”他特别强调了“某些”二字的意思。“小说，不看！我只看那些具有战斗性的文章，看那些讲移山填海的文章。您读过克鲁泡特金①的书吗？”

杰出的诗人犹豫了。他本来想说读过了，因为那名字听来非常熟悉；但又一想，最稳妥的办法还是说句大而空的话吧：

---

①克鲁泡特金（1842—1921），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出身贵族家庭，1872年出国，在瑞士加入第一国际，属巴枯宁派。

“诗歌远比政治重要。”

“可是我讨厌诗歌，我的先生。”费利佩说着把拇指一翘，“克鲁泡特金是古今最伟大的诗人！”当他十分激动或喝得酩酊大醉时就用纯正的西班牙语讲话：“世上只有炸药比他具有更大的威力。他是了不起的无政府主义者！”

他来酒吧间时已经喝得醉醺醺的，到了酒吧间又喝上了。这种情况一年只发生一次，而且只有少数人知道他是用酗酒这种方式来纪念他的一个兄弟的，这位兄弟是很多年前在巴塞罗那的一次游行中被枪杀的。他那位兄弟是个富有战斗精神的无政府主义者，具有狂热的思想和无畏的胆量。当初，费利佩收藏起他兄弟的书刊，但再也没有举起过那面已经撕碎的旗帜，而是离开了西班牙，以躲避因亲属关系而包围着他的种种怀疑。直至今天，虽然二十多年过去了，每逢那次游行和枪杀事件的纪念日，他便关起店铺，喝得酩酊大醉，发誓要回西班牙去扔炸弹，为他死难的兄弟报仇雪恨。

“尖嘴”和纳西布把他扶到牌室里，因为那儿他可以随意痛饮而不会打扰别的顾客。费利佩大声辱骂纳西布：

“奸诈的撒拉逊人①，你把我那朵红花，把我妩媚的加布里埃拉变成什么了？她有一双快乐的眼睛，她是一支歌，她是节日的欢乐。为什么你把她抢来独个儿占有？为什么你把她禁闭起来？肮脏的资产阶级分子……”

“尖嘴”拿来一瓶甘蔗酒，给他放在桌上。

“博士”向诗人解释这个西班牙人酗酒的原因，并请他谅解。费利佩平常是稳重的，有涵养的，是个令人尊敬的公

---

①中世纪的基督教徒对在欧洲和非洲的穆斯林的称呼。

民；一年只有那么一次……

“我完全理解。偶尔喝醉酒，那是连最有身份的人也会发生的。我也不是个滴酒不进的人。我也喝一两口……”

对于喝酒，里贝里托是个行家。他感到气氛比较随和些了，于是便滔滔不绝地谈起了各类烈酒。伊列乌斯产一种很好的酒，叫“伊列乌斯蔗酒”；几乎全部销往瑞士，瑞士人把它当威士忌喝。里贝里托对阿尔吉莱乌说：“那个‘铁路上的英国人’密斯特是不喝别的酒的……”

谈话已有几次被打断了。当喝开胃酒的时候，顾客已陆续来到，他们一个个被介绍给诗人。阿里·桑托斯一见诗人，便把他紧紧地拥抱在怀里。他早已熟悉诗人的名字，也读过他的作品；他说诗人对伊列乌斯的访问将载入该市文化生活的史册……诗人喜欢奉承，对此表示感谢。儒昂·富尔仁西奥仔细读着名片，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口袋里。阿尔吉莱乌向阿里和曼努埃尔·达斯昂萨斯分别兜售了一本题了词的书籍，然后才与“博士”、儒昂·富尔仁西奥、里贝里托和阿里等坐到桌上品尝倍受赞扬的“伊列乌斯蔗酒”。

诗人与刚结识的朋友们一起品尝着蔗酒，已放下了那副名流学士的架子。他还表现出具有非凡的散文家的才能：用雷鸣般的声音讲述趣闻，讲到高兴处便哈哈大笑。他对当地的各类事情兴致勃勃，似乎他很久以来就一直住在这里，而不是那天上午刚上岸似的。可是新买主一到，他就得自我介绍，忙着从大箱子里取出书籍和入场券。最后，根据“公鸡”先生的提议，大家想出了一套便于诗人工作的办法。如果上钩者有能力购买入场券和书籍，那么就由“博士”作介绍。如果来者能购买几张入场券但不能买书，那么阿里·桑托

斯就来介绍诗人。要是遇到单身汉或经济拮据只买一张者，“公鸡”先生就出来介绍。这样可以节省时间，但诗人却迟疑了一会儿才说道：

“这种办法不可靠……我有经验。有时候你根本想不到某人会买走一本书……总而言之，价钱可以高低……”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轮流介绍，若苏埃、“司令”、托尼科·巴斯托斯也参加了。诗人完全摆脱出来了，不再亲自费力应酬。“公鸡”先生向他保证：

“我的朋友，您放心，不会有差错的。我们了解每个人的经济条件、兴趣爱好、文化程度……”

一个男孩走进酒吧间散发小册子，内容是介绍一个定于次日演出的马戏团。诗人惊慌不安地说：

“不，不，那可不行！我不能接受！明天是我讲演的时间。我选定明天讲演，就是因为两个电影院为儿童放映电影，很少会有成人上影院。可是，突然半路杀出个马戏团来与我……”

“可是博士，您的入场券不是已经预售出去了吗？不是当时就收了钱的吗？那还有什么危险！”里贝里托这样安慰诗人。

“您认为我是个能对着空座位讲演的人吗？我是个为五六个听众朗诵我的诗歌的人吗？我亲爱的先生，我要维护声誉，要维护已有一定影响的声望；要维护在巴西和葡萄牙的一份荣誉……”

纳西布站在这位名流的座位前面，向他提供情报说：

“不必担心……那不过是个流落街头的小马戏班，是从

伊塔布纳来的。根本不值得一提。这个马戏班既无野兽，也无值得称道的艺术家，只有孩子们才会去……”

诗人应邀与克洛维斯·科斯塔共进午餐。他下船后立即进行的第一处访问就是《伊列乌斯日报》编辑部，他问“博士”下午能否与他同行。“博士”说：

“当然可以，我非常高兴，现在就带您上克洛维斯家去。”

“亲爱的朋友，您也跟我们一起去吧！”

“我没有受到邀请……”

“可是，我受到了邀请，我邀请您去。这类午餐不应当错过，比平常的午饭要丰盛得多；餐馆里的饭更不必提了，又少又差，少极了！”

他们一出去，里贝里托便议论说：“我不喜欢那个博士的双重行当，他什么都揽：入场券、书籍、午餐……这号人准比蟒蛇还能吃……”

阿里·桑托斯却十分肯定地说：“他是巴伊亚最优秀的诗人之一。”

儒昂·富尔仁西奥从口袋里摸出名片说道：“至少这张名片是令人惊讶的。我还从未见过类似的名片。双重‘学士’……想想！生活在帕尔纳索……但是阿里，请您原谅。他的诗，即使没有读过，我也不喜欢。不可能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若苏埃翻阅着里贝里托“上校”买的那本《黄玉》，低声读着诗句。然后评论说：

“诗没有气魄，苍白无力，而且格调陈腐，好象诗歌艺术是一成不变的东西。今天，在这未来派的时代……”

阿里激动地说道："你们不能这么说……这简直是没有礼貌。儒昂，您听这首十四行诗；这是首绝妙好诗。"接着他抑扬顿挫地念着诗的标题："《瀑布的轰鸣》"。

阿里不能再往下念了。西班牙人费利佩踉踉跄跄地来到大厅，两只脚与桌椅碰撞着，嘴里吃力地说道：

"撒拉逊人，肮脏的资产阶级分子，加布里埃拉在哪里？你把我的红花变成了什么？把娇艳妩媚的……"

现在代替加布里埃拉提着饭盒送饭的是个黑白混血姑娘，厨房女学徒。费利佩跌跌撞撞地磕碰着桌子走了过来，想打听纳西布把妩媚、欢乐的加布里埃拉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尖嘴"企图把费利佩再次带到牌室去。纳西布作了个含糊不明的手势，仿佛要求原谅，但谁也不明白他要求原谅的原因。是因为费利佩的醉态呢？还是因为妩媚快乐的加布里埃拉不在酒吧间呢？其他人默默地注视着。前些时候，每到中午时分，当加布里埃拉耳边戴着玫瑰花来到酒吧间时出现的热烈活跃的气氛到哪里去了呢？人们感觉到她不在场所产生的影响，好象没有她，酒吧间就失去了温暖，失去了亲切的气氛。托尼科打破沉寂说：

"你们知道诗人讲座的题目了吗？"

"不知道，叫什么？"

"《眼泪和乡愁》。"

"等着瞧吧，准是一锅剩羹馊饭！"里贝里托预言道。

二 萨阿德太太的过错

那是个最蹩脚的马戏团。支篷柱摇摇晃晃，只有独木舟

的桅杆那么高，小黑人杜伊斯卡看了直摇头。马戏团可怜得不能再小再寒碜了。帐篷千疮百孔，犹如星斗满天的夜空，或如疯癫癫的女叫化子的破衣烂衫；比起港口空地上遮盖不严的鱼摊子来也大不了多少。要不是小黑人杜伊斯卡处处为人厚道，他对“三美洲马戏团”早就不感兴趣了。跟“巴尔干大马戏团”相比，真有天壤之别！那个马戏团有高大的帐篷，猛兽笼，四个丑角，侏儒和巨人，训练有素的马匹和动作轻捷的吊杆演员，确实给城市带来过节日般的欢乐。那时候，杜伊斯卡是没有一个节目不看的。现在，他看了直摇头。

在杜伊斯卡火热的心里，有他所热爱与尊敬的人：他的母亲黑人妇女赖蒙达——很幸运，现在风湿病已大大减轻，一直在洗熨衣服；托尼科·巴斯托斯的女儿、一头金发的罗新达、他心中的恋人；加布里埃拉太太和纳西布先生；心地善良的多斯雷伊斯两姐妹；他的兄弟费洛——交通线上的英雄、方向盘大王、神气的卡车和公共汽车驾驶员。还有就是马戏团。自他懂事的时候起，到伊列乌斯搭篷演出的马戏团没有一个得不到他的有力支持和热情合作：或陪丑角上街，或给助手们帮忙，或统率孩子们捧场，或采办物品；他勤勤恳恳地工作，是个必不可少的合作者。他喜欢马戏，不单纯把马戏看作是最好的娱乐、神奇的场面或诱人的冒险。他去马戏团犹如某个人去执行一项使命。如果他跟某个马戏团没有合作过，那是因为不巧赖蒙达风湿病发作的缘故。家里需要他，需要他干活挣钱：认真仔细地为顾客擦皮鞋，有时还得打打零工，为多斯雷伊斯两姐妹出售享有盛誉的甜食，小心谨慎地为别人传递情书，或充当阿拉伯人纳西布的得力帮手为他

经营酒类饮料。他看着刚刚落脚的那个寒碜的马戏团，不住地叹气。

“三美洲马戏团”一路上历尽艰辛，濒于散伙垮台的边缘。最后一只动物，一只已掉了牙的老狮子，他们不得不把它送给了孔基斯塔市政府，既是酬谢对他们提供的路费，也是因为实在喂养不起。市长说：“这是件珍贵希罕的礼物。”每到一个地方，总有演员离团，甚至不要求支付拖欠已久的薪金就走了。为了糊口，把一切可卖的东西，甚至连表演场上的地毯也变卖了。全团成员只剩团长一家：妻子、两个已婚女儿、一个尚未出嫁的姑娘、两个女婿和一个远房亲戚。这位远房亲戚本来是售票员，后来负责指挥帮手们干活。这七位演员在表演场上忙得团团转，不是表演平衡技巧、翻筋斗、吞剑、吞火，就是走钢丝、猜纸牌、顶杆或叠罗汉。老团长演丑角，变小魔术，或在锯条上演奏乐曲，他三个女儿随着这音乐节拍跳舞。下半场全家合在一起，表演“小丑的女儿”；这是一种独幕喜剧和幕间插剧的混合物，是“快乐而又感人的悲喜剧，既能使尊敬的观众放声大笑，又能使他们伤心落泪”。只有上帝知道他们是如何到达伊列乌斯的。他们希望在伊列乌斯能有足够的收入，有钱买船票去巴伊亚，在那里将能与另一个比较景气的马戏团合作。在伊塔布纳时，他们几乎到了乞讨过活的地步。买火车票的钱是由两个已婚和一个未婚的女儿在酒吧间跳舞挣来的。

杜伊斯卡成了这个马戏团的神圣的保护人。他把谦恭的团长带到警察局，要求免除应向警察交纳的税款；带他面见儒昂·富尔仁西奥，要求贷款印刷节目单；带他到维多利亚影院的科尔特斯先生面前，要求无偿借用影院改建后替换下

来的、现在堆着不用的椅子；带他到蛤蟆街声名狼籍的“廉价蔗酒”小酒店，根据他的主意，在那些不务正业的人中雇佣帮手；并且亲自担当起“小丑的女儿”中男仆的角色（过去担任这一角色的演员，已放弃职业和工薪去当商店售货员了）。

“他们让我背诵台词。我背得滚瓜烂熟，一字不差。大家都乐疯了。可他们还没见过我跳舞呢……”

加布里埃拉听着杜伊斯卡讲述白天发生的事情和马戏团那个魔幻世界的奇闻，乐得直拍手。

“杜伊斯卡，你会成为一位真正的艺术家的。明天我去那里，坐在第一排。我还要请阿尔明达太太。”她心里想着，“我要跟纳西布先生说，叫他也一道去。他是可以去的，可以离开酒吧间一会儿的。去看你的……我要给你鼓掌，鼓到拍肿巴掌！”

“我妈妈也去。她可以免票进去。她看了我的演出后，可能会让我跟他们一起走。当然，这个马戏团不象样子……经常缺钱。为了不到旅馆花钱，他们就在那里自己起火。”

加布里埃拉对马戏已有了固定的看法：

“凡是马戏，什么都好。人可能会掉下来，摔断筋骨，但也同样是美的。没有比马戏节目更美的了。我太喜欢啦！明天我将在那里鼓掌。我一定要把纳西布先生带去。你放心好了。”

那天晚上，纳西布很晚才到家，因为酒吧间的生意一直持续到清晨。几个影院散场后，一大群人围在诗人阿尔吉莱乌·帕尔梅拉身边。杰出的诗人在“司令”家里吃了晚饭，

作了几次访问，卖出去几本《黄玉》，他对伊列乌斯心里很喜欢。从老远就可望见的港口那边的马戏团是那么可怜，根本不是他的对手。酒吧间里的交谈持续到深夜；诗人称甘蔗酒是“神酒”，“混合苦艾酒”，看得出他是个酒量不小的人。阿里·桑托斯向他朗诵了自己写的几首诗，博得了杰出诗人的几句赞扬：

“感情丰富……格律正确……”

在大家要求下，若苏埃也朗诵了几首。他朗诵的是现代派诗歌，目的是要引起来访者的惊愕。但是，诗人不但没有感到愕然，相反却说：

“美极了！我对未来派没有强烈兴趣，但无论何时何地，我都赞扬才气。多么有力！多么形象！”

若苏埃折服了。阿尔吉莱乌毕竟是个有声望的人物，他有令人钦佩的成果，有为人推崇的著作。若苏埃对诗人的褒扬之词表示感谢，并请求允许他向诗人念篇近作。在这次晚间聚会过程中，焦躁不安的格洛丽娅三番五次地出现在窗台上向酒吧间张望。她看到若苏埃站着朗诵，听到了那些充满热吻、拥抱，以及描写难以想象的纵欲场面的诗章。大家热烈喝彩，就连纳西布也拍手叫好。当“博士”提到特奥多罗·德卡斯特罗的名字的时候，阿尔吉莱乌举起酒杯说道：

“特奥多罗·德卡斯特罗，伟大的特奥多罗！我向奥菲尼西娅的讴歌者鞠躬敬礼，我为奥菲尼西娅干这一杯！”

所有的人都举起酒杯一饮而尽。诗人这里改一字那里换一词地朗诵着特奥多罗的诗句：

“娇艳的奥菲尼西娅
凭窗斜靠，对月呼叫……”

“不是‘呼叫’，是‘痛哭’……”“博士”更正说。奥菲尼西娅的历史在祝酒声中被追述着，引出了其他人的故事，说到了西尼娅济尼娅和奥斯蒙多的名字，并由此讲述起新闻轶事。纳西布笑得多欢！“司令”一个接一个地讲述他的奇闻，威严的诗人也把他的故事向大家一一描述。他那响雷般的嗓音激起的笑声在广场上空回荡，一直传到海边岩石间才逐渐消逝。牌室里也已经开局了：阿曼西奥·雷阿尔与埃泽基埃尔博士、叙利亚人马卢夫、里贝里托、曼努埃尔·达斯昂萨斯玩得难解难分，进行着一场五人扑克战。

纳西布回到家里时已精疲力竭，困倦不堪。他倒在床上，加布里埃拉象往常一样醒了：

“纳西布先生……今天您回来晚了……您知道今天发生的事了吗？”

纳西布连连打着哈欠，眼睛盯着她那被 单 下 裸露的身子，那是每天都产生着新的神秘魔力的身子。于是，一股幽幽的欲火在疲劳与困倦中点燃了：

“我困死了。出了什么事啦？”

“现在杜伊斯卡是艺术家了。”

“艺术家？这是什么神话故事？”

“他在马戏团，要去演出……”

“演出？在马戏团？我不明白你在跟我说什么。”

“您怎么不明白？”说着她一下子坐了起来，没有比这消息更动人的了。“晚饭后，他在这里跟我讲的……”

她继续讲杜伊斯卡，讲马戏团，并且向他发出邀请：

“纳西布先生，明天您完全可以跟我和阿尔明达太太一起去，去看杜伊斯卡的表演。您可以离开一会儿酒吧间嘛！”

“明天去不了。咱俩得去参加一次讲座。”

“一次什么来着，纳西布先生？”

“一次讲座，贝伊。来了一位博士，是一位诗人，他要举行一次讲座。他写出的每一句诗都应该读一读！他是位天才，单说他是双料博士就够惊人的了……他是个大学问家。今天所有的人都围在他身边。应该听听他的演说，听听他的诗……更重要的是，明天将在市政府大厅举行讲座。我已经买了两张票，你和我一起去。”

“讲座是怎么回事？”

纳西布捻捻唇髭答道：“啊，贝伊，精彩极了。”

“比电影还精彩？”

“精彩多啦！……”

“比马戏还好？”

“根本不能比！马戏是供孩子们看热闹的玩艺儿！要是有好节目还值得一看。但讲座偶尔才举行一两次。”

“可是，是怎么样的呢？有音乐舞蹈吗？”

纳西布笑笑说：“音乐、舞蹈？你需要学习很多东西，贝伊。没有音乐，也没有舞蹈。”

“那末，你怎么说比电影还美？它有什么东西呢？”

“我讲给你听，你听着。讲座嘛，就是一位诗人……或一位博士，讲一件事情。”

“讲什么？”

“什么问题都讲 。现在那位博士要讲眼泪和乡愁。他讲，人们听。”

加布里埃拉睁大眼睛，显出惊讶的神色，又问：

“他讲，我们听。那以后呢？”

“以后？他讲完话，人们鼓掌。”

“就这样？再没有别的啦？”

“就这些，但关键就在这里，关键在他讲的内容。”

“他讲的是什么东西？”

“有意思的东西。有时候，讲的东西很深奥，听的人不太理解。越是这样，越说明讲座好。”

“纳西布先生……博士讲，人们听……而您，纳西布先生，把它跟电影和马戏相比；这是怎么回事！纳西布先生，您是个非常有学问的人，要说比马戏还美，那不可能。”

“你听我说，贝伊。我已经跟你说过了：现在你已经是一位太太，不再是个女佣人了 。你是一位太太！萨阿德太太。你应该明白这个道理。要举行一次讲座，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位博士要讲演。伊列乌斯所有重要人物都将到场。我们呢，也要去。这类场合，这类重要场合，一定得去，能因为看一场蹩脚的马戏而不去吗？”

“纳西布先生，不能不去吗 ？真的非去不可吗？为什么？”

她热切的声音感动了纳西布。他抚摩着她，说道：

“不能不去，贝伊。不去，人们会怎么说？所有的人会说些什么呢？人们会说，愚昧无知的纳西布，为了去看

乱糟糟的马戏竟放弃了讲座。然后，又会怎么样呢？所有的人将在酒吧间议论讲座，而我却去讲马戏团的蠢事吗？”

“看来……纳西布先生不能……多可惜！可怜的杜伊斯卡，他多么希望纳西布先生去啊！我已经答应他了。但是纳西布先生不能去，纳西布先生不去是有道理的。我跟杜伊斯卡去解释一下。我只好代表纳西布先生和我自己给他鼓掌了。”她笑着，把纳西布紧紧地搂在怀里。

“贝伊，你听我说。你需要学习，需要受教育，你已是一位太太了。你的举止、行动必须象个商人太太，不能象任何一个女人那样。你应当到伊列乌斯那些上流社会人物经常出入的地方去，去学习，去受教育，去见世面，因为你是一位太太。”

“那么，我就不能去看马戏了？”

“有什么办法呢？”

“明天我不能去看马戏了？我要跟阿尔明达太太一起去。”

她说着一把推开了抚摩着她的手。

“我跟你说过了，我买了两人的票。”

“他只是讲话，而人们只得听……我不喜欢。我不喜欢伊列乌斯的文雅人。那些死气沉沉的人，那些无聊的女人，我一点儿也不喜欢。我喜欢马戏，马戏多美呀！让我去吧，纳西布先生，改天再去听讲座！”

“不行呀，贝伊。”说着他又伸手去抚摩她。“讲座可不是每天都有的。”

“马戏也不是每天都有。”

“讲座你不能不去。不去听讲座，所有的人都会问，为什么你哪儿也不去。人家就会议论取笑，这样可不好。”

“什么哪儿也不去！我当然去，愿意去酒吧间，愿意看马戏，愿意逛大街……”

“问题就在这里，你愿意去你所不应当去的地方，这是你唯一愿意做的。什么时候你才会想到你是我的妻子，已经跟我结了婚，是一位有地位的商人的太太了呢？你已不是……”

“生气啦，纳西布先生？为什么生气？我没有……”

“我要使你成为一位高贵的太太，一个上流社会的太太。我要所有的人都尊敬你，对你以礼相待。我要人们忘记你曾经当过我的厨娘，忘记你光着脚丫子走路，忘掉你是逃难来到伊列乌斯的。我要人们忘记过去在酒吧间对你不尊重的那些日子。这就是我的愿望，你懂吗？”

“纳西布先生，我对那些事没有兴趣，都是些叫人头疼的事。我生来就只配当下贱的女仆，真的，我成不了高贵的太太。哎，我该怎么办呢？”

“你会学会的。其他妇女，那些自夸是高贵太太的女人，你以为她们是什么样的人？原来都是些种植园里的农村妇女，不过她们都学会了。”

沉默了片刻，睡魔再次征服了他；他把手搁在加布里埃拉的身上。

“纳西布先生，明天让我去看马戏。就明天……”

“你别去，别去看马戏，我已经对你说过了。你跟我一起去听讲座。就这么着了。”

说完他在床上翻了个身，把背朝着她，盖上被单就睡了。此时他需要让她明白，她那固执的脾气使他恼火了。加布里埃拉什么时候才乐意参加社交活动，举止象个伊列乌斯上流社会的太太，象他的夫人呢？真见鬼！不管怎么说，他不是什么可怜的穷光蛋，而是个有身份的人，城里颇有名望的纳西布·萨阿德先生；是全城第一流酒吧间的老板，银行里有存款，与各界名流要人有交往，而且是商会的秘书，甚至人们还提议他当进步俱乐部的负责人。而加布里埃拉却闭门在家，只跟阿尔明达太太出去看电影，或星期天跟纳西布出去玩玩，仿佛在她的生活中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似乎她仍然是纳西布在“人市”上找到的那个没有姓氏的加布里埃拉，而不是加布里埃拉·萨阿德太太。经过一场斗争，才说服了她不再提着饭盒到酒吧间去送饭菜，为此她还哭过……为了让她穿上鞋袜，说得纳西布口干舌燥。为了使她在电影院不再高声说话，对女职员们不要轻信，对偶尔相遇的酒吧间顾客不要象过去那样坦率真诚地笑，不知又费了多少口舌。那么为了说服她外出散步时耳边别再插玫瑰花，就省劲了吗？只要瞧瞧她执意要看那个胡乱凑合的马戏团的演出竟要放弃讲座，就……

加布里埃拉的身子缩成一团，好象消声匿迹了似的。为什么纳西布先生要恼火呢？他真的恼火了；他不理她，连摸都不摸她一下。她回味着搁在她臀部的腿的份量，回味着他在床上惯常对她的抚摩。纳西布生气了。是因为杜伊斯卡不与他商量就去马戏团当艺术家的缘故吗？杜伊斯卡是酒吧间的一员，他的擦皮鞋箱子就摆在酒吧间门前；顾客多的时候，还帮忙接待。但是不会的，不会跟杜伊斯卡生气的。那

是生加布里埃拉的气。他不愿意她去看马戏，为什么？因为他要带她去市政府大厅听那位博士的讲座。她可不喜欢听讲座。看马戏，她可以穿她的旧鞋，她粗壮的脚趾头可以舒适地伸展。去市政府，她得穿丝绸，着新鞋，脚趾夹得紧紧的；就得看到聚集在一起的花花公子和睥睨她、嘲笑她的女人们。这个，她不喜欢，绝对不喜欢。为什么纳西布先生再三要她去呢？酒吧间也不让她去了，可她多么喜欢去……纳西布嫉妒了，真有意思！以后，她不再去酒吧间了；她处处小心谨慎，讨他的欢心，以免惹他生气。但是为什么要逼她去做那么多她所厌恶的傻事呢？她百思不得其解。纳西布先生善良宽厚，这谁能怀疑？谁能否认？那么，为什么要恼火呢？为什么不理她呢？难道就是因为要求允许她去看马戏吗？纳西布说，她是位太太，萨阿德太太。不，不是太太，她是加布里埃拉；她不喜欢上流社会。可是，现在对于上流社会的漂亮青年，她喜欢了。当然不是喜欢所有聚集在重要场合的小伙子。在重要场合，他们都一本正经，不跟她笑闹，不对她微笑。她喜欢马戏，认为世界上再没有比马戏更令人神往的东西……她尤其喜欢那个马戏团，杜伊斯卡被雇去当演员……如果不去看……真的会难过死的。哎呀，即使需要逃出去，她也是要去的。

纳西布入睡了，但睡得不踏实。他把腿搁在加布里埃拉的臀部。他熟睡了。加布里埃拉感觉到了往常的份量，她不想使纳西布生气。

第二天离家时，纳西布告诉她说：

“下午喝过开胃酒，我就回家来吃饭，收拾一下就去听讲座。我希望看到你穿上最好看的衣服，打扮得漂漂亮亮，

让别的女人看了都眼红。”

是的，人们见了都会羡慕她，因为纳西布继续给她买绸缎绫罗，帽子，甚至手套 。他已送过她戒指 、真项链，手镯；为她真可谓不惜代价。他要她穿戴得象最富有的太太们那样华丽，似乎这样便可掩盖她的过去，可以消除她身上炉火的灼伤，可以改变加布里埃拉的冷漠态度。她把华丽的服装原封不动地挂在衣厨里；在家里喜欢穿布衣，着便鞋，或者干脆光着脚；她依然喜欢玩猫，呆在厨房里。为什么过去要用两个女仆呢？加布里埃拉把一个女仆打发回去了，因为那个女仆啥也干不了。她同意出钱叫赖蒙达洗衣服，主要是为了帮助杜伊斯卡的母亲。帮厨的那个小女孩更是不中用。

她不愿意惹纳西布生气。讲座时间定在八点开始，马戏也在同一时间开场。阿尔明达太太告诉她，那类讲座时间不会超过一个钟头，而杜伊斯卡要到下半场才上台。看不到上半场节目是遗憾的，上半场有丑角，吊杆，走钢丝……但她不愿惹纳西布生气，也不愿使他伤心。

她挽着纳西布插在结婚礼服口袋里的胳膊，打扮得宛如一位公主，但穿着使她脚趾 疼 痛的皮 鞋。她穿过伊列乌斯的街道，没精打采地踏上了市政府的台阶。阿拉伯人停下来向朋友们和熟人打招呼；太太们上下打量着加布里埃拉，窃窃耳语着，微笑着。她感到不知所措，茫茫然有点儿害怕。大厅里面有许多人；男人们在大厅尽头站着，女人们坐着。纳西布把她带到第二排，让她坐下后自己便 走 到 托尼科、“公鸡”先生和阿里那几个人的身边去跟他们攀谈。加布里埃拉独个儿坐在那里，不知干什么才合适。她近旁坐着德莫斯特内斯的妻子，样子十分傲慢，戴着“长把眼镜”，这么

热的天，竟还穿着皮上衣！她瞟了一下加布里埃拉就转过身去跟检察官的妻子搭起话来。加布里埃拉抬眼看看大厅，大厅金碧辉煌，光耀夺目！不知什么时候她转向大夫的妻子并大声问道：

“几点钟可以结束？”

四周顿时一阵哄然大笑。她更加莫名其妙了。为什么纳西布先生让她来呢？这里她不喜欢，讨厌透了！

“还没开始呢！”

终于，一个身材魁梧、胸脯凸出的男人跟埃泽基埃尔一起登上了讲台。讲台上已放好了两把椅子，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把玻璃壶和一只杯子。整个大厅响起了掌声。纳西布挨着她坐了下来。埃泽基埃尔博士站起来咳嗽了一声，倒了一杯水，然后开言道：

“尊贵的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是伊列乌斯精神生活的日历上用红色标出的日子。我们文明的城市，今天以骄傲和激动的心情接待灵感横溢的阿尔吉莱乌·帕尔梅拉诗人，公认的……”

他这样讲下去。“他讲，人们听。”加布里埃拉听着。人们不时地鼓掌，她也跟着拍手。她心里惦记着马戏，这时候大概已经开场了。幸亏马戏经常至少拖拉半个小时才会开始 。结婚前 ，她与阿尔明达太太看过两次“巴尔干大马戏团”的表演。原定八点开始，但结果都是过了八点半才启幕的。她看看礼堂尽头柜子般的时钟。时钟发出巨大的响声，分散着听众的注意力。埃泽基埃尔博士讲得十分动听，但加布里埃拉连那些词都没听懂；那些词如同圆润的 声 调 ，好象在摇晃，催人入睡。时钟走动着，发出嘀嘀嗒嗒的响声，

切割着台上的话音。一阵掌声把正在打盹的加布里埃拉惊醒了，她兴奋地问纳西布：

“已经结束啦？”

“嗯，介绍结束了。现在开始讲座。”

那个胸脯凸出的大个子在掌声中站了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大堆纸放在桌上，用手把它摊平，象埃泽基埃尔博士那样咳嗽一声——不过声音更响亮些，然后呷了口水，接着一个雷鸣般的声音在大厅里轰响。

“伊列乌斯这座百花盛开的城市里各个花园里的鲜花、娴雅的小姐们，为听我的讲座、给我鼓掌而中断了你们家庭的神圣活动的贤德的女士们，在这大西洋岸边建立了这一文明的杰出的先生们……”

他就这样讲着。有时停下来喝口水，咳嗽一声，用手帕擦擦汗，好象他不打算结束似的。而且他还常常引用诗句。他的讲话声一会儿犹如巨雷，在礼堂里轰鸣，一会儿又变得悠婉甜润。现在他又引用了一句诗：

“洒在由万能的上帝召唤上天的小儿尸体上的慈母泪，最圣洁的眼泪。请各位注意：‘慈母泪，泪……’”

听他的讲座很不容易打盹。不过随着抑扬顿挫的诗句，加布里埃拉还是慢慢地合上了眼皮，视线逐渐离开了时钟，思想渐渐离开了马戏团。但突然，诗人念完几节诗后，声音沉静了下来；加布里埃拉战栗了一下，问纳西布：

“要结束了？”

“嘘！”纳西布让她不要说话。

但是，纳西布也困了，这一点加布里埃拉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尽管他一副聚精会神的样子，眼睛盯着演讲的博士，

尽管他偶尔也强打起精神来听最长的诗句，但是眼皮还是落下来了，眼睛还是闭起来了。掌声一响，他醒了，跟着大家鼓掌，然后跟坐在他旁边的德莫斯特内斯的妻子议论道：

“多了不起的才华！”

加布里埃拉看着时钟分针在走动：九点，九点十分，九点十五分。马戏的上半场节目快要结束了。即使八点半开场吧，九点半也该结束了。不错，中间有几分钟休息，也许她能及时赶到看下半场，看杜伊斯卡的演出。但是那位博士滔滔不绝，好象再也不肯收场似的……俄国人雅科布已在坐椅上入梦了。密斯特原来坐在大厅的一扇门边，现在也已溜走好久了。讲座中间不休息，而是从头至尾一气讲下来。她从未见过比这更乏味的事。大个儿喝着水；加布里埃拉也感到口渴了，对纳西布说：

“我渴了。”

“嘘！”

“什么时候讲完？”

那个博士正在把稿子折叠起来。他每念一张稿子都得花很长时间。如果纳西布先生也不喜欢，如果他也感到困倦，那么为什么硬要来听？真是怪事！为什么丢下酒吧间，买了票到这里来而不去看马戏呢？加布里埃拉不懂……而且，因为她要求允许她不来听讲座而恼火了，在床上不理她。真是咄咄怪事。

响起了一阵又一阵掌声，响起挪动椅子的声音；全体听众朝讲台走去。纳西布带着加布里埃拉也跟了上去。人们紧紧握着演讲人的手，对他的讲座赞不绝口：

“好极了！美极了！丰富的灵感！伟大的天才！”

纳西布先生也说："我喜欢极了！"

其实，他根本不喜欢，他在撒谎；他什么时候对某些内容有点儿兴趣，加布里埃拉心里明白。纳西布不喜欢讲座，甚至还睡着了一会儿。那么为什么他也说赞美的话呢？他们俩与熟人互相问候致意。"博士"、若苏埃先生、阿里先生、"司令"等还不肯离开讲演人。托尼科带着奥尔加夫人，一边摘下帽子一边向他们走来，并说道：

"晚安，纳西布。你好，加布里埃拉！"奥尔加太太微笑着，托尼科显得非常严肃拘谨。

那个托尼科先生，是个并不多见的美男子，非常狡猾诡诈。奥尔加在场时，他一本正经得象个圣徒。但他的妻子一离开，他就是另一副嘴脸了：对加布里埃拉甜言蜜语，露出急不可耐的样子，身子靠在加布里埃拉身上，叫她"美人"，接二连三地吻她。他已习惯从她的门前通过，看到她时就在她窗前停住脚步。从加布里埃拉结婚时起，他就叫她"干女儿"。他对她说，是他说服了纳西布跟她结婚的。他常常带些糖果给加布里埃拉吃，眼睛盯着她出神，拉着她的手，表现得情意缠绵。他是个美男子，少见的美男子！

街上行人熙熙攘攘。纳西布心里着急，因为酒吧间马上就要顾客盈门了。加布里埃拉心里着急，因为马戏眼看就要收场了。纳西布还没把她陪到家门口，就在行人稀少的街上与她告别了。加布里埃拉赶回家时，一过街角就急匆匆地跑起来。要想不让酒吧间的人看见，那是困难的。她不愿从冷落的街道上走回去，而是经过海滩回家。蒙迪尼奥正要走进自己的家门，一看见她就停住了脚步，站着瞅她。她避开酒吧间，快步走到港口。那儿有个非常小的马戏场，几乎没有

灯光。她手里攥着钱，但没有人卖票。她一掀起入口处的门帘就走了进去。下半场节目已经开始，但是杜伊斯卡还未出场。她坐在最高的座位上，目不转睛地看着。这才值得看呢！杜伊斯卡登台了；他化装成奴隶，有意思极了。她拍手鼓掌，并情不自禁地喊道：

“杜伊斯卡！”

可是那小家伙根本听不见她的喊叫。这出戏说的是一个小丑的不幸，他被老婆遗弃了；整个故事很悲惨，但也有令人欢笑的情节。加布里埃拉笑了，她为杜伊斯卡鼓掌。他听到背后有人说话，一股男人的呵气吹到她的脖子：

“我的干女儿，您在这里干吗？”

“我来看杜伊斯卡。”

“要是纳西布发现……”

“不，他不知道……我不愿让他知道。纳西布先生是个善良的好人！”

“您放心，我什么也不告诉他。”

全部节目转眼间就结束了！多么精彩呀！

“我送您回去……”

在门口，他打定了主意……机灵的托尼科先生说：

“我们绕小山转一圈，不要从酒吧间那边过。”

他们快步走着。向前走了一段路，那边就没有街灯了。托尼科用痛苦的声音说着；那是最漂亮的小伙子的声音。

三 候选人与潜水员

几个月来，尽管潜水作业几乎每天都在重复进行，然而

人们对潜水员们依然赞叹不已，丝毫不感到厌烦。身穿金属和玻璃做的潜水服的潜水员们，形似另一个星球的生灵；他们在大海与河流交汇处的淤滩那边下船入水。头几天，全城人都赶到乌尼亚奥山岗，以便对这壮观的场面看得更真切些。他们一边欢呼，一边观看着潜水作业、水泵运转、漩涡和水面泛出的气泡。做买卖的离开了柜台，码头装卸工们扔下了可可包，厨娘们走出了厨房，女裁缝们放下了针线，纳西布摆下了酒吧间。一些人租了小艇围着拖轮观看。总工程师是个面色红润的单身汉（蒙迪尼奥要求部长派个单身汉，以免引起麻烦），他大声地指挥着各项作业。

阿尔明达太太看着奇形怪状的潜水员，惊奇地说道：

“什么事情都想象得出来！我要是跟我死去的老伴说起来，他准会说我撒谎。可怜哪！他没能活到今天看看这个场面。”

“原来我就想，这是谎话，不是真的。能到海底……我原来是不相信的。”加布里埃拉坦白地承认说。

天气一天比一天炎热。灼人的阳光下，乌尼亚奥山岗上人山人海。收获已近尾声。人们在风干槽和烘干炉上烘晒可可；出口公司的库房里，巴伊亚轮船公司、科斯特拉轮船公司和劳埃德轮船公司的一些小船的货舱里堆满了可可。当某条船进港或离港时，拖轮和挖泥船就远离港湾作业区，然后再回来作业；施工进度很快。潜水作业是那个收获季节给人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活动。

加布里埃拉对阿尔明达太太和小黑人杜伊斯卡说：

“听说海底下比地上还要美，海底什么都有：比孔基斯塔山更高的山，五颜六色的鱼，鱼吃的食料，比市政府花

园更美的花园，有种植园，甚至还有无人居住的空城。当然还有沉在海底的轮船。”

小黑人杜伊斯卡表示怀疑说：“这里只有沙滩和树林，几乎连‘草’都没有。”

“傻瓜。我讲的是在海底，海下面。这些话是一个小伙子跟我说的。他是个大学生，整天跟书本打交道，知道很多事情。那是他在我当职员的一家公司里跟我说的，他每一件事都讲给我听……”她想起那位大学生脸上就露出了笑容。

“怎么那么巧！”阿尔明达太太突然说，“我梦见了一个小伙子敲纳西布家的门，他手里拿着扇子，遮着脸。加布里埃拉，他还打听你来着。”

“怪事，阿尔明达太太！好象是巫术招魂。”

整个伊列乌斯被吸引到港湾的工程中来了。除了潜水作业之外，安装在挖泥船上的机器也引起了人们的惊奇和恐惧。搬掉泥沙，挖破海底，开凿运河，发出地震般的声音，仿佛要把城市的生活彻底打乱，来一次一劳永逸的改造。

这一工程使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拉米罗·巴斯托斯“上校”的威信已经受到相当大的打击；在挖泥船、拖轮、挖掘机、潜水员、工程师和技术员的沉重打击下，他的威望有彻底丧失的危险。根据“司令”的说法，机器在沙滩上每啃一口，就意味着拉米罗“上校”丢掉十张选票。加布里埃拉与纳西布举行婚礼的那天黄昏，拖轮开进了伊列乌斯港。自那时起，政治斗争变得更加尖锐，更加激烈了。那天晚上是个骚动混乱的夜晚：蒙迪尼奥派欢呼胜利，拉米罗·巴斯托斯派发出威胁性的叫喊，在夜总会发生了枪击事件。

当“黄头发”和他的弟兄们闯进夜总会射击电灯时，“多拉·库洛·德然博”大腿上挨了一枪。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企图痛打总工程师，迫使他辞职并离开伊列乌斯；但是他们失败了。在混乱中，“司令”和里贝里托好容易把那位脸色通红、看来也是个喜欢斗殴的专家拉了出去。他用威士忌酒瓶砸破了一个敌手的脑袋。根据后来“黄头发”自己讲，那次行动在最后时刻组织得很糟糕。

第二天，《伊列乌斯日报》大声疾呼道：那帮土地的旧主人，由于过早地被击败了，又重新使用起二三十年前的旧伎俩。这就撕下了他们的假面具：他们永远不会比强盗头子好多少。迷恋权力的强盗们，发出有害于国家的叫嚣，企图吓倒那些由于赖蒙多·门德斯·法尔康——值得表彰的进步事业的推动者——的努力政府才派来开凿港湾运河的能干的工程师和技术员，但是强盗们打错了算盘，他们没能吓倒任何人。拥护发展可可地区这一主张的人厌恶强盗们的这种斗争方式。但是，如果这些下流的对手们硬要使用这种方式，他们是会作出适当反应的。任何工程师都不会被赶出伊列乌斯；这次，任何借口和威胁都将被挫败。这期《伊列乌斯日报》十分精彩。

从阿尔蒂诺·布兰当和里贝里托庄园派来了受雇佣的打手。有一段时间，工程师们在街上行走时得由陌生的保镖陪同着。臭名远扬的“黄头发”，一只眼睛蒙着黑布，人们也发现他在城里，率领着阿曼西奥·雷阿尔和梅尔克·塔瓦雷斯的打手们，其中包括一个名叫法贡德斯的黑人。但除了在几家妓院和阴暗的角落里双方有过几次交手外，没有发生过什么严重事件。治理港湾的工程照常进行，人们普遍都对拖轮

和挖泥船上的工程人员表示钦佩。

拥护蒙迪尼奥的庄园主越来越多。阿尔蒂诺“上校”的预言应验了：拉米罗·巴斯托斯已日趋孤立。他的儿子和朋友们已看清了形势。现在，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州政府的支持上：万一反对派获胜，希望州政府不予承认。在拉米罗“上校”家里，他的两个儿子（阿尔弗雷多正巧在伊列乌斯）和两个忠诚的朋友阿曼西奥和梅尔克正在谈论这个问题。必须采取过去的方式进行选举：控制监票权和选举委员会，控制会议记录。就是说，搞那种在笔头上要花招的选举。用这种方法，市郊地区的选票就十拿九稳了。不幸，在伊列乌斯和伊塔布纳这两个重要城市很难使用这类方式选举而不冒风险。阿尔弗雷多说，州长已向他作了绝对保证：蒙迪尼奥和他的人马即使在选举中以遥遥领先的多数获胜，也决不会得到承认，不会把本州最繁华的可可之乡的权力拱手交给象蒙迪尼奥这号野心勃勃的反对派手里。那是荒诞不经的想法。

那位年迈的“上校”听着，下颚支在包金的手杖头上，黯然无光的眼睛紧闭着。这样获得的胜利，不是胜利，比失败还糟糕。他从来没有必要这样做。他一直是在票箱里获胜的，所有的票都是他的。在确定权力的时刻，靠暗中操纵选举来击败对手是他从来所不需要的。现在阿尔弗雷多、托尼科、阿曼西奥和梅尔克在平静地谈论着，却没有发觉他们的想法严重地打击了老头子的尊严。

“我们不需要这样做，我们要用选票取胜！”

蒙迪尼奥作为联邦议员候选人参加竞选使他们感到高兴。因为如果他要争夺市政府领导权，那将意味着巨大的危

验。蒙迪尼奥已经颇得民心，已经树立了威望……市里很大一部分选民——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将投票选举他，他的胜利是十拿九稳的。

“在城里搞笔头上耍花招的选举是困难的。”梅尔克·塔瓦雷斯说道。

但是要竞选联邦议员，蒙迪尼奥得靠全区，即第七选区的选票。这个选区不仅包括伊列乌斯，而且包括贝尔蒙特、伊塔布纳、卡纳维埃拉斯和乌纳等出口可可的城市。这一选区共选举两名联邦议员。其中一名在伊塔布纳、伊列乌斯和乌纳产生。乌纳市的选票很少，无足轻重。但是今天伊塔布纳的份量与伊列乌斯几乎不相上下，而且它牢牢地控制在阿里斯托特莱斯·皮雷斯“上校”的手里，几乎没有反对派，而他在政治上的得势完全归功于拉米罗·巴斯托斯对他的一手扶持。不是由于拉米罗他才当上了原塔博加斯县的副代表的吗？

“阿里斯托特莱斯投谁的票是完全听从我的。”

另一方面，联邦议员的当选与否并不取决于市政府的选举办法，而只有产生州议员的候选人时，选举才不单纯是一种例行手续。联邦议员的产生是由州长和联邦政府协商决定的。由伊塔布纳和伊列乌斯选举出来的现任议员（另一位是由贝尔蒙特和卡纳维埃拉斯选举的），当选后在本地区只露过一次面。他是个医生，住在里约热内卢，受到一位联邦参议员的支持。蒙迪尼奥不可能得到这一职务。即使在伊列乌斯获胜了，在伊塔布纳和乌纳将遭到失败，而在伊列乌斯市郊边远地区，选举将是一场骗局。

“那家伙没有带狗就钻进森林中去了……”阿曼西奥下

结论说。

“但要让他在选举中失败，在选举中击败他！先在伊列乌斯击败他。我要他遭受一次惨败。”拉米罗对他们提出要求说。

“司令”将作为市长候选人，埃泽基埃尔·普拉多博士为州议员候选人。对这位律师的候选人资格，拉米罗嘲笑挖苦了一番。阿尔弗雷多将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当选。埃泽基埃尔只配干法院这一行，适合干欺诈勾当，或者在节日里发表演说。此外，他的名声很臭，是个酒徒，是个色鬼。而且也跟蒙迪尼奥一样，需经全选区选举才能当选。

“不会有危险。”阿尔弗雷多肯定道。

“这将能帮助你们学会临难不变。”

“司令”的当选几乎只取决于伊列乌斯市的选票。正如拉米罗本人所承认的，他是个很危险的对手。需要在市郊地区击败他，在市内他能取胜。“司令”的父亲卡祖济尼亚是被巴斯托斯家族推翻的。在市内流传着关于他的事迹：他为人诚实正直，是个堪称楷模的行政管理者。第一条六边形石块的街道应归功于他，今天它仍叫“平行六面体”大街。第一个广场和第一个花园的建成也是他的功劳。他一直忠于巴达罗家族，忠诚到了狂热的程度；在为反对巴斯托斯家族进行的一场无望的斗争中，他倾囊相助。他的名字仍然作为善良和具有献身精神的典范而常被人们提到。“司令”不仅从关于他父亲的传说中得到好处，而且他本人也颇受人们尊敬。他出生在伊列乌斯，到过各大中心城市，受过文明的熏陶，是颇受赞赏的演说家，因此深孚众望。他从卡祖济尼亚身上继承了那种热爱传奇式的举动和英雄事迹的性格。

“他是个危险的候选人……”托尼科坦白地承认说。

“他友好热情，很得民心。”梅尔克也表示赞同。

“这就看我们推谁当候选人了。”

拉米罗·巴斯托斯提议梅尔克当候选人。梅尔克现在不就是市议会主席吗？干亲家阿曼西奥不接受政治职务，所以谁也没提他的名字。梅尔克也推辞说：

“非常感谢，但我不想干。依我看，候选人不应是个种植园主……”

“那是为什么？”

“人民喜欢文化修养更高的人，他们说庄园主没有时间考虑行政管理的问题，还说庄园主们知识也不丰富。人们这么说不是没有道理的。确实没有时间……”

“是这样，”托尼科也说道，“人民一直在呼吁选一个更能干的市长。他应该是个本地人。”

“谁呢？”

“托尼科。为什么不行？”阿曼西奥建议说。

“我？上帝饶了我吧。我生来不是干那一行的料。如果我参与政治的话，那也纯粹是为了我的父亲。上帝保佑，别让我当市长。我在我的小天地里生活得很好。”

拉米罗耸耸肩膀，他认为对这个假设不值得考虑。托尼科在市政府……他只能在妓女市政府里充个数。

“我看只有两个人，”拉米罗说，“要么毛里西奥博士，要么德莫斯特内斯博士。除了他们，没有第三个。”

“德莫斯特内斯博士来伊列乌斯的时间还不满四年，比蒙迪尼奥来得还晚。他是不能跟‘司令’相抗衡的。”阿曼西奥表示反对。

“我认为他比毛里西奥强。他至少是个著名的大夫，而且医院建设成绩显著。毛里西奥树敌太多。”

他们围绕着这两个名字展开了讨论，权衡了利弊。尽管人们都知道律师爱钱如命，过着极端虚伪的清教徒式的生活，对神父亦步亦趋，假装虔诚，因而在这个宗教不甚兴盛的地区不得人心，但最后还是决定推举律师当候选人。德莫斯特内斯也不是个深孚众望的人。他是受人钦佩的医生，但人们议论说，全城没有比他更会卖弄学问、更自负、更偏见、更自命不凡的了。

“他是个很高明的大夫。但是眼睛长在额头上，瞧不起人，听不得半句批评意见。”阿曼西奥说出了当地人的看法。“毛里西奥有对头，但也有很多人喜欢他。他也能说会道。”

“而且是个诚实的人。”拉米罗近来也学会估量忠诚的价值了。

“即使如此，还可能失败。”

“必须取胜。而且要在这里，在伊列乌斯取胜。我不要请求州政府搞垮任何人。我要胜利。”他活象个闹着要玩具的顽童，“我宁愿放弃一切，也不靠别人的威望来维持我的权力。”

“干亲家说得有理。”阿曼西奥说，“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对许多人还必须吓唬一下。派几个人到城里去。”

“一切必要干的都干，就是不能在选举中失败。”

他们研究着市议会的名单。根据传统做法，反对派选一位成员；也是根据传统做法，该成员一直是奥诺拉托老头儿。他只是名义上的反对派，实际上替拉米罗干事，甚至比

所有同僚更支持政府的工作。

“但这次名单上没有他的名字。”

“‘博士’将会选上。这几乎可以肯定了。”

“那就让他选上吧。他是个有用的人。仅他一个人能形成什么反对派？”

拉米罗“上校”十分赞赏“博士”，佩服“博士”的学问和他对伊列乌斯的历史知识；也喜欢听他谈论过去，谈论阿维拉家族的冒险经历。他将为市议会增添光彩，也会象奥诺拉托那样与其他成员一起投赞成票。拉米罗是个伟人。甚至在这选举前景并不乐观的时刻，在失败的阴影已经笼罩大厅的时候，这位宽宏大量的主人仍要给反对派保留一个席位，而且指派一名最高尚的对手来占据这一席位。

当谈到选举前景时，阿曼里西奥保证说：“干亲家，您放心，我来负责。只要上帝让我活着，谁也休想在伊列乌斯大街上笑话我的干亲家。要想战胜您，那可办不到。一切都交给我和梅尔克好了。”

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正当拉米罗等人紧张部署竞选时，蒙迪尼奥的朋友们也在活动。里贝里托没有忘记走访各地。他从一个县走到另一个县，打算走遍各个地区。“司令”也去过伊塔布纳、皮兰吉、阿瓜普雷塔。回来后，他劝蒙迪尼奥马上到伊塔布纳去走一趟。他说：

“在伊塔布纳，就是连瞎子也不会投我们的票。”

“为什么？”

“您听说过得民心的政府吗？确实有得到人民拥护的政府。其中之一，就是伊塔布纳市阿里斯托特莱斯的政府。从种植园主到叫化子，所有人都掌握在他的手里。”

蒙迪尼奥证实了这种看法是千真万确的，尽管他在走访邻近的伊塔布纳时受到了热情的接待。预定他到达该市的那天，有些人到火车站去迎候他，但他们都扑空了。蒙迪尼奥是乘坐自己的一辆轿车由公路去的；这辆引人注目的黑色轿车从大街上经过时，无数好奇的人盯着车窗 看 着 他过去。为欢迎他的到来，他的主顾们举行了午宴与晚宴，带他去散步，上夜总会，去格拉皮乌俱乐部，甚至去教堂。但是没有人跟他谈论政治。当蒙迪尼奥向他们说明自己 的 竞 选计划时，都众口一词地说道：

“要不是已答应投阿里斯托特莱斯 的 票，我 的票就是您的。”

不幸，所有的人都向阿里斯托特莱斯作了承诺。蒙迪尼奥在伊塔布纳逗留的第二天，阿里斯托特莱斯“上校”到旅馆去拜访他。由于出口商不在旅馆，“上校”给他留了一张条子，请他到伊塔布纳市政府一起喝咖啡。蒙迪尼奥决定接受这一邀请。

阿里斯托特莱斯“上校”身材魁梧，肤色 象 黑 白混血儿，长着一脸麻子，谈吐坦率，口齿伶俐。他是个中等水平的庄园主，可收获一千五百阿罗瓦可可；他在伊塔布纳的权威是无可争辩的。他有天生的管理才能，生来就喜欢政治。自他被任命为副代表以来，谁也没有想过要与他 争 夺 领导权，就连全市那些最大的庄园主也不敢有这种企图。

开始，他站在巴达罗家族一边，但他比谁都先觉察到，在争夺大塞克罗土地的斗争中失败的巴达罗家族即将衰落。他在巴达罗家族不至于感到难堪的时候就放弃了对他们的支持。尽管那样，他还是遭到了暗算，结果他从一条小溪逃脱

了出来，子弹击倒了他身边的一个随从。巴斯托斯家族对他非常感激，让他当了那时的塔博加斯的副代表。那时的塔博加斯是个小镇，离阿里斯托特莱斯的庄园不远。但没过多久，小镇便逐渐发展为城市了。

几年以后，他举起了把塔博加斯从伊列乌斯管辖下分离出来的旗帜，并把它变成了伊塔布纳市。这一想法得到了全镇人的一致支持。拉米罗·巴斯托斯“上校”大发雷霆，两人的关系因此恶化到了分道扬镳的地步。拉米罗怒不可遏：阿里斯托特莱斯是何许人也，竟要瓜分伊列乌斯，要把它的一大块土地抢走？阿里斯托特莱斯却显得谦卑和空前的忠诚，力图说服拉米罗。那时候的州长曾在巴伊亚对他说过，只有取得拉米罗的同意，才能通过有关分离的法令。可这是十分困难的。经他再三要求，好容易才得到了拉米罗的允许。“拉米罗有什么损失呢？”他问。设立一个新的市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拉米罗不乐意也罢。“上校”可以把这件事往后拖，但却阻挡不了。拉米罗为什么不能以他的保护人的面目出现而要反对他的主张呢？阿里斯托特莱斯不管当副代表还是当市长，都是为了支持拉米罗。拉米罗将不只是一个市政府的首脑，而是要统治两个城市，这就是唯一的区别。拉米罗最后被说服了，并出席了新市政府成立的庆祝活动。阿里斯托特莱斯履行了自己的诺言：继续支持拉米罗，尽管他对“上校”使他忍受的屈辱感到有苦难言。拉米罗仍以过去的老态度对待他，好象阿里斯托特莱斯仍然是塔博加斯年轻的副代表一样。

头脑机敏又富有创造精神的阿里斯托特莱斯投入了繁荣伊塔布纳的事业。他肃清了盗贼，用石块铺砌了几条中心街

道。他对广场和花园建设不大关心，对美化城市也不甚重视。然而，他使城市有了良好的照明，修建了完整的排水系统，修筑了沟通其他村镇的道路，请来了为可可树整枝的技术员，组织了一个劳动者合作社，并为发展贸易创造了条件；他着眼于乡村，把年轻的市镇变成了沟通直至沙漠的整个广大地区的交通枢纽。

蒙迪尼奥在市政府找到了他；他正在研究连接城市两个部分的一座大桥的设计图。他好象一直在等待着出口商似的，一见来客便命人倒咖啡款待。

“‘上校’，我是来向您祝贺的。您在贵城的建设中工作非常出色。同时也想跟您谈谈政治。要是您对政治不感兴趣，请您马上直言，我不喜欢冒失。至于祝贺嘛，我已向您表示过了。”

“怎么不感兴趣，蒙迪尼奥先生？对我来说，政治好比烈性酒。您想：要不是因为政治，我已是个富翁了。我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把钱花在政治上了。但是我并不因此而抱怨，因为这是我所喜欢的。这是我的癖好。我没有子女，我不赌博，不喝酒……女人嘛，偶尔搞一次……”说着便和蔼可亲地笑了笑。“但是，我认为政治就是管理，而别人却把政治当作生财之道，提高威望的阶梯。对我来说，可不是这样，您可以相信我。”

“我相信。伊塔布纳市是最好的明证。”

“看到伊塔布纳的发展我感到欣慰。蒙迪尼奥先生，不久我们将超过伊列乌斯。我不是指城市，因为伊列乌斯是个港口。我指的是整个市区。那边适合于生活，这边适合于工作。”

“很多人向我谈起您，都赞扬您。所有的人都尊敬您，敬重您。这里没有反对派。”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有那么五六个人……如果您细心观察，就会发现有那么几个人不喜欢我，只不过他们不说为什么不喜欢我罢了。现在他们正跟着您后边转，他们还没有找过您吗？”

“找过了。您知道我是怎么跟他们说的吗？我说，谁愿意投我的票就投，但是我不当反对阿里斯托特莱斯‘上校’的后台。他把伊塔布纳治理得很好。”

“我已知道了……我立即就知道了……我感谢您。”他又笑了，在黑白混血儿似的宽阔的脸庞上，浮现出一种使人感到亲切的表情。“我支持您的活动。治理港湾的工程什么时候可以结束？”

“还需几个月 。到那时候 ，我们将赢得直接出口的自由。工程以可能达到的最高速度进展着，但是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治理港湾这件事引起了不少议论。它可以使您获胜。我一直在琢磨这件事。我跟您说一点意见。解决问题的真正办法是在马利亚多港，而不是清除淤滩。您可以把泥沙掏干净，但不久泥沙又会重新沉积起来。要彻底解决问题，就得在伊列乌斯的马利亚多那边建设一个新港口。”

如果以为这么一说 ，蒙迪尼奥就会进行争论 ，那就错了。他说：

“这事我很清楚。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修建马利亚多港。但您认为州政府准备建设这个港口吗？您估计破土动工后需要多少年才能竣工？‘上校’，关于马利亚多港问题，

将有一场激烈持久的争论。这样的话，可可仍得向巴伊亚运，谁付运费？还不是我们出口商和你们种植园主吗？您别以为我把治湾工程看作是一劳永逸的根本办法。反对我的人拿港口问题作文章，但不知道我也是跟他们一样想的。我只希望在建成新港口之前，先把港湾的淤滩治理好。这样我们将能直接出口。但是港湾工程一结束，我就要为建设新港口而奋斗。另外，一条挖泥船将永久地留在伊列乌斯，以便保证航道畅通。”

“我懂了……”他沉思着，脸上没有笑容。

“我希望您能了解：我搞政治与您出于同一动机。”

“这是伊列乌斯的幸运。遗憾的是，您对伊塔布纳没有操过心。当然公共汽车的事除外。”

“伊列乌斯是我活动的中心。但是，不管我当选与否，我将设法扩大营业范围，尤其要扩大到伊塔布纳。我来这里的动机之一，就是要研究开设一个出口分公司的可能性。我是要干的。”

他们喝着咖啡。阿里斯托特莱斯品味着咖啡，同时也玩味着这一信息。他说：

“好极了！伊塔布纳正需要一位勇于开拓的人。”

“好，我们谈到这里。‘上校’，我想跟您说的我都说了。我这次来这里不是为了谋求您的选票；我知道您和拉米罗两人情同手足。我这次见到您极为愉快。”

“干吗那么着急？刚到就……谁告诉您我和老拉米罗两人情同手足？”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在伊列乌斯有人说，您的选票将保证联邦议员和州议员的当选，就是说，保证维克托·梅

洛博士和阿尔弗雷多·巴斯托斯博士的当选。”

阿里斯托特莱斯笑了，好象玩得十分痛快似的：

“您还能再耽搁几分钟吗？我跟您讲几个小故事，我担保是值得一听的。”

接着他大声呼唤职员再倒咖啡来。然后对蒙迪尼奥说：

“那个联邦议员维克托博士，是本人见过的最讨厌的家伙。州政府一定要提他，‘上校’接受了，我有什么办法？即使我想选别人，但是投谁的票呢？卡祖查先生去世后，伊列乌斯和伊塔布纳的反对派就不存在了。这就好了，选举结束后，那个博士到这里露过一次面，急匆匆地转了一圈。看到市容，他皱起了眉头。他认为一切都很糟糕。他问我不美化城市，在搞些什么名堂；还问我干了哪些事，还有哪些事没有办。我回答说，我不是园丁，我是市长。他不喜欢听这些。说实话，他什么也不喜欢。连道路、排水沟也看不上眼。他没有时间看。我要求为几项工程拨款，给他写过一大堆信，问他我提出的几笔款项是否已列入了预算，他也没有回答。年终时寄来了一张贺年片，祝贺我节日幸福，好象算是给了很大的面子。他说，他将再次竞选国会议员，但在伊塔布纳他是得不到选票的。”

蒙迪尼奥开口想说话，但“上校”笑了笑又接下去说道：

“拉米罗‘上校’是个刚愎自用的人。二十多年前，是他让我当上了这里的副代表。他逢人便说，我的一切都是他给的。您想了解事实真相吗？事实上，正是因为当时我站在他一边他才能击败巴达罗家族的。另外，他还说什么我抛弃巴达罗家族是因为巴达罗家族已经失败了，说什么由于巴达

罗家族的敌人已经获胜，所以我才抛弃了一切。他们已经失败，那是事实，但是我抛弃他们的真正原因是他们再也不宜当权执政了。对他们来说，政治仅仅是为了谋取更多的土地。那个时代，拉米罗‘上校’比之于他们，就如今天您比之于‘上校’。”

“意思是说……”

“请等一下，我马上就讲完。拉米罗‘上校’同意伊塔布纳的分离。要不是他同意，这件事是会拖延时日的；州政府也只能作‘爱莫能助’之叹了。因此我支持了‘上校’，但是他却以为我有义务这样做。当您开始介入伊列乌斯事务时，我就开始思考。昨天，当您到达这里时，我就自个儿寻思，那帮游手好闲的家伙将会找到您的，我要看看您要干些什么；这将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说着他又轻松地笑了笑，“蒙迪尼奥·法尔康先生，如您愿意得到我的选票，那么票就是您的。我不要求您给我什么酬报，这不是一笔交易。我只希望一件事：请您也关注伊塔布纳的发展。可可种植区是个整体。请您看看这已经荒芜了的市郊地区吧！”

蒙迪尼奥感到非常意外，只得说：“一起干，‘上校’，我们一起来干几件大事。”

“这件事您现在暂时保密，当选举逼近时，我自己负责宣布。”

然而，阿里斯托特莱斯自己没能象理当做到的那样小心谨慎，而是未到时候便公开了那件事。几天后，拉米罗“上校”把他召到伊列乌斯，告诉他官方的候选人名单。阿里斯托特莱斯跟几个最有影响的朋友交谈过后，乘上汽车去伊列乌斯了。

拉米罗“上校”没有为阿里斯托特莱斯打开放着靠背椅的大厅，而是让他走进一间普通的客厅，交给他一份名单。

“联邦议员候选人，维克托·梅洛博士，……”阿里斯托特莱斯慢吞吞地念着，好象在学习拼音一样。念完后他把名单还给拉米罗说：

“‘上校’，那个维克托博士我再也不投他的票了，即使天塌下来，我也不投他的票。他干不了什么事。我向他提过许多要求，但他一件也没办。”

拉米罗以权威的口气象教训任性的孩子似地说：

“您的要求为什么不向我提出来呢？如果通过我提出来，他是不会拒绝的。这是您的过失。关于是否投他的票，他是州政府的候选人，我们都得投他。这是州长已经允诺了的。”

“这是他的允诺，但不是我的允诺。”

“您要说什么？”

“我已经说了，‘上校’，我不投那个人的票。”

“那么您要投谁的票？”

阿里斯托特莱斯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大厅。然后注视着拉米罗说：

“蒙迪尼奥·法尔康。”

老头子脸色苍白，拄着拐杖站了起来：

“这是真的？”

“是真的。”

拉米罗手指着门，说道：“那么，请您立即离开这所房子，快！”

阿里斯托特莱斯不慌不忙地走出大门，脸上并无怒色。他径直走到《伊列乌斯日报》编辑部，对克洛维斯·科斯塔说：

“您可以在报上发布消息，说我将支持蒙迪尼奥。”

热鲁莎看到她爷爷倒在椅子上：“爷爷！怎么回事？您怎么啦？”她大声喊叫母亲和女仆们，让人找大夫。

老头子苏醒过来了，他恳求似地说道：“不要去找大夫，用不着找。快派人叫干亲家阿曼西奥来，快！”

大夫们强制他卧床休息。德莫斯特内斯对阿尔弗雷多和托尼科解释说：

“刚才他可能过分激动了。应当避免发生类似的刺激。再受一次刺激，心脏就受不了啦。”

阿曼西奥·雷阿尔赶到了。他正准备吃午饭时接到了这个消息，全家人都感到震惊。他走进了拉米罗的卧室。

《伊列乌斯日报》开始发售，第一版通栏大标题是：“伊塔布纳支持蒙迪尼奥·法尔康的纲领。”这时候，阿里斯托特莱斯在出口商陪同下，参观了港湾的挖泥船和拖轮后，乘着小船回来了。他们看见潜水员到水下作业，掘土机象巨兽一样吞吐着泥沙。阿里斯托特莱斯轻松地笑着，对蒙迪尼奥说：“我们一起修建马利亚多港吧！”

他们俩一起向纳西布酒吧间方向走去，想去喝一杯。当通过乌尼亚奥山岗前的开阔地时，一颗子弹击中了阿里斯托特莱斯的胸膛。

“烈酒我不喝……”刚刚说到这儿，子弹把他击倒了。

一个黑人朝山头奔去，一个现场目击者追了上去。出口商扶住了市长；热血染红了他的衬衣。人们赶来了，汇集在

一起。

远处传来喊声："抓住他！抓住凶手！别让他跑了！"

四大　追　捕

这天下午，就象杀害西尼娅济尼娅和奥斯蒙多的那个下午一样，全城都被闹得激动不安。自二十多年前的混战结束以来，也许还没有发生过任何震动全城和整个周围地区的大事。在伊塔布纳市世界仿佛到了末日。谋杀事件发生后仅仅几个小时，从毗邻的伊塔布纳陆续向伊列乌斯开来好几辆汽车，下午那班公共汽车也挤满了乘客，另外还运来了两卡车打手。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这是一场可可战，它将持续三十年。""公鸡"先生预言道。

阿里斯托特莱斯·皮雷斯"上校"被送往正在修建中的德莫斯特内斯博士的医院。医院只有几间诊室和外科手术室已投入使用。当地医务界的名师高手都围在受伤的"上校"周围。德莫斯特内斯博士是拉米罗"上校"的政治盟友，不愿承担手术责任。阿里斯托特莱斯伤势严重，要是病人最后死在他手里，人们什么话不会说呢？后来是洛佩斯博士，在两个同事的帮助下做的手术。他是声名卓著的大夫，脸色黎黑，是位品德非常高尚的人。受害者的亲戚和朋友们也迅速从伊塔布纳派来了大夫；当他们赶到时，手术已经结束，洛佩斯博士正在用酒精洗手。他说：

"现在全看他自己了，看他的抵抗力了。"

酒吧间里挤满了人，大街上也到处是人，大家普遍感到

精神紧张。由于《伊列乌斯日报》登载了阿里斯托特莱斯会见蒙迪尼奥的消息引起了轰动，人们象争抢似地向报贩购买报纸。仅几分钟时间，报纸就以每份十个生太伏的价格销售一空了。从乌尼亚奥山岗的森林里射出杀人子弹的那个黑人没有查到。一个目击者——某工地的泥水匠——肯定说曾经看见过那个黑人。因为这个家伙曾多次与"黄头发"在小胡同里和佩加图罗这个最低级的夜总会里出现过。另一个目击者，即追赶凶手差点挨了一枪的那个人，过去没有见过他，但讲了他穿的衣服特点：普通裤子，方格衬衣。关于谁是背后的策划者和指挥者，大家心里都清楚，都在低声说着那些人的名字。

在手术过程中，蒙迪尼奥一直待在医院里。他已把自己的汽车派到伊塔布纳去接阿里斯托特莱斯的妻子，后来又向巴伊亚和里约热内卢发了几份电报。阿尔蒂诺·布兰当和里贝里托手下的一些人马自拖轮到达后就一直待在城里，现在他们根据命令正在搜山，不管死的还是活的，都得抓住那个黑人。当地警察也赶到了，听蒙迪尼奥讲了事情的经过。后来警察局长派了两名士兵在周围搜索。"司令"也在医院里，他大声指责拉米罗、阿曼西奥和梅尔克"上校"是这次谋杀事件的主使人。警察局长拒绝表明态度，因为他不是目击者。但他问了蒙迪尼奥是否同意"司令"的看法。蒙迪尼奥回答道：

"我们能得到什么呢？我不是个孩子；我知道，中尉（因为警察局长是军事警察的一个中尉），对此您是不会采取任何措施的。重要的是抓住凶手，他将会告诉我们是谁指使他干的。这件事我们自己去办。"

“您这是在侮辱我。”

“侮辱您？侮辱您干吗？对您，我要做的，是把您赶出伊列乌斯。您可以去收拾行李了。”现在他的口气简直象昔日的一位“上校”。

阿拉伯人纳西布在酒吧间挨桌来回忙碌着，听着各种议论。儒昂·富尔仁西奥表示看法道：

“没有一场社会变革是不流血的。这次凶杀事件对拉米罗·巴斯托斯是个不祥的信号 。如果谋杀成功 ，也许能造成伊塔布纳的分裂。可是现在，阿里斯托特莱斯的威信更高了。这是‘园丁’拉米罗一世的漫长帝国的末日，我们再也不是‘花花公子’托尼科的臣民了。‘乐天派’蒙迪尼奥的王国就要兴起。”

尽管拉米罗一家企图保守秘密，但对拉米 罗 的 健康状况，人们私下议论纷纷。托尼科和阿尔弗雷多时刻守候在他的身边。有人说，老头子已临近死亡的大门了。但这一消息被“博士”和若苏埃当晚的行动所否定了。

“博士”的行动是令人费解的。他是蒙迪尼奥运动的重要领袖。发生谋杀事件的那天晚上，他与拉米罗全家亲切地共进了晚餐。头天晚上他受到邀请，跟阿里·桑托斯和若苏埃一起到他的政敌的家里去吃晚饭；晚饭是为 欢 迎 诗人准备的。“博士”接受了邀请。尽管他在政治上是反对派，在《伊列乌斯日报》上发表过言词激烈的署名文章，但从未改变过与巴斯托斯一家的私人情谊。那天，他与诗人和若苏埃一起出去，散步到蓬塔尔那边的一个椰子种植园去吃中饭；这顿午餐由吉卜赛人律师埃尔维西奥·马克斯做东，席上蔗酒如流水，红烧鱼十分鲜美可口。由于在那儿耽搁了时间，

他们跑着赶到旅馆，让诗人系上领带，然后从旅馆直接去拉米罗的家。街上的反常情况引起过若苏埃的注意，但他没有给予更大的重视。当时阿里·桑托斯等在酒吧间，没见他们来，以为邀请可能已经撤消了，所以他没有去。

晚餐不能说吃得很愉快。气氛紧张逼人，因为“上校”整个上午感觉不舒服。他的两个儿子不愿意他上桌，但拉米罗却坚持非出席不可，虽然他后来什么也没有吃。托尼科出奇地寡言少语；阿尔弗雷多与客人们交谈中常常走神。他的妻子指挥着女仆们摆桌子，两只眼睛红红的，好象刚哭过一场。还是热鲁莎给晚餐带来了点生气。她不时用胳膊碰碰她父亲，提醒他应与客人们答话。当拉米罗沉静地向若苏埃询问埃诺什学校学生的情况时，热鲁莎跟诗人和“博士”在谈话。席间谈话不时地沉寂下来，拉米罗和热鲁莎便再次使气氛活跃起来。在这个过程中，热鲁莎与诗人进行过这么一段对话，这段对话后来成了酒吧间人们谈笑的话柄。

“阿尔吉莱乌博士，您结婚了吗？”热鲁莎亲切地问道。

“没有，小姐。”诗人用雷鸣般的声音回答说。

“那么是鳏夫？真可怜……那该多伤心。”

“不，小姐，我不是鳏夫。”

“您还是单身汉？阿尔吉莱乌博士，已是该结婚的时候了。”

“我不是单身汉，小姐。”

热鲁莎莫名其妙了；她毫无恶意地追问道：

“那么您是什么呢？阿尔吉莱乌博士。”

“小姐，我有情妇。”说着，他低下了头。

托尼科整个晚上愁眉苦脸，沉默不语，这时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拉米罗严肃地看了看他。热鲁莎的眼睛落到菜盘上，诗人则继续吃菜。若苏埃竭力控制住笑。“博士”讲了一段阿维拉家族的故事才算打破了那个尴尬的场面。

晚餐快要结束时，阿曼西奥·雷阿尔到了。“博士”感到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阿曼西奥看到“博士”在场，显然也非常吃惊。他默不作声，好象在等待着什么。全家人也在等待着。最后拉米罗忍不住，便问道：

“你知道行动的结果了吗？”

“他好象得救了。至少，人们都这么说。”

“谁？”“博士”问。

“您什么也没有听说？”

“我们是直接从埃尔维西奥种植园来这儿的。”

“向阿里斯托特莱斯‘上校’开枪了！”

“在伊塔布纳？”

“这里，伊列乌斯。”

“为什么？”

“谁知道？”

“谁放的枪？”

“谁也不知道，好象是个打手放的枪，他逃跑了。”

“博士”没有看报纸，他什么也不知道，因此抱怨说：

“怎么回事……他是您的知心朋友，不是吗，‘上校’？”

拉米罗低下了头。晚餐在冷冷清清的气氛中结束了；饭后，诗人为热鲁莎朗诵了几首诗。但是餐厅里气氛压抑。若

苏埃和“博士”决定告辞，但诗人因为吃得很痛快，还想再待一会儿，再喝几口白兰地。他们俩强把他拉走了，他还不乐意地说道：

“干吗这么着急？那么尊贵的主人，那么香醇的白兰地……”

“他们有事要单独在一起。”

“出什么大事啦？”

一进酒吧间，他们就明白了，“博士”向医院跑去。杰出的诗人忍受不住，说道：

“真见鬼，为什么正好在今天请我吃饭的时候派人去杀人……不能挑别的日子啦？”

“因为有紧急需要……”儒昂·富尔仁西奥说。

人们在酒吧间进进出出。有的带来了乌尼亚奥山上出事的消息，有的带来了在那儿进行搜查和死活要抓到那个黑人的消息。从伊塔布纳来的打手们表示，不拿到凶手的头决不回去，要拿凶手的头向全城示众。从医院也来了人。他们说，阿里斯托特莱斯睡着了；洛佩斯博士说，要作任何预言为时尚早，因为子弹穿透了他的肺叶。

纳西布也站在街上探听过山上追捕的消息。他把新闻告诉了加布里埃拉和阿尔明达太太。她们看到人们来来往往，感到十分奇怪。

“有人派人杀害伊塔布纳市长阿里斯托特莱斯‘上校’，但只把他打伤了。他半死不活的躺在医院里。人们都在说，杀害他的是拉米罗·巴斯托斯的人，也可能是阿曼西奥或梅尔克的人，反正都一样。开枪的已躲进山里，但是逃不了；有三十多人在追捕。要是抓到他……”

“会把他怎么样？把他关起来？”加布里埃拉追根究底地想弄个明白。

“关起来？听说好象要把他的脑袋带到伊塔布纳去。已经把警察局长赶走了。”

他说的话符合事实。警察局长带了个士兵，从港口那边黑人开枪的地方来到乌尼亚奥山这边。荷枪实弹的人把住了各条上山的通路。警察局长企图上山，但没有放他上去。

“这里，谁也不准上。”

他穿着军装，中尉的徽章闪闪发光。阻止他上山的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他手里握着左轮手枪。

“您是谁？”

“我是伊塔布纳市政府秘书。也许您想知道我的名字吧，我叫阿梅里科·马托斯。”

“我是伊列乌斯警察局长。我要去抓犯人。”

在这个年轻人身边，站着五个手持步枪的打手。

“抓人？别叫人笑话！如果您想抓人，就不必上山去。请抓住拉米罗‘上校’，抓住那个叫阿曼西奥·雷阿尔的流氓，抓住梅尔克·塔瓦雷斯或抓住那个‘黄头发’。您不必上山，您在城里要做的事情多着呢！”

年轻人说着向他周围的人作了个手势，他们举起了武器，然后说：

“警察局长，要是您不想死的话，就请马上走开。”

中尉看看四周，与他同来的那个士兵已经不见了。

“您等着瞧吧！”说完，一转身就走了。

上山的路一共有三条，两条在港口那边，另一条朝着大海，纳西布的家就坐落在那里。这三条通路全被封住了。三

十多名全副武装的人，有伊塔布纳的，也有伊列乌斯的，他们一起在山上搜索，在树木稀疏、杂草丛生的树林里穿插阻截，甚至连每一间破草房都搜过了。城里的人议论纷纷。在维苏威酒吧间，一会儿就有人带来消息说：警察把拉米罗·巴斯托斯的家保护起来了，因为他、他的儿子和他最信赖的朋友，包括阿曼西奥和梅尔克都据守在里面。这是虚构出来的消息，几分钟后阿曼西奥就来过酒吧间，而梅尔克则在他的庄园里。关于阿里斯托特莱斯的死讯就传过两次。又说蒙迪尼奥要求阿尔蒂诺·布兰当派人来增援，还说他的一个手下坐着他的车子去找里贝里托了。种种谣传一个比一个更荒诞不经；一传俩，俩传四地越传越玄。不一会儿，新的谣传又不胫而走了。

阿曼西奥来到酒吧间时，引起了一阵轰动。他说："先生们。晚上好！"他说话语气温和，象往常一样自然。他走近柜台，要了一杯白兰地，并问谁愿意跟他打牌，但没有打牌的人。他在餐桌中间走来走去，跟这个搭几句，与那个说几声；但人们感觉到，他是在那里向对他的指责提出挑战。谁也不敢再提那件事。阿曼西奥又打了几声招呼，接着就沿着"阿达米上校大街"往上朝拉米罗住宅的方向走去。

到了山上的那些人，已在所有的农舍里转了一圈，他们在山洞里寻找，在树林里搜索，曾几次走到离黑人法贡德斯的藏身之处只有几步远的地方。

他早就跑上山了，手里还握着左轮手枪。从阿里斯托特莱斯跳下小船时起，他就一直在等待着开枪的时机。由于乌尼亚奥山前开阔地那时行人稀少，他就下决心瞄准了他的心脏。当看到"黄头发"在港口上指给他看的那位"上校"倒

下后，他就跑了。有人追赶他，但他鸣了一枪把那人吓住了。他钻进了树丛，等待着夜幕降临。他嘴里咀嚼着一片烟叶，心里在盘算：我将得到一笔巨款。战乱终于开始了。克莱门特知道什么地方有一大片土地等着出卖。他脑子里一直想着两人将共同拥有一座种植园。如果战乱闹大起来，象法贡德斯这种胆子大、枪法好的人，很快就可以解决生活问题。“黄头发”已跟他说定，天黑后八点左右，在佩加图罗夜总会开门前，在那里见面。这时法贡德斯心里很踏实。歇一会儿，他就往上走去，准备天一黑就从另一边下山到海滩那边，然后去跟“黄头发”会合。他不慌不忙地从几家农舍前走过，还向一位编织女工道了晚安。他钻进树林，找了个避风的地方躺下，想在那里等到天黑。从那里可以看见海滩。黄昏时刻变长了，法贡德斯稍一抬头便可看见大海尽头的太阳象一把打开的血红色的扇子。他想着渴望得到的那块土地。他想着克莱门特，这位可怜的人还在念叨着加布里埃拉，总是忘不掉她。据城里人说，加布里埃拉已经结婚了，已经是个有钱的女人了，可是克莱门特还不知道。夜色慢慢浓重起来，山上一片寂静。

当他往山下走去时，看见了追捕他的人，差一点与他们碰上了。他又折回树林，从林间看见他们往一户农家走去。追捕的人越来越多，分成几股，手中都拿着武器。他听到了他们谈话的部分内容。不管是死的还是活的，他们都要抓住他，要把他带到伊塔布纳去。他掸掸衣服上的草屑，想道：看来我开枪击倒的那个人是个很重要的人啦？这时候，那个人大概已躺在一束束的鲜花丛中了。而他，法贡斯德，还活着，他可不想死。有一片土地在等待着他，一片与克莱门特共

有的土地在等待着他。战乱还只刚刚开始，但他已有一大笔钱可以到手了。分成四五人一股的追捕者在树林里继续搜索着。

黑人法贡德斯钻到了树木最浓密的地方。荆棘撕破了他的裤子和衬衣。他手里握着左轮手枪，在灌木丛中蹲了几分钟，过一会儿就听到了说话声：

“这里有人走过，这地方踩踏过。”

他焦急地等待着。说话声远去了，他继续在密林里藏着。他的腿在流血，一根利刺把它划了一道又长又深的口子。透过树枝间的空隙，看到一只萤火虫在飞。他并不害怕，但心里急躁不安。这样下去，赶到碰头的地点就晚了。耳边又传来了说话声：要一刀一刀地剐他，要叫他交代谁命令他干的。他并不怕死，但不愿死。尤其是现在，更不愿意死：战乱已经开始了，一片土地在等待他去购买，他将与克莱门特合伙经营这片土地。

沉寂持续了一段时间，夜幕似乎等得厌倦了，已迅速地降落下来。他也等得不耐烦了。他从洞穴里爬了出来，由于灌木丛长得低矮，只得弯着身子往前走。他小心翼翼地向四周张望，附近一个人影也没有。他们已经停止搜索了？也许乘着夜色……他站起来看了看，但什么也看不见。除了眼前的树木，其余一片漆黑，但是不难辨别方向。在他前方，是大海；在他背后，是港口 。他应当朝前走 ，从海滩附近出去，绕过岩石去寻找“黄头发”。这时候，“黄头发”大概不会在佩加图罗夜总会了。法贡德斯想得到这笔卖命挣来的钱，就凭这次追捕也该得到一份优厚的报酬。在他的右边的电线杆上的灯光表明，那儿是上山小道的尽头，在中途还有

一根电线杆。再过去，穷舍的灯光稀少暗淡。他拔脚便跑，但离开藤蔓缠绕的灌木丛后还没跨上几步，第一支火把就出现了，沿着山路往上移动。一阵说话声随风飘来。追捕者们举着点燃的火把又返了回来，而没有如他所想的那样已经停止搜捕了。

头几支火把已经到了山上那所茅屋所在的地方。追捕者们停了下来，一边等候其他人，一边与住户闲聊，向他们打听有没有见到有人来过。

“我们要抓活的，把他‘折磨死’。”

“我们要割下他的脑袋带到伊塔布纳去。”

把他“折磨死”……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不能逃生，那就得再杀他们一两个。这种局面就在眼前。他又抓起左轮手枪，在他枪口下被击毙的那个人一定是个大人物。如果能活着出去，他将要求得到更多的酬金。

突然，一道手电光划破了黑暗，恰好照到黑人的脸上。有个人喊道：

“在那里！”

在那群人中间响起了一阵跑动的脚步声。他迅速往下冲去，又钻进了树林里。刚才他钻出洞穴时，把周围的灌木枝踩断了，那儿已不能再藏身。追捕他的人群已渐渐逼近。黑人如一头被围困的野兽，拨开荆棘向前冲去。因为他躬着身子跑，背上的皮肉撕破了。他沿着斜坡往山下逃去，穿过越来越密的、藤蔓盘绕的灌木丛，双脚不断磕碰着石头。从嘈杂声里听得出有很多人。这回他们没有分组，而是一起行动。他们已靠近了，越来越近了。黑人艰难地拨开越来越密的荆棘，跌倒了两次。现在他遍体鳞伤，脸上也在流血。他听

到砍刀的砍劈声，听到一声命令：

“他跑不了，前面就是悬崖；咱们来个包围。”随即人们便散了开来。

坡面越来越陡峭。法贡德斯匍匐着向前行进。现在他害怕了。他逃不掉了。而且从他所在的地方不好射击，不能象他原来所想的那样再杀掉两三个人，以便被他们痛痛快快地打死，让一颗子弹穿进他的胸膛结束他的性命。象他这样的人，就应当这样死法。在砍刀声中，一个声音对他喊道：

“杀人凶手，你准备好。我们要一刀一刀地剐你。”

他宁愿被一枪打死，这样死得快，不受罪。如果被活捉，他将被“折磨死”。他浑身战栗，艰难地在地上爬行。他不怕死。人生来就是为了到时候去死的。但是如果被活捉了，他们将拷打他，折磨他，一点一点地把他弄死，要他说出主使人的名字。一次，在北方内地，他和其他几个人一起，就这样杀死过一个种植园的工人，他们问他有个人躲在什么地方。结果用锋利的匕首一刀一刀地刺他，割了他的耳朵，剜了他的眼睛。现在，他不愿这样死，而是想找块空地，手握左轮手枪等着他们，为了再杀人，也为了自己死，为了不象北方内地那个不幸的工人那样被“折磨死”。

他到了悬崖前面。他没有掉下去，因为崖边上有棵树被他抓住了。他往下看去，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他向左侧移动，发现前头有个几乎垂直的斜坡，草木比较稀疏，长着几棵树。砍刀声逐渐远去了。现在，追捕者进入了从悬崖延伸开去的密林。他向斜坡走去，慢慢地从斜坡往下移动，绝望地挣扎着前进。他感觉不到荆棘撕裂着他的皮肤，相反感到许多匕首的尖刃对着他的胸口、眼睛和耳朵。斜坡离平地只

有几米远了，他抓住几根树叉就坠了下去。现在他还听得见砍刀的声音。他坠到一个长满荆棘的土墩上，几乎没有发出一点响声。当他去抓左轮手枪时，胳膊被碰撞了一下。他站起身来，面前是一家院子的矮墙。他一下跳进了院子，一只猫被他吓得往山上逃去。他斜靠在墙根等候着。房子里亮着灯光。他举起左轮手枪，穿过院子，看见了灯光明亮的厨房，并且看见了加布里埃拉正在洗盘子。他笑了。真是举世无双的美人！

五　萨阿德太太如何打破她丈夫的传统中立立场而卷入了政治，以及这位上流社会的太太在她参战之夜的大胆而危险的举动

黑人法贡德斯的脸被有毒的树刺扎破后肿得鼓鼓的，衬衣上沾满了血迹，裤子也撕破了。他笑着说：

“他们要连夜搜捕黑人，而黑人却在这里，象进了保险柜一样，有说有笑地与加布里埃拉在一起。”

加布里埃拉也笑了，又给他倒了一杯酒，并问：

“那么，该怎么办呢？”

“有个小伙子，人们叫他‘黄头发’。你认识他吗？”

“‘黄头发’？听说过，那是老早啦，在酒吧间里听说的。”

“你去找他，跟他约定时间和地点与我见面。”

“我上哪儿去找他呢？”

“他在蛤蟆街的佩加图罗夜总会，这是个跳舞的好地

方。但他不能在那里久等。原来是约定八点钟见面的。现在几点了？”

她到客厅去看时钟，因为他们在厨房里谈话。

“过九点了。要是他不在了呢？”

“要是不在了？”他搔了搔沾满草屑的脑袋，接着说，“‘上校’在种植园，他老婆闹头疼病，找他没用。”

“哪个‘上校’？”

“梅尔克先生。你认识阿曼西奥‘上校’吗？那个瞎了一只眼睛的？”

“当然认识！他常去酒吧间。”

“他也顶事。如果你碰不上那个‘黄头发’，就去找阿曼西奥‘上校’，他知道应该怎么办。”

正巧，女仆不在这里睡，吃过晚饭就回自己家了。加布里埃拉把黑人法贡德斯带到后屋的小房里——她曾经在这里住了好几个月。他请求道：

“再让我喝杯酒，行吗？”

她把一瓶烈性酒递给他说：“可别喝得太多了。”

“放心吧，别害怕。就喝一口，消消愁。被枪打死，我不反对。人总得一死，或在拼杀中死，或在欢笑中死。可我不愿被一刀一刀地‘折磨死’。这种死法很痛苦，很可怜。我看见过有人这样死的，真是不忍心看……”

加布里埃拉问：“你为什么要开枪打他？有什么必要吗？他欺负你了？”

“他跟我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他跟‘上校’作对。是‘黄头发’命令我干的，我有什么办法。每个人都有职业，我的职业就是干这个的。另外，克莱门特和我想买块

地，这事已说定了。”

“可是那个人没死，他跑了。你瞧着吧，啥也捞不着的。”

“怎么？跑了！我不知道。还不到他该死的日子……”

加布里埃拉叮嘱他不要出声，不要点灯，不要离开后房。这时候山上还在搜捕。从院子逃上山的猫飞一般地穿过密林，引起了追捕者们的错觉，他们一步步地搜遍了整个树林。加布里埃拉穿上一双黄色旧鞋。时钟的指针已经过了九点半。这个时候，任何已婚的女人都不会在伊列乌斯街上单独行走，只有妓女们才出来活动。她根本没考虑这个，也没有考虑纳西布要是知道了会有什么反应，也顾不上如果有人见到她会有什么样的议论。黑人法贡德斯在逃荒路上对她不错。她舅父断气前法贡德斯一直背着他走。当克莱门特愤怒地痛打她时，他出来保护她。现在眼看他有被抓获的危险，她不能丢下不管。杀人是不好的，她不喜欢，绝对不喜欢！但是黑人法贡德斯别的活都不会干。他没有学过什么手艺，只学会了杀人这一招。

她出去后，锁上大门，带着钥匙走了。蛤蟆街在铁路边上，以前她没有去过。她沿着下坡路朝海滩走去。看到酒吧间里非常热闹，许多顾客因为没有座位只好站着。纳西布来回招待客人，有时在桌旁停下来。她从鲁伊·巴尔博扎广场那边抄近路往塞亚布拉广场走去。街上人来人往，一些人向她投来好奇的目光；另一些人与她打招呼，向她问候，他们都与纳西布相熟，差不多都是酒吧间的顾客。由于大家对当天下午发生的事兴趣很浓，所以对加布里埃拉的行动就不怎么注意了。到了铁路边上，她看到了穷街陋巷的破烂棚屋。一些最低级的妓女走过她身边时，流露出惊讶的神色。有一个

妓女抓住她的胳膊问：

“你是新来的，从未见过……从哪儿来？”

“从北方内地来的。”她脱口而出地答道，“蛤蟆街在哪儿？”

“就在前面。你上那边去？到拉梅家？”

“不，我去佩加图罗夜总会。”

“上那儿去？你的胆子真大！我可不敢去！现在更不敢去了。那里乱极了！你向右一拐就到了。”

她向右拐过街角，一个黑人抓住她说道：

“上哪儿去，美人？”他看了看她的脸蛋，发现她长得非常漂亮，便用粗壮有力的手指捏了她一下。“到哪儿去？”

“很远的地方。”

“没关系！走，美人，咱们去生个儿子……”

“现在不行。我有急事。”

“你是怕我耍赖是不是？你瞧……”他把手插进口袋，摸出了几张小票子。

“我不是怕这个，不，我有急事。”

“我更着急，我就是为这件事才出来……”

“我急的是另一码事。现在你让我走，过会儿就回来。”

“你真的还回来？”

“我要回来的，我向你发誓。”

“那么我就等你。”

“你就在这里等我。”

她一脱身便快步流星地走了。佩加图罗夜总会已经不

远，从里面传来了小鼓声和嘈杂刺耳的吉他声。一个醉汉扑上来企图搂抱她。她用胳膊肘一推，使他踉跄了几步，不得不赶忙抱住电线杆。夜总会坐落在阴暗无光的小胡同里。从门里传出了谈话声、笑闹声和喊叫声。她走了进去。一个男人见她进去，就招呼她：

“来，这边来，黑姑娘，咱们来喝一杯！”

一个老头子在弹吉他，一个小青年打着小鼓。一群已经上了年纪的女人，个个浓妆艳抹，其中有几个已经喝醉了。另外还有几个年纪轻轻的黑白混血姑娘。其中一个头发不卷，面孔消瘦，看样子还不满十五岁。有个男人再三要加布里埃拉坐到他身边去。女人们、老婆子们和少女们，一个个都以怀疑的目光盯着她。这个美丽诱人的敌手是从哪儿来的？另一个男人也招呼她过去。夜总会老板是个瘸腿的黑白混血儿，他一瘸一拐地朝她走来，木拐杖在地上击出单调的咔嗒咔嗒的声音。有个穿海员服的人，可能是巴伊亚公司某条船上的，一只胳膊搂着她的腰，轻声地问道：

“你有人了吗，我的心肝？我跟你……”

“我有人了，我不能……”

这是个和善的青年，一身海水味。他对加布里埃拉笑了笑，说了声“真遗憾”，同时把她往自己胸口紧紧地搂了搂，然后放下她，到里面另找女人去了。瘸子拐到加布里埃拉面前，停下来说道：

“我在哪里见过你的脸？见过，肯定见过。不过，在什么地方见过呢？”

他在努力回忆，加布里埃拉开口问道：

“有个叫‘黄头发’的小伙子在这里吗？我要跟他说

话。有件急事。”

一个女人听到加布里埃拉的问话，就对另一个女人喊道：

“埃迪特！这位太太爱上‘黄头发’啦！”

屋子里爆发出一阵笑声。那个十四五岁的丫头蹦起来说道：

“那头母牛是什么人，竟来勾引我的‘黄头发’？”她双手叉在臀部，挑衅似地朝门口走来。

“今天你可找不着他。”一个男人笑着说。

那个丫头的上衣一直拖到膝盖，她往加布里埃拉面前一站，责问说：

“臭狗屎，你要跟我的男人干什么？”

“只想跟他说句话。”

“说句话……”她啐了一口，“我认识你，脏屁股。你跟他鬼混。所有的坏女人都与他勾搭。都是些臊狐狸！”

她的年纪不会超过十五岁。不知什么原因，加布里埃拉想起了她舅父。另一个年纪较大的女人插嘴说：

“埃迪特，把这婆娘赶出去。她能把你怎么着！”

“让我教训教训这头母牛……”

说完，她举起孩子般的小手向加布里埃拉的脸上打去。加布里埃拉早有提防，一把抓住她瘦弱的手腕，使她不得不放下了胳膊。“母牛！”埃迪特喊着又向前扑去。屋子里所有的人都站起来看热闹；没有比看女人打架更令人兴奋的事了。但是瘸子过来拉架，把她隔开，将小丫头推到了一旁。

“出去，要不就打断你的鼻梁骨。”他抓住加布里埃拉

的胳膊，把她拉到门后。“你说：你是不是酒吧间那个纳西布的妻子？”

她点了点头。

“那你来这里搞什么鬼？你跟‘黄头发’缠上了？”

“我根本不认识他。但我需要跟他说话，有件非常紧急的事……”

瘸子想了想，紧盯着她的双眼说：

“有什么口信吗？关于今天的事？”

“是的，先生。”

“跟我来，但你不要开口，让我说……”

“好，伙计。这是桩急事，非常紧急。”

他们拐过一条街，又拐过另一条街，来到了一个没有灯光的小胡同。瘸子走在前头，在一间房前停下来等她。在半开半掩的门上敲了几下，好象给里面一个信号似的，然后就跨进门去。

“跟我来……”

从里面走出来一个身着衬裙，头发蓬乱的姑娘，她问道：

“她是谁，‘棍腿’？是碗新菜？”

“特奥多拉在哪儿？”

“在房里，她谁也不愿见。”

“告诉她，我有话要跟她讲。”

小姑娘把加布里埃拉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然后边走边说：

“他们已经来过这里了。”

“警察？”

“有几个人。你知道他们是来找谁的。”

小姑娘在一扇半开着的房门后面嘀咕了几分钟后，跟另一个头发染过色的女人一起走了出来。

染发的女人问：“有什么事要说？”

那个小姑娘仍然盯着加布里埃拉，加布里埃拉一直站在那里听着。瘸子走近特奥多拉，把她推到墙边，在她耳边低语了几句，然后两人的目光转到了加布里埃拉身上。

“我不知道他在哪儿。他来过，问我要了钱就飞也似地走了。走了已一个钟头了 。你想都想不到 ！他刚出去一会儿，就来了几个人找他。要是找到他，就会把他杀掉……”

“他上哪儿去了？你不知道吗？”

“我向你发誓，真的不知道！”

他们只好出来。走到门口时，瘸子对加布里埃拉说：

“他不在这里，没法知道他的去向。很可能在森林里，也可能乘小船或骑马逃走了。”

“没法知道？可这是件急事呀！”

“我看没有什么办法了！”

“那么，阿曼西奥‘上校’住在哪儿？”

“阿曼西奥·雷阿尔？”

“对，就是他。”

“住在学校校舍附近。你知道怎么走吗？”

“海滩尽头。嗯，我知道。多谢你了。”

“我陪你走一段。”

“不必啦！”

“我得陪你走出这些小胡同，要 不，你可 能 到不了那边……”

瘸子一直陪她走到塞亚布拉广场。几个好奇的人这时站在进步俱乐部街角看着拉米罗的住宅。房子里依然灯火通明。路上瘸子向她提了好多问题，她心不在焉地回答着，答非所问，等于啥也没说。她穿过行人稀少的街道，走近学校校舍，找到了阿曼西奥的家。正象佩加图罗夜总会老板告诉她的那样，这是一所蓝色大门的房子；里面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一丝灯光。姗姗来迟的月亮爬上了天空，照亮了宽阔的海滩和通向马利亚多大路两旁的椰子树。她叩了几下门，但没有人回答，又叩了几下，回答她的也只有近处和远处的几只狗的狂吠。加布里埃拉喊道："哎，屋里有人吗？"她再次用劲敲门，手都敲疼了。好半天屋里才有了点动静，灯亮了，并问道：

"谁？"

"好人。"

出来的是个黑白混血儿男人，他光着上身，手里握着手枪。

"阿曼西奥'上校'在家吗？"

"您要找他干什么？"那人很不信任地打量着她。

"有件紧急的事。"

"他不在。"

"他在哪儿？"

"您干吗要打听这个？到底要跟他说什么事？"

"我已说过了……"

"您说什么啦，有件紧急的事，就这么一句话？"她有什么办法呢？她不得不壮起胆子说：

"我给他带来了一个口信。"

“谁的？”

“法贡德斯的。”

他往后退了一步，然后又走上前去，两眼凝视着她说道：

“您说的是真话？”

“当然是真话。”

“我是谁，你看清楚点，要不是真话……”

“快，请……”

“你就在这儿等一下。”

他走进屋子，过了几分钟又出来了。他穿上件衬衣，把灯熄灭了。

“跟我走。”说着，把左轮手枪插进了裤腰，但枪把仍露在外边。

两个人一起走了。黑人只向她提了一个问题：

“他逃脱了吗？”

她点了点头。他们走到拉米罗“上校”住宅所在的那条街，在“上校”家门前停了下来。那是所多么熟悉的房子。市政府旁边的街角上，两个武装警察看了看，朝他们走了几步。带手枪的那个人用手敲了敲门。从开着的窗子传来了压得很低的声音。热鲁莎在窗口探头看了看，一见是加布里埃拉，显得颇为惊慌，加布里埃拉倒禁不住笑了。那天晚上有多少人看见她感到吃惊，尤其是法贡德斯更感到意外。

“您能叫一下阿曼西奥‘上校’吗？请告诉他阿尔塔米拉诺找他。”

“上校”十分窘迫地出现在门边。

“出什么事了？”

两名警察慢慢地走到大门跟前。那个黑人一见他们便默不作声了。一名警察看了看阿曼西奥，问道：

“‘上校’，有什么事？”

“没有事，谢谢。你们回原来的地方去吧。”

等警察走了，带手枪的人才报告说：

“她……要跟您说话。法贡德斯托她来的。”

这时候阿曼西奥才注意到加布里埃拉，并且马上认了出来：

“呀！不是加布里埃拉嘛！你要跟我说话？请进，请。”

陪她来的那个人也走了进去。加布里埃拉从走廊上就看到了餐厅，看到了托尼科和阿尔弗雷多博士在抽烟；餐厅里还有其他人。阿曼西奥等着她说话，但她指指那个同来的人说道：

“先生，口信是专带给您的。”

“阿尔塔米拉诺，你到里面去。说吧，姑娘。”他的口气非常和蔼。

“法贡德斯在我家里。他叫我来告诉您，想知道现在该怎么办。这事得快，纳西布先生不一会儿就要回家了。”

“他在您家里？怎么到您家去的？”

“他是从山上逃下来的。我家的院子紧挨着山坡。”

“是的，我倒忘了。那么您怎么把他藏起来了呢？”

“我老早就认识法贡德斯了。从内地……”

阿曼西奥微笑了。托尼科出于好奇也来到走廊上。

“多谢了，我永远忘不了您。请跟我来。”

托尼科回到了餐厅。她与阿曼西奥一进去，就看见“上

校”全家聚集在一起。拉米罗老头子坐在躺椅上，脸色苍白得象死人，但两眼却炯炯有神，跟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闪亮。

已经用过的菜盘、咖啡杯和啤酒瓶依然摆在桌上。阿尔弗雷多、他老婆和热鲁莎坐在餐厅一角的椅子上。托尼科泥塑木雕似的站着，眼睛偷偷地瞅她。德莫斯特内斯博士、毛里西奥博士和另外三个种植园主都坐着。厨房和后院挤满了荷枪实弹的人，总数在十五人以上。女仆们正在用黄铜盘端饭送菜。阿曼西奥说：

“各位都认识她，是不是？她是加……她是酒吧间老板纳西布的夫人加布里埃拉太太。她为了帮我们的忙才到这里来的。”然后象是这家的主人似的对加布里埃拉说，“坐，请坐。”

这时候大家才向她问好。托尼科急忙搬过一把椅子请她坐下。阿曼西奥转向年迈的“上校”，低声地跟他说了几句。拉米罗听完，脸上顿时放射出兴奋的光芒，对着加布里埃拉微笑。

“做得好，姑娘。从今以后，您就是我的恩人。如果您有用得着我的时候，不管需要我的帮助，还是我家里人的帮助，只要您到这里来一下就行。”说着他指着角落里的全家人：三个坐着，一个站着，就象拍在一幅照片上似的；只是少了奥尔加太太和最小的孙女。接着他对两个儿子、儿媳妇和孙女说：“你们听着，假如有一天加布里埃拉向我们请求帮助，那就是向我们下达命令，不是提出请求。来，干亲家。”

他说着站了起来，与阿曼西奥一起进了另一个厅堂。带

左轮手枪的那个人走到他们跟前，说了几句告别的话就走了。加布里埃拉待在那里不知干什么好，不知说什么才合适，不知手怎么放才得体。这时候，热鲁莎向她微微一笑，说道：

“我跟您说过话，您还记得吗？在庆贺我爷爷生日的时候……”热鲁莎刚扯开话头，又把话煞住了。让加布里埃拉想起过去还是阿拉伯人的厨娘时的情景不是有失礼貌吗？

“是的，我记得。我做了一大堆点心，味道还好吗？”

托尼科这时精神抖擞起来了，说道：

“加布里埃拉是我们的老朋友。是奥尔加和我的干女儿。我们是她的证婚人。”

阿尔弗雷多的妻子脸上也露出了笑容。热鲁莎问加布里埃拉：

“您不想吃块点心？喝杯酒？”

“谢谢，不麻烦啦！”

她喝了一小杯咖啡。阿曼西奥的声音从厅堂里传了出来，叫阿尔弗雷多博士过去。这位议员进去不一会儿又出来邀请加布里埃拉：

“请您跟我去一下，好吗？”

加布里埃拉走进厅堂，拉米罗对她说：

“我的姑娘，您给我帮了个大忙。不过还得请您帮一个更大的忙。能行吗？”

“只要我能办到的……”

“需要把黑人法贡德斯从您家里送出来，可又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而这只能在清晨行动才行。现在还要让他待在您家里，不能走漏消息。请原谅，连纳西布也别让知道。”

“他要等酒吧间关门后才回家。”

“您对他什么也不要说，让他好好睡觉。清晨三点左右，不，三点正，您起来到窗户看看街上是否有人。干亲家阿曼西奥将与他们等在那里。如果看见了他们，请您开门让法贡德斯出来，我们会保护他的。”

“你们不会把他抓起来？不会伤害他？”

“您可以放心。我们要防止别人杀害他。”

“这么说，行。请原谅，现在我就回家去了。已经很晚了。”

“您不要一个人走，我派人送您。阿尔弗雷多，送加布里埃拉太太回家。”

加布里埃拉微笑着说道：“先生，我不知道……夜里，在街上一个女人跟阿尔弗雷多……我得从海滩走，别让酒吧间里的人看见了……要是有人看见我，那人家会怎么想？会怎么想，怎么说？明天，纳西布要知道……”

“您说得对，我的姑娘。请原谅，我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他转身又对儿子说：“告诉你媳妇和热鲁莎，马上准备，你们三人陪她回去。快！”

阿尔弗雷多张嘴想说什么，拉米罗重复道：“快！”

就这样，那天晚上加布里埃拉在一位议员、议员夫人和他们的女儿陪同下回到了家里。阿尔弗雷多的妻子一路上沉默不语，暗暗咬牙切齿，心里愤愤不平。但是热鲁莎却挽着加布里埃拉的胳膊，跟她海阔天空地什么都聊。幸好，阿尔明达太太家关着大门。那天正逢关亡日，接生婆还没回来。街上行人中好奇的不太多；追捕还在继续。

纳西布回家时已是下半夜了；他靠在窗口看了一会儿从

山上下来的人们。下山是自由的，只有上山才受到限制。不少人说，黑人从悬崖上掉下去了。最后人们都回家睡觉去了。很久以来，加布里埃拉对纳西布已不那么亲切、热烈，不象那天晚上那么如饥似渴、纵情不舍了。最近纳西布已抱怨起来，说她冷若冰霜，推三阻四，好象总是困倦厌烦似的。不过，只要纳西布想跟她亲热，她倒从不拒绝，然而已不象过去那样了。过去，他回到家里时已疲惫不堪，倒在床上就想睡觉，而加布里埃拉却主动去挑逗他，胳肢他，需要他的亲热和温存。现在，加布里埃拉只是对他笑笑，让他睡去。当纳西布向她求欢时，她快活地投到他的怀抱，叫他“漂亮的小伙子”。但是加布里埃拉过去的疯狂热情到哪里去了呢？过去是疯狂的或不顾死活的爱；每晚都有新的神秘魔力，而且总有新的花样；每次都好象是第一次似的感到惊喜交集，每次又好象是最后一次似的作绝望拼搏。而现在她好象是个可爱的洋娃娃。

纳西布已向他的知心老朋友托尼科发过牢骚。证婚人对他解释说，每对夫妻都是这样：结婚后爱情就会逐渐平静下来，妻子甜蜜的、温和而又节制的爱情代替了淫荡贪欲的情妇的猛烈情火。多圆满的解释，也许真是如此，但这并不能安慰纳西布。纳西布要跟加里布埃拉谈谈这件事。

清晨三点正，加布里埃拉从半掩的窗户向外看了几眼。她看到阿曼西奥站在电线杆旁抽着烟，再往前，还站着另外几个男人，加布里埃拉随即去看法贡德斯。当她走过卧室时，看见纳西布因摸不到她的身子而在睡梦中辗转反侧。她走回房间，在纳西布不停地伸屈的腿下塞上一只枕头。纳西布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满意的微笑。多好的小伙子！

“总有一天上帝会报答你的！”法贡德斯 向 她 道别时说。

“你跟克莱门特合伙，把种植园买下来吧！”

阿曼西奥催促道：“走啊，快！”然后又对加布里埃拉说，“我得再次感谢您。”

法贡德斯走了一段路，转过身来看了一眼，见加布里埃拉还站在门口。世上再没有象她这样的女人了！谁能跟她比啊！

六 夫妻生活的乐趣与烦恼

那天夜里，加布里埃拉象一团点燃的火焰慢慢熄灭了，纳西布也在这可怕而甜蜜的火焰中搞得精疲力竭。两个人在床上放纵无度 、难以忘怀的夜晚 ，产生了 令人 伤 感的后果。

纳西布满心喜欢地想，经过那个一潭死水般的时期后，又将回到过去那样的夜晚了。一个时期以来，加布里埃拉的热情所以低落，是由于常为一些小事怄气。纳西布为这件事去跟托尼科商量，那是错信任了人。托尼科把这种感情的变化归咎于结婚，把它看作是妻子的爱情与姘妇的情欲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区别。可能是这么回事，但纳西布满腹狐疑。如果正象托尼科所说的那样，为什么结婚初期没有这种现象呢？有一段时期，每天晚上他们仍然象过去那样如胶似漆，第二天纳西布很晚才醒来，赶到酒吧间时已经过了钟点。这种感情的变化在双方产生一些误解后，变得更加明显了。加布里埃拉内心的不快应比表面上反映出来的更强烈。也许他对加

布里埃拉的要求过分苛刻了，没有考虑到妻子的性格，只企望一朝一夕就把她变成伊列乌斯上流社会的太太，强制性地要她改变多年养成的习惯，而不是耐心地慢慢开导她。她想去看马戏，纳西布却硬要她去听单调乏味、令人困倦的讲座。她习惯于想笑就笑，而纳西布却不允许，还因为一些小事常常训斥她，希望她能够象医生、律师、庄园主或商人们的太太一样。“不要大声说话，这不文明。”在电影院里纳西布轻声地对她这样 说道。“坐 正了 ，别伸腿 ，把膝 盖合起来。”“穿这双鞋不行 ，换双新的 ，我给 你 买 了干啥用的？”“穿件漂亮的衣服。”“今天咱们去看舅妈，瞧你这副样子。”“我们不能不去参加鲁伊·巴尔 博 扎 学社的活动”（诗人拿着诗稿朗诵 ，她听不懂 ，真是难以忍受。）“今天毛里西奥博士到商会讲话，我们一定得去。”（听整本《圣经》，多没劲！ ）“咱们去拜访奥尔加太太.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个令人厌烦的人，但我知道她是我们的证婚人。”“你为什么不戴首饰？我买它干吗用的？”

他这样做自然把加布里埃拉惹烦了。虽然她在脸上没有流露出什么，在日常相处中也没有明显的变化，但平心静气的争论已时有发生。她想弄明白每项苛刻要求的原因。有时候，她也许还有点伤心，请求纳西布不要强迫她干这干那。然而，最后她还得使纳西布满意，服从他的命令，执行他的决定。后来，加布里埃拉不谈这些事了，只是在床上改变了态度，仿佛那些争论——根本不是吵闹——和苛求扑灭了她火一般的热情，冷却了她的心。如果纳西布向她求欢，她会把自己象一只花环一样奉献给他，不过再也不象过去那样如饥似渴的了。只有枪击阿里 斯 托 特莱斯“上校”的那天晚

上，当他深夜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时，她才恢复了昔日的热情，甚至比从前更炽热。后来，她又变成了一潭死水，只是淡淡地微笑着。纳西布有意连续三天没有理睬她。她在睡梦中感觉到纳西布走进了房间，她睁开眼睛，吻吻纳西布的脸，然后含笑入睡了。第四天，纳西布再也按捺不住，对她大声嚷道：

“对你根本无所谓……”

“纳西布先生，什么事情对我无所谓？”

“我。我回来了，可你觉得好象谁也没有回来似的。”

“您要吃饭？喝点芒果汁？”

“什么果汁不果汁！一点亲热劲儿都没有。过去总是你主动找我的。”

“纳西布先生，您回家已经很疲劳了，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喜欢我，我不知道怎么办。您一转身就睡着了，我就不想过分……”

他掀起被单的一角，眼睛朝里面看了看。呀！她从来没有象今天这么伤心过。纳西布心里感动了。这么说，加布里埃拉是怕纠缠他，怕他过分劳累。想让他好好休息消除一天的疲劳？他的贝伊……

“你对我是怎么想的？我回到家里可能很累，但对你，我任何时候都是有求必应的……我还不老呢！”

“纳西布先生，只要您一动指头，我不是马上就转到您那边去了吗？当我看到你喜欢我时……”

“但是，还有个问题。过去你是一团烈火，一股狂风。而现在呢，只是一股清风，一股凉风。”

“您不再喜欢我啦？您对您的贝伊已经腻烦了？”

“贝伊，我越来越喜欢你了。没有你我不能活。而你好象厌倦了。你再也不来引逗我……”

她注视着被单，没有看纳西布。

“不，不是那么回事。我很喜欢纳西布先生，太喜欢了。您可以相信我。但我感到很累，因此……”

“那是谁的过错呢？我雇了女仆帮你干活，你把她辞退了。我又请了个做饭的，让你只管调味。可现在谁在做饭呢？谁把一切都揽到自己身上，好象仍然是个女仆似的呢？”

“纳西布先生，您对我太好了，您对我好得远远超过了一个丈夫。”

“有时候我对你态度不好，跟你发脾气。这我想过，大概就是因为这一点你才这样的。但是，我都是为了你好。我要看着你成为一个有地位的人。”

“纳西布先生，我真希望能让您高高兴兴的，但是有些事我实在做不到。尽管我很想做，但终究不喜欢。请您对您的贝伊有点耐心。许多地方您要原谅我……”

纳西布一把将她搂在怀里。她把头依偎在纳西布的胸口，她哭了。

“我对你怎么啦？贝伊，你怎么哭啦？我只不过说了这几句，不是有意要……”

加布里埃拉的眼睛紧盯着被单，用手背擦着眼泪，然后头靠着他的胸脯说道：

“您没有对我怎么着，没有……我是个贱人，纳西布先生，您是那么善良……”

自那以后，加布里埃拉又以过去那种火一般的热情等着他回来，使他夜不能眠。开始，纳西布心里很高兴，加布里

埃拉比他想象的更好了。现在，只要跟她说一声，她就会为纳西布驱散睡意，消除疲劳了。然而她越来越劳累了，这是很明显的事实。一天晚上，纳西布对她说：

“贝伊，这事咱们得结束了。应该结束了。”

“纳西布先生，什么事？”

“你干那么多活，把你累垮了。”

“我没有累垮，纳西布先生。”

“晚上你要受不了的，”他微笑着说道，“对吗？”

“纳西布先生，您年轻力壮……”

“我跟你说：我已把酒吧间上面的二层楼租下了，准备开餐馆 。现在就等着房客搬走 ；房客一搬走就把它打扫干净，粉刷一新，并做好一切准备。我打算年初就开张。蒙迪尼奥先生想和我合伙。他已派人到里约热内卢 去 置 办许多设备，有冰箱，炉灶——我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还有打不碎的杯子和盘碟。我同意与他合伙经营。”

加布里埃拉听了高兴得拍起手来。

“我已派人去找两个厨娘，上哪儿找都行，也许去塞尔希培找。到时候你只要指点指点，选选菜肴，说说如何调味就行了。但是，我的饭你得给我做。明天，你去雇个女仆，你只要待在厨房里就行了，不必自己动手。等厨娘学会了做饭，你就再也不必呆在厨房里了。我希望你明天就找到女仆。”

“为什么要雇女仆 ？没有必要 ，纳西布先生。我累一点，那是因为我帮着阿尔明达太太干活的关系。”

“怎么，还在帮她干活？”

“她病了，这您是知道的。我不能让这位可怜的老人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待着。现在她病已经好了。不必去雇女仆了，

我不喜欢。”

两人没有争论，纳西布也没有强迫她接受。纳西布的脑子里想着餐馆。他已经租到了维苏威酒吧间那所房子的二层楼。早先，那里是电影院，以后迪奥热内斯把它改建成了伊列乌斯影剧院。后来分隔成几个大厅，供商店职员租用。其中最大的两个厅里设立了“动物游戏”场①。楼主是阿拉伯人马卢夫，他愿意把整个二楼租给一个主顾。纳西布想租二层楼，那就更合适了，因为他已占了一层。房主给二楼的房客们一个月时间，让他们搬迁。纳西布曾经找蒙迪尼奥·法尔康进行过一次长谈，出口商对他的想法表示支持，因此两人研究了合伙经营的问题。蒙迪尼奥从抽屉里取出一本杂志，让纳西布看冰箱和冷冻机的图样，以及令人惊讶的外国餐馆的消息。当然，这些设备全买齐了，对伊列乌斯来说是太豪华了。不过他们要办一件事，一件有益的事，比巴伊亚办的任何一件事都好。那些天，纳西布脑子里装满了方案，竟把加布里埃拉在晚上恩爱时刻的疲劳也忘了。

每天午觉之后、下午两点之前，托尼科总要去喝一杯帮助消化的苦啤酒。（现在，已不再把他的名字记在帐上了，而是免费招待，因为他是酒吧间老板的证婚人……）他低声问纳西布：

“家里的情况怎么样？”

“好一些了。只是加布里埃拉很劳累。我叫她雇个女仆，她总是不愿意，什么事情都自己干，而且还去帮助邻居老太

---

①一种摸彩游戏，每四张彩票的尾数为一组，每组以一动物命名，故称“动物游戏”。

太干活。这样忙碌一天，到晚上就精疲力尽，腰酸背疼了。”

“这是她的天性，您不应该强迫她。如果您硬要找人帮助她，而她又不愿意，这样她就会不高兴。再说，阿拉伯人，看来您不懂得妻子并不是妓女。妻子的爱是有节制的。您自己不是希望我的干女儿成为一个令人尊敬的太太吗？我的朋友，您还是先从床上作起吧！为寻欢作乐，在伊列乌斯女人多得很，可以说太多了。有些还是如花似玉的美人呢！您已经变得象个神父了，连夜总会也不去……”

“我不爱别的女人……”

“可是您还抱怨妻子疲倦……”

“她需要一个女仆。我的妻子不能忙忙碌碌地尽干家务事。”

托尼科近来在酒吧间停留的时间比以前短了，甚至不等儒昂·富尔仁西奥到来就走了。他把手放在纳西布的肩膀上说道：

“您就让她这样吧。过几天我去一趟，劝劝我的干女儿雇个女仆。您别管她。”

“您去劝劝她，她听您的话。您和奥尔加太太的话她听。”

“您知道谁喜欢加布里埃拉吗？我的侄女热鲁莎。她常常讲到加布里埃拉，说加布里埃拉是伊列乌斯最漂亮的女人。”

“是啊……”纳西布叹了口气。

托尼科要走了，纳西布开玩笑说：“您现在就走……这说明有点儿……又有新欢啦，是不是？看，您还瞒着您的老朋友纳西布。”

“改天再跟您说。”

托尼科离开酒吧间后朝港口那边走去。纳西布心里考虑

着餐馆的事。起个什么名字呢？蒙迪尼奥提议叫“银叉”，但是这名字太俗气，而且它是什么意思呢？他喜欢叫“商业餐馆”，这名字更响亮些。

七 加布里埃拉自怨自艾

为什么要跟他结婚呢？本来就不必跟他结婚……没有结婚的时候，两人的关系要比现在好得多。在结婚这件事情上，托尼科先生对纳西布有影响，因为托尼科心里想着加布里埃拉；而热衷于作伐说谋的阿尔明达太太则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当然，纳西布本人也愿意，因为不结婚他怕失去加布里埃拉，怕加布里埃拉跑了再也不回来。纳西布的想法真傻。加布里埃拉这么心满意足，怎么会跑掉呢？他担心加布里埃拉会离开他的厨房，离开他的家，摆脱他的拥抱，而在僻静冷落的街上拥有自己的住宅，在商店和百货公司立有帐户。嗨，不会的，那些口袋里装着钞票的庄园主，都是些脚穿高统靴子，手握左轮手枪，相貌丑陋的老家伙。没有结婚时的生活多么美好……她做饭、洗刷、烫衣服。她提着饭盒到酒吧间给他送饭，耳朵后面插一朵玫瑰花，嘴角上挂着微笑。她可以与所有人打趣谈笑，她感觉到酒吧间里飘荡着欲望。人们向她挤眉弄眼，对她献媚奉承，摸她的手，有时还碰她的胸脯。为此，纳西布吃醋了，真有意思！

纳西布夜里回家时，加布里埃拉等着他，跟他同床共寝。纳西布送给她许多礼物，有从集市上买来的东西，有从他舅父店里买来的小玩艺儿，如手镯、玻璃戒指等，甚至还给她带来过一只可怜的小鸟，后来她给放走了。紧绷绷的皮

鞋她不喜欢穿……她爱穿拖鞋，穿粗布衣服，头上扎条发带。她喜欢番石榴园、番木瓜、“桃金娘”果。喜欢抱着她那只机警的猫晒太阳。喜欢与杜伊斯卡聊天，让杜伊斯卡跳舞，自己也跳舞给他看。她喜欢纳西布请人给她装上的那颗金牙。她喜欢一早起来，一边在厨房干活，一边唱歌。她喜欢上街蹓跶，跟阿尔明达太太一起去电影院。如果有马戏团来，她喜欢看马戏。那会儿多么自在，多么美好！那时候她不是萨阿德太太，而是加布里埃拉，自由自在的加布里埃拉。

为什么要跟纳西布先生结婚？结了婚多不好，加布里埃拉什么也不喜欢了……衣柜里她有一柜子漂亮的衣服。纳西布给她买了三四双紧绷绷的皮鞋，甚至还给她买了首饰。纳西布花了很多钱买了只戒指送给她；阿尔明达太太知道花了多少钱：两千比索。这一大堆东西她怎么办呢？她喜欢的，什么也不能做……她不能跟罗西塔和杜伊斯卡在广场上玩转圈游戏。她不能去酒吧间，不能带着饭盒去送饭。跟托尼科、若苏埃、阿里先生、埃帕尔米农达斯等说笑行吗？不行。在家里光着脚也不行。在海滩上奔跑，任凭海风吹乱她的头发，把脚泡在冷水里行吗？不行。她不能不顾场合地在大家面前想笑就笑。不能无拘无束地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一切她喜欢做的事情都受到禁止。她是萨阿德太太了。她不能做那些事了，哎，结了婚可真倒霉。

她从来没有想过要惹纳西布生气，也从来没有考虑过要伤他的心。纳西布先生是好人，再好也没有了，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纳西布喜欢她，很爱她，爱她爱得发狂。酒吧间的老板，而且银行里有存款……一个如此显要的人物，为她如痴似狂，嗨，真有意思！其他人，所有其他的人，都不懂

得爱情，只想跟她在一起，把她紧紧地搂抱在怀里。其他的人，所有其他的人，都是如此，无一例外。不管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长得漂亮的或生得难看的，也不管是有钱的还是贫穷的，都是如此。所有其他的人，不管是过去认识的，也不管是现在认识的，对她都是那样。没有例外吗？有，克莱门特除外。也许还有贝比托，不过他是个孩子，他知道什么是爱情？纳西布先生，呀！他懂得爱情。对纳西布，她心里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与对其他人的感觉不同。跟所有其他的人都不同，没有人例外，甚至连克莱门特、贝比托也不例外。当加布里埃拉思念某个小伙子时，不管是托尼科、若苏埃、埃帕米农达斯还是阿里，她脸上便露出笑容。对纳西布，她喜欢他，喜欢跟他在一起，喜欢听他讲话，喜欢做辣味菜给他吃，她喜欢纳西布这个人。她认为，纳西布是她的一切：是丈夫和主人，是她从未有过的家庭，是她的父亲和母亲，是她那个生下不久就夭折的兄弟。纳西布意味着一切，意味着她所拥有的一切。结了婚是多么糟糕的事！结婚是愚蠢的行为。从前的生活要美好得多！手上的结婚戒指丝毫没有改变过她对纳西布的感情。可现在，结了婚，常常疙疙瘩瘩，整天惹纳西布生气，伤他的心。加布里埃拉不愿使纳西布生气，但是怎么避免呢？一切加布里埃拉所喜欢的，纳西布都禁止她去做，哎，禁止萨阿德太太去做。一切萨阿德太太应当做的，哎，都是加布里埃拉所不能忍受的！但是为了不伤纳西布的心——他是这么好的人，她最后总是让步。为了不使他伤心，其他事就偷偷地去干，不让他知道。

从前的日子要过得自在舒坦得多。从前她可以做一切想做的事，虽然纳西布为此吃醋。确实，纳西布有醋意，不过

那是单身汉的醋意，一会儿就过去了。一到床上就烟消云散了。从前，她什么都可以干，不必担心纳西布会生气。过去，每一分钟都是愉快的，可以放开嗓门唱歌，提起双脚跳舞。现在每一点欢乐都要付出伤心的代价。她不是还得拜访伊列乌斯的那些豪门大户吗？身上裹着绸缎绫罗，脚穿挤脚的皮鞋，坐在硬木椅上，傻待着不知干什么好。她闭口不语，以免说错话。她表情严肃，好似木头人似的。这种生活，她不喜欢！如果她不再是自由自在的加布里埃拉，那么这许多衣服、鞋子、金银首饰、戒指、项链、项圈，对她又有什么用呢？她不愿当萨阿德太太。

现在已经无法挽回了。当初为什么要同意结婚呢？为了不让纳西布生气？谁知道！也许怕有一天会失掉他？她不该答应结婚；现在她做着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心里感到非常苦恼。最糟糕的是，要想再当加布里埃拉，要想具有她自己的特性，要想过一下她过惯的生活，哎呀！她得偷偷地去干，而且还会惹他生气，惹他伤心。她的朋友杜伊斯卡再也不来看她了。杜伊斯卡敬重纳西布，敬重他是有道理的。当赖蒙达病了，纳西布给他钱让他到集市上买药。纳西布先生是好人。杜伊斯卡认识到加布里埃拉应当是萨阿德太太，而不能再是加布里埃拉。所以，他再也不来找她了，因为不然加布里埃拉会使纳西布生气，让纳西布伤心的。杜伊斯卡是她的朋友，但就连他都不能理解她。

谁也不能理解她。阿尔明达太太感到非常惊讶。她说，这是中了邪了，加布里埃拉不愿“飞黄腾达”……哪儿见过这样的人，什么东西都应有尽有，却还要胡思乱想。连杜伊斯卡也不能理解她，更不用说阿尔明达太太了。

眼前，年终快到了，她该怎么办呢？到时候，有“牛舞”，“雷萨多舞”，牧羊女，圣诞画，哎呀，这些她可喜欢了！在农村时，她曾演过小牧女，那里的“雷萨多舞”很简单，连灯也没有，但是多有趣呀！现在，离她家不远的多拉家里（沿着街往上走的最末一间住宅，她要去那儿试衣服，因为多拉是她的裁缝师），已开始排练“雷萨多舞”，有牧羊女，有提灯，什么都有。多拉曾经说过：

“举大旗的，举三博士旗的，非加布里埃拉太太不可！”

三位助手表示赞同。加布里埃拉听了眉开眼笑，高兴得拍手叫好。但她还没有勇气去跟纳西布说。晚上，她偷偷地出去参加排练。每天都想把这件事告诉纳西布，但总是一拖再拖，准备晚些时候再跟他谈。多拉正为她缝制棉缎的衣服，上面饰着闪闪发光的金属片和小玻璃珠。她将扮演三博士的牧羊女，在街上跳舞，扛着旗帜，唱着歌，为伊列乌斯最好看的“雷萨多舞”领舞。她喜欢这些活动，哎呀！加布里埃拉生来就是干这样的事的。但是萨阿德太太是不能在“雷萨多舞”中扮演牧羊女的。她偷偷地参加排练，化装成三博士的牧羊女在街上跳舞。这可是会使纳西布生气，会伤纳西布的心的。怎么办呢？哎呀！怎么办呢？

八 年终的庆祝活动

年终了。一连几个月里，圣诞节、元旦节、主显节①、毕业聚会以及教会的各种庆典活动接踵而来，同时还举行露天

①1月6日纪念耶稣显灵的节日。

义卖游艺会，场址就设在维苏威酒吧间前面的广场上；整个城市将到处是从巴伊亚各院校来度假的狂妄自大、好惹是生非的学生。不少人家要组织家庭舞会。各山岗和蛇岛上的穷人家里，将举行露着肚脐的桑巴舞。城里将是一派喜气洋洋，热闹非凡的景象。郊区各街道的夜总会和小酒吧间里酗酒和斗殴事件将层出不穷。市中心的酒吧间和夜总会也将顾客盈门。人们将到蓬塔尔游玩，去马利亚多和伯南布哥山上野餐，观看挖泥船作业。节日期间，有逢场作戏、暂图欢乐的男女，也有结对成双、相亲相爱的情侣。新近取得学位的博士们，将在他们父母湿润的目光注视下，接待前来祝贺的亲朋好友。第一批戴上毕业戒指的伊列乌斯种植园主的子弟：律师、医生、工程师、农学家，以及当地修女学校毕业的女教师们，在节日期间都将成为引人注目的对象。对生活感到心满意足的巴西利奥神父，将为上帝所创造而由他干亲家奥诺利娅腹中诞生的他的第六个干儿子行洗礼。总之，将有充分的材料供老处女们去说长道短。

如此热闹的年终节日盛况是从来没有过的。可可的收成比原来估计的还要好。人们花起钱来哗哗如水，夜总会里的香槟酒滚滚如流。抵达伊列乌斯的每条船都运来一批新的烟花女子。大学生们跟商店职员和推销员们争夺妓女们的青睐。“上校”们挥金如土，扔出一张张五百比索的票子。曼努埃尔·达斯昂萨斯“上校”的新房子与宫殿相差无几、落成那天举行的庆祝活动，其场面之铺张，达到了挥霍无度的地步。许多刚刚竣工的住宅和新修的街道展现在眼前；滨海大道在通往马利亚多的椰林路上向前延伸。一艘艘满载货物的船只从巴伊亚、累西腓和里约热内卢接踵而来。所有家庭

里的设备越来越齐全。店铺日益增多，玻璃橱窗琳琅满目，耀眼招人。城市在发展，城市的面貌日新月异。

埃诺什学校举行了首次在联邦政府监督下的考试。监考官是从里约热内卢来的，这位某官方报纸的记者捞到了这一份天赐美差。他是位颇有声望的新闻记者，作了几次讲座，入场券是该校学生为他卖出去的。因为他才华出众而颇有名气，所以听众很多。他由若苏埃作介绍后，讲了“从马里内蒂① 到格拉萨·阿拉尼亚② 的现代文学流派”。这个演讲是地道的“大杂烩”，只有四五个人好不容易才听懂了，他们是：儒昂·富尔仁西奥、若苏埃、“司令”；“公鸡”先生没有听懂多少；阿里听懂了，但不同意他的观点。人们把这位演讲人跟那位获得两个学士学位、声如响雷、常为人们怀念的阿尔吉莱乌·帕尔梅拉博士作了个比较。那一位才真是讲演家呢！要跟他相比，真是愚蠢！这个来自里约热内卢的人，酒量也不行，喝两口本地的好蔗酒就醉倒了。阿尔吉莱乌博士却能跟伊列乌斯那些最有酒量的人对饮。他喝起酒来象海绵吸水，能言善辩象鲁伊·巴尔博扎。阿尔吉莱乌才是个天才！

然而，在这次有争议的讲演中还是出现了生动的场面和有趣的插曲。格洛丽娅突然出人意外地来到了大厅。她香气四溢，使整个空间充满了浓郁的芳香；她那华丽的服饰使任何太太都相形见绌。格洛丽娅镶边的服装是派人从巴伊亚选购来的。她轻轻地摇着扇子，是个真正的主妇——这并不是因为她的年龄，她还是个年轻女子。而是因为她温文尔雅的

---

①马里内蒂（1876—1944），意大利作家，未来派的主将。

②格拉萨·阿拉尼亚（1868—1931），巴西小说家。

举止，严肃端庄的仪容，庄重的眼神和典型的太太所具有的尊严。过去她寂寞孤独，倚窗叹息，现在却青春焕发，笑容满面，活象一件完美无缺的艺术品。她的出现引起了太太们的哗然。德莫斯特内斯博士的夫人放下过时的长把眼镜，吼叫道：

“真不要脸！”

议员（不错，是州议员，但同样是重要人物）阿尔弗雷多博士的妻子已坐在那里；当神采飞扬的格洛丽娅说了声对不起便把令人心醉的屁股放到她旁边的软椅上时，她立即站了起来，气呼呼地拉着热鲁莎坐到前面去了。格洛丽娅微笑着拉了拉衬裙的边角。坐在旁边的是巴西利奥神父，他那基督教徒的善心使他不得不坐在那儿。男人们在自己妻子警觉的管束下，向格洛丽娅投去怯生生的目光。“幸运的若苏埃！”他们妒忌了，又冒险偷偷地扫了她一眼。不管若苏埃怎样谨慎和小心，伊列乌斯市内还有谁不知道这位学校老师疯狂地爱着“上校”的情妇呢？只有科里奥拉诺还被蒙在鼓里。

干瘦、苍白的若苏埃站起来，掏出丝绸手绢擦擦汗——实际上并没有流汗。这块手帕是格洛丽娅赠送给他的礼物（另外，他从头到脚都是格洛丽娅替他打扮的，从香气浓郁的发蜡到擦皮鞋的油膏无一不是格洛丽娅替他照料）。若苏埃说了几句动听的话，称里约热内卢的记者是一位“笔指人世，眼观未来的新一代的杰出天才”。在赞扬记者的话里，重点是抨击过去在文学领域里和伊列乌斯社会上笼罩着的虚伪。文学的使命是歌颂生活的美好，人生的欢乐以及女人的美丽容貌，而不应有丝毫的虚伪。他乘此机会朗诵了一首从格洛丽娅身上获得灵感的诗——一大堆淫词艳语。格洛丽娅听着颇感自豪，鼓掌表示赞赏。阿尔弗雷多的妻子本想退席，但没

有走，因为这时若苏埃已经讲完，她想听听那个博士的演讲。虽然博士的讲话谁也没听懂，但至少他不是个没有道德的人。

对于这样的事情，人们几乎不再感到大惊小怪了，因为伊列乌斯起了巨大的变化，正如声称要重建严格的市民道德观的市长候选人毛里西奥博士在演说中所讲的那样，今日的伊列乌斯变成了“放荡女人的天堂，风气败坏的地方，昔日的节俭、纯朴、正派的风尚已经丧失殆尽”。当马尔维娜私奔的消息正在到处流传——后来也确实被证实了——的情况下，人们怎么会因为格洛丽娅出来听讲座而惊讶呢？每一条船上都有学生上岸，唯独不见梅塞德斯学校的寄宿生马尔维娜的影子。起初人们以为，大概是梅尔克·塔瓦雷斯为了处罚她而不让她回家度假的。

但当梅尔克出人意外地到州府走了一趟，并且脸色阴沉、老了十岁似的象去时那样独个儿回到伊列乌斯时，真相就大白了。原来马尔维娜乘学校放假秩序混乱和学生离校度假时乱哄哄的状态，神不知鬼不觉地逃跑了。梅尔克向警察局报告了这一情况，但马尔维娜已经离开了巴伊亚。他跟里约热内卢通了电话，那里也没有发现她的踪迹。所有的人都猜想她是去找治理港湾的工程师罗慕洛·维埃拉姘居了。没有别的原因可以解释这一引起轰动的逃跑事件——老处女们议论的绝好材料。甚至儒昂·富尔仁西奥也是这么估计的。里约热内卢的警察局询问了工程师，工程师根本不知道马尔维娜的行踪。自他离开伊列乌斯后，对姑娘的情况一无所知。梅尔克得到这一消息后，脸上才露出了喜色。这样一来事情就更加神秘了；谁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人们预言，要不了多久，当她感到后悔时就会回来的。

儒昂·富尔仁西奥不相信马尔维娜会回来，他说：

“请原谅，她不会回来了，这我敢肯定。她要远走高飞，她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几个月之后，正当第二年收获可可的时候，人们才知道马尔维娜在圣保罗一个事务所工作，晚上上学，一个人独自生活。她的母亲自那以后没有出过门槛，现在好象复原了。梅尔克一句话也不愿听，愤愤地说道：

“我再也不认这个女儿了！”

但这一切都是以后才发生的。那年年终，马尔维娜与工程师的风流韵事，还只是一种不体面的举动，一桩被人们引用的不道德的典型事例，但却为毛里西奥博士在提前展开的选举运动中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提供了材料。

选举应在五月举行，但律师已利用一切机会发动了舌战，激励人民恢复伊列乌斯已败坏了的正派风尚。然而，准备这样去做的人好象为数不多；新的风气已深入到每个角落，乃至每个家庭，而且由于年末学生们来度假，情况就更为严重了。所有的学生都支持“司令”，甚至在纳西布的酒吧间设宴款待他。埃斯特万·里贝伊罗是法律系三年级学生；尽管他父亲科里奥拉诺“上校”是巴斯托斯家族的支持者之一，但他向“司令”祝酒时却说：“未来的市长，您将把伊列乌斯从愚昧、落后和陈规旧俗中解放出来；您是代表进步的候选人，将用文化的光芒照亮这个可可城市。”更严重的是阿曼西奥·雷阿尔的儿子竟在无休止的争论中与他的老子对抗：

“爸爸，这是没有办法的；您应当懂得这一点。拉米罗干爹意味着过去，蒙迪尼奥代表着未来。他在圣保罗学过工程，除了道路、机器与进步外，别的他都不谈。您站在干爹

一边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是出于感情方面的理由。我尊重这种理由，但是我不能和您站在一起。您也应该理解蒙迪尼奥，他跟治理港湾的工程师和技术员们打成一片，甚至穿上潜水服，亲自下到港湾水底进行作业。”

阿曼西奥听着，提出反驳的理由，但被儿子说服了。他为那个儿子、考试中得高分的优等生而感到骄傲。他说：

“谁知道，也许你有道理，时代不同了。但我是与干亲家一起开始干事业的，那时你还没有出世。我们曾患难与共。当我还是小孩子时，他已经是个大人物了。我们一起流血，一起发家致富。在这个时候，在他临近死亡、充满苦恼的时刻，我不能抛弃他。”

“您有道理，我也有道理。我很喜欢干爹，但如果我投票，我将投票反对他。”

清晨，阿曼西奥出门上鱼摊去时，正好他儿子贝尔托在外面胡闹一夜后回家。他们就谈起来，那是阿曼西奥最愉快的几个小时。贝尔托是他的大儿子，学习勤奋，使他感到十分满意。他利用这个机会，告诫儿子说：

“你跟弗洛伦西奥的妻子鬼混。”他说的弗洛伦西奥是个上了年纪的“上校”，妻子是巴伊亚一户叙利亚人家的女儿。这个女人还年轻，热情似火，但两眼充满愁思。“晚上你从后门摸进她的家去。在伊列乌斯的夜总会里，女人多的是！还不够你挑的？为什么你要跟有夫之妇往来？弗洛伦西奥可不是个天生的王八。要是他知道了……我可不愿派人跟随你。这种事就到此为止吧，贝尔托。你使我心神不安呀。”他内心里却是乐滋滋的。他这个儿子真是野，竟然用王八帽子去打扮可怜的弗洛伦西奥！

“爸爸，我没有过错。她三番五次地挑逗我，我不是木头人。但是您放心，她要到巴伊亚去度假了。另外，爸爸，您说，杀死有外遇女子的野蛮习惯什么时候才能从伊列乌斯消失？从未见过象这儿一样的地方！一个人不能在清晨四点从某人的家里悄悄地溜出去，否则街上的每户人家会打开窗子偷偷地盯着他看。”

阿曼西奥慈祥地看着儿子，那只健康的眼睛里充满了亲昵的神色：

“诡计多端的反对派！”

阿曼西奥每天都去看望拉米罗。老头子依靠他、梅尔克、科里奥拉诺以及其他少数几个人指挥着竞选运动。阿尔弗雷多利用议会休会的机会走访了郊区，以便向选民游说。相反，托尼科沉湎于女色；是个无能之辈。阿曼西奥倾听拉米罗的谈话，同时也给“上校”讲些鼓舞人心的消息，甚至编造假话对他说谎。阿曼西奥明知选举已经失败，拉米罗要维持自己的权位就得靠州政府不承认权力的办法来扼杀反对派，但是拉米罗连这些都不愿听人谈论。他觉得自己的威望是摧不垮的，说人民跟他在一起。他举出纳西布妻子的事例作为论证他的看法的依据。加布里埃拉不怕全城人的反对，深夜赶到他家里，来挽救他和梅尔克的声誉；不然的话，一旦黑人被抓住了，他们必然要被公开卷入谋杀阿里斯托特莱斯的案件，而且由于法院愚蠢无能，将会任命一个专门检察官来继续审理这一案件。

“不过我认为，干亲家，黑人是至死也不会招供的。他是个正派的黑人，遗憾的是他没有击中要害。”

阿里斯托特莱斯已经恢复了健康，并且他的影响更大

了。他宣布伊塔布纳将一致选举蒙迪尼奥·法尔康。出院时他胖了。他到巴伊亚走了一趟，接见了各家报纸的记者。州长无力阻止法院审理谋杀案件。蒙迪尼奥在里约热内卢煽起了许多人的情绪，谋杀事件在里约热内卢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位反对派议员在联邦众议院发表了一篇演说，指出可可地区已退回到了匪盗横行的时代。但是在调查谋杀事件的过程中，雷声大雨点小，效果甚微。审讯是困难的，因为罪犯不知下落。据传凶手是个名叫法贡德斯的歹徒，住在梅尔克·塔瓦雷斯的庄园里，同一个叫克莱门特的一起干活。但是怎么证明他是凶手？怎么能证明拉米罗、阿曼西奥、梅尔克参与了谋杀事件呢？案件最终将被束之高阁，任命一个特别检察官不了了之。

“这些不要脸的东西。”拉米罗咒骂司法当局道。

蒙迪尼奥不是想要撤掉警察局长的吗？因此拉米罗不得不派了阿尔弗雷多到巴伊亚去要求继续留用局长。那倒不是因为警察局长有多大用处。他是个不中用的人，一个见了打手就吓得屁滚尿流的胆小鬼，甚至见了伊塔布纳市政府的年轻的小秘书都要逃跑。而是因为，要是撵走警察局长的话，威信扫地的不是别人，而正是拉米罗·巴斯托斯。

拉米罗跟阿曼西奥、托尼科和梅尔克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这是拉米罗兴致勃勃的时刻，精神振奋的时刻。因为他现在每天在床上得躺一长段时间，人瘦得皮包骨头，两只眼睛只有谈起政治来才恢复昔日的光芒。德莫斯特内斯大夫也是每天去看他。有时给他听听心脏，号号脉。

然而一天晚上，他不顾医生的禁令，离家去参加了多斯雷伊斯两姐妹家里圣诞画的展出仪式。他是不能不去的。城

里人还有谁不去呢？多斯雷伊斯家里挤满了人。

加布里埃拉帮助金基纳和弗洛丽塔做了最后的收尾工作。她剪下人像，然后贴在纸板上，另外还帮着扎纸花。从纳西布舅父家里找来了叙利亚的几份杂志，这样在这张各种人物和睦相处的圣诞画上出现了一些穆斯林、帕夏①和东方苏丹的形象，使儒昂·富尔仁西奥、“公鸡”先生和鞋匠费利佩十分开心。若阿金用卡片纸做了几只水上飞机挂在圣诞画上，这是那一年才有的新鲜花样。为了保持中立（圣诞画、纳西布的酒吧间和商会是在竞选中仅有的仍持中立态度的三个单位），金基纳请“博士”讲话，而弗洛丽塔则请毛里西奥发表演说。

他们两个都用动听的话语对两位满头银发的老处女称赞了一番。“司令”悄悄地对她们说，如果她们投票选举他，他当选后，她们的活动将得到官方的支持。许多人远道赶来观看规模宏大的圣诞画。有来自伊塔布纳的，皮兰吉的，阿瓜普雷塔的，甚至还有来自伊塔皮拉的，而且都是扶老携幼全家一起来的。维拉太太和安热拉太太是从伊塔皮拉赶来的，她们情不自禁地赞扬说：

“多美呀！”

但是吸引人们来到这座城市的原因不仅是遐迩闻名的传统圣诞画，而且也由于加布里埃拉的烹调声誉。在那摩肩接踵的大厅里，维拉太太顾不得休息，先把加布里埃拉邀到一边，向她请教调味汁配制法和烹调技术细节。纳西布的姐姐和她的丈夫也从阿瓜普雷塔赶来了。加布里埃拉是从阿尔明达

①土耳其等国家的高级官衔。

太太口里得到消息的。但是他们没去她兄弟的家。在圣诞画展出仪式上，纳西布的姐姐轻蔑地打量着毫无表情地坐在椅子上的朴素的弟媳妇。加布里埃拉羞怯地向她微笑；萨阿德·德卡斯特罗这女人却傲气十足地把脸转了过去。加布里埃拉感到很难过，难过的不是因为农学家的妻子蔑视她，因为过不多久维拉太太就为她出了气。加布里埃拉对维拉太太笑脸相迎，热情相待。维拉太太把加布里埃拉介绍给安热拉太太后说：

“您的弟媳妇真讨人喜欢。这么漂亮，这么有涵养……您的兄弟有福气，找了个好媳妇。”

拉米罗老头子也给她消了恨。当他摇摇晃晃地走进大厅时，人们给他让出了一条路，让他走到了圣诞画跟前，他跟多斯雷伊斯两姐妹交谈了一会儿，把若阿金夸奖了一番。人们一个个伸手向他问候。当他看见加布里埃拉后，便撇下众人，径直向她走了过去，握着她的手和蔼可亲地说：

“您好吗，加布里埃拉？好久不见了。怎么不到我家去？希望有一天您和纳西布一道到我家去吃午饭。”

热鲁莎站在她祖父身边，向加布里埃拉微笑，跟她攀谈。纳西布的姐姐气得浑身颤抖，满面怒气。最后纳西布来找加布里埃拉时，也为她长了威风。纳西布是个善良的人。他是有意要这么做的。他挽着加布里埃拉的胳膊走了出去，当他们紧挨着他的姐姐和姐夫的身旁走过时，纳西布故意大声说给他们听：

“贝伊，你比谁都漂亮，我的好妻子。”

加布里埃拉低垂着眼帘，心里十分难受。难受的倒不是因为姑姑蔑视她，而是因为只要纳西布的这位姐姐呆在城里，纳西布是决不会让她穿着牧女衣、打着博士旗去参加

“雷萨多舞”的。

她决心到年终更晚些时候再跟纳西布提这件事。她参加排练节目，多美！她又唱又跳，高兴极了。指挥排练的是追捕法贡德斯那天夜里在佩加图罗夜总会遇到过的那个散发出海水味的青年。他曾经当过海员，现在伊列乌斯的人工港工作。他名叫尼洛，小伙子生气勃勃，是个第一流的导演。他教加布里埃拉跳舞，教她如何擎旗。有时候排练结束了，他们俩还要跳一阵。每逢星期六，舞会总要延长到清晨。但加布里埃拉得早早回家，免得纳西布回家后……她决定等到更晚些，差不多到除夕那天再跟纳西布去谈这件事。这样，即使到时候纳西布不允许她去参加跳舞，至少她也可以充分利用这排练的机会。多拉难过地说：

“加布里埃拉太太，您跟他谈过了吗？要不要我跟他说去？”

现在一切都完了，希望成了泡影。由于纳西布姐姐待在城里，她是那样傲慢无礼，那么瞧不起人，纳西布是决不会让她举着饰有圣婴耶稣像的旗帜上街跳“雷萨多舞”的。纳西布是有道理的……糟糕的是他姐姐在城里，加布里埃拉不可能参加了 。纳西布是有道理的 。她不能使纳西布那样生气，不能让他那样伤心……

九 牧羊女加布里埃拉或新年舞会上的萨阿德太太

“我姐姐——我姐夫的这头 雌 老 虎——她会 怎 么 说呢？”不，加布里埃拉，纳西布怎么会同意呢？无论如何不

会同意的。由于他姐姐的关系，纳西布有理由……

伊列乌斯的市民、纳西布酒吧间的朋友们、上流社会的太太们和对您那么尊重的拉米罗“上校”会怎么说呢？不可能的，加布里埃拉，不可能考虑那件事；没听说过比这更荒唐的想法了。贝伊必须知道自己不是个没有家庭、没有姓氏、没有出生年月、没有社会地位的女仆了。怎么能想象走在“雷萨多舞”舞队前头，头戴金色纸冠，身穿红蓝棉缎衣服，扭呀摆呀地跳着小步舞，手里举着旗子率领二十二个提着灯笼的牧羊女的最重要的牧羊女就是萨阿德太太呢？不可能的，贝伊，那是多么荒唐的想法……

当然，纳西布是喜欢观看这种活动的，他曾在酒吧间赞美过，甚至向跳舞的队员们敬送过啤酒。谁不喜欢这种活动？那是种很有意思的活动，谁能否认这一点？但是她见过哪个有夫之妇、受尊敬的太太去跳“雷萨多舞”的吗？别提多拉的例子了。她因为参加了这种活动被她丈夫抛弃了，自己只得整天摆弄着缝纫机替别人做衣服。更何况纳西布的那个无礼傲慢的姐姐和那个戴着博士戒指的、妄自尊大的姐夫又都在城里呢！这就更没有指望了。不可能的，加布里埃拉，这事连提也不要提了。

加布里埃拉低下头表示同意。纳西布是有道理的。不能当着他姐姐的面使他生气，不能使他在博士姐夫面前感到矮人一头。纳西布拉住她，让她坐在膝盖上。

“别难过，贝伊。来，笑一笑。”

她笑了，但心里掉着眼泪。她想到那件鲜艳的红蓝色的漂亮的棉缎衬衣，想到那顶饰有一颗闪亮的星的金色纸冠，那面中间贴着圣婴耶稣和他的羊羔画像的“三博士”彩旗，

那天她整整哭了一个下午。晚上回家时，纳西布给她带来一条价格昂贵的绣花镶边的大披巾。但这件礼物也没能使她高兴。

“这是给你在新年舞会上用的。”他说道。“在那类圣诞节夜餐会上，我要贝伊成为最美丽的人。”

在伊列乌斯，人们只谈论由姑娘们和学生们组织的、在进步俱乐部举行的圣诞节夜餐会。女时装师们在赶制礼服，忙得应接不暇。从巴伊亚运来了服装；男裁缝师们不停地忙着试HJ式白麻布男装。餐桌已被预订一空。连密斯特也将与他妻子一起出席；他妻子与往年一样已经赶到这里来与她丈夫一起过圣诞节 。今年不象往年那样在家里举行舞会 ，所有伊列乌斯上流社会的人都将聚集在进步俱乐部各个大厅里举行规模空前的舞会。

同一天晚上，“雷萨多舞”舞队将提着灯、唱着歌、打着旗帜出现在街头。加布里埃拉将披着带花边的披巾，穿着节日礼服，穿着挤脚的皮鞋，低垂着眼帘一声不响、别别扭扭地端坐在舞会上。谁来打旗呢？多拉泄气了。尼洛，这个满身海水味的小伙子掩饰不住沮丧的情绪。只有米克利娜兴高采烈，因为这样一来可能由她擎旗。

当装有巨型轮子、小马、皮鞭和疯人院的“中国公园”来到乌尼亚奥山前的开阔地时，加布里埃拉才有了点精神，也不再哭泣了。“公园”里还有光灿灿的金属饰物，耀眼的灯光。这一切引起了人们交口称赞。最近一段时间与加布里埃拉那么疏远的小黑人杜伊斯卡，这时也情不自禁地跑来与人们一道议论起来了。

纳西布对加布里埃拉说：“圣诞节前夕我不去酒吧间，我只去看一下就回来。下午咱俩去看‘公园’，晚上去看露

天义卖游艺会。”

那里是值得一看的！她到哪里都是跟纳西布走在一起。看了两次“中国公园”。那皮鞭，哎呀，太好了，看了使人直打冷战……

她头昏脑胀地从疯人院走了出来。小黑人杜伊斯卡那天穿着皮鞋——他也穿皮鞋！和一身新衣服；他可以免费进出，因为他帮忙在市内街头贴过广告。

晚上，他们去看圣塞巴斯蒂昂教堂前的露天义卖游艺会。托尼科和他的夫人奥尔加也在那里。纳西布撇下加布里埃拉，让她跟他们夫妇俩在一起，自己奔到酒吧间去看一眼生意情况。在各货摊棚里，女学生们在负责义卖，小伙子们竞相争购，为了教堂有更多进项，拍卖了不少东西。阿里·桑托斯汗流满面，大声叫卖说：

“一个点心盘，是热心的伊拉塞玛小姐贡献的；点心是她亲手做的。各位愿出多少钱？”

“五比索！”一个医学系的学生出价说。

“八比索！”一个商店职员抬了价。

“十个。”一个法律系学生大声说。

伊拉塞玛的追求者很多，小伙子们都在争夺她的爱情之门；同样，她的点心盘也倍受欣赏。正当要拍板时，从酒吧间来了许多人。他们既来看热闹，也为了争购礼品。扶老携幼的一个个家庭把广场都挤满了，谈情说爱的眉来眼去，结双成对的情侣们手挽手地嬉笑着。

“一套茶具，这是热鲁莎·巴斯托斯姑娘捐赠的。六只杯子和六只碟子，六只点心盘，还有其他几件东西，值多少钱？”

阿里·桑托斯说完拿出一只咖啡杯给大家看了看。姑娘

们抱着竞争心理彼此瞧了瞧，都希望自己敬献给圣塞巴斯蒂昂的礼品能卖最好价钱。求爱者和未婚夫们抬高价格，争购礼品以博得姑娘们的微笑。有时候，两个“上校”争购同一件纪念品。出价越来越高，抬价也越来越猛，一件礼品竟达一、二百比索。那天晚上，在与里贝里托的竞争中，阿曼西奥·雷阿尔为六块餐巾出了五百比索的价钱。这分明是一种挥霍，等于把钱扔到马路上。这时候伊列乌斯街上人山人海。妙龄姑娘们向她们的追求者和未婚夫们递送眼色，好象对他们说：当拍卖者报出我捐赠的礼品时，看你扮演什么角色。伊拉塞玛的礼品打破了一项记录：点心盘以八十比索的高价卖掉了。买主是埃帕米农达斯，是苏亚雷斯兄弟公司的一位最年轻的股东。可怜的热鲁莎，她没有追求者；她目空一切，对伊列乌斯的小伙子们丝毫不感兴趣。人们背后议论说，她的一个情人在巴伊亚，是医学系五年级学生。要不是她叔父托尼科和奥尔加太太等人和她祖父的一两个朋友出来抬价捧场，她的杯碟就会无人问津了。这时伊拉塞玛的脸上露着得意洋洋的笑容。

“出多少钱买我这套茶具？”

“十个比索。”托尼科应道。

这时候，纳西布已回到加布里埃拉身边；她愿出十五比索。阿曼西奥很会抬价，可是他不在场，已到夜总会去了。阿里·桑托斯满头大汗地大声喊道：

“十五比索，谁愿意加码？”

“一千比索！”

“多少？哪位说话了？请不要开玩笑。”

“一千比索。”蒙迪尼奥·法尔康重复说道。

“啊！蒙迪尼奥先生……好。热鲁莎小姐，请把物品交给这位先生好吗？一千比索！先生们，一千比索！蒙迪尼奥先生，圣塞巴斯蒂昂将会永远感激您的。各位知道，这钱是用来修建新教堂的；新教堂就修在这里，它规模宏大，将代替现在的教堂。蒙迪尼奥，钱已在这里了。谢谢，谢谢！”

热鲁莎去找装杯碟的盒子，不一会儿便回来把它交给了出口商。被击败的姑娘们对这种狂热举动顿时议论纷纷。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在钱堆里腐烂的蒙迪尼奥，是首都的一位文雅先生，跟巴斯托斯家族进行着一场殊死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报纸被烧毁，人们遭惩处，遭谋杀。他与拉米罗老头子对抗，跟他争夺权位，致使他心脏病发作，但同时却赠送了一千比索，用两张簇新的五百比索的票子来购买由他的政敌的孙女捐赠的五六只粗瓷杯。蒙迪尼奥是个疯子，要不，这怎么理解呢？所有的姑娘，从伊拉塞玛到迪娃，都爱恋这个文质彬彬、爱好旅游、家在里约热内卢和常去巴伊亚的单身汉。姑娘们都清楚他跟安娜贝拉和其他一些从巴伊亚或从南方找来的小娘们的关系。有时候可以看见这些女人穿着华丽的衣服，自由自在地从滨海大道走过去。但蒙迪尼奥从不跟未婚姑娘乱搞胡混，因为他几乎连看都不看她们一眼。他跟热鲁莎也没有这类关系。这个蒙迪尼奥·法尔康，那么有钱，那么文雅！

“不值那么多钱。”热鲁莎说。

“我是有罪孽的。这样，通过您的手，我将与神明和睦相处，将来在天上可以得到一个位置。”

她微微一笑，觉得无法推辞，便接着问：

“您参加圣诞节夜餐会吗？”

“现在还不好说。我已经答应到伊塔布纳过新年了。”

“看来那里会很热闹的。这里也会热闹。”

“我希望您玩得痛快，祝您新年幸福。”

“我也祝愿您。要是我们不在那里见面的话……”

托尼科·巴斯托斯在一旁细听着他们的交谈。他不能很好理解这个家伙的举动。托尼科仍然幻想最后时刻能够达成协议，以挽救巴斯托斯家族的威望。他微笑着向蒙迪尼奥致意，出口商一边向他回礼，一边挤出人群准备回家。

新年前夕，蒙迪尼奥到了伊塔布纳，并与阿里斯托特莱斯一起吃了午饭，参加了对该市及全地区牛的贸易将起促进作用的牛市开市仪式。他发表了演说，受到了热烈欢迎，然后就钻进汽车回伊列乌斯来了。他急急忙忙赶回伊列乌斯，并不是想着热鲁莎，而是要与他的朋友们在进步俱乐部欢度除夕之夜。他赶回来是非常值得的。节日活动非常成功；大家说，只有在里约热内卢才能有类似的舞会。

人们突然穿起中国绫罗、塔夫绸和天鹅绒做的服装，并佩戴起了金银首饰。这种爆发性的奢华掩盖着某种俗气，掩盖着某些太太们的农妇土气，正象口袋里一卷卷五百比索的钞票掩盖着“上校”们的粗俗和乡巴佬的谈吐一样。但是节日活动的主角是青年人。尽管天气炎热，有些人还穿着无尾常礼服。姑娘们在大厅里说笑，手执扇子遮着脸，一边调情卖俏，一边喝着冷饮。香槟酒及各种名酒滚滚如流。各个大厅都用彩色纸带和纸花精心地装饰得五彩缤纷。这次舞会是如此重要，如此受到人们的称赞，就连最讨厌跳舞的儒昂·富尔仁西奥也参加了。他是与“博士”一起去的。

当看到蒙迪尼奥·法尔康与阿拉伯人纳西布和站立不稳

的善良的加布里埃拉一起交谈时，热鲁莎微笑了。讨厌的鞋子把加布里埃拉的脚趾都挤扁了。她的脚生来就不适合穿着皮鞋走路。但她显得那样的娇媚，甚至连最自负的太太们，包括德莫斯特内斯的既丑陋又傲气的太太，也不能否认这位混血儿是整个舞会上最漂亮的女人。

“往往是乡下女人最漂亮。”她们坦白地说。

加布里埃拉是个平民的女儿。在这种她所无法理解的叽叽喳喳的交谈声中，在这种对她没有吸引力的挥霍奢华中，以及在她不感兴趣的妒忌、虚荣和争论中，她感到茫然不知所措。过会儿，由快活的牧羊女们组成的、打着锦旗的“雷萨多舞”舞队就要出现在大街小巷里了。队伍将在各家各户、各酒吧间门前停下来唱歌跳舞，请求主人允许走进他们的屋子。家家户户都将打开大门欢迎舞队进屋去唱歌、跳舞、喝酒、吃点心。在那个新年之夜和欢度主显节的连续两个夜晚，将有十几个“雷萨多舞”舞队和“牛舞”队从乌尼亚奥、孔基斯塔、蛇岛、蓬塔尔以及河对岸的地方来伊列乌斯街上尽情欢乐。

加布里埃拉跟纳西布、托尼科、阿里和“司令”跳了舞。她的舞姿十分优美，但是这些在男伴胳膊控制下转圈的舞不是她所喜欢的。在她看来，舞蹈应该是另一种样子的，如节奏感很强的民间舞蹈“科科舞”，围圈旋转的“桑巴舞”，风趣活泼的“马西赛舞”，或者由手风琴伴奏的波尔卡舞。阿根廷的探戈舞，华尔兹舞，狐步舞，她都不喜欢；穿着这双挤脚的皮鞋更不喜欢跳了。

舞会非常热烈活跃。只有若苏埃无精打采地待在一旁。他背靠窗台，手里捧着酒杯，眼睛向外面张望。这时候格洛

丽娅的目光正盯着挤满大街小巷的人群。难得待在她身边的科里奥拉诺已经疲乏，想上床去了。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他的舞场是在格洛丽娅的床上。但是一身华服的格洛丽娅磨磨蹭蹭，眼睛注视着窗台边的若苏埃那清瘦的脸庞。在桌子上，人们在启开香槟酒瓶的软木塞。蒙迪尼奥·法尔康成了姑娘们争相邀请的舞伴。他与热鲁莎、迪娃、伊拉塞玛跳过舞，甚至还邀请过格洛丽娅。

纳西布站在男人圈里聊天。他不喜欢跳舞，整个晚上拖着脚只跟加布里埃拉跳过两三次，后来便把她撇在桌上让她与儒昂·富尔仁西奥的贤妻在一起。在桌布底下，加布里埃拉脱下了皮鞋，抚摸着夹得疼痛的脚趾。她竭力振作精神，不打哈欠。几位太太走过去坐到了桌上，兴致勃勃地与儒昂·富尔仁西奥的妻子谈笑，象开恩似的跟加布里埃拉打招呼，问她身体好不好。她两眼看着地板，默默不语。托尼科象个处在一桩棘手的宗教礼仪中的神父，推着奥尔加太太的身子在跳阿根廷探戈舞。小伙子们在与姑娘们逗乐嬉笑，尤其在后厅他们跳得更欢，那里是禁止老年人进去的。纳西布的姐姐和她丈夫也在跳舞，但跳得十分生硬。他们对加布里埃拉佯装没有看见。

十一点左右，街上观众已经寥寥无几，格洛丽娅早已跟科里奥拉诺“上校”一起离开了。这时，从街上传来箫笛琴鼓之声和“雷萨多舞”的歌唱声。加布里埃拉抬起了头；她不会弄错，这是多拉的“雷萨多舞”舞队来了。

舞队在进步俱乐部前面一停下来，音乐和舞蹈便也停止了。俱乐部里的人全向大门和窗口拥去。加布里埃拉穿上鞋，是第一批赶到的妇女之一。纳西布也跟上去与她走在一起；他姐姐和姐夫离她很近，但假装没有看见她。

牧羊女们提着灯，米克利娜举着旗，当过海员的尼洛嘴里叼着哨子指挥全队唱歌跳舞。就在这个时候，“公牛”、“牧童”和整个“牛舞”队伍从塞亚布拉广场沿街跳着舞赶来了。牧女们唱道：

我是美丽的牧女，
我来膜拜耶稣。
在伯利恒的牲口棚里，
东方三博士朝拜施礼。

他们没有要求进俱乐部，不敢去打搅富人们的舞会。但是普利尼奥·阿拉萨带领小伙子们提着啤酒走出俱乐部，把酒分给了他们。“公牛”停下来喝酒，“山妖”也停住了舞步与他们一起分享送来的啤酒。

喝过酒后，他们又载歌载舞。米克利娜举着锦旗走在中间，扭摆着瘦小的臀部。尼洛吹着哨子。街上挤满了从舞会出来的人；小伙子们与姑娘们一起欢笑，为他们鼓掌。

我是美丽的牧女，
戴着金银披着光华。
唱着我的歌儿，
让圣婴耶稣入睡。

加布里埃拉的双眼紧盯着“雷萨多舞”舞队：提灯的牧羊女们，吹哨子的尼洛，举旗的米克利娜。她不看纳西布，不看托尼科，她谁也不看，就连骄横无礼的大姑也不看一眼。尼洛吹响哨子，牧女们整好队伍，“牛舞”的舞队又向

前行进了。又是一声哨子，牧羊女们跳起舞来，米克利娜在夜色中舞动旗帜。

牧女们已经起步，
去另一个地方歌舞。

是的，她们到另一个地方去了，到别的街巷跳舞去了。加布里埃拉脱掉鞋子，向前追去，从米克利娜手中夺过旗帜。她身子一扭一摆，臀部跟散了架似的抖动着，她自由解放了的双脚跳出了优美的舞步。“雷萨多舞”舞队往前行进着，大姑子大声嚷了起来：“哎呀！”

热鲁莎瞟了一眼，只见纳西布拉长着脸，耻辱和伤心几乎使他失声痛哭。热鲁莎也追了上去，从一个牧羊女手中接过灯，提起脚便跳了起来。一个小伙子追上去，又一个小伙子赶了上去。伊拉塞玛接过多拉手中的灯，蒙迪尼奥·法尔康一把从尼洛嘴里抢过哨子。密斯特和他的妻子也加入了舞蹈的队伍。儒昂·富尔仁西奥夫人，这位为人忠厚善良，有六个孩子的快乐的母亲也挤进了“雷萨多舞”舞队。其他太太也跟了上去，“司令”、若苏埃也……

整个新年舞会已转移到了大街上。在“雷萨多舞”舞队末尾跟着纳西布的姐姐和她的博士丈夫。队伍的前头，加布里埃拉高举着旗帜。

十 从高贵的奥菲尼西娅到卑贱的加布里埃拉，以及五花八门的事件和骗局

那年年初，成功的和没有干成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伊

列乌斯市内的新闻和丑事层出不穷。学生们认为有义务把商会图书馆简单的开馆仪式变成一次划时代的庆祝活动。

“这些年轻人就是想跳舞……”商会会长阿陶尔福对此表示不满道。

然而，“司令”并不这么看。他在儒昂·富尔仁西奥大力帮助下筹组了这个图书馆；他把学生们的想法看作是他竞选市长作宣传的好机会。另一方面，他跟阿陶尔福论理时说得很对，学生们不仅仅想着玩耍娱乐。那个图书馆是伊列乌斯第一个图书馆（因为鲁伊·巴尔博扎学社图书馆只有一小书架书，而且几乎全是诗歌一类的书籍），所以具有特殊意义。里贝里托的儿子，医学系二年级学生西尔维奥·里贝伊罗在一次深受欢迎的演说中同样强调了这一点。学生们组织了一次文学舞会，这在伊列乌斯还从来没有过。参加讲话的，除“博士”、阿里·桑托斯、若苏埃等几位重要人物外，还有几名学生。“司令”和毛里西奥博士，分别作为商会的图书馆员和官方发言人，也先后讲了话。这是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市长候选人。修女学校的女学生和伊列乌斯的那些名门闺秀当众朗诵了诗歌，成了头号新闻。一些姑娘羞惭胆怯，另一些姑娘自然大方。迪娃嗓音清脆动听，唱了一首抒情歌曲。热鲁莎演奏了一支萧邦钢琴曲。大厅里回荡着比拉克、赖蒙多、科雷伊拉、卡斯特罗·阿尔维斯以及诗人特奥多罗·德卡斯特罗的诗句（这最后一位诗人的诗句是颂扬奥菲尼西娅的）。阿里和若苏埃朗诵了各自的作品。那位留下来准备到伊塔布纳和邻近村镇和庄园进行采访以便收集材料向里约热内卢的报纸供稿的修女学校检察官，认为这种活动是幅可笑的讽刺画，但伊列乌斯人认为那是一次极为愉快的庆祝活

动。

“美极了！”金基纳评论说。

“真叫人喜欢。”弗洛丽塔表示赞同。

自然，讲话后便是舞会。商会从贝尔蒙特请来了诗人索西热内斯·科斯塔来主持图书馆，他对伊列乌斯的文化生活将起重大影响。

说到文化和书籍，想起特奥多罗歌颂奥菲尼西娅的诗句，怎么能不提到“博士”的不朽之作《阿维拉家族和伊列乌斯的历史》的出版呢？这次在伊列乌斯出版的由儒昂·富尔仁西奥印刷所的若阿金师傅负责印刷装订的是一本小册子，它只选用了有关奥菲尼西娅和她与彼得罗二世皇帝关系的几章。因此小册子没有用原书的标题，而是由“博士”另起了一个较小的标题：《历史性的热恋》，外加带括号的副标题：（《一场昔日争论的余音》）。全书共八十页，用七号字体排印；内容丰富深奥，而且充满遐想；十六世纪卡蒙斯①风格，语言晦涩难懂；对罗曼蒂克的故事情节描写得十分细腻，并大量引用许多作家的话和特奥多罗的诗句。这本小册子的出版使这位杰出的伊列乌斯人感到无上光彩，尽管州府有位评论家不无妒忌地说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不堪阅读，“愚蠢到了超过一切可以忍受的限度”。不过这位评论家是个心术不正的家伙，咬文嚼字的饿耗子；就是对巴伊亚最有声望的作者，他也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作为回击，杰出的诗人阿尔吉莱乌·帕尔梅拉，从他正在组织第四个家庭的新

---

①卡蒙斯（1524—1580），葡萄牙诗人。

蒙多给巴伊亚另一家日报写了一篇长达六页的颂扬文字，赞美奥菲尼西娅的热恋，称她为“巴西自由恋爱思想的先驱”。对该书的另一种评论，虽然不那么有文艺价值，但却令人好奇。这是“公鸡”先生的意见。他在文具店跟儒昂·富尔仁西奥说：

“儒昂，你发现我们的老奶奶奥菲尼西娅在‘博士’的小册子里体态有点变了吗？我记得很清楚，过去她瘦得象块腌肉，但在小册子里她变胖了。你去读读第十四页吧。你知道现在她象谁吗？象加布里埃拉……”

儒昂·富尔仁西奥富有表情但毫无恶意地笑了笑，说道：

“在这个城市谁不为加布里埃拉神魂颠倒呢？要是她竞选市长，准把‘司令’和毛里西奥两个人都击败。全市都会投票选举她。”

“妇女们不会……”

“妇女们没有选举权，老朋友。尽管这样，也还有妇女支持她。她具有一种东西，具有一种别人没有的东西。你没有在新年舞会上发现这种东西吗？是谁把所有的人吸引到大街上去跳“雷萨多舞”的？我认为那是种引起革命的力量，促进新发现的力量。我最喜欢看到加布里埃拉与其他人待在一起的情景。你知道我想到什么了吗？我想到了一朵花，一朵真正的鲜花，它在一束纸花中发出芳香……”

然而发行“博士”作品的那些天，是奥菲尼西娅的日子，而不是加布里埃拉的日子。一个新的群众性的浪潮使人们普遍地想起了迷恋国王大胡子的高贵的阿维拉。人们吃饭的时候在家里谈论她，在进步俱乐部——此刻沉浸在连续不

断的亲密而欢快的舞蹈激情中——谈论她，青年男女黄昏时在滨海大道上自由散步，现在已习以为常的时候谈论她，在汽车、火车上谈论她，在演说和诗歌朗诵会上谈到她，在报纸上和酒吧间里谈到她，甚至在夜总会里也谈到她。一个初上情场的西班牙姑娘，鼻子弯得象把钩，眼睛乌黑闪光，如痴似狂地爱着蒙迪尼奥·法尔康。但出口商却与新年后不久去里约热内卢时带来的一位民歌手情意缠绵。看到那位西班牙姑娘终日长吁短叹和她丧魂落魄的眼神，一个滑稽演员立即赐她个“奥菲尼西娅”的美名。结果这个名字变得如此尽人皆知，以至她离开伊列乌斯去米纳斯吉拉伊斯的钻石矿之后还一直使用它。

最近还发生了许多大事。新的夜总会金玉楼已于一月份开张，而且成了巴塔克兰和特里亚农两家夜总会的强大的竞争对手，因为它从里约热内卢直接购买游艺设备和搞来女人。金玉楼建在港口那边，是琼浆酒吧间老板普利尼奥·阿拉萨开设的。德莫斯特内斯大夫的医院也已经竣工；在揭幕典礼上，主教到场祝福，毛里西奥博士发表了讲话。阿里斯托特莱斯呆过的手术室在正式启用后，真是巧合——阿尔明达太太却不知道——接待的第一位客人是那个尽人皆知的“黄头发”，他在佩加图罗夜总会的一次斗殴中被子弹击中了肩膀。瑞典在这儿设立了副领事办事处；在同一地方，开办了一个名字又长又复杂的航运公司办事处。在纳西布酒吧间，常常可以看到一个象棍子一样细长的外国佬；他在蒙迪尼奥·法尔康陪同下，一边谈天一边喝着伊列乌斯蔗酒。他是瑞典公司的代理人和副领事。一个新的旅馆将矗立在港口，那是一座五层大楼。学生们通过《伊列乌斯日

报》发表告人民书，呼吁市民们投票选举答应下列条件的候选人当市长：开办一所市立学校，修建一个运动场，建设一所老人和乞丐收容所，把公路修建到皮兰吉。第二天，“司令”在同一家日报上发表谈话，答应了上述要求，并许诺要做其他好多事情。

另一条新闻是《南方报》改为日报。事实上，该报的寿命很短，几个月后又重新改为周报。它几乎是一张纯政治性的报纸。每一期都对蒙迪尼奥·法尔康、阿里斯托特莱斯和“司令”进行攻击。而《伊列乌斯日报》则发表文章予以回击。

有消息说，纳西布的餐馆不久就要开业。好几家房客已从二楼搬迁出去。只剩下“动物游戏”场和两位店员尚未迁走，正在寻找房子；纳西布催促他们赶快搬走。他通过合资人蒙迪尼奥已经向里约热内卢订购了一批设备。那个别出心裁的建筑师为他设计了内部格局。阿拉伯人现在又眉飞色舞了，不过这与加布里埃拉初来时他还不怕她跑掉而兴高采烈的情况有所不同。诚然，现在他也不担心她会远走高飞，但是要自己感到完全无忧无虑，得让加布里埃拉的举止言行象个上流社会的太太才行。对她在床上缺乏热情已不再抱怨了，他自己也已经相当疲劳：节日期间的酒吧间生意忙得不可开交。他对妻子那种不太猛烈炽热、比较平静甜蜜的爱情已经习惯。问题是她仍然不愿意被迫加入当地上等人的行列。尽管她参加了除夕晚上的新年舞会，可是后来她跑去跳“雷萨多舞”了。正当纳西布以为一切都大势已去的时候却发生了奇迹：连他本人也终于在街头跳舞狂欢了。他的姐姐和姐夫后来不是也来看望他们，来认识加布里埃拉了吗？可是加布里

埃拉为什么仍然我行我素，在家里仍然穿得象个穷妇一样，抱着猫玩，做饭扫地，哼她的歌呢？为什么不管跟谁说话仍然笑笑嚷嚷的呢？

纳西布想以餐馆开业为转机开导她，最终能把她改变过来。托尼科也是这个意见。纳西布要为餐馆雇两三个厨娘帮工，这样，加布里埃拉只要指点指点，每天与温文尔雅的顾客打打交道，就象个太太和老板娘的样子了。

最使纳西布恼火的是加布里埃拉不愿雇佣女仆。房子是窄小的，但即使如此，要干的活还是不少。尤其是她还继续给纳西布和酒吧间做饭。女仆本人也抱怨说，“加布里埃拉太太什么也不让我干”。女仆连盘子也不能洗，锅也不能端，肉也不能切。仍然是加布里埃拉自己做饭，一步也不离开锅台。

一个明朗的下午，悲剧发生了。那天下午，纳西布显得轻松愉快；而且又刚得到消息说，“动物游戏”场要迁到商业中心的一个大厅去，因此他感到格外高兴。现在只需催促店员搬迁了。向里约热内卢订购的设备不久就要由科斯特拉或劳埃德轮船公司的一条船运来。已经雇到了泥水匠和油漆工，准备把杂乱肮脏、分隔得支离破碎的二层楼粉刷一新，改建成一个明亮的大厅和一个现代化的厨房。加布里埃拉早就说过，她不愿使用金属炉灶，而坚持要一座高大的烧柴的砖砌灶。这些都与泥水匠和油漆工商量定了。就在这个下午，纳西布当场抓住了偷钱的“尖嘴”。纳西布对此并不感到吃惊，因为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有怀疑。

但是他失去了理智，打了“尖嘴”几个耳光：

“小偷！扒手！”

奇怪的是纳西布并不想解雇他，而是想教训他一顿，希望他洗手不干。可是“尖嘴”经不住那几个耳光，跌倒在柜台后面，因此就破口大骂：

“你才是小偷呢！臭土耳其人！你酒里掺假、帐上骗钱！”

纳西布无可奈何，只得又打他几个巴掌。但即使这样，他也不想辞退“尖嘴”。他抓住“尖嘴”的衬衣，一边打着耳光一边喊道：

“看你还偷不偷。”

纳西布一松手，“尖嘴”一蹦就跳出了柜台，依然哭着骂道：

“干吗不揍你娘？干吗不揍你老婆？”

“再不住口真揍你！”

“你来打……”“尖嘴”朝大门逃去，同时大声嚷道：“臭土耳其人！婊子养的！干吗不管住你老婆？你戴着绿帽子不难受？”

纳西布赶上去又抓住“尖嘴”追问道：“你说什么？”

“尖嘴”一看纳西布的脸色，心里害怕了：“没说什么，纳西布先生。放开我……”

“你知道什么情况？不说就撕碎你的嘴！”

“是‘懒小子’跟我说的……”

“说什么？”

“说她跟托尼科先生相好……”

“跟托尼科？全讲出来，快说。”纳西布死命地抓着“尖嘴”，把他的衬衣也撕破了。

“托尼科每天离开这里后，就溜到您家里……”

“臭小子，你胡说八道。”

“谁都知道，大家都在笑您 。纳西布先生 ，您放了我吧！”

纳西布一松手，“尖嘴”就飞也似地跑了。纳西布站在那儿，象个瞎子，象个聋子。“懒小子”从冰厂回来看到他呆若木鸡似的站着一动不动，便叫道：

“纳西布先生……纳西布先生……”

纳西布先生在抽泣。

他把“懒小子”叫进牌室，让他原原本 本 把 事情说清楚。他听着，两手捂着脸。“懒小子”说出一个个名字，讲述一个个细节。自从纳西布在“人市”上把她 雇 来 当厨娘时起，这种事一直没有断过。托尼科是最新的一个，是她结婚后过了相当长时间才与他有往来的。尽管“懒小子”说得明明白白，纳西布还是不相信。为什么这一切不可能是谎话呢？他要抓到把柄，他要亲眼看一看。

糟糕的是，当天夜里还得与她睡在同一张床上。他怎么也睡不着。当他进房时，加布里埃拉已经醒了，微笑着来吻他的脸。他从受伤的心里爆发出几个字：

“我很累。”

纳西布说着便转过身去，啪的一声把灯关上了。他躺在床沿上，远远地避开她热烘烘的身子。她挨近他，捏手捏脚地想把臀部垫在他的小腿下。他一夜没合过眼；他要问她，要从她嘴里得到实情，要象一个体面的伊列乌斯人应该做的那样当场杀死她，这对他来说实在是太痛苦的事了。杀掉她以后，就不难受了吗？他感受到的是一种没有止境的痛苦，是内心的空虚，好象灵魂被连根挖掉了似的。

第二天，他很早就去酒吧间了。“尖嘴”没有到。“懒小子”在角落里躲躲闪闪地干活，连看也没有看他一眼。下午两点还差几分钟的时候，托尼科来了。他喝过他的苦啤酒，发现纳西布的情绪不好，就动问道：

“家里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啦？”

“没有。一切都挺好。”

托尼科走后，他看了看表，已经过了十五分钟。他从抽屉里取出左轮手枪，插在腰里，然后朝家里走去。“懒小子”一看，马上痛苦万分地对儒昂·富尔仁西奥说：

“您来，儒昂先生！纳西布先生去杀加布里埃拉太太和托尼科先生了！”

“这是怎么回事？”

“懒小子”几句话就把全部情况告诉了儒昂·富尔仁西奥。儒昂拔腿便向那边跑去。他刚拐过教堂就听到阿尔明达太太大声喊叫。托尼科手里抓着上衣和衬衫，光着上身正朝海滩那边跑去。

十一　阿拉伯人纳西布打破陈规旧习，体面地退出了值得表彰的圣科尔内利奥同业会，或萨阿德太太如何又成了加布里埃拉

加布里埃拉满面笑容。她全身一丝不挂，舒展地平躺在双人床上。托尼科两眼喷射着情欲的火焰，赤条条地坐在床沿边上。为什么纳西布没有杀掉他们？难道不符合那残酷无情的旧规矩吗？根据这种规矩，不是只要有机会，有必要，

就得严格照办的吗？一个被欺骗的丈夫的荣誉只能用奸夫淫妇的血来洗刷。不到一年前，热苏伊诺·门多萨“上校”把这条规矩付诸实践了……为什么纳西布没有把他们杀死呢？难道头天晚上当他感到加布里埃拉火烫的臀部烧灼着他的皮肤时，他没有想过就在床上杀掉她吗？难道他没有发誓要这样做吗？那么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是他没有把手枪从抽屉里取出来吗？没有把枪带在身边吗？他不想继续高昂着头与他的伊列乌斯的朋友们交往吗？然而他没有杀死他们。

要是认为由于他胆小怕事而没有杀他们，那就错了。他不是胆小鬼，他曾多次表明他不是孬种。谁认为他当时来不及下手干，那也不对。当托尼科穿过院子，跳过低矮的院墙跑到大声惊叫的阿尔明达太太家的走廊里时，他才套上了长裤，不过裤衩还是没有来得及穿上。在这之前，他还结结巴巴地对纳西布说：

“纳西布，别打死我！我只不过是在开导她……”

纳西布甚至没想起自己带着手枪，只是举起了沉重的、受到侮辱的手。托尼科从床上滚到地上，然后站了起来，从椅子上胡乱抓起他的衣物就逃走了。纳西布有充分时间开枪，而且完全可以击中目标。那他为什么没有开枪？为什么不杀死加布里埃拉？为什么只是不声不响地揍了她几下，在她肉桂色的皮肤上留下了几道暗紫色的瘀迹呢？加布里埃拉也没有吱声，没有叫喊，没有哭闹，只是闷声不响地哭着，一声不吭地挨他揍。当儒昂·富尔仁西奥赶到时，她已蒙上了被单，纳西布还在揍她。纳西布有充裕的时间把她杀死。

要是认为这是由于过分的爱、过分的亲而没有杀，那也错了。那时刻，纳西布并不爱她，也不恨她。纳西布机械地揍她，好象是为了松弛一下他的神经，为了发泄一下头天下午和晚上以及当天上午憋闷在心头的痛苦。他内心空虚，百无聊赖，象个没有鲜花的花瓶。他觉得心痛，仿佛有人慢慢地插进了一把匕首。他并不恨，也不爱，只感到痛楚。

纳西布没有杀她，因为他的气质不是杀人者的气质。他常常讲起的那些叙利亚的可怕的故事，嘴上一讲就过去了，从不铭记在心并准备那样去做。他愤怒地揍了加布里埃拉，毫无愧疚地惩罚了她，好象讨还了债务，讨回了一笔拖欠已久的陈帐。但是要杀人，他可下不了手。

儒昂·富尔仁西奥赶到一看，便抓住他的胳膊劝说道：

“算了，纳西布。走，跟我走。”

他听从了劝阻。走到房门口时他又停住，背朝着她低声说道：

“晚上我回家。我不想再见到你。”

儒昂·富尔仁西奥把纳西布拉到家里。进门时，向他的妻子做了个手势，示意她离开。他们在堆满书籍的房子里坐了下来；阿拉伯人双手捂着脑袋，沉默了好长一会儿才问道：

“儒昂，现在我该怎么办？”

“您想怎么办？”

“离开伊列乌斯。这里我是待不下去了。”

“为什么？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使你待不下去。”

“当了王八还能活下去？”

“你真的想甩掉她吗？”

“你没听见我说的话吗？干吗这样问我？因为我没有把她宰了？因为这样，您就以为我还将与她维持夫妻关系吗？……您知道我为什么没有杀掉她吗？我从来不会杀人……连只老母鸡也不会杀……连野地里一只小虫都不敢把它捏死。连害虫也从来没有踩死过一条。”

“我认为您做得很对；出于嫉妒而杀人那是野蛮的行为。只有在伊列乌斯或不大文明的人之间才会发生那类杀人的事件。您做得很对。”

“我得离开伊列乌斯。”

这时，儒昂·富尔仁西奥的妻子在房门口说道：

“儒昂，有人找你。纳西布先生，我给您倒杯咖啡来。”

儒昂·富尔仁西奥出去了一会儿。纳西布一口咖啡也没有喝。他内心空虚，既不饿也不渴，几乎连痛苦也没有。书店老板回到房间后，在书架上找了本书，说：

“我再出去一下，马上回来。”

当他回到房里时，发现纳西布依然那样坐着，目光呆滞无神；他在纳西布身旁坐下来，把手放到他的腿上说：

“现在离开伊列乌斯，我认为这是最愚蠢的行动之一。”

“我怎么能待得下去呢？让人家笑话我？”

“谁也不会嘲笑……”

“您不会，因为您是好人。但是别人呢？”

“纳西布，您告诉我：要是她不是您的妻子，而是您的情妇，您也离开这里吗？”

纳西布考虑了一下，若有所思地说道：“原来她是完全

属于我的，因此我才跟她结了婚，您记得吗？”

“记得。而且我提醒过您。”

“提醒过我？”

“您回忆一下。我当时对您说：有些鲜花在花瓶里是要凋谢枯萎的。”

确实，他从来没有想起过这句话，没有认真考虑过这句话。现在他懂了。加布里埃拉生来就不宜插在花瓶里，不宜结婚，不宜有丈夫。

“但是，如果她仅仅是您的情妇呢？”书店老板继续说道，“您也离开伊列乌斯吗？我不说痛苦，一个人爱得深，即使没有结过婚，遇到这种事也会感到痛苦的。要是一个人结了婚而遇到这种事，那么就会闹出人命来，就会奔走他乡。”

“要是她仅仅是我的情人，那就谁也不会笑话我。揍她一顿就够了。这个您与我都一样清楚。”

“那么您要明白，您没有任何理由要走。就法律而论，加布里埃拉从未超出过您的情妇的地位。”

“我是在法官面前办了全部手续跟她结婚的。您自己也参加了我们的婚礼。”

儒昂·富尔仁西奥手里拿着一本书，翻到其中一页，对他说：

“这是民法。您听听第一部、第六章、第一条、第二百一十九款怎么说的。这是成家权利中有关结婚的条款。我要念给您听的是关于废除婚姻关系这一段。您听，这里说，如果身份材料有根本性错误，婚姻无效。”

纳西布听着，但没有多大兴趣，他对此什么也不懂。

“纳西布，您的婚姻是无效的，因此可以废除。只要您愿意，就可以废除。一旦废除了，你不但不是有妇之夫，而且好象从来没有结过婚，好象您与她只有过姘居关系。”

“这是怎么回事？您给我讲清楚些。”阿拉伯人来兴趣了。

“您听着。”他接下去念道，“‘配偶一方有关身份、贞操和名声方面的错误乃是本质性的错误，由于这种错误的严重性，一旦被发现后，将使受骗的另一方无法忍受与其共同生活。’我记得，当您告诉我你们要结婚时曾对我说过，她不知道自己的姓氏和出生年月……”

“不知道，她什么也不知道。”

“是托尼科为你们准备必要的证件的。”

“全部证件都是他在公证人办事处搞的。”

“那么怎么办呢？您的婚姻是无效的，因为配偶在身份上有根本性的错误。当我们到这儿时我就考虑这事了。刚才埃泽基埃尔来找我商量一件事，我乘机征询了他的意见。我的看法是对的。现在只需证明证件是假的；一旦得到证实，您不但不是有妇之夫，而且根本就没有结过婚，一切都未超出姘居关系。”

“可是怎么能证明是假的呢？”

“需要跟托尼科谈，跟法官谈。”

“我再也不理那家伙了！”

“您愿意我去办吗？我是说，我去找托尼科谈。法律方面的事，要是您愿意，埃泽基埃尔可以去办理。他甚至已经主动提出来了。”

“他已经知道了？”

“别担心这个。您愿意我去办吗？”

“我不知道怎么感激您才好。”

“那就这样，再见。您就等在这里，看看书。”他拍了一下阿拉伯人的肩膀，“或者，您想哭就哭吧，哭不是难为情的事。”

“我跟您一起出去。”

“不，先生！您要上哪儿去？就在这里等着。我马上就回来。”

事情没有象儒昂·富尔仁西奥想的那么简单。首先他得跟埃泽基埃尔对好口径。这位律师拒绝跟托尼科谈话，不愿意私下就了结这一案件，他说：

“我要把这家伙送进监狱。我要他因伪造证件而受到审判。他、他哥哥和他父亲一直在造谣诬蔑我。他非离开伊列乌斯不可。我要大闹一场……”

儒昂·富尔仁西奥最后终于把他说服了。他们一起到了公证人办事处。公证人托尼科依然脸色苍白，惶惑地看着他们，苦笑着开了句缺乏趣味的玩笑：

“要不是我跑得快，土耳其人是会用乌龟壳撞破我的脑袋的。我的胆都被吓破了……”

埃泽基埃尔十分严肃地说：“我是代表纳西布来的。我要求您对他放尊敬些。”

他们把所说的事讨论了一下。开始，托尼科断然反对达成任何协议。他说，那不是废除婚姻的事。虽然证件是假的，但都被当作真的接受了。纳西布大约五个月前就结了婚，当时没有异议。而且，托尼科怎能当众承认伪造了证件呢？

现在已不是塞吉斯蒙多的时代，那个时候是可以出卖出生证和地契的。埃泽基埃尔耸耸肩膀对儒昂·富尔仁西奥说道：

“我没有对您说过？”

儒昂·富尔仁西奥说道：“托尼科，那好办。我们跟法官去谈一谈，可以找到办法，不使情况恶化，不致使伪造证件的事张扬出去，或者至少不使您成为有罪的人。可以这么说，您本是出于好意，是受了加布里埃拉的骗。随便编造一套搪塞过去就了事。总而言之，这就是伊列乌斯的文明，是在伪造证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但是托尼科依然反对。他不愿被牵涉进去。

“我的朋友，您已经牵涉进去了。”埃泽基埃尔说，“您是把脑袋埋在沙堆里，不愿意正视现实。两条路您任选一条：要么同意我们的意见，跟我们一起去见法官，客客气气地、迅速地解决问题；要么，我代表纳西布，今天就起诉。由于您伪造证件，造成身份上的根本错误，要求废除婚姻关系。您伪造证件，让您的情妇跟一个您称之为朋友的、善良纯洁的人结婚，尔后您又继续享受她对您的恩爱。您从两个方面牵进了这一案件：伪造证件和通奸。在这个问题上，您是经过预谋策划的。案情十分清楚。”

托尼科几乎无言以对了：“埃泽基埃尔，您要害我吗？”

儒昂·富尔仁西奥补充说：“奥尔加太太会怎么说？您父亲拉米罗‘上校’会怎么说？您仔细考虑过吗？他是忍受不了这种丑闻的，他将忍辱而死，而您将是罪人。我先把后果告诉您，以免发生这种悲剧。”

“我的上帝，为什么我会卷进去了？我只是想帮助她才

搞了证件的。我跟她还没有什么……”

“跟我们一起去见法官吧，这样对大家都体面些。不然，我将如实向法官报告，前后详情明天一早就会在《伊列乌斯日报》公诸于众。儒昂·富尔仁西奥，详情我来写，免得让您在这件事情上充当主要角色。我来写。”

“儒昂，可咱们一直是好朋友……”

“我知道。但是您把纳西布欺侮得太过分了。如果您跟另一个人的老婆来往，与我就毫不相干了。我是纳西布的朋友，也是加布里埃拉的朋友。您欺侮了他们俩。要么您同意我们的办法，要么我就让您丢脸，或者让您成为大家的笑柄。这样一来，由于目前的政治局势，您将不能在伊列乌斯待下去。”

托尼科的威风被打下去了。想到丑闻二字，他不寒而栗。他怕奥尔加夫人知道，怕他父亲知道。确实，最好还是吞下这个苦果，去见法官，把伪造证件的事情说出来。

“就照你们说的办吧。但是，看在上帝面上，咱们尽可能妥善地处理伪造证件的事吧！说到底，咱们都是老朋友啊！”

法官利用这件事，尽情地把他挖苦了一番：“托尼科，这么说，当面咱们都是阿拉伯人的知心朋友，背地里却让他戴上王八帽子？我对加布里埃拉也曾发生过兴趣，但她结婚后，就再也不想她了。我尊重有夫之妇。”

在内心深处，法官与埃泽基埃尔一样，对这样处理问题不大高兴。竟然允许悄悄地废除婚姻关系，对托尼科不起诉，而让他象个诚实的官员一样逍遥法外，还说是受了加布里埃拉的骗，是个受害者。他不同情托尼科；他怀疑这个放

荡的公证人在普鲁登西娅与他这位法官长达两年的姘居期间也曾让他当过王八。相反，法官喜欢纳西布，想帮助他。当他们离去时，法官问道：

“她呢？她怎么办呢？现在她自由了，没有婚约的约束了。要不是已经有人把我侍候得这么好的话……另外，她应当来找我谈谈。一切取决于她。因为，如果她不同意……”

儒昂·富尔仁西奥回家之前先去看了加布里埃拉。阿尔明达太太已经把她留在自己家里。加布里埃拉对裁决结果没有异议，她什么要求也没有提，连对挨揍这件事也没有抱怨一声，而且几乎是赞扬纳西布似地说道：

“纳西布先生很好……我不愿伤害纳西布先生……”

就这样，通过手续简便、裁决迅速的废除婚姻案，阿拉伯人又成了单身汉；他结过婚但实际上又没有结过婚；曾经属于圣科尔内利奥同业会而实际上又没有加入这个既被嘲笑又受赞扬的受欺骗的丈夫们的同人社。就这样，萨阿德太太又成了加布里埃拉。

十二 加布里埃拉的爱情

在模范文具店里，人们纷纷议论着这件事。“公鸡”先生说：

“天才的解决办法！谁能想象得到纳西布先生竟然是个天才呢？我早就很喜欢他了，现在更喜欢了。伊列乌斯终于有了个文明人。”

“司令”问道：“儒昂·富尔仁西奥，您怎么解释加布里埃拉的性格？从您讲的情况看，她喜欢纳西布。她过去爱

他，现在仍然爱他。您说，两人分离后，她要比纳西布痛苦得多，让他当王八算不了什么。怎么会是这样的呢？如果她喜欢他，为什么还要有外遇？您怎么给我解释呢？”

儒昂·富尔仁西奥看看人来人往的街道，看见多斯雷伊斯两姐妹身裹披肩走了过去，微笑着说：

“干吗要解释？我什么也不解释。解释就是下定义。要对加布里埃拉下定义，解剖她的心灵是不可能的。”

“优美的躯体，小鸟般的心灵。她有心灵吗？”若苏埃嘴里这么说，心里却想着格洛丽娅。

“也许是单纯的心灵。”“司令”试图闹个明白。

“单纯的心灵？可能是。您说是小鸟般的心灵？若苏埃，这是傻话。加布里埃拉是个善良、慷慨、活泼和纯洁的女人。可以一一列举她的优点和缺点，但绝不可能剖析她。她爱什么就做什么，她不喜欢什么就讨厌什么。我不想分析她。我只要看到她，知道她的存在就够了。”

加布里埃拉带着挨揍时留下的淤伤，待在阿尔明达太太家里，伏在缝纫桌上正在思量。上午，她曾翻过院墙，乘女仆还未到来，走进纳西布的家掸扫擦洗，忙了一番。纳西布先生多好！他打她是因为他怒不可遏。那是她的过错，为什么要同意结婚？这是因为她想跟纳西布一起上街，挽着他的胳膊，手上戴着结婚戒指。也许是因为担心失去他，担心某一天他跟一个女人结婚了会把她抛弃掉。肯定是因为这个原因她才结婚的。她做错了，不应该同意结婚。过去，一切都充满了欢乐。

他愤怒地揍她，甚至有权杀死她。一个有夫之妇勾引别的男人，只配一死。所有的人都这么说，阿尔明达太太也这么说过，法官也肯定说就该这么办。她该死。纳西布是好人，

只教训了她一顿，然后把她逐出家门就了事了。事后，法官问过她对废除婚姻关系、对把她当作一个从来没有结过婚的人那样看待是否有不同意见。法官告诉过她，如果这样，她对酒吧间、银行存款和居住过的房子就无权提出要求。问题取决于她。如果她不接受这样处理，案件审理就要拖延时间，谁也说不准将如何了结。如果她同意……加布里埃拉什么东西也不想要。法官对她说：她要象从未与他结过婚似的。最好是这样……这样的话，纳西布先生就没有理由感到如此痛苦，如此愤怒了。揍一顿，对她倒没有什么。即使杀了她，她也不会含愤而死，因为他有道理。对她关系重大的是，她感到自己被逐出了家门，不能再见到他，不能再对他微笑，不能再听他讲话，再也不能感到在她的臀部搁着他那沉重的大腿了；他的唇髭再也不会在她的脖子上搔痒，他的双手再也不会抚摩她的全身了。她觉得纳西布的胸膛象个枕头。她喜欢把脸偎在他那宽阔、温暖和毛茸茸的胸脯上打盹。她喜欢给他做饭，然后听他夸奖饭菜做得可口。皮鞋，她可不喜欢！也不喜欢去拜访伊列乌斯的豪门大户，不喜欢舞会，不喜欢华丽的服装，不喜欢昂贵的首饰。对所有这些，她一样也不喜欢，一点也不喜欢。但是她喜欢纳西布先生，喜欢番石榴园边的那所房子，喜欢厨房，喜欢大厅，喜欢卧室里的床铺。

法官对她说过：再过几天，她就不再是有夫之妇了，而且从来就不是有夫之妇。从来不曾有过夫妻关系……真逗！就是那个法官当时给她办理了结婚手续，也是他曾想为她置座住宅以便两人一起生活。甚至现在他还跟她谈这件事。她不喜欢……不喜欢没有风度的老头子……但他是个好人。如果她不是有夫之妇，而且压根儿没有结过婚，那么为什么不能重

新回到纳西布先生的家去呢？为什么不能回到后屋小房里去住？为什么不能再去照料厨房，折叠洗净的衣服，打扫房间呢？

阿尔明达太太曾对她说，纳西布先生再也不会见她了，再也不会跟她说“早安”了，再也不会跟她谈天了。但是，既然他们已不是夫妻，而且从来就不是夫妻，那么这一切又是为什么呢？法官说过，再过几天……她早就在考虑这样一件事：现在可以再次跟纳西布先生在一起了。她从来不想惹他生气，从来不想伤他的心。但是她却使他生气了，因为她是有夫之妇；她伤了他的心了，因为跟他结了婚而又在他的床上跟另一个男人睡觉。一天，她曾发现他有醋意。气量那样大，那样了不起的人会有醋意，真有意思！自那以后，她处处小心，时时谨慎，因为她不愿使他痛苦。由于她结了婚，纳西布才生气了，发怒了，这个她理解。有一条法律不允许她那样做。只有男人们有这种权利，女人们没有。这个她明白。为了不使他生气，为了不使他伤心，她是谨慎的。但从没有想到会使他那么恼火，会使他那么痛苦。再过几天，婚姻关系就要结束，过去的这种关系结束了，将来也不会有这种关系了，可纳西布为什么仍然那么愤怒呢？

有些东西她是喜欢的，甚至非常喜欢。她喜欢早上还不十分灼人的太阳，喜欢冷水、海滩、沙子和大海。她喜欢马戏和供人游乐的公园。她也喜欢电影，喜欢番石榴和“桃金娘”果，喜欢花儿和动物，喜欢炒菜做饭和吃零食，喜欢逛大街、欢笑和谈天。她不喜欢与高傲的太太们在一起。她喜欢纳西布先生。喜欢他，而且别有一种喜欢方式。喜欢他，为了与他亲吻……但是也为了自己能真正睡上一觉，在睡梦中梦见太阳，梦见发怒的猫，梦见海滩上的沙粒，天上的明

月，需要烹调的菜肴，感到纳西布的大腿压在她臀部的份量。她喜欢他，非常喜欢他，现在感到需要他，躲在门后边看着他归来。他回来得很晚，几乎每晚都是酩酊而归。她多么喜欢再次把他搂在怀里，把她美丽的头偎倚在他的胸部，听他用外国话讲恋爱故事，听他称她“贝伊”。

他生气的唯一原因是发现她在床上对着托尼科微笑。这有什么可生气的？她没有丝毫的变化，照样喜欢他，而且再喜欢不过了。哎呀！实在太喜欢他了！她怀疑世界上是不是还存在另一个女人，不管是姐妹、女儿、母亲，也不管是姘妇，结发妻子，能象加布里埃拉爱纳西布那样爱着一个男人，与他生活在一起。现在有那么多纠纷，那么多流言蜚语，难道只是因为他发现她跟另一个男人在一起吗？她并没有因此而不那么喜欢他，不那么爱他，或者不象从前那样因他不在身边而感到痛苦了。阿尔明达太太发誓说，纳西布先生永远不会回来了，永远不会再到她的怀抱中来了。但她希望他回来，至少，希望能给他做菜煮饭。他上哪儿去吃饭呢？谁为酒吧间做甜食和冷盘呢？即将开业的餐馆怎么办呢？她想，至少要给他做饭烧菜。

她多么爱他！她渴望看到他和善而漂亮的脸上浮现出微笑，渴望看到他在她身边微笑，把她搂在怀里，对她说“贝伊”，用唇髭搔她香喷喷的脖子。世界上没有哪个女人象加布里埃拉爱纳西布那样爱一个男人，象加布里埃拉带着深深的爱留恋纳西布那样留恋她所爱的人。

文具店里，争论仍在继续。

“忠诚是对爱情的最重大考验。”“公鸡”先生说。

“那是唯一可以用来衡量爱情的尺度。”“司令”附和道。

"爱情是既不能考验也不能衡量的，就象对加布里埃拉那样。"儒昂·富尔仁西奥说，"爱情是存在的，那是对的。一种事物，虽然不能理解，也不能解释，但却不能因此而抹煞这种事物的存在。我对星星一无所知，但我看见星星在天上闪光；星星是夜间美妙的东西。"

十三 意想不到的生活

屋里没有加布里埃拉的声音和身影的第一个长夜，勾起了他的痛苦的回忆。现在不是她微笑着等候他归来，而是屈辱刺伤着他的心。他清醒地认识到，那不是一场噩梦，而是那种不可能发生的、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事情千真万确地发生了。房间里因为没有加布里埃拉而显得空空荡荡，冷冷清清，但却充满了回忆和感情。他曾看到托尼科坐在床沿上。他感到愤怒和伤心，确信一切都完了，她已经不在了，已经属于另一个男人了，他再也不能拥有她了。累人的夜，烦人的夜。好象他背负着大地的重压；漫漫的长夜，好象到了世界的末日，仿佛永远不会破晓了似的。那深深的痛苦和无限的空虚始终折磨着他，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为什么要工作。他的眼睛已经流干了眼泪，胸膛已被匕首刺穿！他坐在床沿上，无法安睡。在这刚刚开始而永不破晓的夜晚，他再也无法入眠。加布里埃拉丁香般的芬芳渗入了被单与床垫，滞留在鼻腔里。他不能再看床铺。一看床就见到她躺在那儿，看到她肉桂色的身体和纳西布在她肩头、胸部留下的紫色的唇印。白天已一去不复返了，黑夜将

永远笼罩着他的胸膛；他唇髭上的微笑已完全消失，他那苦涩的嘴里将永远残留着苦味。他再也微笑不起来了，永远笑不起来了。

几天之后，在维苏威酒吧间，听到“公鸡”先生诅咒神父们时，他微笑了。头几个星期对他来说实在不好过。那几个星期里，没有她，一切都显得冷冷清清。每件事，每个人都会把她带回到眼前。他看到柜台，就看见她站在柜台前，耳后插着一朵花。他看到教堂，就看见她穿着拖鞋从那儿走来。看见杜伊斯卡，就看见她在那里跳着转圈舞，唱着歌。“博士”来了，讲起奥菲尼西娅，而他听到的却是加布里埃拉。“司令”和费利佩开玩笑，而他则听到她清脆的笑声在酒吧间里回荡。在家里的情况更糟糕，好象在每个角落都看到她。她在锅灶上烹调，坐在门边晒太阳，在院子里咬着番石榴，让猫偎依着她的脸，笑嘻嘻地露着金牙，在后屋小房内明朗的月光下等待着他归家。那几个星期里，在酒吧间，在街头或在家里，萦绕在他脑间的回忆有个特点，他却没有发现。他所回想的加布里埃拉不是结婚后的她（或如他向人们解释的姘居日子里的她，因为一切都没有超出姘居关系）。他只记得过去的加布里埃拉，初期的加布里埃拉。这些回忆使他伤心，但却是甜蜜的。然而另一种回忆也不时地刺伤着他的心，伤害着他男子汉的骄傲（因为已不能伤害他作丈夫的荣誉，他已不是她的丈夫，而且从来不是她的丈夫），他看到她在另一个男人的怀抱里。在空虚得难以忍受的头几个星期里，他的心死了。他只是从家里去酒吧间，又从酒吧间回到家里，偶然去跟儒昂·富尔仁西奥谈谈天，听他讲讲各色各样的事情。

一天，他的朋友们，几乎架着他把他拉到新的夜总会。他喝得很多，喝得过分了。但他有超人的酒量，没有完全醉倒。另一个夜晚，他又去了，并且认识了罗莎林达。她与加布里埃拉相反，是个金发姑娘，刚从里约热内卢来。他又重新开始了生活，慢慢地把加布里埃拉淡忘了。罗莎林达使他想起了里索莱塔。她是个风月韵事的里手。现在曼努埃尔·达斯昂萨斯“上校”在玛丽娅·马查当妓院为她付房钱和饭费。除非她非去陪达斯昂萨斯“上校”睡觉不可，纳西布每天晚上总是去找她。有一天晚上，一桌牌缺个人，他就拿起牌，一玩玩到很晚。现在，他又坐在桌边跟朋友们聊天，争着玩跳棋和“加曼”了。也与朋友们议论新闻，谈论政治；听朋友们讲故事时，他又发出爽朗的笑声了；他也讲故事给他们听。他又说起在他父亲的故乡，事情要更糟糕，因为在伊列乌斯发生的一切，那里也有，而且更加严重。他已不再觉得加布里埃拉在酒吧间了，已经可以在他的床上安睡了，几乎闻不到她的丁香味了。他现在空前地受欢迎，常被邀请到玛丽娅·马查当妓院去吃中饭和晚饭，去蓬塔尔椰林与女人们嘻闹。好象现在人们更喜欢他、更尊敬他、更看重他了。

这些他从来没有想到过！他打破陈规旧习，没有把加布里埃拉杀死，而是让她平安地走了。他没有向托尼科开枪，而只打了他一记耳光就满足了。他原来以为，从此以后，他会象生活在地狱里一般。费利斯米诺大夫不就是这样吗？人们不是不再理睬他了吗？人家不是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驯顺的阉牛”吗？他不是被迫离开了伊列乌斯了吗？而这一切就是因为医生没有杀死老婆和奸夫，因为没有按照规矩行事。

虽然纳西布废除了婚姻关系，把过去和现在都已一笔勾销，但他从未因此而期望人们会理解他、赞同他。他曾经想象，酒吧间的生意将会清淡得没有一个顾客；朋友们会拒绝与他握手，而且嘲笑他，奚落他；人们会一方面嘲笑纳西布，一方面拍拍托尼科的背表示夸赞。然而这种情形并没有发生，事情与他原来想象的完全相反。谁也不跟他提起那件事。当人们偶然提到纳西布的时候，都是夸他精明能干，夸他摆脱那种困境的手段高明。当然有人嘲笑、讽刺，但不是嘲讽纳西布，而是挖苦托尼科，揶揄公证人，竭力夸奖阿拉伯人的智慧。托尼科只好转移到琼浆酒巴间去喝他每日必喝的苦啤酒了。但是就连普利尼奥·阿拉萨也有办法用纳西布这一招去数落他。这不是指打耳光，对此已经有人用散文与诗歌作了评论，若苏埃就写了首讽刺诗。对加布里埃拉谁也没说什么，既不夸她好，也不说她坏，好象她远离在一切议论之外，或者说，好象她不存在了似的。人们不但没有扯着嗓门责骂她，相反，甚至还有人为她辩解。总而言之，一个自己有固定住所的情妇是有点玩乐权利的。她不是明媒正娶的女人，没有什么重要性。

加布里埃拉仍然在阿尔明达太太的家里，纳西布再也没有看见过她。他从助产婆那里知道，她为多拉生意兴隆的缝纫店干活。他又从另一些人口里知道，聘请她、追求她的建议，通过口信、书信或情书象雪片一样向她飞去。普利尼奥·阿拉萨派人跟她说，多少工薪由她定。曼努埃尔·达斯昂萨斯再一次在围着她转。里贝里托也是如此。法官准备与他现在的姘妇断绝关系，而要给加布里埃拉置所房子。据说，连阿拉伯人马卢夫，这个表面看来一本正经的人，也是追求加

布里埃拉的候选人。奇怪的是，没有一项建议能够打动她。不论是住宅、商店里的帐户、可可种植园或一叠叠钞票都未能打动她的心。她仍在为多拉缝纫店干活。

酒吧间已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女仆做的饭菜没有一点儿味道。冷盘与甜食不得不再次从多斯雷伊斯两姐妹那里定做，价格象她们俩的身价一样昂贵，而且好象还是给了好大的面子才答应做的。纳西布找不到厨娘。他考虑到餐馆的事，已派人到塞尔希培去找一名厨娘，但是还没有到来。他还有一名堂馆，是个小青年，名叫瓦尔特，没有实践经验，就连端饭送菜都不会。酒吧间已经遭受了巨大损失。

关于建餐馆的计划，差一点化为泡影。有一段时间，他根本无心考虑酒吧间的事，也考虑不了餐馆。两个商店职员从二楼迁走时，纳西布正处在绝望的第一阶段。在他感到空虚的那些日子里，只是想着加布里埃拉。但是当二楼的房子迁空一个月后，马卢夫派人送来了收取房租的单子。纳西布交了房租，这才使他重新考虑起餐馆的事。即使这样，他还是一天又一天地把事情拖延下来。一天，蒙迪尼奥·法尔康捎信给他，请他到出口公司办公室去一下。纳西布受到了极友好的接待。蒙迪尼奥一直在内地乡村忙着竞选的事，很久不在酒吧间露面了。在这期间，纳西布只有在夜总会见过他一次。那时，蒙迪尼奥正在跳舞，两人没能说上几句话。

“纳西布，日子过得怎么样？总是愈来愈好吧？”

“还凑合。”然后只说了一句话便把问题挑明了，“您大概已经知道我的事了，我又成单身汉了。”

“听说了。您做得很高明。您作出的反应象个欧洲人，象个伦敦人或巴黎人。”他同情地看了看纳西布。“但是，

这里只有您我两个人，您告诉我，您心里还有点痛苦，是不是？”

纳西布不由得大吃一惊。为什么他要问这种事呢？

“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蒙迪尼奥接着说道，“我也有过一件事，我不说和您的遭遇相同，但在某些方面与您的情况是相似的。正是因为那件事我才来到伊列岛斯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伤口逐渐愈合了。但是，偶尔还隐隐作痛。特别是到刮风下雨，更难受，不是这样吗？”

纳西布表示同意，他感到受到了鼓舞。可以肯定，蒙迪尼奥也经受过与他一样的遭遇。一个被他强烈地爱着的女人，背叛了他，有了外遇。难道他也有过结婚之后又离婚的事吗？纳西布几乎要这样问他。纳西布觉得他们是同病相怜的人。

“好啦，我的朋友，我要跟您谈谈餐馆的事。本来早就该开张了。是的，向里约热内卢订的货还没运来，但就要到了，已经装上了一条‘伊塔’船。我不想因这件事给您添麻烦，您心境不好；但现在房客迁走已差不多两个月了，是开始考虑生意的时候了。您是否打退堂鼓了？”

“不，先生。为什么要打退堂鼓？当然，开始我无法多考虑，但现在一切已准备就绪了。”

“好极了，那么一定得继续干下去。派人改建大厅，接收里约热内卢的来货。看看四月初是不是能正式开张营业。”

“您可以放心。”

他回到酒吧间后，派人叫来了泥水匠和油漆工，又叫了个电工。他精神振奋地重新考虑了改建计划，同时想着将要挣多少钱。如果一切顺利，最多一年后，就可以购买梦寐以

求的可可种植园了。

在这废婚事件的前前后后，数他的姐姐和姐夫态度恶劣。他们一听到消息就赶到伊列乌斯。他姐姐左一句："我没有跟你说过？"右一句："我没有跟你说过？"闹得他无法活下去。他姐夫，手指上戴着博士戒指，象是个闹胃病的人那样总是皱着眉头。两个人都说加布里埃拉的坏话，说什么要为纳西布分担忧愁。纳西布闭口不语，真想把他们赶出去。

他姐姐翻箱倒柜，把衣服、鞋子、内衣、衬裙、披肩等全都翻看了一遍。有几套衣服加布里埃拉从没穿过。他姐姐一见便嚷嚷道：

"这件是新的，没用过。我穿了很合适，好象是给我做的。"

纳西布对她大声说道："放在那里，别翻腾这些东西。"

"怎么，还这副样子！"萨阿德·德卡斯特罗发火了。"难道这是圣衣不成！"

他们回阿瓜普雷塔去了。他姐姐的贪婪使他想起了为买衣服、鞋子、首饰等所花掉的钱。首饰送到原来购买的店铺就可以退还，损失不会太大。衣服可以在他舅父的店里出售。两双新鞋还从没穿过，也可以卖掉。这本来是他应该做的事。然而在一段时间内，他却把这个打算忘得一干二净，甚至连看一眼那锁着的衣橱也没有精神。

跟蒙迪尼奥谈话后第二天，他把首饰塞进上衣口袋，把衣服和鞋子打成两个包，先去了珠宝店，然后又去了他舅父的商店。

十四“玻璃眼镜蛇”

下午已经过去，种植园的黄昏似乎漫无止境。由于可可树枝在摇曳，人影时隐时现，好象幽灵一样。夜，来得慢慢悠悠，仿佛要把闷热得令人窒息的工作日 拖 长 似的。这时候，法贡德斯和克莱门特已栽种完毕。

“好了，全部都埋下土了。”黑人笑着说道，“四千株可可将会使‘上校’更富了。”

“也会使我两三年后能买块地。”黑白混血儿克莱门特说，他已经累得不象以前那样喜欢咧着嘴笑了。

法贡德斯那次谋杀阿里斯托特莱斯没有成功，遭到了梅尔克的责备（“我原以为你会打枪的，想 不 到 这 么 不 中用”。）；他一声不吭地听着（他有什么好说的？枪 没 有 打中，怎么搞的？）；收到的报酬少得可怜（“我雇你是要干掉那家伙，而不是要打伤他。即使这样，我还是付了钱，我真是太老实了。”）。自那以后，他与克莱门特一起接受栽种可可的活。关于他打枪失误的事，他对“上校”只作了这样的解释：

“他该死的日子还没有到。每个人都有他的日子，在那上面都标写清楚了。”说时他举手指了指天空。

他们干的活是包种可可苗。先把地上树木砍倒，然后放火烧荒。接着翻耕土地，每块地种上四百株可可，管 理 三年。可可苗之间栽种苦木薯、玉米、白薯和甜木薯。三年期间他们得靠这些小作物生活。三年后“上校”付给他们工钱，按每一棵成活的可可树苗一个半比索计算。用这笔报酬，克莱门

特梦想购买一块土地，这样就会有自己的种植园。那么点钱能买什么土地？什么也买不到，只能买一小片薄地。黑人法贡德斯想，如果常常提到的战乱不爆发，要买一块土地，即使是一块不毛之地，也很难办到，那是非常困难的。靠苦木薯、玉米、白薯和甜木薯是难以维持生活的，连填饱肚子也不够。如果想去一趟小镇，跟妓女混一夜，制造一点乱子和向空中放几枪，那钱就更不够了。工薪必须预支。这样三年期满时，剩下的就不多了，甚至连报酬的一半也不到。已经有了个良好开端的战乱又在哪里呢？目前局势十分平静，人们连战乱的事提也不提了。梅尔克手下的人已在清晨乘小船跟法贡德斯一起回来了。

“上校”心情阴郁，连他也笑不起来了。法贡德斯是知道底细的。庄园里的人从南卡舒埃拉听到了消息，都知道内中原因。“上校”的女儿，即法贡德斯曾经见过的那个骄傲的女儿，从学校回来后已跟一个有妇之夫纠缠上了。女人真是害人精，她们把所有人的生活都搅乱了。凡是女人，不论是某人的妻子、某人的女儿，或是他的姐妹，都是一样。克莱门特不就是那样被害苦了吗？他没精打采地低着脑袋，拚命地干活，夜里坐在砖坯砌的破屋门口仰望着天空。黑人法贡德斯从伊列乌斯一回来，克莱门特就知道加布里埃拉已经与酒吧间的老板结婚了，现在已经成了手戴戒指的太太，甚至镶上了金牙，还有女仆可以使唤。自那以后，他就成了现在这副样子了。

黑人跟他讲了逃跑过程中的遭遇：山上的追捕，翻越围墙，遇见已经结婚了的加布里埃拉，以及她如何救了他的性命。现在他们两人一边交谈，一边在放火烧山，驱赶受火惊

吓的野生动物：野猪啦，西牖啦、刺豚鼠啦、鹿啦，蜥蜴啦，“雅库鸟”啦，以及各种各样的蛇：洞蛇，响尾蛇，腹蛇等。他们必须十分小心，因为草木丛中隐伏着毒蛇，它们在窥测机会随时准备咬人。要是谁被咬上一口，那就性命难保。

当他们开始栽种娇嫩的可可苗时，“上校”差人来叫法贡德斯。“上校”在房子的平台上用鞭子敲着皮靴。他曾用这条鞭子惩罚过他的女儿，逼得她离家出走。自从马尔维娜逃跑后，他的眼神就显得心事重重，十分忧伤。他看看法贡德斯，以郁结愤怒的口气说道：

“黑小子，你去准备准备。一两天内我带你再去一趟伊列乌斯。我需要找几个人在城里待命。”

是不是要杀掉跟他女儿一起出逃的那个人呢？要向他开枪吗？也许也向姑娘开枪？她傲气十足，好象一座尊神似的威严。但他法贡德斯是不杀女人的。或许，战乱又要开始了？他笑着问道：

“又有纠纷啦？这次我不会再失手了。”

“防备选举那天要出事。日子越来越近了。我们需要获胜，即使得在枪口下取胜也干。”

这是接连平静了许多天之后的消息。他以新的火一般的热情栽种着可可。火辣辣的太阳晒在脊梁上好象皮鞭在抽打。他们终于栽完了，四千株可可苗布满了这片原是可怕的原始森林的土地。

克莱门特和黑人法贡德斯扛着锄头，在回家路上一边走着一边聊天。黄昏的余光消逝了，黑夜降落在种植园里，狼、“无头驴”、昔日陷阱内死者的幽灵将随着黑夜出现。

他们的身影在作物间穿过，猫头鹰睁开了夜光眼。

“这一两天内我又要到伊列乌斯去。那地方才真有点意思！佩加图罗夜总会那么多女人，一个比一个漂亮，都应该看一看！我要把女人玩个够。”他拍拍肚脐眼外凸的黑肚皮说道，“这个黑肚皮去碰那么多次白肚皮后，可要变白了。”

“你要去伊列乌斯？”

“那天我已跟你说了，是‘上校’通知我的。选举要开始了，我们必须取胜，即使要动刀动枪也得干。已经通知我了，只等一声令下，就上船出发。”

克莱门特陷入了沉思，好象在反复考虑一个打算。法贡德斯说：

“这次我要带钱回来。保证选举得胜是最捞钱的生意！等挣了钱，吃喝玩乐都有了。谁讨人喜欢，钱就往谁的口袋里流。你可以放心，我要带着足够买块土地的钱回来。”

克莱门特站在阴影下，看不见他的脸色；只听见他恳求说：

“你能不能跟‘上校’说一说，把我也带去……”

“你去干吗？你不是打架斗殴的人……你会干的是翻地、栽可可苗、收摘可可。你去干吗？”

克莱门特没有回答，继续往前走着。法贡德斯重复道：

“干吗去？”他想起来了，“噢，去看加布里埃拉？”

克莱门特沉默不语，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回答。夜越来越深，不久，“无头驴”就会出现。“无头驴”来自地狱，在野地里奔跑，蹄甲碰击着石块；它没有头，从割断了的脖子上喷出火焰。

“从她那里你能得到什么？去看她一次对你又有什么用？她已经结婚，成了太太，比过去漂亮多了；结婚并没有改变她的性格，依然象过去那样跟人打趣笑闹。你去看她干吗？你得不到什么好处的。”

“就是想去看看她，没有别的意思。再看她一次，看看她的脸，闻闻她身上的香味，听听她的笑声。”

“她牢牢地印在你的脑子里了，你时时刻刻想着她。我已经看出来了，你讲买土地，还不是讲讲了事。你已经知道她结婚了，还去看她干吗？”

一条“玻璃眼镜蛇”从杂草丛中窜出来，迅速地从路上游走了。在模模糊糊的阴影下，它那细长的身躯在闪闪发光；它犹如农村夜晚的一种奇迹，看了令人高兴。

克莱门特上前几步，低下头去，把它砍成三段，再一下砸烂了它的脑袋。

“这是干吗？它没有毒……不伤害人。”

“它太美了，单就这一点它也害人。”

他们默默地走了一段路。黑人法贡德斯说：

“我是不杀女人的。即使害人精把我们的生活彻底毁了，我也不杀她。”

“谁说过要杀人啦？”

克莱门特从来没有杀过人，他没有勇气，他缺乏力量。但为了再看到她一次，为了听到她的笑声，他能够舍掉十年生命，甚至舍掉得到一块土地的希望。她是一条“玻璃眼镜蛇”，没有毒，但她神奇而不可思议，只要从男人们中间走过，就会播下痛苦的种子。在密林深处的树枝上，猫头鹰的叫声象在呼唤加布里埃拉。

十五 丧　钟

打手们并没有离开各个庄园到城里去。梅尔克、热苏伊诺、科里奥拉诺、阿曼西奥·雷阿尔的人马没有去，阿尔蒂诺、阿里斯托特莱斯和里贝里托的人马也没有去。已经没有必要了。

这次选举运动中出现了新的情况。这在伊列乌斯、伊塔布纳、皮兰吉、阿瓜普雷塔，以至在整个可可地区都是前所未见的。从前，候选人们都有把握获胜，根本不必露面，最多拜访一下那些拥有最大面积的土地、最多株数的可可和最有权势的“上校”们就够了。这次情况可不同了。任何一个候选人自己都没有把握肯定能当选，他们必须争夺选票。过去，根据拉米罗·巴斯托斯的命令，“上校”们就能决定问题。现在，一切都捉摸不定；虽然拉米罗在伊列乌斯的影响很大，可以对市长发号施令，但在伊塔布纳说了算的却是他的敌人阿里斯托特莱斯。他们两人都支持州政府，而州政府在选举后将支持谁呢？蒙迪尼奥没有同意阿里斯托特莱斯跟州长决裂。

在各酒吧间，在模范文具店，在鱼摊上，人们意见纷纭，莫衷一是。一些人说，州政府将继续支持拉米罗·巴斯托斯，而且即使他的候选人失败了，他们也会得到承认。难道这位老“上校”不是州政府的主要支柱之一吗？在困难时刻他没有支持过州政府吗？另一些人则认为，州政府将支持选举中获胜的人。州长任期即将届满，而新的州政府首脑为了行使他的权力必须寻求自己的支持者。他们认为，如果蒙

迪尼奥获胜了，新州长将承认他，这样州长可得到伊列乌斯和伊塔布纳的支持。巴斯托斯已经没有什么力量，他们已成了绊脚石，只能把它搬掉。还有些持第三种意见的人则认为，州政府将跟这两派协调行事。它将不承认蒙迪尼奥，而让里约热内卢的那位大夫继续拿联邦议员的津贴，同时让阿尔弗雷多继续留在联邦众议院。相反，州政府将承认"司令"，因为谁也不怀疑他将取得胜利。伊塔布纳的市长候选人，自然是州长的干亲家阿里斯托特莱斯，因为他将支持州长继续当政。另一方面，那些持第三种看法的人还预言，拉米罗死后，州政府将把州参议员这一席位送给蒙迪尼奥。因为老头子已过了八十三岁大寿……

"那老东西能活到一百岁……"

"我看也是。这参议员的位置蒙迪尼奥得等很多年……"

如能这样，州政府就能跟两派都搞好关系，从而大大加强它在本州南部的势力。

"结果跟两派都会闹僵……"

正当市民们在推测与争论的时候，两派候选人展开了紧张的活动：访问、旅行、封官许愿、赠送礼品、举行集会、发表演说等等。在伊列乌斯、伊塔布纳和邻近的村镇，没有一个星期天不举行集会。"司令"已发表了五十多次演说。由于他连续发表象炮火一样猛烈的演说，他的喉咙已沙哑得失去声音了。他许下了一大堆诺言，答应要在伊列乌斯进行重大改革，修筑公路，改善生活，一句话，要完成由他的父亲、人们永远不能忘怀的卡祖济尼亚·德奥利维拉开创的事业。毛里西奥博士也不甘落后。当"司令"在塞亚布拉广场慷慨陈词时，他在鲁伊·巴尔博扎广场引证《圣经》。儒昂·

富尔仁西奥评论说：

“听了毛里西奥那些演说后，我都背得出旧约全书了。如果他获胜，我的孩子们！每天在广场上由塞西利奥神父领着大家合诵《圣经》的活动又是非参加不可的了。到那个时候，最遭罪的将是巴西利奥神父，因为他对《圣经》了解很少，只记得上帝说的一句话：‘生养众多’。”

但是“司令”和毛里西奥·凯雷斯博士的活动只限于城里和市郊地区，而蒙迪尼奥、阿尔弗雷多和埃泽基埃尔则到伊塔布纳、费拉达斯、马库拉等地进行活动。他们跑遍了整个可可种植区，因为他们的当选取决于整个地区的选票。甚至连维克托·梅洛博士也动窝了。当他听到来自里约热内卢的消息说他不可能获得连任时，心里也慌了。因此他乘“伊塔”船来到了伊列乌斯，表示对那些不大听话的可可种植者们的蔑视。他丢下了接待患有神经系统疾病的高贵太太们的豪华诊疗所，抛下了“亚述”夜总会的法国女郎们和低级歌舞团的女队员们，任她们去受相思之苦。行前，他还在众议院向圣保罗议员、他在共和党的同僚埃米利奥·门德斯·法尔康表示不满道：

“决定在伊列乌斯与我争夺席位的您那位亲戚是谁？是不是叫什么蒙迪尼奥的，您了解他吗？”

“他是我最小的弟弟。我已听说这事了。”

一听这话，这位可可地区的议员感到惊慌了。如果是埃米利奥和洛里瓦尔的兄弟与他竞争，他能否当选，尤其是能否得到承认，那就危险了。埃米利奥告诉他说：

“他是个疯子。他彻底离开了这里，而躲到世界的那个角落里去了。现在又突然出来参加竞选。他总是声称，他进

众议院的唯一目的是要驳倒我的演说……”他笑了笑问道，“您为什么不改变选区呢？蒙迪尼奥是个挺厉害的小伙子，他有能力争取当选……”

见鬼，为什么要改变选区？他有当参议员的舅舅的支持，正因为有这种支持他才得到了巴伊亚第七选区的这一席位。其他地区的席位都已被分光了。再说，谁愿意跟他换选区呢？谁敢跟咖啡大王、甚至能向共和国总统发号施令的洛里瓦尔·门德斯·法尔康的一个弟弟去竞争呢？他急急忙忙乘船赶到伊列乌斯来了。

儒昂·富尔仁西奥同意“公鸡”先生的下述意见：如果维克托·梅洛不来伊列乌斯，对他的竞选反倒更有利些。他是世界上最令人讨厌的人。

“他是一服催吐剂……”“公鸡”先生说。

他说的话叫人不好懂，演说里满是医学术语（用儒昂·富尔仁西奥的话来说，“他的演说散发着一股福尔马林臭气。”），说起话来一副女人腔，令人作呕；他的几件紧身外套，式样奇特。要不是女人们牵着他的鼻子走，那他一定已有搞同性恋的名声了。

“托尼科·巴斯托斯那家伙高升了。”“公鸡”先生说。

托尼科偕同妻子在巴伊亚游玩。他希望伊列乌斯人能够完全忘掉他那桩可悲的情场艳遇。他不愿卷入选举运动。政敌们可能会利用他与纳西布的事来进行攻击。他们不是已经在他家墙上贴了一幅彩色铅笔画吗？画着他穿了条裤衩——这是中伤，他是穿着长裤跑出来的，口里喊着救命。画的下面题了一首内容肮脏的拆句转行的诗：

“托尼科·皮尼科是
唐璜一类的嫖客，他
冒险孤注一掷。
‘你是有夫之妇？’
‘不，我是无夫姘妇。’
托尼科·皮尼科
挨了耳光把脸捂。”

议员维克托·梅洛博士差一点也挨耳光，或者也许要挨子弹，他虽然风度翩翩，长着鹰勾鼻，对坐在诊疗所的长沙发上医治患有神经系统疾病的里约热内卢的太太们富有勾引经验，可是在伊列乌斯却没有一个漂亮的女子主动向他求情说爱。他对某个女人的丈夫是什么样的人是根本不在乎的。在进步俱乐部举行的一次舞会上，当汽车公司股东、火爆性子的莫阿西尔·埃斯特雷拉把拳头朝这位高贵的议员的鼻子上挥去时，多亏了阿尔弗雷多·巴斯托斯及时救驾才没有挨揍。莫阿西尔的妻子有几分姿色，但颇为朴实。由于她丈夫新近发迹，她已开始经常出入进步俱乐部的各个大厅。维克托邀请她跳舞。跳到舞厅中央时，这位太太突然把他扔下，并大声斥责道：

“不要脸！”

后来她跟她的女友们说，议员一直把一条腿插在她的两条腿之间，把她紧紧地搂在他的胸口，好象不是在跳舞，而是要干别的什么事似的。《伊列乌斯日报》通过“博士”尖刻的文笔和纯正的语言描述了这一事件，文章标题是：《无

耻之徒被逐出舞会》。不过，实际上他不是被逐出舞会的，而是被阿尔弗雷多把他带走的，因为他当时情绪很激动。拉米罗“上校”本人知道这一事件以及其他情况后，向朋友们承认说：

“还是阿里斯托特莱斯说得对。要是我早知道这样的话，就不会跟阿里斯托特莱斯斗了，也不会丢掉伊塔布纳了。”

在纳西布的酒吧间，议员维克托也曾与别人发生过冲突。在一次争论中，这位小矮个议员失去理智，说什么伊列乌斯是愚昧无知、缺乏教养、没有文化知识的人居住的地方。这次是儒昂·富尔仁西奥救了他的命。若苏埃和阿里·桑托斯认为他们的人格受到了侮辱，想狠狠地教训维克托一顿。儒昂·富尔仁西奥不得不运用他的全部权威才避免了一场斗殴。如今纳西布的酒吧间已经变成了蒙迪尼奥·法尔康的一个堡垒。他是出口商的伙伴，托尼科的仇人；这位阿拉伯人（是真正的、有选举权的巴西公民），也投入了这场运动。尽管这件事说起来十分令人吃惊，可是纳西布确实发表了一篇演说。那是在激动人心的、常常举行“集会”的日子里最扣人心弦的一天，这一天埃泽基埃尔博士打破了他的喝酒和讲演的记录；纳西布听了埃泽基埃尔的演说后，感到心里有话要说。这时候，他再也憋不住了，便要求发言。这样的演说是史无前例的。开始时，他用葡萄牙语讲话，但由于缺乏华丽的词藻，不得不在他的记忆中艰难地捕捉着；而结束时说的是阿拉伯语，他那连珠炮似的快得惊人的演说，激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儒昂·富尔仁西奥评论道：“这是整个运动中最坦率、最有特色的演说。”

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碧空如洗的早晨，伊列乌斯的各个花园里散发出芳香，小鸟歌唱着良辰美景，所有这些激动人心的活动持续了整整一个上午才结束。拉米罗“上校”是个习惯于很早起床的人。为巴斯托斯一家操持了四十年的、年头最长的女仆总要在清晨给他准备一杯咖啡；老头子坐在他的躺椅上考虑选举运动的进程，估量胜负与得失。他对依靠州长的承认来维持自己的权力和扼杀当选的反对派的主张已经渐渐听惯了。那天早上，女仆倒好咖啡等着他，可“上校”没有起来。女仆惊恐万状地叫醒了热鲁莎。两人赶去一看，他已经死了，但两只眼睛睁着，左手抓着床单。年轻的姑娘一阵悲痛，低声抽泣起来；女仆大声喊道：“我的保护人死了！”

《伊列乌斯日报》为此发表了文章，并在四周加上了黑边，文章赞扬“上校”道：“在这哀痛的时刻，人们抛开了分歧。拉米罗·巴斯托斯‘上校’是伊列乌斯的一位伟人。全城、全市和全地区目前所拥有的许多东西都应归功于他。我们引以为骄傲和为之而斗争的进步事业，没有拉米罗·巴斯托斯就不会存在。”在同一版还登载了许多讣告，有死者家属的。市政府的，商会的，圣若热教友会的，还有阿曼西奥·雷阿尔一家以及伊列乌斯——孔基斯塔铁路局的。另外也刊登了巴伊亚民主党（伊列乌斯党部）的讣告，要求所有党员参加“难忘的政治活动家、诚实的对手和典范公民”的葬礼。讣告上签名的是：赖蒙多·门德斯·法尔康、克洛维斯·科斯塔、米格尔·包蒂斯塔·德奥利维拉、佩洛皮达斯·德阿松桑·德阿维拉和阿尔图罗·里贝伊罗“上校”。

在停放死者遗体的高靠背椅大厅里，阿尔弗雷多·巴斯

托斯和阿曼西奥·雷阿尔接待着自早晨到下午列队前来吊唁的人群。托尼科不在家，但已给他发了电报。中午，蒙迪尼奥·法尔康带着一个大花圈来到死者的宅第，他与阿尔弗雷多拥抱，与阿曼西奥紧紧握手。热鲁莎站在灵柩旁，眼泪湿润了她那珠母般的脸庞。蒙迪尼奥向她走过去时，她抬起双眼，哇的一声哭了起来，随即跑出了大厅。

下午三点，屋里再也挤不下人了。从大门前直到进步俱乐部和市政府的大街上都站满了人。全伊列乌斯市民都来了；从伊塔布纳开来了一次特别列车和三辆公共汽车。阿尔蒂诺·布兰当也从里约多布拉索赶来了，他对阿曼西奥说：

“他在失败之前，就象他所喜欢的那样还在掌权的时候去世了。这样更体面些，您不认为是这样吗？他是个有见解的人，老一辈的人，是这些人里活下来的最后一个了。”

主教在所有神父陪同下来到了。修女学校校长跟修女们和列队站在街上的女学生们一起，等候着送葬的队伍出发。埃诺什与他学校的师生们站在一起。等候在街上的还有各公立学校的师生们，吉列尔米娜太太学校的孩子们，以及其他私立学校的学生们。圣若热教友会的会员们，穿着红色长袍的毛里西奥博士，身穿缁衣的密斯特，航空公司的高个子瑞典人和一对希腊夫妇也等候在大街上，另外还有出口商、庄园主、店员（商店关门表示哀悼），以及来自山上、蓬塔尔和蛇岛的乡民们。

加布里埃拉在阿尔明达太太陪同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挤开人群走到了放满花圈、站满吊唁者的大厅。她挤到灵柩跟前，揭开死者脸上的丝巾，注视了一会儿，然后弯下腰吻了一下死者已经没有血色的蜡黄的手。多斯雷伊斯两姐妹

的圣诞画展出那天，“上校”曾当着她大姑和那个博士身份的姑丈的面对她表现得彬彬有礼。她拥抱了热鲁莎，而姑娘则抱着她的脖子嚎啕大哭。加布里埃拉也哭了，大厅里许多人都哭了。所有的教堂都敲起了丧钟。

下午五点，送葬的队伍出发了。由于大街上容纳不下那么多人，大家便向广场上移动。当部分送葬人员爬上维多利亚岗向公墓走去时，墓前的演说已经开始了。毛里西奥博士、伊塔布纳律师儒维纳尔讲了话，“博士”代表反对派讲话，主教也说了几句。那天晚上，各个影院停映电影，夜总会熄灭了灯光，酒吧间里空无一人，整个城市尤如沙漠般地寂静，仿佛城里的人都死光了似的。

十六 孤独生活的（正式）结束

男女私通是件危险而复杂的事。它要求当事者耐心、机智、能随机应变并始终保持警惕性。要保证不出偏差是困难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越来越觉得有把握，自然地会逐渐麻痹大意；要避免这种粗心疏忽也是困难的。一开始都是特别小心谨慎，但是慢慢地便把防范措施忘得一干二净。这样私通便失去它的特点，逐渐脱下它那神秘的外衣，到了某个时候，无人知觉的秘密突然变成街谈巷议的消息。毫无疑问，格洛丽亚与若苏埃的秘事就是这样的。

教员和黑白混血姑娘之间实际存在的关系是整个伊列乌斯尽人皆知的事实。称他们之间的感情为神经错乱、热情、情欲还是爱情，则取决于评论者们的文化修养和个人意愿。不仅仅城里在谈论这件事，而且远在巴福雷山区的庄园里也

在纷纷议论。不过，头几天，若苏埃，特别是格洛丽娅，觉得无论怎样小心谨慎都是不够的。她向情人解释过两条深刻而重要的理由；根据这两条理由，她希望伊列乌斯的市民，特别是科里奥拉诺，不要觉察出若苏埃用诗文歌颂她的美丽容貌，不要看出她自己脸庞上洋溢着的欣喜神色。第一，因为庄园主科里奥拉诺过去曾有过那种不值得称道的动武经历。他嫉妒心重，不能原谅他的姘妇们有外遇。既然他为她们花了大量金钱，自然有权要求独享她们的恩爱。格洛丽娅不想冒挨揍的风险，不愿象希基塔那样脑袋也被剃得精光，也不想使若苏埃担风险，不愿他的瘦筋弱骨也象被剃光了头的诱奸者儒卡·维亚纳那样遭受毒打。第二，因为她不愿在被剃光脑袋和蒙受耻辱后失去条件舒适的豪华住宅、商店里的帐户、可任意使唤的女仆、各种各样的香水和锁在箱子里的现款。基于这些理由，若苏埃只能等到最后一个夜游神安寝之后才能溜进她的屋子，在第一个晓行者起床之前就离开她的香巢。除了能在咯吱作响的床上如癫似狂、如饥似渴地对那些限制进行报复的几个小时之外，其他时间遇见她时，只能装作象陌生人一般。

这种非法的姘居关系，要保守得如此严密，在开始的一两个星期是可以做到的。后来就开始疏忽大意、失去警惕、任意胡来了。昨天进屋去稍稍早一点，今天进去更早一点。终于，若苏埃在“伊列乌斯影剧院”刚刚散场、维苏威酒吧间依然顾客满座或更早一点的时候，便钻进那座酿祸的房子里去了。今天多睡五分钟，明天再多睡五分钟，最后他从格洛丽娅房里出来时就晚了，只得直接奔向学校的课堂。昨天他悄悄地对阿里·桑托斯说句真话：“您别再跟……”今天

又对“公鸡”先生说：“多美的女人！”昨天咬着纳西布的耳朵泄露个秘密：“看在上帝面上，跟谁也别说。”今天又对儒昂·富尔仁西奥说：“儒昂先生，她真是个天仙！”这样，关于教员和“上校”妍妇之间的风流韵事就不胫而走了。

他不是唯一疏忽失口的人（怎么能把胸中象要爆炸似的情爱埋藏在心底呢？），他不是唯一粗心失慎的人（怎么能熬到半夜里才走进那座封禁的乐园呢？）。不能把全部过失都推到他一人身上。格洛丽娅，仅仅为了能更清楚地看到他坐在酒吧间，为了能对他微笑，不也离开了她那孤独的窗口到广场来散步了吗？她不是到各个商店去给他购买领带、袜子、衬衣、甚至裤衩了吗？她不是把若苏埃那套已经穿得发亮的、织补过的衣服送到全城做工最精、收费最贵的缝纫师佩德罗尼奥那里，让师傅照样做一套蓝色开司米的新装，以便让他在生日那天见了大吃一惊吗？当他在市政府客厅介绍一个讲演者时，她不是也去给他鼓掌了吗？她不是作为绝无仅有的女人，常常傲慢无礼地挤开刚做完十点钟的弥撒出来的老处女们去参加鲁伊·巴尔博扎学社的星期日聚会吗？说话尖刻的多罗特娅和粗鲁的克雷米尔德斯与塞西利奥神父、金基纳和弗洛丽塔对格洛丽娅的文学爱好私下议论不休。

“最好还是来忏悔她自己的罪孽吧……”

“迟早有一天会在报上写文章……”

一个星期天下午，广场上人山人海；人们透过一扇不慎启开着的百叶窗隐约看见了若苏埃穿着裤衩在格洛丽娅卧室里来回走动。这时闲言碎语达到了高峰。老处女们惊叫道：这可是登峰造极了，一个正派人看见这样的事，在广场上也

不能安心散步了。

但是在伊列乌斯发生了那么多新闻、大事，道德败坏（多罗特娅的话）一类的事已算不得什么丑闻了。人们在争论着更严重、更重大的事件。比如，人们想了解拉米罗·巴斯托斯“上校”寿终正寝之后谁将取代他的位置，谁将占据这位首领留下的空缺。有些人认为领导权落到他儿子、前市长和现任州议员阿尔弗雷多·巴斯托斯手里那是自然的，也是合理的。他们考虑着他的优点和缺点。他不是个才华横溢的人，也不是精力超群的人；他生来不是当头头的人材。他曾是位热心、诚实的市长，谨慎的行政管理官员。现在他是个平庸的议员。他只是个技术高明的儿科医生，伊列乌斯第一个小儿科大夫。他跟一个令人讨厌的、夸夸其谈、颇有贵族傲气的女人结了婚。最后人们得出结论，认为把执政党的前途和本地区的进步托付给这样一个软弱无能的人，将会使人感到悲观。

不过，认为阿尔弗雷多将是拉米罗的继承者的人为数很少。大部分人都把目光集中到阿曼西奥·雷阿尔这个可怕的、令人不安的名字上。他是拉米罗的真正的政治继承人。拉米罗给他儿子们留下了财富，留下了讲给孙子们听的故事以及有关他这位已经离开人世的“上校”的传说。但是，党的领导职务只能属于阿曼西奥。阿曼西奥曾是拉米罗的心腹，他对权力的态度显得淡然冷漠，但参与决策所有的问题；他的意见是唯一受到本地的已故主人重视的。人们传说，这两位朋友已描绘出通过热鲁莎和还在学校的贝尔托结亲把巴斯托斯和雷阿尔两家联合起来的前景。老女仆说，她听老头子临死前几天还谈过这个打算。人们也知道，州长已授意把由

于干亲家的死而在州参议院留下的空缺交给阿曼西奥。

在阿曼西奥惯用暴力的手中，可可地区和州政府政治力量的前途会怎么样呢？前途很难设想，因为他是个那么不可预料、那么鲁莽、那么出尔反尔和那么固执的人。不过，他的朋友们赞扬他有两大优点：勇气和忠诚。其他人指责他顽固执拗和心胸狭窄。然而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要防止正在进行的选举运动以骚乱而告终，因为已经发现阿曼西奥在鼓动使用暴力。

有那么多激动人心的事情摆在眼前，伊列乌斯的市民们怎么会去关心格洛丽娅和若苏埃的小事呢？他们的关系几个月来正在平安无事地发展着。只有老处女们对格洛丽娅脸蛋上现在经常流露出来的春风喜色十分妒嫉，把议论的话题集中到她的身上。老处女们认为需要发生一次戏剧性的、或饶有兴味的事件来打破这对情人的幸福而单调的生活，让伊列乌斯人去伤害他们。如果科里奥拉诺听到了传闻，并来那么一招，那才带劲呢。到时候，她们可以象许多人早先称呼过的那样叫若苏埃为“靠姘妇养活的人”，可以评论他描写在格洛丽娅床上度过的那些夜晚的诗篇，诗中充满了下流的细节。只有当科里奥拉诺知道他的姘妇有外遇时，人们才会想到格洛丽娅和若苏埃。如果那样，就有热闹可瞧了。

然而，结果一点也不热闹。一天晚上，十点左右，时间还比较早，各影院刚刚散场，维苏威酒吧间还顾客满座，拥挤不堪。纳西布挨桌报告着“商业餐馆”不日就要开业的消息。若苏埃已在一个小时前就跨进了格洛丽娅家的大门了。他已经失去了最起码的警惕性，对诸如毛里西奥博士那样一些人的家庭道德观已满不在乎。再说在这种事情上谁能息手

止步呢？

科里奥拉诺穿得象个穷汉一样出现在广场上，并向那所过去他全家曾经居住过，而今他的情妇和年轻的教员在寻欢作乐的房子走去。这时候，酒吧间内立刻响起了一阵桌椅移动的声音。人们交头接耳，互相询问：他带武器了吗？用鞭子惩罚她？会张扬开来吗？会开枪吗？科里奥拉诺把钥匙塞进了大门的锁孔里，酒吧间内气氛倍加紧张；纳西布向宽阔的走廊的尽头走去。所有的人都在凝神静听，等待着喊叫或枪声，但是什么声音也没有听到。从格洛丽娅的房子里没有传出任何声音。

又过了几分钟，酒吧间里的顾客互相交换着眼色。“公鸡”先生神色紧张地紧紧抓住纳西布的手臂；“司令”提议去几个人看看，以免发生一场悲剧。儒昂·富尔仁西奥反对这种不合时宜的提议。他说：

“没有必要。不会出什么事的。我敢打赌。”

确实没有出什么事。人们只见到格洛丽娅和若苏埃挽着胳膊从屋里走了出来，向滨海大道那边走去，免得从顾客正多的维苏威酒吧间前面经过。又过了一会儿，女仆把几只皮箱和手提箱、一把吉他、一把尿壶——这是整个事件中唯一引人注目的细节——搬到街上，堆放在一起。最后，她在放在上面的那只手提箱上坐下来等候。门从里面反锁着。后来来了一个挑夫搬走了箱子，那时候已经过十一点，酒吧间里的顾客已寥寥无几了。

好象为了弥补人们扫兴的心情似的，几天之后传出了一条轰动全市的消息：阿曼西奥·雷阿尔拜访了蒙迪尼奥。拉米罗刚入土，阿曼西奥就到自己的几个种植园走了一趟，并

在那里深居简出地待了几个星期。由于老头领的去世，选举运动突然中止了，好象反对派们再也没有需要抗争的对手了，州政府在失去那么多年的老头领之后似乎也不知如何行动了。终于，蒙迪尼奥和他的朋友们又行动起来了。但是现在速度放慢了，缺乏那时的热情，缺乏运动开始时那种“加油！加油！”的气氛。

阿曼西奥一下火车便直接奔向出口商的办公室。这时是下午四点过几分钟，商业区行人熙来攘往，人声鼎沸。阿曼西奥拜访蒙迪尼奥的消息不胫而走，在两人会谈结束之前就传遍了城市的各个角落。一些好奇的人聚集在出口公司前的大街上，伸着脖子盯着蒙迪尼奥办公室的窗口。

“上校”与他的政敌握过手后，坐到了舒适的软椅上，但谢绝了递过来的酒和雪茄。他说道：

“蒙迪尼奥先生，这段时间我曾一直反对您。是我命令放火烧的报纸。”他说这话时那只独眼神色安祥，语气温和，吐字十分清晰，好象每个字都经过了长时间思考似的。

“也是我命令向阿里斯托特莱斯开的枪。”

他点燃一支纸烟，继续说道：“我本来已经准备好要把伊列乌斯闹得天翻地覆，这将是第二次。我已干过一次，那时我还年轻，是跟着我的干亲家拉米罗干的。”他停了一下，好象回忆似的。“我的人都在密切地注视着，已经作好进城的准备。我的人马，还有其他朋友们的人马，准备搞垮这次选举。”他用那只完好的眼睛看着出口商，微笑了一下。“我的一名心腹枪法很好，是准备对付您的。”

蒙迪尼奥听着，神情非常严肃。阿曼西奥又吸了口烟，接着说道：

“蒙迪尼奥先生，您还活着，这应该感谢我的干亲家。如果他不死，现在躺在公墓里的就是您了。但上帝不愿这样安排，先把他叫去了。”

他不再说话，也许想起了他已经去世的朋友。蒙迪尼奥等着他说下去，脸色显得有些苍白。

“现在一切已经结束。我曾经反对过您，因为在我看来，干亲家胜过兄弟，好象是我的父亲。我从来没有兴趣考虑谁是谁非。考虑它有什么用呢？您反对我的干亲家，我就反对您。即使您是个魔鬼我也反对。”他稍停了一会，又接着说，“假期里我的大儿子来过这里……”

“我结识了他。我们谈过不止一次。”

“这我知道。他跟我争论过，说您是对的。但并非因为他这么说，我才改变了态度。当然我也没有强迫他改变自己的性格。我希望他能独立自主，用他自己的头脑思考。我工作、挣钱，就是为了这个，为了我的孩子们不需要依靠任何人，能够根据他们的愿望采取自己的态度。”

他吸着烟，又沉默了片刻。蒙迪尼奥坐着一动也不动。

“后来干亲家死了。我到庄园去了一趟，并开始考虑这些事。谁来占据干亲家留下的位置呢？阿尔弗雷多？”他作了个手势，好象表明阿尔弗雷多不行。“他是个好青年，能为孩子们治病。但除此之外，活象他的母亲，一个圣洁的女人。托尼科吗？这个人我不晓得他象谁。有人说，干亲家的父亲好女色，但不是色情狂。我考虑过了，在伊列乌斯只有一个人能替代干亲家，而这个人就是您。我是来向您说明这点意见的。我认为一切都已结束，我不再跟您斗下去了。”

蒙迪尼奥继续沉默了几分钟。他想着兄弟们、母亲和洛里瓦尔的妻子。当公司里的职员报告阿曼西奥·雷阿尔到来时，他就把左轮手枪从抽屉里取出来放进了口袋。他曾担心自己的生命。他等着发生一切，但就是没有想到“上校”竟会向他伸出手来。现在，他是可可之乡的新领袖了。然而他既不感到喜出望外，也不感到踌躇满志。他已经没有要与之斗争的敌手了；至少在出现一个与他抗衡的人之前，一切重新改变之前，或者当他象拉米罗·巴斯托斯“上校”那样不宜再当政之前，没有敌手了。

“‘上校’，我很感谢您。我也反对过您，反对过拉米罗‘上校’，当然这不是出于个人恩怨。过去我钦佩拉米罗·巴斯托斯，但是对于伊列乌斯的前景我们想的不一样。”

“我明白。”

“我们也准备好了人马。要是我们把伊列乌斯搞乱了，我不知道谁会来重建秩序。我们也安排了一个人来对付您。他不是我的老相识，而是一个朋友的手下。现在，这一切我也认为已经过去了。‘上校’，请您听我说件事：那个无赖维克托·梅洛不能当伊列乌斯的议员。因为伊列乌斯应由一位对家乡的进步感兴趣的本地人作代表。除了他，谁都可以，您愿意选谁就选谁。您提一个名，我撤回我的提议，写上您提出的，我把他推荐给我的朋友们。阿尔弗雷多博士？您自己？依我看，您还是接替拉米罗‘上校’在巴伊亚参议院的位置更合适。”

“我不愿意干，蒙迪尼奥先生，但我感谢您。就我自己来说，我什么也不要。如果我投票，就选您。我选那个流氓维克托·梅洛，纯粹是因为干亲家的缘故。但是，我认为政

治已经结束。我将生活在我的小天地里。我来这里的唯一目的是想告诉您，我再也不跟您斗争了。在我家里，只有当我的儿子毕业后，如果他想参与政治，那时才会有政治。但是有件事，我想跟您说：您不要迫害干亲家的儿子们，也不要迫害他的朋友们。他的两个儿子我了解，没有多大的出息。不过阿尔弗雷多是个诚实的人，而托尼科是个可怜的魔鬼。我们的朋友们都是些好人，在困难的时刻没有抛弃过干亲家。这是我对您的唯一要求。为我自己，我一无所求。”

“我已经对您说过了，我不想迫害任何人，相反，我倒希望商量个不损害阿尔弗雷多博士的最妥善的办法。”

“他嘛，最好还是回伊列乌斯来为孩子们治病。这也是他所真正喜欢的。由于干亲家一死，现在他很富有，他不需要政治。关于托尼科，就让他留在公证人事务所吧！”

“那么梅尔克‘上校’呢？其他人呢？”

“那是您和他们的事了。梅尔克自他女儿的事情发生后，心情一直很不愉快。他很可能象我一样再也不过问政治了。我走了，蒙迪尼奥先生，已经占用了您很多时间。从今以后，您可以信赖这个朋友，当然不是为了政治。选举结束后，我希望有一天您去我的庄园，我们一起去打猎，一起去打几只豚鼠……。”

蒙迪尼奥把阿曼西奥一直送到台阶上。过了一会儿，他自己也走了出来。他独自一人默默地在街上走着，几乎没有答理许多行人对他非常亲切的问候。

十七 亏损与盈利以及“厨房领班师傅”

儒昂·富尔仁西奥嘴里嚼着一个煎丸子，吐了一口说道：

“纳西布，做得太次了。您应当清楚，烹饪是一门艺术。干这一行，不仅要有知识，最重要的还要有天赋。您的那个新厨娘，生来没这能耐，只有耍嘴皮子的本事。”

四周的顾客听了不禁哄然大笑起来，纳西布却因此心事重重。“公鸡”先生坚持要求回答他以前提出的问题：“为什么科里奥拉诺把格洛丽娅和若苏埃赶出大门，永远抛弃了他的妍妇就心满意足了呢？他是个惯于动武的人，不久前还鞭打过希基塔和儒卡·维亚纳，两年前还威胁过托尼科·巴斯托斯，为什么现在却作出了这样的反应呢？”

“好家伙，为什么……那是由于商会图书馆，进步俱乐部的舞会，公共汽车线，治理港湾工程……由于快考上博士的儿子，由于拉米罗·巴斯托斯的去世，由于蒙迪尼奥·法尔康……”

纳西布沉默了片刻，转身去照料另一张桌子，然后继续说道：

“由于马尔维娜，由于纳西布。”

格洛丽娅原来住的那座房子现在窗户紧闭着，这是广场景色中一件令人伤感的景物。“博士”思考一番后说道：

我应当坦白承认，我想念她那已经印刻在窗上的优美神态。我们已经看惯了。”

阿里·桑托斯想到格洛丽娅，想到她诱人的高耸的乳房，经常挂在脸上的笑容和脉脉含情的眼睛，就深深地叹了口气。现在她正陪着若苏埃到伊塔布纳作几天旅行去了。她回来后上哪儿住宿？倚在哪个窗台上呢？对着谁的眼睛去显示她的乳房和微笑呢？对着谁的眼睛去显示她那富有肉感的嘴唇和水汪汪的眼睛呢？

“纳西布！”儒昂·富尔仁西奥又大声嚷道，“您得采取紧急措施，我的朋友。紧急措施！换掉厨娘，把科里奥拉诺那所房子搞到手，让格洛丽娅重新住在那儿。不然，呵！穆罕默德的杰出子孙，这酒吧间非倒闭……”

“公鸡”先生建议顾客们捐款，租下这座住宅，然后举行盛大舞会，让格洛丽娅的形象在这所房子里重新出现。

“还有若苏埃的潇洒的仪容呢？谁来为他出钱？”阿里提醒大伙儿说。

“看来得由我们的里贝里托……”“博士”说道。

纳西布笑了笑，但心里却忧心忡忡。鉴于餐馆即将开业，需要结算一下酒吧间的帐目。结果使他大吃一惊；他抓住自己的脑袋，仿佛要证实一下它是否还存在似的。这几个月亏了那么多！自从他发现托尼科赤条条地待在他的卧室里以后，头几个星期里，他对酒吧间的生意不怎么关心，自然把经营餐馆的计划抛在脑后了。那些天，他在痛苦中呻吟，因为加布里埃拉不在身边而感到内心空虚，对什么都没有心思考虑。可是后来他也只不过干了些无聊的蠢事。

表面上看，一切都已经恢复正常。顾客们依然在那儿谈天，说笑，下跳棋，玩“加曼”，喝啤酒，午饭和晚饭前喝开胃酒。他也完全振作起来了，心中的创伤已经愈合，再也

不到阿尔明达太太那里去打听加布里埃拉的情况了，不再打听她拒绝接受建议的消息了。可是顾客们喝的酒不象以前那么多了，用起钱来也不象加布里埃拉在酒吧间时那样阔绰了。花路费派人从塞尔希培请来的厨娘是一位最典型的“徒有虚名”者，她只能做点极简单的粗活；她配制的调味汁咸得发苦，做的饭菜油得腻嘴，点心甜得烧喉。她为酒吧间做的冷盘简直难以入口，而提出的条件却十分苛刻，要求给她派几个帮手，对工作怨声连天，活象个巫婆！更有甚者，她丑得令人可怕，毛茸茸的下巴上长满了瘊子。很明显，她是不配当酒吧间的厨娘的，更不要说负责餐馆厨房的事了。

冷盘和甜食能助人酒兴，可以吸引顾客们多喝几杯。酒吧间进进出出的顾客依然象过去一样络绎不绝，而纳西布和蔼可亲的态度也始终紧紧地吸引着顾客。但是酒的消耗量却下降了，因而收入也就减少了。许多人喝过第一杯就兴味索然，还有不少人不再每天都来光顾了。维苏威酒吧间欣欣向荣的生意不再象以前那样景气了。尽管城里金钱多得象海水一样涌流，人们在商店和夜总会大把大把地花钱，酒吧间的收入却减少了。纳西布必须采取措施：辞退那个厨娘，不惜重金另聘高手。根据经验，他知道在伊列乌斯是找不到好厨师的。他跟阿尔明达太太谈起了这件事，接生婆竟大胆地给他出主意说：

“纳西布先生，真巧。我一直在想，您要找的好厨娘就是加布里埃拉，我看没有别人了。”

纳西布听了不得不克制住自己才没有吭声。那个阿尔明达太太越来越疯了。而且她说起话来总是离不开关亡的事，

没完没了地跟鬼魂交谈……她跟纳西布说，拉米罗老头儿的灵魂到过德奥多罗的商店，发表了一篇激动人心的演说，声明要原谅他的所有敌人，首先要原谅蒙迪尼奥·法尔康。真是一派胡言……现在，她又天天唠叨请厨娘的事。“为什么不叫加布里埃拉当厨娘？”好象这个问题还可以提出来商量似的……

纳西布已经恢复过来了，这是事实，而且恢复得那么彻底，可以若无其事地听阿尔明达太太谈论加布里埃拉，听她夸奖加布里埃拉为人厚道，干活勤快。加布里埃拉日夜忙着做针线：贴里子、锁扣眼、绷上衣。这真是些鬼差事，因为正如她自己说的，她生来只宜管锅台，不宜拿针线。尽管如此，她还是下了决心，宁愿做缝纫活，也不为任何人做饭菜，除非是为了纳西布。虽然雇聘她当厨娘、追求她为姘妇的建议象雪片一样飞来，而且一项比一项更有诱惑力，但她一概不接受。纳西布听着阿尔明达太太的话，几乎没有反应，对加布里埃拉事后才向他表示的坚贞专一丝毫不感到骄傲得意。他耸耸肩膀，就进自己屋里去了。

他心里的创伤治愈了，而且终于忘掉了他的妻子，但始终忘不掉厨娘。当他想起与她度过的夜晚时，就象回想起里索莱塔的床上功夫，雷希娜颀长的双腿或他在伊塔布纳度假时跟他的表妹穆尼拉偷偷地亲吻那样，感情是淡薄的。他胸中没有深切的痛苦，没有恨，也没有爱。他所想念的是那位无与伦比的厨娘，是她做的红烧鱼、虾仁烧鸡块、烤肉、炒里脊以及其他佳肴。他恢复过来了，但花掉了很多钱。几个星期里，他每晚都去夜总会，玩轮盘赌，玩纸牌，请罗莎林达喝香槟酒。这个只想捞钱的金发女郎从他手里抽走一张又一

张五十比索的钞票，好象他是个花钱养妍妇的种植可可的“上校”，而不是溜到曼努埃尔·达斯昂萨斯付钱的房间里去睡觉的偷情汉。象这样的事情，他过去从来没有干过。而现在却扮演着一个傻瓜蛋的角色。结完帐时，他才知道在她身上花了多少钱，才明白自己挥霍得过度了。他终于抛开了她，而被一个名叫玛拉的身材矮小的卡马逊印第安姑娘勾引上了。比起那个金发女郎来，这位新爱人比较差，贪心不那么重，只要喝上一杯啤酒和得到一件小礼物就心满意足了。但是这个印第安姑娘没有固定的主人，而是在玛丽娅·马查当家里接客，不是每晚都有空，所以纳西布只好在夜总会或在妓院吃喝胡闹，任意挥霍，借以解闷消愁，为此耗费了一大笔钱。

由于他过着这种生活，这段时间他始终没有在银行里存过款。虽然他履行了与各供货单位的协议，但所有的进款都被他开销很大的浪荡生活挥霍光了。最初，一星期去一两次夜总会，跟缠上他的女人睡一觉，几乎不花什么钱。他结婚之后，即使那时购买了许多东西送给加布里埃拉，可每月还能为未来的可可种植园积攒几千比索。他决心结束这种惊人的挥霍。他是可以痛痛快快地结束这种生活的，因为加布里埃拉走后他所感到的痛苦现在已不折磨他了，他再也不怕孤身只影了。他越来越需要的是找个厨娘。

幸好结算下来并不是全面亏本。由于这一年人们挥金如土，牌室赚了不少钱。现在阿曼西奥·雷阿尔和梅尔克跟里贝里托和埃泽基埃尔恢复了良好关系，因此牌室夜夜开局，而且一副接着一副地玩到深夜，有时甚至赌到天明。赌注下得很大，因此牌室分到的抽头也大大增加了。

还有那由蒙迪尼奥出钱、纳西布出劳动力和提供经营管理经验的餐馆，肯定将能分到利润，因为这是独家经营，没有竞争对手，何况各旅馆的饭菜又十分糟糕。另外，餐馆大厅一到晚上便成了赌厅，可供玩扑克、“七分半”、“布里斯卡”、“二十一分”，以及“上校”们入迷的其他各种牌戏，他们宁愿玩这些花样而不去玩轮盘赌，不去夜总会玩一种叫“巴卡拉特”的纸牌。在这里他们可以专心一意地赌钱而不受干扰。

最严重的问题是没有厨娘。现在整个二层楼已经粉刷一新，改装成了餐厅、厨房和餐具室；桌椅已购置齐全，炉灶已砌造完毕，洗碗池和卫生间也已可供使用。一切都是精工佳作。订购的货物已从里约热内卢运到：冷饮机及存放鱼肉和制冰的两用冰箱。这些高级设备在伊列乌斯从未看到过，酒吧间的顾客见了个个惊讶得目瞪口呆。这一切很快便安装完毕。现在万事俱备，只缺厨娘。在儒昂·富尔仁西奥以最高权威的口吻辛辣地批评酒吧间的冷盘的那一天，纳西布决定要跟蒙迪尼奥商量这件事。

出口商对餐馆十分重视。他本人就是个食不厌精的人，以往住过的任何一家旅馆的烹饪都不能使他感到满意，因此三番五次地换住旅馆。纳西布知道，就连他也曾派人以高薪雇佣加布里埃拉当厨娘。蒙迪尼奥跟阿拉伯人商量了请厨娘的问题。蒙迪尼奥建议到里约热内卢找一名厨师，找个烹饪专家。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帮厨的可以在伊列乌斯雇两三个混血女人就可以了。纳西布听了蒙迪尼奥的建议，皱起了眉头：那些里约热内卢的厨师不会做巴伊亚饭菜，而且要的工薪太高。可是蒙迪尼奥很欣赏自己的主张：找个象里

约热内卢餐馆里那种身着白大褂、头戴帽子的“名厨师”，因为他会从厨房走到餐厅来主动跟顾客攀谈，向顾客介绍菜单。为了请厨师，蒙迪尼奥给他的一个朋友拍了一封加急电报。

由于忙着餐馆的繁杂的收尾工作，纳西布又过起了他先前的那种生活：偶尔去一两次夜总会，如果他有时间，玛玛逊姑娘也有空，两人就乐一夜。只等里约热内卢的厨师一到，他就确定“商业餐馆”隆重举行开馆典礼的日期。在喝开胃酒的时间里，许多人走到楼上，看了看餐厅，对里面的镜子、大炉灶、冰箱等新奇设备都想一饱眼福。

厨师到了。他是在巴伊亚与蒙迪尼奥乘同一条船来的。出口商应州长的邀请，为讨论政治局势和解决即将举行的选举问题，到州府去了一趟。他把阿里斯托特莱斯也带去了；回来时，两人喜气洋洋。州长作了全面让步：对维克托·梅洛和毛里西奥不予支持，听凭命运安排。关于阿尔弗雷多，已撤消了他州议员的候选人资格，而代替他的是儒维纳尔博士，但他没有当选的任何希望。因此，实际上选举运动已经结束，反对派将组织政府。

纳西布一见到厨师就惊愕得不知所措。这是个怪人：又胖又高，唇髭经过精心修理，头上的发蜡闪闪发光，一副女人气，举止令人可疑。他摆出一副了不起的架子，傲慢得象个大公爵，苛刻得似个美女，要的工资高得简直象天文数字。

后来儒昂·富尔仁西奥这样说道：“这个人不是厨师，简直是共和国的总统。”

他出生在葡萄牙，口音很重；从他嘴里轻蔑地吐出来的

许多字眼是法语词汇。纳西布听不懂法语词汇，感到低人一头。他名叫Fernand①，用“d”结尾！他的名片，儒昂·富尔仁西奥心爱地保存着，与“双学士”的阿尔吉莱乌·帕尔梅拉的名片合在一起。厨师的名片上写着：厨房领班师傅费尔南。

在酒吧间的几个好奇的顾客跟随下，费尔南与纳西布一起去察看了餐馆。他看到炉灶时摇头说：

“Très mauvais……”

“什么意思？”纳西布听不懂。

“不好，很糟糕……”儒昂·富尔仁西奥给他翻译。

厨师要烧煤的金属灶，要求尽快改建。他说以一个月为期，过了期限他就回里约热内卢去。纳西布请求宽限两个月，因为金属灶得到巴伊亚或里约热内卢去购买。厨师阁下同意了，显露出忍让迁就的神色，同时要求一整套厨房用具。他贬损巴伊亚的饭菜，据他说，巴伊亚这种粗菜烂饭是不适合精细的肠胃消化的。他的话立刻惹起了人们深恶痛绝的反感。“博士”跳起来维护“瓦塔帕”、“卡鲁鲁”、“埃福”等佳肴。

“畜生……”他低声骂道。

纳西布感到低人一头，并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他想分辩几句，但是“厨房领班师傅”那高傲严峻的目光使他噤若寒蝉。要不是那家伙从里约热内卢来，要不是已经花了那么多钱，要不是蒙迪尼奥·法尔康的意见，纳西布早就

---

①Fernand是法国人名字，葡萄牙文应为Fernando，以“o”结尾。

把他连同别扭难懂的菜名和法语词汇一起送进地狱里去了。

为了试试他的手艺，纳西布要他给酒吧间制作冷盘与甜食，同时给纳西布做饭。纳西布再次感到很伤脑筋，因为饭菜和冷盘的成本高得要命。“厨房领班师傅”崇拜罐头货：油橄榄、鱼、火腿等。他吃的饭差不多与在饭馆里吃的一样贵。而且面团成块，不堪入口。费尔南的小馅饼跟加布里埃拉的小馅饼相比，天哪！真有天壤之别！一个纯是面块，从牙缝里进去，便在上腭粘住了。另一个味辣皮薄，舌头一转就溶化了，吃了还能提酒兴。纳西布直摇头。

他邀请儒昂·富尔仁西奥、“公鸡”先生、若苏埃和“司令”来品尝高贵的“厨房领班师傅”做的午餐：蛋黄酱、绿菜汤、米兰鸡、牛排煎土豆。不能说这顿饭菜质量差，菜还是好的。但怎么能跟调味适宜、色香味辣俱佳的本地菜相比呢？怎么能跟加布里埃拉的饭菜相比呢？若苏埃回想起本地菜：那是虾和椰子油、鱼和椰子汁、肉和辣椒谱写成的诗章。纳西布不知道怎样才能结束这种局面。顾客会欢迎那些不熟悉的菜和那些白颜色的调味汁吗？他们吃着，但不知道吃的是什么东西，不知道是鱼、是肉还是鸡。“司令”一句话概括了对午餐的印象：

“非常好，但是不能吃。”

至于纳西布，这个出生在叙利亚的巴西人，除了吉贝①之外，对所有非巴伊亚饭菜都吃不惯。他是饭菜问题上的排外主义者。但是怎么办呢？这人摆在那里，挣着王子一样的

---

①叙利亚菜名，用肉末加辣椒、面粉等烹制而成。

工资，吹嘘自己的身份，抱怨技术不能发挥，叽叽咕咕说着法语。厨师对“懒小子”老是板着面孔，而这位小青年几次推搡他，想要揍他。纳西布为餐馆的命运惶惶不安。然而也出现了些新奇事。人们象谈论重要人物那样谈论这个厨师，说他曾经主持过著名的餐馆。总之，编了许多故事。特别是关于他给前来当他帮手的几个黑白混血姑娘上的烹饪艺术课，人们谈论得更加热闹。可怜的姑娘们啥也听不懂。那个塞尔希培姑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黑白花阉鸡”。

终于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宣布星期日举行开业典礼。“商业餐馆”的两位主人将设午宴招待当地要人。纳西布邀请了伊列乌斯的所有名流显要，他们都是酒吧间的常客。当然没有请托尼科·巴斯托斯。“厨房领班师傅”拟了一份菜单，都是些复杂考究的菜肴。纳西布考虑着阿尔明达太太的提示：世上找不到象加布里埃拉这样的厨娘。

可惜那纯属假设，是不可能办到的。真是一件憾事。

十八 战场上的同志

当明月爬上多拉帕山岩照亮黑色夜空的时候，女裁缝们便都变成了牧羊女。多拉变成了王后，多拉的房子变成了一艘帆船。尼洛的烟斗是一颗星星。他右手提着君主的权杖，左手带来了欢乐。他一进屋，便把饱经海上风雨的海员帽扔到用旧了的人体模型上。魔术开始了。人体模型慢慢动了起来，现在变成了一个独脚女人，身上裹着一件尚未缝制好的衣服，帽子戴在实际并不存在的脑袋上。尼洛搂住人体模型的腰，在房内翩翩起舞。人体模型用它那只独腿跳舞，舞

姿风趣逗人。牧羊女们欢笑着，米克利娜笑得象疯子似的，多拉就象一位王后一样在微笑。

其他几个牧羊女从山上走了下来，加布里埃拉从阿尔明达太太家赶来了；她们不仅是牧羊女，而且是“神明的女儿”①，是扬莎神②的虔诚崇拜者。每天晚上，尼洛都听凭她们在房子里尽情欢乐。在简陋的厨房里，加布里埃拉在制作珍馐美肴：古铜色的“阿卡拉热”、银白色的“阿巴拉”、神秘的、金黄色的“瓦塔帕”。欢乐的晚会开始了。

尼洛的多拉，多拉的尼洛；但是尼洛这位人间的小神仙哪个牧羊女没骑过呢？夜里，她们是母马，是诸神的坐骑。尼洛变换着角色：一会儿装奥古姆和桑戈，一会儿扮奥索西和奥莫卢③，扮演的都是神的角色。多拉演奥萨拉④。尼洛称加布里埃拉为耶曼雅⑤，说水是从她躯体里流出来的，卡舒埃拉河、伊列乌斯海、岩石间的深泉都发源于她那里。月光下，房子在空中飘游，在欢乐中扬帆起程，向山上前进。歌是扬帆的风，舞是击水的桨。多拉演船头，尼洛是船长，在向船员们发号施令。

海员们从码头来了：黑人特伦西奥是“阿塔巴克”演奏

---

①非洲—巴西拜物教女信徒。

②根据非洲—巴西宗教信仰，是掌管风雨的女神。

③非洲—巴西崇拜的神：奥古姆主持武事和战争，桑戈是最强大的神，奥索西是狩猎者保护神，奥莫卢为防天花神。

④是一种叫“热热—纳戈教”中的第一位次等神。

⑤女水神。

手；黑白混血儿特拉伊拉，著名的吉他手；小伙子包蒂斯塔，民歌手；马里奥·克拉维尔，快乐的疯子，集市上的魔术师。尼洛吹着哨子，大厅消失了，现在房子成了圣徒们的天地，成了舞厅，响彻着“坎多姆贝”和“马库姆巴”的舞曲声；现在房子成了新婚之夜的床铺，一艘在乌尼亚奥山上迷航的轮船，凭着一丝月光在航行。尼洛每天晚上都给人们带来欢乐，脚下带来舞蹈，嘴里带来歌唱。

“旋风”是一把喷火的剑，一道忽闪的光，是夜间的恐怖，是响尾蛇的响声。当他拿出祖传的令人神魂颠倒的绝技，晃动着身子，佩着腰刀与尼洛一起出现时，多拉的家便成了“卡波埃拉”①竞技场。牧羊女们弯下腰；出现了一个东方博士，一个人间的神仙和一个神的骑手，来乘他们的坐骑。

加布里埃拉是耶曼雅的坐骑，她在平原、高山、峡谷、近海和大洋里驰骋；她跳着舞，唱着歌，做着骑马动作。她将一把骨梳、一瓶香水抛向岩石作为送给女海神的礼物，同时她祈求得到纳西布的炉灶、厨房、后屋小房、毛茸茸的胸脯、胳肢她的唇髭……

吉他停止了弹奏，抚爱亲昵的时刻到了。故事也一个接一个地发生。尼洛曾两次落水，看到死亡近在眼前。这是布满青丝和响彻笛声的海洋里的死亡。但尼洛是个心地透明的人，明澈得就象泉水。相反，“旋风”却是一眼无底的井，他能制造神秘的死亡，在他折刀的刀刃上挂着死人。穿

---

①一种竞技游戏，竞技者身佩折刀或弯刀，脚步的节奏和身体的动作急速而独特。

制服和着便衣的警察在追捕他；在巴伊亚、塞尔希培、阿拉戈阿斯，在“卡波埃拉”的竞技场上，在跳着“坎多姆贝”和“马库姆巴”舞的舞台上，在商场和集市上，在码头隐蔽的角落里，在海港的酒吧间里，到处都在跟踪追击他。甚至连尼洛都尊敬他；谁能跟他较量呢？他文身的胸脯使人想起监狱里的寂寞与孤独。他是从哪里来的？他是从死神手里挣脱出来的。他现在路过这里，但有急事在身。在巴伊亚的码头上，轮番赌博的小伙子们、安哥拉的教师们、“神明的父亲们”和四个女人在等着他。几乎没有任何时候警察会把他忘掉。姑娘们，抓紧时机呀！

每个星期天下午，都可以听到从后屋和空气清新的院子里传出响亮的乐曲声。黑白混血儿和黑人们都来这里逗乐玩闹。“旋风”边弹边唱道：

“战场上的同志。
我们的确
在冲向另一个世界。
哎！同志……”

他把乐器交给尼洛，自己走到了舞圈的中间。特伦西奥飞腾跳跃，双腿腾空，从黑白混血儿特拉伊拉身上跳了过去。包蒂斯塔躺在地上，“旋风”嘴里咬着手帕。在战场上只剩下他一个人，坦露着文身图案的胸脯。

在海滩的岩石旁，“旋风”热吻着加布里埃拉这片海滩和她那暴风雨中的海面上飞沫四溅的波涛。她是人间的柔情，白天的光明，黑夜的奥秘。然而她依然显得忧愁哀伤，

在沙滩上徘徊踯躅，她向海浪奔去，海浪拍击着岩石，发出一声巨响。

“姑娘，你为什么总是这样悲伤？”

“不．我只是现在感到悲伤。”

“我不愿悲伤呆在我身旁。我的圣徒①是快乐的，我的天性喜爱聚会热闹，我要用折刀把悲伤杀掉。”

“别，你别杀它！”

“为什么不杀？”

她渴望一台炉灶，一个有番石榴、木瓜和“桃金娘”果树的庭院，后屋的一间小房，一个心地善良的男人……

“你跟我在一起还不满意？多少女人为了我这个黑白混血儿而杀人与自尽。你应当感谢你的运气……”

“是的，我不满意。谁也不能使我满意。整个世界都不能使我满意！”

“那么说，你忘不了？”

“忘不了……”

“那么说，这事干得不如意……”

“好比嘴里什么味道也没有。”

“这不好……”

“好比胸中没有欢乐。”

“不好……”

但是，加布里埃拉在海边的沙滩上哭了。月亮把一片银辉洒在她的身上，她那股丁香般的香味在随风飘溢。

“姑娘，你哭啦？”

---

①欧美人常以圣徒名作为自己的名字。

他用拿折刀的手摸摸她肉桂色的脸。

“为什么哭？一个女人在我身边是不哭的，应当高兴得欢笑。”

“完了，现在完了。”

“什么完了？”

“原想某一天……”

“想什么？”

她原想某一天能够重回厨房，重回院子里，重回后屋的小房，重回酒吧间。纳西布不是要开个餐馆吗？不是需要一个手艺高明的厨娘吗？谁能比她强呢？阿尔明达太太说过，这件事她有希望。只有加布里埃拉才拿得起那么大厨房的活儿，只有她才懂得厨房里的事。可是从里约热内卢来了个人，来了个女人气的男人，嘴里满口外国话。三天后餐馆就要开业，举行盛大的庆祝会。现在她没有一点希望了。她想离开伊列乌斯，想钻到海底去。

每天天一亮，“旋风”便成了脚踏实地的自由人。他是个殷勤慷慨、助人为乐的小伙子。这位战场上的同志，伤人时如雷击电闪，助人犹如及时雨。

“是个葡萄牙人？”

战场上的同志呼的一下站了起来。风一碰上他的皮肤便冷却了，月亮在他的手上变得苍白暗淡，海浪舐着他创造“卡波埃拉”节奏的双脚。

“别哭，姑娘。跟‘旋风’在一起，没有一个女人流泪，只会高兴得欢笑。”

“我能做什么？”她头一次显得可怜与悲伤，好象是个不幸的女人；她失去了活下去的愿望。

无论是太阳、月亮、冷水、她那只顽皮的猫、某个男人的身子，或是一个异教神的温热，都不能使她欢笑，都不能使她在空虚的心中感到生活的乐趣。她因为没有纳西布先生而感到百无聊赖；纳西布是多么善良的人呀！多么漂亮的小伙子呀！

“你什么也干不了。可是‘旋风’能够做到，而且马上就去做。”

“干什么？我不明白，不明白。”

“要是那个葡萄牙人走了，谁去做饭呢？庆祝开业那天，要是他走了，除了叫你去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那个家伙要走的。”

有时候，“旋风”的脸色阴沉得象没有月色的夜晚，生硬得象面对大海的岩石。

“你要干什么？杀掉他？那不行，我不愿意。”

当他欢笑的时候，象渐露的曙光，象月亮上的圣若热，象绝望的海上遇难者发现的陆地，象稳住船舶的铁锚。

“杀掉那个葡萄牙人？我什么坏事都不干。我只是让他快一点离开……我让他马上离开这里。要是他赖着不走，我才会让他尝点苦头。”

“你真要这么干吗？”

“在我身边，女人们只会笑，不会哭。”

加布里埃拉笑了。战场上的同志，半闭起冒火的眼睛，他想这样更好些。他可以离开了，他可以怀着一颗自由的心，自由自在地继续走他的路。她为另一个男人去痛不欲生，这样更好些。她是世界上能够俘获他、征服他、把他拴在那个小港口上、拴在那个可可码头上的独一无二的女人。

那天晚上，他想把这些话全部告诉她，讲给她听，他被爱情征服了。这样更好些：让她为另一个男人去叹息，去哭泣；去为爱另一个男人而死。“旋风”可以离开了。战场上的同志，现在我们到另一个世界去！

她抓住他的手，带着感激的心情投入了他的怀抱。这情景好比是静海上的舟楫，港湾里的航行，长满了甜蔗与辣椒的海岛……战场上的同志，乘着高昂着头的船航行。哎，同志，由于您将失去她，心中感到万分痛苦。但是，这是“马库姆巴”舞中的一声再见：他右手举着骄傲，左手擎着自由。

十九 功勋卓著的公民

星期六，这是“商业餐馆”隆重开业的前一天，人们看到餐馆老板阿拉伯人纳西布只穿着一件衬衣，腰带上面的大肚皮一颠一颠地颤动，两只眼睛望着蒙迪尼奥·法尔康的出口公司的方向，发疯似的穿过大街往那里跑去。

“司令”在他的机关门口好容易拦住了急匆匆地奔跑的酒吧间老板，然后抓着他的胳膊问道：

“怎么回事？伙计，这么急急忙忙地到哪里去？”

“司令”是个生性和气、待人友好的人，自宣布竞选市长以来，对大家更加热情客气了。

“出什么事啦？我能帮您点忙吗？”

纳西布气喘吁吁地说：“失踪了！飞了！”

“不见了，谁？”

“厨师，那个费尔南。”

“司令”和全城的人很快就都知道了这件令人摸不着头

脑的秘闻。这位从里约热内卢来的厨师，引人注目的“厨房领班师傅”费尔南先生（正象他喜欢人们称呼的那样）自头天晚上起就在伊列乌斯失踪了。他曾与餐馆新雇的两名伙计和几个女帮厨约定，那天早晨一起来，便为次日的宴会作好最后的安排。而他却没有露面，谁也没有看见过他。

蒙迪尼奥·法尔康让人叫来了警察局长，给他讲了一下事情的经过，请他进行认真的调查。警察局长还是那个被伊塔布纳市政府秘书赶跑的中尉。现在，他在蒙迪尼奥面前点头哈腰，一副奴颜婢膝的样子，称蒙迪尼奥为“博士”。

在模范文具店里，儒昂·富尔仁西奥和“公鸡”先生对这件事提出了一个个假设。从厨师的外貌和左顾右盼的神色看，肯定是个同性恋者。是由于这桩下流罪的缘故吗？因为他一直围着“懒小子”转。警察局长讯问了“懒小子”，而小伙子怒气冲冲地说：

“我喜欢女人！……那个不要脸的东西，我啥也不知道。那天，这小子太下流了，我差点儿没把他脑袋砸烂。”

谁知道，也许他成了强盗的牺牲品。伊列乌斯藏纳了无数流氓、好事之徒、扒手以及从巴伊亚和其他地方逃出来的不三不四的家伙；现在这些人代替了城里那些受雇佣在人们的冲突中杀人斗殴的凶手。警察局长和警察们对港口、乌尼亚奥山、孔基斯塔、蓬塔尔和蛇岛搜索了一遍。纳西布也动员了他的朋友“公鸡”先生、鞋匠费利佩、若苏埃以及餐馆里的伙计和几位顾客，在伊列乌斯彻底寻找了一遍，但是没有任何结果。

儒昂·富尔仁西奥最后认为此人逃走了，他说：

“我的理论是，我们可尊敬的同性恋者打起行李自个儿

跑了，远走高飞了。因为伊列乌斯不是那种考究的屁股待的地方，而只要有花钱不多的马查迪尼奥和密斯·皮兰吉就够了。所以他感到伤心而到别的地方去了。另一方面，他做得好，这样我们便能及时地甩掉这个令人恶心的家伙。”

“可是他怎么走的呢?昨天没有船开走。今天有一条船，一条卡纳维埃拉斯公司的船……”“公鸡”先生表示怀疑说。

“可以乘汽车、乘火车……”

警察局长肯定说既没有乘火车，也没有乘公共汽车，既没有骑马走，也没有步行走。下午四点左右，小黑人杜伊斯卡甚为激动地带来了一点线索。在这一天涌现出来的“侦探”中间，只有杜伊斯卡提供了一点具体情况。他说，半夜里有个低级妓女曾看见过一个身体肥胖、穿着讲究的人——很可能就是那个厨师，因为他留了两撇小胡子，走起路来屁股一扭一摆。当时，这个妓女正好从佩加图罗夜总会出来，在港口仓库旁边看见那个人被三个行迹可疑的家伙带走了。她把这一些全对杜伊斯卡讲了，但在警察面前讲得没有那么具体。她说好象看见了，但没有把握；由于她喝过酒，没能看清是些什么人，只是听到他们在说话。实际上，她看得一清二楚，他们是尼洛、黑人特伦西奥和他们两人的头头。最后这个人的名字她不知道，但她和佩加图罗夜总会的妓女们都迷恋着他。这是个危险的人物，他从巴伊亚来，是个有名的恶棍。她内心有个感觉，一想起来胸口就咚咚乱跳，感到那个厨师已葬身港口的水底了。关于这一点，她对警察没吐露过一个字。她现在为对杜伊斯卡讲述这件事而觉得后悔。谁也没有想到去多拉家里看看。费尔南开始时痛哭流涕，后来就帮多拉做针线，因为几个帮手这天都休息。费尔南完全同意当天

下午穿上海员服乘巴伊亚轮船公司一条船的三等舱离开，因为“旋风”也乘同一条船动身。多拉答应替他把行李直接托运到里约热内卢去。

就这样，当儒昂·富尔仁西奥下午来到人声鼎沸的酒吧间时，发现纳西布处在极大的痛苦之中。第二天的开业典礼怎么举行？万事都已俱备：做菜的材料已经买齐，女帮厨已雇妥，并经过了费尔南的训练，几个伙计的活儿也已经安排好，邀请参加这次隆重午宴的请柬已经发出。伊塔布纳将有客人来，甚至阿里斯托特莱斯也来；阿瓜普雷塔、皮兰吉也要有人来，甚至阿尔蒂诺·布兰当也将从里约多布拉索赶来。哪儿去找厨娘来顶替失踪的人呢？是啊，连那个从塞尔希培来的厨娘也指望不上。她跟费尔南争吵后，已经卷起铺盖走了，把后屋的那间小房子弄得邋遢不堪。靠女帮厨吗？那除非是存心要让第二天的大事砸锅。她们根本不会做饭，只能切切肉、宰个鸡，洗洗杂碎，或者烧烧火。时间那么紧，哪里去找厨娘呢？在牌室里，纳西布伏在他的好友、书店老板的胸前，哭诉了自己的苦衷，同时喝着一瓶白兰地，以此来掩藏他内心极度的痛苦。酒吧间的桌子上，顾客们和朋友们议论纷纷，他们说从未见过纳西布象今天这样伤心过，甚至与加布里埃拉离异的那些日子，他也不是这个样子。那时候，心里的痛苦更深也许更可怕，但没有声音，全都郁结在心里。而现在他却呼天唤地，叫喊他要破产，要名誉扫地。

纳西布一见儒昂·富尔仁西奥，就把他拉进牌室，说：

“我完了，儒昂。我有什么办法呢？”自从书店老板帮他解除了婚姻关系之后，他对这位书商寄于无限的信任。

“平静点，纳西布，我们想办法。”

“有什么办法？我到哪里去找厨娘？多斯雷伊斯两姐妹近来不愿揽这种差事。即使星期天她们肯来，但星期一谁给顾客做饭菜呢？”

“我可以把玛罗卡斯借给您做几天饭。不过只有在我的妻子的指点下，帮她配佐料，她才能做出好饭菜。”

“只借几天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纳西布咕嘟咕嘟地喝着白兰地，心里真想哭。

“谁也不能帮我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所有的建议都是没头没脑的。阿尔明达太太这个疯婆子叫我再把加布里埃拉雇来当厨娘。您想想看！”

儒昂·富尔仁西奥兴奋得站起来说道：“啊，纳西布，祖国得救了！您知道阿尔明达太太是什么人物？她是哥伦布，是发现美洲并能把鸡蛋立在桌子上的哥伦布①。她把问题解决了。您看，办法就在我们面前。这是个好办法，尽善尽美的办法，可我们却视而不见。一切问题都解决了，纳西布。”

纳西布认真而怀疑地问道：“加布里埃拉？您也认为可以？不是开玩笑？”

“为什么不可以呢？她不是曾经做过您的厨娘吗？为什么不能再当您的厨娘呢？会有什么坏处呢？”

“她原是我的妻子……”

“只是姘居关系，不是吗？因为婚姻是假的，您知道……甚至就因为这一点，您再雇她当厨娘，这样婚姻关系就

---

①据传说，哥伦布发现美洲后，王公贵族们认为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一天，哥伦布与他们在一起，问谁能使一枚鸡蛋立在桌子上而不倒。大家都说，这是不可能的。哥伦布拿住鸡蛋把大的一端往桌上轻轻一击，鸡蛋就立住了。

彻底解除了，比废除婚姻更彻底。您不认为是这样吗？”

“这也许是个很好的教训……”纳西布思量道，“当过女主人之后重新当厨娘……”

“那怎么呢？整个事情的唯一错误是您与她结婚。结婚对您不是好事，对她更糟糕。您要是愿意，我就跟她去说。”

“她会接受吗？”

“我保证她会接受。我现在就去。”

“您告诉她，只来一段时间……”

“为什么只来一段时间？她是厨娘，只要她能为您做好饭，您就一直用下去。为什么只雇一段时间？我马上回来给您回音。”

就在当天晚上，加布里埃拉高高兴兴、连蹦带跳地打扫了后屋的小房间，并且住了下来。在这之前，她先在多拉家里向“旋风”道了谢意。下午六点钟，她站在纳西布的窗口，挥着手帕向穿过港湾开往巴伊亚的卡纳维拉斯公司的船致意。第二天的午宴上，五十多位来宾又尝到了脍炙人口的菜肴，独一无二的饭菜与鲜美绝伦的调味汁。

餐馆开业的午宴是件大事。从前的那些冷盘和甜食随同开胃酒又端上了宴席。菜肴一盘接着一盘，象一系列奇迹似的端到饭桌上。纳西布坐在蒙迪尼奥和法官之间，听着“司令”和“博士”的祝词，颇为感动。“司令”称他为“伊列乌斯功勋卓著的儿子”，赞扬他“献身于本地的进步事业”。“博士”则称他为“可敬的市民纳西布·萨阿德，他使伊列乌斯拥有一座具有各大首府那样水平的餐馆”。若苏埃代表纳西布致答词，同时也对阿拉伯人表示了感谢和赞誉。可以说这是一次祝圣仪式，而蒙迪尼奥的话则使午宴的

气氛达到了高潮；他说“真想伸出手来接受人们的祝贺”。他曾不顾纳西布的意见，从里约热内卢请来了那个厨师。纳西布当时的话说得有道理，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的饭菜能与巴伊亚的相媲美。

这时候，所有的人都想见见做这顿午餐的艺术家，看看做出令人为之倾倒的饭菜的那双神奇的手。儒昂·富尔仁西奥站起来，离开座位去找饭菜的烹调者。她出来了，脚上穿着拖鞋，闪光的蓝绸衣上面围着一条白色围兜，耳后插一朵红玫瑰花。法官一见她便大声叫道：

“加布里埃拉！”

纳西布高声宣布说：“我再次雇她当厨娘……”

若苏埃鼓掌欢迎，“公鸡”先生也拍响了巴掌，所有的人都拍手赞扬，有些人还站起来向她祝贺。她微笑着，低垂着眼帘，头上系一条发带。

蒙迪尼奥对坐在旁边的阿里斯托特莱斯低声说：

“这个土耳其人，是个善于生活的大师啊！”

二十 加布里埃拉这块土地

经过一再延期，港湾工程终于竣工了。一条又深又直的运河开凿成功了。劳埃德公司、伊塔公司和巴伊亚公司的船只，特别是来伊列乌斯装运可可包的大型货船，可以通过运河而无搁浅之虞了。

正如总工程师解释的那样，工程之所以延期是无数困难和复杂的因素造成的。这不是指反对拖轮和技术人员到来的骚乱，不是指那一天晚上发生在夜总会的枪击和扔酒瓶子的

事件，也不是指工程开始时用死亡进行的威胁，而是指港湾里不稳定的泥沙。由于浪潮和狂风暴雨的作用，泥沙不断流动，水的深度变幻无常，几个小时内就能毁掉几个星期的工程。这就需要一次又一次地返工，耐心地、数十次地修改运河的设计，寻找最可靠的地段。有个时候，技术员们对工程又产生了怀疑，而城里那些最悲观的人也喋喋不休地重复选举运动中说过的理由：伊列乌斯港湾是个解决不了的难题，是没有办法整治的。

拖轮和挖泥船，工程师和技术员们都撤走了。其中一条挖泥船永久地留在港口以便及时疏浚流动的泥沙，使新运河保持畅通，保证吃水最深的船只能安全地通行。

盛大的欢送活动在“商业餐馆”开始，在“金玉楼”结束，人们对工程师们的英雄业绩、不懈的工作精神和专业技术表示祝贺。“博士”发表了与他名望相称的贺词，把总工程师与拿破仑相比拟，但他是“一位为和平与进步而战的拿破仑，是征服表面看来顽劣不驯的大海、制造祸患的河流、与文明为敌的泥沙和阴险凶狠的风暴的英雄”，站在伯南布哥岛上的灯塔顶端，能够观看“被他从淤泥的枷锁下解放出来、由尊贵的工程师们和技艺高超的技术员们向世界各国的各种船只打开了大门的”伊列乌斯港。

他们走了，留下了相思和爱情。在惜别的码头上，附近各山岗上的妇女们哭得象泪人儿似的拥抱着海员们。其中一个妇女已有身孕，那个男的答应她一定回来。总工程师带走了一大批有名的伊列乌斯蔗酒，此外还带走一只巴西弥猴，使他在里约热内卢时能回忆这块金钱如水、崇尚勇武、创业艰难的土地。

他们离开的时候，雨季正好开始。这一年雨季是准时在圣若热节前来到的。种植园里的可可树花蕾累累，千万棵栽种不久的可可树结出了第一批果实，这预示将会有更好的收成，价格将可能进一步下跌，但在城市和乡村流通的钱将增加，全国任何地方也不会有比这里更好的收成。

纳西布站在维苏威酒吧间前的走廊上，看着那些形似好斗的小公鸡的拖轮，拖着挖泥船斩风劈浪向南方驶去。从工程师、潜水员、技术员和海员的来到至他们离去这段时间里，伊列乌斯发生了多少事啊！老“上校”拉米罗·巴斯托斯看不到大轮船进港了。关亡会上他倒常常出现，死后成了一位传教士，规劝本地人，叫他们要仁慈、宽容和忍耐。至少阿尔明达太太是这样说的。她在这个如此有争议、如此神秘的问题上是最内行的。在这重大事件层出不穷的短短几个月里，伊列乌斯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每天都有新鲜事物出现。银行分行、南方贸易公司甚至外国公司的代理机构、商业设施、住宅等等不断涌现。不久前，在乌尼亚奥山的一所旧穷子里，成立了“工匠工人协会”和附属于它的技工职业学校。许多穷苦青年都在这所学校学习木工、泥瓦工、制鞋等手艺。此外还开办了成人初级学校，供港口搬运工、可可装包工和巧克力厂的工人学习文化。鞋匠费利佩在协会的成立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伊列乌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都出席了这一仪式。鞋匠在他那混杂着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演讲里说，劳动者的时代正在到来，世界的命运掌握在劳动者手里。他的观点听起来是那么荒唐，以至所有出席仪式的人，包括毛里西奥·凯雷斯博士，以及拥有大片土地并主宰着在这些土地上弯腰弓背的劳动者的命运的可可“上校”

们，只是机械地鼓了鼓掌。

在这几个月里，纳西布的生活也经历了一连串的动荡与变化：结婚又离婚；在事业上取得成功，但又担心遭到破产；胸中充满过热望、喜悦，后来却空虚、惆怅，心中只有绝望和痛苦。他享受过极度的幸福，遭遇过极大的不幸，而现在又感到生活的宁静与甜蜜。酒吧间又恢复了当初加布里埃拉来到时的节奏：顾客们喝开胃酒时迟迟不愿离去，总想再喝一杯；有些人还来餐馆吃午饭。维苏威又昌盛起来了。每到中午时分，加布里埃拉便从二楼厨房下来，耳后插一朵玫瑰花，微笑着在各桌之间走动。人们对她献媚奉承，向她投以贪欲的目光，摸摸她的手，有个别更大胆的甚至拍她一下屁股；“博士”称呼她为“我的小姑娘”。顾客们赞扬纳西布的明智，钦佩他以体面而又实惠的方式摆脱了曾使他不能自拔的复杂局面。阿拉伯人在餐桌之间来回忙碌，有时候停下来听听顾客们的议论，并与他们说上几句，或跟儒昂·富尔仁西奥、“司令”、“公鸡”先生、若苏埃、里贝里托和阿曼西奥坐到一起。他好象由于圣若热不可思议的神力，又回到了过去的日子里，仿佛没有发生过任何不快或悲伤的事情。要不是由于新开的餐馆和托尼科·巴斯托斯的缺席——他带着情场艳客的恼恨永久地扎到琼浆酒吧间喝他的“苦啤酒”去了，阿拉伯人的这种错觉会显得天衣无缝的。

看来，餐馆并不是有利于投资的场所，它的利润虽是稳定的，但很微薄，不象纳西布和蒙迪尼奥所设想的那样是一本万利的生意。除非港口有船舶过往，一般情况下生意是清淡的，只有午饭时才有几个顾客就餐。本地人都习惯在家里吃饭。只是偶尔有些男人被加布里埃拉的美味佳肴所吸引，

为了换换口味，独个儿或带着家眷到餐馆吃中饭。餐馆的常客是屈指可数的：经常携客同来的蒙迪尼奥、若苏埃和鳏夫佩索阿。晚上，餐厅里的赌博倒是件极其重要的大事，它可以弥补餐馆的清淡生意。打牌的人常能凑齐五六桌，玩扑克、“七分半”或“布里斯卡”。加布里埃拉每天下午制作冷盘与甜食。饮料卖得如流水一样地快；纳西布忙着收取抽头。说到赌场，纳西布差点经受了一次良心危机。应不应该把蒙迪尼奥也当作这桩生意的合伙人？肯定地说不应当算。因为出口商只合资经营餐馆，没有合资办赌场。也许应当算，纳西布心里不太乐意地思量着，因为考虑到大厅是合股租用的，桌椅、盛菜的盘碟、喝酒的酒杯等也是合股投资购置的。抽头的数量很可观，可以弥补午餐时顾客稀少而且一般吃得很节省所造成的收入不足。纳西布本来是很想独占这笔收入的，但又怕出口商反目见怪。他决定跟蒙迪尼奥去谈谈这件事。

蒙迪尼奥对阿拉伯人有一种特殊的好感。自从他的合伙人发生夫妻纠纷以来，他经常说纳西布是伊列乌斯最文明的人。他佯装十分注意地听纳西布讲话，听他把问题摊开来。可纳西布很想知道出口商的意见：出口商是否认为自己是赌场的合伙人呢？

“您的意见呢？纳西布大师？”

“蒙迪尼奥先生，您看……”他捻着胡子梢说，“作为一个诚实的人来考虑问题，我认为您也是股东，象办餐馆一样，应该得到一半收入；如果带着不良企图来琢磨，我可能会对您说，我们没有签订什么协议，而且您是个有钱的人，不缺这几个钱。我可能会说，您从来没考虑过赌场这件事，

我是个穷光蛋，我在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把钱攒起来准备买座可可种植园，这笔额外进项对我用处很大。但是正如拉米罗‘上校’说过的，协议就是协议，即使没有写在纸上也是有效的。我带来了抽头的帐目，请您过目……”

他把几张帐单放到蒙迪尼奥的桌子上，但是出口商把他的手推了回去，拍拍他的肩膀说：

“纳西布大师，请把您的帐目和钱收起来。在赌场这件事上我不是股东。如果您觉得这样做心里不踏实，就付给我一小笔晚上餐厅的租金。随便多少，一百比索……或者每月一百比索，作为修建养老院的资金。您哪里见过一个联邦议员开赌场的？除非您怀疑我能当选。”

“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您能当选的事更肯定无疑的了。谢谢，蒙迪尼奥先生。我感恩不尽。”

当他站起来准备告辞时，蒙迪尼奥问道：“您告诉我一件事……”他压低声音，用手指敲敲阿拉伯人的胸膛。“还疼吗？”

纳西布微笑着，容光焕发地答道：“不了，先生，一点也不……”

蒙迪尼奥低下头，低声说道：“我羡慕您。我，心里还痛呢。”

他真想问问纳西布是不是又跟加布里埃拉同床了，但是这样问似乎太冒昧了。纳西布满心欢喜地离开了那儿，到银行存款去了。

他确实什么感觉也没有了，痛苦或难受的痕迹已经消失了。当他重新雇佣加布里埃拉时，曾担心看到她会想起过去，曾害怕会梦见托尼科·巴斯托斯赤条条地坐在他的床

上。但是这样的事根本没有发生过，好象一切只不过是一个悠长而残酷的噩梦。现在他们又回到了初期的关系，即主人和厨娘的关系。她显得毫无芥蒂，爽朗愉快；打扫房子，唱歌，到餐馆做午餐，喝开胃酒时下楼到酒吧间挨座介绍“菜单”，招揽顾客到楼上用饭。下午一点半左右，当营业要结束时，纳西布便坐下来吃午饭；象从前一样，由加布里埃拉侍候。她围着桌子来回忙碌，又是端饭送菜，又是开啤酒瓶。然后，她跟唯一的一个伙计（纳西布已把另一个辞掉了，因为餐馆营业有限，不需要那么多人）和“懒小子”一起吃午饭，而代替“尖嘴”的瓦尔特则看守着酒吧间。纳西布拿起一份过期的巴伊亚报纸，点燃一支圣费利克斯牌雪茄，并在躺椅的一头看到了掉在那里的玫瑰花。头几天他都把它扔了出去，后来便把玫瑰花藏在口袋里。报纸落到地上，雪茄烟熄灭了。纳西布在微风拂拂的树荫下睡午觉。他被去文具店的儒昂·富尔仁西奥的声音弄醒了。加布里埃拉在为下午和晚上准备冷盘和甜食，然后就回家。纳西布看着她拖着拖鞋穿过广场，消失在教堂后面。

要成为完全幸福的人，他还缺少什么呢？吃着加布里埃拉做的无与伦比的饭菜，挣了钱存进银行，不久将去寻找要购买的土地。人们已向他提过，在离巴福雷山不远的地方有片即可栽种的新开垦的土地，没有比这块地更适合种可可的了。里贝里托建议带纳西布去看看那片土地，因为离他的庄园不远。朋友们和顾客们每天都要光顾酒吧间，偶尔也上餐馆。人们继续到这儿来下跳棋、玩“加曼”。儒昂·富尔仁西奥、“司令”、“博士”、“公鸡”先生、阿曼西奥·雷阿尔、阿里、若苏埃、里贝里托依然在这里叙谈议论。自从里

贝里托为格洛丽娅在火车站附近置了所房子后，若苏埃与他形影不离。有时甚至三个人在餐馆吃午饭；他们相处得很好。

要想完全幸福，纳西布还缺什么呢？没有任何妒意噬食他的胸膛，他再不担心会失掉厨娘，因为她到哪里去挣更高的工资，找更稳定的差事呢？再说，她对置房子、商店里的帐户、绫罗绸缎的衣服、各式各样的鞋子、妍妇享有的奢侈品等等都非常淡漠。这是为什么呢？纳西布不明白；无疑，这是不可思议的，但他无意去寻找内中的原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癖好，也许就象儒昂·富尔仁西奥曾对他讲过的那个关于野花的故事一样，它不宜于插在花瓶里。是否宜于插在花瓶里，这件事没有多大关系；就象她来到酒吧间时，顾客们对她窃窃私语，对她露出微笑，投去目光，碰摸她的臀部，捏她的手，拉她胳膊或轻轻地摸一下她的胸部等举动一样，他对这一些都不再生气了。这一切能紧紧地控制住顾客，使他们多喝一杯，再喝一杯。

法官企图抢她耳后的玫瑰花，她逃开了；纳西布对此漠然视之。要成为完全幸福的人，他还缺少些什么呢？玛丽娅·马查当妓院的那个亚马逊印第安姑娘，在他们相见的夜晚，露着参差不齐的牙齿笑着问他：

“你爱你的玛拉吗？你觉得她带劲吗？”

是的，他觉得她挺带劲。她矮小的个子，微胖的身躯，宽而圆的脸蛋，活象一尊铜像。他也跟其他姑娘往来，玛拉也有许多仰慕者。然而他所专注的情妇仍然是那位亚马逊姑娘。在夜总会跟她跳舞，一起喝啤酒，一起尝油炸小吃。当她有空时，就给他捎去一张字迹幼稚的便条；而他呢，酒吧

间一关门便去看她。那些日子是美好的。

要使他完全幸福，还缺少什么呢？有一天，玛拉给他送了一张便条，晚上等他去“玩小猫”。他高兴得笑了笑，酒吧间关门后便向玛丽娅·马查当妓院走去。玛丽娅·马查当这位伊列乌斯的传统人物，象母亲一样慈祥和可以信赖的大名鼎鼎的妓院老板娘，拥抱过他之后说道：

“土耳其小伙子，您白跑一趟了。玛拉跟阿尔蒂诺·布兰当‘上校’在一起。‘上校’是专程从里约多布拉索来的，玛拉有什么办法呢？”

他窝了一肚子火离开了那里。他不怪玛拉，他不能干预她的生活，也不能阻止她会客谋生。但是他怨那失望的夜晚。他回到家里，脱下了外套。这时候从后屋、厨房或餐具室传来了一声碗碟砸碎的声音。他进去看看到底打破了什么。一只猫向院子里逃去。后屋小房的门开着，他向里面瞄了一眼。加布里埃拉的腿悬在床边，她在睡梦中微笑着。他走到她的身旁，她睁开眼睛说道：

“纳西布先生……”

他看着她。他恍恍惚惚地看到雨水浸润的土地，用锄头翻过的、栽种着可可的土地，树木生长和杂草丛生的土地。布满谷地和山峦的土地，他在其洞穴里深深地扎下了根的土地。加布里埃拉伸开双臂把他拉向身边。

当他睡到她身边并感觉到她的温热时，种种滋味突然涌上心头：屈辱、暴怒、仇恨、空虚、令人难熬的夜晚的痛苦、受过伤的自尊心和被她烧烤的欢乐。他使劲地把她搂住，在她肉桂色的皮肤上留下了一道深紫色的印痕。

她把头斜倚在他毛茸茸的胸脯上说：

“漂亮的小伙子……”

二十一 瑞典货船和爱之美人鱼

对，现在他是个完全幸福的人了。时光在流逝，下星期天就要举行选举了。对于这次选举的结果谁也不抱怀疑了，甚至连在里约热内卢诊疗所里伤心难过的维克托·梅洛博士也是如此。阿尔蒂诺·布兰当和里贝里托已为下星期的活动向“商业餐馆”定了一顿极为丰盛的午餐，外加香槟，还有焰火。预告说将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为了把令人怀念的卡祖济尼亚·奥利维拉居住过的、“司令”在里面诞生的那所房子买下来赠送给“司令”，蒙迪尼奥发起了募捐运动。但是未来的市长作了个慷慨豁达的举动，把募捐到的款子全部赠给了由阿尔弗雷多·巴斯托斯博士在孔基斯塔山上开设的贫儿诊疗所。选举过去后，纳西布打算跟里贝里托一起去看看巴福雷山后那片为人赞不绝口的土地。他打算买下一块，并为未来的可可种植园去雇佣干活的劳动力。

现在纳西布玩起了“加曼”，又跟朋友们聊天，讲述叙利亚的故事：“在我父亲的故乡，事情更糟糕……”他酒足饭饱后睡午觉，安然地打鼾。他与“公鸡”先生一道上夜总会，跟玛拉寻欢作乐，也跟别的姑娘来往厮混。每当他没有别的女人，回到家里不困倦时，就与加布里埃拉同枕共欢。她的爱情是那样的温柔甜蜜，她就是为了这个而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她是他扎根的土壤。纳西布象从前那样，然而也有一点不同：现在他不再忌妒别的男人了，不再怕她跑了，不再竭力想改变她了。午睡的时候，在入睡之前他这样想道：

他对她的感情与对别的女人如玛拉、拉克尔、红头发的纳塔莎等的感情一样，她再没有别的吸引他的东西，过去的那种温存也没有了。这样挺好。她到多拉家去跳舞，唱歌，为马利亚圣母月组织庆祝活动。这些纳西布都知道，他只是耸了耸肩膀，他自己也打算去参加呢。

在多拉家里，加布里埃拉有说有笑，又唱又跳。在“雷萨多舞”舞队里她将举旗率先。在圣约翰节之夜将玩跳篝火。加布里埃拉玩得多痛快啊！生活在世上是多么美好！时钟敲十一响时，她回家等待纳西布先生归来。在家里，她把猫抱着偎在自己脸上，猫发出悠缓的叫声。她听阿尔明达太太讲精灵鬼魂和呱呱坠地的婴孩的事。早晨不下雨时，她就晒太阳，吃吃番石榴和红色的“桃金娘”果。空余时间，跟她的朋友杜伊斯卡聊天，他现在正在学木匠。有时她赤着脚在海滩上奔跑，把双脚浸在冷水里。下午跟孩子们在广场上跳转圈舞。晚上在等候纳西布先生的时候，她举目仰望着明月。生活在世上多么美好！

离星期日的选举只剩四天了。下午三点左右，一条瑞典货船在伊列乌斯海面上鸣响了雄壮的汽笛。这样的巨轮在这里从未见过。小黑人杜伊斯卡四处奔走，在市中心的各条大街上义务传播消息。人们都汇集到了滨海大道上。

就是主教大人来到时也没有这样热闹过。焰火升腾，在空中爆炸开花。港口上，两艘巴伊亚轮船公司的船汽笛长鸣，驳船和小船向货船鸣笛致意。小艇和独木舟驶出港湾，开到海面上迎接瑞典货船。

货船驶进了港湾。两根桅杆上悬挂着各国国旗，象过节一样，五彩缤纷。人们从大街小巷里跑来，汇集在码头上。

栈桥上行人如蚁。“五月十三日音乐女神节”乐队奏起了军乐，若阿金敲着大鼓。各商号店铺都关门停止营业。各私立学校与公立学校一样，放假半天，埃诺什的学校也不例外。孩子们在港口拍手欢呼，修女学校的女学生们在栈桥上打情卖俏。小轿车、卡车和公共汽车喇叭齐鸣。格洛丽娅走在若苏埃和里贝里托之间，他们面对着那些太太们高声谈笑。托尼科·巴斯托斯紧绷着脸，挽着奥尔加太太的胳膊。热鲁莎穿一身孝服，向蒙迪尼奥致意。尼洛吹着哨子，指挥着特伦西奥、特拉伊拉和包蒂斯塔。巴西利奥神父与他的教子们待在一起。佩加图罗夜总会的“棍腿”，羡慕地看着纳西布和普利尼奥·阿拉萨。老处女们惊讶得一个劲儿地划着十字，爱蹦爱跳的多斯雷伊斯两姐妹露着微笑，将在下年度的圣诞画上添上这条货船！上流社会的太太们，妙龄女郎们，以卖身为业的烟花女子们，各夜总会和那些令人可疑的街巷的女将军玛丽娅·马查当等都在码头上。“博士”在清嗓子，同时搜索着高深难懂的词藻。怎么把奥菲尼西娅插入他欢迎瑞典轮船的演说中去呢？小黑人杜伊斯卡爬到了一条帆船的桅杆上。多拉的牧羊女们带来了“雷萨多舞”舞队的旗帜，加布里埃拉踏着舞步走在前面开路。可可“上校”们掏出手枪对空鸣放。整个伊列乌斯倾城来到了码头。

在一次象征性的仪式上，根据儒昂·富尔仁西奥的美妙主意，蒙迪尼奥·法尔康和斯蒂文森这两位出口商，阿曼西奥·雷阿尔和里贝里托这两位种植园主，合扛一袋可可到货船停泊处的栈桥那一头，这是从伊列乌斯直接装运出口的第一包可可。“博士”发表了令人激动的演说，瑞典副领事、航运公司的细高个儿代理人致了答词。

晚上，海员们下船上岸，城里格外热闹了。人们请他们到各酒吧间喝酒，把船长和他的助手们带到夜总会。船长几乎是被架着走的。他是个饮烈性酒的海量，他的喉管经受过世界各大洋的酒吧间的考验。他象个死人一样被伊列乌斯人从巴塔克兰夜总会抬回了船上。

第二天午饭后，海员们又象过节一样在各街道上欢闹。“他们多么喜欢伊列乌斯的蒸酒啊！”市民们骄傲地证明说。瑞典人出售外国香烟、布匹衣料、瓶装香水和镀金的华而不实的小摆设。他们花钱买烈性酒喝，逛妓院，然后喝得烂醉倒在街上。

事情发生在午睡过后。那是在下午喝开胃酒之前，三点至四点之间，当时酒吧间没有一个顾客。纳西布想利用这段空闲清点一下收款机里的钱，看看除掉本钱有多少盈利。这时候，加布里埃拉已经干完活，正准备动身回家。一个身高近两米的黄头发瑞典海员走进酒吧间，向纳西布脸上呵出一口浓烈的酒气，用手指点点伊列乌斯蒸酒的酒瓶，露着恳求的目光，说了几句听不懂的话。纳西布在头一天已经履行了市民的义务，免费向海员们提供了蒸酒。他用食指与大拇指向瑞典人作了个手势，询问他有没有带钱。黄头发瑞典人翻遍身上的口袋，也没有找出一分钱。但他却发现一枚别致的别针，一条金色美人鱼。他把这位北欧的“水母娘娘”，即斯德哥尔摩的耶曼雅放在柜台上。阿拉伯人的两只眼睛盯着正要拐过街角向教堂后边走去的加布里埃拉。他看看美人鱼，看看鱼形尾巴。加布里埃拉的臀部就是这鱼尾。象她这样感情炽烈的女人，那样热情，那样温柔，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二个。她好象是歌与舞的结合，日和月的化身，由丁香和

肉桂合成。自从废除婚姻关系以后，他再也没有送过她礼物，就连集市上的小玩艺儿也没有给她买过一件。他拿起蔗酒瓶，倒满一大杯；海员举起酒杯，用瑞典语向他致意，一下把酒倒进肚里，然后啐了一口唾沫。纳西布先生微笑着把金色美人鱼放进了口袋。加布里埃拉见了一定会满意地微笑，会娇滴滴地说道：

“不必要，漂亮的小伙子，不……”

当沉睡在胸膛内死灰中的一块炭火重新燃烧起爱情的火焰时，纳西布和加布里埃拉的故事在这里结束了。

二十二 “后　记”

不久，热苏伊诺·门多萨“上校”被带到法庭上，他被指控因醋意开枪杀死了他的妻子西尼娅济尼娅·格德斯·门多萨太太和牙外科大夫奥斯蒙多·皮门特尔。激动人心的审讯辩论有时充满了冷嘲热讽，有时激烈粗暴，整整持续了二十四个小时才结束。辩论中既有责问也有反诘。毛里西奥·凯雷斯博士引证《圣经》，提醒人们不要忘掉那双不光彩的黑色长统袜，不要忘掉伦理道德和那些腐化堕落的丑事。他讲话时表情十分凄楚忧伤。埃泽基埃尔·普拉多博士的发言激动人心，他说：“伊列乌斯已经不是匪盗的土地，也不是杀人犯的乐园。”他声泪俱下地指了指奥斯蒙多的穿着丧服、流着眼泪的双亲。他讲话的主题是文明和进步。在伊列乌斯的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一个可可“上校”因杀害通奸的妻子和她的情夫而被判处了徒刑。

（一九五八年五月于首都里约热内卢）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加布里埃拉
作者＝（巴西）若热·亚马多著　　徐曾惠　　蔡华文等译
页数＝５６６
ＳＳ号＝１０９７９３２３
出版日期＝１９８４年０７月第１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正文